

STEPHEN KING

恶魔地下室



[美] 斯蒂芬·金 著

姚人杰 译

HOLLY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AND ART PUBLISHING



STEPHEN KING

恶魔地下室



[美] 斯蒂芬·金 著
姚人杰 译

HOLLY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PUBLISHING AND ARTS PRESS





版权信息

COPYRIGHT

书名：恶魔地下室

作者：【美】斯蒂芬·金

译者：姚人杰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读客文化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ISBN：9787580805010

字数：294千字

(Free书分享更多搜雅书)

将本书献给查克·维里尔（1951—2022）：

他是我的编辑、代理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我的朋友

谢谢你，查克

有时宇宙会扔给你一条绳索。

——比尔·霍奇斯

2012年10月17日

1

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合1.609千米。——编者注

这是一座挨着湖泊建成的老城，不再有昔日的光彩，湖泊也不复当年，但部分地段依然相当漂亮。长住居民大概会同意，城市里最棒的地段是糖岗，穿过糖岗最漂亮的街道叫山脊路，这条路从贝尔文理学院通往两英里^②外的鹿苑公园，构成一条徐缓的下坡弯道。山脊路沿途经过许多漂亮住宅，其中一些属于学院教师，一些属于城里头更为成功的专业人士——医生、律师、银行家，以及处在金字塔顶的企业高管。这些住宅大多数都是维多利亚式建筑，外墙粉刷得毫无瑕疵，拥有凸肚窗和许多华而不实的装饰。

英制面积单位，1英亩合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山脊路尽头的公园不如坐落在曼哈顿中央的那座公园大，但也挺接近了。鹿苑公园让这座城市引以为傲，一队园丁保持着公园的美丽景象。哦，红堤大道附近是龙蛇混杂、被称作“灌木丛”的公园西区，天黑之后，有时能在那儿发现想买毒品或兜售毒品的人，还间或发生抢劫案，不过“灌木丛”的面积仅占公园七百四十英亩^③中的区区三英亩而已，剩下的地方都绿草茵茵，遍布鲜花。穿过公园的小径上有恋人漫步，长椅上有老人坐着看报纸（这年头，老人们也越来越常使用电子设备来阅读报纸），也有女性凑在一起聊天，有时她们一边说闲话一边摇动躺在昂贵婴儿车里的宝宝。公园里有两个池塘，有时会看见男人或少年在一个池塘边玩遥控船。另一个池塘里，天鹅与野鸭来回游荡。公园里也有一处儿童游乐场。事实上，除了差一个公共泳池，公园里什么都有。市议会时不时讨论建公共泳池的想法，但它始终遭到搁置。你懂的，建泳池的花费不是小数目。

原文为西班牙语。本书中变楷体处依据的均是原书字体变化。——译者注
（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注）

这个10月的夜晚以所处节令来说暖烘烘的，但一场毛毛细雨已经把除一名热忱的跑步者之外的所有人困在室内。那名跑步者便是豪尔赫·卡斯特罗，他的工作是在学院里教授创意写作和拉丁美洲文学课程。他尽管专攻拉美文学，却是在美国出生，在美国被哺育成人。豪尔赫喜欢告诉大家，他像苹果派^④一样美国化。

他在7月时年满40岁，再也无法哄骗自己，说他依然是那头凭借首部长篇小说获得短暂畅销成就的青壮之狮。到了40岁，你不得不停止哄骗自己，不能再觉得你仍然年轻得做什么都可以。要是你没有这种觉悟——要是你赞同“40岁就是新时代的25岁”这类自我实现的屁话——那么你会发觉自己开始下滑。一开始只下滑一点点，但随后下滑得更多，最后你一下子到了50岁，大肚腩从皮带搭扣内凸出来，药品柜里放有降胆固醇的药物。20岁时，身体会宽恕不良作息。到了40岁，宽恕至多是暂时的。豪尔赫·卡斯特罗不希望到年满50岁时发觉自己已经变成又一条美国懒虫。

你在40岁时就得开始好好照料自己。你得保养好身体这台机器，因为身体没有折旧换新的选项。于是，豪尔赫早上饮橙汁（补充钾元素），大多数时候还会接着吃燕麦片（有抗氧化剂），一周只吃一次红肉。在他想要吃零食时，他倾向于开一罐沙丁鱼。沙丁鱼富含奥米伽3（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美味！）。他早上进行简单的锻炼，晚上跑步，不会运动过量，但能让他四十岁的肺脏充气，再给他四十岁的心脏一个炫耀的机会（他的静息心率为每分钟63次）。豪尔赫想要在年满50岁时无论看起来还是感觉起来都像40岁，但命运爱捉弄人。豪尔赫·卡斯特罗甚至不会见到他年满41岁的日子。

2

他和弗雷迪合住在位于学院下坡半英里处的一座房子里——至少在他当住校作家期间，这是他俩的房子。他一贯的跑步路线——甚至在下着毛毛细雨的晚上也是如此——就是从他们家出发，一路跑到公园。他会在公园里拉伸背部，喝点儿放在腰包里的维他命水，再慢跑回家。毛毛雨实际上让他生气勃勃，路上也没有其他跑步者、散步者或自行车骑手穿过他的路线。骑车的人最可恶，尽管马路上设有自行车道，他们还是坚决主张自己有权在人行道上骑车，不必在马路上骑车。这天晚上，他独享了人行道。他甚至不必向那些可能在旧式大门廊上呼吸夜晚空气的人招手——这鬼天气让那些人都留在了屋内。

英制温度单位。华氏温度与摄氏温度的换算关系为：华氏温度 = 32 + 9/5 摄氏温度。——编者注

英制重量单位，1磅合0.4536千克。——编者注

只有一人例外：老诗人。虽然现在是晚上8点钟，气温依然在55华氏度^①左右，可她身上还是裹着一件派克大衣，因为她只有一百一十磅^②重（她的医生时常数落她体重过轻），因此感到寒冷。她也感受到湿意，这点比寒冷更甚。然而，她待在了室外，因为假如今晚她能将手指插到诗意的盖子底下，将它打开，她将作出一首诗。从仲夏时起，她没有写过半首诗，她需要在脑袋锈住之前让它运转起

来。她需要再现，正如她的学生有时说的那样。更为重要的是，这可能是一首好诗。甚至也许是一首必不可少的诗。

这首诗需要以雾气绕着她对面的路灯打转的方式开头，再写她看作谜团的东西。谜团是一切。雾气构成缓缓移动的光晕，银光闪烁，美丽绝伦。她不想使用“光晕”这个词，因为它是不出所料的用词，是懒惰的用词，几乎是陈腐的词。然而，“银子一般”……或许只用“银色”就好……

美国小说家、编剧威廉·高德曼（William Goldman, 1931—2018）所著长篇奇幻爱情小说，出版于1973年。

她的思绪久久地偏离正轨，以至她注意到一名年轻男子（在你89岁时，40岁看起来就十分年轻）啪嗒啪嗒地在道路另一边跑过。她知道男子是谁——那个驻校作家，他认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是不可企及的。他留着黑色长发和小胡子，让老诗人联想起《公主新娘》^①中一个迷人的角色：“我名叫伊尼戈·蒙托亚，你杀死了我的父亲，准备受死吧。”他穿着一件背部带有反光条的黄色夹克衫，下身是紧得可笑的跑步裤。他跑得很快，就像一座木屋烧起来那么快，老诗人的母亲兴许会这么说。或者像摇动的铃舌那么快。

铃舌让她想起铃铛，她的目光回到正对着她的路灯上。她想到“跑步者未听见上方的清脆响声/这些铃铛没有响起”。

这句诗不对劲，因为它单调乏味，但这是个开始。她已经设法将手指插到诗意的盖子底下。她需要进屋，拿到她的笔记本，开始打草稿。然而，她坐了更久，看着银色圆圈绕着路灯打转。光晕，她想着，我不能用这个词，但它们看起来正是那样，该死的。

在她最后一次瞥见跑步者的黄色夹克衫后，跑步者的身影消逝在黑暗中。老诗人艰难地站起身，因为髋关节的疼痛而露出吃痛的表情，拖着脚走进屋内。

3

豪尔赫·卡斯特罗稍微加快步伐。他现在恢复了元气，双肺吸入了更多空气，内啡肽增加了。前方就是公园，那儿散布着老式路灯，发出神秘的黄色辉光。无人的游乐场前面是小型停车场，此刻空空荡荡，只停了一辆面包车，侧面的车门开着，向外伸出的一块斜坡板落在湿乎乎的沥青路面上。在斜坡板底部附近有一个坐轮椅的老头儿，一个老妪单膝跪地，在弄着轮椅。

豪尔赫暂时停下脚步，弯下腰，双手抓在双腿的膝盖上方，让呼吸逐渐恢复正常，同时张望着面包车。车尾的蓝白色车牌上有着轮椅标志。

穿着绉缝大衣、裹着围巾的老妪向他望过来。起初，豪尔赫吃不准自己认不认识她——这个小型备用停车场里的照明不怎么好。“嘿！遇到麻烦了？”

老妪站起身。坐轮椅的老头儿穿着扣纽扣的外套，戴着一顶扁帽，朝他虚弱地挥手。

“轮椅的电池没电了。”老妪说道，“是卡斯特罗先生，对吧？豪尔赫？”

他现在认出了老妪。她是教授英语文学的埃米莉·哈里斯教授……或者说过去是教授——她如今也许是荣休教授了。旁边是她的丈夫，也是一名教师。他没有意识到哈里斯先生是残疾的。过去在校园里他没怎么见过这位先生，因为不同的系在不同的楼里，但他认为他上一次看见哈里斯时，老头儿仍能行走。豪尔赫在各式各样的教员聚会和文化狂热分子的活动上经常看见埃米莉。豪尔赫认为他不在她最喜欢的人士之列，尤其是在那场关于现已停办的诗歌工作坊的系会议之后。停办的决定引起了一些异议。

“是的，是我。”豪尔赫说道，“我想你俩会想要回到家，擦干身体。”

“那样会很好。”哈里斯先生说道。也许他也是一位教授。他的毛线外套薄薄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你能把我推上这块斜坡板吗，年轻人？”他咳嗽了几声，清了清喉咙，然后再次咳嗽起来。他的妻子在系会议上是如此活力四射，说起话来铿锵有力，此刻看上去有点儿迷惘，外表凌乱不堪。真凄凉。豪尔赫寻思，他们已经在这儿待了多久，她又为何不打电话给某人求助。也许她没有手机，他心想着，或者把手机落在了家里。老年人对这些东西的忘性大。尽管她应该才七十岁出头。她坐在轮椅中的丈夫显得更苍老。

“我想我可以帮你们一把。车刹关掉了吧？”

英制长度单位，1英尺合0.3048米。——编者注

“当然关了。”埃米莉·哈里斯说道，并在豪尔赫握住手推把、将轮椅转向斜坡板时，向后退步。他拉着轮椅倒退十英尺^②，想要获得起跑助力。电动轮椅有时候很重。他最不想遇到的事就是轮椅只推到斜坡板的一半处便没了势头，滚了回去，或者——但愿不会发生这种事——从侧面倾覆，把老头儿摔到路面上。

“开始上去喽，哈里斯先生。抓紧，也许会颠簸。”

哈里斯抓住轮椅的扶手，豪尔赫注意到老人的肩膀非常宽阔，看起来外套底下藏着肌肉。他猜想，用不了双腿的人会在其他方面进行代偿。豪尔赫推着轮椅加速冲向斜坡板。

原文为Hi-yo Silver，是美国西部广播剧和系列电影《独行侠》（The Lone Ranger）中主角独行侠催促坐骑Silver加速的口号。

“嗨哟，加油！”^②哈里斯先生兴高采烈地喊道。

推上斜坡板的前一半很容易，但随后轮椅就开始失去冲劲。豪尔赫弯下身，使出吃奶的力气，将轮椅往上推。他做着这个睦邻的友善之举时，一个古怪的念头跃入脑海：这个州的车牌是红白色的，而哈里斯夫妇和他一样住在山脊路上（他经常看见埃米莉·哈里斯在自家花园里），他们的面包车上的车牌却是蓝白色的，和西面毗邻的几个州一样。还有一件怪事：他不记得以前在街上看见过这辆面包车，尽管他见过埃米莉腰杆笔直地坐在一辆整洁的小斯巴鲁的方向盘后面，车尾保险杠上有一张奥巴马的宣传贴纸——他推着轮椅到达斜坡板的上端，现在身体几乎弯成水平，双臂伸出，跑步鞋也弯曲了，这时一只虫子叮咬了他的后脖颈。依据热意从叮咬处向外扩散的方式，他感觉像一只大虫子，也许是一只黄蜂，而且他出现了反应。他以前从未遇到过这种事，但每件事都有第一次，他的眼前突然模糊，力量从手臂中流失。他的鞋子在湿乎乎的斜坡板上打滑，然后他的一侧膝盖跪了下来。

轮椅会向后滚，刚好压倒我——然而，这样的事没有发生。罗德尼·哈里斯拨动一个开关，轮椅伴着满意的嗡嗡声滚入车内。哈里斯跳下轮椅，敏捷地绕过它，俯视单膝跪在斜坡板上的男子。男子的头发粘在额头上，毛毛雨像汗水一样打湿他的面颊。接着，豪尔赫面庞朝下，瘫倒下来。

“瞧瞧！”埃米莉低声叫道，“完美！”

“帮我一把。”罗德尼说。

他的妻子脚上也穿着跑步鞋。她握住豪尔赫的脚踝，她的丈夫握住豪尔赫的手臂。夫妻俩把他拖进车。斜坡板缩回车内。罗德尼（碰巧的是，他其实也可以称作哈里斯教授）移坐进左侧的驾驶座。埃米莉跪下来，用索带把豪尔赫的手腕捆在一起，然而这大概是没必要的预防措施。豪尔赫像灭了的灯一样瞬间就昏睡过去（老诗人一定不会赞成这条明喻），在大声地打鼾。

“一切都好吗？”罗德尼·哈里斯问道，他是贝尔文理学院生命科学系的教授。

罗德尼的昵称。——编者注

“一切都好！”由于兴奋，埃米莉的嗓子变得嘶哑，“我们干成了，罗迪^注！我们逮住了这个狗娘养的！”

“注意语言，亲爱的。”罗德尼说道，接着粲然一笑，“但确实啊，我们确实干成了。”他倒车离开停车场，开车上山。

老诗人从她的写作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有一张小小的红色手推车的图片——上抬起头，望见面包车驶过，又低下头重新琢磨起诗句。

面包车拐进山脊路93号，也就是哈里斯夫妇居住了将近二十五年的家。这座房子在他俩名下，而不属于学院。两面车库门中的一面升起，面包车驶入左边的停车位，车库门重新关上，山脊路上再一次万籁俱寂。薄雾绕着路灯打转。

宛如光晕。

4

豪尔赫慢慢地恢复知觉。他头痛欲裂，口干舌燥，肚子里像是灌满了黄汤。他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但一定很多，才会有这样难受的宿醉感受。他是在哪儿喝的酒？教员派对吗？是写作研讨班的聚会吗？他是不是还愚蠢地决定像昔日学生时代那样狂饮？他是不是在最后一次与弗雷迪的争论后喝醉了？这些猜测似乎都不对。

他睁开眼，准备迎接早晨的强光，强光会通过他受到折磨的可怜脑袋，送来又一阵剧痛，然而眼前的光线很柔和。鉴于他眼下的痛苦状态，这是友善的光亮。他似乎躺在一张蒲团或瑜伽垫上。旁边有一只桶，是一只塑料拖地桶，可能购自沃尔玛超市或美元树折扣店。他知道它摆在这儿派什么用场，也同时知道了巴甫洛夫的狗在铃铛响起时是什么感觉，因为他只要看那只塑料桶一眼，肚子就痉挛起来。他跪到地上，剧烈地呕吐起来。他中途停了一下，时间够他歇口气，紧接着就再次呕吐起来。

他的肠胃安定下来，但他的脑袋有一会儿痛得厉害，他都以为脑袋会裂成两半，掉到地上。他闭上泪汪汪的眼睛，等待疼痛消退。最终，疼痛退去，但嘴巴和鼻子上的呕吐物味道酸腐恶心。他的眼睛依然闭拢，用手摸索到塑料桶，往里面吐唾沫，直至嘴巴至少部分干净了为止。

他再次睁开双眼，（谨慎地）抬起头，看见了栏杆。他是在一个囚笼里。这儿很宽敞，但确实是一个囚笼。囚笼外是一间长长的房间。头顶的灯光一定是可以调明暗的，因为房间里很昏暗。他看见一片混凝土地面，看起来干净得连把食物摆

在上面吃都可以——这倒不是说他想要吃东西。囚笼前面的半个房间是空着的。中间有一段楼梯，一柄地刷靠着楼梯。在楼梯的更远处是一间装备齐全的工作间，木钉上挂着工具，有一张带锯台。工作间里还有一台复合斜切锯——不错的工具，价格也不便宜。有好几把修篱锯和整篱剪，一排挂着的扳手被仔细地从小到大依次排列。一扇房门旁的工作台上有一排镀铬的插座，一直延伸到……某处。通通是常见的家庭维修工具，每一件工具看起来都保养得很好。

带锯台底下没有锯屑。它的旁边是一台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机器：方方正正，黄色的，体积挺大，几乎是一台工业用暖通空调的大小。豪尔赫判断，它一定就是暖通空调，因为有一条橡胶管穿过一面镶板墙，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暖通空调。假如机器上有品牌名，那也在他看不见的某一面。

他环顾囚笼，见到的东西吓坏了他。一个原本装橘子的板条箱充当桌子，上面立着达萨尼牌瓶装饮用水，这不算什么。可怕的是倾斜的天花板下面角落里的蓝色塑料箱。那是一个便携式马桶，也就是病患在依然能下床，却无法一路走到最近的卫生间时会使用的东西。

豪尔赫感觉自己还无法站起来，于是他爬向便携式马桶，掀起盖子。他看到马桶里的蓝色液体，闻到消毒剂的气味，气味浓烈得令他的眼睛再次流出眼泪。他合上盖子，膝盖着地，爬回到蒲团上。即便处在眼下糟糕的状态下，他依然知道便携式马桶意味着什么：有人打算让他在这儿待上一阵。他被人绑架了，不是像在他的长篇小说《强直性昏厥》中那样被一个犯罪集团绑架，也不是发生在墨西哥或哥伦比亚。尽管看起来疯狂，但他已经被一对上了年纪的教授——其中一位还是同事——绑架了。假如这儿是他们家的地下室，那么他离自己家不远，弗雷迪会在那儿的起居室里读书，喝着一杯——但是不对，弗雷迪离开了，至少眼下是那样。在最近一次争论过后，弗雷迪和平日一样怒气冲冲地走了。

Jail Cells R Us, 该词组改编自Toys R Us（玩具反斗城），后者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及婴幼儿用品零售商。——编者注

他检视起十字交叉的栏杆。栏杆是钢质的，焊接得很平整。这个活计一定是在这间工作间里完成的——当然不存在什么能订购牢笼的“监牢反斗城”^②——但栏杆看起来很牢固。他用双手抓住一根，摇动起来。栏杆没有丝毫松动。

他看着天花板，见到白色面板上钻有小洞，是隔音板。他还见到其他东西：一个对着下面的摄像头。豪尔赫抬起面庞，朝着摄像头。

“你在吗？你想要什么？”

没有反应。他考虑大声叫喊，要求放他出去，但是那会有什么结果？假如你听到第一声叫喊就打算跑下楼梯，说着“对不起，对不起，我犯了大错”，那么你还会把一个人关进地下室的囚笼（这里肯定是地下室），并且在囚笼里放上呕吐用的桶和便携式马桶吗？

原文为西班牙语。——编者注

他需要排尿——他有强烈的小解欲望。他站起身，手握住栏杆，给双腿助力。又一阵疼痛穿过他的脑袋，但这次没有他恢复知觉时感到的疼痛那么剧烈。他拖着脚步，走到便携式马桶边，掀起盖子，拽下拉链，尝试小解。他一开始尿不出来，无论排尿的需求有多么强烈。豪尔赫对自己在厕所的行为一直都很注重私密，他去球场时会避免跟一群人一起尿尿，他眼下一直想着那个盯着他的摄像头。他背过身去，那能帮着稍微遮挡下，但还不够。他数着这个月还剩下多少天，还差多少天到圣诞节，想着亲切的“圣诞快乐”^②祝福，这招确实管用。他尿了差不多整整一分钟，接着抓起一瓶达萨尼牌饮用水。他用第一口水漱口，吐进掺入消毒剂的马桶水里，再大口喝下剩下的水。

他回到栏杆旁，视线掠过长长的房间：囚笼外的那一半空房间、楼梯，然后是工作间。他的视线不断回到带锯和斜切锯上。也许对一个被关在笼中的人来说，它们不是适合思忖的工具，但很难不去看它们几眼。很难不去想象这样的带锯在切割松木或香柏时发出的高音噪声：叽叽叽。

他记起自己在蒙蒙细雨中跑步。他记起埃米莉和她的丈夫。他记起他们如何欺骗他，再给他注射了什么东西。之后的记忆就一片漆黑，直至他在这儿醒来。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

“你们想要交谈吗？”他朝着摄像头喊道，“我准备好了，就等你们准备好。只要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

什么回应都没有。房间里静得出奇，只有他双脚的拖曳声和他佩戴的婚戒碰到一根栏杆时的当当声。这不是他的戒指——他和弗雷迪没有结婚，至少是尚未结婚，按照目前的趋势，他们也许永远不会结婚。在医院里，豪尔赫在父亲过世几分钟后，从父亲的手指上摘下了这枚戒指。从那时起，他一直戴着它。

他已经在这儿待了多久？他看了眼手表，但没什么用——这是一个要上发条的手表，是他父亲过世时他拿走的又一件纪念物，手表停在1点15分。他不知道是凌晨1点15分，还是下午1点15分。他记不起上一次上发条是何时。

哈里斯夫妇——埃米莉和罗纳德，还是叫罗伯特？他知道这两口子是什么人，这有点儿让人感到不祥，不是吗？

他告诉自己，这也许挺凶险。

在一间隔音的房间里，无论大声叫喊还是尖叫都毫无意义——叫嚷还会让他再次头痛。因而，他坐在蒲团上，等待某件事发生，等待某人出现解释来龙去脉。

5

他们给他注射的玩意儿一定还在他的脑袋中流动，因为豪尔赫打起瞌睡，脑袋垂落，一侧的嘴角流出涎水。过了一段时间——依照他爸爸留下的手表，仍然是1点15分——上面的一扇门打开，有人开始走下楼梯。豪尔赫抬起头（又一下疼痛，但没那么剧烈），看见黑色低帮运动鞋、短袜、干净的棕色长裤和一条有花卉图案的围裙。是埃米莉·哈里斯。她端着一个托盘。

豪尔赫站起身：“这是在搞什么？”

她没有回答，仅仅在囚笼前大约两英尺处放下托盘。在托盘上，一个鼓囊囊的棕色封袋插在一个硕大的一次性塑料杯子里，你在长途开车时会给这种杯子倒满咖啡。杯子旁边是一个餐盘，盘子上有些恶心的东西：一片深红色的肉漂浮在更红的汁液中。光看着它，豪尔赫就想再次呕吐。

“埃米莉，要是你觉得我会吃那玩意儿，那你就再想想吧。”

英制长度单位，1英寸合2.54厘米。——编者注

她没有应声，仅仅拿起地刷，把托盘顺着混凝土地面推过来。囚笼最下面有一面装在铰链上的翻板（他们一直在筹划这件事，豪尔赫心想）。塑料杯撞到翻板（它约莫只有四英寸^②高）的上端时倒翻，接着托盘通过了翻板的口子。当她收回地刷时，翻板啪地合上。那片浸在血水中的肉看起来是未经烹煮的肝脏。埃米莉·哈里斯挺起腰杆，放回地刷，转过身……对他莞尔一笑。仿佛他们在一场该死的鸡尾酒晚会或之类的聚会上。

“我不会吃那玩意儿。”豪尔赫重复道。

“你会的。”她说道。

她抛下这句话，重新登上楼梯。他听见房门合拢声，接着是吧嗒一声，大概是插销插上的声音。

豪尔赫看着生肝脏，又一次想要呕吐，但他从塑料杯里拿出封袋。这是一种卡恰瓦牌的营养粉。根据标签，袋内的粉末能调出“一种营养丰富的饮品，为你的冒险加油助力”。

豪尔赫感觉，在最近这段不知道多长的时间里，他已经历了太多冒险，像过了一辈子了。他把这包东西重新放进塑料杯，坐到蒲团上。他把托盘推到一边，没再看一眼。他闭上了双眼。

6

他昏睡过去，醒来，再次昏睡，再真正地醒来。头痛几乎消失了，他的肠胃已经安定。他给父亲的手表上发条，将时间调至正午时分，或许是午夜时分。这没关系——他至少能晓得，他在这里待了多久。最后，某人——兴许是这对疯狂教授搭档中的男性——会告诉他，他为何落入这儿，他得做什么才能离开。豪尔赫猜测，对方的说法不太会讲得通，因为这两位显然是疯子。许多教授都是疯子，他已经在担任驻校作家这一巡游途中待过很多学校，因而知道这一点，但哈里斯夫妇将其提升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最终，他从一次性塑料杯中拽出那袋卡恰瓦营养粉，显然是要将营养粉与剩下的一瓶达萨尼牌饮用水在塑料杯中混合。塑料杯来自狄龙餐厅，那是雷德隆德的一家卡车休息站，豪尔赫和弗雷迪有时在那儿吃早餐。他现在就希望自己能在那儿。他想要身在艾尔斯教堂，聆听加勒廷牧师无聊透顶的布道。他想要身在一间医生办公室里，等待接受直肠检查。他想要到任何一处地方，只要不是这儿就行。

也叫希腊法拉沛咖啡，是一种由即溶咖啡、水、糖和牛奶制成的冰咖啡饮料，咖啡上面覆盖着奶泡。

他没理由信任疯狂的哈里斯夫妇给予他的任何东西，但是因为恶心的感觉逐渐消失，他感到饥饿。他在跑步前总是吃得很少，将更多的热量摄入留到他跑步回来时。封袋密封完好，这意味着它大概没有问题，但他还是仔细查看，寻找针孔（皮下注射器刺入留下的针孔），接着才把封袋撕开，把营养粉倒进塑料杯。他按照食用说明，加入水，合上杯盖，用力摇晃。他尝了尝，大口喝起来。他十分怀疑它是不是按照产品说明中所写的那样是受到“古老智慧”的启发而研发出来的，但它的味道相当不错。是巧克力味，像法拉沛咖啡^①的味道，但前提是法拉沛咖啡是植物基的。

等营养粉饮品喝完后，他再次看起生肝脏。他尝试把托盘推到翻板外面，但他一开始推不出去，因为翻板只能向内旋动。他将指甲塞到翻板底部，把它拽起来，

随后把托盘推了出去。

“嘿！”他朝着俯视他的摄像头叫喊，“嘿，你们想要什么？咱们来谈谈！咱们来找一条出路！”

什么回应都没有。

7

六小时过去了。

这次走下楼梯的是哈里斯先生。他穿着睡衣裤，趿拉着拖鞋。他的肩膀很宽阔，但肩膀以下很消瘦，宽大的睡衣裤——上面有消防车图案，像小孩子的睡衣裤——拍打着他的身体。光看着这个老家伙，豪尔赫·卡斯特罗就产生一种不真实感——眼前的事有可能真的在发生吗？

“你想要什么？”

哈里斯没有回答，仅仅看了眼混凝土地面上那个被推出去的托盘。他的视线落向翻板，又回到托盘上。他的视线继续在两者之间来回移动了两遍：托盘，翻板，翻板，托盘。接着他走向地刷，将托盘重新推进囚笼。

豪尔赫已经受够了。他抓住翻板，再次推出托盘。血水飞溅到哈里斯睡裤的一侧裤口。哈里斯放低地刷，把托盘推回去，接着判断那会是一场零和博弈。他再次把地刷靠在楼梯侧面，准备登上楼梯。他宽阔肩膀下方的身躯瘦弱无力，但这个骗人的浑蛋看起来动作相当敏捷。

“回来，”豪尔赫说，“让我们男人和男人之间谈谈这件事。”

哈里斯看着他，发出一声叹气声，宛如一个忍耐许久的父母在应付一个执拗的学步儿童。“你想要时，可以拿到托盘，”他说，“我相信我们已经确定这一点。”

“我不会吃它，我早已告诉过你的妻子。它除了是生的，还在室温下放了……”他看了看爸爸留下的手表，“超过六小时。”

疯狂教授没有回应这句话，仅仅登上楼梯。房门关上，插销插上。吧嗒。

8

按照爸爸的手表，埃米莉下来时是10点钟。她把干净的棕色长裤换成了有花卉图案的长睡袍，还穿上了她的一双拖鞋。可不可能是第二天晚上？豪尔赫心想。那可能吗？那一针让我昏迷了多久？不知怎的，和看着那片凝结的肝脏相比，失去对时间的感知甚至更加令人心烦意乱。失去时间感是很难适应的。但是，有另外一些他无法适应的事。

她看了看托盘，看了看他，微笑起来，转身要离开。

“嘿，”他说，“埃米莉。”

她没有转身，而是驻足在楼梯脚下，细听起来。

“我还需要一些水。我喝掉了一瓶水，用另一瓶水冲调了营养粉。顺便说一下，它的味道相当好。”

“在你吃完主餐之前，没有更多的水。”她说完就登上楼梯。

9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四小时过去了，他变得十分口渴。他不会因口渴而死或者怎么样，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因为呕吐而脱了水，至于那种营养粉饮品……他能感觉到它覆盖在他的喉咙两侧。喝点儿水会把黏附物冲走。就算只抿一两口水也管用。

他看着便携式马桶，但他还远远没有到试图喝下消毒过的马桶水的地步。我现在已经往里面尿过两次。他心想着。

他抬起头看着摄像头。“咱们聊聊，行不行？拜托了。”他犹豫一下后接着说，“我乞求你们。”他听见他的嗓子哑了，干哑了。

什么回应都没有。

10

又过了两小时。

现在，他满脑子只有口渴难耐。他读过一些故事，说漂在海上的人最终开始喝下海水，尽管喝海水是一段快速通往疯狂的旅程。不管怎么说，故事就是那样，在

他当前的处境下，无论它是真是假都不重要，因为将近一千英里的范围内没有海洋。这儿除了便携式马桶里的有毒物质，什么都没有。

最终，豪尔赫屈服了。他把手指伸到翻板下面，用一条胳膊撑起身子，伸手摸向托盘。一开始，他无法完全抓住托盘，因为托盘边沿有汁液，滑溜溜的。他没能把托盘拉向自己，反而把它顺着混凝土地面推向了更外面一点儿。他绷紧手，最后牢牢抓住了托盘。他经由翻板，把托盘拉进来。他看了眼那片像生肌肉一样殷红的肝脏，随后闭上眼，捡起肝脏。它啪的一声落到他的手腕上，冰凉冰凉的。他依然双眼紧闭，咬了一口。他的胃开始痉挛。

别多想，他告诉自己，只要咀嚼再吞咽。

它像一块生蚝一样滑下肚，或者说像一口痰液。他睁开眼，抬头看着玻璃镜头。眼前蒙眬不清，因为他在哭泣：“够了吗？”

什么回应都没有。刚才他吃的其实不算一口，仅仅是一点儿。还剩下这么多。

“为什么？”他叫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什么用意？”

什么回应都没有。也许是没有扬声器，但豪尔赫不相信。他想，他们能听见他，也能看见他，而假如他们能听见他，那么他们也能回答。

“我做不到，”他说道，哭得更厉害，“如果我做得到，我会的，但该死的，我就是做不到。”

然而，他发现他能做到。他一口又一口，吃光了生肝脏。起初，呕吐反射很强烈，但最终还是消失了。

只是，并不是这样。豪尔赫一边心想，一边看着空盘子上的一摊渐渐凝固的红色汁液。反射没有消失，是我揍得它乖乖听话。

他把盘子举给摄像头看。一开始，又是什么回应都没有，接着通往楼上世界的房门开启，女人走了下来。她的头发绕着卷发筒，脸上抹了某种晚霜。她的一只手里拿着一瓶达萨尼牌饮用水。她把水放到混凝土地面上豪尔赫够不着的区域，接着抓起地刷。

“喝掉汁液。”她说道。

“拜托了，”豪尔赫低声说道，“拜托不要，请住手。”

英文系的埃米莉·哈里斯教授默不作声。她如今或许是荣休教授，只偶尔教课或主持研讨班，还有就是参加系里的会议。在豪尔赫看来，她眼中的平静使得他确信结局。就像蓝调老歌里唱的：哭泣和恳求没有任何用。

他倾斜盘子，把凝胶状的汁液倒进嘴里。有几滴溅到他的衣衫上，但大多数血水都顺喉咙流下。汁液的味道咸咸的，让他更加干渴。他向她出示盘子，除了一些红色污迹，盘子上空空如也。他预计她会让他把红色污迹也吃掉——用手指挖起，像吮吸一根凝胶型棒棒糖一样舔干净——但她没那么要求。她将那瓶达萨尼牌饮用水倾倒，用地刷将水瓶推到翻板处，让它通过。豪尔赫抓住水瓶，旋开瓶盖，几大口喝掉一半。

爽极了！

她将地刷向后靠在楼梯侧面上，迈步登上楼梯。

“你们想要什么？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我会照做！我向上帝发誓！”

她停留片刻，时间足够她说出一个单词：“死基佬。”接着，她继续拾级而上。房门合上。门锁吧嗒响。

2021年7月22日

1

由美国企业研发的一款多人手机云视频会议软件。下文中的FaceTime是苹果设备内置的一款视频通话软件，而GoTo Meeting是美国企业研发的在线会议软件。——编者注

自从新冠疫情到来起，Zoom^②软件已经变得精密复杂。霍莉刚开始使用Zoom时——那是2020年2月，感觉比十七个月之前久得多——就算你斗鸡眼一般盯着它看，软件也很容易掉线。有时候，你能看见其他远程与会者；有时候，你看不到他们；有时候，他们时而闪现，时而消失，疯狂得能诱发头痛。

《野蛮人柯南》（Conan the Barbarian），1982年上映的美国奇幻冒险电影，由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1947—）主演。赛特是电影中的反派，一个拜蛇的邪教的首领。——编者注

霍莉·吉布尼是个十足的影迷（尽管她从去年春天起就没进入过电影院），她喜欢好莱坞大片，也同样喜欢艺术电影。她最喜爱的一部20世纪80年代老片是《野蛮人柯南》^③，那部电影里她最喜欢的台词出自一个小配角之口。“两三年前，”小贩说起赛特和他的信徒，“他们就是众多拜蛇的邪教之一。现在，他们遍布各地。”

production value，影视术语，指影视作品由其技术水准（而不是主观因素，如导演、表演或编剧水平）决定的整体质量。——编者注

某种程度上，Zoom就像那样。2019年时，它只是一个寻常的应用软件，面对FaceTime和GoTo Meeting之类的竞争者，努力获得喘息的空间。现在，Zoom变得像赛特的拜蛇邪教一样无所不在。得到改善的也不单是技术，制作价值^④也得到了改善。霍莉正在参加的Zoom葬礼简直能成为电视剧中的一幕。当然，焦点被放在每位颂扬至亲逝者的发言者身上，但间或也会切换到在家中哀伤的各位吊唁者那儿。

然而，镜头不会切换到霍莉这儿。她早已阻断了她的视频信号。和曾经的她相比，她如今是个更好、更坚强的人，但她依然是个极度孤僻的人。她知道，人们可以在葬礼上哀伤、哭泣和哽咽，但她不想让任何人见到她那样，尤其是她的合伙人或朋友。她不想让他们见到她念出悼词时——她的悼词很简短，又尽可能地

坦诚——通红的眼睛、缠结的头发或颤抖的双手。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她不想让他们看见她抽烟——在十七个月的新冠疫情后，她已经重新成为烟民。

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 1915—1998），美国男歌手和演员，三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感谢记忆》（Thanks for the Memory）是其1981年翻唱的一首歌曲。

现在，仪式渐近尾声，她的电脑屏幕上开始显示一段录像，内容是亲爱的逝者在各种地点摆出各种姿势的留影，背景音乐是弗兰克·辛纳屈^⑤演唱的《感谢记忆》。霍莉忍受不了，点击“离开”按钮。她又抽了一口香烟。她正掐灭香烟时，手机响了。

她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但来电者是芭芭拉·鲁滨逊，这是一个她不得不接的电话。

“你离开了，”芭芭拉说，“甚至连一个带有你姓名的黑色画面框都不见了。”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那首歌。反正仪式结束了。”

“但你还好，对吧？”

“是的。”这不完全属实——霍莉不知道她是不是还好，“但是眼下我需要……”芭芭拉会接受的词是什么？那个能让霍莉在自己情绪崩溃之前结束这次通话的词？“我需要消化。”

“明白了。”芭芭拉说，“要是你想要我过来，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刻赶过来，无论有没有封城。”

这是实际上的封城，而不是正式的封城，她俩对这点心知肚明——她们的州长坚决要求维护个人自由，而不管为了支持这一理念，有几千几万人会患病或死亡。无论如何，大多数人在采取预防措施，感谢上帝。

“你不需要过来。”

切特·翁多夫斯基是本书同系列前作中篇小说《解决那个局外人》（If It Bleeds）中的人物。

“行。我知道这很糟糕，小霍——这段时间很难熬——但是要坚持下去。我们已经熬过更糟糕的景况。”芭芭拉也许——几乎一定——想到了切特·翁多夫斯基^⑥，他在去年下半年掉下电梯井，没过一会儿就丢了性命。“疫苗加强针就要来

了，首先给免疫系统薄弱的人士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打，但我在学校听说，到秋天时，会给每个人都打加强针。”

“听起来很好。”霍莉说。

“还有额外惊喜！特朗普滚蛋了。”

指美国奥地利裔男演员、加州前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阿尼为他从影之时的绰号。

他在卸任后留下一个同室操戈的国家。霍莉心里想着。还有，谁敢说他不会在2024年重新现身？她想到了电影《终结者》中阿尼^①的那句诺言：“我会回来的。”

“小霍？你在吗？”

“我在。只是在想事情。”事实上，她想要再抽一根烟。既然她重新开始抽烟了，她似乎怎么抽都抽不够。

“好吧。我爱你，我明白你需要个人空间，但假如你今晚或明天不回电话，我会再打电话给你。我可警告过你了。”

“知道了。”霍莉说道，结束通话。

她伸手去摸香烟，又把烟盒推开，脑袋向下靠在交叉的手臂上，开始哭泣。她近来经常哭泣：她在拜登赢得总统大选后，流下宽慰的眼泪；她在切特·翁多夫斯基——一个伪装成人类的怪物——掉下电梯井后，流下惊恐和反应滞后的泪水；她在国会山骚乱之时和之后落泪——那些是愤怒的眼泪。今天，是悲痛和失亲的眼泪。只是，它们也是释怀的泪水。那很可怕，但她推想，这也是凡人的作为。

2020年3月，在霍莉所在的州——霍莉在这儿长大成人，看来也没法离开这儿——新冠席卷了几乎每家疗养院。对霍莉的舅舅亨利来说，那不成问题，因为那时他仍然和霍莉的母亲一起住在梅多布鲁克住宅区里。早在那时，亨利舅舅已经行为怪异，出现痴呆症状，霍莉对这个事实一直毫无察觉，也算是一种幸运。在她偶尔探视时，舅舅看起来十分正常，而夏洛特·吉布尼将自己对哥哥的担心完全保留在心底，这是夏洛特在遵循自己人生中的一条潜规则：假如你不谈起某件事，假如你不承认它，它就不存在。霍莉推想，那就是她13岁那年乳房开始发育时，母亲从未让她坐下来，进行母女之间的私密谈话的原因。

到去年12月时，夏洛特对房间里的大象再也不能视若无睹，而这其实并不是什么大象，而是她的老糊涂哥哥。大概在霍莉开始怀疑切特·翁多夫斯基也许不只是一名本地电视新闻记者时，夏洛特让女儿和女儿的朋友杰尔姆帮她把亨利舅舅送到罗林山老年人照护中心。大约在那时，所谓的德尔塔变异株的第一批病例开始在美国出现。

罗林山的一名护理员经检测确定感染上这种新出现的、更具传染性的新冠毒株。该护理员之前拒绝接种疫苗，宣称疫苗中含有被堕胎儿的零星组织——他在互联网上读到这种阴谋论。这名护理员被打发回家，但危害已经造成。德尔塔变异株在罗林山老年人照护中心内大肆传播，很快就有四十多个老年人染病，轻重程度不一。十二人死亡。霍莉的亨利舅舅不在死亡名单上。他甚至没有染病。舅舅接受了两剂疫苗接种——夏洛特抗议过，但霍莉坚持己见——尽管他的检测结果为阳性，但他从始至终连鼻塞这样的症状都没出现过。

死去的反而是夏洛特。

“鼓吹”一词的原文是trumpet，该词的前半部分trump和“特朗普”（Trump）拼写相同。——编者注

MAGA是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使用的口号，意思为“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夏洛特作为一名特朗普的热心支持者——她一有机会就会向女儿鼓吹^①这个事实——拒绝接种疫苗，甚至拒绝佩戴口罩。（除了在克罗格超市和本地银行分行，那儿要求顾客佩戴口罩。夏洛特留给那些场合使用的口罩是一只印有MAGA口号^②的大红色口罩。）

7月4日，夏洛特在州首府参加一次反口罩集会，挥动一块写有“我的身体我的选择”（这个观点没有阻止她持强硬反对堕胎的立场）的牌子。7月7日，她失去了嗅觉，开始咳嗽。7月10日，她被收治进仁慈医院，那儿离罗林山老年人照护中心只隔了九个街区，而她的哥哥在那儿一切安好……至少在身体方面是那样。7月15日，她被戴上呼吸机。

在夏洛特人生最后短暂的患病期间，霍莉通过Zoom探视了她。直到行将就木之时，夏洛特继续宣称新冠病毒是一场骗局，她只是患上了严重的流感。她在20日那天病逝，霍莉的合伙人皮特·亨特利用了些影响力，才避免夏洛特的遗体被储存进那时充当辅助太平间的冷藏货车。她的遗体被送到克罗斯曼殡仪馆，那儿的殡仪员很快就安排好Zoom平台葬礼。当时进入疫情已有一年半，殡仪员在这种直播告别式方面已有充足的经验。

霍莉最后哭得死去活来。她考虑去看电影，但这个念头没有吸引力，这非常罕见。她考虑躺下来，但自从夏洛特过世以来，她睡了好久。她想，那是她的心智应对悲伤的方式。她也不想看书。她怀疑她能不能看懂一个个单词。

母亲过去存在的地方出现一个空洞，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她们两人有着一段难相处的关系，当霍莉开始抽身离开时，这段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她成功地抽身离开，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比尔·霍奇斯。当比尔因胰腺癌过世时，霍莉十分悲痛，但不知怎的，她现在感到的悲伤更深，更复杂，因为说句实话，夏洛特·吉布尼是一个擅长窒息之爱的女人，至少在涉及她女儿时是那样的。随着夏洛特全心全意地接纳前总统，她们疏远的关系变得更糟糕了。最近两年里，面对面的探视屈指可数，最后一次是在去年圣诞节，那时夏洛特把她心目中霍莉最喜欢的食物全煮了，而每一种食物都让霍莉想起她悒悒不乐的孤独童年。

桌上躺着两部手机，分别是她的私人手机和办公手机。尽管调查工作已经变得相当棘手，但“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在疫情期间一直挺忙碌。侦探社如今关门了，她和皮特·亨特利的办公手机上的语音信息说明，侦探社会歇业至8月1日。她考虑添上一句“由于家中有人过世”，又判断这与谁都无关。她现在检查起办公手机，这只是因为她眼下无意识地做起习惯之事。

她看到，在她参加母亲葬礼的四十分钟期间，手机接到四通来电。四通来电来自一个相同的号码。来电者也留下四条语音留言。霍莉短暂地考虑过直接删除，和看电影或看书比起来，她对接案子的欲望大不了多少，但是就像她无法任由一幅画歪挂着或是床铺乱糟糟的，她也无法干出直接删除语音留言这种事。

听留言并不意味着必须回电话。她这么告诉自己，然后按下第一条语音留言的播放键。留言是下午1点02分留下的，正是夏洛特·吉布尼的“最后秀”进行之时。

“嘿，我叫佩妮洛普·达尔。我知道你们关门了，但这件事十分重要。事实上，是紧急状况。我希望你尽快给我回电话。伊莎贝尔·杰恩斯警探向我推荐了你们的侦探社——”

伊莎贝尔的昵称。——编者注

语音留言到此结束。霍莉当然知道伊齐^②·杰恩斯是谁——皮特还是个警察时，伊齐当过皮特的搭档，但这条留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不在此处。猛然击中她内心的，是佩妮洛普·达尔听上去多么像霍莉的亡母。倒不是说嗓音有多么相像，而是嗓音中易于察觉的焦虑。夏洛特几乎总是在为某件事而焦虑，她也把那种持续不断的忧虑像病毒一样传给了女儿。事实上，就像新冠一样。

霍莉决定不去听焦虑的佩妮洛普余下的语音留言。这位女士得等一等。皮特肯定有一阵不会做任何跑腿的活儿——在夏洛特过世的一周前，皮特的新冠检测呈阳性。他接种过两剂疫苗，病得不是太重——说是更像重感冒，而不是流感——但他眼下正在隔离，而且会被隔离上一段时间。

霍莉站在整洁的小公寓的起居室窗户旁，俯视街道，记起她和母亲的最后一餐。真正的圣诞大餐，就像老早的时候！夏洛特那时说道，表面上兴高采烈、兴奋不已，但那些持续不断的焦虑一直在底下脉动。那顿真正的圣诞大餐包括干巴巴的火鸡、团块状的土豆泥和松软的芦笋。哦，还有祝酒用的杯中少量的大卫之星牌红酒。那一餐是多么糟糕，而那是她们的最后一餐这件事又是多么糟糕。次日早上霍莉驱车离开之前，有没有说“妈妈，我爱你”呢？她觉得自己说过，但无法明确地记起。她能确切记起的，就是她转过第一个弯，后视镜里不再出现母亲的房子后，她如释重负的感觉。

2

霍莉的香烟落在台式电脑旁。她回去拿来香烟，晃出一根，点着后，看着充电底座里的办公手机，叹息一声，听起佩妮洛普·达尔的第二条语音留言。这条留言以非难的语气开始。

“吉布尼女士，一条留言的时长太短了。我想要和你或者亨特利先生谈一下我女儿邦妮，或者和你俩一起谈。三周前，也就是7月1日那天，邦妮失踪了。警方的调查非常流于表面。我这么告诉杰恩斯警探，当着她——”

留言结束。“当着伊齐的面告诉了她。”霍莉说道，从鼻孔喷出烟气。男人常常被伊齐的红头发（毫无疑问，目前是在发廊里提升过的发色）和蒙眬的灰色眼眸迷住，女性就不那么常被迷住。不过，她是一个好侦探。霍莉早已决定，假如皮特退休——他一直威胁说要那么做——那么她会尝试引诱伊莎贝尔离开警队，到不那么光明正大的私家侦探业工作。

她毫不犹豫地听起第三条留言。霍莉得弄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尽管她能猜到。很大可能是，邦妮·达尔离家出走了，而她的母亲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佩妮洛普·达尔的声音重新响起。

“邦妮是贝尔学院的一名助理图书馆员。是在雷诺兹图书馆吗？它在6月再次开门，向夏季的学生开放，当然你得戴上口罩才能进入，而且我想不久后就必须出示疫苗接种卡才行，虽然到目前为止还不——”

留言结束。女士，你可以直奔主题吗？霍莉心想着，揪下最后一条语音留言。佩妮洛普的语速更快了些，几乎像在快嘴说唱一样。

“她骑车上下班。我早已告诉过她，骑车多么不安全，但她说她有佩戴头盔，说得好像那会在严重碰撞事故或者她被汽车撞到时救她一命似的。她在捷特玛特便利店停车买了瓶汽水，而那就是她最后……”佩妮洛普开始哭泣。很难听清楚她的话。霍莉用力吸了一口香烟，再掐灭烟头。“……她最后一次被人看到。请帮帮——”

留言结束。

霍莉一直站着，手里拿着办公手机，听着扬声器。她现在坐下来，把手机放回充电底座。自从夏洛特生病以来——不，是从霍莉意识到母亲不会好转的时候以来——霍莉的悲伤头一次居于次位，让位给这些简短的语音留言。她想要听到来龙去脉，至少是焦虑的佩妮洛普知道的所有情况。皮特大概也不清楚这件事，但她决定给皮特打一个电话。除了回想她最近几次视频探视母亲的情景，以及呼吸机帮助母亲呼吸之时母亲眼眸里的恐惧，她还有什么事可以做？

皮特在第一声铃声后接起电话，嗓音嘶哑刺耳：“嘿，霍莉。对于你妈妈的事，我十分遗憾。”

“谢谢你。”

“你发表了很棒的悼词。简单却温馨感人。我只希望我能……”他一阵咳嗽，话音突然中断，“……只希望我能看见你。刚才是什么情况，某种电脑故障吗？”

霍莉本可以这么应承下来，但她有一个尽量说实话的习惯，除非是在她感觉自己绝对不能说出真相的罕见时机下：“没有故障，我只是关闭了视频信号。我整个人有点儿一团糟。你感觉怎样，皮特？”

她能听见皮特呼气时痰液堵在喉咙中的呼噜声。“不严重，我昨天好些了。天哪，我希望我不会成为那种长新冠症状患者。”

“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你的医生？”

方济各（Francis, 1936—2025），阿根廷人，耶稣会士，天主教第266任教皇（2013—2025）。——编者注

他发出嘶哑的笑声：“我兴许还是试试打电话给教皇方济各²³为好。你知道昨天城里头出现多少新病例？三千四百例。这是在指数级增长。”他又爆发出一阵咳

嗽。

“也许试试急诊室？”

“我会继续喝果汁，服用泰诺。患病最糟糕的一点是，我一直都十分疲惫。每次去厨房都像一次长途跋涉。我上厕所时不得不像女生一样坐下来撒尿。要是我提供了太多细节让你不适，我先道声歉。”

指接种过新冠疫苗却依然感染新冠的病例。

确实是那样，但霍莉没有说出来。她觉得她不用担心皮特，突破性感染^注的病例通常都不严重，但她也许确实得担心一些事。

“你打电话来是要闲聊，还是说你想说一些东西？”

“我不想叨扰你，假如……”

“说吧，叨扰我吧。给我一些与我无关的事来琢磨。拜托了。你还好吗？没生病？”

“我挺好。你有没有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她名叫——”

“彭妮·达尔。对吧？迄今为止，她给我的公务语音信箱留下四条留言。”

“我也有四条。你没有给她回电？”

霍莉知道他没有回电。她掌握的情况如下：焦虑的佩妮洛普在“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网站上查找，或者可能在脸书上寻找，找到一男一女两位合伙人的两个办公电话号码。焦虑的佩妮洛普打给男合伙人，因为如果你遇到问题——她称之为紧急状况——你不会向雌性寻求帮助，至少在一开始不会。你会打电话给公马。打电话给母马是你的后备方案。霍莉习惯了在“谁找到就是谁的”这座马厩里充当母马的角色。

皮特再次吁气，发出那种令人不安的呼噜声：“你别忘了，我们已经关门了，小霍。以我眼下这样糟糕透顶的感觉，我不认为和一个眼泪汪汪的离婚母亲通话会让我感觉好受一些。你刚刚失去母亲，我认为那也不会让你感觉好受一些。等到8月吧，这是我的建议。我的强烈建议。等到那时，女孩也许已经从韦恩堡或凤凰城抑或旧金山给她妈打来电话。”他又咳嗽了几声，再补充道：“或者，警察会发现她的尸体。”

“你听起来好像知道一些事，即便你没有与那位母亲谈过。是不是报纸上登过？”

“哦，是啊，这是一个大新闻。‘停下印刷机，号外，号外，快来看呀’的那种。就是警务新闻中的两行文字，位于坎伯兰大街上晕倒的裸男和患狂犬病的狐狸在市中心停车场内徘徊的新闻中间。这年头，报纸上除了新冠和大家关于戴口罩的争论，就没别的新闻了。情况就像人们站在大雨中，争论他们有没有淋湿一样。”他停下来，相当勉强地补上一句，“这位女士的语音留言说她曾向伊齐陈情，于是我给伊齐打了个电话。”

今年夏天，霍莉脸上很少露出笑容，但她感觉此刻自己的脸上绽放出微笑。能知道不是只有她对工作上瘾，这感觉真好。

伊莎贝尔的另一个昵称。——编者注

此时皮特仿佛能看见她一样，尽管他们并没在使用Zoom软件：“别对这大惊小怪，行吗？反正我需要了解伊兹^②的近况，看看她过得怎么样。”

“然后呢？”

“在对抗新冠方面，她过得挺好。她甩掉了最新一任男友，我对此听了不少牢骚。我向她打听这位邦妮·达尔。伊齐说，他们将此事作为失踪人口案件来处理。那么做有一些靠谱的理由。左邻右舍说，达尔和她母亲常常争吵，有时闹得不可开交，而且达尔的10级变速自行车车座上贴了一张辞别的便条。但那位母亲觉得便条是不祥之兆，而伊齐认为留言模棱两可。”

“便条上写了什么？”

“只有六个字。我已经受够了。这可能意味着她离开本城，或者……”

“或者意味着她实施自杀。她的朋友对于她的精神状态说了什么？图书馆里与她共事的同事有什么说法？”

“我一无所知。”皮特说道，接着又开始咳嗽，“我查到这儿就放手不管了，你也应该在这儿放手，至少就目前而言。到8月1日那天，这个案子要么依然存在，要么就是已经自行解决。”

“要么是此途，要么是他径。”霍莉说。

“对的。要么是此途，要么是他径。”

“自行车是在哪儿找到的？达尔女士说女儿失踪那晚在捷特玛特便利店买了汽水。自行车是不是在那儿找到的？”霍莉能想到市区的至少三家捷特玛特便利店，但整个市范围内或许有更多店。

“再说一遍，我一无所知。我要躺一会儿。再说一次，对于你母亲的过世，我很遗憾。”

“谢谢。假如你的情况没有开始好转，我希望你去就医。答应我。”

“霍莉，你很唠叨。”

“是的。”她再次露出笑容，“我擅长唠叨，不是吗？小时候在我母亲的膝头上学会的。现在答应我。”

“好吧，”他大概在撒谎，“还有一件事。”

“什么？”她心想这会是与案子有关的事（她早已把它想成案子），但却不是。

“你永远无法让我相信这种新冠病毒是自然发生的，是从某家海鲜批发市场里的蝙蝠、小鳄鱼或什么玩意儿跨物种感染给人类的。我不晓得它是从一家培育病毒的研究机构逃逸出来的，还是故意释放的，但是就像我祖父会说的那样，那不是自然发生的。”

“你听上去有点儿像偏执狂，皮特。”

“你那么认为？听着，病毒会变异。这是病毒最厉害的生存技能。但病毒有着变异为较不危险的株系的倾向，也有变异为更危险株系的倾向。那正是禽流感病毒发生的情况。但是，新冠这种病毒一直变得越来越厉害。德尔塔毒株感染了那些已经接受过两剂疫苗接种的人——我就是个切题的例子。那些感染德尔塔毒株却病得不太严重的人的病毒载量是原版病毒感染者的四倍，这意味着他们能更加容易地把病毒传播出去。在你听来，这像是随机突变吗？”

“很难讲。”霍莉说。容易判断的是一个人何时在老调重弹。皮特目前就在老调重弹。“也许德尔塔毒株会变异成更弱的病毒。”

美国的一家会员订阅制的流媒体播放平台，中文一般译为“奈飞”或“网飞”。——编者注

“我们会弄明白的，对吧？当一种毒株出现时。下一种毒株必然会出现。与此同时，搁置彭妮·达尔的事，在Netflix[®]上找一些东西看看，这是我将要做的

事。”

“大概是好建议。注意身体，皮特。”说完这句后，她挂断了电话。

Netflix上的任何东西她都不想看（霍莉认为，Netflix上的大多数电影，即便拥有庞大预算，也奇怪地很平庸），但她的肚子正发出细小的、试探的咕咕叫，她决定要关注下肚子，吃一些能疗愈人心的食物，也许是西红柿汤和烤奶酪三明治。皮特对于病毒的想法大概是互联网上的胡说八道，但他说别去联系“彭妮”佩妮洛普·达尔的建议确实很好。

她加热了西红柿汤，做了烤奶酪三明治，往三明治里加入大量黄芥末酱和一点儿开胃小菜，这是她喜欢的吃法，而且她没有给佩妮洛普·达尔打电话。

3

起码在那天晚上7点前没有打。一直啮咬她内心的是那张贴在邦妮·达尔自行车车座上的便条：我已经受够了。霍莉有许多次考虑要留下一张相似的便条，逃离这个地方，但她从未那么做。她有很多次考虑要了结一切——拔掉销子，比尔会这么说——但她从未认真考虑过。

嗯……也许有过一两次。

她从书房打电话给达尔女士，对方在第一声铃响后接起电话。她很急切，还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嘿，是‘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吗？”

“是的，我是霍莉·吉布尼。我怎么能帮上忙，达尔女士？”

“谢天谢地，你打电话来了。我以为你和亨特利先生一定是在度假之类的。”

仿佛在度假。霍莉心想着。“明天你能到我的办公室来吗，达尔女士？地点是——”

“弗雷德里克大楼，我知道的。当然行。警察没有帮上半点儿忙，完全没有。什么时间？”

“上午9点你方便吗？”

“好极了。十分谢谢你。我的女儿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7月1日晚上8点04分。有一个她出现在商店里的视频，她在那儿——”

“明天我们会讨论这些细节。”霍莉说，“但是不保证一定能破案，达尔女士。我恐怕得说，只有我一个人接手。我的合伙人生病了。”

“我的天哪，不是新冠吧？”

“是新冠，但病情轻微。”霍莉希望皮特病情轻微，“我现在只有一些问题要问你。你在留言中说，邦妮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一家捷特玛特便利店。城里头有不少捷特玛特便利店，是其中哪一家？”

“靠近公园的那一家，在红堤大道上。你知道那片区域吗？”

“我知道。”霍莉甚至在那家捷特玛特便利店加过一两次油，“那儿是她的自行车被发现的地点吗？”

“不是，要沿着红堤大道再走一段距离。那儿有一座空建筑——嗯，在公园的那一侧有许多空建筑——但那座空建筑过去是一家汽修店之类的店铺。她的自行车停在店铺前面，用脚撑着。”

“自行车没有被人藏起来的样子？”

“没，没有，一点儿都没有。和我谈话的警探，那个叫杰恩斯的女人，她说邦妮可能是希望自行车被人发现。她还说，巴士站和火车站在往前仅仅一英里远的地方，差不多就是进入市中心的位置吧？但我说，邦妮不会抛下她的自行车，再步行完余下的路。她为何会那么做？我的意思是，这是显而易见的。”

她渐渐激动起来，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节奏，霍莉对此十分了解。要是霍莉现在不制止这个女人，她的这通电话会持续一小时或更久。

“让我在这儿打断你，达尔女士——”

“彭妮。叫我彭妮。”

“好的，彭妮。我们明天会研究详情。我们的收费是四百美元一天，最少三天，外加业务开支。业务开支我会详细列明。我接受万事达或Visa信用卡，或者你的个人支票。我不收美国运通卡，它们——”“臭如屎”是自然而然跃入霍莉脑海的词，“它们很难处理。你愿不愿意在此基础上继续委托我们？”

“愿意，绝对愿意。”她毫不迟疑，“叫杰恩斯的女人问邦妮是不是感觉抑郁，我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她心里在想自杀的可能，但邦妮是一个明朗快活的人，甚至在与她疯狂迷恋的那个浑蛋分手的时候，她在度过最初的两三周后，就重新变回阳光乐天的模样，嗯，兴许是更久些，像是一个月左右，但——”

“咱们明天再谈。”霍莉重复道，“到时你可以告诉我来龙去脉。我在五楼。还有，彭妮——”

“怎么了？”

“请戴口罩。假如你有的话，请佩戴N95口罩。要是我生病了，我就没法帮助你。”

“我会的，我绝对会。我可以叫你霍莉吗？”

霍莉告诉彭妮，那么称呼挺好，最终让自己从那通电话中抽身出来。

4

《血色天劫》（Blood Red Sky），2021年上映的德美合拍惊悚片。——编者注

杰森·沃赫斯是恐怖片《13号星期五》系列中的大反派，总是戴着一个曲棍球面具，被称为“面具杰森魔”；迈克尔·迈尔斯是恐怖电影《月光光心慌慌》系列中的杀人魔；弗雷迪·克鲁格则是恐怖电影《猛鬼街》系列中的大反派。

布雷迪·哈茨菲尔德是本书姊妹系列“比尔·霍奇斯三部曲”中的《梅赛德斯先生》（Mr. Mercedes）一书中的反派。——编者注

霍莉想到皮特的建议，试着看了Netflix上一部叫作《血色天劫》^①的电影，但是当吓人的情节开始后，她关闭了电影。她追过杰森、迈克尔、弗雷迪^②的所有血腥电影，她能告诉你每一部由克里斯托弗·李饰演嗜血的德古拉伯爵的电影的片名，但在经历了布雷迪·哈茨菲尔德^③和切特·翁多夫斯基——尤其是翁多夫斯基——的事之后，她觉得她可能已经丧失了对恐怖电影的嗜好。

她走到窗边，伫立在那儿望着延滞的白日天色，一只手拿着烟灰缸，另一只手夹着香烟。这是个多么坏的习惯！她早已在考虑，在她和彭妮·达尔会面时，她会多么想要来上一根香烟，因为对她来说，会见新的委托人总是会带来很大压力。她是个优秀的侦探，早已判定这是她生来要做的工作，是她的使命，但她只要有可能，就把最初的见面和招呼环节留给皮特来干。她明天绝不可能干得了那些事。她考虑拜托杰尔姆·鲁滨逊到场，但他眼下在忙活一本关于他曾祖父的书的编辑草稿——杰尔姆的曾祖父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要是她开口，杰尔姆会来的，但她不会打扰杰尔姆。是时候面对现实了。

也不要再在楼里抽烟。姓达尔的女人一离开，我就得走出大楼，到楼侧的小巷里抽。

霍莉知道，这就是瘾君子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他们重新整理人生中的“家具”，为他们的不良嗜好腾出空间。抽烟是个糟糕又危险的……但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填入烟草、能要人命的小纸卷更能抚慰人心。

假如女孩搭乘火车，那么就算她付现金，也会留下记录。灰狗巴士、彼得潘巴士、魔毯巴士和豪华特快是一样的情况。但在下一个街区有两家专门从事短途旅行的不太靠谱的公司，一家是三州公司，另一家叫什么？

《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1934年上映的美国爱情喜剧片，由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 1901—1960）和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 1903—1996）主演。影片中有考尔白饰演的女主角为了搭车卖弄风情的情节。——编者注

她记不起来，她也不想在今晚进行互联网搜索。而且，谁说邦妮·达尔是坐巴士或美铁火车离开这儿的？她有可能搭便车。霍莉想到了电影《一夜风流》¹²，以及克劳黛·考尔白如何拉起裙子，调整长袜，使得她和克拉克·盖博搭上顺风车。世事变化不大……只是邦妮·达尔身边没有一个高大魁梧的男人来保护她。当然，除非她已经重新联络上她妈妈提到过的那个前男友。

现在挑剔这个没有用。明天大概会有许多碴儿可以找。反正她希望如此。彭妮·达尔的麻烦会给予她一些在母亲毫无意义、政治驱动的死亡之外，她可以思考的东西。

我拥有霍莉式的希望。她心想着，走进卧室，穿上睡衣裤，念诵祷告。

2015年9月10日

即后文中的“秘鲁可乐”。秘鲁可乐是秘鲁的本土汽水，一种有菠萝香的黄色饮料。

原文为Drive-In Rock，是对汽车影院（Drive-In Theater）的戏仿。

凯里·德雷斯勒年纪轻轻，自由不羁，长得不算难看，性格开朗，极少担心未来。他此刻坐在一块露头岩石上，一边啜饮秘可^②，抽烟卷，一边观看电影《夺宝奇兵》。岩石上画满首字母缩写。周末时，这块露头岩石——被称为汽车岩石^③——会挤满喝啤酒、四处嬉戏的年轻人，但现在是周四晚上，他一个人独占整块岩石。这正是他喜欢的样子。

岩石位于鹿苑公园的西面，靠近“灌木丛”的边沿。这片区域是乱糟糟的树木和矮树丛。从这片区域内的大多数地点都不可能望见红堤大道，更不用说魔法城汽车影院的银幕，但在这儿有一条边缘参差不齐的通道向下延伸到大街上，也许是洪水或一场很久前的岩崩导致的。

这些年，魔法城汽车影院差点儿就要撑不下去了，城市里有三家多厅影城，全都拥有杜比音效，一家影城甚至拥有当红的IMAX，也就没人想要一边拍打虫子，一边听调幅广播传来的电影原声了。但你在影城里无法抽点儿东西。在汽车岩石上，你想要抽什么都成。在“一球击倒”保龄球馆上了八小时班后，凯里想要抽点儿东西。当然，这儿听不到声音，但凯里不需要。目前，魔法城汽车影院严格地只放映二轮、三轮和四轮电影，而且他至少已经看过十遍《夺宝奇兵》。他知道对白，此刻在抽烟的间歇，小声念出一小段对白。

“蛇！为什么非得是蛇？”

在《夺宝奇兵》之后，会接着放映《圣战奇兵》，那部电影凯里也已经看过许多遍——没《夺宝奇兵》那么多，但至少有四遍。他不会留下来看那部电影。他会喝完秘可，跨上他的轻便摩托车（现在藏在离汽车岩石最近的公园入口附近的灌木丛里），骑车回家。他十分小心。

意为“曼迪好逊”。

他眼下这根烟卷抽到只剩一小截。他将烟卷在露头岩石上掐灭，位置在BD+GL和MANDY SUCKS^④文字的中间。他把烟卷头放好，查看腰包内的东西，考虑是选一根细的还是一根粗的烟卷。他选好烟卷。他会抽掉一半，吃掉同样藏在腰包内的奇巧巧克力棒，再骑车回公寓。

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 1932— ），美国作曲家、指挥家、电影配乐家。

他看着四分之一英里外放映的明亮画面入了神，最后把烟卷几乎全抽光了。他脑海中听到约翰·威廉斯^①创作的音乐，嘴上发出声音，将声音压得很低，以防附近有别人——在周四晚上10点钟，这不太可能，但并非绝无可能。

“咚得当当，咚得嗒，咚得梆咚，咚得——”

凯里突然停下。他刚听见一个人声……是不是？他歪着脑袋朝向一侧细听起来。也许是他幻听了。烟卷一般不会令他出现妄想，只有飘飘然的欣快感，但有时……

他正要判断没什么声音时，说话声再次响起，离得不近，但也没那么远：“亲爱的，是电池问题。我想是电池没电了。”

凯里的视力没有任何问题，他从居高临下的位置很快就辨认出人声的源头。红堤大道永远没希望成为城里头最棒的街道。大道的一边是“灌木丛”，灌木挤满区区几条小路，隔着熟铁栅栏伸出枝叶。大道另一边是仓库、一家租赁仓储中心、一家倒闭的汽修店和两片空地。一片空地曾是一个残破的小型嘉年华的场地，嘉年华在劳动节后搬离了那儿。另一片空地的隔壁是一家废弃很久的便利店，空地里面停着一辆面包车，面包车的侧门打开，伸出一块斜坡板，斜坡板旁边有一辆坐着人的轮椅。

“我不能整晚待在这儿。”轮椅上的人说道。她的嗓音听起来苍老而踌躇，有点儿愠怒，有点儿惊慌：“喊人帮忙吧。”

“我会的。”陪着她的男人说道，“但我的手机没电了。我忘记给它充电了。你有没有带手机？”

“我的手机落在家里了。我们要做些什么？”

凯里直到后来才想到——已为时太晚，没有任何用处——轮椅里的女人和陪着她的男人在控制他们的嗓音，好让远处的人也能听见。不是很响，不是叫喊，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像舞台上的演员将声音送到观众耳边那样。后来，他会明白过来，他这个坐在汽车岩石上、手中烟卷时明时暗仿佛定位信标的小伙子就是他们表演的对象。后来，他会意识到，他从保龄球馆下班回家的路上常在此处停留片刻，抽点儿烟，隔得远远地看电影。

他决定，他不能在老先生急切地寻求帮助时干坐在这儿，让那个女人独自待着。凯里本质上是好人，很乐于偶尔做件好事。

他走下斜坡，一路攥住树枝，以免滑倒后屁股着地。他经过自己的轻便摩托车时，轻轻拍了它一下——忠诚的小马驹！他走到红堤大道上的一扇大门，离开公园，再沿着人行道走到面包车对面。他大声喊道：“需要帮助吗？”

他直到后来被关入囚笼时才想及此处，才寻思他们为何选择那个位置来停车——一家废弃的快选便利店绝对不是什么风景点。

“谁在那儿？”男人喊道，听上去有点儿担忧。

“我叫凯里·德雷斯勒。我能——？”

“凯里？我的天哪，亲爱的，是凯里！”

凯里走到马路上，窥视远处：“‘小球’？是你吗？”

男人笑着说：“是我，没错。听着，凯里，我妻子轮椅的电池没电了。我想，你可以把轮椅推上斜坡板，行吗？”

《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的主角的名字印第安纳·琼斯的昵称。——编者注

“我想我能办到，”凯里一边说，一边穿过马路，“因迪·琼斯^注前来援救。”

老妇人笑出声：“我在老比茹影院看过那部电影。十分谢谢你，年轻人。你是个大救星。”

罗迪·哈里斯在告诉妻子，他和他们的救星是怎么认识彼此的。凯里抓住轮椅的手推把，将轮椅对准斜坡板。“小球”退后几步，给他腾出空间，一只手插在粗花呢外套的口袋里。凯里正在兴头上，当针头戳进他的后脖颈时，他甚至没有感觉。

2021年7月23日

1

霍莉抵达与弗雷德里克大楼相距半个街区远的第四街市政停车场，扫了扫卡。道闸升起，她开车驶入。现在是早上8点35分，离她和彭妮·达尔约定的见面时间差不多还有半小时，但那个姓达尔的女人也早到了。她的沃尔沃汽车非常好认。汽车两侧和车尾都贴着她女儿的硕大照片。后窗上印着（这大概属于交通违法，霍莉心想）“你有没有见过我的女儿”“邦妮·蕾·达尔”和“请致电216-555-0019”。

霍莉将她的普锐斯轿车停在沃尔沃汽车的旁边，这不成问题。停车场内不缺停车位——过去，这里到上午9点就会停得满满当当，前面挂出“对不起，车位已满”的牌子，但那是疫情前的事。现在，许多人居家办公——假如他们依然有工作可做的話，还要假定他们没有因病得太重而无法工作。医院空闲了一阵，但紧接着，德尔塔毒株带着新的花招到来了。医院尚未满负荷运转，但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到8月时，病人也许会被再次安置在走廊和零食角里。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美国著名女诗人，身形消瘦。

因为哪儿都没有看见达尔女士，霍莉又早到了，于是她点着一根香烟，绕着沃尔沃走了一圈，端详照片。邦妮·达尔很漂亮，年纪也比霍莉所料想的来得大。二十五六岁吧。她想，部分程度上，是达尔骑自行车往返雷诺兹图书馆的事使得霍莉以为她是一个更年轻的姑娘。其他原因是彭妮·达尔的嗓音让霍莉联想到她已故的母亲。她之前以为邦妮会看上去有点儿像霍莉十九二十岁时的模样：艾米莉·狄金森^①一般的消瘦面庞，头发向后扎成丸子头或马尾，佯装的微笑（霍莉那时讨厌被拍照片，现在依然如此），以及设计得不是要让她的身形最小化，而是要让她的身形消失的衣服。

现在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个女孩的脸庞，她的笑容灿烂绽放。她留着短短的金发，前面剪成蓬乱的刘海儿，被太阳晒得发色变浅。汽车两侧的照片是露出整张脸的肖像照，但在车尾的照片中，邦妮跨坐在自行车上，穿着两侧有V形缺口的白色短裤和一件吊带背心。她没有形体意识。

霍莉抽完香烟，弯下腰，将烟蒂在地面上弄灭。她摸了摸黑乎乎的烟头，确认它变冷后，将它放进弹簧门外的垃圾桶。她扔了一块“人生救星”牌糖果到嘴里，

戴上口罩，走向她办公室所在的大楼。

2

彭妮·达尔在大厅里等候着，即便她戴着口罩，霍莉也能看出她与女儿容貌上的相似之处。霍莉估计她的年纪在60岁左右。她的头发抹点儿染黑膏也许会很漂亮，但现在就是像老鼠毛一样的灰发。不过，梳理得很整齐，霍莉给最初的评估做出补充。她总是努力友善待人。达尔女士的衣服干净却搭配得很草率。霍莉远远称不上是时尚达人，可她永远不会用这件女式衬衫搭配这条休闲裤。对眼前这位女性而言，个人外表已经退居次位。在她被要求佩戴的N95口罩上，她用亮红色的字母写上了她女儿的名字。

“嘿，达尔女士，”霍莉说，“我是霍莉·吉布尼。”

霍莉从没喜欢过握手，但她这次主动地伸出手肘。彭妮·达尔用自己的手肘碰了碰她的手肘：“十分感谢你来见我。非常非常感谢你。”

“咱们上楼吧。”大厅里空无一人，她们不用等候电梯。霍莉按下五楼的按钮。她对彭妮说道：“去年这该死的电梯发生过一些故障，但现在修好了。”

3

没有皮特或芭芭拉·鲁滨逊帮忙（或者说只是闲混），前台区域让人感觉窒闷得像屏住呼吸一样。霍莉启动了咖啡机。

“我带来了邦妮的照片，有十二张，全都是她失踪前一两年内拍摄的。我还有很多照片，不过是她更小的时候拍下的，而那不是你将要寻找的女孩，对吧？如果你给我你的电邮地址，我可以把照片发送到你的手机上。”她的话音断断续续，她还不停地触摸口罩，确保它佩戴到位，“你该知道，我可以摘下口罩。我接种过两剂疫苗，新冠检测呈阴性。昨晚我刚在家里做过检测。”

“我们为何不在这儿照样佩戴口罩？我们会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摘下口罩，喝点儿咖啡。要不是芭芭拉——有时在这儿帮忙的年轻女士——把饼干全吃光了，我还会有点儿饼干招待你。”

“不用了，谢谢你。”

无论如何，霍莉不必看就知道饼干全没了。芭芭拉面对香草威化饼干就管不住自己的手。“顺便提一下，我看见你车上邦妮的照片了。她的长相十分迷人。”

这是本书作者斯蒂芬·金的早年代表作《魔女嘉莉》（Carrie）中出现过的情节。

彭妮藏在口罩后的脸庞微笑起来，眼角显露出鱼尾纹：“我也那么认为。当然，我是她的母亲，所以我怎能不这么说呢？她没有美国小姐那般的美貌，但她在高中时是毕业舞会上选出的舞会女王。也没人往她身上倒一桶猪血^⑫。”她笑了起来，笑声和她讲话时一样尖厉。霍莉希望她不会变得歇斯底里。在女儿失踪三周后，她应该过了歇斯底里的阶段，但也许没有。霍莉从未失去过女儿，因此她并不知道个中滋味。但她知道，她以为自己可能失去杰尔姆和芭芭拉时，她有怎样的感觉——就像她将会神志错乱一样。

霍莉在便利贴上写下她的电子邮箱地址：“你是已婚状态吗，达尔女士？”

达尔将便利贴贴到她的手机壳内侧：“假如你不开始叫我彭妮，我也许会惊声尖叫。”

“好吧，彭妮。”霍莉说道，部分原因是她觉得这位新客户真的可能会尖叫。

“我离婚了。三年前，赫伯特和我解除了婚姻关系。政治分歧是部分原因——他完全支持特朗普——但也有许多其他缘由。”

“邦妮对此感觉如何？”

赫伯特的昵称。下文中出现的赫伯（Herb）也一样。

“她完全以成年人的方式来应对。为何不呢？她那时就是个大人了。当时她21岁。此外，赫比^⑬第一次戴着MAGA帽子回家时，她实际上嘲笑了父亲。他被弄得……嗯……很不高兴。”

这儿又有一段因为那个戴红领带、用花言巧语误导听众的男人而变冷淡的关系。这不是宿命，不是巧合。

与此同时，咖啡煮好了。“彭妮，你喜欢喝咖啡吗？或者，我也有茶，兴许还有一瓶波兰牌饮用水，除非皮特或芭芭拉——”

“咖啡就行。不加奶油，只要加一点点糖。”

“我会让你自己来加。”霍莉往两只印有“谁找到就是谁的”字样的马克杯里倒入咖啡，是皮特坚持要订购这些杯子。她的视线没有上抬，径直说道：“让咱们立马就排除一种推测，彭妮。你的前夫可不可能与邦妮失踪有关？”

阿拉斯加州的首府。

尖厉的笑声再度响起——更多的是神经质的笑声，而不是欢乐的笑声：“他在阿拉斯加州。离婚后大约六个月，他为了一家造船厂里的白领工作去了那边。而且他感染了新冠。赫伯的偶像拒绝佩戴口罩，于是他也拒绝佩戴口罩。你知道的，特朗普的拥趸看到什么就照做。假如你在问，他有没有绑架24岁大的女儿，或者引诱她搬到朱诺^注和他住一起，那么答案是不。他说，他在好转……”

这让霍莉联想到皮特。

“然而当我和他视频通话时，他仍然咳嗽不断，哮喘不停。”彭妮说到这儿时，露出绝不会让人弄错的满足神态。

4

通常被认为是伏尔泰的名言，但与伏尔泰的原话有些出入。——编者注

她们在霍莉的办公室内摘下口罩。委托人的座椅大概与她相距不到六英尺，但也挺接近。霍莉告诉自己，此外，完美是优秀的敌人。^注她打开iPad，调出笔记功能，输入“邦妮·蕾·达尔”“24岁”和“7月1日晚上失踪”。这是个开始。

“跟我说说，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何时，咱们从这儿开始。你说过，是在一家捷特玛特便利店？”

“是的，在红堤大道上。邦妮在一栋新建的湖景公寓大厦中有一套公寓。你知道旧码头过去在哪儿吗？”

霍莉点点头。现在那边有好几处公寓大厦群，还有更多大厦在施工中。不久之后，除非你拥有一套湖畔公寓，否则你会完全无法看见湖泊。

“那家捷特玛特便利店在她骑车回家路线的半道上，离图书馆有一英里半远，离她的住处也有一英里半远。便利店的店员认识她。她在7月1日晚上8点04分进入便利店。”

经常在捷特玛特便利店停留，霍莉输入这行字。她敲击按键时并没有看键盘，始终注视着彭妮。

“我有监控摄像头的视频。我会把它也发送给你，但你想要现在看一下吗？”

“真的吗？你是如何弄到的？”

“杰恩斯警探分享给我的。”

“在你的律师的要求下？”

彭妮神情困惑：“我没有律师。我买下位于厄普里弗的房子时，用过律师，但自那以后我就没请过律师。我开口问杰恩斯警探要，她就给了我。”

伊齐干得好，霍莉心想。

“我应该请个律师吗？”

“那取决于你，但我认为你眼下不需要律师。咱们来看一下视频。”

彭妮站起身，开始绕过办公桌。

“不用，直接交给我。”

无论她有没有接种过两剂疫苗，无论她昨晚有没有做过居家检测，霍莉都不想让这个女人站在她身后望着屏幕，将呼出的气体喷到她的侧脸上。不只是因为新冠。在疫情暴发之前，她就不喜欢陌生人出现在她的私人空间内，而这个女人依然是个陌生人。

彭妮打开视频，把手机递给霍莉：“只要点击播放键。”

5

Beer Cave，美国便利店内的一个区域，是一个大型步入式冷柜，里面陈列大量冰镇啤酒，供顾客走入挑选。——编者注

出自鲍勃·迪伦的歌曲《天还未黑》（Not Dark Yet）。——编者注

监控摄像头从高角度俯视下方，而且远远称不上清晰——就算有人清洁过镜头，那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视频画面显示出被称作“啤酒洞”^注的区域、店员、店铺前门、一点儿停车区域和一截红堤大道。左下角的时间戳显示为“8:04 PM”。右下角的日期戳显示为“7/1/21”。天还未黑，但——按照鲍勃·迪伦的说法——也快了^注。天空中还余下不少光亮，足够让霍莉看清邦妮停住自行车，摘下头盔，晃动头发的动作，邦妮的头大概出了汗。6月的最后一周和7月的头一周十分炎热。事实上，是难挡的酷热。

她把头盔放到自行车车座上，但走进便利店时依然背着背包。她穿着黄褐色休闲裤和一件左胸袋上方绣有“贝尔学院”、文字上方有钟楼标志的马球衫。当然，

这段视频不带声音。霍莉入迷地看着这一小段视频，她推想任何一个人看着某人从一个干干净净、照明良好的地方进入未知区域时，都会有这种感觉。

邦妮走向店堂后边的冷柜，拿出一瓶汽水，看上去像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她在走向收银台的路上停下来查看零食货架。她拿起一包零食。也许是好好牌巧克力蛋糕，也许是约德尔牌巧克力蛋糕，但到底是哪种无关紧要，因为她把它放回了货架。在霍莉的脑海中，她仿佛听见夏洛特·吉布尼在说“我必须保持住少女一般的身材”。

在收银台那儿，邦妮和店员（中年，秃顶，西班牙裔）有过简短的对话。一定是滑稽有趣的对话，因为两人都笑了。邦妮把背包放到柜台上，解开翻盖的搭扣，把那瓶汽水放进去。这只包也许大得足够放下她上班时穿的鞋子外加她的手机和一两本书。她把肩带滑回到肩膀上，对店员说了些话。店员给了她一些零钱，向她跷起大拇指。她离开了，戴上头盔，跨上自行车，踩动脚踏子，出发去……什么地方都有可能。

当霍莉抬起头，递回手机时，彭妮·达尔正在哭泣。

泪水让霍莉难以应付。她的鼠标垫旁边有一盒纸巾。她把纸巾推向彭妮，没有同彭妮发生眼神接触，同时咬着下唇，心里盼望能有一根香烟：“对不起。我明白这对你来说有多艰难。”

彭妮从一团舒洁牌纸巾上方看向她：“你明白？”这简直是一句质问。

霍莉叹息道：“不，大概不明白。”

两人之间出现片刻沉默。霍莉想要告诉彭妮她最近失去了母亲，但这不一样。毕竟，她知道她的母亲在哪儿——埋在雪松安息墓园的泥土和草皮之下。彭妮·达尔只知道，在她的人生中，她的女儿本该占据的地方有了一个空洞。

“我对你女儿的头盔很好奇。她的自行车被人找到时，头盔和自行车在一起吗？”

彭妮张大了嘴巴：“没有，只有自行车。你知道吗，杰恩斯警探从没问过头盔，我也从没有想到。”

彭妮的回答过关了，但霍莉对于伊齐·杰恩斯的评价稍有下降：“她的背包呢？”

“不见了，但你预料到了，对吧？你从自行车上下来后，可能背着背包，她就背着包走进了便利店。但你大概率不会一直戴着头盔，对吧？”

霍莉没有回答，因为这不是对话，而是讯问。她在发问时尽可能温和，但讯问就是讯问。

“彭妮，快告诉我，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从邦妮在雷诺兹图书馆做什么，那天晚上她何时离开图书馆开始说。”

6

此处原文为in flagrant delicious，与拉丁文in flagrante delicto相似，而后者的意思为“现行犯”。

贝尔文理学院校园内的雷诺兹图书馆共有四名助理图书管员。夏季时，图书馆在傍晚7点关门。首席图书管员马特·康罗伊有时待到关门时，但那天晚上他没有待到那么晚。下午5点多时，玛格丽特·布伦纳、伊迪丝·布鲁金斯、莱凯莎·斯通和邦妮·达尔送出最后几位访客。在锁门之前，她们分成几路，迅速地巡视各间书库，寻找任何要么没有听见打烊铃声，要么选择不理睬铃声，再多读一页书或多记一条笔记的访客。邦妮曾告诉母亲，她们有时发现有人在阅读室或书库里酣睡，有几次遇见情侣被激情冲昏了头。她称之为“愉悦正当令”^②。她们也检查图书馆底层和三楼的公共卫生间。那天晚上，所有读者都走了。

四名助理图书管员在休息室里闲聊了一会儿，讨论周末的计划，接着关上电灯。莱凯莎钻进她的Smart牌汽车，驱车离开。邦妮跨上自行车，骑往她的套房公寓，但她始终没有抵达。次日早上，彭妮给邦妮打电话，在了一声铃响后被转接到语音信箱时，她并没有十分担心。

美国视频网站，名称来源于中文“葫芦”和“互录”。——编者注

“我想要问她一下，她想不想在周五或周六的晚上过来，一起看点儿Netflix或Hulu^③上的东西。”彭妮说完又补充道，“我会做点儿爆米花。”

“就这些？”霍莉对于谎言的嗅觉不像比尔·霍奇斯那么强，但她擅长分辨某人何时在掩藏实情。

彭妮红了脸：“嗯……两晚之前，我俩发生过一次争吵。吵得有点儿过火了。你懂的，母女之间的那些事。看电影是我俩和解的方式。我俩都喜欢看电影，而现在有这么多电影可以看，对吧？”

“是的。”霍莉说。

“我以为她在和别人通话，很快就会回电。”

然而，邦妮始终没有回电。彭妮在10点时再次尝试打给女儿，11点时又试了一次，均得到相同的结果：一声铃响后被转接到语音信箱。她打电话给莱凯莎·斯通——邦妮在图书馆关系最好的同事和伙伴——询问邦妮是否依然生她气。莱凯莎说她不知道，那天早上邦妮没来上班。彭妮在那时开始担忧。她有一把女儿公寓的钥匙，就开车去了公寓。

“这是在什么时候？”

“我那时忧心忡忡，没有核对时间。我想是在中午左右。我那时不担心她患上新冠或其他疾病——她总是会采取预防措施，她总是很健康——但我不停地想着意外，譬如在淋浴时滑倒，或者类似的事。”

霍莉点点头，但她记起监控视频。邦妮走进便利店时没有戴口罩，收银机处的店员也没有戴口罩。所谓“总是会采取预防措施”也就这样。

“她不在公寓，家里的一切看起来都正常，于是我驱车去了图书馆，到此刻心中真的担忧起来，然而她仍然不在那儿，也没有打电话过来。我打电话报警，尝试提交失踪人口报告，然而和我通话的男子——在拿着电话等候了二十分钟后——告诉我，青少年必须失踪至少四十八小时，而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必须失踪至少七十二小时后，才能提交报告。我告诉他，邦妮不接电话，像是手机被关掉一样，但他似乎不感兴趣。我要求与警探通话，他说警探们都在忙。”

那晚6点，彭妮回到家后收到一通邦妮的朋友莱凯莎的电话。一名男子开着皮卡车抵达雷诺兹图书馆，后斗里装着一辆博蒙市牌蓝白色10级变速自行车。那种自行车有行李架，邦妮在上面贴了一张印有“我♥雷诺兹图书馆”的保险杠贴纸。这名叫马文·布朗的男子想知道，自行车是否属于在图书馆工作的某个人，或者某个常常使用图书馆的人。他说，如若不是的话，他想他大概应该带着自行车去警察局，因为座椅上的那张便条。

“便条上写着‘我已经受够了’。”霍莉说道。

“是的。”彭妮的眼眶已经再次填满泪水。

“但你不会考虑你女儿是自杀吗？”

“上帝啊，不！”彭妮急忙向后退，仿佛霍莉掴了她一巴掌。泪水滑下她的面颊：“上帝啊，不！我告诉过杰恩斯警探相同的话！”

“继续说。”

图书馆的职员都认出了自行车。首席图书馆员马特·康罗伊报了警。莱凯莎打电话给彭妮。

“我有点儿崩溃，”彭妮说，“我看过的每一部变态跟踪狂主题的电影在我眼前闪过。”

“布朗先生在哪儿找到的自行车？”

“红堤大道上，离捷特玛特便利店不到三个街区远。公园对面有一家正对外出售的汽修店。布朗先生在城镇的另一边开着一家汽修店，我猜想他有兴趣扩展生意。一名房地产中介与他在那儿碰头。他们一起检查了自行车。”彭妮吞咽了一下，“他俩都觉得座椅上的那张便条不妙。”

“你和布朗先生聊过吗？”

“没有，杰恩斯警探和他聊过。她给他打去了电话。”

没有面谈，霍莉敲下这几个字，目光依然停留在擦拭眼泪的彭妮身上。她心想，马文·布朗也许是她第一个要联络的人。

“布朗先生和房地产中介讨论该怎么处理自行车，布朗先生说，好吧，为何不用皮卡车把它运到图书馆，在他们察看过地方——我是指汽修店的店面——之后，他正是那样做的。”

“是谁第一个到达那儿？布朗还是房地产中介？”

“我不知道。这在那时看起来不重要。”

也许是不重要，但霍莉打算去查清楚。因为有时杀人者会“发现”受害人的尸体，有时纵火犯会打电话给消防部门。这种举动令他们兴奋。

“自那时起，有任何进一步的情况吗？”

“没有。”彭妮说，她擦拭了眼睛，“她的语音信箱满了，但我有时还是会打过去。为了听一听她的声音，你懂的。”

霍莉畏缩了一下。皮特说，她最终会适应委托人讲述的悲痛故事，她的内心会长出老茧，但这种事尚未发生，霍莉希望它永远不会发生。皮特的内心也许长出了那些老茧，伊齐·杰恩斯也一样，但比尔从未长过。他总是关心他人。他说，他情不自禁。

“医院呢？我推测警方调查过医院吧？”

彭妮笑了出来，笑声中不含诙谐：“我问过那个接电话的警察——那个告诉我所有警探都在忙的人——他是不是该去查下医院，或者我是否该查下医院。他说，我该那么做。你懂的，是你的女儿离家出走，这是你的活计。十分明显，他认为她是个离家出走者。我致电仁慈医院，我致电圣若瑟医院，我致电基内尔纪念医院。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什么吗？”

霍莉确信她知道，但还是让彭妮讲出来。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这是多么无能！”

这个女人内心烦乱，因此霍莉不会向她指出明显的真相。假若她没有缩小关注面，排除一切，只记挂她失踪的女儿，那么她会清楚地认识到本地和整个中西部地区的医院都人满为患。医院的员工早已被新冠患者压垮——不只是医生和护士，而是每一个员工。昨天报纸的头版上登了一张照片，是一个戴口罩的勤杂工推着一名病人进入仁慈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若不是有数字化档案保管系统，这座城市的医院甚至也许都不知道他们照护了多少患者。事实上，信息一定大大滞后于患病民众的涌入。

当这事结束后，霍莉心想，没人会相信它真正发生过。或者，假使他们相信，他们也不会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

“自那以后，杰恩斯警探有没有联络过你？”

“三周里联络过两次。”彭妮说。她的语气尖酸，霍莉认为她有权这样。“一次她来到我的家里——待了十分钟——另一次她打来电话。她有邦妮的照片，说她会把照片放到NamUs上，那是一个全国性失踪人口数据库，也会放到NCMEC上，那是——”

“国家失踪和受虐儿童中心。”霍莉说道，心想伊齐这招干得好，尽管邦妮并非儿童。假如失踪人口是年轻的女性，警察常常也会把信息发布在NCMEC上。年轻女性是最常见的绑架对象。当然，她们也是最为常见的离家出走者。

但是，她心想，假如一名24岁的女性决定离开老家，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你没法称她为离家出走者。

彭妮战栗地吸入一口气：“警察没帮上忙。零帮助。杰恩斯说，当然她可能遭人绑架，但是便条表明她只是离开了这儿。只是，她为何会这么做？为什么？她有一份好工作！她即将得到升职！她和莱凯莎是好朋友！她还终于甩掉了那个废柴男朋友！”

“废柴男友叫什么名字？”

邦妮的昵称。——编者注

“汤姆·希金斯。”她皱了皱鼻子，“他在空港商场那边的鞋店里工作。商场在第一波新冠疫情中关门。他企图搬进邦妮那儿一起住，以便省下房租，但邦妮不让他搬进来。两人为此大吵一架。小邦^②告诉他，他们玩儿完了。男友哈哈大笑，说她不能甩了他，是他要分手，好像这招很有创意一样，你懂的。大概他觉得有创意。”

“你认为他和邦妮的失踪有关吗？”

“不。”她叠起手臂放在胸前，仿佛是要说这个话题到此为止。霍莉等待了一会儿——这是比尔·霍奇斯教给她的一個技巧——彭妮最终打破沉默：“没有教学视频的话，那个男人几乎连自个儿擤鼻涕都做不到。他也十分不成熟。我从来不知道邦妮相中他什么，她也从来解释不清楚。”

霍莉是电视节目《单身天堂》中那些精壮帅哥的粉丝，清楚地明白邦妮也许相中了什么。她不想说出口，也不必道明。彭妮替她说了出来。

“他一定在床上厉害极了，是真正能坚持六十分钟的汉子。”

“你有他的住址吗？”

彭妮看了下手机：“东土大道2395号。不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依然住那儿。”

霍莉记下地址：“你有便条的照片吗？”

彭妮确实有，说是马文·布朗送来自行车时，莱凯莎·斯通拍下了便条的照片。霍莉端详了一下，不喜欢她见到的东西：方方正正、谨慎写成大写字母的“我已经受够了”。

“这是你女儿的印刷体笔迹吗？”

彭妮叹息了一声，这一声说明她也智穷才尽了：“也许是，但我吃不准。我女儿不手写东西。这年头，年轻人除了签名，就不用手写什么，而他们的签名你几乎看不懂，就是些乱涂乱画。她通常不会全部用硕大的印刷体字母来写东西，但假如她想要……我不知道……”

“想要强调？”

“是的，就是那样。那么她也许会。”

霍莉心想，她可能是对的，但假如是那样，她为什么没有使用更大个儿的大写字母？不是“我已经受够了”，而是“我已经受够了”？也许甚至加上一两个感叹号？不，霍莉根本不在意这张便条。她没有准备好相信不是邦妮写了这张便条，但她更没有准备好相信是邦妮写了这张便条。

“请把这张照片和你女儿的照片一起转发给我。彭妮，至于你呢，你住在哪儿？”

“伦纳圆环，伦纳路883号，位于厄普里弗。”

P和B分别是彭妮和邦妮的名字首字母。——编者注

霍莉把地址添加进笔记，她也在笔记中写下“P和B争吵，P说吵得过火”^⑤。

“你做什么工作？”

“我是机场收费公路延长段那儿的诺尔银行支行里的首席信贷员。至少我过去是，我也认为我会再次担任那个职位。诺尔银行已经暂时性关闭三家门店——我们称之为门店——其中一家正是我所在的支行。”

“你不居家办公？”

“没有。不过，我依然拿着薪水。在这……这一塌糊涂的境地中的一缕阳光。这提醒了我，我需要给你一张支票。”她打开手袋，开始翻寻，“你一定也有更多问题。”

“我会有的，但我已经得到足够信息，可以着手调查了。”

“我什么时候会收到你的回音？”彭妮飞快又高效地开出支票，在填写信息时毫无停滞。她也没有用印刷体书写，而是用一种小小的、起伏的、紧凑的草写体来书写。

“给我二十四小时来启动调查。”

“假如你在那之前查出一些值得分享的情报，尽管来电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还有一件事。”霍莉一般厌恶任何涉及私人的事，尤其是如果那件事可能带有火药味，然而在这个上午，霍莉没有犹豫。她现在抓住了这件事，就像抓住一个她想要解开的、缠结成一团的结：“跟我讲讲你和女儿的争吵。过火的争吵。”

彭妮再一次交叠手臂，放在胸前，这次叠得更加紧。霍莉从许多个人经历中懂得了防御式的身体语言。“那没什么好提的。一场茶壶里的风暴。”

霍莉等待起来。

“我们时不时地争吵，严重的吵架。哪对母女不吵架？”

霍莉等待起来。

“好吧，”彭妮最终说道，“也许，这一次有点儿严重。她摔门而出。她是个好脾气的女孩，那个举动不符合她的性格。我们有过一些……关于汤姆的激烈讨论，但她从未摔门而出过。我也痛骂了她，骂她是个顽固的臭婊子。老天，真希望我能收回那句话，只说一句‘行啦，小邦，让我们忘掉这件事’。但你永远都不知道未来，对吧？”

“吵架是为了什么？”

“诺尔银行有一个绝佳的职位，负责整理档案和存货清单，属于客务办公室，保证居家办公，在眼下发生的一切背景下，这听上去有多棒！我那时试图让女儿应聘那份工作，她在数字方面很厉害，也是个真正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但她不肯。我告诉她，她的薪酬会跃升一个大台阶，还有津贴和不错的上班时间。她油盐不进，一点儿都不听。她可能就是固执。”

你有资格说别人吗？霍莉心想着，回忆起她和母亲之间的吵架，尤其是在她开始和比尔·霍奇斯共事之后。她和比尔在追捕一位被布雷迪·哈茨菲尔德附身——真的没有其他表述方式——的医生时，差点儿被杀掉，之后发生了一些怪事。

“我告诉她，假如她在银行工作，她能买一些得体的衣服，换换花样，不再穿得像个嬉皮士。她嘲笑了我。我在那时骂她是个婊子。”

“有其他争执吗？戳到了什么痛处？”

“没，什么都没有。”霍莉知道她在撒谎，而且不只是在对她刚刚雇用的私家侦探撒谎。

霍莉又敲下一条笔记，再站起身，戴回口罩。

“你首先会做什么？”

“致电伊齐·杰恩斯。我想她会跟我聊一聊。她和我的交情要追溯到好些年前。”

实际上，在见那个开皮卡车的男子布朗之前，她想要和莱凯莎·斯通谈一下。因为假如莱凯莎和邦妮是密友——甚至只算亲近朋友——莱凯莎也会更清楚这对母女的相处情况。无论有没有摔门的争吵，霍莉都不想过分地将她自己的母亲等同于邦妮的母亲，并由此开始调查。

你不是案子本身，比尔有次告诉她，永远不要犯下觉得你是案子本身的差错。这永远都于事无补，通常还会令事态雪上加霜。

2018年11月22—25日

1

埃米莉的昵称。——编者注

埃姆^注不喜欢这一位。

并不是说她喜欢凯里·德雷斯勒，而厌恶卡斯特罗，那个西班牙佬。然而，这个女孩，这位埃伦·克拉斯洛与那两人都不同。因为她是女性吗？埃姆不这么认为。

她走下楼梯到了地下室，托盘拿在身前。托盘上有一块一磅半重的肝脏，肝脏未经烹煮，浸在自身的汁液中。这块肝脏在克罗格超市的售价是三美元二十二美分。现在肉价好贵，上一块又被浪费了。她走下来，发现那块肝脏爬满蛆虫和苍蝇。它们怎么这么快就进入这间密闭的房间，她理解不了。就连通向厨房那扇门底部的缝隙都已经被封起来了。

女孩站在囚笼的栏杆后面。她个头很高，有着可可色的皮肤。她的深色短发很整齐。埃姆从楼梯最底部看过去，几乎能相信那是一顶浴帽。当她走近后，她能看清埃伦的嘴唇皴裂，有几处疮口。但她没有哭啼或乞求。这两件事她一件也没有做。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埃姆从托盘上拿起那盘肝脏，放到混凝土地面上。她这么做时单膝跪地，而不是弯下腰。她的坐骨神经痛很严重，但她还能忍受。然而，当坐骨神经痛发作时，当它使得每一步都痛苦不堪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拿起地刷，把盘子推向囚笼。红色液体晃荡着。正如之前做过的那样，埃伦·克拉斯洛用脚的侧面挡住传物口。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是个严格素食者。你似乎没有听进去。”

埃姆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欲望，想要用地刷柄捅她，但又压制下这股欲望。并不是因为这个女孩有可能抓住扫把。她一定不能显露出情绪。就像卡斯特罗和德雷斯勒，这是一只被关入笼中的动物，牲畜。捅刺牲畜是幼稚的举动。对牲畜嗔怒是幼稚的表现。你该对动物做的事是训练它。

埃伦也拒绝蛋白质营养粉。她醒来后喝掉了囚笼里的两小瓶水，第一瓶是一口气喝完的。她用第二瓶水撑了好久，但现在两瓶水都见底了。埃姆从围裙口袋里掏

出另一瓶水。“埃伦，等你吃掉这块肝后，你就能得到这瓶水。你的身体不在乎你是个严格素食者。它需要进食。”她递出那瓶水，展示起来，“它也需要喝水。”

埃伦一声不吭，仅仅站着注视埃姆，双手松垮地握住栏杆，一只脚挡住传物口。她的注视令人胆怯。埃姆不想感到胆怯，而是告诉自己，假如她在动物园里与一头老虎四目相对，她会有相同的感觉。

“我会留下食物，好吗？当我回来后，如果盘子清空了——也包括汁液——你就能得到水。”

没有回答。埃米莉·哈里斯（荣休）教授意识到，不管女孩是不是动物，她终究还是嗔怒了。不，是暴怒。卡斯特罗吃了；德雷斯勒吃了；埃伦最终也会吃的。她会无法控制自己。埃姆转过身，起步向楼梯走去。

女孩说道：“这很可怕，对吧？”

埃姆转回身，神情惊讶。

“人们不愿做你希望他们做的事，这很可怕，对吧？我的意思是，对你而言。”女孩竟然还露出微笑！

婊子。埃米莉心想着，接着是一句就算过上十亿年，她也永远不会允许自己说出的话（除非是在她的日记里）：倔强的黑婊子！

埃姆（温柔地）说道：“今天是感恩节，埃伦。给予感谢，乖乖吃东西。”

“给我拿份沙拉，”埃伦说，“不要沙拉酱。那样我就会吃。”

大胆！埃姆心想，好像我是个女服务员似的！好像我是她的贴身女仆一样！

她做了一些稍后就会懊悔的事，因为那泄露出她的太多底细。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那瓶水，举到唇边，痛饮起来。接着，她把剩下的水倒在楼梯扶栏上。

女孩一声不吭。

2

一天后。

罗德尼·哈里斯（生命科学荣休）教授站在囚笼前面深思熟虑。埃伦·克拉斯洛回看着他，很镇定。或者说，她看起来很镇定。现在她的嘴唇上有两颗水疱，额头有脓包，光滑美丽的可可色皮肤已经泛灰。然而她的眼眸——惊人的绿色眼眸——在深陷的眼窝中璀璨明亮。

一般认为是美国幽默作家、演员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 1879—1935）所说。——编者注

罗迪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生物学家和营养学家。他在退休前是一位有时受到学生崇敬，更多时候被学生畏惧的教师。如果将他的已发表作品列出目录，能写满十二页，而且他依然在各种学术期刊中与同侪保持活跃的通信联系。他认为自己在同侪之中数一数二，并且不认为这是狂妄自大的想法。正如某位智者曾说过的那样，假如内容属实，那么就不算自吹自擂^①。

他不像埃姆那样对这个女孩感到嗔怒（埃姆说她没有嗔怒，但他俩结婚已有五十多个年头，他对她的了解胜过她对自己的认识），但是埃伦当然也令他费解。她醒来时一定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就像其他人那样，他们使用一种强力药物来弄晕目标，但她看上去没有不知所措。假如她有宿醉后的头痛——她一定也有那种感觉——那么她也没有出声抱怨。她没有大声叫喊寻求帮助，而凯里·德雷斯勒几乎刚苏醒就大声尖叫（那一定让他的头痛得更加厉害，罗迪心想），豪尔赫·卡斯特罗最终也发出了尖叫。当然，她也拒绝进食，不过到现在已过去将近三天，从她喝完最后一点儿被分配的水算起，则是超过两天。

埃姆昨天带下来的肝脏已经变黑，开始散发臭味。它依然能吃，但可以食用的时间不会剩多久了。再过几小时，她吃下后大概会剧烈呕吐，这会让整件事变得毫无意义。与此同时，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假如你不进食，亲爱的，你会饿死的。”他用温柔的嗓音说道，他以前的学生不会认出这个嗓音——罗迪在讲课时往往语速很快，语气激动，有时甚至尖声尖气。在谈到胃的种种奇观——浆膜、幽门、十二指肠——之时，他的嗓音有时升到近似尖叫。

埃伦一声不吭。

“你的身体早已开始消化自身。这从你的脸上、你的胳膊、你站立的姿势、你微微垂头弯腰的样子看得出来……”

她一言不发。她的眼睛盯着他的双眼。她还没有问他们想要什么，这点也令人困惑，而且（承认实情的话）相当令人不安。她知道他们是谁，她知道假如他们放她离开，他们会因绑架罪（仅仅是许多控罪中的第一项）而遭到逮捕，因此他们

不可能让她离开，但她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乞求。只有这场绝食示威。她告诉埃姆，她会欣然食用沙拉，但那是绝不可能的。

“我们要怎么处置你，亲爱的？”他语气遗憾。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会期望一个囚徒——一个正常的囚徒——说出一些荒谬的话，像是“让我离开，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半个字”。这个女孩——无论她是不是又饿又渴——更明白事理，因而不会这么做。

罗迪把盛有肝脏的盘子稍稍推向囚笼。“吃掉它，你会感觉力气立刻回来。这种感觉超乎寻常。”他试着说了一个冷笑话，“我们很快就会把你变成一头食肉动物。”

女孩依然没有回应，于是他起步走向楼梯。

埃伦说：“我知道那是什么。”

他转回身。她的手指向工作间远端的黄色大箱子：“那是一台木材削片机。你们把它朝向墙壁，那样我就无法看见送料口，但我知道它是什么。我的伯伯一辈子都在北方的森林里工作。”

到了罗德尼·哈里斯的年纪，他本以为自己不会惊讶了，但这个年轻女子身上充满惊奇。她非比寻常，他简直就像发现了一只会数数的犬中天才。

“你们会这样处理我，对吧？我会通过软管，被灌入一个大袋子，那个袋子会沉入湖底。”

他盯着女孩，瞠目结舌。

“你怎么……你为什么会那么想？”

“因为那儿是最安全的地方。有一部电视剧叫《双面法医》，是说一个男人杀人后将尸体抛入墨西哥湾。也许你们看过那部剧。”

他们当然看过。

这很可怕。仿佛她在读他的心思一样。他们的的心思，因为涉及他们捕获的对象——以及圣餐——之时，他和埃姆的想法一模一样。

“你们有一艘船，对吧，哈里斯教授？”

抓这个女孩是个错误。她是个异类，一个异数，他们也许在一百年里都不会碰到另一个她这样的人。

他走上楼，没有再说任何话。

3

埃姆在她的书房里。从地板直抵天花板的书架上塞满了书，几乎没有空间放置书桌。一些书已经被放到角落里，好为一个封面上印有“写作样本”（用了端正的大写字母）的厚文件夹腾出地方。

问世于1978年的经典船型，是最受欢迎的小型游艇之一。

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 1880—1958），英国女作家、古植物学家、女权活动家。

薇拉·凯瑟（Willa Cather, 1873—1947），美国女作家，普利策奖得主。

两个装有相片的相框放在她台式电脑的两旁。一张相片是年轻时的罗迪和埃姆，男方身着晨礼服（租来的），女方身着传统的白色婚纱（她的父母购置的）。另一张相片里展示了老得多的罗迪和埃姆，男方戴着滑稽的舰队司令帽，女方在美发厅烫出的鬃发上灵巧地戴了一顶普通水手帽。他俩站在新购置（但用得很少）的Mainship 34型游艇^①前面。埃姆的一只手里拿着一瓶廉价香槟酒，她很快就会用它来给他俩的“玛丽·凯瑟号”洗礼——玛丽·斯托普斯^②的名字加上薇拉·凯瑟^③的姓氏。他俩的婚姻始终是伙伴关系。

埃姆从电脑屏幕上看着埃伦·克拉斯洛坐在囚笼中的蒲团上，两腿交叉，脑袋靠在手心里，肩膀颤抖。罗迪从埃姆身后俯身，凑近了仔细看。

“她站在那儿，一直等到你离去为止，接着瘫倒在地上。”埃姆带着一丝满足说道。

女孩抬起头，仰视摄像头。虽然她一直在哭泣，但她的眼睛看起来干干的。罗迪并不惊讶——脱水在起作用。

“你什么都听见了？”他问妻子。

“是的。她凭直觉知道了好多，对吧？”

埃米莉的另一个昵称。——编者注

“不是直觉，是逻辑。此外，她认出了木材削片机。其他人都没认出来。我们要怎么办，埃米^①？请提建议。”

两人从屏幕上看着笼中女孩，她则沉思起来。他俩对埃伦都没有感到怜悯，甚至没有同情。她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罗迪认为，某种意义上，难题是件好事。相对而言，他俩在这件事上依然算是新手。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每解决一个难题都会提高效率。

她最终说道：“咱们看看明天情况如何。”

“好的。我想这么办没错。”

他挺直腰杆，漫不经心地翻阅起装有写作样本的厚文件夹。今年春季学期，贝尔学院备受敬重（几乎堪称传奇）的小说工作坊的驻校作家会是一个名叫奥尔西娅·吉布森的女人，她著有两部评价很好却卖得很差的长篇小说。和此前的好几位驻校作家一样，吉布森非常乐意由埃米莉·哈里斯承担初步的申请人筛选工作，而且尽管酬劳微薄，埃姆还是很享受这份工作。之前豪尔赫·卡斯特罗谢绝了这个提议，他更喜欢亲自审阅一沓沓的写作样本。他认为让埃米莉做事先筛选的工作有失他的身份。埃姆早已注意到有多少基佬骄横自大，觉得这大概是代偿心理。还有……那些孤零零的夜跑。

“这儿有什么好东西吗？”罗迪·哈里斯问道。

“到目前为止，都是司空见惯的垃圾。”埃姆叹着气，抚摩疼痛的下背部，“我开始觉得，再过上二十年，小说会成为一门失落的艺术。”

他弯下腰，亲吻了妻子的白发：“坚持到底，宝贝。”

4

24日的中午，当埃姆走下楼梯时，那块肝脏上又满是蛆虫和苍蝇。她看着它们在一块切割完美的肉（好吧，它曾经是）上爬来爬去，既恶心又气馁。它们没理由这么快出现在那儿。它们根本没有出现的理由！

她用地刷将那块肝脏推向传物口。尽管埃伦看起来精疲力竭，嘴唇皲裂处在流血，面色像灰土一样，可她还是再一次用脚挡住装在铰链上的翻板。

埃姆从围裙口袋里拿出一瓶水，并为女孩的眼睛死死盯住水的样子而欣喜。当她伸出舌头，徒劳地尝试舔湿干巴巴的嘴唇时……那也令人欣喜。

“接受吧，埃伦。赶走虫子，快点儿进食吧。然后我会给你饮用水。”

有那么一会儿，她以为这个倔强的女孩打算屈服了。紧接着，她说出她从始至终说的话：“我是个严格素食者。”

你是个婊子，这就是你的底色。埃米莉差点儿没控制住自己，就要骂出这句话。女孩令她狂怒，更要命的是该死的坐骨神经痛让她半宿没睡着。傲慢自大、自作聪明的婊子！

她单膝跪地——后背挺直，减少疼痛——捡起盘子。当一条蛆蠕动到她的手腕上时，她抑制不住地发出一声出自恶心的轻声叫唤。她拿着盘子走上楼，没有再回头看。

罗迪坐在厨房餐桌旁，一边读一本专著，一边从一个雕花玻璃碗里小口吃着什锦干果。他抬起头，摘下阅读眼镜，揉起鼻翼：“还不行？”

“不行。”

“好吧。你想要我把最后一块拿给她吗？我能看出你的背有多么疼。”

“我没事。我准备下去了。”埃姆倾斜盘子，腐烂的肝脏滑入水槽，发出软趴趴的一声“啪”。她的前臂上爬着另一条蛆。她把蛆拍下去，用一把肉叉把坏掉的肝脏塞进厨余粉碎机，用力地戳刺，把它往下塞。

“镇定，”罗迪说，“镇定点儿，埃姆。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

“但假如她不肯吃，就意味着要出去再找一个代替者！这也太快了！”

“我们会十分谨慎的，我无法忍受见到你陷入这样的痛苦。此外，我或许有让她屈服的一线可能。”

埃姆转身看着他：“她让我恼怒。”

不是像恼怒这样轻微的程度，我亲爱的，罗迪心想着，你感到嗔怒，我想那个女孩知道这点。她也许还知道你的嗔怒是她能期望拥有的唯一报复手段。他对此半个字都没说，仅仅凝视着妻子，用她一直喜爱的这对眼眸——即便过去这么多年她也无法不去爱上的眼眸。他站起身，用一条手臂搂住她的肩膀，亲吻她的脸颊：“可怜的埃姆。很抱歉让你陷入痛苦，很抱歉不得让你等待。”

她向他露出微笑，他总是喜欢她的微笑，没法不爱上。即便到了现在，即便她眼睛周围和嘴角有了深深的皱纹，也是如此。“事情会解决的。”

她启动厨余粉碎机。粉碎机发出饥饿的研磨声，与地下室的木材削片机运行时发出的响声没有太大不同。接着，她从电冰箱里拿出一块新鲜的肝脏。

“你确定你不想要我把它拿下去？”罗迪问道。

“很确定。”

5

在地下室里，埃姆把那盘肝脏放到地上。她在盘子后面放下一瓶达萨尼牌饮用水。埃伦·克拉斯洛从蒲团上起身，抢在埃姆拿起地刷之前，用脚侧面挡住传物口。她再次说道：“我是个严格素食者。”

“我想我们早已确定这一点，”埃姆说，“仔细地想一想。这是你的最后机会。”

埃伦用着了魔一般、眼窝深陷的眼睛注视着埃姆……然后微微一笑。她的嘴唇破裂处在渗血。她毫不激动，静静地说道：“不要对我撒谎，女人。我在这儿醒来时，就毫无生还的机会了。”

6

次日走下楼的人是罗迪。他穿着他最喜欢的休闲西服，他参加学术会议和专题研讨会时总是穿这件衣服，他在那些会议上要么参加小组专题讨论，要么有论文要提交。他从视频里知道，那块肝脏仍然在传物口外面，但盘子动过位置。他和埃姆看着女孩侧躺下来，肩膀抵住栏杆，试图够到水瓶。当然，她无法够到。

罗迪拿着女孩要求的沙拉。一般情况下，他永远不会戏弄一只被关在笼中的动物，但这个女孩真的惹人发怒，不只是因为她不可动摇的镇定态度，还是因为她浪费了时间。

“没有沙拉酱。我们不会想要违反你的饮食原则。”

他放下沙拉碗，注意到女孩看着沙拉时脸上袒露无遗的贪婪。他用地刷将碗推向她。他可以让她吃完再彻底了结她的痛苦。他考虑过这个主意，又否决了它。她害得埃米莉嗔怒不已。

他把碗推进囚笼。她拿起碗。

“谢谢你——”她看见他的手伸入休闲西服内，双眼圆睁。

是一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枪声不会太响，而且地下室是隔音的。他朝她的胸口开了一枪。沙拉碗从她手中跌落，摔了个粉碎。樱桃番茄滚落四处。她倒下来时，他伸手到栏杆内，往她的头顶送入另一颗子弹，只为确保万无一失。

“多么浪费啊。”他说道。

更别提还要清理乱糟糟的现场。

2021年7月23日

1

一等彭妮离去，霍莉就从办公桌最顶层的抽屉里取出一包抗菌消毒湿巾，擦拭办公桌上彭妮紧扣的双手搁过的区域以及她坐过的椅子的扶手。大概是谨慎得过头了——你没法把一切都消毒，试图那么做会是疯狂之举——然而，万无一失好过遗憾。霍莉只要想到母亲，就会明白这一点。

她沿着走廊去了女厕所，清洗双手。等回到办公室后，她浏览笔记，把她想要与之交谈的人列成名单。接着，她向后斜躺在椅中，双手宽松地扣在一起，放在肚子上，眼睛注视天花板。她的眼睛中间出现一条垂直的皱纹——芭芭拉·鲁滨逊称之为霍莉的“思考线”。她不担心失踪的背包——正如彭妮说的，她的女儿会一直背着背包。引起霍莉兴趣的是邦妮的自行车头盔，以及自行车本身。出于相关却略微不同的原因，她对这两样东西十分感兴趣。

约莫过去五分钟后，垂直的皱纹消失不见，她打电话给伊莎贝尔·杰恩斯：“嘿，伊齐。我是霍莉·吉布尼。我希望你不介意我拨打你的私人电话。”

“一点儿也不介意。关于你母亲的事，我非常遗憾，小霍。”

“你怎么知道的？”伊齐不在Zoom平台的线上葬礼中，除非她隐匿了身份偷偷旁观——那确实是她会干的事。

“皮特告诉我的。”

“好吧，谢谢你。失去母亲是很艰难。而且她本来不必死。”

“没有打疫苗？”

在美国，蓝色是警察的代表色。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你当过警察，从警的经历就会给你留下烙印。

“没有。”皮特大概把这也告诉伊齐了。霍莉不知道他俩的联络有多么紧密，但她确定他俩有联系。蓝色永不褪色^注。比尔告诉过她这句话。

“皮特的身体怎么样？”

“恢复得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快。”

“很抱歉听到这消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霍莉告诉她，佩妮洛普·达尔已经雇她调查女儿失踪一事。她不希望伊齐感觉她在强行介入警方调查，而她的希望得到了满足。伊齐实际上很高兴，还祝霍莉交好运。

“达尔女士不相信邦妮离开了本城，”霍莉说，“她也强烈地否决女儿自杀的猜想。你的看法是什么？”

“仅在我俩之间说说？不对外公布？”

“当然！”

“这是个玩笑，小霍。有时候，我忘记你是多么一板一眼。我觉得女孩要么是借着一时冲动，决定离开家，去见识未见过的风景，去更好的地方……要么就是被绑架了。假如你持枪抵住我家小猫的脑袋来问我，我会赞同绑架的可能。她可能之后遭到强奸和谋杀，尸体也被处理了。”

“哎哟。”

“哎哟得没错。我通知了适当的人士，还通报给了州警察。”

“适当的人士包不包括联邦调查局？”

“我和辛辛那提分局的特别探员主管谈过。他们不会进行调查，他们有更大的鱼要抓，但最起码这个案子进入了他们的数据库。假如他们正在调查的某个案子涉及那个姓达尔的女人，他们就会知道。至于在这个城镇，你知道眼下是什么情形。新冠疫情很严重，但现在我们还有马利克·达顿的事要处理。事情稍有平息，最近两周里，没人砸碎商店橱窗或放火烧汽车，但依然……有回响。”

“那很不幸。”事件远远不只是不幸，但达顿是个敏感的话题，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年轻黑人，破掉的尾灯，警察拦查。走近的警察说“将你的双手放在方向盘上”，但达顿伸手去拿手机。

“愚蠢就是这件事的本质。过度执法就是这件事的本质。”伊齐听上去像是在咬牙切齿地说话，“你没有听见我说这番话。”

“是的，我没听见。”

“大陪审团洗清了那个喜欢冲动开枪的浑蛋——你也没有听见我说这个词——的嫌疑，但至少他离开了警队。他也不是唯一一个。夹在新冠疫情和洛敦的麻烦事

之间，我们的人员缺额达到了25%。假如州长命令各市雇员和州雇员必须佩戴口罩和注射疫苗，那么缺额会更严重。警察队伍比以往更加缺人。”

用于治疗阿片类药物及其他麻醉性镇痛药中毒的药品，也可治疗急性酒精中毒。——编者注

霍莉发出一个可能代表同情的声音。她怀有同情，但仅仅到某个程度而已。这是一次恶劣的射击——无论大陪审团说了什么，它都是一次毫无辩护余地的射击——而且她永远都弄不懂，给吸毒过量者注射纳洛酮^①之前会理所当然地戴上手套的警察为何要反对接种新冠疫苗。当然，并非所有警察都拒绝打疫苗，但有颇为可观的一小批警察拒绝。无论如何，她听惯了这种牢骚。伊齐·杰恩斯从骨子里来说是一个十分不快乐的人。

“你瞧，小霍，我知道姓达尔的女人认为我们令她失望了。我们也许是那样。我们大概是那样。但这对母女总是争吵，邻居们是这么说的，而这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简直像沉在水底一样。你知道吗？有关部门在因为新冠而清空监狱，把坏人放回到街头。有时我认为，比尔没有活着见到这一切是件好事。”

我希望他能看见，霍莉心想着，我希望他活着见到任何事。她母亲的过世是新的悲伤之事，压在她依然怀着的因比尔而起的悲伤之上。

伊齐叹气道：“不管怎样，我很庆幸你接了她的委托，伙计。我对她感到抱歉，但她是早已经痛得要命的屁股中的另一股疼痛。假如我能帮上忙，知会我一声。”

“我会的。”

霍莉结束通话，重新注视起天花板。她查看手机，看彭妮是不是已经发来女儿的照片。还没有。她双膝跪地。

即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一种抗抑郁药。

“上帝，请帮帮我，让我为彭妮·达尔和她的女儿尽全力。假如有人带走那个年轻姑娘，我希望她还活在人间，您的旨意是我该找到她。我在服用来士普^②药片，这挺好的。我重新抽烟了，这点很糟糕。”她想到圣奥古斯丁的祷告，朝着十指相扣的双手莞尔一笑，“请帮我戒烟……但别是今天。”

祈祷完毕后，她打开自己的新冠用品抽屉。一盒湿巾旁边有一盒新口罩。她拿出一个口罩，出发去调查邦妮·达尔失踪事件。

2

二十分钟后，霍莉驱车缓缓行驶在红堤大道上。就快到达鹿苑公园时，她经过一家攒乳冰激凌店，一群小孩在几乎荒废的停车场上玩滑板。她经过可按月和按年支付费用的约翰小子仓储中心。她经过一家废弃的、被喷满涂鸦的埃克森加油站。那儿有一家同样废弃了的快选便利店，正面的窗户被木板封住了。

在经过一片杂草丛生的空置场地后，她驾车来到汽修店，邦妮的自行车正是在这儿被人发现的。这是一座长条形的建筑物，屋顶下陷，侧面的金属波浪板锈迹斑斑。前面的水泥停车场上长出杂草，甚至从龟裂的表面长出了几株向日葵。在霍莉看来，这不像是一座值得拯救的建筑物，更别提购买了，但马文·布朗一定有不同的感觉，因为建筑物前面立着一块“交易待决”的牌子。牌子上有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面带微笑的圆脸男人，还介绍男人名叫乔治·拉弗蒂，是“你的城市房地产专家”。霍莉把车停在卷帘门前面，记下房地产中介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她在中控台储物盒内放了一盒丁腈橡胶手套。芭芭拉·鲁滨逊特意为她订购了手套作为生日礼物，手套上覆盖了各种各样的表情符号：笑脸、难过、亲吻和烦恼。相当有趣。霍莉戴上一副手套，然后绕到小汽车后面，打开后备厢。她的工具箱上面放着一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雨衣。她不需要雨衣，因为今天阳光灿烂又很热，但她想要那双红色橡胶套鞋。在这片户外，她担心的不是新冠病毒，而是荒废汽修店两旁的灌木，她非常容易对毒漆藤过敏。此外，还可能有蛇。霍莉讨厌蛇类。它们的鳞片可怕，小珠子般的黑色眼睛更吓人。真恶心。

她停下来打量路对面的鹿苑公园。公园的大部分地方是景观师的美梦，但在挨着红堤大道的这片区域，树木和灌木丛被允许毫无节制地生长，绿叶实际上伸出了熟铁栅栏，侵入了人行道上散步者的空间。她看到一个有趣的地方：一条向下延伸的崎岖冲沟——简直是条深谷——最上方是一大块岩石。即便从路对面，霍莉也能望见岩石上有许多涂鸦，所以小孩一定聚集在那儿，可能是为了抽点儿东西。她想，在那块岩石上能清楚地望见红堤大道的这一侧，其中包括汽修店。她寻思着，邦妮抛下自行车的那个晚上，那块岩石上有没有小孩，又想起她看见在攒乳冰激凌店的停车场上闲荡的那群小孩。

她穿上套鞋，把裤脚塞进套鞋里，沿着建筑物的正立面走着——经过三道卷帘车库门，接着是办公室。她没有期待发现任何异象，但更加离奇的事情都早已发生过。当她走到建筑物边角时，她转过身，往回走，走得很缓慢，弯下脑袋，什么都没有。

现在去查看困难的部分，她心想着，不讨人喜欢的部分。

一种含有酒精的汽水饮料。

她从建筑物的南侧开始往北走，走得很缓慢，推开灌木丛，俯视地面。地上有烟蒂、一个空的蒂帕里略牌雪茄烟盒、一个生锈的白爪^注罐、一只有年头的运动袜。沿着建筑物的后侧走一遍要快得多，因为有人在那儿倒了油（绝对不应该），因此灌木较少。她看见一样白色的东西，一把抓起，但结果是一个裂开的火花塞。

霍莉转过远处的边角，开始穿过更多的灌木。一些灌木有微红的叶片，叶片看上去油腻得可疑，她庆幸自己戴了手套。这儿没有自行车头盔。她推想，头盔也许已经被远远地扔到店铺后面铁丝网眼栅栏的对面，但霍莉觉得她大概依然会看得见，因为栅栏对面是另一块空地。

T. J. Maxx，一家创立于1976年的美国连锁商店，以折扣服饰零售业务为主。

在建筑物的前边角，有东西在一片油腻得可疑的叶片深处闪着光。霍莉把叶片推到一旁，小心地避免叶片触碰到她裸露在外的皮肤，然后捡起一个夹式耳环。是一个金灿灿的三角形耳环。肯定不是真金，而只是在T. J. 马克斯^注或糖霜时尚饰品店的一次冲动购物，但霍莉感到一股炽热的激动之情迸发而出。有些日子，她不知道自己为何干这份工作，而有些日子里她确切地知道原因。今天就是第二类日子。她得拍下照片，发给彭妮·达尔来确认，但霍莉毫不怀疑这个耳环属于邦妮。耳环或许只是掉落下来——夹式耳环会这样掉落——但也可能是被人扯下来或被震下来的。兴许是在一场搏斗中。

还有自行车，霍莉心想着，它不是停在后面或者侧面。它是停在建筑物前面。我得去确认一下，但我不认为布朗和房地产中介曾像我刚才那样艰难地穿过灌木丛。按她的想法，只有在一种情景下，那才说得过去。

她握紧耳环，直至她感觉耳环的锐利边角戳入手掌，然后决定奖励自己一根香烟。她扯下装点了表情符号的丁腈橡胶手套，把它们放进汽车脚垫那里。接着，她靠着副驾驶那侧的前轮胎，大道上经过的人应该看不见那个位置的她，然后点燃了香烟。她一边抽烟，一边若有所思地看着空建筑物。

等她抽完烟，她将烟蒂在混凝土路面上揷灭，再藏进她放在包里的一个止咳糖铁盒内，她把铁盒当作便携烟灰盒。她查看手机。彭妮已经传来她女儿的照片，一共有十六张，其中包括一张邦妮坐在自行车上的照片。霍莉对那张照片最感兴趣，但她也滑动浏览了其余的照片。有一张邦妮和一个年轻小伙儿的合影，两人

的额头碰在一起，都在欢笑。小伙儿很可能就是前男友汤姆·希金斯。两人侧面对着照相机。霍莉用手指放大照片，直至她能看见的画面里只剩下邦妮的侧脸。

在她的耳垂上晶莹闪烁的正是一只金色三角形耳环。

3

霍莉比她所想的更加擅长与陌生人对话——甚至是讯问他们，但是想到要向攒乳冰激凌店外的那群满嘴垃圾话的嬉笑少年介绍她自己，脑海中就被勾起不愉快的记忆。假如你想要据实而言的话，这勾起了创伤。高中时，她遭到过那样的少年的无情戏弄和取笑。女孩们也一样，她们有着自身类型的恶毒残忍，然而要数迈克·斯特迪文特最为恶劣。迈克·斯特迪文特最开始叫她结巴，因为她（他说的）口齿不清，结结巴巴。母亲允许她换高中——“哦，霍莉，我料想”——但是在她中学时代余下的噩梦般的岁月中，她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绰号“结巴吉布尼”会像难闻的气味一路跟着她。

假如她和那些少年交谈时开始结结巴巴，那该怎么办？

我不会的，她心想，那是另一个女孩。

但就算那是真的（她知道那不是真的，至少不完全属实），他们也可能更容易对一个比他们没大几岁的年轻男子开口。霍莉拥有足够的自我觉察，知道虽然情况也许是这样，这也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虽然如此，她还是打电话给杰尔姆·鲁滨逊。至少她不会打扰他的工作——他到中午时总是会暂停工作，现在差不多到中午了。10点50分难道不是很接近中午吗？

电子游戏《跑跑姜饼人》（Cookie Run）系列之《姜饼人王国》中有一位英雄饼干就叫Hollyberry，游戏中的官方译名为“圣莓果饼干”。

“霍莉贝莉🍓！”他叫道。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别这么叫我！”

“我永远不会再那么干了，我庄严承诺。”

“屁话，”她说道，在他大笑时也露出微笑，“你在工作吗？在工作，对吧？”

“工作被困住，暂时停下了，我得打几个电话才行。”他说，“我需要点儿情报。我能帮你吗？请说我可以。芭芭拉从走廊啪嗒啪嗒地走开了，让我心怀内疚。”

“她在夏天的中午离开做什么？”

“我不知道，我问她时，她发了脾气。这实际上从去年冬天就开始了。我想她在和某个人会面讨论事情，不管到底是什么事。我有次问她对方是不是男人，她让我冷静，对方是个女人，一个老妇人。你有什么事？”

霍莉解释她遇到的事情，问杰尔姆是否愿意带头询问在攒乳冰激凌店外玩滑板的少年。当然前提是少年们依然在那儿。

“等我十五分钟。”他说。

“你确定？”

“绝对。还有，霍莉……对于你妈妈的事，我很遗憾。她是个有个性的人。”

“这是一种理解。”霍莉说道。她坐在这儿，屁股坐在烫烫的混凝土地面上，倚靠着一个轮胎，愚蠢的红色套鞋向外张开，摆在身前，双脚流汗。她准备哭泣。又一次。这真的好荒唐。

“你的悼词很棒。”

“谢谢，杰尔姆。你真的确——”

“你早已问过了，而且我很确定。红堤大道，灌木丛对面，门前有房地产牌子。我十五分钟内到达。”

指美国摇滚乐队J. 吉尔斯乐队（The J. Geils Band）的名曲《爱糟透了》（Love Stinks）。——编者注

她把手机放进小小的单肩包里，擦干她刚才流的眼泪。为什么心痛得这么厉害？为什么？她甚至都不太喜欢母亲，对母亲愚蠢的过世方式充满愤怒。是不是就像J. 吉尔斯乐队说的，爱糟透了^①？因为她还有时间（以及五格信号强度），于是她在手机上查询起来。接着她决定去探索一番。

4

最靠近巨岩的鹿苑公园拱门入口两边立着“请处理掉宠物粪便”和“尊重公园！请勿乱扔垃圾！”的牌子。霍莉缓步行走在树荫下的上坡步道上，把一些伸出来的树枝向旁边推开，始终望着自己的左边。快到坡顶时，她看见一条通向矮树丛、被人踏平的小路。她顺着小路走，最后走出矮树丛，来到巨岩上。岩石周围

的区域散落着烟蒂和啤酒罐，还堆着一些碎玻璃，这些碎玻璃大概曾经是葡萄酒瓶。请勿乱扔垃圾的标语也就顶这点儿用，霍莉心想。

她在被太阳晒暖的岩石上坐下来。正如她预计的，她能一览无余地望见红堤大道：荒废的加油站，荒废的便利店，租赁仓储中心，更远处的捷特玛特便利店，以及——咱们这场秀的明星——一家目前大概归马文·布朗所有的汽修店。她也能望见其他东西：一家汽车影院的白色矩形银幕。霍莉认为，天黑后坐在这儿的人虽然听不到声音，但能免费看电影。

当杰尔姆的二手黑色野马跑车在她的普锐斯轿车旁边停下时，她依然坐在岩石上。杰尔姆钻下车，举目四望。霍莉在岩石上站起来，双手绕着嘴巴合成杯状，大声喊道：“杰尔姆！我在这儿！”

他发现了她，招招手。

“我马上就下来！”

她匆忙下去。杰尔姆在公园门外等她，给了她一个用力的拥抱。在她眼中，杰尔姆显得比以前更加高，也更加英俊。

“你站立的地方叫汽车岩石，”杰尔姆说，“它很有名，至少在城镇的这一带是这样。我念高中时，青少年们常常在周五和周六晚上走到上面去，喝喝啤酒，抽抽烟卷，看看魔法城影院播放的电影。”

“从上面累积的垃圾数量来看，”霍莉不赞成地说道，“他们现在仍然那么做。工作日的晚上怎样呢？”邦妮是在周四失踪的。

“我吃不准工作日的晚上有没有播放电影。你可以查一下，但自从新冠疫情起，室内影院只在周末放片子。”

霍莉意识到，还有一个问题。邦妮带着汽水在晚上8点07分走出捷特玛特便利店，只要几分钟，她就能抵达她的自行车被人发现时所在的汽修店。7月1日的夜晚，至少要到晚上9点，天色才会黑得足够开始放汽车电影，那么小孩子为什么会聚集在汽车岩石上看一块空空如也的银幕？

“你看起来失望了。”杰尔姆说。

“遇到小障碍而已。咱们去和那些小孩聊聊吧。当然，前提是他们依然在那儿。”

大多数玩滑板的小孩都走了，但有四个死硬分子围坐在冰激凌店停车场远端的一张野餐桌旁，吃着汉堡包和炸薯条。霍莉试图打退堂鼓，但杰尔姆没有容许她那么做。他握住她的手肘，将她拉到他身旁。

“我想要你带头问询！”

“我很乐意帮忙，但你先开始。这对你有好处。先向他们出示你的身份证件。”

少年们——霍莉猜测他们的平均年纪在12岁至14岁——看着他俩。确切来说，他们不带着猜疑，而只是在打量他俩。其中一个少年是这群小孩中的小丑，从他的鼻孔中伸出两根炸薯条。

“嘿，”霍莉说，“我名叫霍莉·吉布尼。我是个私家侦探。”

“真话还是瞎扯？”一个少年问道，眼睛望着杰尔姆。

“真话，老弟。”杰尔姆说。

霍莉摸索钱包，向他们出示了塑封的私家侦探证件，在这个过程中差点儿将她的便携烟灰盒掉到地上。少年们都倾身向前，看着她的难看照片。“小丑”从鼻孔里拿出炸薯条，在霍莉惊恐的注视下，吃掉了薯条（真恶心）。

这群小孩中的发言人是红头发的雀斑少年，他的青柠绿色滑板就在身边，倚靠着野餐桌的长凳。“行，无论问什么都行，但我们不会告密。”

“告密者是婊子。”“小丑”说道。他留着一头及肩黑发，这头发两周前就需要好好洗洗了。

“告密者难逃惩治。”一个戴眼镜、留着扫把头的少年说道。

“告密者终将掉阴沟里。”第四个少年说道。他的脸上长满痤疮。

少年们结束这一番“回旋诗”后，一齐望着霍莉，等待接下来的问话。霍莉宽慰地发现自己的惧怕已经消失。这就是些初中毕业不久的少年（或许仍然在念初中），无论他们从嘻哈音乐视频中知道了什么押韵的蠢话，他们都造不成伤害。

“很酷的滑板，”杰尔姆对领头的少年说道，“贝克牌，还是托尼·霍克牌？”

首播于2004年的美剧《美眉校探》（Veronica Mars）的主角女侦探。

领头的少年咧嘴一笑：“我看起来像有钱佬吗，宝贝儿？就是一块梅特罗勒牌滑板，但很适合我。”他转而注意起霍莉：“你是薇罗妮卡·马尔斯^①那样的私家侦探吗？”

“我没有她那么多冒险经历。”霍莉说道……不过，她确实有过一些冒险经历，“而且我不想要你们告密。我在寻找一个失踪的女子。她的自行车在沿着这条大道大约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被人找到……”她指向远处，“……是在一座曾经是汽修店的荒废建筑物前。你们中有谁能认出她或她的自行车吗？”

她调出邦妮骑在自行车上的照片。少年们将她的手机传阅了一遍。

“我想，我见过她一两次。”长发少年说道，坐在他旁边的少年点点头。长发少年继续说：“她骑着自行车沿红堤大道过来。不过，不是在最近。”

“戴着头盔吗？”

“当然戴着，”长发少年说，“法律规定的。不戴的话，警察可以给你开罚单。”

“你在多久前看见过她？”杰尔姆问道。

长发少年和伙伴细想起来。他的伙伴说道：“不是今年夏天。也许是在春天时。”

杰尔姆说：“你确定吗？”

“相当确定。”长发少年说，“她是个标致姑娘。你肯定会注意到那类美女。这是法则。”

在场的人全都笑起来，包括杰尔姆在内。

领头的少年说：“你们认为她是自行离开，还是某人掳走了她？”

“我们不知道。”霍莉说。她的手指偷偷摸向裤子口袋的外侧，触摸到耳环的三角外形。

“得了。”戴眼镜、留着扫把头的少年说道，“说真的，她是挺标致的，但不是青少年。假如她只是离开这儿，你们不会寻找她。”

“她母亲十分担心。”霍莉说。

这样他们就懂了。

“谢谢。”杰尔姆说。

“是的，”霍莉说，“谢谢你们。”

他俩开始转身离开，但红头发的雀斑少年——也就是领头的少年——阻止了他俩：“你们想要知道谁的母亲在担心吗？‘臭臭’的母亲。她快发疯了，警察什么都不做，只因为她是个酒鬼。”

霍莉转回身：“谁是‘臭臭’？”

2018年11月27日

这座城市的湖畔会迎来寒冷的冬天，会有许多雪，然而在这个夜晚，气温处在不合时令的65华氏度。雾气从红堤大道滑溜溜的路面升起。街灯照亮了不到一百英尺高的空中的一片稠密云层。

傍晚7点缺一小时，“臭臭”彼得·斯坦曼踏着他的阿拉梅达牌滑板，滑行在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间或懒散地用脚推动滑板，让它保持滑行。他要去攒乳冰激凌店。前方是一个亮了灯的巨大软冰激凌甜筒，在雾气中出现一圈光晕。他看着甜筒，没有留意到废弃的埃克森加油站柏油碎石地面上停着的面包车，面包车位于办公房和过去加油泵所在的加油岛之间。

彼得的呢称。

很久很久以前（嗯，其实是三年前，在你11岁大时，三年前就像是很久很久以前）有段时间，年轻的斯坦曼被同龄人叫成皮特^②，而不是“臭臭”。他是个智力平平的男孩，却天生有着活泼的想象力。好久之前的那一天，他步行去尼尔·阿姆斯特朗小学（他那时是这所小学三年级班的学生，这个班由斯塔克老师任教），一路假装自己是成龙，在一座空仓库里用高超的功夫恶斗一帮敌人。他早已击倒十二个敌人，但有更多敌人冲向他。他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哈！”“唷！”“嘿呀！”），以至没有注意到人行道上一条超大个儿的大丹犬留下的一大坨狗屎。他从狗屎上径直走了过去，就这么臭气熏天地走进尼尔·阿姆斯特朗小学。斯塔克老师坚持让他脱下帆布运动鞋——一只鞋从鞋底开始沾满狗屎，向上直抵匡威标志——把鞋子留在门厅，到回家的时候再取回。他的母亲让他用水管冲洗鞋子，接着她把鞋子扔进洗衣机。鞋子洗完后像新鞋一样好，然而为时已晚。在那一天，以及之后的无限日子里，皮特·斯坦曼变成了“臭臭”斯坦曼。

今晚，他希望能在停车场找到正在做豚跳和脚尖翻板的滑板同好。有两个伙伴在那儿：里奇·格伦曼（这个男孩有个习惯，会把炸薯条戳进鼻孔里，有时甚至戳进耳孔里）和汤米·爱迪生（红头发，雀斑脸，是他们小团伙里公认的头目）。两个人胜过一个人都没有，然而他们身上没有钱，天也晚了，他们正准备离去。

“别啦，多待一阵。”“臭臭”说道。

世界摔角娱乐（World Wrestling Entertainment，简称WWE）是一家世界级职业摔角和媒体整合型上市公司。《击倒秀》（Smackdown）是该公司制作的重磅节目。——编者注

“不行。”里奇说，“今晚有世界摔角娱乐的《击倒秀》^注，伙计。可不能错过精彩节目。”

“要做作业。”汤米郁闷地说，“写读书报告。”

两个少年把滑板夹在胳膊底下离开了。“臭臭”滑了两圈，尝试脚尖翻板动作，结果摔下滑板（幸亏里奇和汤米不在场，看不到）。他看着自己破了皮的手肘，决定回家。假如他母亲在楼上，他就能看《击倒秀》节目，把音量调低点儿，那么在妈妈做会计活儿时，他就不会打扰到她。妈妈自从改过自新以来，干了许多活儿。

攒乳冰激凌店开着，为了能吃到一个奶酪汉堡包，他愿意做任何事，然而他身上仅有五十美分。此外，“邪恶的万达”在上班。假如他向她要求赊账——或者从小费罐里拿出一美元五十美分——她会当着他的面嘲笑他。

《疾速追杀》（John Wick）系列电影的男主角的名字。

他回头走向红堤大道，一等到他走出停车场前边的灯光投下的雾蒙蒙的光圈——在这个位置，“邪恶的万达”看不见他，嘲笑不了他——他就开始解决敌人。今晚，他已经到了更成熟的年纪，想象自己是约翰·威克^注。当他把滑板夹在一条胳膊底下，只用一只手来劈砍对手时，要撂倒敌人变得更加困难，但他有精湛的技艺，有超自然的技艺，因此——

“年轻人？”

当有人靠近时会自动亮起的照明灯，起到安全保障的作用。

他骤然脱离幻想，见到一个老人站在停车场边沿的安全照明灯^注之外（更不用提攒乳冰激凌店孤零零的监控摄像头了）。老人拄着手杖，弯腰驼背，戴着一顶挺酷的宽檐帽，就像老早以前的黑白间谍电影中出现的帽子。

“我有没有惊吓到你？对不起，但我需要一点儿帮助。你瞧，我妻子坐轮椅，而电池没电了。我俩有一辆带斜坡板的残障人专用面包车，但我靠自己没法将她的轮椅推上去。要是你能帮……”

“臭臭”此刻完全处在英雄状态下，非常乐意帮忙。他被再三叮嘱不要和陌生人对话，但这个老人看上去连推倒一排多米诺骨牌都有困难，遑论把一辆轮椅推上斜坡板了。“车在哪里？”

老人斜指向马路对面。透过渐浓的雾气，“臭臭”只能辨认出一辆停在之前的埃克森加油站柏油碎石地面上的面包车轮廓。在面包车旁边有一辆轮椅，有个人坐在轮椅上。

罗迪和埃米莉轮流充当被困在没电轮椅上的那个人，这次其实轮到罗迪了，但是目前埃姆的坐骨神经痛犯得厉害——主要是由于那个该死的、名叫克拉斯洛的顽固女孩——以致她实际上很需要轮椅。

“你帮我把她推上斜坡板，推进面包车里，我会给你十美元。”老人说。

“臭臭”想到他正渴望吃到的汉堡包。有了十美元，他就能再点上炸薯条和巧克力奶昔，还依然有钱剩下——不少钱。但是，成龙做好事会拿钱吗？

“不，我会免费帮忙。”

“你人真好。”

他们一起走进雾夜，老人倚靠着手杖。他们穿过大道。当他们走到加油站前面的人行道时，轮椅上的老妇人向“臭臭”无力地招招手。他也招了招手，转身面朝着一只手插进大衣口袋的老人。

“我刚才在琢磨。”

“琢磨什么？”

“也许你能给我三美元作为把她推上斜坡板的酬劳。那么我能回到攒乳冰激凌店，买一个皇家汉堡包。”

“肚子饿了，是不是？”

“总是很饿。”

老人笑了笑，轻拍“臭臭”的肩膀：“我明白。饥饿必须缓解才行。”

2021年7月23日

1

“对于你们的这位朋友失踪那一晚的日期，你们是否确定？”霍莉问道。杰尔姆已经给少年们买了奶昔，他们张开手脚躺在野餐区域的草地上，大声地吸着奶昔。

“相当确定。”红发少年——汤米·爱迪生——说，“因为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妈妈，询问他有没有在我家过夜，况且第二天他旷课了。”

“不。”里奇·格伦曼说道。这位是团伙内的常驻小丑，有一个恶心的习惯，会把炸薯条插进鼻孔。霍莉在笔记中记下他们所有人的姓名。“是稍后的事。我想是在一两周之后。”

“我听说，他离家出走，到佛罗里达州和他的叔叔一起生活。”留着扫把头的少年说道。这位名叫安迪·维克斯。“他的母亲是个——”他做出将瓶子倾向嘴巴的动作，发出咕噜咕噜的喝酒声，“有次因为醉酒驾驶而被捕。”

长满痤疮的少年摇摇头。他名叫伦尼·斯维德罗夫斯基，神情严肃。“他没有离家出走，没有去佛罗里达州。他被抓走了。”他压低声音，“我听说是‘瘦长人’干的。”

其他少年爆发出阵阵笑声。里奇·格伦曼给了他的肩头一拳：“世上没有‘瘦长人’这样的家伙，你这个蠢蛋。他是个都市传说，就像‘公园女巫’一样。”

“哇噢！你害得我把奶昔洒出来了！”

汤米·爱迪生看起来是这群少年中最聪明的一个，霍莉对他说道：“你真的认为你的朋友彼得在你最后一次看见他的那天晚上失踪不见了？”

“不确定，事情发生在两年多前，但我觉得是那样。就像我说过，他第二天没来学校。”

“逃学了。”伦尼·斯维德罗夫斯基说，“‘臭臭’总是逃学。因为他妈妈是个——”

“不，那是后来的事。”里奇·格伦曼坚持道，“我知道，因为在那之后，我在公园的游乐场里和他玩过掷硬币的游戏。”

他们来回争论起来，斯维德罗夫斯基开始对于“瘦长人”的存在给出一番言之有据、合乎逻辑的论证，他听说“瘦长人”在老早之前也抓走过学院的某个教师，然而霍莉已经听够了。“臭臭”彼得·斯坦曼的失踪（假如他实际上真的失踪了）几乎一定和邦妮·达尔失踪一事毫无关系，但她打算去查明更多情况，即便仅仅是因为攒乳冰激凌店和汽修店只隔了半英里远。邦妮最后被人看见的地方——捷特玛特便利店也离得相当近。

杰尔姆看了霍莉一眼，霍莉朝他点点头。是时候离开了。

“祝你们度过美好的一天。”他说。

“你们也一样。”汤米·爱迪生说。

约翰·夏福特是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泰迪曼（Ernest Tidyman, 1928—1984）在197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夏福特》（Shaft）中创造的黑人私家侦探形象，随后这个角色出现在一系列电影中。

“小丑”用沾着番茄酱的手指指向他俩，说道：“薇罗妮卡·马尔斯和约翰·夏福特^①！”

他们都爆发出笑声。

在穿过停车场的半道上，霍莉停下脚步，折返回去：“汤米，你和里奇在这儿看见他的那一晚，他带着滑板，对吧？”

“总是带着。”汤米说。

里奇说：“一周后，当我们玩掷硬币的游戏时，他依然带着滑板。是那块差劲的阿拉梅达牌滑板，有个轮子都歪了。”

“为啥问这个？”汤米问道。

“只是好奇。”霍莉说。

这是真话。她对一切事都感到好奇。这是她喜欢的做事方式。

他们沿着上坡路往回走，回到汽车旁的路上，霍莉从口袋里掏出耳环，展示给杰尔姆看。

“哇噢！是她的？”

“差不多能确定。”

“警察怎么没有发现它？”

“我认为警察没有寻找过。”霍莉说。

“好吧，你赢得了夏洛克·福尔摩斯高级侦查奖。”

“谢谢你，杰尔姆。”

“关于‘臭臭’斯坦曼，你相信他们中的哪一个？红发少年还是蠢蛋？”

霍莉向他投以否定的眼神：“我们为什么不叫他彼得？‘臭臭’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绰号。”

杰尔姆不知道霍莉的全部过往（他妹妹芭芭拉了解更多事），但他无意间触碰到她的旧疮疤时，他会感觉到。他说：“彼得。明白了，明白了。现在是彼得，永远叫彼得。那么，他们在攢乳冰激凌店看见他的那晚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他，还是说，一周后他和把炸薯条插在鼻孔里的少年在公园里一起玩掷硬币游戏才是最后一次？”

“假如我非得猜一下，我会说汤米是对的，而里奇把时间搞混了。毕竟是两年半前的事了。当你在那个年纪时，两年半是很长的时间。”

他们已经到达汽修店。杰尔姆说：“让我稍微调查下斯坦曼，可以吗？”

“你的书怎么办？”

“我告诉过你，我在等待情报。编辑坚持这么做。我们说的是大约九十年前的芝加哥，那意味着要做许多研究。”

“你确定你不只是在拖延正事？”

杰尔姆拥有灿烂的笑容——魅力十足——现在他就亮出了这样的笑容：“我猜想，也许有一点儿拖延的因素，但追查失踪儿童比追查失踪的狗更加有趣。”找

狗是杰尔姆在“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通常的兼职差事。“你不会真的认为达尔和斯坦曼有关联，对吧？”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相隔两年多，所以大概没有关联。但我一直以来都是怎么说到‘大概’的，杰尔姆？”

“‘大概’是一个懒惰的词。”

“是的。它——”她喘着气，一只手放到胸口。

“什么事？”

“我俩没有佩戴口罩！我甚至从始至终都没有想到口罩！他们也都没有戴口罩！”

“但你打过疫苗了，对吧？还打过两剂。我也一样。”

“你觉得他们有接种疫苗吗？”

“大概没有。”杰尔姆说。他意识到自己说的话，哈哈大笑起来：“对不起，老习惯难改。”

霍莉笑了笑。老习惯确实难改，正是因为这样，她才想要抽上一根香烟。

3

杰尔姆说，他会和男孩的父母谈一谈。他至少能确定斯坦曼到底是真的失踪了，还是去和他的叔叔或其他亲戚一起生活了。假如像安迪·维克斯暗示的那样，斯坦曼的母亲是个酒鬼，那么孩子甚至可能被送去寄养。在杰尔姆看来，这份差事只是为了证实斯坦曼与达尔毫无关系。

霍莉答应给他一天一百美元，至少两天，开销另计。她十分确信，杰尔姆会让芭芭拉做线上的活计，但他会和她均分所得，因此那么办没问题。

“你准备做什么？”杰尔姆问道。

“我想，我会在公园里散散步，”她说，“思考一下。”

“你常做那种事。这是一种技能。”

霍莉发现通向左侧的小路，沿着它走到能俯瞰红堤大道的巨岩那儿。她坐下后点着一根烟。

她不断想到邦妮·达尔的自行车头盔。耳环可能掉落遗失，但自行车头盔不只是掉落而已。假如邦妮在几乎是一时冲动的情况下，因为受够了与母亲的争吵，而决定离开本城，那么她为何留下自行车却带走头盔？说到这儿，她为何把一辆相当昂贵的10级变速自行车留在这么一个地方，几乎像是恳求别人把它偷走一样？只因为好运气，它才没有被……前提是马文·布朗在说实话，霍莉认为她对这一点很有把握。

不见了的自行车头盔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使得她不得不认为达尔遭人绑架。霍莉想象出一幅场景：邦妮试图逃离潜在的绑匪，却仅仅逃到汽修店的远端。她挣扎起来。耳环掉落。她被塞进绑匪的车辆（在霍莉的脑海中，她看见一辆没有车窗的小型厢型货车），头上依然戴着头盔。男人或许将她击晕，或许将她捆绑起来，甚至可能在那儿杀害了她，要么是故意的，要么是个意外。他在自行车车座上贴了一张用印刷体书写的便条：我已经受够了。假如有人偷走自行车，挺好。假如没人偷走自行车，大家会假定她决定离开本城——这也挺好。

霍莉怀疑事情不完全是那样发生的（假如事情发生过的话），但可能是那样：快天黑时，红堤大道上没有多少车流，在某个路过的人看来，一番短暂的搏斗可能看上去只是两人在交谈或恋人之间的拥抱……当然，事情可能是那样。

至于另一个可能性（凭着一时冲动离开本城），其实那有多大的可能？一个青少年可能突然间认定负担难以承受，不辞而别，霍莉在高中时就有过这样的幻想，但一个做着一份她明显很喜欢的工作的24岁的女人呢？她最后的薪水支票呢？支票是不是在她老板的办公室里？而且她没带行李箱，只有背包内的东西？霍莉不相信这些，而且她确定伊莎贝尔·杰恩斯也不相信。但假如有谁能确认邦妮·达尔的精神状态，那人大概会是邦妮的朋友和同事莱凯莎·斯通。

霍莉抽完烟，把烟揷灭，再把烟蒂放进小铁盒，和其他“死亡战士”做伴。巨岩周围散落着许多烟蒂，但那不意味着她得给垃圾堆增加一份污物。

她从包里拿出手机。自从离开办公室，她就将手机设置为勿扰模式，从那时起她已经错过两通电话，两通电话都来自一个名叫戴维·埃默森的人。她对这个名字隐约的印象，好像与她母亲有关。埃默森留下一条语音留言，但她暂时没有理会留言，而是打给了杰尔姆。她不想在杰尔姆开车时令他分心，于是她讲得言简意赅。

“假如你和彼得·斯坦曼的母亲谈话，假如那个少年真的失踪了，问一下，她手上有没有他的滑板。”

“我会照办的。还有别的事吗？”

“有的。注意看路。”

她结束通话，听起了语音留言。

“嘿，吉布尼女士，我是戴维·埃默森。请在方便时尽快给我回电。事情与你母亲的遗产有关。”他在停顿一下后补充道，“对于你丧失至亲，我深表遗憾，并且感谢你在她的最后聚会上的发言。”

现在霍莉知道这个名字为什么感觉熟悉了——她的母亲夏洛特被收治进仁慈医院之后，在一次FaceTime通话中提到过埃默森。这是在医护人员给她用上呼吸机之前，那时她还讲得了话。霍莉心想，只有律师能找到这么一个新奇的方式来绕过说出“葬礼”一词。至于夏洛特的遗产……霍莉甚至没有想到过。

她不想和埃默森谈话，她今天除了追查案子，什么都不想考虑，于是她在点了又一根香烟后立刻打了回去。母亲永不变更的格言从霍莉蹒跚学步时就烙印在她心中：你不想做的事是必须首先完成的事。然后，它就不会挡道了。和许多童年教训一样，这句话已经牢牢灌输在霍莉脑子里……影响有好有坏。

埃默森本人接起电话，于是霍莉猜想，他是如今人数众多的居家工作人士中的一员，没有新冠疫情之前专业人士视作理所当然的一层层助手。

“嘿，埃默森先生。我是霍莉·吉布尼，在给你回电话。”在她下方的地面上，有半英里的红堤大道铺展开来。它比律师更加能勾起她的兴趣。

“感谢回电，再说一遍，对于你丧失至亲，我深表遗憾。”

她心想着，那儿除了租赁仓储中心之外的一切都荒废着，租赁仓储中心看上去也没怎么营业。马路的这一边有着公园里利用得最少的区域，正直的公民害怕踏足这儿，除非是在大白天。假如你打算抓走某人，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

“吉布尼女士？电话有没有断线？”

“没有，我在这儿。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埃默森先生？是关于我母亲的遗产的事，是不是？没多少要讨论的。”在丹尼尔·黑利之后是这样，她心想着。

“在你的亨利舅舅退休前，我为他代理法律业务，于是夏洛特聘请我来起草遗嘱，也任命我为遗嘱执行人。这是在她开始感觉不适，检测显示她为新冠病毒阳性之后。无须在家族聚会上宣读遗嘱……”

什么家族？霍莉心想，珍妮表姐过世了，亨利舅舅在罗林山老年人照护中心里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我就是这个家族的最后成员。

“……留给你。”

“可否重复一遍？”霍莉说，“我刚才没听清楚。”

“抱歉。我刚才说，除了一些小额遗赠，你母亲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你。”

“你是指房子吧。”

她对于这个主意并不高兴——她感到沮丧。她对那座房子（以及更早前位于辛辛那提的那座房子）的记忆大多数都既黑暗又哀伤，一直延续到最后的那顿圣诞大餐。夏洛特那时坚持让女儿戴上圣诞帽，那是霍莉儿时在圣诞假日里戴过的圣诞帽。这是传统！母亲一边切开干得像撒哈拉沙漠的烤火鸡，一边大声叫道！于是，55岁的霍莉·吉布尼戴上了一顶圣诞帽。

“是的，房子以及里面的所有家具摆设。我想你会想要卖掉房子？”

指美国女作家雪莉·杰克逊（Shirley Jackson, 1916—1965）所著恐怖小说《邪屋》（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里的那座闹鬼的屋子。

她当然会卖掉房子，霍莉也是这么告诉他的。她的业务根基在城里。即便不是如此，住在她母亲位于梅多布鲁克住宅区的房子里，会像住在山屋^①里一样。与此同时，律师埃默森继续说着——是关于钥匙的事——她不得不要求他再次复述。

“我说，钥匙在我手上，我想我们应该商定一个时间，你可以到这儿来检查一下房产，看看你想要留下什么，想要卖掉什么。”

霍莉的沮丧加深：“我什么都不想留下！”

埃默森咯咯笑道：“在挚爱之人刚刚过世时有这种反应并不少见，但你真的得来看看。作为吉布尼夫人的遗嘱执行人，我恐怕不得不坚持这么要求。首先，要看看可能需要在卖房前进行什么维修，而且基于我多年的经验，我认为你会发现一些你想要留下的东西。你能在明天来一趟吗？我知道通知得有点儿急，况且明天是周六，不过在这样情形下，通常是宜早不宜迟。”

霍莉想要提出异议，说她有个案子在调查，然而母亲的声音再度插入：霍莉，这是个理由，还是仅仅是一个借口？

要回答这个问题，她不得不扪心自问邦妮·达尔的失踪是不是紧要案件，一桩要与时间赛跑的案件，就像布雷迪·哈茨菲尔德计划在摇滚音乐会中炸毁明戈大礼堂的案件那样。她认为它不是紧要的案件。邦妮在三周多之前失踪不见。有时候，遭到绑架的失踪人口被找到并获救。更多时候却不是那样。霍莉绝不会对彭妮说这些话，但是无论邦妮遭遇了什么，那些事几乎一定早已经发生。

“我想，我能过来一趟。”她说完，用力地吸了最后一口香烟，“今天你可以派个人过去消毒房子吗？我想这听上去过度谨慎了，也许甚至是偏执，但是——”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们其实还没有弄明白这种病毒，对吧？可怕的病毒，可怕啊。我会致电一家我以前打过交道的公司。保险事宜，你懂的。我想，我能让他们在上午9点过去。假若如此，我们是否该在11点碰头？”

霍莉叹息一声，按灭烟蒂：“听起来没问题。我想，消毒费用会很高，尤其是在周末。”

埃默森再次咯咯地笑起来。这是令人愉快的笑声，很悦耳，霍莉推测他常常使用这种笑声。“我想，你会负担得起的。你母亲相当富有，我确信你也知道。”

确切来说，霍莉没有震惊得说不出话，但她肯定吃了一惊。震惊会在稍后到来。

“霍莉？吉布尼女士？你还在吗？”

“我恐怕得说，我不知道这回事。”霍莉说，“她过去是挺有钱。我的亨利舅舅过去也挺有钱。但那都是在丹尼尔·黑利之前的事了。”

“我恐怕得说，我不知道这个人名。”

“她从未提及黑利？这位绝不容错过的、被称为‘华尔街奇才’的投资顾问夺走我母亲和舅舅的全部身家，逃到了一个与美国没有引渡条约的海岛。天知道他还骗走了多少其他人的财产，其中也包括我的大部分财产！”

“对不起，吉布尼女士，但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

“真的吗？”霍莉意识到，律师的困惑有点儿合乎情理。涉及令人不愉快的真相时，夏洛特·吉布尼是一位省略要点的大师。“过去有好多钱，但现在没有了。”

律师沉默了半晌，接着说：“咱们倒回来。你的表姐奥利维娅·特里劳尼过世……”

即珍妮。“珍妮”是贾妮尔的呢称。——编者注

“是的。”事实是她选择了轻生。实际上，曾经有好一阵，霍莉的座驾是比她岁数大得多的表姐的那辆梅赛德斯，布雷迪·哈茨菲尔德利用那辆汽车“导弹”在城市中心杀害了八个人，导致数十人受伤。对霍莉来说，修好那辆奔驰轿车，改变它的颜色，再驾驶它是一种疗愈的行为。她推想，那同时也是表达蔑视的行为。“她留下一笔数目可观的财产给她的妹妹珍妮，也就是贾妮尔^②。”

“是的。而当贾妮尔这么突然地过世……”

这是一种表述方式，霍莉心想着，布雷迪·哈茨菲尔德希望能抓到比尔·霍奇斯，结果炸死了珍妮。

“她的大部分财产传给了你的舅舅亨利和你母亲，她还为你特意留出了一份托管基金。亨利得到的那部分财产在为他目前的……应该叫……居所付钱，而且无论他活多久，都付得起。”

一些事开始在霍莉脑海中变得豁然开朗。只是，“豁然开朗”是错误的隐喻。霍莉的脑海开始蒙上一层阴影。

“亨利离世后，他的财产也会到你手上。”

“我母亲过世时很有钱？那就是你要说的意思？”

“确实相当有钱。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我知道她一度很有钱。”

霍莉想到一列整齐的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的画面。奥利维娅·特里劳尼的丈夫赚了大钱。奥利维娅继承了财产。奥利维娅自杀。珍妮继承了财产。珍妮被布雷迪·哈茨菲尔德炸死。夏洛特和亨利继承了财产，或者说大部分财产。财产由于税收和律师费用而不断地缩水，但仍然是一笔极其可观的数目。霍莉的母亲将她的钱和亨利的钱投资给伯迪克、黑利与沃伦公司的丹尼尔·黑利。后来，在霍莉同意之后，她把霍莉名下的大部分基金也投资到那儿。黑利把那些钱窃取了。

夏洛特是这么告诉女儿的，而她的女儿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番话。

霍莉又点了一根香烟。今天一共吸了多少根烟？九根？不，十一根。而且现在才到午餐时间。她想到珍妮遗嘱中一句令她哭出来的话：我要留下五十万美元的托管基金给表妹霍莉·吉布尼，那样她就能追寻梦想。

“吉布尼女士？霍莉？你还在吗？”

“在的。给我片刻。”然而她需要的时间不只是片刻，“我会给你回电话。”她说完就挂断电话，没有等待对方的答复。

她的表姐珍妮是不是知道，当霍莉还是个胆战心惊的孤独女孩时就有着当诗人的志向？她肯定不是从霍莉本人那儿知晓的，那么就是从夏洛特口中知道的？还是从亨利口中知道的？那又有什么关系？霍莉不是一个好诗人，无论她多么拼命地想要当诗人都成。她找到了一份她之前擅长的工作。多亏了比尔·霍奇斯，她有了另一个可追寻的梦想。一个更好的梦想。它到来得很晚，但晚到总比始终不到来。

母亲的一句话在她脑袋中铿锵作响：你以为我全身都是钱吗？根据埃默森的说法，夏洛特确实全身都是钱。早期不是这样，但后来珍妮过世后是这样。至于把她的钱、亨利的钱和霍莉的大部分托管基金损失在可恶的丹尼尔·黑利手里是怎么回事？霍莉迅速用谷歌搜索了丹尼尔·黑利，还添上另两位合伙人伯迪克和沃伦的姓氏。她没有查到任何结果。

夏洛特是怎么把这一切成功实施的？是不是因为霍莉面对比尔·霍奇斯的离世而过度悲痛，同时又沉迷于侦探事务，沉迷于追查案件？是不是因为她信任母亲？这三种原因都有可能，但即便如此……

“我看见了信函，”她小声说道，“我有两次甚至看见了资产表。亨利帮她哄骗了我。他一定是那么做了。”

然而，如今深陷于老年痴呆的亨利永远都无法承认这些事或者告诉她原因。

她给埃默森回了电话：“埃默森先生，我们讨论的是多大的金额？”这是一个埃默森有义务回答的问题，因为夏洛特拥有的财产如今是她的了。

“将她的银行账户和股票投资组合的当前市值包括在内，”戴维·埃默森说，“我估计你继承的遗产超过六百万美元。假定你比亨利·西罗伊斯活得久，那么你会多继承三百万美元。”

“这笔钱从未丢失过？从未被一个拿到我母亲和舅舅的委托书的投资专家窃取？”

“没有。我吃不准你是怎么冒出这个想法的，但——”

霍莉发出低声咆哮，以一种与她平时的轻柔声调全然不同的声音说道：“因为她这么告诉了我。”

2018年12月2—14日

1

现在是圣诞季，在山脊路的两旁，居民在以雅致又低调的适当方式装点住宅。有未点亮的圣诞老人，有屋顶上的驯鹿，还有草坪上的人偶布景。当然没有哪座住宅被众多闪烁的彩灯装饰得看上去像娱乐场一般。那种笨拙手法或许适合城里的其他社区，但对学院和鹿苑公园之间的维多利亚苑的上流住宅来说，就不适合了。这儿的窗户后面亮着电蜡烛，门柱上装点了螺旋状的冷杉和冬青树枝条，一些草坪上竖立着小小的圣诞树，圣诞树上挂有小巧的白色灯泡。这些小灯受到定时器控制，按照邻里协会的要求，会在晚上9点自动熄灭。

山脊路93号这座棕色和白色相间的维多利亚式住宅的正立面及它前面的草坪上都没有圣诞装饰——今年，无论是罗迪·哈里斯还是埃姆·哈里斯都感觉有气无力，没精神去张罗圣诞装饰，甚至连屋门上的花环或通常放在信箱上面的红色大蝴蝶结都没有布置。罗迪的状况比埃姆好一点儿，但一旦冷天气来临，他的关节炎总会加剧，而且因为大多数日子里气温到下午时就会降到冰点之下，他生怕踩到一片冰面后滑倒。老骨头脆弱易碎。

埃米莉·哈里斯的情况一点儿也不好。她现在是真的需要轮椅，本来轮椅通常是他们俘获目标的策略的一部分。她的坐骨神经痛毫无停歇。然而，隧道的尽头终有亮光。现在疼痛离得到缓解很近了。

他们的房舍里有一间用餐室（山脊路上的所有维多利亚式住宅都有用餐室），但他们仅仅在有宾客来访的场合才使用这间用餐室，随着他们步入耄耋之年，那些场合越来越少。只有两个人用餐时，他们就在厨房里用餐。她推想，假如他们为罗迪的研讨班学生和写作班成员办传统的圣诞聚会，那么用餐室会被用上，然而那只有当他俩的身体感觉好些时才会发生。

我们会的，她心想着，到下星期肯定会好起来，或许到明天就会好转。

她一直没胃口，始终不断的疼痛已经夺走她的食欲，但是来自炉灶的香气引起她腹中的一丁点儿饿意。能感觉到饥饿真好。饥饿是健康的先兆。可惜那个姓克拉斯洛的姑娘愚蠢得不知道这一点。姓斯坦曼的少年肯定没有这种问题。一等他克服最初的反感，他就吃得像……嗯，像个发育中的男孩一样，他就是个发育中的男孩。

韦奇伍德（Wedgwood）是历史悠久的英国精品瓷器品牌。生态水晶（Luxion）是一种新型酒具材料，为意大利顶级酒具品牌RCR水晶所使用。
——编者注

厨房的烹饪角很简陋，但罗迪已经给能俯瞰后院的圆桌铺上上等的亚麻桌布，用韦奇伍德瓷盘、生态水晶做的葡萄酒杯^②和上好的银质餐具布置好两个座位。一切都光泽闪耀。埃姆只希望她能感觉好一些，能够享受这顿晚餐。

她穿着自己日礼服中最好的那件。她穿衣服很艰难，但她成功做到了。当罗迪端着酒瓶进来时，他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她相当伤感地留意到，衣服在丈夫身上显得有点儿大了，松垂下来。他俩的体重都掉了。她提醒自己，掉体重胜过体重增加。你不必成为一名医生就能知道，肥胖的人很少能活到老年——你只用看看仅剩的几位与他们年纪相仿的同事。一些同事会出席他们23日的圣诞派对，前提是他俩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办派对的程度。

罗迪弯下腰，亲吻了一下妻子的太阳穴：“你怎么样，我的爱人？”

“还不错。”她一边说，一边按住丈夫的手……不过动作很轻，因为他有关节炎。

“晚餐很快就好。”他说道，“与此同时，我们喝点儿这个。”

他用酒瓶往两人的葡萄酒杯中倒了酒，小心翼翼地不让它溅出来。他给自己倒了半杯，给她也倒了半杯。两人用扭曲变形的手举起酒杯，曾经（理查德·尼克松担任总统时），这两双手年轻又柔软。他们触碰杯缘，让酒杯发出悦耳的鸣声。

“祝健康。”他说。

“祝健康。”她赞同道。

两人的目光相遇在酒杯上方——他的眼眸湛蓝，她的眼眸更加蓝——再饮下杯中物。一如既往，第一口令她打战。这股咸味是2012年蒙大维葡萄酒口味清澈的基础。她喝掉剩下的酒，愉快地欢迎面颊和手指浮现的暖意。甚至连脚趾也暖暖的！她更加欢迎的是突然涌现的生命力——它虽然像她的阵发饥饿感一样微弱，却是无可否认的。

“再喝一点儿？”

“酒够喝吗？”

“绰绰有余。”

“那么我再喝一点儿。只要一点儿。”

他再度倒酒，两人对饮起来。这次，埃姆几乎没有注意到咸咸的底味。

“你饿了吗，亲爱的？”

“我真是饿了。”她说，“只有一点点饿。”

“那么让罗德尼主厨完成大餐，把菜端出来。留一点儿肚子来吃甜点。”他朝她眨了眨眼，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这个老流氓！

Pretty Little Angel Eyes, 美国歌手柯蒂斯·李（Curtis Lee, 1939—2015）发布于1961年的歌曲。

花椰菜胡萝卜杂烩冒着热气。马铃薯（捣成了泥，老年人的牙齿吃起来更省力）放在保温器里。罗迪在一个长柄煎锅里融化黄油（他总是使用过多黄油，不过他俩谁也没机会英年早逝了），再倒入一盘洋葱碎，将它们炸熟。气味香极了，这次她的饿意更加强烈。他搅拌、翻动洋葱碎，于是洋葱碎从一开始的透明变得稍显棕色，他同时唱起一首老早之前的歌曲《天使般的漂亮眼睛》^⑤。

迪迪·夏普（Dee Dee Sharp, 1945— ），美国节奏蓝调女歌手。

The Dovells, 活跃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美国乐团。

Cannibal & the Headhunters, 美国墨西哥裔摇滚乐队。

她记起她念高中时伴着流行音乐跳舞的舞会，男生们身着休闲西服，女孩们穿着连衣裙。她记得伴着迪迪·夏普^⑥的歌曲跳摇晃舞，伴着多佛斯合唱团^⑦的歌曲跳布里斯托尔跺脚舞，伴着食人族与猎人头族乐队^⑧的音乐跳瓦图西舞。她心想，食人族与猎人头族乐队的名字在如今会被认为十分政治不正确。

罗迪将餐盘端到厨房台面上，分发好食物：蔬菜、马铃薯，以及从烤箱里取出的主菜——一块三磅重、烤得刚刚好的肝。他将主菜端给她看，肝脏煨在汁液中（还添加了一些对罗迪而言很特别的药草），她鼓起掌。

他把肝脏切成薄片，放上炸过的洋葱碎，再把餐盘端到桌上。现在，埃姆发觉自己不仅是有饿意而已，还饿极了。两人一开始进食时没怎么说话，但是随着他们的肚子填满，进食速度慢下来，他们聊起旧时光和那些要么已经过世、要么搬去别处的人（他们常常这么做）。每年，名单都会变得更长。

“还要吗？”他问道。他们已经吃下很多烤肝，但仍然剩下不少。

“我吃不下。”她说道，“我的天哪，罗迪，你这次烹饪得比以前都好。”

“再喝一点儿酒，”他边说边倒酒，“我们会把甜点留到稍后吃。你喜欢的那个节目会在9点钟播放。”

“《闹鬼档案》。”她说道。

“就是它。亲爱的，你的坐骨神经痛有多糟糕？”

“我觉得好了一点儿，但是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会让你来清理餐桌和洗碗刷碟。我想要审阅完剩下的写作样本。”

“我一点儿都不介意。我的奶奶过去常说，谁烹饪，谁就得洗碗。你有发现什么值得一读的文字吗？”

埃姆皱起鼻子：“两三个不算彻底糟糕的散文作者，但是敷衍的称赞实际就是在贬低，你说是不是？”

罗迪笑了笑：“十分敷衍。”

她给他来了个飞吻，滚动轮椅离开了。

2

灵异理论认为被鬼魂占领的空间温度较低，称为“冷点”（cold spot）。

夜深时——山脊路沿线的定时器已经关闭所有柔和的圣诞小灯——埃姆全神贯注地看着《闹鬼档案》，今晚节目中的灵异调查员在一座新英格兰地区的宅子中标示出“冷点”^①，那座宅子看上去就像他俩房子的一个老旧版本。她感觉好了一些。如果说缓解是从肝脏和红酒中得来的，时间还太早……是这样吗？她后背的放松感觉一定是真的，而她左腿放电般的疼痛感不那么严重。

厨房内的搅拌机一直在工作，现在却停下了。罗迪在一分钟后走进厨房，用托盘端起两杯凉飕飕的果汁雪葩。他已经换上睡衣裤、拖鞋和去年圣诞节她送给他的蓝色丝绒睡袍。

“到时间了，”他说道，递给她一杯雪葩和一柄长匙，“和允诺中的一样，甜点来了！”

他坐到她身旁的安乐椅里，将一对恩爱夫妻的画面补充完整了。他俩常常在校园中被别人指出来，被当作浪漫爱情的持久能力的一个好——不，是完美——榜样。

她举起杯子：“谢谢你，我的至爱。”

“欢迎之至。节目讲到哪儿？”

“冷点。”

从科学角度解释，所谓的“冷点”可能只是气流造成的温度较低区域，因此罗迪称之为“通风点”。——编者注

“通风点^①。”

她瞅了他一眼：“曾为科学家，永为科学家。”

“此言不假。”

他们看着电视，吃着甜点，用勺子舀起树莓雪葩和彼得·斯坦曼脑组织的混合物。

3

圣诞的十一天前，埃米莉·哈里斯从山脊路93号的信箱开始行走，步速缓慢，但步伐稳定。她走上门廊台阶，一个拳头放在左侧腰背处，但这更多的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必要。坐骨神经痛会回来的，她从令人遗憾的经验中知道这一点，但就目前而言，疼痛几乎完全消失了。她转过身，满意地看着信箱上的红色蝴蝶结。

“稍后我会挂上花环。”罗迪说。

她被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蹑手蹑脚地接近一个女孩，你不这么做才奇怪吧？”

他笑了笑，指向下方。他脚上只穿了袜子：“安静却致命，这就是我。你的后背怎么样了，亲爱的？”

“相当不错。甚至是挺好。你的关节炎呢？”

他伸出双手，屈曲手指。

“很好，夫君。”她用尚可的澳大利亚腔说道。双双退休后不久，他们就去了澳大利亚旅游，租了一辆露营车，从悉尼到珀斯穿越了大陆。那是一趟值得铭记的旅途。

“他是个好猎物。”罗迪说，“对吧？”

她不需要问丈夫他在谈谁：“是的。”

然而，他俩都不知道效果会维持多久。他是两人摄食过的最年轻的一位，刚刚进入青春期。对于他们在做的事，他们有好多不清楚的地方，但罗迪说，他每一次都获知更多情况。另外——说一句显而易见的话——生存是首要指令。

埃姆赞同。未来不会有去往澳大利亚的旅途，大概甚至不会再去纽约市进行每两年一次的百老汇狂欢，然而人生亦值得活下去，尤其是当每一步不再是剧痛之时。“报纸上有什么报道吗，亲爱的？”

他滑动一条胳膊，搂住妻子的细肩膀：“从第一则报道起，就没任何后续，而那则报道只不过是豆腐干大小。报道无非是写又有一个离家出走者或者一个陌生人撞见临机目标。对于圣诞派对，你有什么想法，亲爱的？举办还是取消？”

她踮起脚，亲吻了他。没有疼痛。

“举办。”她说道。

2021年7月23日

1

霍莉穿过红堤大道，走向倒闭的汽修店，坐进普锐斯轿车的驾驶座，然后砰地关上车门。汽车一直停在阳光下，眼下车内比桑拿房更加炙热，但尽管霍莉的额头和后脖颈几乎立刻就冒出汗珠，她依然没有立刻启动汽车并让空调开始工作。她仅仅透过挡风玻璃凝望外面，努力让她的心思集中在她刚才发现的事情上。我估计你继承的遗产超过六百万美元，埃默森说。另外，等到亨利舅舅过世时，她会再多继承三百万美元。

她尝试把自己想象成百万富翁，但这招行不通。一点儿都行不通。她所能看到的就是钱袋大叔，那个留着八字胡、戴着黑色大礼帽的《大富翁》游戏化身。她尝试思考她可以用她新发现的财富做些什么。买衣服？她的衣服够多了。购置一辆新车？她的普锐斯轿车十分可靠，而且它依然在保修期内。杰尔姆的教育不需要帮忙，他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不过她推想她可以援助一下芭芭拉的教育。出门旅游吗？她有时做过邮轮旅行的白日梦，但新冠疫情不断蔓延……

“呸。”她嘟囔着，“不要。”

买一套新公寓的想法进入她的脑海，可是她喜欢目前的居所，它就像熊宝宝的椅子和熊宝宝的床一样刚刚好。给生意注入更多资金？为什么？就在去年，她答复了来自中西部调查服务公司成为联营公司的邀约，对方愿意出资二十五万美元。得到皮特的应允后，她回绝了对方。搬出弗雷德里克大楼，告别那儿难以启动的电梯和懒散的管理员的想法稍微有吸引力一些，然而市中心的地理位置很好，房租也合适。

我再也不用担心房租了。她心想着，发出毫无拘束的笑声。

霍莉最终意识到她在遭受炙烤，于是启动了引擎。她摇下车窗，直至空调送出凉风，才摇上车窗，看起她想要询问的人士名单。这让她稍微集中精神，因为眼下重要的是案子。金钱就像是天空中的馅儿饼，至于戴维·埃默森曝光的惊人真相带来的更叫人心烦的意蕴（她记得在丹尼尔·黑利被推测掠夺走他们仨的财产，跑路到圣克罗伊岛或者圣托马斯岛，抑或某个以圣字开头的小岛之后，母亲噙着泪水打来电话），她此刻不会去考虑。她日后会控制不住自己，但此时此刻，她有一名失踪女性要寻找。

她有一部分的内心坚称，她在躲避一个丑陋的真相。她其余部分的内心拒绝上述念头。她不是在躲避，她是在寻找。起码是尝试寻找。

原文为法语习语Cherchez la femme，意思为找到一件事的根源、一个问题的罪魁祸首。

“找到那个女人。”霍莉说道，取出手机。她考虑打电话给那位把邦妮的自行车送到雷诺兹图书馆的马文·布朗，接着冒出一个更好的主意。她没有打电话给布朗，而是联系了房地产中介乔治·拉弗蒂。霍莉解释说邦妮·达尔的母亲已经雇她来找她女儿，接着询问他和布朗先生发现邦妮的自行车那天的情况。

“我的天哪，我希望她一切安好。”拉弗蒂说，“她还没联系她的妈妈或爸爸？”

“我也希望她安好。”霍莉说道，回避了他的提问，“是谁先看见的自行车，是你还是布朗先生？”

“是我。我总是提早到达房产处，那样我能用新的视角看一下房子。那个店铺以前是比尔汽车和小型引擎修理店，在我看来像是待拆房屋，但电梯依然能用，而且位置——”

“是的，先生。我确信位置是很好。”霍莉心想不是这么回事——自从2010年收费公路延长段开放以来，红堤大道上的车流量已经显著减少，“你有没有读过贴在自行车车座上的便条？”

“我当然看过。‘我已经受够了。’如果我是女孩的父母，这样的便条会把我吓死。这可能意味着她要离开，或者可能意味着——你懂的——更糟糕的情况。布朗先生和我讨论要如何处置自行车，在我们看过店铺后，他把自行车放进皮卡车斗，送往图书馆。”

“因为行李架上的贴纸。”

“对的。那是一辆不错的自行车。我记不得牌子，但车子很不错，有多个不同的齿轮，等等。没人偷走这辆车真让人惊奇。你得知道，有小孩在公园的那片区域转悠。他们称那片区域为‘灌木丛’。”

“是的，先生，我知道。”

“路上的那家冰激凌店呢？那儿也有小孩。一直都有。小孩在店内玩电子游戏，在店外玩滑板。你当探子是不是很久了？”

这个叫法总是让霍莉咬牙切齿。她远远不只是一个探子：“是的，当了有一阵了，先生。确认一下，是你先看见自行车。”

“对的，对的。”

“布朗先生过了多久才出现？”

“十五分钟，也许更久。我确保自己提前到达我负责的房产，以便能检查一下恶意破坏行为，以及任何未出现在售屋单上的损害。我有没有告诉你？”

“有的，先生，你说过了。”

“那么你觉得你会找到女孩吗？有任何线索吗？你是不是在顺藤摸瓜？”

霍莉告诉他，现在为时尚早，什么都无法确定。拉弗蒂开始告诉她，假如她本人有房地产需求，眼下是购房的最好时间，他有广泛的房源可供选择，既有商业房地产，也有住宅房地产。抢在他口若悬河地深入介绍之前，她告诉他有另一个电话在打进来，而且她非接不可。实际上，是她得打一通电话给贝尔学院的图书馆。

我的母亲说了谎。亨利舅舅也说了谎。

她挂断电话，又拨出电话。

2

“雷诺兹图书馆，我是伊迪丝·布鲁金斯。”

“你好，我名叫霍莉·吉布尼。我想要与莱凯莎·斯通讲话，拜托。”

“对不起，但莱凯莎不在这儿，她去了北边与一些朋友过周末。他们要在厄普萨拉村游泳和露营。如此幸运的人应该是我才对。”伊迪丝·布鲁金斯笑起来，

“我能帮助你吗？要不要传个口信？”

一个因欧洲宗教改革形成的民族宗教团体，起源于16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再洗礼派，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着简朴的生活而闻名。——编者注

霍莉碰巧知道厄普萨拉村这个地方，那是一个乡村社区，居住了许多阿米什人^①。那里位于她母亲的房子往北不超过二十英里处，而她明天会去母亲的房子一趟。她也许能和在那边的莱凯莎聊一聊。假如盘点房内物品没花费太久时间的

话，就在明天下午见她；假如花费时间较久，就在周日见她。与此同时，或许这个叫布鲁金斯的女人能帮上忙。

“我是个私家侦探，布鲁金斯女士。佩妮洛普·达尔——彭妮——已经雇用我来寻找她女儿。”

“哦，啾呀！”她现在的语气听上去少了点儿正儿八经，甚至听起来更年轻了，“我希望你找到她。我们对小邦担心得要死！”

“我能到图书馆来一趟，和你谈谈吗？不会占用太久时间。假如你下午有休息时间——”

“哦，任何时候过来都行。要是你想的话，现在就过来。我们完全不忙。大多数夏季课程都已经取消，都是因为——你知道的——新冠。”

“好极了。”霍莉说，“谢谢你。”

她倒车驶上红堤大道时，又看了一眼那块能俯瞰马路和一两英里外的汽车影院银幕的巨岩。她寻思着，皮特·斯坦曼（也叫“臭臭”斯坦曼）是否曾时不时地去那儿。如果是这样，她不会对此感到诧异。

3

在雷诺兹图书馆，霍莉见到了伊迪丝·布鲁金斯（“叫我伊迪”）和彭妮提过的另一名助理图书馆员玛格丽特·布伦纳。伊迪守在总台，但说她们可以去阅览室里，她在那儿能望见任何一个有问题或者想要借书的访客。

“要是马特·康罗伊在这儿，我就不敢这么做了，”伊迪说，“但他休假去了。”

“疯狂马特。”玛格丽特说道。她做了个鬼脸，然后两人都在口罩后面咯咯窃笑。

“他其实没有发疯，也没类似情况，”伊迪说，“但他有点儿讨人厌。等他回来后，如果你要和他谈话，请不要告诉他我这么说过。”

“求求你——”玛格丽特说道，随后两人再次窃笑。猫咪离开后，老鼠就会尽情嬉戏。霍莉心想着。但这些老鼠并无危害——她们只是两个长相俏丽的年轻女人，在一个本来昏昏欲睡的工作日遇到一件趣事。可惜的是，除了邦妮与男友汤姆·希金斯分手一事，她们对邦妮所知甚少。

莱凯莎的昵称。

“想知道其他任何事，你得去问凯莎^注。”玛格丽特说，“她俩关系紧密。”

霍莉正打算那么做。她询问莱凯莎的手机号码，伊迪丝把号码给了她。

“邦妮有没有说过任何要离开本城的话？”霍莉问道，“也许只是随口一提，譬如离开这儿会不会很不错？”

两个年轻女人看着彼此。玛格丽特耸耸肩，摇摇头。

“她没有对我说过，”伊迪说，“但你得明白，邦妮把许多事都藏在心底。她人很好，但不是一个爱与人分享心事的人。”

“除了对凯莎。”玛格丽特说。

“是的，除了对她。”

“让我给你们看样东西。”霍莉从口袋里掏出耳环，放在掌心里，伸出手给她们看。她们睁大眼的样子说出了她需要知道的一切。

“是邦妮的！”伊迪说道，用指尖触碰耳环。霍莉允许她这么做——她从看见耳环的第一眼就知道，耳环不够大，不能期望从耳环上提取到指纹，也包括邦妮的指纹。“它是在哪儿找到的？”

“在她的自行车被人发现的地方附近的灌木丛里。单单以耳环来说，不代表任何意义。这是一个夹式耳环，也许只是掉落的。”

“你真应该和莱凯莎谈一谈，”玛格丽特说，“她会在周一回来。”

“我会那么做。”霍莉说道，但她觉得她不必等到周一。

4

图书馆停车场几乎都空着，霍莉之前毫无困难地找到一处树荫下的停车位，然而她的座驾内部仍旧挺热的。她打开汽车空调，致电邦妮的妈妈。彭妮甚至没有费力打招呼，径直询问霍莉有没有查到什么。她的语气既急切又害怕。霍莉想到那辆贴有邦妮的微笑照片的沃尔沃汽车，心中希望她有些更好的消息。

“我要发给你一只耳环的照片。我在你女儿的自行车被人发现的地方附近捡到了耳环。和邦妮在雷诺兹图书馆共事的两名女子确认耳环是邦妮的，但我想要确定一下。”

“给我发照片！拜托了！”

“我会的，马上就发。趁着我联系上你，你是否知道邦妮的信用卡信息？”

美国的一家外卖服务公司。

“是的。她失踪后一周左右，我去了她的公寓，看了她的最近两份维萨卡账单。这是那位警探的建议。邦妮只有维萨信用卡。我那时觉得账单也许能告诉我一些信息，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信息，但账单中没有任何显眼的消费。她从亚马逊网购了一双鞋、两条牛仔裤，购买了食品杂货，从DoorDash[®]订购了几顿饭，从达美乐买了比萨……都是这一类消费。”

“她的手机呢？她有没有用维萨信用卡为电话付费？”

“有的。她用的电信运营商和我一样，是威瑞森通信。”

在霍莉看来，最要紧的是信用卡：“请把她的信用卡号码发给我，包括有效期。还有她的手机号码。”

彭妮说她会照做。霍莉拍了一张耳环的照片，发送给彭妮。两分钟后彭妮回电时呜咽起来。霍莉竭尽所能让她平静下来。最终，彭妮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霍莉知道，这个女人开始沿着一条黑暗之路往前行。霍莉本人早已沿着这条路行了一段距离。邦妮兴许还活着，但她已不在人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霍莉坐在车内，双手放在大腿上，驾驶座这侧的出风口吹出的凉风吹动她的刘海儿。她需要思考，但首先跃入脑海的是一个笑话的开头：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酒吧，然后……

然后什么？这是一个没有点睛之句的笑话。不知怎的，它很适合眼下的状况。她将笑话放到一边，思考起案子。邦妮为何会把自行车留在红堤大道上大概最荒无人烟的路段上呢？答案是：她不会那么做。她为什么会留下便条，却带走自行车头盔呢？答案是：她不会那么做。

指电影《教父》（The Godfather）。——编者注

“放下手枪，拿起奶油甜馅儿煎饼卷。”她嘟囔着——这是她最喜欢的黑帮电影⑩中的一句台词。

是有人抓走她吗？是某人从隐藏地点突然跃出，抓走了她吗？假如是这样，那么……

她致电马文·布朗，介绍自己的身份，告诉他她是谁，她在做什么，接着问起自行车——车子看上去是否有任何方面的损坏？布朗告诉她，自行车看起来挺好，连一条划痕都没有。她谢过他，挂断电话，重新戴上她的思考帽。

没人从隐藏地点突然跃出，把邦妮撞下自行车。昔日是比尔汽车和小型引擎修理店的店铺前面的混凝土地面遍布裂缝和冻胀，大概连修都修不好。假如马文·布朗真打算在那儿开店，他将不得不重新铺装地面。假如自行车倒在那么不平整的地面上，它几乎一定会被撞坏。她得亲自检查一下才能确定，但眼下她相信布朗的说法。毕竟，布朗靠着和车辆打交道谋生，而且说到底，自行车不就是一种车辆吗？

一个大话精的女儿走进一家酒吧。纠正一下，是一个大话精兼小兼小偷的女儿走进一家酒吧。她放下手枪，但拿起奶油甜馅儿煎饼卷。

“停下。”霍莉嘟囔着，“自行车看起来挺好，继续思考这一点。自行车为什么看起来挺好？”

在她看来，答案就像她在后视镜中见到的蓝色眼眸一样一目了然。因为邦妮在那儿停下了，停下并翻身下了自行车。要是她没打算前往市中心搭乘一条收现金的夜间巴士线路，那么她为何停下？因为她看见一个认识的人？因为某人需要帮助？或是某人在佯装需要帮助？

比尔·霍奇斯有时仍然会与她说话，眼下他就在说话：霍莉，假如你沿着那根树枝继续往前，树枝会折断。

比尔·霍奇斯的声音说对了，因此她将推理回溯……但没有一路回到底。自行车的完好状态说明邦妮·蕾是自愿停下的。那是因为她实际上就想把自行车留在那儿，还是出于其他原因？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又是这个问题：为什么留下自行车，带走头盔呢？

她的手机响了一下，收到一条短信。是邦妮的维萨信用卡信息和她的手机号。霍莉再也无法静坐。她钻出汽车，打电话给皮特·亨特利，开始绕着图书馆停车场踱步，尽可能地坚持走在树荫下。太阳依然像把榔头——晒得人头痛。

皮特说的第一句话是：“到头来你还是接了案子。耶稣啊，霍莉，在你母亲……”他开始咳嗽。

“皮特，你还好吗？”

他控制住咳嗽：“我没事。好吧，并非没事，但也没有比今天早上我刚起床时糟糕。霍莉，你母亲刚过世！”

是的，而且给我留下相当丰厚的遗产。霍莉心想着，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酒吧，然后……发生了一些滑稽的事。

“工作对我有好处。而且明天我要北上去梅多布鲁克住宅区。看起来我继承了一座我不想要的房子。”

“你母亲的房子，对吧？嗯，挺好的。眼下是卖方市场，假定你想要把房子出手的话。”

“是的。你是不是有兴趣买房？”

“做梦去吧，吉布尼。”

“你怎么知道我接了案子？”

“那个高挑、黝黑、英俊的家伙早已经给我打过电话。”皮特指的是杰尔姆，“他想要我查找一个地址，他懒得亲自去查找。”

霍莉觉得这有点儿令人生气：“我们有一个查找地址的应用，因为我们为它付了钱，我们就应该时不时地使用它。此外，你也需要有点儿事可做，皮特，除了咳嗽和哮喘。”霍莉绕着停车场兜了最后一圈，又回到普锐斯轿车旁。她想到放在中控台储物盒里的香烟，想到咳嗽和哮喘，于是继续踱步：“他想要查什么地址？”

“一个叫薇拉·斯坦曼的人。她住在雪松安息墓园附近那些盖得一模一样的房屋里。你想要获知什么？”

“我拿到了邦妮·达尔的维萨信用卡和威瑞森手机号信息。我需要知道这两个账户有没有什么活动。”

“我能查到，我有情报源，但这严格说来不合法。事实上——”皮特擤了下鼻涕，响起噗的一声，“——是完全不合法。这意味着会花费不少钱，而且把这笔费用列在姓达尔的女人的账单上可能有风险。”

“我想你不需要用你的情报源，”霍莉说，“我敢打赌，伊齐会帮你查出来。”

通话停顿了一下，只能听见皮特呼哧呼哧的呼吸声。在霍莉听来，这种呼吸声不太妙。“真的吗？”

“实际上，是她交给我这桩案子，我也并不惊讶。你知道目前警察局里的状况吧？”

FUBAR是Fucked Up Beyond All Recognition的缩写，可理解为“糟糕透顶”。

“FUBAR^注。它的意思是——”

“我知道它的意思。”

“告诉你一件事，吉布尼，当我看到如今警察身上发生的事时，我十分庆幸自己离开了警队。”

“告诉伊齐，假如我们查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会把她拉进来。”

“是吗？我们会吗？”

“我还没决定好。”霍莉一本正经地说道。

“这个薇拉·斯坦曼和达尔家的女孩有什么联系？”

“大概什么联系都没有。”霍莉本可以告诉皮特，邦妮24岁，几乎称不上“女孩”，但这么做没有好处。皮特是老派性格。她曾经听见他向杰尔姆抱怨美国小姐选美大赛放弃泳装竞赛环节，他对乳房的常用叫法要么是奶子，要么是大咪咪。“皮特，我得挂了。”

“霍莉，如果你感染上传播中的新冠病毒，我们会关门更长时间。”

“我都明白，皮特。你会打电话给伊齐吗？”

“会的。祝你好运，小霍。对于你妈妈的事，我真心遗憾。”

她缓缓走向普锐斯轿车，心中思索着。假定一个知道邦妮的例行活动的家伙在等候她。前任男友知不知道？也许，大概知道。还有自行车。她一直想回到自行车的事情上，自行车停在店门前，就像是在乞求谁把它偷走一样。若是自行车已经被偷走，那么失踪不见的头盔会让她如此心烦吗？

“不，”她说道，“不会的。”

她钻进汽车，重新发动引擎，莞尔一笑。她已经为笑话想到了点睛之句。

2020年12月4—19日

1

12月4日，贝尔学院的院长休伯特·克拉姆利宣布，由于校园中肆虐的新冠传染状况，他将让所有学生提前回家。7日那天——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他发布公告：春季学期将仅有远程教学课程。

罗迪·哈里斯感到震惊。

指美国免疫学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 1940—），在新冠疫情时担任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总统首席医疗顾问。

“对于你们搞文学的，这么安排没问题。”他对埃米莉说，“从远古时期起，大多数写作都是在封闭环境中完成的，但是根据了不起的福奇博士^①的说法，我们不是应该遵循科学吗？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实验室的实践该怎么办？比如生物实验室？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学实验室呢？它们怎么弄？实验室是科学所在！”

“亲爱的，这种时期也会过去的。”埃姆说。

“是的，但是何时呢？与此同时，该做些什么？我需要和哈密什谈谈。”

哈密什·安德斯是生命科学系主任，埃姆怀疑罗迪的抨击——这就是这件事的实质——不会打动哈密什。她和罗迪依然在他们各自的院系活动中扮演活跃角色，但他俩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仅是荣誉意义上的。她明白这一点，也很高兴她能为作家工作坊审阅申请书，尽绵薄之力，尤其是没有豪尔赫·卡斯特罗来碍手碍脚的时候。这份差事让她忙个不停，令她保持头脑敏锐，偶尔也能在那堆烂作品中发现一篇珍品。但另有一件事让她烦恼。

“今年没有圣诞派对。”她说，“自从1992年起，我们就没有错过圣诞派对——几乎有三十年了！这真遗憾。”

罗迪甚至还没想到这一层：“嗯……这不是正式封城，亲爱的。因此大家可能会过来……”他看见妻子翻白眼，说：“起码有一些人？”

“我不那么认为。就算他们来了，他们戴着口罩，要如何在室内吃开胃面包片和喝香槟？”她又想到另一件事，“还有《敲钟报》！那些自认为记者的反建制白

痴会对此大做文章！”

《敲钟报》是校园报纸。

埃姆亲自想出一个新闻标题：“《美国高烧不退，老教授开起派对！》你觉得怎么样？”

他不得不笑出声来，而埃米莉也笑了起来。冬天对老关节和老骨头来说很难熬，他们也出现了惯常的疼痛，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状态十分好。真正的疼痛会归来的，他们靠经验知道这一点，然而在此期间，彼得·斯坦曼给他俩带来了益处。

当然，提前计划很重要，他们早已开始列出种种可能性。罗迪喜欢说，上帝给予我们大脑就是为了让使用它。这并不是说他俩中有谁相信上帝或幸福到永久的来世，而后者是尽可能地延长今生的一个绝佳理由。

“没有圣诞派对，其他种种事也没有了！”罗迪大声叫道，“这场该死的灾祸！”

她给了他一个拥抱。

2

一周后，埃米莉离开房子到了车库，罗迪正在那儿往斯巴鲁旅行车的车牌上粘贴本州的2021年款车牌贴纸。斯巴鲁旁边就是挂着隔壁州蓝白色车牌的面包车。罗迪每过一阵就会启动面包车，给电瓶充一下电，但它仅在特殊时刻才会使用。这些威斯康星州的残障人士车牌不是偷来的，因为偷来的车牌往往会被报告给警方。他在地下室工作间里打造出这些车牌，任何人都无法分辨出这些假车牌和真车牌之间的差别。

“你不穿外套来到这儿做什么？”罗迪问道。

“我有个主意，”她说，“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你。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得由你来评判。”

他听完后，宣称这不只是一个好主意，还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事实上，是个天才主意。他给了妻子一个也许有点儿太用力的拥抱。

“放轻松，老兄，”埃姆说，“坐骨神经痛正在睡觉。别把它弄醒。”

到头来，哈里斯家的年度圣诞派对还是举办了。日期定在圣诞节之前的周六。出席人数是这些年里最多的一次，而且所有人都不必佩戴口罩。有一些其他州的人参加派对（有一人事实上是来自半个地球外的孟加拉国），而大多数参加者都来自邻近地区。克拉姆利院长出席了，这一年的驻校作家亨利·斯特拉顿也出席了（埃米莉永远不会把这话说出口，但她觉得再次由一个白人直男来做这份工作真好）。

当然，这是一场Zoom平台上的派对，但用了一个特别的妙招，使得罗迪将对埃姆的主意的评价从“绝妙”提升到“天才”。他们无法在缅因州、科罗拉多州或孟加拉国给参加派对的人提供食物和饮料，但在这座城市，他们绝对能做到——尤其是给那些住在学院和公园之间的维多利亚苑沿线的派对参与者。

他们利用英文系和生命科学系的网站打出广告，招募只需工作一晚的帮手，解释了工作的内容。他们提供的报酬很少（哈里斯夫妇经济宽裕，却并不阔绰），但他们依然找到许多应征者。埃米莉说，是这件事的新奇性吸引了众人。许多校园内的雇员——甚至有一些讲师！——签约受雇，担任圣诞老人的小精灵。他们戴上圣诞帽，贴上圣诞老人的白胡子，在举办派对的那一晚四散在街道上。有些人甚至还穿上了黑色皮靴，在鼻尖上架上了圣诞老人眼镜。圣诞小精灵与万圣夜讨要糖果的捣蛋鬼恰好相反，每个人都端着一小盘开胃面包片来到本地的派对参加者家中。他们还带上了六罐装的钢城牌啤酒，作为香槟的替代品。

派对十分成功。

也有一名圣诞小精灵来到了山脊路93号——哈里斯夫妇的家——埃米莉坚持这么安排。罗迪让她进来。这是一名十分漂亮的小精灵，白胡子上方有着茂密的金发和俏丽的褐色眼眸。她身上的红色圣诞裤凸显了一对长腿，罗迪暗中用赞赏的眼光欣赏着（但在埃姆看来，这还称不上偷看）。埃米莉将小精灵带入起居室，哈里斯夫妇已经在那儿布置好了各自的笔记本电脑——亲爱的，最好用Zoom来交谈。埃姆接过那盘开胃面包片。罗迪接过六罐装的钢城牌啤酒。

在两人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亨利·斯特拉顿和女友在他们的维多利亚式住宅（曾是豪尔赫·卡斯特罗和他“朋友”的住所）中，带着醉意以和声唱着《圣诞老人进城了》。

“你是不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小精灵？”罗迪说道。

“小心点儿他，他是个老手。”埃米莉说。小精灵哈哈笑起来，说她会小心的。埃米莉领她回到屋门边：“你是不是还要去多个地方？”

“两处吧。”小精灵说道，又指向步行道尽头的自行车。自行车的行李架上用弹力绳绑着一个冷藏箱，里面大概放着两盘用玻璃纸包住的开胃面包片和两组六罐装啤酒。“我很高兴自己现在暖和得可以骑自行车。教授，这是个妙不可言的主意！”

“谢谢你，亲爱的。你能这么说真是太好了。”

小精灵羞怯地斜眼看了看埃米莉：“在你退休前的那一年，我上过你的早期美国作家课。那是门相当棒的课程。”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门课程。”

“今年我终于决定申请写作班，你知道的，就是作家工作坊！你大概会读到我提交的稿子，假如你在为斯特拉顿先生审阅——”

“是的，但假如你在申请明年秋季学期的工作坊，我想我们会迎来一位新作家。”她压低声音，“我们已经询问过吉姆·谢泼德的意向，不过我不确定他不会答应过来。”

“那太好了，但不管怎样，我大概都不会过关。我的水平不是很好。”

埃姆装作捂住耳朵：“我不关心写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重要的是作品所诉说的写作者是什么样的。”

“哦。我想是这个理儿。嗯，我最好动身了。祝你们派对愉快！”

“我们会的。”埃姆说，“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邦妮，”小精灵说，“邦妮·达尔。”

“你是不是去哪里都骑自行车？”

“除非天气很糟糕。我有一辆汽车，但我喜爱我的自行车。”

“你非常有活力。你住在附近吗？”

“我有一套湖畔的小公寓。我在雷诺兹图书馆工作，在力所能及时还接其他工作，譬如打零工。”

“假如你在不久的将来寻找另一份零工，我也许有些你能帮忙做的活计。”她寻思着，邦妮的回答会不会是“棒极了”或“好极了”。

“真的吗？那样棒极了！”

“你会用电脑吧？在图书馆工作的话，你一定会用。没有罗迪帮我的话，我连开启电脑都几乎做不到。”埃米莉带着令人解除警惕的微笑，说出这句谎言。

“我不会修理电脑，但使用电脑的话，当然没问题！”

“我可否记下你的电话号码，以防万一？请注意，我不是在许诺什么。”

古罗马历史上的一位主教，死后被尊为圣人，也是圣诞老人的原型。

邦妮开心地给出号码。埃姆本可以在瞬息间将号码存入她的苹果手机通讯录，不过她按照此刻假扮的电脑白痴形象，将号码记在一张餐巾纸上。餐巾纸上印着一位跳着舞蹈、显然喝醉了的圣尼古拉斯^②，还有大写的“节日快乐！”字样。

“圣诞快乐，邦妮。或许我会再次见到你。”

“酷！圣诞快乐！”

邦妮沿着步行道走了。埃米莉关上屋门，看着罗迪。

“不错的腿。”他说道。

“做梦去吧，色狼。”她答道，接着两人都笑起来。

“不仅是一个小精灵，还有志向当作家。”罗迪说道。

埃姆哼着鼻子说：“棒极了。酷毙了。真好啊——我都怀疑，假如某人持枪顶着她的脑袋，她是否能写出一句原创的句子。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她的脑子。对不对？”

“哦，别说那种话。”罗迪说道，随后两人再次笑出声。

他们有一份明年秋天潜在目标的小名单，这位圣诞小精灵会成为一个不错的新添人选。

“只要她不是一名严格素食者就行，”罗迪说，“我们可不需要又一个那样的人。”

埃米莉亲吻了他的面颊。她爱死了罗迪冷冷的幽默感。

2021年7月23日

薇拉·斯坦曼住在悬铃木街上，这条街上却不见悬铃木。事实上，是什么树都没有。悬铃木街尽头之外的几英亩土地上，有许多修剪且灌溉得很好的树木，但它们都被隔离在雪松安息墓园的大门和曲折石墙之后。在这些以树命名却不见树木的街道周围，仅有几乎是一座挨着一座的成排房屋矗立在快到傍晚时的烈日下接受炙烤。

杰尔姆把车停在路边。一辆雪佛兰轿车占据了裂缝丛生的停车道。这辆车至少用了十年，兴许有十五年之久。车门槛板锈迹斑斑，轮胎被磨平了纹路。一张褪色的保险杠贴纸上印着“史酷比会做什么？”。杰尔姆已经提前打过电话，当他开始解释他在追查另一桩案子时撞见彼得·斯坦曼的姓名时，她当即打断了他。

“假如你想要聊一聊彼得，那么请务必过来一趟。”她的嗓音很好听，简直称得上悦耳。杰尔姆觉得，在一家市中心的高级法律事务所或投资公司，从他们拿着优渥薪水的接待员口中听到这种悦耳嗓音，这才是符合预期的。他此刻内心的想法是，这座位于干枯草坪上的小房子一点儿也不高级。

他拉上口罩，按下门铃。脚步声接近屋门。屋门开启。出现在门口的女人外表与高级的嗓音完全匹配：浅绿色的女式衬衫、深绿色的裙子，尽管天很热，她依然穿着长袜，红褐色的头发披在脑后，没有挡住面庞。唯一格格不入的是她呼出的气息中的一丝金酒味。事实上，不仅仅是一丝酒味，她的手中还拿着一只半满的酒杯。

“你是鲁滨逊先生。”她说道，好似她自己可能拿不准一样。在直射的阳光下，他看出，人到中年的她皮光肉滑的姣好容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化妆的魔力。“进来。而且你可以摘下口罩。当然，前提是你已经接种过疫苗。我感染过新冠并康复了，体内充满抗体。”

“谢谢。”杰尔姆走进屋内，摘下口罩，把它塞进后裤兜。他讨厌该死的口罩。他俩身在一间起居室里，房间整洁，但很昏暗，空荡荡的。家具看起来都是经久耐用的。墙上唯一的相片是一幕单调的庭院景象。装在某处的空调机在嗡嗡响。

一种由金酒和汤力水（奎宁水）调成的鸡尾酒。

“我把百叶帘拉下来，因为空调机快寿终正寝了，我又付不起换空调的钱。”她说道，“你想要喝一杯吗，鲁滨逊先生？我正在喝金汤力^②。”

“也许来点儿汤力水就好。或者来一杯饮用水。”

她走进厨房。杰尔姆小心翼翼地坐进一把帆布椅，希望椅子不会被他的两百磅体重压垮。椅子嘎吱作响，但还是撑住了。他听见冰块碰撞的声音。薇拉·斯坦曼端着一杯汤力水和她自己的酒杯回来，后者已经被重新添满酒。等他那天晚上打电话给霍莉时，他会告诉霍莉，尽管攒乳冰激凌店外的一个滑板少年说了那番话，他还是直到两人交谈结束才知道他在和一个每天烂醉如泥的酒鬼打交道。而且交谈结束得很突然。

她坐进方方正正的起居室内的另一把椅子，将她的酒杯放到咖啡桌上，而咖啡桌上有杯垫和若干杂志。她抚平膝盖上的裙摆：“鲁滨逊先生，我可以怎样帮助你？你看上去非常年轻，不像是追查失踪儿童的人。”

“实际上是一名失踪的女子。”他说道，接着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邦妮·达尔——她的自行车在哪儿被人发现，他和霍莉（“我的老板”）如何去了攒乳冰激凌店与那儿玩滑板的少年交谈，彼得的名字又如何被人提及。

“我认为彼得失踪一事与邦妮·达尔的失踪毫无关系，但我想要确认一下。我也好奇……”他重新思考了措辞，“对此事感到关切。你有没有收到儿子的音讯，斯坦曼太太？”

“一点儿音讯都没有。”她说道，又咽下一大口酒，“也许我应该买一块通灵板。”

“所以你认为他……”杰尔姆发觉自己无法把这句话说完。

“死了？是的，那正是我的想法。在白天时，我依然坚持抱着希望，但在夜里，当我辗转难寐时……”她举起酒杯，深饮一口，“当连喝下满肚子这东西都没法让我睡着时……我就明白了。”

一滴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淌下，滑过妆容，暴露出妆面下更苍白的肌肤。她用手背擦拭掉眼泪，又喝下一口酒：“对不起。”

她走进厨房，依然走出完美的直线。杰尔姆听到瓶颈碰撞声。她回来坐下，小心地抚平裙子后摆，那样它就不会起皱。杰尔姆心想着：她为我穿戴一新。她脱下她的睡衣裤和家居服，为我换上这身衣服。他不可能知道这些，然而他知道。

薇拉·斯坦曼接着说了二十分钟左右的话，同时抿着酒，第二次停下来给她的酒杯重新倒满酒。她没有口齿含糊。她没有偏离正题。她走进又走出厨房时，没有蹒跚也没有脚步错乱。

因为彼得是在新冠疫情前失踪的，没有撞上本市警察局当前一片混乱的状况，所以他的案子调查得相当彻底。然而，结论依然一样。负责调查的警探戴维·波特相信（或者他说他相信）彼得离家出走了。

Acting out，心理学术语，指具有冲动特质的行动。

波特警探的推理有一部分是基于他和卡佳·格雷夫斯的面谈，后者是布雷克小学的两任辅导员兼健康咨询师之一。在彼得失踪的大约一年前，他的成绩已经下滑，做事也常常拖拖拉拉，时而心不在焉，还出现多次行动化^注事件，一次事件最终导致了停学。

在男孩为期两天的停学之后，格雷夫斯与男孩进行了面谈，这位辅导员坚持不懈，熬过男孩惯常不发生眼神接触、喃喃自语的阶段，最终男孩像溃坝一样释放了情绪。他的母亲饮酒过度。他不介意朋友们叫他“臭臭”，但他厌恶朋友们拿他母亲开玩笑。彼得七岁时，母亲的丈夫离开了她。彼得十岁时，母亲丢了工作。他讨厌关于母亲的玩笑，他有时还讨厌母亲。他告诉格雷夫斯老师，他常常考虑搭顺风车去佛罗里达州，和他的叔叔一起生活，叔叔的家在奥兰多邻近迪士尼乐园的地方。

薇拉说：“他从未在那边露面，然而波特警探依然认为他是离家出走了。我确信你知道原因。”

杰尔姆当然知道：“他们始终没发现他的尸体。”

“是的，”她赞同道，“到目前为止没发现，而且世上没有比希望更加剧烈的折磨。对不起。”

非营利性组织“国家失踪和受虐儿童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Missing & Exploited Children）的官方网站。——编者注

她走进厨房。酒瓶的碰撞声响起。她笔直地走着，回到起居室，裙子沙沙地响，长袜发出簌簌声。她重新坐下。良好的姿势。清楚的言谈。她告诉杰尔姆，可以在全国失踪及被剥削儿童中心网站的数千张照片中找到彼得的照片，可以在联邦调查局的绑架及失踪人口网站上找到他，还有全球失踪儿童网络、

MissingKids.org网站^注、波莉·克拉斯基金会网站。波莉·克拉斯是一个12岁大的女童，在参加一场睡衣派对时遭到诱拐，随后遭到杀害。在薇拉报告彼得失踪之后的数月里，彼得的照片出现在本市警察局每一次轮班的集会室显示屏上。

戴安娜·唐斯生于1955年，谋杀了她的亲生女儿，并企图谋杀另外两个孩子，在1984年被判处终身监禁。下文中提到的电影是指1989年的电视电影

《小小牺牲》（Small Sacrifices），由美国女演员费拉·福赛特（Farrah Fawcett）主演。

“当然，我也受到了问话。”薇拉说道。现在，金酒的气味十分浓烈。杰尔姆觉得，气味不只是来自她的嘴巴，而是实际上从她的毛孔渗出。“一直都有父母谋杀子女，是不是？主要是继父或生父，但有时母亲也会实施谋杀，譬如说戴安娜·唐斯^①。有没有看过关于她的电影？费拉·福赛特主演的。警方对我使用了测谎仪，我猜想自己过关了。”她耸耸肩，“我所能告诉他们的就是事实。我没有杀害儿子，他在某天晚上踩着滑板出门，再也没回来。”

她对杰尔姆讲述了在卡佳·格雷夫斯与彼得谈过之后，她与格雷夫斯的会面：

“她那时说，任何一个对我来说方便的时间都可以，这句话很好笑，因为我那时丢了上一份工作，下一份工作还没着落，随便哪个时间都方便。我那时因为醉酒驾驶而丢了上一份工作。在我失业时，彼得和我靠着积蓄和我每月从前夫那儿收到的支票——抚养费 and 离婚赡养费——生活。萨姆忍受不了我，但他对支付那些钱十分主动。至今依然如此。他知道彼得失踪了，但他仍然寄来抚养费支票。我想这是出于迷信。他疼爱彼得。他就是忍受不了我而已。他有次问过我，我为什么喝这么多酒，是不是因为他。我告诉他，不要自作多情。其实，不是因为他，不是因为童年的心理创伤，不是因为任何事。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我酗酒，所以我是这样的人。对不起。”

当她再次回来时——走着完美的直线，在坐下之前抚平裙子后摆，双膝合拢——她告诉杰尔姆，她从格雷夫斯老师口中获知，彼得的朋友是如何因为他妈妈是个不得不在牢房里过夜的失业酒鬼而取笑他的。

“听到那些话我很难受，”她说，“这是我的底线。至少是那时的底线。我那时不知道底线能有多低。现在我知道了。那个姓格雷夫斯的女人给了我一份匿名戒酒会名单，我开始参加戒酒会。我在费尼莫尔房地产公司找到一份新工作。它是城里头最大的公司之一。公司老板以前是个酒鬼，雇用了许多在戒酒或尝试戒酒的人。鲁滨逊先生，我的生活变得比上一年好多了。彼得的成绩提高了。我俩停止了争吵。”她暂停了一下，说：“好吧，不，不是完全没有争吵。你没法不和你的孩子拌嘴。”

“你不必告诉我，”杰尔姆说，“我就是某家的孩子。”

她听到这句话，大声地笑起来，笑声中却不带幽默感，这让杰尔姆意识到，她不是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将那么多金酒都代谢了，是的，她是真的喝醉了。酩酊大醉。然而，她看上去不像是醉了，怎么会这样呢？他推想，是靠久醉练出来的本事。

“这就是认为彼得由于我酗酒而离家出走这种想法愚蠢透顶的原因。就在他失踪的三周前，我拿到坚持戒酒一年的纪念币。我想我不会再得到另一枚纪念币。我在他失踪差不多六周后，才重新开始喝酒。在那六周，我跪下来向至高力量祈祷把彼得送回来，地毯几乎被膝盖磨破。”她再次发出毫无幽默感的大笑声，“我兴许还是把那些时间花来祈祷太阳从西边升起为好。当我真真切切地理解彼得永远消失这件事后，我也就重新熟悉了本地的酒类商店。”

杰尔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被列为失踪人口，因为那样对警方来说就容易处理，但我认为波特警探和我一样，知道彼得不在人世了。对我而言，幸运的是世上真的存在一种至高力量。”她举起酒杯。

“他失踪是在哪天晚上，斯坦曼女士？”

她不必思索答案。杰尔姆推想，日期像是镌刻在她的记忆中。“2018年11月27日。不到一千天，但也接近了。”

“在攢乳冰激凌店前玩耍的一个少年说，你打过电话给他的母亲。”

她点点头：“玛丽·爱迪生，汤米的妈妈。那通电话在晚上9点，彼得本该回到家的时间过去半小时后。我有他几个朋友的父母的电话号码。在那最后一年里，我对他来说是个好母亲，鲁滨逊先生。我用心尽责，努力去弥补我不是好母亲的那些年。我那时以为，也许彼得打算在汤米家留宿一晚，忘记告诉我。这合乎情理……某种程度上……因为第二天的上学时间很晚。学校要开某种教师会议，决定假如出现暴力事件该如何处置，是彼得告诉我的。我记得清清楚楚。当爱迪生太太说彼得不在她家时，我怀着希望继续等了一小时。我跪倒下来，向至高力量祈祷，希望彼得进门，带来某个疯狂的故事，解释他为何回家迟了……就算他的呼吸带着啤酒味……只为看到他，你知道吗？”

她用手背擦掉又一行眼泪。杰尔姆并不遗憾这趟过来，然而这很难熬。他简直能闻到她的痛苦，而且闻起来像金酒味。

“晚上10点，我报了警。”

“彼得有手机吗，斯坦曼太太？”

“哦，当然有。我在打电话给玛丽·爱迪生之前，就试着打他的手机。手机铃声在他的卧室里响起。他玩滑板时从不带上手机。他怕自己摔倒后砸坏手机。我告诉他，假如他弄坏手机，我没钱给他买新手机。”

杰尔姆回想起霍莉让他查清的东西：“他的滑板怎样了？你对此是否了解？”

“滑板？滑板在他的卧室里。”她站起身，身体短暂地摇摆，接着重新获得平衡，“你想要看一下他的卧室吗？我将房间保持了原样。你知道的，就像恐怖电影里的疯狂母亲那样。”

“我不认为你疯狂。”杰尔姆说道。

薇拉领着他走完短短的走廊。一侧是一间洗衣房，衣服随便地堆在洗衣机前面，杰尔姆心想他刚刚瞥见薇拉的真实面：她生活混乱，人生失落，时常半醉半醒，也许是彻底醉倒。

薇拉看见他在窥看，合上了洗衣房的房门。

皮特的房门上用戴牟牌标签带贴出“皮特·斯坦曼司令部”的字样。文字下面贴着一头《侏罗纪公园》中的迅猛龙，迅猛龙的尖牙嘴巴中冒出一只文字气球：远远离开，要么就冒着被生吞活剥的风险。

薇拉打开门，伸出一只手，好似游戏展上的模特。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一艘虚构的宇宙飞船。

杰尔姆走进卧室。单人床铺得平平整整——床单平整得能够弹飞硬币。床的上方贴有一张摆出撩人姿势的蕾哈娜海报，然而在少年突然从已知世界失踪时的年纪，他对性的兴趣尚未遮蔽他对于虚构幻想的渴求……杰尔姆心想着，特别是当这位少年被同龄人叫成“臭臭”时。窗户（能望见隔壁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屋）两旁是约翰·威克和美国队长的海报。梳妆柜上有插在充电座里的彼得的手机，还有一只“千年隼号”^②的乐高模型。

“我帮他一起组装了模型，”薇拉说，“挺有意思。”杰尔姆终于察觉出她细微的口齿不清：她说出来的不是“挺有意思”，而是“挺口意思”。他简直是松了一大口气。她的酒量……好吧，他完全不想去琢磨。梳妆柜左边的角落里支着一块蓝色的阿拉梅达牌滑板，滑板表面因为许多次的脚踏而有磨损。一顶头盔搁在滑板旁边的地板上。

杰尔姆指向滑板：“我能否……？”

“请随意。”老天。

杰尔姆拿起滑板，单手抚过略微下陷的玻璃纤维表面，再翻转过来。一个轮子看起来略微弯曲。滑板背面用记号笔写着所有者的姓名、住址和电话号码，尽管褪色，但仍然能清晰地辨识出来。

“它是在哪里被人发现的？”杰尔姆问道，突然确信他知道答案：在废弃汽修店前遍布裂缝的地面上，也就是邦妮的自行车被人发现的地方。只是，结果并不是那样。

“在公园里。鹿苑公园。警方搜索公园，寻找他的……你懂的……尸体，一名警察在红堤大道附近的灌木丛里发现了滑板。我想，某人首先把他带去那儿，对他做了什么事，然后杀害了他。要不然，那晚有大雾，兴许有人开车撞倒他，运走了尸体。为了埋尸。某个像我这样的醉鬼干的。我只是希望，你懂的……向上帝拜托，他没有受苦。对不起。”

她转身走向厨房，姿态依然完美，但此时她行走时臀部有明显的摆动。杰尔姆看了半晌滑板，然后将它放回角落。他不再确定斯坦曼和达尔之间没有关联。失踪地点和留下的物品的相似性可能是种巧合，但相似之处确实存在。

他回到起居室。薇拉·斯坦曼端着一杯刚倒的酒，走出厨房。

“非常感谢——”

杰尔姆刚说到这儿，薇拉的膝盖突然一弯。酒杯从她手中坠下，在地毯上滚动，洒出的酒闻起来像纯的金酒。杰尔姆在高中时练田径，打橄榄球，他的条件反射依然很好。他抢在薇拉倒下之前，双手插入她的手臂下面，接住了她，不然她就会脸朝下摔倒，可能摔坏鼻子，摔断牙齿。他抓住她的身体，她的身体感觉像完全没有骨头一样。她的头发已经松散，垂挂在脸庞四周。她发出一声咆哮，喊出的可能是她儿子的名字，也可能不是。接着，癫痫开始发作，控制了她的身体，令她颤动得像一只被咬在狗嘴里的老鼠。

2021年1月6日

1

“够了，”埃姆对罗迪说，“把它关掉。”

“我的天哪，”罗迪说，“这是历史。你不同意吗，邦妮？”

星杠旗是第一面美利坚联盟国国旗，使用于1861年3月5日至1863年5月26日。

美国军事家克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 Gadsden, 1724—1805）设计的黄底旗帜，上面有一条美国西部响尾蛇图案和“不要压迫我”的文字。它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国旗之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变得与自由意志的概念紧密关联。

邦妮正站在埃姆位于楼下的书房的门口，双手拿着几沓上一年被遗忘的圣诞贺卡。她注视着电视屏幕，一副被惊呆的模样，而电视里的暴徒冲入国会大厦，砸碎窗户，攀上墙壁。一些人挥舞着星杠旗^①，一些人挥舞加兹登响尾蛇旗^②（那种用大写字母写着“不要压迫我”的旗帜），更多人挥舞着床单大小的特朗普竞选旗。

“我不关心，这很可怕，把它关掉。”

这确实很可怕，她是说真的，但这也非常令人兴奋。埃米莉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个粗野之人，然而特朗普也是个巫师——他运用某种她不明白（但她内心深处艳羡不已）的咒语魔力将美国胖墩墩、缺乏情绪的中产阶级转变为了革命分子。从智识角度而言，那些人令她厌恶。然而，对她来说，事情还存在另一面，她通常仅在日记中表达，过去九年的经历已经改变了她——在她这个岁数，人格改变应该是几乎不可能的。她永远不会把心声说出口，而这场政治渎圣令她心醉入迷。她内心有一部分希望暴徒们闯入办公室，把两党的民选代表拖出来，将他们吊死，把他们的尸首喂鸟。除了喂鸟，他们还有别的什么用处？

“把它关掉，罗德尼。要是你非看不可，去楼上看。”

“亲爱的，如你所愿。”

罗迪伸手去拿旁边茶几上的遥控器，但遥控器从他手中滑脱，掉落到地毯上，这时电视中一名记者说道：“你会称之为是一场骚乱还是一场实际上的暴动？在眼下

这个节骨眼儿上，不可能清楚判断。”

萨姆特堡战役发生于1861年4月12日和13日，美国总统林肯在此役后决定向南方宣战，因此它被认为是南北战争的爆发起点。

他笨拙地捡起遥控器，没有用手指抓住它，而是用两只手掌的边缘夹住遥控器。然后，他做了个鬼脸，按下关闭按钮，记者的旁白在推论中途戛然而止。他把遥控器放回茶几上，转身朝向邦妮：“你有什么想法，亲爱的？是骚乱还是暴动？这是21世纪版的萨姆特堡战役^⑨吗？”

邦妮摇摇头：“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我确信，假如黑人做那种事，警方会朝他们开枪。”

“呸，”埃米莉说，“我绝不相信会那样。”

罗迪站起身：“埃米莉，你可以对我的双手用一些你的魔法吗？它们不喜欢这种冷天气。”

“稍等几分钟。我想让邦妮先开始工作。”

“那好。”他离开房间，不久她们就听见他毫无停顿地登上楼梯的声响。他的膝关节或髌关节没有关节炎。至少目前没有。

“我已经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放了一个名叫‘圣诞和新年’的文件，”邦妮说，“每个给你和哈里斯教授寄来贺卡的人士的姓名与住址都在文件中。人数可真不少。”

棒球比赛中投手投出的一种快速直球，时速可达一百英里以上，依靠高速避免被击球员击中。职业棒球运动中，高速球的威力会随着球速的下降而急剧减弱，相差几英里每小时就能带来可观的改变。——编者注

“好的，”埃米莉说，“现在我们需要某种信件……我不了解你会称它为什么……”她十分了解，而且她的手机上早已有一份完整的联络人名单。她能够立刻将名单转移到电脑上，但邦妮不需要知道。邦妮需要将她视作典型的老年学者：脑袋仿佛扎在云堆里，对事实浑然不知，她的心智就像一枚速度降低了几英里每小时的快速球^⑩，到了她的专长领域之外，就在很大程度上窝囊无能。当然，也造不成危害。

“嗯，假如是一家企业，”邦妮认真地教授道，“我想你该称之为套用信函。我更喜欢把它看作核心信函。我可以向你演示，如何将每封回信个性化，使得它不

只包括感谢——假如有收到礼物的话——以及新年快乐的祝福，还有关于家庭、晋升、奖励之类的个性化细节。”

一款方便用户发送信息而又无须支付短信费的跨平台应用程序。——编者注

“妙极了！”埃姆惊呼道，“你是个天才！”她心里想着，随便哪个青少年都能做到同样的事，利用的还是打一把《使命召唤》和用WhatsApp^注给女友发送自己的隐私照片之间的间歇。

“其实不是啦，”邦妮说，“这是相当基本的东西。”但她愉快地涨红脸：“假如你口述核心信函，我会用键盘打出来。”

“很棒的主意。让我思考一下我想要如何措辞，同时我去看看我能为可怜的罗迪的双手做点儿什么。”

“他的关节炎相当严重，是不是？”

“哦，毛病时来时去。”埃姆说道，接着笑了笑。

2

罗迪躺在两人的床上，扭曲变形的双手交扣在一起，放在胸前。她不喜欢看见他这副模样——这是他躺在棺柩里的样子。然而，死人不会笑，不会像他此刻这样微笑着看向她。他依旧是个这样有魅力的人。她合上卧室的房门，走向她的梳妆台。她从梳妆台上取过一只没有标签的广口瓶。

“我在想，我们应该把她从名单中画掉。”她回到床边，在罗迪身旁坐下时，罗迪说道。

“尽管如此，有人已经被紧实的乳房和苗条细腰迷住，”埃姆一边说，一边旋开瓶盖，“更不用提那一双长腿。”广口瓶内是一种类似果冻的黄色物质。已故的彼得·斯坦曼身上没有太多脂肪，但他们还是将仅有的脂肪提取了。

“她当然很漂亮，”罗迪不耐烦地说，“但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从来没有抓走某个我们已经与之建立紧密联系的人。那很危险。”

“我和豪尔赫·卡斯特罗在同一个系里工作。”她指出，“事实上，我受到了问话。”她双眼圆睁：“还有，你在那个联赛中打保龄球，金色老年队……”

“这阵子没有，”他提起双手，“至于你受到关于卡斯特罗的问话，你系里的每个人都受到问话。这是例行程序。这次也许不是同一回事。她在我们家里工作。”

当然，这话不假。埃米莉在节礼日那天给女孩打去电话，向女孩提供一份兼职差事，内容是更新她的电脑，让她通信起来更加容易，还要建立一份包含目前作家工作坊申请人姓名的电子表格。

埃姆将一根手指戳入黄色物质中，这些脂肪不久之前还覆盖在彼得·斯坦曼的腹部上：“甜心，把手伸出来。”

罗迪伸出双手，他的手指微微扭曲，而指节肿胀得不轻：“轻点儿，轻点儿。”

“只有一点儿痛，接着疼痛就缓解了。”她说道，然后开始给他的手指涂上油膏，特别注意指节部分。他好几次面容扭曲，抽着气，发出像蛇一般的咝咝声。

“现在弯曲手指。”她说道。

他慢慢合拢双手：“好些了。”

“当然。”

“请多涂点儿。”

“亲爱的，没剩多少了。”

“只要一点儿。”

她再次伸进手指，隔着广口瓶底部的玻璃，能清楚地看到勾成逗号形状的手指。她把油膏转移到罗迪的左手掌上，他开始把油膏揉搓到手指上，现在他能几乎自然地弯曲手指。

“她的差事是短期的，”埃米莉说，“她明白这一点。一等到延长的圣诞假期结束，春季学期开始，她会回到图书馆做全职工作。当然，在我的鼓励下，她会继续努力写作。”

“她的写作有什么优点吗？”

“我还没有看到她的任何作品，但根据写作题材推测的话，我会说没有优点。”

“她的写作题材是？”

她倾身靠近，低声说：“坠入爱河的吸血鬼。”

罗德尼咯咯地笑起来。

“而在我俩的交谈过程中，我已经获知她的许多情况，这很好。她和男友分手了，尽管是她提出分手的，但她依然为分手感到痛苦。她寻思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比如性格缺陷，导致她无法投身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

罗迪讥笑道：“基于她告诉我的内容——是的，她和我交谈过——那个名叫汤姆的男友是个十足的废柴。我敢说，她甩掉他是对的。”

“我确信你是对的，但要点是她有怎样的感觉，这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她和她的母亲的关系，我也会描述为令人忧虑。这一点儿都不罕见，年轻女性和她们的母亲常常有龃龉，但这也对我们有利。你知道她对我说了什么吗？‘我母亲是个爱控制人的疯子，但我爱她。’还有……继续揉搓双手，亲爱的，让那些物质深深渗透进关节……另外，雷诺兹图书馆的首席图书馆员，那个姓康罗伊的家伙已经盯上咱们的邦妮。根据她的说法，康罗伊管不住自己的手，总是摸她。”

罗迪发出短暂的咯咯叫：“有一阵没听说这种事了。”

“假如我们等到10月或11月下手，正如我们惯常的做法，那时她告别咱们的差事已经有九个月，甚至是十个月了——咱们的季节性兼职差事。假如我们受到问话——我想很可能会那样——我们可以说出绝对的实情。”埃姆用手指比画出一个要点，她的手指几乎跟她还是个穿着长度直抵小腿的裙子和白色短袜的小姑娘时一样纤细，“和男友不快乐的分手。逃离母亲影响的需要。最好的一点是，工作场所里的性骚扰。你瞧见这几条多么合适吗？她有多大可能会决定舍弃一切，径直离开？”

“我想她可能会，”他说，“当你这么说的時候。”

“而且我们知道她的例行活动。她总是走相同的路线离开图书馆。”她停下来，再继续低声说，“我知道你喜欢看她的胸部。我不介意。”

“我父亲过去会说，节食的男人依然看得懂菜单。是的，我是看过。她拥有我的学生们——男学生——口中的大胸。”

“美学问题先放一边，那一对乳房的重量几乎占她身体脂肪的4%。”她拿起几乎空了的广口瓶，“那等于好多关节炎舒缓剂，亲爱的。更不用提我的坐骨神经痛了。”她旋上瓶盖：“话就到这儿。我有没有说服你？”

他快速弯曲手指，没有明显的疼痛：“这么说吧，你已经给了我思索的内容。”

“很好。现在亲吻我一下。我得下楼继续装成一名电脑白痴。而你有一场骚乱要看。”

2021年7月23日

1

下午6点15分，杰尔姆在斯坦曼家外面打电话给霍莉，把他的经历告诉她。他说，他不得不亲自将薇拉送去医院，因为基内尔纪念医院的所有救护车，以及本市紧急服务部门的救护车都在为了新冠疫情而随时待命。他把她抬向他的汽车，把她硬塞进凹背单人座位，给她扣上安全带，以他敢行驶的最快速度驶向医院。

“我摇下车窗，心想新鲜的空气也许能让她稍微苏醒。我不知道这招是否有效，我们抵达医院时，她依然意识朦胧，但它让我免去一笔野马跑车的蒸汽清洁费用。她在路上呕吐了两次，不过都呕吐在跑车外侧。那些呕吐物会被冲洗掉。要从地毯上清洗掉秽物就困难得多了。”

他告诉霍莉，薇拉在癫痫发作时也呕吐了两次：“我在她第二次呕吐之前将她的身体侧了过来。将她侧过来有好处，因为这令她的气道廓清，但是她一开始透不过气，吓得我魂都掉了。我对她进行嘴对嘴的人工呼吸。她那时兴许已经重新开始自主呼吸，但我担心她没恢复。”

“你大概救了她一命。”

杰尔姆哈哈大笑，在霍莉听来，笑声有颤音：“我对此不清楚，可是自那时起，我已经漱口五六次，仍然能尝到带金酒味的呕吐物味道。我到达她家时，她说我可以摘下口罩，她已经感染过新冠，体内充满抗体。我希望她是对的。我不知道两剂疫苗是否抵挡得住那种深吻。”

“你为什么仍然在那儿？医院方面没有让她留院观察吗？”

“你在说笑吗？医院里没有半张空床。有一个发生撞车事故的男子躺在走廊里，不断呻吟，满身鲜血。”

我母亲正是死在那样一个医院里，霍莉心想着，她很有钱。

“医院方面对她有做什么处置吗？”

“给她洗胃，当她能说出名字后，医院就打发她和我一起回家。没有纸质文书之类的东西，只有基本的简单流程。真疯狂。好像所有系统都在崩溃，你知道吗？”

霍莉说她知道。

“我搀扶她进屋——她能行走——送她进卧室。她说她自己能脱衣服，我相信了她的话，然而当我往房内看时，她穿着一身衣服，躺在床上，打着鼾。我的跑车外侧全是呕吐物，但她从始至终没让呕吐物沾到衣服上，这点挺好。我想，她是为我而特地着装的。”

“你大概是对的。毕竟，你想要和她聊一聊她的儿子。”

“护士说，她们从她胃里灌洗出的东西中还有一些半消化的药丸。我吃不准她是不是试图自杀，但她也许已经尝试过轻生。”

“你救了她一命。”霍莉说道，这一次没有用“大概”二字。

“这次，也许吧。下一次呢？”

霍莉对这个问题没有很好的答案。

“霍莉，要是你能见到她就会知道……我的意思是在她癫痫发作之前……她精神完全正常，思维完全连贯。但是她大口喝光金酒，就像政府下周就会取缔金酒一样。我本来很有可能就这么离开，认为她除了明天会出现宿醉症状之外，完全没事。她怎么可能突然发作成那样？”

“她已经发展出耐受性。她的耐受性一定高过大多数人。你说过，彼得的滑板在他的卧室里？”

“是的。有一支搜索队彻底搜查公园，寻找他……或是他的尸体……有一人在灌木丛中发现了滑板。我没寻着机会问她，但我敢用任何东西和你打赌，他们是在那片叫‘灌木丛’的区域发现滑板的。那儿离那个姓达尔的女孩的自行车被发现的地点不远。我认为，达尔和斯坦曼也许存在关联，霍莉。我真这么认为。”

杰尔姆打来电话时，霍莉正要给自己弄点儿斯托弗牌碎牛肉放到吐司上作为晚餐，这是她心目中首屈一指的疗愈美食。现在，她把速冻包装丢进一锅沸水。根据外包装上的说明，你可以用微波炉来加热，那样更快捷，但霍莉从来不用微波炉加热。她母亲总是说，微波炉是一等一的食物毁灭者，像她母亲的众多教导一样，这句话已经根深蒂固地刻入母亲唯一的孩子——霍莉——的脑海。早上吃柑橘似黄金，晚上吃柑橘似铅毒。睡觉左侧卧，心脏会疲惫。只有荡妇才穿半身短衬裙。

“霍莉？你听得见吗？我说，我认为达尔和斯坦曼家的少年也许——”

“我听见了。我需要思索一下。他玩滑板时有没有戴头盔？刚才我应该问一下那些少年的，但我从头到尾都没想到。”

屎

“你没有想到问，是因为他们没有戴头盔。”杰尔姆说，“彼得·斯坦曼也没有戴，假如他那晚出门去和朋友碰面的话。不然他们会叫他包。”

“真的吗？”

“绝对。他没有带上手机，他没有戴头盔。头盔在他的卧室里，放在滑板旁边。我觉得他从来都没戴过。头盔看上去像是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一样，上面一点儿划痕都没有。”

霍莉注视着那袋碎牛肉，把它在沸水中来回翻动。“那个住在佛罗里达的叔叔呢？”她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斯坦曼太太当然已经给他打过电话。”

“她打过，负责案子的警探波特也打过。她努力过了，霍莉。对她自己和她的儿子都是。她戒了一年时间的酒，找到了另一份工作。这是一场该死的悲剧。你觉得我应该留在她这儿，在斯坦曼家过一夜吗？起居室的的气味相当糟糕，长沙发看起来不是你会称为舒适的样子，但假如你认为我应该留下，那么我就会留下。”

辉瑞制药生产的一种抗抑郁药的商品名，通用名为舍曲林。

礼来公司旗下的一种抗抑郁药的商品名，通用名为氟西汀。

“不。回家去吧。但在你离开前，我想你应该回到卧室里，检查一下她的呼吸，再查看一下药柜。假如她有安定药、止痛药或抗抑郁药，譬如左洛复[®]或百优解[®]，就把它们通通冲下马桶。假如你想的话，把酒也倒掉。但那只是权宜之计。她永远都能弄到新处方，烈酒也到处都有卖。你知道的，对吧？”

杰尔姆叹息了一声：“是的。我知道。小霍，要是你能在她癫痫发作之前见到她……我以为她没事。忧伤是一定的，还有过度饮酒，但我真心以为……”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应该是指“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或“救人须救彻”。

“你能做的事，你都做了。她失去了唯一的孩子，除非出现奇迹，不然她就是永远失去了他。她要么消化此事——恢复参加戒酒会，戒酒，将她的人生过下去——要么就消化不了。有一句中国谚语[®]说，假如你救下谁的性命，你就要对他

负责，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这是事实。”她注视着沸水，“至少，按我的理解是这样。”

“有一件事也许能帮到她。”杰尔姆说。

“那是什么？”

“了结。”

了结是杜撰出来的。她心想着……但没有说出来。杰尔姆还年轻，让他保有他的幻觉吧。

2

泰德·邦迪（Ted Bundy, 1946—1989），美国连环杀手，共谋杀了三十人以上。

约翰·韦恩·盖西（John Wayne Gacy, 1942—1994），美国连环杀手及强奸犯，至少性侵和谋杀了三十三名少年或年轻男性。

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加州犯下多起凶案的连环杀手，至今仍然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凶手身份。

指大卫·伯科维茨（David Richard Berkowitz, 1953— ），造成六死七伤，被判终身监禁。

霍莉在狭小的厨房餐桌旁吃着碎牛肉吐司。她认为这是完美的餐食，因为几乎没有什么要清理的。她为杰尔姆感到难过，为彼得·斯坦曼的母亲感到难受。杰尔姆把它称作一场悲剧，这是对的，但霍莉对把失踪女子和失踪少年的案子混为一谈保持着提防之心。她十分清楚杰尔姆心里在想些什么：一名连环杀手，就像泰德·邦迪^①、约翰·韦恩·盖西^②或黄道十二宫杀手^③。但是，大多数连环杀手本质上缺乏创造力，无法突破某个未解决的心理创伤。他们一直挑选同一类受害人的不同版本，直至他们被捕为止。人称“山姆之子”^④的连环杀手杀害了许多留着深色波浪发型的女人，或许是因为他无法杀掉贝蒂·布罗德，那个生下他又遗弃他的女人。

或者，伯科维茨也许只是喜欢见到那些女性的脑袋爆裂。她脑海中的比尔·霍奇斯评论道。

“哟。”霍莉说道。

但是邦妮和彼得·斯坦曼的情况迥异，不会是一人所杀。她对此很确定。或者说差不多确定——她愿意承认案发地点和交通工具（自行车和滑板）遭到遗弃的情况存在相似之处。

这提醒了霍莉，她得去向彭妮核对一下邦妮的衣物。有没有不见了的衣物？邦妮可不可能在某个地方藏起一个装有衣服的行李箱，没准是在她的朋友莱凯莎那儿？霍莉拿出笔记本，写下一条询问此事的提醒。她会在今晚打电话过去，尝试和莱凯莎约定明日下午的会面，不过她会把重要的问题留到她们面对面时再问。

她冲洗了餐盘，把盘子放进洗碗机，是魔法厨师公司制造的最小型号洗碗机，对生活中没有男性的单身女性再适合不过。她回到餐桌旁，点着一根香烟。在霍莉看来，没有什么能像一根香烟这样完美地结束一餐。香烟也有助于推理。

并不是说我有什么要推理的东西，她心想着，也许等我稍稍深入地挖掘后，就有可推理的东西，但眼下我所能做的就是推测。

“这很危险。”她对着空厨房说道。

银铃的叮当声响起，这意味着她的私人手机响了（办公手机的铃声是苹果手机标准的木琴铃声）。她以为来电者会是杰尔姆，他有一些忘记告诉她的内容，然而来电者是皮特·亨特利。

“对于伊齐，你说对了。她很乐意把她查出的关于达尔家女孩的信用卡及电话的信息交给我。维萨卡没有活动。威瑞森通信账户同样没有活动。伊兹重新查了一下，看看最近十天里是否有什么消费款项。没有。她最后的信用卡购物记录是6月27日从亚马逊网购买了牛仔裤。伊莎贝尔说，当你拨打达尔的手机时，你已不再能留下语音留言，只能听到机器人声音告诉你，语音信箱已满。而且没有办法追踪到手机。”

“所以，邦妮或其他人取出了SIM卡。”

“肯定不是未支付话费的问题。手机账单在7月6日付清，也就是女孩失踪的五天之后。她的所有账单都是在6日支付的。通常，银行是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付款的，但那个星期一是法定节假日，因此……”

“是不是诺尔银行？”

“是的。你怎么知道？”

“她母亲在诺尔银行工作，或者说过去在那儿工作，直至几家支行关闭为止。她说，等支行重新开业，她预计会被再次雇用。邦妮·达尔的账户里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因为伊莎贝尔不知道。要有法院指令才能获取余额信息，而伊兹看不出尝试获取那条信息的意义。我也瞧不出。它不是什么重要情报。你知道什么才重要，对吧？”

霍莉当然知道。从财务角度来说，邦妮·达尔像船只在水中搁浅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大概是一个糟糕的隐喻。“皮特，你听上去好些了。不那么频繁地咳嗽了。”

“我感觉好些了，但这种新冠是名副其实的厉害病毒。我想，假如我没有打那些疫苗针，我会躺在医院里。或者……”他在此打住，无疑是想到合伙人那位没有接种疫苗的母亲。

“早点儿上床睡觉。吃点儿流质食品。”

“谢谢你，护士。”

霍莉结束通话，又点了根香烟。她走向窗户，眺望窗外。距离天黑还有几小时，但阳光已经像傍晚时一样低斜，她对此总是感觉悲伤，也有点儿忧愁。又老了一天，离坟墓又接近了一天。她母亲过去常说。她那位此刻身在坟墓中的母亲。

“她从我这儿偷走了东西，”霍莉呢喃道，“她偷走了我从珍妮那儿得到的托管基金。不是全部都偷走，而是偷走了大部分。我自己的妈妈。”

她告诉自己，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邦妮·达尔也许依然活着。

但是。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1931—2020），英国著名间谍小说家。

“乔”（Joe）是英国间谍的俗称。——编者注

她的维萨卡没有使用过。她的手机没有打出电话。霍莉推想，一位训练有素的秘密特工——约翰·勒卡雷笔下那些“乔”^①中的一员——能够那样悄然隐退，就像蛇蜕皮一样，切断他与现代生活的联系，但一位24岁的大学图书管员？不。不是不太可能，就是不会。

邦妮·达尔死了。霍莉知道这点。

3

霍莉有一种片面形成（完全不符合科学原理）的认知：她恢复抽烟习惯对身体造成了危害，而锻炼能够抵消一部分危害，于是在和皮特讲完电话后，她在迟暮光亮下走了两英里路，最终走到鹿苑公园的南端。游乐场里满是荡秋千、玩跷跷板、从攀爬组合架滑下滑梯或倒挂下来的儿童。她毫无戒备地看着这群小孩，在这个有着过度性意识的世纪，没有哪个男性能像她这样窥视儿童却逃脱惩罚。她没有有意识地思考新案子，但潜意识中只想着这件事。她有一种困扰内心的感觉，感觉她忘记了一件事，但拒绝去追想。不管那件事是什么，它最终都会让人知晓。

奥蒂斯·雷丁（Otis Redding, 1941—1967），美国知名灵魂乐歌手。

她到家后，给莱凯莎·斯通打去电话。接电话的女人听起来生气勃勃，对于生活感到十分愉快（也可能是玩嗨了）。霍莉从背景声中能听到音乐——兴许是奥蒂斯·雷丁^①——和其他人的笑声。间或响起高呼声。霍莉心想着，很可能是玩嗨了。

“嘿，不管你是谁，”莱凯莎说，“假如是要提供汽车保修或教我如何才能改善我的信用评级——”

“不是的。”霍莉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解释致电的原因，询问能否在明日下午与她见面，大概是在较晚的时候。霍莉说，她必须去靠近厄普萨拉村的地方办理家庭事务。那样的安排是否方便？

莱凯莎用不那么生气勃勃的声音说道，她会很乐意与霍莉谈话。她和朋友们住在27号国道的露营营地，那个用印第安名字的地方——她问霍莉知不知道。霍莉说她不知道，但她没有说的是，这年头在大家心目中，印第安这个词往好里说是轻蔑词，往坏里说有种族歧视之意。她说，她确信手机上的GPS会将她正确地带往那儿。

“邦妮没有任何消息？没有音讯？”

“杳无音信。”霍莉说。

“那么我不知道我可以如何帮你，吉布尼女士。”

“你眼下就能帮我一个忙。你认为她离家出走了吗？”

“上帝啊，不。”她的声音在颤抖。当她再次说话时，勃勃生气存在过的所有痕迹都不见了：“我想她是死了。我认为，某个恶心的王八蛋奸污并杀害了她。”

4

那一夜，霍莉跪下来祈祷，确保逐一报出各位朋友的姓名，保佑他们平安，接着说她很抱歉重拾抽烟的恶习，期望上帝会帮助她在不久后再次戒掉恶习（但目前还不用）。她告诉上帝，今晚她不想回想起母亲，不愿回想夏洛特做的事和她那么做的原因。她最后恳求上帝能在女子失踪案上给予她帮助，任何帮助都行，并在末了说她希望邦妮依然活着。

她钻进被窝，仰望漆黑环境，寻思在公园时是什么在困扰她。当睡意袭来，准备收服她时，答案跃入她的脑海：鹿苑公园一带有没有发生过其他失踪案？

她想，查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会很有意思。

2021年2月8日₁

lake-effect, 指冷空气遇到大面积未结冰的水面（通常是湖泊），从中得到水蒸气和热能，然后在向风的湖岸形成降水的现象，通常是以雪的形式出现。——编者注

月冷得彻骨，2月却温暖得不合时令，仿佛是要补偿三周以来的“大湖效应”^①降雪和令人牙齿打战、接近零华氏度的天气。在周一下午，水银温度计显示气温在55华氏度上下，罗迪·哈里斯决定去清除斯巴鲁旅行车上日积月累的盐层，假如对盐层放任不管，盐层最终会腐蚀掉车门门槛板和底盘。埃姆提议丈夫将旅行车开到机场延长段旁的“驶入闪亮”洗车店，但罗迪说，他宁愿趁着新鲜空气可以忍受时，走出家门，在新鲜空气中自己洗车。她关心他的关节炎。他坚称关节炎没有困扰他，说他感觉很好。

强生公司旗下的一款镇痛药膏，由法国医生朱尔·邦格研发，在1898年引进北美市场。

“现在没有困扰你，”埃姆说，“但你今晚就会抱怨起关节炎，我敢打赌，而且你会离不开奔肌牌镇痛膏^②。因为那瓶好东西只剩一点点了，我们应该把剩下的油膏留给紧急状况。”她的意思是，假如我的后背或你的脖颈再次卡住。

“我会戴上手套。”他告诉妻子，而埃姆叹了口气。罗迪是她深爱的男人，是她的生命之光，然而当他决定做某件事后，就没什么能让他动摇。

他从后门进入车库，拿起水管，把它接到房屋侧面的水龙头弯嘴上。接着他回到车库，把车子倒出来。车库墙上有三个按钮。一个按钮用于打开左侧的车库门，他们极少使用的面包车就停在车库的左半边。一个按钮用于打开右侧的车库门，那儿停着哈里斯夫妇的斯巴鲁。第三个按钮则用于同时打开两扇车库门，罗迪有一个令人恼怒的习惯，就是按下那个按钮。当两扇门而不是他想要打开的其中一扇门咯咯地升起时，他在心底告诉自己，因为这个按钮位于中间，而不是位于下方或上方。这不是我忘性大，就是因为糟糕的设计，没有其他原因。

他钻进旅行车，倒车到合适位置，旋上喷雾器的水管早已在那儿等候着。罗迪盼望着这个小小的家务活儿。他喜爱用高压水射流冲洗掉固结在汽车上的道路用盐的方式。他提起喷嘴又停下动作。有人站在车道一头看着他。那是个漂亮姑娘，身着红色外套，裹着颜色相称的编织围巾，戴着颜色相称的帽子。她的口罩是红色的，橡胶套鞋——这碰巧是圣诞节礼物，因为姑娘曾经好几次称赞过好友霍莉

的那双套鞋——也是红色的。她的一只手里拿着一只薄薄的文件夹，文件夹贴着胸口。

“你是哈里斯教授吗？”姑娘问道。

“正是，”他说道，“稍等一下，年轻的女士。”他打开斯巴鲁的左前车门。车库门的遥控器夹在遮阳板内侧。这个遥控器上有两个按钮，而不是三个按钮。他按下一个按钮，左边的车库门降下，将面包车封在车库内。他相信女孩甚至没有留意到面包车，她注视的对象是他，但是永远都该保险一点儿，那样就永远不会遗憾。

他面带微笑走向她，伸出一只手。眼下，她与人打招呼时大多采用旨在防范新冠的互碰手肘方式，但他戴着手套，她戴着连指手套（在这样暖和的日子里，其实不需要戴手套，也不需要裹围巾，但这套着装是一种时尚宣言），因此握手没关系。

“在这个晴朗温煦的日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芭芭拉·鲁滨逊笑了笑：“实际上，我希望见到的是你的妻子。我想要询问她一些事。”

姑娘把文件夹护在胸前，他基于这一幕猜想她是对作家工作坊感兴趣。他可以告诉她，她对这个项目来说或许还太年轻——大多数参加工作坊、想要成为作家的学员年纪都有二三十岁。他也可以告诉她，今年秋季越来越可能不会有作家工作坊项目。吉姆·谢泼德已经谢绝邀约，表示过兴趣的其他职业作家寥寥无几。英文系现任三流驻校作家亨利·斯特拉顿也已经拒绝回聘。他告诉英文系主任罗萨琳·伯克哈特，在一门强化写作的课程中搞远程学习的想法荒谬至极。根据埃米莉的说法（她是从罗萨琳那儿听说的），斯特拉顿说，那会像是戴着拳击手套做爱。

不过，让埃姆给这位漂亮的小红帽传达坏消息吧——他只是一位谦逊的（也是退休的）生物学教授。

“我确信她会很乐意和你聊聊，小姐——”

“我叫芭芭拉，芭芭拉·鲁滨逊。”

“十分高兴见到你，芭芭拉。只需按下门铃。我妻子年纪大了，但她的听力敏锐着呢。”

芭芭拉听到这话露出微笑。“谢谢你。”她起步沿着步道走向房子，又回过身，“你应该也清理下你的面包车。在我年幼时，我父亲有一辆这种车，它行驶在州际公路上时，消音器掉落了下来。他说，盐分蚀穿了消音器。”

这么说来，她确实看见了，罗迪心想着，我真的得更加小心。

“很感谢你的忠告。”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美国非洲裔女作家，著有《宠儿》《所罗门之歌》等作品。

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 1944— ），美国非洲裔女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荣获过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代表作为《紫色》。

她会不会记得？她有没有见到任何她不应该看见的东西？罗迪认为没有。罗迪认为这位名叫芭芭拉·鲁滨逊的小红帽只对文件夹里装着的、仿若未切割宝石的作品感兴趣。她梦想着成为下一个托妮·莫里森¹²或艾丽斯·沃克¹³。但他在日后得更加小心谨慎。全都是那个出现在错误位置的按钮的过错，他心想着，愚蠢的工程设计。我的记忆力没问题。

他打开水管，将水管朝向斯巴鲁的侧面。盐分开始被冲刷走，露出底下闪亮的绿色车漆。他之前期望着这一幕，但眼下不那么有兴致了。这个穿着红衣的姑娘尽管很漂亮，还是令他的心情变得阴郁。

芭芭拉最后朝他招招手，沿着门前步道走上前，按下门铃。屋门开启，埃姆站在门口，她身着绿色丝绸连衣裙，头上是那天上午刚刚在美发沙龙里做好的发型，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只有70岁。“今日美发”沙龙本来应该因新冠疫情而关门，但店主海伦为那些一整年给予可观小费、在圣诞节也记得她的长期熟客开了后门。

“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

“我想知道，我能否和你谈一谈。是关于……”芭芭拉语塞道，“是关于写作。”

埃姆看了看文件夹，又给予芭芭拉一个致歉般的微笑：“假如是涉及作家工作坊之事，目前工作坊不接受任何新的申请。恐怕秋冬课程计划什么的都还没确定。你懂的，是因为这场疫病。”

“不，不是关于这件事。”

埃米莉把访客打量了片刻：漂亮，矫健，显然很健康，而且——这是当然的——很年轻。她的视线越过姑娘的肩膀，看见罗迪望着她俩，水柱飞溅在停车道上。假如今晚气温降低，那会结冰的，她心想着，你应该更有头脑些。随后，她的目光回到红衣女孩身上：“你名叫什么，亲爱的？”

“芭芭拉·鲁滨逊。”

“好的，芭芭拉，你为何不进来，告诉我是关于什么事？”

她站到一旁。芭芭拉走进房子。埃姆合上门。罗迪继续清洗线条简洁的绿色旅行车。

2021年7月24日

1

霍莉在她与律师埃默森约定的会面时间的四十五分钟之前抵达梅多布鲁克住宅区。霍莉做每件事都提前，亨利舅舅喜欢这么说，她参加自己的葬礼都会提前到。就她的葬礼而言，她大概会准时出席——她没的选——但她母亲的Zoom线上葬礼，霍莉提前了十五分钟登录，这或多或少证明了亨利舅舅的观点。

她没有直接驶向房子，而是停在汉考克街的街角，密切注视着已故母亲家车道上停着的轻型货车。这辆轻型货车通体都是亮红色的，只有侧身的公司名“A. D. 清洁”是黄色的。作为一家私家侦探公司的所有人和首席侦探（“密探、胶鞋仔、探子、锁眼偷窥者”是不那么有尊严的称呼），霍莉以前见过一两次这种轻型货车。A. D. 代表的是“死后”（After Death）。

在眼下这种案子中，清洁人员只会用真空吸尘器清洁每一块表面，再用消毒剂擦拭（一定不能忽略电灯开关、马桶手柄，甚至是门合页）。在暴力死亡的情况下，等警方鉴证小组完成工作后，A. D. 清洁人员进入现场，清洁血迹和呕吐物，运走破裂的家具，当然也会进行烟熏消毒。霍莉也许真的认识这个团队中的一两个成员，但她不想见他们，也不想与他们交谈。她摇下车窗，点了一根香烟，等待起来。

在10点40分时，两名A. D. 公司的员工将硕大的工具箱扛在肩头，走了出来。他们戴着手套，穿着连体工作服，戴着口罩——常规的N95口罩，而不是暴力死亡发生后有时必须戴的防毒面具。这座房子里的女士死于所谓的自然因素，而且死在医院里，因此严格地说，这是一次新冠大扫除，轻而易举，清洁人员快速进场又快速离开。两人互相点点头。其中一人贴了一个信封到前门上，信封像轻型货车一样，是红色的。两人上了轻型货车，驱车离开。在车子经过时，霍莉条件反射一般低下脑袋。

美国食品公司皮尔斯伯里的广告吉祥物。

她将烟蒂放进自己的旅行用烟灰盒（那天早上刚清洗过，但又已装有三个“死亡战士”），再驱车向南行驶到百合围42号——她母亲在六年前购置的房子。她扯下门上的信封，打开它。信封内的文件（仅有两页——在一次自杀或谋杀事件后，则会有更多文件）详细说明了他们履行的服务。最后一行写着“被移除的物品：0”。霍莉相信这点，戴维·埃默森一定也相信。A. D. 公司已经经营许多年，

它们有担保，它们在这个不太讨人喜欢却完全必需的领域内的声誉毫无瑕疵……此外，她母亲有什么可偷的东西？她的几十个小瓷像（其中包括在霍莉是个小女孩时吓坏她的皮尔斯伯里面团宝宝^注和目光斜睨的匹诺曹）吗？

以一名百万富翁来说，她住得很朴素。霍莉心想。这唤起一些不属于她平常情绪的感情。是愤恨吗？是的，但主要是生气和失望。

mai-tai，一种以朗姆酒、库拉索酒、杏仁糖浆和青柠汁制成的鸡尾酒，带有太平洋岛国风情。——编者注

她想到：一个大话精的女儿走进一家酒吧，点了一杯迈泰鸡尾酒^注。

当然是一杯迈泰鸡尾酒。霍莉在少有的几次点酒水的时刻，总是点迈泰鸡尾酒，因为它让霍莉联想起棕榈树、碧绿的海水和白沙滩。有时夜里躺在床上（不是经常，而是有时），她想象一名古铜色肌肤、穿着紧身四角泳裤的救生员高坐在救生塔上。救生员看着她，笑了笑，接下来的事就不必多言了。

霍莉有门钥匙，但她没有急着进屋去看那尊戴着阿尔卑斯帽、挂着斜睨笑容、仿佛在说“我对你幻想出的救生员全知道，霍莉。我知道你如何用手指甲戳他的后背，当你——”的匹诺曹瓷像。

“当我高潮时。那又怎样？有谁关心？”她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坐到门阶上，等待律师抵达。

在霍莉的心中，母亲一如既往地在她这位缺乏天赋、没有魅力的女儿未能达到要求时，伤感地回应道：哦，霍莉。

是时候开门了，不是打开房屋的门，而是打开她内心的门，为了思考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事情为何发生。她推想，她早已知道答案。毕竟，她是个侦探。

2

伊丽莎白·沃顿——奥利维娅·特里劳尼和“珍妮”贾妮尔·帕特森的母亲——过世了。霍莉在老太太的葬礼上遇见了比尔·霍奇斯。霍奇斯是和珍妮一起来的，他人很好。他把霍莉——倒抽一口凉气！——当作正常人一样来对待。霍莉没有当过正常人，现在也不是正常人，但她比之前更加接近正常。多亏了比尔。

珍妮在那场葬礼后过世。布雷迪·哈茨菲尔德将她炸死了。而霍莉——一个四十几岁、没有朋友、住在母亲家里的孤身女人——事实上帮着逮住了布雷迪……尽

管结果证明，布雷迪并没有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彻底了断。与比尔没有，与霍莉没有，与杰尔姆·鲁滨逊和芭芭拉·鲁滨逊也没有。

是比尔说服霍莉相信，她能掌控自己的人生。比尔从未大声说过这句话。他从来都不必说。他的意思都体现在他对待她的方式上。他交给她职责，并简单地假定她会履行职责。夏洛特不喜欢那种做法。夏洛特不喜欢他。霍莉几乎没有注意到。她母亲的警告和不赞成变成了背景噪声。她和比尔在一起工作时，感觉自己活力十足，头脑敏捷，能派上用场，仿佛世界重新有了五颜六色。在布雷迪之后，有另一桩案子要追查，有另一个坏蛋要追踪，那个坏蛋名叫莫里斯·贝拉米。莫里斯在寻找被埋葬的宝藏，并愿意做任何事来得到它。

接着……

“比尔生病了，”霍莉嘟囔着，又点了一根香烟，“胰腺癌。”

想到此事，即便在五年之后，她仍然心痛。

接着又是一份遗嘱，霍莉发现比尔把公司留给了她：“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侦探社并没有多大规模，起码那时没有。尚在草创期，在努力地站稳脚跟。

而我在努力地站稳，霍莉心想，因为要是我倒下的话，比尔会失望的。对我感到失望。

差不多在那时——她记不起确切时间，但肯定是比尔过世后不久——夏洛特噙着泪花打电话给她，告诉她卑劣的丹尼尔·黑利已经带着珍妮留给她和亨利的数百万美元逃往加勒比海，也带走了霍莉的大部分托管基金，霍莉之前在母亲力劝下把基金投入了投资仓。

他们开了一场家庭会议，夏洛特不断说着诸如“我无法原谅我自己，我永远无法原谅我自己”之类的话。而亨利不断地跟她说没事，说他俩仍然有足以维生的积蓄。他说，霍莉也一样，不过她也许要考虑放弃自己的公寓，在百合围和母亲一起住上一段时间。换言之，就是住进客卧，她的母亲在那儿几乎复刻了霍莉童年时的卧室。霍莉心想，就像一处博物馆展览。

亨利舅舅是否在那次会议上真的说了“来得容易去得快”？霍莉坐在门阶上，抽着香烟，无法确切地记起，但她觉得舅舅说过。他可能说出这种话，因为钱实际上没有流向任何地方。他的钱，夏洛特的钱，霍莉的钱，通通没有流向任何地方。

还有，你当然得关掉生意。夏洛特那时说。霍莉能记起这句话。哦，是的。因为那是整件事的目的，对吧？为了让她脆弱的女儿运营一家私家侦探社的疯狂计划停下，这个疯狂的念头是那个差点儿害得她被杀的男人灌输进她脑袋的。

“为了让我回来受到她的摆布。”霍莉低语道，用力按灭香烟，以致火星飞上来，烫痛了她的手背。

3

她正考虑再点一根香烟时，来自隔壁的伊莱恩和街对面的丹妮尔走过来，告诉她，她们对她丧亲是多么难过。她们俩都参加了母亲的葬礼，都没有戴口罩。在霍莉迅速地拉上她的口罩时，她们俩交换了揶揄的眼神（无疑是一个仿佛在说“哦，霍莉”的眼神）。伊莱恩询问，她是不是要把房子挂牌出售。霍莉说大概会。丹妮尔询问，她是不是在考虑办一场庭院售卖。霍莉说大概不会办。她开始感觉头痛了。

就在这时，埃默森驾驶着一辆朴实无华的雪佛兰轿车停下。一辆本田思域停在他后面，车内坐着两个女人。埃默森也提前到了，虽然仅仅早到五分钟左右，但还是要感谢上苍。丹妮尔和伊莱恩转身去了丹妮尔家，一边闲聊，一边交换八卦以及那些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定殖在她们呼吸系统的、不可见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毒。

从本田轿车上下来的两个女人差不多是霍莉的年纪，而埃默森的年纪大了一截，大背头的两侧有显眼的白发。他个子很高，形容枯槁，眼睛下面有黑眼圈，霍莉觉得要么是因为失眠，要么是因为缺铁。他拎着一只非常符合律师形象的公事包。霍莉很高兴见到这三人都佩戴了朴实无华的N95口罩，而且埃默森主动伸出手肘打招呼，而不是用手。她用手肘轻轻地碰了下埃默森的手肘。两个女人都举起一只手表示问候。

“很高兴能面对面地见到你，霍莉——我可以叫你霍莉吗？”

“可以，当然行。”

“我是戴维。这位是萝达·兰德里，她身旁的漂亮女士是安德烈娅·斯塔克。她们为我工作。萝达是我的公证员。你有没有进入过屋子？”

“没有，我在等你。”我不想独自面对匹诺曹和皮尔斯伯里面团宝宝。她心想着。这是个笑话，但像许多笑话一样，这也是真的。

“非常好，”他这么说道，尽管霍莉不知道为什么会非常好，“你愿意尽地主之谊吗？”

霍莉用了她的门钥匙，这把钥匙是母亲郑重其事地交给她的，吩咐她“千万要保管好这把钥匙，不要像你把图书馆的书落在公交车上那样弄不见”。这儿提到的“图书馆的书”名叫《不杀猪的一天》，第二天就从公交车公司的失物招领处找回了，但夏洛特在三年后依然提起这件事，再之后也仍然提起。在她16岁、18岁、21岁、50多岁时，天佑女王，母亲仍然会说“记得那次你在公交车上弄丢图书馆的书吗？”。母亲说这话时总是伴随着懊悔的笑声，笑声仿佛在说“哦，霍莉”。

房门一打开，百花香的气味就向她袭来。有那么片刻，她踌躇不前——没什么能像某些香气这么强烈地勾起回忆，包括好的和不好的回忆——但她随即昂首挺胸，迈了进去。

“多么雅致的小房子，”萝达·兰德里说，“我喜欢科德角式的房子。”

“温馨舒适。”安德烈娅·斯塔克补充道。霍莉不知道她为何出现在这儿。

“我有一些东西需要你查看，还有一些文件需要你签署。”埃默森说，“最为重要的是一份表明你已经知晓遗产的确认书。一份确认书要发给国税局，一份确认书要发给县遗嘱认证法庭。咱们方便到厨房详谈吗？夏洛特和我在厨房谈成了大多数业务。”

他们一行人进入厨房，埃默森早已在摸索公事包的锁扣，两个女人东看看西看看，盘点物品——女人到了一座不属于她们的房子里往往会这么做。霍莉也在举目四望，在她视线停留的每一处都听见了母亲的声音。她母亲的声音总是以“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遍”开头。

水槽：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遍，永远不要将没有冲洗过的果汁杯放进洗碗机？

电冰箱：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遍，要确保冰箱门关紧了？

碗橱：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遍，假如你不想让碟子摔碎，永远不要一次性收起超过三个餐碟？

灶台：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遍，离开厨房之前，要再三确认所有开关都关上了？

他们坐到桌旁。埃默森把需要她签署的文件逐一递给她。有表明她已知晓遗产的确认书。有表明她已被提供一份夏洛特·安妮·吉布尼的遗嘱副本（埃默森此刻

才交给她)的确认书。还有表明她已知晓母亲各种投资资产(包括一个非常值钱的股票投资组合,其中最优质的就是特斯拉公司和苹果公司的股票)的确认书。霍莉签署了一份雇佣协议,授权戴维·埃默森在遗嘱认证法庭上代表她。萝达·兰德里用又大又旧的盖章工具公证每一份文件,而安德烈娅·斯塔克担任见证人(所以她来这里是为派这个用场)。

等到签名仪式结束后,两个女人小声地向霍莉致上哀悼,随后离去。埃默森告诉霍莉,要不是他马上有个约会,他会很乐意带她去用午餐。霍莉告诉他,完全无碍。她不想和埃默森一起用餐——她想要的是看着他的背影,目送他离开。她的头痛愈发厉害,她想要抽一根烟。实际上,是迫切需要来上一根烟。

“既然你已经有一些时间来考虑此事,你依然倾向于卖掉这座房子?”

“是的。”也不只是倾向。

“是连带着家具陈设,还是不带家具陈设?你有没有考虑过?”

“连带着。”

“然而……”他从公事包里取出一小沓红色标签,标签上印着“保留”二字,“假如你在巡视这个地方之后发现有些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给那些东西贴上这些标签。只要揭下底纸就能贴,你明白了吗?”

“明白。”

“比如,前厅里你母亲的那些小瓷像,你也许想要留下作为纪念品……”他看到她的面容,“或者你大概不想留下,但也许有其他你想保留的东西。大概会有吧。基于我过去办这类案子的经验,遗产受赠人常常任由物品流失,后来才希望他们当初能尽力保住。”

你相信这番话,霍莉心想着,你在灵魂深处相信,因为你是个保留派,而保留派永远都无法理解放手派。他们是无法理解彼此的不同部落。有点儿像支持疫苗的人和反对疫苗的人,特朗普的拥趸和绝不会投给特朗普的人。

“我明白了。”

埃默森笑了笑,或许是相信他已经说服了她:“最后一件事是这个。”

他从公事包里拿出一个薄文件夹。文件夹里装着照片。他把照片摊在她面前,就像一个警察为一位目击证人布置罪犯照片集。她看着照片,只觉诧异。她看到的

不是罪犯的照片，而是放在深色绒布上的首饰的照片。有耳环、戒指、项链、手镯、胸针和一条双排珍珠串。

“你母亲去医院之前，坚持让我保管这些首饰。”埃默森说，“有点儿不合常规，但那是她的心愿。现在，这些首饰是你的了，或者说，一旦夏洛特的遗嘱得到认证，它们将会归你所有。”他递给她一页纸：“这是首饰清单。”

她简略地看了一下。夏洛特签过名，埃默森作为联署者签过名，而安德烈娅·斯塔克也签过名——显然，安德烈娅应该被描述为“职业见证人”。霍莉回头看了看照片，轻叩其中的两张：“这是我母亲的婚戒，而这是她的订婚戒指，她几乎没有戴过，但其他的首饰我一件都认不出。”

“她似乎是位实打实的收藏家。”埃默森说。他听上去有点儿不自在，但不自在的程度实际上不是非常强。死亡揭晓秘密。他当然知道这个道理。正如他们说的，他已经有不少经验。

服装首饰也叫时尚首饰，是采用廉价金属和宝石仿制品制成的首饰。

“但是……”霍莉注视着他。她以为——希望——她已经对这次见面做好准备，甚至是对巡视过世母亲的房子和仿佛博物馆展览的客卧都做好了准备，但是对这一幕？没有。“是值钱的首饰还是服装首饰^①？”

“你得将首饰送去鉴定，确定价值。”埃默森说道。他犹豫了一下，又以少了几分律师腔的口吻补充道：“但根据安德烈娅的说法，不是服装首饰。”

霍莉没有回应。她心中在想的是，这超出了欺骗的范畴。这也许超出了可以原谅的程度。

“我会继续将这些首饰保存在公司的保险箱里，直到遗嘱得到认证，不过你应该留下这个。我有一份副本。”他指的是首饰清单。清单上有至少三十件首饰，假如那些都是真珠宝，总价值一定……耶稣啊，非常高。十万美元？二十万美元？五十万美元？

西方传说中的类人生物，性贪婪狡诈，喜欢闪闪发光的東西，尤其是金币、钻石等贵重物品。——编者注

在比尔·霍奇斯的耐心指导下，她已经把自己的头脑训练得能够紧紧跟随事实，在它们引向某些结论时毫不退缩。一条事实如下：夏洛特显然拥有值许多钱的珠宝首饰。另一条事实是：霍莉从未见过母亲佩戴其中任何一件，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存在。结论就是：在她母亲继承财产后的某个时候，大概是在那些钱被认为弄

丢之后，夏洛特变成了一位秘密的首饰囤积者，就像奇幻故事中住在洞窟里的哥布林^①一样。

霍莉送他到了门口。他看着瓷像，微笑起来。“我妻子喜欢这类玩意儿，”他说，“我想，她有迄今为止制造过的每一种地精像和坐在蘑菇上的皮克西像。”

“拿几个带给她。”霍莉说道。把它们通通拿走。

埃默森一脸惊恐：“哦，我不能。不用了，谢谢你，但是不用。”

“至少带走这尊瓷像。”她拿起可恨的匹诺曹像，面带微笑地放进他的掌心里，“我确信遗产足以付给你——”

“当然——”

“但是请从我这儿拿走这件东西，作为对你亲切态度的答谢。”

“要是你坚持——”

“我坚持。”霍莉说道。见到那件丑陋的长鼻子小瓷像离开这儿会是她的从抵达百合围42号以来遇到的最棒的事。

霍莉关上屋门，透过窗户看着埃默森钻进汽车，心里想着，谎言，如此多的谎言。

霍莉回到厨房，收拾起她的那几份法律文件。她感觉像梦中的女人——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酒吧，然后——她走向水槽左边的第二个抽屉，抽屉里仍然有食品保鲜袋、铝箔纸、莎兰牌保鲜膜、面包袋扎条（母亲从不扔掉扎条）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弯带。她四处翻找，最终找到一只挺大的塑料夹子，用它夹住文件。接着，她拿了一只杯身上印着“家是心之所属”的茶杯，回到餐桌旁。她的母亲从来都不允许她在屋里抽烟，霍莉过去是在她的浴室里，把窗户打开后再抽烟的。现在，她点起一根香烟，同时感到残留的负罪感和一点儿淘气的喜悦。

在辛辛那提市邦德街上父母的房子里，她曾经坐在一张非常像这张餐桌的桌子旁，填写大学申请书：一份寄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份寄给纽约大学，一份寄给杜克大学。那些是她梦寐以求的选择，申请费的每一美分都花得值得。那些大学与胡桃山高中——一个她从未被人叫作“结巴”的地方——相距千里，远离她的母亲、父亲，还有亨利舅舅。

在棒球场上，投手投出三个好球，击球员却三击不中，击球员就被三振出局。投手一般都不擅长击球，假如把投手放到击球员位置上，那么要让这名投手被三振出局就是轻而易举的事。

当然，她没有被那些大学中的任何一所录取。她的成绩严格说来不算好也不算坏，而她的SAT分数十分糟糕，可能是因为考试的那天，她上半身偏头痛，下半身痛经，二者大概都是压力引起的。她得到的唯一录取通知书来自州立大学，这点并不令人惊讶。被州立大学录取就像在棒球比赛中把投手三振出局一样轻而易举^⑧。而且州立大学即便录取了她，也没有提供奖学金援助。

你父亲和我肯定负担不起送你念大学的费用，你会直到四十岁时都还在还贷款。夏洛特说。那时候，这句话大概是真的。假如你因为学业不好而被迫退学，你仍然会欠着贷款。她的潜台词是，霍莉当然会被迫退学——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大学会带来太多压力。夏洛特有次不是发现霍莉蜷缩在浴缸里，拒绝上学吗？再看看她参加SAT考试之后发生的事！回到家，大哭一场，半个晚上都在呕吐！

霍莉最终白天在米切尔雅居与不动产公司工作，晚上则在社区学院上课。社区学院的大多数课都是计算机科学课程，然而她偷偷溜进一两堂英文课。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她常常悒悒不乐，但已经逐渐像接受胎记或马蹄内翻足一样接受了现状——直到公司老板的儿子小弗兰克·米切尔开始骚扰她。

“摸我的屁股！”霍莉告诉空荡荡的厨房，“他纠缠骚扰我！为了做爱！”

当她把办公室里发生的一些事告诉母亲时，夏洛特建议她一笑置之。她说，男人就是男人，一辈子都是小头控制大头，而且从不改变。应付男人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享受生活中乐事的同时，你也得接受那些苦事，那些无法消除的事，必须忍受下去，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话。

爸爸不是那样，霍莉当时说，母亲听到这句话挥动一只手，在空中做出打发的手势，仿佛在说“他当然不是，他不会有那个胆，我倒想见他试一下”。一个简单的手势要表达好多意思，但夏洛特就是表达出来了。

霍莉没有告诉母亲的是，她已经差不多屈服了，已经几乎给了那个水泡眼、鳊鱼脸的龟儿子他想要的东西。这儿没人喜欢你，小米切尔说，你待人冷淡，你做的工作低于一般水准。没有我，你会被赶出公司。所以来一点儿报答如何，啊哈？我想，你一旦试过一次，就会喜欢的。

两人进入他的办公室，小米切尔开始解开她的女式衬衫纽扣。第一颗纽扣……第二颗纽扣……第三颗纽扣……接着她掴了他一耳光，是抡起手臂掴出的一巴掌，

她把全部力气都注入其中，打飞了小米切尔的眼镜，打得他嘴唇出血。他骂她百无一用，说他能让她因为袭击罪而被捕。她鼓起勇气（她都不知道自己拥有这样的勇气），用一种冷淡又确定的口吻（听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她平常的声音，她平常的声音很轻，人们常常得请她重复一遍才行）告诉他，要是他试图那么做，等警察到来时，她会告诉警察，他企图强奸她。他脸上的表情——一种出于本能的歪扭面容——使得她相信，警方可能会相信她的说辞，因为小弗兰克以前惹过麻烦，这一类的麻烦。不管怎样，事情到此结束。至少，对他是那样。对霍莉来说就不是，一周后的某天，霍莉早早来到公司，捣毁他的办公室，再蜷缩在她逼仄的小格子间里，脑袋靠在桌子上。她本来会爬到桌子底下，但是桌下没有空间。

她接着在“治疗中心”里住了一个月（她的父母为此弄到了足够多的钱），然后是三年的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到她父亲过世时停止，但她继续接受多种药物治疗，治疗使得她恢复功能，但也让她仿佛在透过一个玻璃纸包装袋看世界。

那些无法消除的事，必须忍受下去。这是夏洛特·吉布尼所传的福音。

4

拉丁文，意思是“忧愁女孩”。

霍莉在水龙头下方按灭香烟，冲洗茶杯，将杯子放进沥水架，然后上了二楼。从右边第一道门进去就是客卧。只是，它其实并不是客卧。首先，墙纸颜色不对，但它依然酷似她青少年时期在辛辛那提住过的房间，像得令人毛骨悚然。夏洛特或许相信，她这位心理和情绪都不稳定的女儿会逐渐意识到，她不应该生活在不理解她的问题的人士之中。霍莉迈进房间时，她再次想到“博物馆展览”这几个字。应该有一块牌子写着“一位忧愁女孩，TRISTIS PUELLA^①的栖息地”。

母亲爱她，霍莉对此依然毫无怀疑。然而，爱并不永远等于支持。有时，爱是夺走支持。

指普林斯·罗杰斯·内尔森（Prince Rogers Nelson, 1958—2016），艺名为“王子”，美国著名音乐人。下文中的“紫色一号”（Purple One）是他的绰号之一。

拉尔夫·马基奥（Ralph Macchio, 1961— ），以《龙威小子》（The Karate Kid）系列电影闻名。——编者注

拉丁文，意思是“播放器”。

床铺上方贴着一张麦当娜的海报。一面墙上贴着王子^①的海报，另一面墙上贴着拉尔夫·马基奥^②扮成“龙威小子”的海报。假如她查看整洁的小型音响系统（小牌子上会写着Ludio Ludius^③）下面的架子，她会找到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范·海伦乐队、威猛乐队、蒂娜·特纳的专辑，当然还有“紫色一号”。通通都是盒式磁带。她一直讨厌的方格花呢被单放在床上。曾经有个女孩生活在这些东西之中，透过窗户望着邦德街，播放音乐，用一台蓝色的奥利维蒂牌便携式打字机写下诗歌。那台打字机之后换成了一台带着小显示器的康懋达牌电脑。

霍莉低头看见她手里拿着的那些印有“保留”字样的红色标签。她甚至记不起自己是何时拿起来的。

“我庆幸我来到了这儿，”她说道，“回到家太好了。”

拉丁文，意思是“星球大战”。

她走向“星球大战”主题的垃圾篓（小牌子上会写着Bella Siderea^④——古老的拉丁文就是这样回归的），把标签扔进去。接着，她坐到床上，双手扣在一起，放到大腿中间。这儿有这么多的回忆。问题很简单：是面对还是遗忘？

当然是面对了，不是因为她现在是个不同的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面对过大多数人不会相信的恐怖的勇敢者。面对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

5

在她崩溃之后，在所谓的“治疗中心”之后，霍莉回应了一家小型出版商的招聘广告，他们想要为泽维尔大学的一位教授撰写的一套三本的本地历史书雇用一名索引编制员，这套书的尺寸仿佛门阶。面试开始时，她紧张不安——更像是惊慌失色——但编辑吉姆·哈格蒂显然对如何编制索引茫然不知，而霍莉能清楚地告诉他她会如何开展工作，没有结巴，没有用她自己的语言讲得乱七八糟不知所云——她在高中课堂上就经常那样。霍莉说，她会首先建立一份用语索引，再制作一份电脑文件，再进行分类，按照字母顺序排列。在那之后，工作会回到作者手上，作者进行检查和校订，再返还给她做最后的改动。

“我恐怕得说，我们目前还没有电脑，”哈格蒂说，“只有几台IBM斯莱雀克打字机。然而我想我们将来得买一台电脑——未来的趋势，还有诸如此类的理由。”

“我有一台电脑。”霍莉说道。她向前坐了一下，因为自己可能忘记这是一场求职面试，忘记小弗兰克，忘记自己在四年高中生活中被人叫成结巴而感到兴奋。

“你会用它来编制索引吗？”哈格蒂神色困惑。

Cat Nation，伊利人的另一个称呼。这儿的“猫”可能指的是浣熊或短尾猯猫。

“是的。拿单词Erie为例，它是一个类目，但它可以指伊利湖、伊利县或名叫伊利人的美洲原住民部落。当然，它得与‘猫民族’^注‘易洛魁联盟’相互参照，甚至是更多词！我得再次检查材料来弄明白，但你理解了索引的编制方式，对吧？或者等一下，拿‘普利茅斯’为例，那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词——”

哈格蒂在此叫停她，告诉她，她可以获得这份工作。他见到一个爱钻研索引的怪人时，认得出来。霍莉坐在床上，心里想着。

第一份工作——它绝对是一份边学习边挣钱的工作——带来更多编制索引的工作。她搬出邦德街上的房子。她购置了第一辆汽车。她升级电脑，上了更多课程。她也服用药片。在她工作时，她感到积极又敏锐。在她没有工作时，那种活在玻璃纸包装袋中的感觉又回归了。她有过几次约会，但都是些笨拙、尴尬的情事。互道晚安时仿佛强制性的吻别经常令她想起小弗兰克。

医疗业的一种职业，负责根据医生的口述录音，利用文字处理软件对记录医疗过程的档案文件进行信息转录。——编者注

当编制索引的工作逐渐稀少（大部头历史书的出版社破产了）后，霍莉转而为本地的多家医院工作，担任医疗转录员^注，这些医院之间有着松散的联系。她也为辛辛那提地区法院做权利请求申报的工作。她还必须回家探视母亲——更多的是在她父亲过世之后。她听母亲抱怨一切，从母亲的经济情况到左邻右舍，再到正在毁掉一切的民主党人。有时候，回家探视的霍莉想到《教父》系列电影中某一部的一句台词：就在我以为我出局时，他们把我拉了回来。圣诞节时，她和母亲、亨利舅舅坐在长沙发上，观看电影《生活多美好》。霍莉戴了圣诞帽。

6

是时候走了。

霍莉站起身，起步离开房间，听到母亲命令式的声音（离开前要把房间恢复原样——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遍？），然后回去抚平方格花呢被单。为了谁？为了一个死掉的女人？这是一个要么笑、要么哭的情形，于是霍莉笑了起来。

我仍然一直听见她的声音。我会永远都听见她的声音吗？

答案是“是的”。时至今日，她不会舔搅拌器上的糖霜（那样可能会感染破伤风），她会在碰过钞票后清洗双手（没什么东西像一美元钞票这样布满细菌），她不会在晚上吃橘子，而且除非绝对必要，否则她永远不会坐到公厕马桶圈上，然后每次坐下时总是带着恐惧引起的惊颤。

永远不要和陌生男人说话。那是又一条建议。霍莉一直遵循这条建议，直至她遇见比尔·霍奇斯和杰尔姆·鲁滨逊，那时一切都改变了。

她起步走向楼梯，又想起她给予杰尔姆的关于薇拉·斯坦曼的建议，再沿着过道走向母亲的卧室。那儿没有一样她想要的东西——墙上相框里的相片、梳妆台上杂乱的香水瓶、衣柜里的任何一件衣服或鞋履，她都不要——但那儿有一些她应该处理掉的东西。东西会在夏洛特床头柜最上层的抽屉里。

走向卧室的途中，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墙壁上，墙上镶在相框内的相片构成了某种照片展。其中没有一张夏洛特已故（也不怎么受到哀悼的）丈夫的相片，仅有一张亨利舅舅的相片，剩下的都是母女俩的合影。有两张相片特别吸引霍莉的目光。一张相片中，霍莉仅四岁，穿着一条无袖连衣裙。另一张相片中，她九岁或十岁的年纪，穿着那种往昔最流行的裙子：一条裹身裙，用显眼的金色安全别针接合住。之前在她的卧室里，她没能记起她为何讨厌被单，但此刻看着这些相片，她明白了。无袖连衣裙和裹身裙都是方格花呢面料，她有方格花呢的女式衬衫，（兴许）还有一件方格花呢的套头衫。夏洛特就是爱死了方格花呢，会给霍莉穿上一身方格花呢，再大声说道：“我的苏格兰小姑娘！”

两张相片中——几乎所有相片中——夏洛特的一条胳膊都搭在霍莉的肩膀上。这样的姿势，这样一种侧边拥抱，可以被视作保护性或怜爱的姿势，然而看着这个姿势在相片中一遍遍地重复，相片里夏洛特的女儿从2岁逐渐成长至16岁，霍莉觉得它也能传达出一层别的意思：所有权。

她走向床头柜，拉开最上层的抽屉。她想要处理掉的东西主要是安定药和任何处方止痛药，但她也会带走所有其他药物，甚至包括“每个女性”牌综合维生素片。将它们冲下马桶是万万不能的，不过开车回到州际公路的路上会经过一家沃尔格林连锁药局，她确信药局会很乐意帮她处理掉药物。

英美制容量单位，美制1加仑合3.785升。——编者注

她身上穿的是有不少大口袋的工装裤，这点很走运——她不用重新回到楼下，从放弯带的抽屉里拿来一只一加仑^①容量的食品保鲜袋。她开始将药瓶塞进裤袋，连标签都顾不上看，接着就愣住了。母亲的药物下面是一摞她清楚记得的笔记

本。最上面的笔记本封面上有一头独角兽。霍莉拿出笔记本，随意地翻看起一本。笔记本里写着她的诗。是糟糕、无力的诗句，但每一首都发自内心。

我躺在繁枝茂叶下的树荫里，望着云团飘过，

我想起远方的恋人，我会有许多天见不着他，

我合上双眼，一声叹息。

霍莉尽管是独自一人，却能感到面颊在变烫。这首诗是许多年前写的，是一名缺乏天赋的少女的作品，但母亲不仅将它保存下来，还保存在自己的近旁，或许会在关灯之前读一下女儿的拙劣诗句。她为何会那么做？

“因为她爱我。”霍莉说道，仿佛安排好的，眼泪恰好在这一刻开始涌出，“因为她想念我。”

若是这就是全部，若是没有那场关于卑劣的丹尼尔·黑利的号啕大哭和呜咽哀诉，该有多好。她那时坐在这座百合围的房子里的餐桌旁，夏洛特和亨利则解释他们如何遭受欺诈。两人捶胸顿足了好几回。桌上摆着信笺和财务表格。夏洛特一定早已告诉亨利，他们若要让霍莉相信他们的谎言，会需要些什么，而亨利提供了那些东西。他一如既往地同意了夏洛特的做法。

霍莉觉得，假使比尔出现在那次家庭会议上，他会几乎立刻就看穿诡计。（不是诡计，是个骗局，她心想着，是什么就叫它什么。）然而，比尔那时不在那儿。霍莉应该自个儿看穿诡计的，可她那时是个入行不久的新手，而且虽然他们讨论着一个令人眩晕的金额——一个七位数的金额——她其实并不关心。她的全部心思都放在新近爱上的侦探工作上。事实上，是沉迷其中。更别提因为悲伤而盲目了。

假如我之前调查我自己的家人，而不是寻找走丢的犬只，追捕弃保潜逃的人，情况也许不一样。

诸如此类。

与此同时，她要如何处置笔记本，那些她年轻时留下的尴尬遗存？也许会留下，也许会烧掉。她会在邦妮·达尔的案子要么被解决，要么像一些案子那样渐渐石沉大海之后做出决定。但是目前……

霍莉把笔记本放回原先的地方，用力合上抽屉。离开房间的路上，她再次看了看墙上的相片。每一张相片里都有她和母亲，见不到大多数时候都缺席的父亲，大

部分相片里，母亲的手臂都搂住她的肩膀。那是爱，是保护，还是进行逮捕的警官控制嫌犯的动作？兴许三样都是。

7

下楼梯下到一半，见到工装裤的裤袋因为塞入药瓶而鼓鼓的，霍莉心生一计。她匆匆回到她的卧室，从床上扯下方格花呢被单。她把被单团起来，拿着它下了楼。

起居室里有一个装饰性的壁炉，炉床上有一根永远不会燃烧的原木，因为它其实压根儿就不是原木。它本该烧天然气，但有好多年都用不了。霍莉把被单摊到炉床上，再走进厨房，从水槽下面拿出一只垃圾桶尺寸的塑料袋。她边走向前厅边把垃圾袋抖开。她把所有小瓷像扫进垃圾袋里，再拎进起居室。

钱都还在。霍莉必须给母亲一点儿报复。就连她的托管基金——霍莉扔进所谓的投资机会的那部分钱——都还在。她确信母亲是用她自己继承到的那份遗产购买了珠宝首饰，但那并未改变事实，即她的母亲编造出整件事的唯一原因是：那样“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就会倒闭。侦探社会在刚创立不久之时倒闭。接着，夏洛特就能说：哦，霍莉，过来和我一起生活。住上一段时间。永远住下来。

她留下了一封信吗？一份解释？对她所做出的事的辩解？没有。假如她给埃默森留下这样一封信，他早已交给霍莉了。整件事都很伤人，但也许最让霍莉心伤的是：母亲没有觉得她需要加以解释或辩解。因为她毫无怀疑地相信她做出的事是正确的。正如她觉得拒绝新冠疫苗接种是正确的一样。

霍莉开始把小瓷像掷入壁炉，其实是把它们扔进去。有些小瓷像没有碎裂，但大多数都碎了。所有击中假原木的小瓷像都碎了。

霍莉没有从这个举动中获得期待中的那么多喜悦。更让人满足的是在一直以来都严禁吸烟的厨房里抽烟。最后，她把垃圾袋里剩下的小瓷像倒到被单上，捡起一些飞到壁炉外的陶瓷碎片，再把被单扎起来。她听见里面的碎片叮当作响，那声音确实给予她一些严酷的喜悦。她拿着被单绕到房子侧面的垃圾站，把它塞进一只垃圾桶。

“好了，”她拍掉手上的灰尘，说道，“了结了。”

她回到房子里，但没打算巡视所有房间。需要看的東西，她已经看过，需要完成的事，她已经做了。她和母亲之间的账没有两相抵消，永远不会两相抵消，但是处理掉小瓷像和被单至少是朝着从她肩头撬开枷锁所迈出的一步。她想要从百合

围42号拿走的就是厨房餐桌上的文件。拿起文件，再嗅闻空气，有香烟的烟味，很淡，但确实有。

很好。

对往事的追忆够多了。她有一桩案子要追查，有一个失踪的女孩要寻找。“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上了她的车，驱车到了厄普萨拉村。”霍莉说道。

她随后大笑起来。

2021年2月8日

1

埃米莉打量芭芭拉的红色外套、红色帽子和红色围巾，说：“你真漂亮！从头到脚打扮得像一件圣诞礼物！”

美国反性骚扰运动，号召性骚扰受害者说出自己的经历。——编者注

芭芭拉心想着：多么滑稽。一名女子依然可以讲那样的话，但换成一名男子就不行。比如，哈里斯教授的丈夫。他确实好好打量了她一番，但你没法为此而控诉一个男人。那样你就得对几乎所有男性都发起MeToo^注式控诉才行。此外，他是个老年人，造不成危害。

“感谢你能见我，教授。我只会占用你一分钟时间。我希望你帮个忙。”

“嗯，咱们来瞧瞧，我能不能帮你忙。前提是，得与写作项目无关。鲁滨逊女士，请进厨房。我正在煮茶。你想要来上一杯茶吗？是我特别调配的茶。”

芭芭拉是个爱喝咖啡的人，她忙于哥哥杰尔姆口中所称的“绝密项目”时，会喝上几加仑的咖啡，但她想要讨好这名老迈（但眼神十分敏锐）的妇人，于是她说了声好的。

两人穿过一间装潢适当的起居室，进入一间同样装潢适当的厨房。灶台是沃尔夫牌的一一芭芭拉真希望他们家里有上一台，因为在离家去上大学之前，她还会在家里待一段时间。她已经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一只茶壶在前炉头上呜呜地叫了起来。

在芭芭拉解下围巾，解开外套纽扣（今天穿这一身真是过于暖和了，但这衣服确实令她外表靓丽——她是个用这身行头把自己收拾得好极了的年轻姑娘）之时，埃姆从一只瓷罐里舀了一些茶叶放进两只滤茶球内。芭芭拉除了袋泡茶就从未喝过其他茶，入迷地旁观着。

埃米莉倒入热水，说：“我们会让茶稍微泡一会儿。只需一分钟左右。这茶味道很浓。”她将窄窄的臀部倚靠在操作台边，双臂交叉，放在几乎全瘪掉的胸部下方：“现在说说，我可以如何帮助你？”

“嗯……是关于奥利维娅·金斯伯里。我知道她有时指导年轻的诗人……起码她过去……”

奥利维娅的昵称。

“她依然可能这么做，”埃米莉说，“但我相当怀疑其可能性。她如今非常老了。你也许认为我很老——不用露出不自在，在我这把岁数，我无须粉饰事实——不过相比于莉薇^②，我算是年轻人。她如今奔百岁了，我相信。她是如此之瘦，不用一阵强风，只需一点儿微风就能把她吹走。”

埃姆拿出滤茶球，将一只马克杯放到芭芭拉面前：“试试。但是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先脱下外套再坐下来吧。”

芭芭拉把文件夹放到桌上，脱去外套，将外套挂在椅背上。她呷起茶水。茶水尝起来有股臭味，颜色微微发红，令她联想到血液。

“你觉得味道如何？”埃姆睁着明亮的眼睛问道。她坐到芭芭拉对面的椅子上。

“非常好。”

“是，是的。”埃米莉没有慢慢呷，而是大口喝起来，尽管两个马克杯都依然冒着热气。芭芭拉心想，这个女人的喉咙一定有皮革衬里。也许，那就是当你变老时会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她心想着，你的喉咙变得麻木。你一定还失去了味觉。

在希腊神话中，卡利俄佩和厄刺托是九位缪斯中的两位，分别司掌英雄史诗和爱情诗。

“我想，你是卡利俄佩和厄刺托^③的追随者吧。”

“嗯，不怎么算是厄刺托的追随者，”芭芭拉说完，又冒险呷了一口茶水，“我一般不写爱情诗。”

埃米莉发出欣喜的笑声：“一个接受过古典教育的女孩！多么不同寻常，多么少见，多么令人愉快！”

“其实不是的，”芭芭拉说道，心中希望她不用喝掉这一整杯茶水，茶水看上去好像深不可测，“我就是喜欢阅读。事情是这样，我喜欢奥利维娅·金斯伯里的作品。是它们令我想要写诗。《千真万确》……《颠倒》……《心脏街》……所有这些诗我都已经读烂了。”这不只是一个隐喻——她那本《心脏街》确实摔得

散了架，书页与贝尔学院出版社的廉价封皮相分离，散落在地板上。她不得不新买了一本。

“她非常出色，年轻时荣获一系列奖项，不久前还进入国家图书奖的决选名单。我觉得是在2017年。”埃姆知道确实是2017年，当弗兰克·比达尔而非奥利维娅获奖时，她事实上相当高兴。她从没有喜欢过奥利维娅的诗歌。“你知道的，她就住在这条路上，离我们不远，而且……啊哈！画面明晰了。”

她的丈夫——另一位哈里斯教授——走进屋：“我要去给刚洗好的四轮轿车加油。你想要买什么吗，亲爱的？”

这里的文字游戏是ewe（母羊）和you（你）谐音。在英语世界，这是老派的调情话。——编者注

“只要牧羊人特调，”她说，“一杯母羊。”^注

他哈哈大笑，给了妻子一个飞吻后离开了。芭芭拉也许不喜欢埃米莉给她的茶水（实际上是很讨厌），但见到依然彼此相爱、能容忍傻乎乎笑话的老年人，感觉真好。她转回身，面朝埃米莉。

“我没有勇气走到她家，敲响她家房门。我勉强才有来到这儿的胆量——我之前差点儿就要转身离开。”

“我很高兴你没有那么做。你令这儿蓬荜生辉。喝茶吧，鲁滨逊女士。或者，我可否叫你芭芭拉？”

“可以，当然可以。”芭芭拉又呷了一口茶水。她看见埃米莉早已喝掉半杯。“情况是，教授——”

“埃米莉。我叫你芭芭拉，你叫我埃米莉。”

芭芭拉怀疑自己能否做到用名字来称呼这位目光敏锐的老妇人。哈里斯教授的嘴角在微笑，可以说，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辉，但芭芭拉吃不准这是不是愉快的眼神。这更像是一种估量的眼神。

“我去了贝尔学院的英文系，和伯克哈特教授聊了聊——你知道的，英文系主任——”

罗萨琳的昵称。上文中提到的伯克哈特教授全名是罗萨琳·伯克哈特。

“是的，我和罗兹^注相当熟。”埃米莉干巴巴地说，“在过去大约二十年里。”

芭芭拉涨红了脸：“当然，是的，自然是那样。我去找她，心想也许能被引见给奥利维娅·金斯伯里，然而她说我应该和你谈谈，因为你和金斯伯里夫人是朋友。”

莉薇也许认为我俩是朋友，埃米莉心想，但那言过其实了。事实上，是将实情过度拉伸，直至突然断裂。然而，她点了点头。

“有许多年，我俩的办公室紧挨着，有着相当友好的同事关系。我有她全部著作的签名本，而她有我著作的签名本。”埃米莉大口喝着茶，笑出声来，“公正又准确地说，是我仅有的两本著作的签名本。她一直都比我高产不少，尽管我认为她近来没有发表任何作品。你在寻求引荐，对吧？我推测你想要的更多。你想要她指导你，这点可以理解，你是一名粉丝，还有其他因素，但是恐怕你会失望而归。莉薇的头脑依然敏锐，至少依我来看是那样，而她的脚跛得十分厉害，几乎走不了路。”

这点无法解释奥利维娅为何没有参加去年的圣诞派对，她本可以通过她的电脑参加派对——她确实有一台电脑。但莉薇（或那个为她工作的女人）没有拒绝圣诞小精灵送上门的啤酒和开胃面包片——她们愉快地收下了食物和酒水。埃米莉对此心怀愤恨。正如罗迪会说的：我已经在我的小小本本上给她打上标记。用了黑色墨水，而不是蓝色墨水。

“我不想要指导。”芭芭拉说。她设法呷了一口茶且不让面容扭曲，再摸了摸文件夹，仿佛是要确定它还在原处。“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一切，就是让她读几首我的诗。也许两首就好，甚至一首也行。我想要知道……”芭芭拉震惊地发觉，她的眼眶里已经充满泪水，“我需要知道，我是否有任何优点，或者我是否就是在浪费光阴。”

埃米莉纹丝不动地坐着，只看着芭芭拉。芭芭拉由于已经把她过来要说的话完了，现在无法接触老妇人的目光。她转而注视马克杯中味道令人皱眉的茶水。还剩下这么多！

最后，埃米莉说：“给我一份。”

“一份……？”芭芭拉实在听不懂。

“一首你的诗。”埃米莉现在听上去很不耐烦，她在教书岁月中面对蠢蛋时也是这样。那时有许多蠢蛋，她对那些蠢蛋没有耐心。她伸出一只青色血管突显的手：“一首你喜欢的诗，但得是一首短诗才行。一页或更短。”

芭芭拉摸索着翻开文件夹。她带来十二首诗，所有诗都很短。她考虑到假如金斯伯里女士真的同意看一下诗（芭芭拉知道，机会不大），她不会想要看一首几乎有十八页之长的《拉格泰姆，散拍》那样的长诗。

芭芭拉开始说一些客套话，像是“你确定吗”，但是她看了一眼哈里斯教授的面庞，尤其是见到她明亮的眼眸，这使得她确信自己不该如此愚蠢。这不是一个请求，而是一项要求。芭芭拉翻开文件夹，用一只只有点儿不稳的手在为数不多的诗文中摸索，选中《脸变了》。这首诗与前一年的一段可怕经历有关，她至今依然会做关于那段经历的噩梦。

“你得原谅我一下，”教授说，“我不会在有人在旁时阅读。这不礼貌，也妨碍注意力的集中。等我五分钟。”她手里拿上芭芭拉的诗作，起步离开房间，又指向茶杯旁的罐子：“里面有饼干。请自便。”

芭芭拉一听见起居室较远一边的房门关上，就立刻拿着她的马克杯走到水槽旁，把茶水倒进下水管，只剩下一口的量。接着，她掀起饼干罐的盖子，看见果仁蛋白饼，便拿了一块。她过于紧张，以至没感到饿，但这是礼貌的做法。至少，她希望是这样。对她来说，整个会面有一种怪异的失衡感。这种感觉甚至在她进屋之前就开始了，男哈里斯教授急促地关上左边的车库门，简直好像他不想让她看见那辆面包车似的。

至于女哈里斯教授……芭芭拉绝没有料到自己能走进前门。她本会解释她的事，问哈里斯教授是否会和奥利维娅·金斯伯里说一声，然后就离开。现在，她独自坐在哈里斯夫妇家的厨房里，吃着一块她不想吃的果仁蛋白饼，保留最后一小口难喝的茶水，她会对此献上感谢，正如她母亲教她的那样。

埃米莉回来时，像是过去了十分钟。她走回来时，没有让芭芭拉等待答复——甚至在她坐下之前，她就说道：“这首诗非常好。简直是超乎寻常。”

芭芭拉不知该说些什么。

“你做到将相当分量的恐惧和憎恶塞进十九行的诗句中。这是不是和你作为黑人女性的经历有关？”

“我……嗯……”这首诗实际上和她的肤色毫无关系，而是和一个自称为切特·翁多夫斯基的怪物有关。它看起来像人类，但它不是人类。若不是有霍莉和杰尔姆，那只怪物早已杀死她。

“我收回提问，”埃米莉说，“应该发声的是诗歌，而不是诗人，而你的诗作发声很清晰。我只是感到惊讶。鉴于你的年龄，我本来预计会读到一些更加幼稚的

诗。”

“是吗？”芭芭拉一时间仿佛被她妈妈上了身，说道，“谢谢你。”

埃米莉绕过桌子，来到芭芭拉这一边，把诗页放到芭芭拉的文件夹上。凑近后，能闻到她有一股肉桂味，芭芭拉非常不喜欢这股气味。假如这是香水味，那么她或许该试试另一个牌子的香水。只是，芭芭拉觉得那不是香水味，而是她这个人的气味。

“现在还不用谢我。这行诗不行。”她叩击诗中的第四行，“不仅笨拙，还很陈词滥调。懒惰。你不能删掉这一句，整首诗已尽可能简短了，所以你必须把它换成更好的诗句。其他诗句告诉我，你有能力办到。”

“好吧。”芭芭拉说，“我会想些诗句。”

分别指美国著名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美国诗人和小说家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和圣卢西亚诗人、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 1930—2017）。

“你应该那么做。你会那么做。至于最后一句，你对于把‘这就是日落时鸟儿缝合天空的方式’换成‘这是日落时鸟儿缝合天空的方式’有什么想法？省下一个字。”她拿起碗旁边的一只勺子，开始用它上下戳刺，“长诗能唤起深刻的感觉，但短诗必须戳刺再戳刺，要一步到位！庞德、威廉斯、沃尔科特！^⑤你同意吗？”

“是的。”芭芭拉说。她在此刻大概无论什么都会同意——感觉如此古怪——但她实际上真心赞同这个意见。她不知道沃尔科特是谁，不过之后会去查一下他或她。

“好吧，”埃米莉放下勺子，坐回到座位上，“我会和莉薇说一下，告诉她你有才华。她可能首肯，因为人才——尤其是年轻的人才——总是能吸引她。假如她说不行，原因会是她如今身体太弱，收不了弟子。你愿意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吗？我会把它们转交给她，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也会给她发一份这首诗。请做那处小小的改动——画掉然后修改就好，目前不用担心那行糟糕的诗句。我会用我的手机拍一张诗的照片。这听起来像不像一个像样的方案？”

“当然，是的。”芭芭拉画掉“就”字。

“要是你在一两周后没收到她的回音，我可能会联系你。也就是说，你可视我为……一个利害关系人。”

她没有使用“导师”这个词，但芭芭拉从她的停顿确定那正是她的意思，而且仅仅是基于一首诗！

“那太棒了！非常感谢你！”

“你想来块曲奇饼干，在骑回家时吃吗？”

“哦，我步行。”芭芭拉说，“我走许多路。步行是良好的锻炼，尤其是在今天这样明媚的日子里，而且步行给予我思考的空闲。我有时开车去学校，我去年考到了驾照，但开车次数不多。假如我快迟到了，我就骑自行车。”

“假如你要步行，我坚决要求你带上两块饼干。”

埃米莉给芭芭拉拿来饼干。芭芭拉拿起马克杯，在埃米莉转回身时喝掉最后一小口：“谢谢你，教授……埃米莉。茶水非常好。”

“很高兴你喜欢。”埃米莉说话时带着同样的淡淡微笑。芭芭拉认为，这个微笑有一点儿心照不宣的意味。“感谢你分享你的作品。”

芭芭拉离去时，身上的红色外套没有扣上纽扣，红色围巾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而不是裹住脖子，红色编织贝雷帽一头翘起，自信地戴在头上，口罩则被遗忘在她的口袋里。

漂亮，埃米莉心想，漂亮的黑人小孩。

《无人生还》最早的书名是《十个小黑人》（Ten Little Niggers）。

尽管这个词（和其他词）自然而然地跃入脑海，但在如今像清教徒一般极端拘谨的时期，假如大声讲出来，那一定会玷污她余生的声誉。然而，她理解和宽恕了自己，正如她宽恕自己对已故的埃伦·克拉斯洛的某些不友善的想法。在埃米莉·丁曼·哈里斯性格形成的那些年所属的时期，你从电影或电视上能见到的仅有的黑人都是佣仆，那时某些糖果上印着“黑人”二字，某些跳绳时唱的押韵儿歌中出现“黑人”，她的母亲自豪地拥有着一本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的首版书，最早的书名^④种族主义色彩如此浓重，以致那本书后来被更名为《十个印第安人》，再后来又更名为《无人生还》。

这是我儿时接受的教育，仅此而已。我不该受到责备。

而且那个小女孩有才华。对于这么年轻的姑娘来说，她天资聪颖得不像话。更别提她是个黑人了。

2

当罗迪办完事回来时，埃米莉说：“你想要看个好笑的乐子吗？”

“亲爱的，我活着就是为了看乐子。”他说道。

“你是为了科学和营养学而活着，但我想这会逗乐你的。跟我走。”

两人走进埃米莉的书房。她在这儿读了芭芭拉的诗，但她做的事不只如此。埃姆调出摄像头程序，用键盘输入密码，选择隐藏在电冰箱上方一块墙板后面的摄像头。通过摄像头能以略微向下的角度看见整间厨房。埃米莉快进到自己手里拿着芭芭拉的诗离开房间的时刻。接着，她按下播放键。

“她一直等到听见我关上书房的房门。看着。”

芭芭拉站起身，迅速地环视周围，确定房间里只有她，然后把她的茶水倒进下水管。她在回到桌边重新坐下之前，从饼干罐里取出一块果仁蛋白饼。

罗迪哈哈笑道：“这确实好笑。”

“但并不让我惊讶。我从罐子最上面取茶叶装入我的滤茶球，那部分茶叶是新鲜的。罐子最底部的英式早餐茶已经放了不知多久。七年？十年？我正是用那些东西给她泡了茶，味道一定冲得要命。你应该看看她呷第一口时的脸色！哈哈，太爽了！现在等等。你也会喜欢这一幕的。”

她再次快进。她和女孩以两倍速讨论诗歌，接着埃姆走向饼干罐。女孩举起杯子……拿在嘴巴前……

“就是这儿！”埃姆说，“你看见她做了什么吗？”

“等你转过身，这样你就能看见她喝完茶，而且你会以为她喝光了一整杯茶。聪明的女孩。”

“鬼祟的女孩。”埃姆赞赏地说道。

“但你为什么给她喝陈年茶叶？”

她给了他一个“我忍受不了蠢蛋”的眼神，这个眼神因为爱意而柔和：“好奇，亲爱的，单纯因为好奇。你对营养学和衰老相关的各种生物学实验感到好奇；我对人性感到好奇。这是一个机智聪敏的女孩，聪慧又漂亮。而且……”她叩击起他出现深深皱纹的额头：“她有很好的脑子。有才华的大脑。”

“你不是在提议将她放入名单，对吧？”

“在考虑这样的事之前，我得先查明大量背景信息。那也就是这玩意儿被造出来的目的。”她拍了拍电脑，“但大概不会。当然……在紧要关头……”

她给出悬而未定的回答。

2021年7月24日

1

噶依肖尼营地的两个停车场——一个停汽车，一个停露营车和房车——都满了，没人在意疫情。营地本身看起来堵得不行。霍莉沿着旧17号州道往前多行驶了四分之一英里，把汽车停在路肩上。她打电话给莱凯莎·斯通，莱凯莎说她会在营地商店有树荫的那侧等候。霍莉说，她沿着公路驶了一段距离，给她五到十分钟赶回去的时间。

“对停不了车的事，我很抱歉，”莱凯莎说，“我想停车场有一半的车子都是我们的。今年我们来了一大帮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学院工作，或者在那儿上过学。”

“我不介意，”霍莉说，“我可以走路。”此话不假。她似乎没法把母亲的百花香气味从鼻子里赶出去……或者可能是她无法把它驱逐出她的脑海。她希望新鲜空气会把气味赶走。它也许还会把她不想承认的、讨人厌的情绪赶走。

她不断想到比尔过世后的最初几个月。她在母亲的反对声浪下，把托管基金余下的钱都投进“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她记得自己祈祷客户光临。她记得自己像个21点玩家一样飞速点账单，把必须付的钱付清，把能够拖延的账单往后拖，甚至当寄来的账单上盖有红色的“最后通牒”字样时也依然如此。与此同时，她的母亲购入了珠宝首饰。

印第安人用烟管抽烟时会彼此传递分享，这是一种友善的举动，所以将烟管叫作“和平烟管”。

霍莉意识到自己走得太快，几乎都在慢跑，就让自己停下脚步。前面赫然矗立着营地的招牌，招牌上是一名咧嘴笑的美洲原住民酋长。酋长头戴花哨的红白蓝色头饰，伸出的手里拿着一件设计者想让人认作和平烟管^②的东西。霍莉寻思着，竖起这块招牌的人是否意识到，它透着多么强烈又荒唐的种族主义。他们一定没有意识到。他们大概以为，展示抽着和平烟管的老酋长是一种向美洲原住民致敬的方式，那些美洲原住民昔日住在厄普萨拉湖畔，如今住在一片印第安保留地里，与他们曾经狩猎的地方相隔好多英里——

“停下吧。”她低语道。她用了片刻闭上眼睛，喃喃念出一句祷文。这是那句与康复中的酗酒者联系最密切的祷文，但它对其他许多事和许多人都有效。其中也

包括她。

最早由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创作的祈祷文，后来被称为“宁静祷文”，有多个不同版本。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里也有过引用。——编者注

“请赐给我沉着心态，平静接受我无法改变之事。”^②

她的母亲过世了。破产近在咫尺的可怕日子都过去了。“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现在是带来收益的事业。目前要查明邦妮·达尔遭遇了什么。

霍莉睁开眼，再次开始步行。她就快到了。

2

这首歌曲的原唱是加拿大的乐队合唱团（The Band），后来被美国乡村民谣歌手琼·贝兹翻唱，红极一时。

掷马蹄铁的游戏，将马蹄铁套入木桩就能得分，而掷出的马蹄铁假如斜靠着木桩，也能得到少许分数。

由于她曾为那些大部头历史书编制索引，霍莉知道“噶依肖尼”（Kanon Sionni）在古老的易洛魁语中代表“长屋”，营地中央也确实有一座长屋。长屋有一半是一家店铺，另一半看起来是用于团体聚会的。眼下，后一半的长屋中尽是些小伙子和姑娘，他们唱着《他们打倒老迪克西的那晚》^③，合唱指挥（假如这是他的身份）用电吉他弹着和弦伴奏。这不是琼·贝兹的天籁，但他们的歌声在下午的空气中袅袅升起，相当美妙。一场垒球赛在进行中。一帮男人在掷马蹄铁。当声使炙热的夏日空气颤动，其中一人喊道：“老天哪，斜靠在木桩上了^④！”湖里到处是游泳者和玩溅水花的人。人们拥入商店，又拥出商店，嚼着点心，喝着汽水。许多人身穿营地的纪念T恤衫，T恤衫前幅印有抽和平烟管的大酋长。可以看见，极少人戴口罩。尽管霍莉戴着口罩，但是见到这些生气勃勃、面部无遮无挡的活动，她还是感觉到一阵快乐。不管有没有做好应对新冠的准备，美国都在逐渐恢复。这让霍莉担忧，但也给了她霍莉式的希望。

她步行绕到长屋有树荫的那一侧，莱凯莎·斯通正坐在一张野餐桌旁的长凳上，野餐桌上刻满了首字母缩写。莱凯莎穿着一件浅绿色罩衫，罩衫底下是一套深绿色的比基尼。霍莉认为她和邦妮年纪相仿，相差不超过一岁，而且她的长相绝对可用惊艳来形容——年轻，活力十足，性感。霍莉推想，邦妮过去也是这种模样。假如能相信她现在依然是这种模样就好了。

“你好，”她说，“你是莱凯莎，对吧？我是霍莉·吉布尼。”

“请叫我凯莎。”年轻姑娘说，“我给你买了一瓶思乐宝饮料，是含糖的那种。我希望这么做没问题。”

“好极了。”霍莉说，“你考虑得十分周到。”她接过饮料，旋开瓶盖，在凯莎身旁坐下：“我可否打听一下，你是否打过疫苗？”

“接种过两剂疫苗。”

“莫德纳。”霍莉说。这是最新的见面和打招呼方式。她摘下口罩，用手拿了片刻：“我觉得在这儿戴口罩傻兮兮的，但最近我家族里有人因为新冠病逝。”

“哦，听到这种消息，我感到十分遗憾。是你的近亲吗？”

“是我的母亲。”霍莉说完又想起，母亲是个购入首饰却不佩戴的人。

“太糟了。她有没有接种过疫苗？”

“她不相信疫苗。”

“那可真残酷。你是怎么应对丧母的？”

“就像电视剧里总是说的那样，很复杂。”霍莉把口罩塞进口袋，“大多数时间，我聚精会神地工作，也就是寻找邦妮·达尔，或者查明她遭遇了什么。我不会耽误你太久，你很快就能回到朋友身边。”

“别担心这点。他们都在打垒球或游泳。我是个差劲的球手，而且我今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湖里面度过的。你想占用多长时间都可以。”垒球场地上爆发出喝彩声。凯莎望向那边。有人朝她挥手。她也挥了挥手回应对方，再转身朝向霍莉。

“过去三年里，我们一帮人都在这里聚会，我之前真的很期待聚会。自从邦妮失踪……”她耸了耸肩，“就不那么期待了。”

“你真认为她死了？”

凯莎吁了一声，望着湖面。当她回过头时，她的褐色眼睛——美丽的眼眸——噙着泪水：“可能是别的情况吗？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我已经给我能想到的每个人打去电话，我们的所有朋友，当然她母亲给我也打过电话。什么消息都没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临走时会不跟我说一声吗？”

“警方把她记录为失踪人口。”当然，伊齐·杰恩斯或皮特·亨特利不是那么想的。

“他们当然那么办事。”凯莎说道，从她自己那瓶思乐宝喝了一口，“你听说过马利克·达顿，对吧？”

霍莉点点头。

“这是这座城市的警队运作方式的完美例子。小伙儿因为破掉的车尾灯而被杀。你本来预计他们会对一个白人女孩更上心一点儿，但是没有。”

那是一片霍莉不想踏入的雷区。“我可以把我俩的谈话录音吗？”永远不要把这叫成问话，比尔·霍奇斯说过。警察才进行问话。我们只是谈话。

“当然可以，但我没多少能告诉你的。她不见了，这事不对劲。我所知道的仅此而已。”

霍莉认为凯莎知道更多内情，而且虽然她没有期待在这儿能有任何重大突破，但她怀着霍莉式的希望以及好奇心。她把手机放到划痕累累的桌面上，点击录音键。

“我在为邦妮的母亲工作，我对她俩的相处情况有些好奇。”

凯莎开口要回答，又停下了。

“你说的任何话都不会传回彭妮那边。这方面你有我的保证。我只是关心细节。”

“好吧。”凯莎皱起眉头，凝望湖泊，接着叹息起来，回过头看着霍莉，“她们相处得不行，主要是因为彭妮总是从邦妮身后偷看，假如你懂我的意思。”

霍莉当然明白。

“在她妈妈眼中，邦妮做的事没一件是完全对的。小邦说过，她讨厌开车载她妈去任何地方，因为彭妮总是会告诉女儿，她知道一条更短的捷径，或一条车流更少的路线。她总会吩咐邦妮超车，超车，得驶入左侧车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还有，邦妮说过，如果彭妮感觉邦妮与前面的汽车离得太近，她总是会在副驾驶座位上假装踩动隐形的刹车，或者整个人僵住，让人十分烦躁。有一次，邦妮把几缕头发染成红色，十分可爱……起码我这么认为……但她妈妈说，这让她看起来像个淫娃荡妇。要是她给自己弄一个文身，就像她提到过的……”

凯莎翻了白眼。霍莉哈哈大笑。她情不自禁。

“她们一直在为了她在图书馆的工作而争吵。彭妮想要女儿在她上班的那家银行工作。她说，薪水和津贴会好得多，而且除了面对面的会议，她不必一天七小时佩戴口罩。但邦妮喜欢在图书馆工作，而且就像我说过的，我们有玩得很好的一帮子人。大家都是朋友。除了马特·康罗伊。他是首席图书馆员，是个讨厌鬼。”

“咸猪手？”霍莉想到她从另一个图书馆员口中听说的事，那两个图书馆员今天都不在这儿，“爱对女生毛手毛脚？”

“是啊，但实际上他今年稍微收敛了些，也许是因为那名社会学系的助理教授。你大概没听说过，学校管理方把那件事瞒住了，但我们在图书馆听说了来龙去脉。图书馆是流言蜚语的中心。那位助理教授抓了一名研究生的屁股，现场有一位目击证人，随后助理教授被解聘。大概在那时候，马特开始规规矩矩。”她暂停了一下，“虽然他从未错过任何一次偷窥女孩裙底风光的机会。这种人并不罕见，只是他干得十分明目张胆。”

“你能看出他和邦妮失踪一事有任何关联吗？”

凯莎发出快乐的笑声：“老天，不。他是我妈妈会叫作瘦竹竿的人。邦妮比他重了至少三十磅。假如马特抓了她的屁股，她会给他一个过肩摔，或者用屁股把他顶到墙上。”

“她会柔道或其他武术？”

“不，没有正儿八经学过，但她上过一门自卫课。我和她一起上了那门课。她母亲为此而叽叽歪歪，把那叫作不必要的花费。小邦在她母亲眼皮子底下做什么都不行。至于达尔太太希望女儿在她的银行工作的事情，两人为此发生过两次歇斯底里的吵嘴。”

原文为No love lost，英语俚语，指双方之间没有一点儿爱意可失去，彼此憎恨。所以下文凯莎表示反对，说两人之间还剩有爱意。

“一点儿爱都不剩。☹”

凯莎思忖了一下：“当然，你可以那么说，但两人之间还是剩下许多爱意。你明白吗？”

霍莉想到了母亲床头柜抽屉里那些写有诗文、书角卷起的笔记本，说了声她懂。

“凯莎，邦妮会离开这儿，逃离母亲吗？在种种持续不断的吹毛求疵和诉苦抱怨，所有争执之下？”

“有个女警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凯莎说，“她没过来见过我，只是打来电话，提了两三个问题，随后就是谢谢，斯通女士，你帮了大忙。都是些套话。我对你问题的回答是，绝不可能。假如我让你以为小邦和达尔太太一直激烈争吵，那不是我的本意。确实有争吵，有时会大声互骂，但没有动手过，而且她们总是会和解。至少，据我所知是那样。她们之间发生的情况更像是一颗你无法弄出鞋子的石子。”

霍莉被这个比喻打动，寻思夏洛特对她来说是不是就是那样：鞋子里的一颗石子。她想起丹尼尔·黑利——一个从来都不是贼，却被当作贼的人——随后判断，母亲更加过分。

“吉布尼女士？霍莉？你还在听吗？或者你是不是走神了？”凯莎在微笑。

“我想我是走神了。她有没有一笔你知晓的现金储备？我这么问是因为她的信用卡没有使用过。”

“邦妮吗？没有。她没花掉的钱都存入了银行，我想她也许有一些投资。她喜欢证券市场，但她不是个爱博一博的赌徒。”

“她没有在你的住处放任何衣服吗？那些如今不见了的衣服？”

凯莎眯起眼睛：“你到底在问什么？”

霍莉平常是个腼腆怕羞的人，但在她追查案子时情况就变了：“我直接说吧。我在问你是不是在为她打掩护。你是她最好的朋友，我能看出你对她忠诚不贰，我想，假如她这么要求，你会照办。”

“我有点儿憎恶这种猜想。”凯莎说。

霍莉自从新冠出现起就对触碰他人变得踌躇不决，此刻却伸出一只手放到年轻女人的手臂上，甚至都不假思索：“有时我的工作意味着提出让人不愉快的问题。彭妮和邦妮也许没有一段理想的关系，但彭妮在向我付钱，托我寻找邦妮，因为她由于女儿失踪都快神经错乱了。”

“好吧，我听见你说的了。没有，邦妮没有在我的住处存放任何衣物。没有，她没有偷偷藏起来的现金。没有，马特·康罗伊没有抓走她。他也在四处询问——学院就业办公室、校园保卫处、一些图书馆的常客。他尽了应有的努力，我会给他这个评价。那张被认为是邦妮留下的便条？完全是胡说八道。还抛下她的自行车？邦妮喜爱那辆车，攒钱买下了它。我跟你讲，是某个家伙跟踪她，抓走她，强暴她，杀害了她。我可爱的邦妮啊。”

这次，眼泪落下，她也低下了脑袋。

“男朋友怎样呢？汤姆·希金斯。你知道他的什么事吗？”

屎

凯莎发出尖厉刺耳的笑声，抬起头：“是前男友。他是个货、废柴、瘾君子。邦妮的妈妈关于他的说法至少是对的。他肯定不是会绑架他人的类型。不知道小邦相中他身上的什么才开始这段感情。”她接着附和了彭妮的说法：“他们的性爱一定很销魂。”

霍莉回想到“某个家伙跟踪她”。这看起来越来越有可能，也就意味着，这不是一次冲动犯罪。因此，霍莉需要再次看一下捷特玛特便利店的监控视频，要非常仔细地看。但这件事应该等到明天再办，到时她的眼睛和头脑都会焕然一新。今天是漫长的一天，工作好久了。

“你当私家侦探很久了吗？”

“几年。”霍莉说。

“工作是不是很有意思？”

“我想是的，是的。当然也有乏味的时候。”

“有过危险吗？”

霍莉想到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洞窟，还想到一个伪装成人类的東西坠下电梯井，伴随着越来越轻的尖叫声。“不常遇到危险。”

“你是个女性，加上其他情况，这让我觉得挺有趣的。你是怎么进入这一行的？你以前是警察吗？你看上去不像当警察的人。”

从掷马蹄铁的沙坑传来又一声当当响，紧接着是欣喜的叫喊声。会堂里的年轻人此刻唱起音乐剧《西区故事》里的歌曲《今夜》。他们年轻的歌声扶摇直上。

“我从未当过警察，”霍莉说，“至于我是如何进入这一行的……那也很复杂。”

“好吧，我希望你这次办案成功。我爱邦妮，像个亲姐妹一样，我也希望你能查明她遭遇了什么。但我情不自禁地感到难受。邦妮有一位干着轻松舒适的银行工作的阔绰妈妈。她能负担雇用你的开支。这样想是错的，我知道是错的，但我不能自己。”

霍莉可以告诉凯莎，彭妮·达尔大概并不阔绰，由于新冠疫情，她已经被公司放了长假，尽管她可能依然从诺尔银行收到薪水支票，但绝不可能是她的全薪。她可以说出这些事，但没有说出口。相反，她做了她最擅长的事：用双眼注视凯莎的面庞。那对眼睛仿佛在说“告诉我更多事”。凯莎这么做了，而且在她苦恼或气愤的情绪下（抑或二者皆有），她少了一些“我在和一个白人女性谈话”场合下的谨慎措辞。减少得不多，只是一点点。

“你认为马利克·达顿的妈妈有什么？她在市中心的亚当斯洗衣房工作。她丈夫离开了她。她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女儿们差不多要读中学了，需要衣服，还有学校规定的必需品。她的大儿子在米达斯汽车消音器厂有份工作，尽其所能帮助家里。然后，她失去了马利克。马利克头部中枪，脑浆全溅在他的自备午餐上。你知道一个说法吗——假如公诉人客客气气地请求的话，大陪审团会同意起诉一份火腿三明治？他们没有批准起诉那名枪杀马利克的警察，对吧？我猜想他是花生酱和果酱三明治。”

是没有起诉，但那个警察确实失去了工作。霍莉也没有说出这句话，因为这种惩罚在莱凯莎·斯通看来会不够有力。在霍莉自己看来，也不够。对伊莎贝尔·杰恩斯来说也不够（她值得赞誉）。对于那名警察呢？他如今大概在做保安，或者他可能在州监狱看守牢房，而不是住进某间牢房。

凯莎握紧拳头，轻轻地捶打在伤痕累累的野餐桌桌面上：“没有民事诉讼。没有金钱赔偿。《黑人新闻》弄了个基金，但钱不够雇用一位能干的律师。司空见惯的情况。”

“早见惯了。”霍莉嘟哝道。

凯莎摇摇头，似乎是要予以澄清：“至于寻找邦妮的事，上帝之爱和我的美好祝愿会伴随着你。我全心全意地祝福你顺利。找到犯案的家伙，以及……你带着手枪吧，霍莉？”

“有时带枪。在我必须佩枪时。”那是比尔留下的手枪。“今天没有带。”

“好吧，要是你找到凶手，让他吃颗子弹，径直打中他该死的卵蛋。请原谅我爆了粗口。至于马利克呢？没有人在为他寻求公义。也没人在寻找埃伦·克拉斯洛。他们为什么会寻找呢？只是些黑人，你懂的。”

霍莉仿佛回到了攢乳冰激凌店外的停车场，在和那些少年交谈。领头的少年汤米·爱迪生有着红头发，肤色像香草冰激凌一样白，但他那时说的话和凯莎此刻讲的话像二部和声。

你们想要知道谁的母亲在担心吗？“臭臭”的母亲。她快发疯了，警察什么都不做，只因为她是个酒鬼。

她想起了比尔·霍奇斯某天和她一起坐在他家小屋的门阶上。比尔说：有时宇宙会扔给你一条绳索。要是绳索出现了，就往上爬。看看绳索最上面有什么。

“凯莎，埃伦·克拉斯洛是什么人？”

3

霍莉一回到汽车里，就点了一根香烟。她吸了一口（第一口烟总是最爽的），把烟气吹到打开的车窗外，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她把录音快进到她和凯莎谈话最后面的部分，也就是谈及埃伦·克拉斯洛的部分，听了两遍。也许杰尔姆关于这是一桩连环杀人案的观点是对的。不要贸然下结论，但这确实勉强称得上一个模式。重合点不是性别、年龄或肤色，而是地点。鹿苑公园，贝尔学院，或许二者皆是。

埃伦·克拉斯洛是一名勤杂工，她的时间都在生命科学楼、贝尔学院的餐厅兼地下啤酒屋里度过。这家名叫钟楼的餐厅位于纪念学生活动中心里，学生们没有课时往往会聚在这处中心点。茶歇、午餐时，和凯莎一起的那帮图书馆员会聚在那儿。当一天的工作完成后，他们常常聚在那儿喝啤酒。这个选择合乎情理，因为雷诺兹图书馆就在附近，在冬天的日子里，雪花和寒风从湖上呼啸而来时，走一点儿路就能到达。

根据凯莎的说法，埃伦为人聪敏，长相标致，大概是个女同性恋，但不是那种有伴侣的女同性恋，至少目前没有。凯莎说，她有次问过埃伦有没有考虑上课学习，埃伦说她没有兴趣。

“她说，生活是她的课堂。”霍莉的手机发出凯莎的说话声，“我记得这句话。她说得像在开玩笑，却又不像在开玩笑。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霍莉说她明白。

“她住在洛敦边缘地带的一家拖车公园的小拖车里，她对那儿感到快乐和满足，说它对她来说挺好的了，她也对她的工作感到满足。她说，她拥有一个来自佐治亚州比伯县的女孩可能需要的一切。”

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政治活动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的代表剧作，英文译名为No Exit。

凯莎渐渐习惯见到埃伦在钟楼餐厅扫地，或者在戴维森礼堂的大厅抛光地面，又或者爬到梯子上换电灯泡，抑或在女厕所里给厕纸盒装新纸或清除隔间里的涂鸦。凯莎说，假如她是一个人，她总是停下来与埃伦交谈几句；假如所有人——图书馆的小团队——在一起，要是埃伦不在生命科学楼工作，也不是太忙的话，他们总是在交谈中为她留出空间。并不是说埃伦会和他们同坐，但她很乐意加入他们的交谈，稍微聊几句，或者可能迅速喝下一杯咖啡——她会以屁股一侧高一侧低的姿势站着把咖啡喝完。凯莎记得，有一次他们在争论《禁闭》^①这部戏，戏剧俱乐部那时在戴维森礼堂上演了这部戏，而埃伦用夸张的佐治亚州口音说道：“我喜欢那堆存在主义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人生，我的朋友们。”

“她年纪多大？”手机里传出霍莉的提问声。

“也许……有30岁？28岁？比我们中大多数人都年长，但没有大出许多。她刚好能融入我们这群人。”

接着，某天她不见了。一周后，凯莎以为埃伦一定是度假去了。“然而，我从来没有经常想起她。”她被录下的声音听起来透着尴尬，“她在我的雷达上，不过很外围，靠近雷达显示器边沿的位置，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

“不算是朋友，只是个相识之人。”

“正是。”她听起来松了口气。

约莫过了一个月后，凯莎询问学生活动中心的勤杂工头目弗雷迪·沃伦，埃伦是不是被调到生命科学楼，改为完全在那边工作。沃伦说不是的，她某天突然没出现，次日也没出现，之后完全没了影。一天的午餐时间里，凯莎和伊迪·布鲁金斯顺便去了趟学院就业办公室，打听他们是否知道埃伦去了哪里。他们不知道。

与她俩对话的女人说，假如埃伦联系了凯莎，就问她要一个住址。因为埃伦始终没拿走她的最后一张薪水支票。

“你有没有跟进？兴许查一下她的居住地点？”

凯莎沉默了好久，接着低声说道：“没有。我想，我那时臆断她只是不想再在湖畔过冬了，或者回到了佐治亚州的老家。”

“这事何时发生的？”

“三年前。不，不到三年。事情发生在秋天，肯定是在感恩节左右，因为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或是最后几次见到她中的一次，我拿不准——钟楼餐厅的桌子上都放了纸扎的火鸡。”她停顿了好久，“当我说没人寻找她时，我猜想那也包括了我。对吧？”

录音中还剩下一小段对话——霍莉向凯莎出示了耳环照片，凯莎也确认了那是邦妮的耳环——但没有什么重要信息，因此霍莉关闭了手机。她把香烟抽到了只剩下过滤嘴。她把烟蒂在便携烟灰盒里按灭，立刻考虑再点一根烟。

凯莎没有将埃伦·克拉斯洛与邦妮·达尔相联系，大概是因为她们的失踪时间相差数年。她在埃伦和马利克·达顿之间建立了联系，因为两人都是黑人。并且她有点儿尴尬，似乎讲述一名女子突然不见了的情况令她意识到，她与那些不怎么关心又一个被警察拦停后遭到枪杀的黑人小伙子的人——大概是城里头的大多数人——没有多大差别。

然而，一个被枪杀在汽车里的年轻男人和一个消失不见的熟人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霍莉本可以这么告诉凯莎，但她当时脑袋里装满了种种念头——困扰的思绪——于是没有那么说，仅仅感谢凯莎花费了时间，并告诉凯莎，假如她（霍莉）还有问题，或者假如案子解决了，她会再联络凯莎。

埃伦·克拉斯洛的失踪大概有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勤杂工作是一种技能型工作，不过霍莉认为，它大概是一个流动性很高的工作。正如凯莎说的，埃伦可能迁居到了某个更暖和的地方——凤凰城或者洛杉矶，抑或圣迭戈。她可能冒出一股冲动，要去再见一下她的妈妈，吃一点儿妈妈烹煮的家常菜。只是她从未拿走她的最后一张薪水支票，而且彼得·斯坦曼在差不多相同的时候失踪。埃伦居住在洛敦（边缘地带），但她在学院里工作，离攪乳冰激凌店仅有两英里远。假如你抄近路穿过公园，路程更短。

至于邦妮·蕾·达尔，她的自行车在一家废弃的汽修店前面被人发现，而汽修店的位置大约在学院和冰激凌店中间。

霍莉发动了汽车，小心翼翼地掉头，驱车经过露营地。避暑的度假者在抽和平烟管的酋长的仁慈目光下快活地玩着。

4

现在开车回到她位于市区的公寓会是一段很长的车程，霍莉已经忙活了一个白天，接着再开车回去就太久了。百合围42号更近些，可是她不想在已故母亲的房子里，闻着已故母亲的百花香度过这晚。她登记入住了一家靠近收费公路的戴斯酒店，从乡村厨房餐厅买了一份外带鸡肉餐。她没有带换洗的衣服，于是在客房里用过餐之后，她步行到一家邻近的达乐折扣店，买了新内衣裤。她还买了一件特大号的睡衣上衫，衣服上印有一个大大的笑脸。

她回到她的客房——房间不高档，但足够舒适，而且空调的噪声不算太吵——然后打电话给芭芭拉·鲁滨逊，因为她感觉自己在一个周末里麻烦芭芭拉哥哥的次数已经够多了。在电脑上调查情报方面，芭芭拉几乎和霍莉本人一样出色（她愿意承认杰尔姆比她俩中的任何一个都要强）。此外，她想要了解芭芭拉过得怎么样。今年夏天，霍莉没怎么见到她，尽管芭芭拉确实出席了夏洛特在Zoom平台上的线上葬礼。

“嘿，小霍，”芭芭拉说，“发生了什么事？你母亲过世后，你过得怎么样？”在当前情况下，这是恰当的问题，但霍莉觉得芭芭拉听起来心不在焉。假如你试图在芭芭拉阅读一部长得要命的奇幻小说时跟她说话，她听起来就会是这样的语气。

“我很好。你怎么样？”

“挺好，挺好。”

“杰尔姆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时光，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

“他怎么了？杰尔姆出了什么事？”芭芭拉的嗓音里听不出明显的激动。

“他不得不送一个女人去了医院。他那时在替我问她一些问题，而那个女人喝酒嗑药过量了。他没告诉你？”

“我没见过他。”她肯定是被什么事分心了。

“至于眼下发生的事，我在寻找一名失踪女性，在调查过程中碰到另一桩女性失踪事件。第二名失踪女性的姓名是埃伦·克拉斯洛。我在寻思，你能不能做点儿

信息挖掘工作，看看你能否找出任何关于她的信息。我自己也会找找看，但我住的这家汽车旅馆里的无线网络超级烂。我到现在已经两次被踢下线。”

芭芭拉沉默了好久，然后说：“小霍，我有点儿忙碌。皮特能办这件差事吗？”

Nancy Drew，著名的虚构少女侦探，出现在小说、电影、游戏等作品中。
——编者注

霍莉大吃一惊。这是一个过去喜爱扮演南希·德鲁^②的女孩，但看来今晚不是。或者，鉴于她去年经历的事情，也许她和过去完全不同了。

“你是想到了翁多夫斯基吗？这个案子一点儿也不像那起事件。”

芭芭拉笑出声，这令人松了口气：“不是的，我已经差不多与那件事做了个了断，小霍。我就是眼下真的好忙好忙。假如你想要知道实情的话，实情就是压力大得有点儿像被人用枪口指着。”

“是因为你的特别项目吗？杰尔姆说，你有一个特别项目。”

“是的，”芭芭拉说，“我很快会告诉你来龙去脉。甚至可能在下周。你、杰尔姆、我的亲属、我的朋友，我保证。但现在不行，我不想把事情搞砸。”

“不必多言。我会和皮特谈谈。这会让他每过一刻钟就测量自己的体温之余有些事可做。”

芭芭拉咯咯笑起来：“他会那么做？”

“他那么做的话，我不会感到吃惊。”

“你是不是真的没事，对于你的——你懂的——你的……”

“没事。”霍莉坚定地说，“真的没事。不管你在做些什么，我会让你继续做下去。我不想让我听起来像你的老妈，但我希望是和大学预备课程有关，因为不久之后你就该读大学了。”

“也许最终会有大学预备课程的事。”芭芭拉的语气很愉快，“听着，假如这个女子真的重要，我可以——”

“不，不，很可能无关紧要。”

“我们之间没有罅隙，对吧？”

芭芭拉的呢称。——编者注

“我们永远是好朋友，芭布^注。永远。”

她挂断电话，揣想芭芭拉的特别项目可能是什么。霍莉的第一个猜测是写作，这是某种芭芭拉基因里携带的东西。这对兄妹的父亲吉姆·鲁滨逊在克利夫兰《老实人报》当了十年的报社记者，杰尔姆在写一本关于他臭名昭著的曾祖父的书，因此为什么不这么猜测呢？

“只要你快乐就好，”霍莉嘟囔道，“没有做关于切特·翁多夫斯基的噩梦。”

她猛然坐到床上——真舒服——打电话给皮特：“假使你感觉身体舒服，有力气帮我一把，那么我用得上你的帮助。”

皮特用一种阻塞和嘶哑程度有所减轻的嗓音答道：“小霍，为了你，做什么都可以。”

这是夸张的修辞，她心知肚明，但这句话依然令她感到内心暖暖的。

5

皮特在结束通话之前提醒她，现在是周末，他也许要到下周一才能弄到她想要的情报，很可能要拖到下周一的下午。霍莉在工作时会持续地工作，往往把周末视作令人讨厌的时间段。她有来自彭妮的三通未接来电和三条语音留言。三条语音留言基本上一样——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她会致电彭妮，告诉彭妮最新进展，但她首先想来上一根香烟。

她把便携烟灰盒里满满当当的内容物倒进汽车旅馆前厅旁的一个垃圾桶，再在制冰机旁边抽起香烟。她在年少时就染上抽烟的恶习，那时到处都能抽烟，甚至在飞机上都能抽烟。霍莉认为，新的规定是巨大的进步。它令你思考你在做些什么，你是如何一点儿一点儿地杀死自己的。

她致电彭妮，向她汇报进展，这份汇报虽然准确，但远远不完全。她讲述了她与凯莎·斯通的对话，但略去与埃伦·克拉斯洛有关的部分。虽然她告诉彭妮，她与攒乳冰激凌店前面那帮小孩谈过了，但她没有提及“臭臭”彼得·斯坦曼。假如事实证明克拉斯洛、斯坦曼与案子有关，那么她会告知彭妮，但在那之前不说为好。彭妮的心境已经够糟了，不该再往她的脑中置入有一位连环杀手出没的念头。

霍莉脱去衣服，换上带着笑脸的睡衣上衫（下摆差不多到她的膝盖），砰地倒在床上，打开电视。她快速转台浏览频道，中途停下来看了会儿特纳经典电影频道上的一部古早音乐片，然后关了电视。她在浴室里彻底地清洗双手，用手指刷牙，在心里斥责自己没有在购买内衣裤和睡衣上衫时连带着买一柄牙刷。

“那些无法消除的事，必须忍受下去。”她呢喃道。在度过这样多事的一天后，今晚她会不会睡着？或者，当她躺在这儿听着收费公路上半挂式卡车的噪声时——这种声音总是让她感到孤独——她的思绪会不会转向她的母亲？说来也奇怪，她想她会睡着。霍莉很了解自己，明白她永远不会与母亲获得完全的了结，夏洛特的谎言——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酒吧，纳闷她的母亲怎么能这么做——也许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都会反复抓挠她（尤其是那些偷偷藏起来的珠宝首饰），但是有哪个人得到过完全的了结，特别是和父母？霍莉认为没有，她认为了结是一种杜撰，但至少她今天在厨房里抽烟，打碎那些该死的小瓷像时，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了一点儿了结。

她双膝着地跪倒，合拢双眼，一如既往地开始祷告，告诉上帝是霍莉在祈祷……好像上帝不知道似的。她感谢上帝赐予她平安旅途和一众好友。她请求上帝庇护彭妮·达尔，以及邦妮、皮特和埃伦，假如他们还活——

在那一刻，一个念头击中她，她的双眼突然睁开。

或许关键不在于地点，或者不仅仅是地点。

她坐到床沿上，打开电灯，打电话给莱凯莎·斯通。现在是周六晚上，她预计这通呼叫会转接到语音信箱。长屋里也许有一场舞会，或者——可能性大概更高——凯莎和她的朋友们会在一家本地酒吧里饮酒。当凯莎接起电话时，霍莉很高兴。

“嘿，我是霍莉。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你想提多少个问题都可以，”凯莎说，“我在营地洗衣房里，在看着一台装满毛巾的烘干机转啊转啊转。”

为什么一个像你这样既漂亮又年轻的姑娘在周六晚上干洗衣服的活儿呢？霍莉没有把这个问题问出口。她问出的问题是：“你知不知道埃伦·克拉斯洛有没有汽车？”

霍莉预计凯莎会说她不知道或者记不得，然而凯莎让她吃了一惊。

“她没有汽车。我记得她说过，她有一张佐治亚州的驾照，但驾照过期了，假如在路上被警察拦下，分分钟会惹上大麻烦。你懂的，她既是黑人，又开着车，会像马利克·达顿那样。她想要从这个州拿到一张驾照，但不断地拖延这件事。因为车管局总是人满为患，她说。她坐公交车上下班。这番回答有帮助吗？”

“可能吧。”霍莉说，“谢谢你。我会让你继续看着你的毛巾——”

“哦，还有一点。”凯莎说。

“什么？”

“有时候，假如天气好的话，她会不坐公交车，去靠近她住处的诺尔银行。”

霍莉皱起眉头：“我不——”

“那儿出租自行车，”凯莎说，“银行外面停着一排自行车。你只用挑选你想骑的一辆车，用信用卡付款。”

6

霍莉结束祷告，但此刻祷告其实只是机械性的背诵。她的心思全放在案子上。假如今晚有什么事让她一夜无眠，那么便是这个案子，而不是夏洛特的数百万美元。她在脑海中看到了鹿苑公园，公园一边是山脊路，另一边是红堤大道。她想到了钟楼餐厅、废弃的汽修店和攒乳冰激凌店。她想着，地点，地点，地点。她还想到，受害人之中，没人有汽车。

好吧，邦妮有汽车，但她上下班不开汽车。她骑自行车。埃伦在不搭乘公交车时也骑自行车。而皮特·斯坦曼有滑板。

霍莉躺在黑暗中，双手十指交叉，放在肚皮上，向自己提出由这两个相似点引发的问题。这个问题以前掠过她的脑海，但仅仅是作为一个假设性问题。现在，它显得实际了许多：这个案子是只有她知道的这几位受害人，还是存在更多受害人？

2021年2月12日

1

芭芭拉伫立在山脊路70号的外面，面前是这条平整的坡路上较小的维多利亚式住宅中的一座。从她见到哈里斯教授清洗他口中所称（相当大言不惭）的四轮轿车的那天起，气温已经下降了30华氏度，今天她一身的红色冬装——外套、围巾、帽子——是必需品，而不是时尚宣言。她再一次拿着装有诗作的文件夹，而且她吓得快死了。

这座住宅内的女人是她的偶像，按照芭芭拉的看法，这个女人也是最近六十年里最伟大的美国诗人。她事实上认识T. S. 艾略特。在埃兹拉·庞德借口精神错乱逃脱罪责，住进圣伊丽莎白医院期间，她与庞德有通信往来。而芭芭拉·鲁滨逊只是一个除去在高中报纸上登过一些无聊的（无疑也是乏味的）社论，就从来没发表过任何东西的小孩。

她在这儿做什么？她怎么敢？

埃米莉·哈里斯认为，她看过的那首诗很好——将相当分量的恐惧和憎恶塞进十九行的诗句中。她那样说道。她甚至建议修改两处，看起来像是很好的修正，但埃米莉·哈里斯没有写过《颠倒》或《心脏街》。埃米莉·哈里斯写过的东西就是两本文学批评专著，由学院的出版社出版。芭芭拉在网上查过。

今天早上，在她开始相信她不会听到音信后，她却收到一封奥利维娅·金斯伯里发来的电子邮件。

我已经读过你的诗。假若你的日程容许，请在今日下午2点来我住处和我聊一聊。假若你的日程不容许，请答复至我的电邮地址。很抱歉如此仓促地通知你。最后的署名为“奥利维娅”。

芭芭拉提醒自己，她收到了邀请，那必定意味着什么，但假如她令自己出糗呢？假如她甚至张不开口，只会像个十足的傻瓜一样瞪大双眼呢？谢天谢地，她没有告诉父母或杰尔姆她今天下午要去哪里。谢天谢地，她没有告诉任何——山脊路70号的屋门开启了，一名老态龙钟的女子走了出来，她身上裹着一件毛皮大衣，大衣下摆到达她的脚踝位置。她走路时拄着两根手杖：“你打算光站在那儿吗，年轻的女士？进来吧，进来。我受不了寒冷。”

芭芭拉感觉灵魂出窍一般——感觉在观察她自己——走向门廊，登上台阶。奥利维娅·金斯伯里伸出一只羸弱无力的手：“轻点儿，年轻女士，轻点儿。别紧握。”

芭芭拉仅仅碰了碰老诗人的手指，心里冒出一个既荒谬浮夸又非常清晰的想法：我在触碰伟大。

两人进了屋，走过嵌了木墙板的短门厅。她们行走时，奥利维娅轻拍她硕大的毛皮大衣：“假的，假的。”

“假什么？”芭芭拉说道，心里感觉愚蠢透顶。

“假毛皮，”奥利维娅说道，“我孙子送的礼物。帮我脱下这件衣服，行吗？”

芭芭拉将大衣从老诗人的肩膀上脱下，搭在自己的手臂上。她紧紧拿住大衣，不想让它滑走后掉落到地上。

起居室很小，配备了若干直背椅和一张沙发，沙发摆在电视机前面，电视机屏幕是芭芭拉见到过的最大尺寸。不知何故，她没料到诗人家里会有电视机。

“请把大衣放到椅子上。”奥利维娅说，“你的衣服也一样。玛丽会把它们收好。她是我的女孩版‘星期五’。这个说法正合适，因为今天就是星期五。请坐到沙发上。椅子让我更加容易起身。你是芭芭拉，埃米莉给我发电邮谈及的姑娘。我很高兴见到你，你有没有接种过疫苗？”

“嗯，接种过。强生的疫苗。”

“很好。我是莫德纳。请坐，请坐。”

芭芭拉仍然感觉仿佛灵魂出窍，脱下外套，放到椅子上，那把椅子早已经有大半被那件怪异的毛皮大衣吞没。她不敢相信一个这么瘦小的女人能穿上它却没有被它的重量压倒。

“金斯伯里女士，万分感谢你为我拨出一些时间。我喜爱你的作品，它——”

奥利维娅举起一只手：“不必说女粉丝的恭维话，芭芭拉。在这个房间里，我俩是平等的。”

仿佛吧。芭芭拉心想着，并被这个想法的荒谬逗笑了。

“是的，”奥利维娅说，“是的。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取得富有成果的讨论，但假如我们取得了，那些讨论必定是平等的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叫我奥利维娅。这对你来说，一开始也许挺难，但你会逐渐适应的。而且，你可以摘下口罩。我俩都接种过疫苗，假如我还是感染那可怕的疾病并过世，那么我也活到一大把岁数了。”

芭芭拉照着吩咐做了。奥利维娅坐的椅子旁边的桌面上有一个按钮。她按下按钮，蜂鸣器的嗡嗡声响彻整座房屋。“我们会喝点儿茶，再逐步认识彼此。”

想到要再喝茶，芭芭拉顿时心情失落。

一名苗条健康、身着朴素的白色女式衬衫和浅黄褐色休闲裤的年轻女子走进来。她手里端着一只放有茶具的银色托盘和一盘饼干。事实上，是奥利奥夹心饼干。

“玛丽·迪尚，这位是芭芭拉·鲁滨逊。”

“非常高兴见到你，芭芭拉。”玛丽说道。她接着对老诗人说：“你有九十分钟，莉薇。然后是小睡时间。”

奥利维娅伸出舌头。玛丽也吐了下舌头。芭芭拉被惊愕得笑出声来，当另两位女性和她一起笑起来时，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几乎全部悄然逝去。芭芭拉心想，这次可能很顺利。她甚至会喝下茶水。至少茶杯很小，一点儿不像她在哈里斯家里碰到的那只深不可测的马克杯。

玛丽离开后，奥利维娅说：“她喜欢发号施令，不过她的命令是好的。没有她，我会待在辅助生活居所里。没有其他人能照顾我。”

芭芭拉通过线上调查得知了这一情况，奥利维娅·金斯伯里膝下有两个子女，分别是她和两名不同的恋人诞下的，其中一名子女给她添了一个孙子，而这两个子女和一个孙子都比她先走一步。送给她这件硕大毛皮大衣的孙子在两年前撒手人寰。假如奥利维娅活到明年夏天，那时她会是一名百岁老人。

“薄荷茶，”奥利维娅说，“我被允许在早上摄入咖啡因，但在其余时间不能摄入。我间或出现心律不齐。你愿意倒一下茶吗，芭芭拉？加一点儿奶油——这是真奶油，而不是那种一半奶油一半鲜奶混合成的蹩脚货色——再加入一小撮白糖。”

“为了送药下肚吧。”芭芭拉大胆说道。

“是的，而且是最令人愉快的方式。”

芭芭拉为两人倒好茶水，并在奥利维娅的催促下拿起两块奥利奥饼干。茶水很好。丝毫没有那种说不清的刺激味道，正是那种味道致使她偷偷把哈里斯教授给的茶水大部分倒进了下水管。这里的茶实际上有点儿让人愉快。“舒畅”这个词跃入她的脑海。

她们一边饮茶，一边吃饼干。奥利维娅吃了两块饼干，一些碎屑撒落到衣服前襟上，她却置之不理。她询问芭芭拉的家庭、学校、参与过什么体育运动（芭芭拉参加径赛，打网球）、有没有男朋友（目前没有）。她压根儿没有讨论写作，芭芭拉开始觉得她不会谈写作，自己今天被邀请到这儿，只是为了打破又一天下午的单调乏味。除了为她工作的女子，奥利维娅没有任何聊天对象。这让人失望，但失望的程度不像芭芭拉可能料到的那么强。奥利维娅思维敏锐，颇为机智，也跟得上潮流。比如，她有那台大屏幕电视机。而且，芭芭拉震惊于奥利维娅对“女粉丝”这个词的随性使用，你料不到会从一个老太太口中听到这个词。

直到后来，当芭芭拉恍恍惚惚地步行回家时，她才会明白过来，奥利维娅一直在绕着那件将芭芭拉引到这儿来的事情打转，仿佛是要勾勒出它的大小与外形。奥利维娅评估她的方方面面，听她的谈吐。芭芭拉受到了一次温和、谨慎的讯问，就像在一次求职面试中一样。

玛丽过来收走茶具。奥利维娅和芭芭拉谢过她。玛丽刚刚走开，奥利维娅就倾身向前，说：“告诉我，你为什么写诗。你为什么居然想要写诗？”

芭芭拉低头看着双手，再抬起头看向坐在她对面的老诗人。老诗人的面庞简直就是个覆盖了一层皮肤的头颅，她已经忘记或没理会落在连衣裙前襟上的奥利奥饼干碎屑，她穿着方方正正的老太太鞋和粉红色的压力长筒袜，但她的双眼明亮，完全凝定在此处。芭芭拉觉得，这是一对犀利的眼眸，几乎到了凌厉的程度。

“因为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我甚至不怎么能见到这个世界。它有时令我抓狂，我一点儿都没开玩笑。”

“好吧，写诗有没有让世界更加容易理解，不那么抓狂？”

芭芭拉想起在电梯里翁多夫斯基的脸庞是如何改变的，而她以为自己懂得的关于实在的一切又是如何在那一幕发生时化为乌有的。她想起宇宙边际的星辰，尽管从地球上看不见，但它们一直在燃烧。燃烧。她笑了出来。

“不！是更加难以理解了！更加让我抓狂！不过写诗确实带来了一些东西……我解释不了……”

“我想你可以解释。”老诗人说。

好吧，也许吧。一点儿。

“我有时写一行诗句……或者不止一行……偶尔写出一整首诗……随后我心想：‘那儿。那句我写得很对味。’这带来满足感。就像你的后背中段有一个部位发痒，你以为自己没法够到那儿，然而你勉强能够到，随后，哦，伙计，那……那种舒爽的感觉……”

老诗人说：“消灭痒感，带来舒爽。是不是这样？”

“是的！”芭芭拉差点儿喊出来，“是的！或者，甚至就像是出现了感染、肿胀，而你……你得……”

“你得挤出脓液。”奥利维娅说。她像搭车客一样跷起大拇指：“他们在学院不教这个，对吧？不教的。创作冲动是一种排出毒素的方式……或者一种创作排便……不，他们不会教这种理念。他们不敢教。它太过世俗，过于普通。给我念一行你写的、你依然喜欢的诗句，那种终于为你止住痒感的诗句。”

芭芭拉思索了一下。她已经不再紧张。她全神贯注：“嗯，哈里斯教授发给你的那首诗里面，有一行我仍然喜欢的诗句——这就是日落时鸟儿缝合天空的方式。它尚不完美，但——”

奥利维娅像交警一样举起一只手：“我读到的诗里面，你写的是‘是’。这是日落时鸟儿缝合天空的方式。”

芭芭拉大为吃惊。尽管诗不在奥利维娅面前，她还是分毫不差地引述了诗句。“是的，是哈里斯教授建议将‘就是’改成‘是’。于是我把这处改掉了。”

“因为你觉得她建议的诗句版本更胜一筹？”

芭芭拉开口要说“是的”，但随即停住。这个问题感觉像一个陷阱。不，那不对，这个女人并不提问题来给人下套（虽然芭芭拉觉得埃米莉·哈里斯可能有）。但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测试。

“我那时那么觉得，但……”

“但你现在不那么确信。你知道原因吗？”

芭芭拉思考了一下，摇摇头。假如这是一个测试问题，那么她猜想自己刚刚考砸了。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原始版本含有的词汇能延续诗的节奏？有没有可能‘这就是’有起落的节奏，而‘这是’沉闷得犹如钢琴上发不出声音的死键？”

“这只是一个字……哦，两个……”

“但在一首诗中，每个字都很重要，不是吗？甚至在自由诗中，尤其是在自由诗中，必须永远有节奏。心跳般的节奏。你的版本是诗歌。埃米莉的版本是乏味的文字。她有没有提议要帮你修改作品，芭芭拉？”

“我想，某种程度上是的。她说过——我想她表达了这层意思——假如我没收到你的回音，我可以把她视为一个利害关系人。”

“是的。这就是我逐渐看清的那个埃米莉。我把埃米莉里里外外全看透了。她擅长操控人。她一开始会给出建议，最后你的诗作会变成她的诗作，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变成两人合作的作品。既然她如今是半退休状态，为小说工作坊审阅写作样本，她做什么都无妨，但作为一名教师，或者一名导师，她就像一个总是最终从学生手上夺过方向盘的驾驶教练。她不能自己。”

芭芭拉咬着嘴唇，思忖起来，决定冒险探询得更深入一些：“你不喜欢她？”

这次轮到老诗人思忖。她最终说道：“我们做同事时处得不错。”

这不算是回答，芭芭拉心想，或者，它也许是个回答。

“多年以前，我在贝尔学院教诗歌的时候，我俩在英文系的办公室只隔着一堵墙，她的办公室门没关上时，我有时无意中会听到她和学生开会。她从不抬高音量，但现场常常有一……一种威吓的氛围。大多数成年人面对那种威吓都能站起身反抗，然而学生——尤其是那些渴望讨好老师的学生——就是截然不同的情况。你喜欢她吗？”

“她看起来挺好。她愿意和一个基本上是唐突闯入的黄毛丫头谈话。”但芭芭拉想到了茶水，想到它的味道是多么糟糕。

“啊，你有没有见到她的丈夫，他们这对有名的爱侣中的另一半？”

“见过一面。他当时在洗车。我们其实没聊几句。”

原文是Rowdy Roddy，两个词发音相同，形成双关。——编者注
在爱尔兰小说家布莱姆·斯托克（Bram Stoker, 1847—1912）所著小说《德古拉》（Dracula）中，雷恩菲尔德是德古拉伯爵的心腹。

“那个男人很癫狂。”奥利维娅说道。她听起来并不愤怒，她听起来也不像在开玩笑。这就是一句断然的宣告，就像“今日天空多云”。“别对我的话照单全收。在他退休前，他在生命科学系里被称作‘疯狂营养学家’吵死了·罗迪^②。在他最终退下来——尽管他可能仍旧有权使用实验室，我对此不太清楚——之前的几年里，他一直办一个为期八周、名叫‘肉即生命’的研讨班。它总是让我联想起《德古拉》里的雷恩菲尔德^③。你有没有读过那部小说？没有吗？雷恩菲尔德是最出彩的角色。他被锁在疯人院里，吃苍蝇，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血即生命’。”

奥利维娅继续说：“操，我扯太远了。”

芭芭拉惊讶得张大嘴。

“别震惊，芭芭拉。缺少了对脏话的掌握和正视秽语的能力，你就无法写好诗。还要拥有间或赞美秽语的能力。我想说的是一一不是出自妒忌，不是由于占有欲——你最好努力避开那两位哈里斯教授。尤其是女哈里斯教授。”她看着芭芭拉，“现在，假如你已经认定我是一个妒火中烧、中伤一位前同事的老女人，那么请说出来。”

芭芭拉说：“我只知道一点，她给的茶水好可怕。”

奥利维娅笑着说：“我们会结束这个话题，到此为止，好吗？那个文件夹里是你的诗作？”

“部分诗作。较短的诗。”

“念给我听。”

“你确定吗？”芭芭拉很惊慌，但也很欣喜。

“我当然确定。”

芭芭拉打开文件夹时，双手发颤，但奥利维娅没有看到——她已经坐进椅子上，向后仰，闭上那对犀利的眼睛。芭芭拉念了一首题目为《双像》的诗。她念了一首题目为《十二月的眼睛》的诗。她念了一首题目为《草啊，晚午时分》的诗：

暴风雨结束了。太阳归来。

风说，在我吹拂时，

告诉你的百万个影子

要说“永恒，永恒”。

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

念完那一首后，老诗人睁开眼，叫唤玛丽。她的声音有力得令人讶异。芭芭拉沮丧地想着，她已经被发现不够格，将会被穿着浅黄褐色休闲裤的女人送出家门。

“你还有二十分钟，莉薇。”玛丽说道。

奥利维娅没有理会。她看着芭芭拉：“你现在是面对面上课，还是用Zoom上网课？”

“眼下是用Zoom。”芭芭拉说。她希望自己在离开这儿之前不会哭出来。她之前以为进行得十分好，那是关键。

“你什么时段能过来？对我而言，上午最适合。我那时精神饱满……或者说是目前可以做到的最有精神的样子。对你来说，这些时段可以吗？玛丽，拿簿子过来。”

玛丽离开了，这给予芭芭拉足够的时间来重新开口说话：“我到11点都没有课。”

“假定你是个早起的人，那就完美了。”

一般来说，芭芭拉压根儿与早起者不沾边，但她觉得，那将要改变了。

“从上午8点到9点，你能过来吗？或者到9点半？”

玛丽已经拿着预约簿回来。她说道：“9点。到9点半就时间太长了，莉薇。”

奥利维娅没有伸出舌头，但还是做了个笑脸，活像小孩被大人叮嘱必须吃西蓝花时的模样。

“那么就周一、周二、周五，从8点到9点。周三我得去看医生，周四要见那个搞理疗的小娘儿们。一个暴脾气的女人。”

“我可以的。”芭芭拉说，“我当然可以过来。”

美国的一种金属拼装类儿童文具，也有人称作“积铁玩具”，其中包括各式铁片、轮子、轴、螺丝、螺帽等，可以拼装出椅子、跷跷板、手推车、吊车、铲车等。

“把你带来的诗作留下。带更多诗作过来。如果你有我的作品，而且想要我签名，那么下次带过来，我们会把那种琐碎事了结掉。我来送你出门。”她摸索到两根手杖，开始慢吞吞地站起身。这像是在看用伊莱克特拼装玩具^②组装出建筑物的慢动作过程。玛丽过来要帮她。老诗人挥挥手回绝她，在这个过程中差点儿重新跌坐到椅子上。

“你不必——”芭芭拉开口道。

“要的。”奥利维娅说。她听上去上气不接下气：“我要。跟我走。把我的大衣披到我的肩膀上。”

“假的，假的。”芭芭拉随口说道。她就是这样子不带特别意图地写出一些诗句——常常是最出色的诗句。

奥利维娅不只是对此笑出声来，还是咯咯地大笑。她们慢慢走过短短的门厅，老诗人在毛皮大衣包裹下几乎看不出身形。玛丽站立在一旁，看着她们。大概是做好准备，假如老人像个旧瓷花瓶一样倒下来摔得粉碎，她就来捡起碎片。芭芭拉心想着。

到了门边，一只虚弱的手抓住芭芭拉的手腕。她低声说话，随之飘送出微微的口鼻：“埃米莉有没有问过你，你的诗是不是关于她喜欢称作‘黑人经历’的主题？”

“嗯……她确实说过一些……”

“我见到的诗和你念给我听的那些诗与你身为黑人无关，对吧？”

“是的。”

握住她手腕的那只手收紧了。奥利维娅说：“年轻的女士，我要向你提一个问题，你不能对我撒谎。你不许说谎。给我你的承诺。”

“我承诺。”

老诗人倾身靠近她，抬起头凝视芭芭拉的年轻面庞。她悄声说道：“你明不明白你在这方面很出色？”

芭芭拉心想着，就基于三四首诗，你怎么知道这点呢？

但她还是低语着回答：“明白。”

2

她恍恍惚惚地走回家，脑袋里想着奥利维娅最后对她说的一番话：“天赋是脆弱的。你一定不能把你的天赋托付给可能打破它的人。”

她没有说出她可能想着的那个人的名字，而芭芭拉也不需要她说出来。她得到了她需要的东西，不冀望再次造访哈里斯家。

2021年7月25日

1

霍莉走进办公室，里面所有的家具都不见了。不只是办公桌和座椅，而是连她的台式电脑、电视机和地毯都没了。她的母亲站在窗边，望着外面，就如霍莉戴上思考帽——夏洛特的用语——时的模样。夏洛特转过身。她的眼睛深陷在眼窝中，面庞呈现一种带着淡灰色的黄色。她看起来就像霍莉最后一次在医院里，在母亲陷入昏迷之前和她说话时的模样。

“现在你能回家了。”夏洛特说。

2

霍莉睁开眼时，一开始吃不准她在哪里，但稍感宽慰的是，她不是在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她纵目四顾，世界——真实世界——顿时就位。这儿是回市区的半路上一家戴斯酒店二楼的一间客房。她的母亲不在人世了。我很安全，这就是她第一个清醒的念头。

她进入浴室小解，接着在马桶上坐了一小会儿，脸埋在两只手掌中。她是个糟糕的人，竟然将自己的安全与母亲的逝世画上等号。夏洛特的谎话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霍莉淋浴，穿上干净的内衣，同时母亲告诉她，新买的衣物永远应该先洗一遍再穿：哦，霍莉——你不晓得谁可能摸过它，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遍？

两张纸已经被从门缝推入房间。一张是她昨晚住宿的账单，另一张的标题是“自助早餐通知”。通知里说，如果房客接种过疫苗，他们就能自由地“在酒店舒适的用餐区域”享用自助早餐。假如没有接种过疫苗，就请把食物托盘端回他们的客房用餐。

确切来说，霍莉从未享用过汽车旅馆的自助早餐，但她此刻饥肠辘辘。她因为打过疫苗，就在小小的用餐区域用餐，那儿唯一的另一位用餐者是个超重的男性，他郁郁不乐，盯着手机，一门心思全放在那上面。霍莉跳过炒蛋（汽车旅馆自助早餐的蛋总是炒得过于生或者过于熟），选了一片蓬松柔软的美式松饼、一碗用纸板碗盛的字母麦片和一杯差劲的咖啡。她拿了一块用玻璃纸包好的早餐油酥点心，站在制冰机旁抽完一天的第一根香烟，吃掉了点心。根据辅路对过的银行门

前的时间与气温显示牌，早上7点的气温就已达到75华氏度。她的母亲过世了，今天将会是大热天。

霍莉返回自己的房间，弄明白如何使用那台小型咖啡机——一杯咖啡可不够，在那么可怕的噩梦之后——然后打开她的iPad。她找出捷特玛特便利店的监控视频，看了一遍。她真希望该死的监控镜头不是这么脏。没人想到过要清洁镜头？她进入浴室，关上门，关掉电灯，坐到马桶盖上，把iPad拿到离脸只有三英寸远的地方，又看了遍视频。

她走出浴室，给自己倒了些咖啡——不像早餐时的咖啡那么糟糕，但也差不多——站着喝起咖啡。接着，她回到浴室里，关上门，关掉灯，第三次看监控视频。

三周多几天之前的7月1日晚上8点04分，邦妮出现了，从山脊最上面的学院方向沿着红堤大道骑车下来。她摘下头盔，摇头让头发散落下来。头盔放在自行车车座上面，这辆自行车之后会被别人发现遗弃在前方稍远处的大道旁，像是在乞求某人偷走它一样。邦妮走进便利店——霍莉将视频倒退。她摘下头盔，摇头让头发散落下来，然后暂停。在邦妮的发丝落下，紧挨着她的侧脸之前，霍莉见到了一闪而过的金色东西。她用手指放大图像，结果毋庸置疑：一只三角形耳环，和霍莉在灌木丛里找到的那只一模一样。

“那个女孩死了，”霍莉低语道，“哦，天哪，她死了。”

她重新开始播放视频。邦妮从冷柜里拿了汽水，查看了零食，差一点儿就买下一包好好牌巧克力蛋糕，又改变主意，走向收银台。店员说了一些话，使得两人都笑起来，霍莉心想，这对她而言是一个经常逗留的地方。霍莉需要和那名店员谈谈。假如可以的话，就今天。

邦妮把汽水放进背包，又对店员说了些话。他向她做了个竖起大拇指的手势。她离开了，戴上头盔，跨上车，踩下踏板离开，最后朝店员迅速地挥挥手。作为回应，店员也举起手。就这些。屏幕底部的时间戳显示是8点09分。

霍莉站起身，伸手去摸浴室电灯的开关，再重新坐到合上的马桶盖上。她再次开始播放视频，这次忽略邦妮和店员。她真希望监控摄像头能装在稍微低点儿的位置，但是，装摄像头的目的当然是要捉住偷窃商品的人，而不是监视红堤大道上的车辆。至少，她不必看那些开上山的车辆，只需看朝着废弃汽修店（自行车在那儿被人发现）方向行驶的车辆。她只能看见汽车的下半部分——便利店前窗的顶端挡住了车身其余部分。

绑架邦妮的家伙——霍莉不再怀疑，确实存在一名绑架犯——可能早已经在汽修店就位，但他也可能一路跟踪她，然后趁着她像平常一样在半路停留时，抢先一步到位。

那么做会让他停车等待她的时间最短，她心想着，被人注意到并引起怀疑的可能性也就更小。

工作日晚上8点钟，收费公路延长段已经吸走大多数去市中心的车流。她心想，这就是那段红堤大道上包括加油站、快选便利店和汽修店在内这么多商店歇业的原因。

她数出，只有十五辆轿车顺着下坡方向经过便利店，外加两辆皮卡车和一辆面包车。霍莉把视频倒回去再次播放，这次在面包车经过时暂停视频。邦妮愣在零食货架前。店员在把香烟放进收银台后面展示柜的插槽内。

霍莉再一次将屏幕拿到眼前，用手指放大图像。该死的脏镜头！另外，面包车的上半部分被便利店窗户的顶端遮挡了。她能辨认出司机的左手放在方向盘上，而且那是一只白人的手，但这其实没有啥用。她把图像缩回原先的大小。面包车要么是脏了的白色，要么是浅蓝色。车身侧面下方有一道条纹，横贯左前车门的底部和面包车的车身。条纹肯定是深蓝色的。她寻思，皮特或杰尔姆能否告诉她这是哪种类型的面包车。她其实没这么想，但假如你打算绑架一个年轻女子，面包车也许是最适合的车辆。老天哪，要是她能看清车牌该有多好！

霍莉把视频发给皮特和杰尔姆，问他们中某一位能不能识别出面包车的品牌，或者至少缩小一下范围。今天早上的无线网络好了一些，她在登出网络之前，访问了本市警察局的“被报告失踪人口”网址，选中2018年。有将近四十万名城市居民住在湖泊周围，因此她毫不惊讶地发现失踪名单上有一百多个姓名。彼得·斯坦曼名列其中。埃伦·克拉斯洛的名字没有出现，大概是因为没人报告她的失踪——凯莎仅仅假定她辞掉了工作，大概回到了佐治亚州。有五名被报告失踪者的姓名旁边写了他们被发现的日期，以及一个短语：已死亡。

3

霍莉在开车回市区的路上，一直想起她从达乐折扣店新买的、但未洗过的内衣裤，并为此受到困扰。她想，母亲到头来并没有死，要等到霍莉自己死了，她才会真正死去。她在山脊地出口下了收费公路，在遇到红灯时查看iPad上的笔记，接着驶向东土大道，那儿离贝尔学院不远。她注意到，邦妮的案子不断地引领她回到学院区域。

山脊的南侧是那些庄严的维多利亚式住宅，一路蜿蜒向下直抵公园；山脊的这一侧是学生宿舍，大多数是三层高的公寓楼。一些楼房维护得相当好，但更多楼房破旧不堪，墙面起皮剥落，院子肮脏。一些院子里有随意丢弃的啤酒罐，一个院子里有一个二十英尺高的气球人，气球人不时鞠躬，肢体摩擦，挥动长长的红色手臂。霍莉猜想，这兴许是从一家汽车经销商门店偷来的。

“大麻用品店”原文是head shop，head也有“头颅”之意。

她路过一片有两个街区面积、瞄准大学生的商业区：三家书店，两家大麻用品店（一家名叫“感恩的头颅”^①），好多家卖比萨饼、汉堡包、塔可饼的店铺及至少七家酒吧。在这个炎热的周日，还未到中午，大多数店铺都关着门，行人寥寥。在商店、餐馆和地方酒吧之外的地方，公寓楼重新出现。东土大道2395号的门前草坪上没有气球人，而是有至少二十来只塑料火烈鸟竖在被晒得干透的草坪上。一只火烈鸟戴着一顶贝雷帽，帽子用一条缎带系着；另一只火烈鸟的脑袋被埋在一顶牛仔帽里；第三只火烈鸟站在一个假许愿井里。

大学生的幽默。霍莉心想着，把汽车停靠到路边。

这座房子仅有两层楼，却向四处延伸，占据整块地盘，好像最初的建造者始终无法让自己停下来似的。私人车道上塞了五辆汽车，保险杠紧贴着保险杠，车身紧挨着车身。第六辆车停在草坪上，霍莉认为司机是因为累得快死了才没有投诉。

一名年轻人坐在混凝土材质的前门台阶上，脑袋低垂，抽着香烟或上头的烟卷。霍莉下车时，他抬起头——蓝色眼眸，黑色胡子，长头发——又再次低下头。她迂回地穿过塑料火烈鸟，某个年轻人或几个年轻人大概觉得这些火烈鸟是青少年机智幽默的顶点。

“你好。我名叫霍莉·吉布尼，我想知道——”

“如果你是个摩门教徒或基督复临派信徒，请离开。”

“我不是。你会不会碰巧是汤姆·希金斯？”

他听到这句话抬起头，蔚蓝色的眼睛里泛着红色血丝：“不，我不是。滚开。我正碰上天底下最难受的宿醉。”他朝身后挥了挥手：“其他人仍然在睡觉。”

这句话中同时出现了1977年美国电影《周末夜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和美国歌手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1932—2003）唱红的歌曲Sunday Mornin' Comin' Down的名字。

“周六狂热夜之后是周日上午醒酒时^⑫。”霍莉大胆地说道。

蓄须的年轻人对这句话笑出声，又露出畏缩的表情：“你说对了，菜鸟。”

“你想喝杯咖啡吗？大街上有一家星巴克。”

“听着不赖，但我想我没法走那么远的路。”

“我会开车。”

“你还会付钱吗，多莉？”

“我叫霍莉。另外，是的，我会付钱。”

4

由美国喜剧演员保罗·鲁宾斯（Paul Reubens，1952—2023）创造的一个角色，于20世纪80年代活跃于儿童剧中。

其他情形下，让一个陌生男人——大个子，有胡须，还是宿醉状态——坐进她的汽车可能已经让霍莉紧张不安，但这个名叫兰迪·霍尔斯特滕的年轻人给她留下的印象是，他的危险程度与皮威·赫曼^⑬差不多，至少在他目前的状态下是这样。他摇下霍莉这辆普锐斯轿车的右前车窗，把他的面孔伸到车外，迎着热热的微风，宛若一头毛发蓬乱的狗迫不及待地要嗅闻每一种经过的气味。这令她高兴。假使他要呕吐，那么他会吐在车外，而不是吐在车内。这又让她想起杰尔姆开车载着薇拉·斯坦曼去医院的事。

星巴克顾客不多。好几位顾客也是宿醉的模样，虽然大概不像年轻的霍尔斯特滕先生这么严重。她给他买了加双倍浓缩液的卡布奇诺，给她自己点了一杯美式咖啡。他们坐到外面的椅子上，悬挑结构提供了少许的凉荫。霍莉拉下口罩。咖啡很浓，很好，而且它消除了她早前在汽车旅馆里喝的咖啡带来的诅咒。当霍尔斯特滕开始出现生机，略有改善的迹象时，她询问他，汤姆·希金斯是不是也在火烈鸟楼里睡觉。

“不在。他在洛斯瓦加斯。至少据我所知是那样。比利和雏田继续去了洛杉矶，但汤姆留了下来。这一点儿也不让我惊讶。”

霍莉皱起眉头：“洛斯瓦加斯是哪儿？”

“洛斯瓦加斯”的原文是Lost Wages，意为“薪水全花光”，而拉斯维加斯是著名的赌城。——编者注

“我的姐啊，是俚语，代表拉斯维加斯。②一座为希金斯先生这类人打造的城市。”

“他何时去了那边？”

“6月。是中旬。他离开时还拖欠着他那份房租。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汤姆的典型作为。”

屎

霍莉想起凯莎对于汤姆·希金斯性格简短又无情的概括：货、废柴、瘾君子。

“你确信是6月中旬吗？还有另外两个人和他一起？”

六月节在每年的6月19日，也被称为解放黑奴纪念日，是庆祝美国历史上遭到奴役的黑奴获得解放的联邦节日。

“确信啊。就在六月节③街区派对之后。是啊，他们仨坐比利的野马跑车离开。‘大器仔’汤姆是那种会把同伴吸干榨尽，直至再也吸不出东西的浑蛋。我猜想他们看透了。既然说到将别人吸干榨尽，我能再来一杯吗？”

“我会付钱的，你点吧。也为我点一杯。”

“再来一杯美式咖啡？”

“是的，拜托。”

他端着两人的咖啡回来时，霍莉说道：“听起来你好像不怎么喜欢汤姆。”

“一开始我喜欢他。他有一定的魅力——我是指，他交往的女生远远超出他的水准——但魅力很快就开始消失。就像廉价戒指表面上的光泽。”

“说得妙。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对吧？”

“一点儿吧。”霍尔滕摇摇头……但幅度很小，“再也不这样喝酒了。”

直到下周六晚上。霍莉心想着。

“无论如何，这是关于啥事？你为啥对汤姆感兴趣？”

霍莉告诉了他原因，略去了埃伦·克拉斯洛和彼得·斯坦曼的部分。兰迪·霍尔滕着迷地听着。霍莉饶有兴趣地看到，他眼睛里的红色血丝多么快地消失不见。她的年纪越大，青春的恢复力就越是让她惊异。

“邦妮，是的。那是她的名字。她失踪了，对吧？”

“是的。你认识她？”

“只碰见过她。在一个派对上。以前也许见过一两次面。肯定是新年时的派对。她的外形很出众，腿长得没话说。”霍尔滕晃晃手，仿佛刚摸到炙热的东西，“汤姆把她带来的，但我们的场子其实不是她会去的地方，假如你明白我的意思。”

“她不喜欢那些塑料火烈鸟？”

“它们是新添的。我从那次派对后就没见过她。你知道的，她和汤姆分了手。我稍微和她聊过几句。你懂的，就是标准的派对闲聊——我觉得那时候分手在发生中，或者即将发生。我那时在厨房。那是我俩闲聊的地方。她走出来也许是为了离开乱哄哄的闲扯，也许是为了躲开汤姆。汤姆在客厅里，大概是尝试弄点儿烟卷。”

“她那时说了什么？”

“记不得了。我那时酩酊大醉。但假如你认为汤姆可能对她干出什么事，忘掉这个念头吧。汤姆不是与人对抗的性格。他更像是会说出‘你能不能借我五十到下周五’的那类人。”

“你确定他从6月起就没回来过？”她把她告诉凯莎的话告诉了他，“我只是关心细节。”

拉斯维加斯的简称。——编者注

“假如他回来过，我也没有看见过他。我认为他没回来过。就像我说过的，维加斯^②是为他那种人打造的城市。”

“你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他在手机上找出号码，霍莉把号码加入她的笔记中，但她已经差不多将汤姆·希金斯从可能的嫌疑人名单上拿掉了，而且汤姆·希金斯无论如何从不在名单的前

列。这倒不是说她真有一份嫌疑人名单。

“如果你打给他，你会听到一个机器人的声音，它会重复一遍号码，让你留下口信。”

“他监听来电。”

“那是汤姆这类人的做法。我想，他欠人钱，不只是拖欠房租而已。”

“他欠了多少房租？”

“他那份房租，欠了两个月。6月和7月。一共五百美元。”

霍莉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给他：“假如你想起任何事，你俩在派对上闲聊时她或许说过些什么，请给我打电话。”

“伙计，我不知道。我那时醉得厉害。我能吃得准的便是她外形靓丽。像我说过的，远远超出汤姆的水准。”

“我明白了，但以防万一嘛。”

“好吧。”他把名片放进牛仔裤的后袋，霍莉猜想名片大概会一直待在裤袋里，直至裤子被拿去清洗时变成棉绒纸一样的东西。兰迪·霍尔滕笑了笑，笑容很迷人：“我想，汤米开始令她厌烦了，所以两人就分手了。”

霍莉捎带他一程，送他回到那座向四处延伸的公寓楼。他的状况变好了不少，从头到尾都没把头探出车窗。他谢谢她请的咖啡，她再次要求他，假如他想到什么就打给她，但这只是例行做法。她确信她已经从霍尔滕口中拿到他给得出的所有信息，而这又等于一无所获，除了一串大概不会带来任何斩获的电话号码。

然而，当她回到东土大道的商业区后，她还是将汽车停入一个空置的停车位——这儿有好多空位——拨打汤姆·希金斯的号码。拉斯维加斯的时间比这儿晚两小时，但这会儿也没那么早了。铃声响了一下，接着是霍尔滕提醒过她的机器人的声音。霍莉先介绍自己的身份，说邦妮·达尔已经失踪，询问汤姆会不会给她回电（她称他为希金斯先生）。接着她开车回家，再次淋浴，将她从达乐折扣店买的内衣裤扔进洗衣机。

趁着洗衣机工作的工夫，霍莉登录了推特网站，输入“克拉斯洛”这个姓氏。她预计搜索结果列表不会很长——克拉斯洛不是一个她以前听闻过的姓氏——仅仅得到十二个搜索结果。两个账号头像用了黑人照片，分别为一男一女。两个账号是白人照片，都为女性。剩下八个账号的头像要么是黑色剪影，要么是卡通头像。

霍莉在工作中例行使用脸书、照片墙和推特。比尔没有教她这些——他做事很老派。她可以用一个社交媒体马甲账号（她有好几个）给那十二个推特上的克拉斯洛账号发去讯息，内容很简单：我在寻找有关佐治亚州比伯县的埃伦·克拉斯洛的信息。假如你认识她，请答复我。即便她希望从其身上获得情报的那个克拉斯洛不在推特上，很有可能那十二个克拉斯洛中有一个与此人是亲戚，会传递口信。轻而易举，易如反掌，她以前寻找失踪人口（主要是弃保潜逃者）和走失的宠物时就用过这招。没理由现在不用这招。但她停住了，朝着台式机屏幕上的账号列表皱起眉头。

为何迟疑？

她想不到具体的原因，可她的内心感觉说，不要那么做。她决定先搁置这个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仔细考虑一下。她可以去一趟捷特玛特便利店，和那位接待邦妮的店员聊一聊，同时仔细考虑下一步。

她正要出发时，手机响了。她想，要么是彭妮打来的，要求获知最新进展，要么是汤姆·希金斯从拉斯维加斯打来的（假定那是他所在的地方）。然而，是杰尔姆打来的电话，他听上去很兴奋。

“你认为有人把她抓进那辆面包车，霍莉。对吧？”

“我认为有可能。你能告诉我任何相关信息吗？”

“我已经看过许多汽车网站，它可能是一辆丰田赛那。可能而已。那台监控摄像头的镜头太脏了——”

“我知道。”

《危险边缘》（Jeopardy!）是美国一档电视智力竞赛节目，而“终极危险边缘”是竞赛三关中的最后一关，难度最大。

“——而且只能看到下半部分。但它不是雪佛兰快客。我敢打包票。可能是一辆福特，但假如这是在‘终极危险边缘’^注，我会说它是一辆丰田赛那。”

“好的，谢谢了。”这并不表示杰尔姆帮了不少忙。

“它有些奇怪的地方。”

“真的吗？什么方面？”

“我不知道。我已经看了十二遍，我仍然不知道。”

“条纹吗？底下的蓝色条纹？”

“不，不是那个，许多面包车都有条纹。是别的东西。”

“好吧，如果你想明白的话，让我知道一下。”

“真希望我们看得到车牌。”

“是啊，”霍莉说，“那样可太好了。”

“霍莉？”

“我还在这儿。”不过现在正在走向电梯。

“我觉得这是连环杀人案。我真这么觉得。”

6

她的手机再次响起时，她正在开车离开地下停车库。屏幕上显示“未知号码”。她把汽车切换到泊车挡位，接起电话。她确信未知号码先生是“大器仔”汤姆。

“你好，我是霍莉·吉布尼，我可以怎么帮助你？”

“我是汤姆·希金斯。”她从背景声音中能听出电子音效的啾啾声、哔哔声和丁零当啷的铃铛响。是赌场的声响。怀疑汤姆·希金斯不在拉斯维加斯的念头烟消云散。“你可以帮到我，告诉我，你说邦妮失踪了是什么意思。”

“稍等一下。让我先泊好车。”霍莉驶入一个空停车位。除非她确实别无选择，否则她从不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并认为这么做的人都是白痴。边开车边讲电话不只违法，还很危险。

“她去了哪里？”

霍莉考虑问他，他没理解“失踪”这个词的哪个部分。但相反，她告诉他，是邦妮的母亲雇用了她，还说明了 she 到目前为止查明的情况。查明的东西并不多。当她说完，对方沉默了良久。她没有费力气问他是否还在——电话那头的啾啾声和哔哔声继续响着。

他最终说道：“啊。”

那就是你的所有回应？霍莉心想。

“对于她可能去了哪里，你有没有任何想法，希金斯先生？”

“没有。去年冬天，我甩了她。她要求——没有询问我，你知道某些女人是怎样的——我做出长期承诺，而我早已计划好这趟旅程。”

我听说是她甩了你。霍莉没有说出口。

“在你看来，她可不可能不告诉任何人就离家出走？”

“根据你的说法，她告诉了每个人。”汤姆说，“她留下了一张便条，不是吗？”

“是的，但是凭借一时冲动？留下她的自行车，让任何人都能偷走它？她为人有那么冲动吗？”

“有时候……”这个谨慎的回答向霍莉间接表明，他在说一些他认为她想要听到的话。

“没有带上任何衣物？在最近三周里没有使用她的信用卡或手机？”

“那又如何？她大概腻烦了她的母亲。邦妮痛恨她。”

根据凯莎的说法，不是那样。根据凯莎的说法，母女俩之间的爱有失却的部分，但还是剩下许多爱意。毕竟，彭妮在她的汽车上粘贴了女儿的照片，开车四处走。

“她大概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因为那样她母亲会派出加拿大皇家骑警，或者像你这样的人。她会迫不及待地把女儿弄回这儿，再次开始操控她的人生。”

霍莉决定改变一下话题：“你喜欢拉斯维加斯吗，希金斯先生？”

“是的，太棒了。”兴奋取代了谨慎，“这是一座十分时尚、十分刺激的城市。”

“听起来你在赌场。”

“是的，比尼恩赌场。我目前只是服务员，但我在往上爬。而且小费好极了。说到工作，我的休息时间就快结束了。很高兴与你谈话，吉布尼女士。我本会说，我希望你找到邦妮，但因为你在为‘婊子女王’工作，所以我不能真那么说。我猜想，是我不好。”

“在你挂线前，再问一件事，可否？”

“快点儿问。我的浑蛋上司在招手了。”

“我和兰迪·霍尔滕聊过。你拖欠了五百美元的房租未付。”

汤姆大笑道：“他休想拿到那笔钱。”

“我可以揭发你，”霍莉说，“我知道你的工作地点。我可以让我的律师致电管理方，要求从你的薪金中扣除那笔金额。”她不知道她实际上能不能那么做，但这番话一定听起来很唬人。她打电话时总是更有创造力。口吻也更加果断。

汤姆这次的回答既不谨慎也不兴奋了，而是受伤：“你为什么要做那种事？你不是在为兰迪工作！”

“因为，”霍莉用她对杰尔姆使用的同一种一本正经的语气说道，“你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像个好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电话对面沉默了片刻，只有啾啾声和哗哗声继续响着。接着是：“你也一样，臭婊子。”

“再见，希金斯先生。祝你拥有愉快的一天。”

7

霍莉开车穿过城市，前往红堤大道上的捷特玛特便利店，内心奇怪地感到快乐和轻松。她心里想：一个贱货走进一家酒吧，点了一杯迈泰鸡尾酒。

就连发现她想找的店员没在上班也没能影响她的好心情。不管怎样，她早该料到：假如这个店员的资历深得知道邦妮是个常客，他在周日休息就一点儿也不让

人吃惊。她向值班店员——一个一只眼睛不幸地有角膜白斑的年轻人——形容她在寻找的男店员的模样。

“那是埃米利奥，”年轻人说，“埃米利奥·埃雷拉。他明天会上班，从下午3点工作到夜里11点。11点正是这家破店打烊的时间。”

“谢谢你。”

霍莉考虑驱车去学院，在钟楼餐厅和生命科学楼提一些关于埃伦·克拉斯洛的问题，但有什么用呢？眼下不仅是一个仲夏的周日，还是一个新冠疫情中的仲夏周日。贝尔文理学院会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毫无生机。最好回家，放松休息，做一番思考：思考她为何对联系她在推特上找到的克拉斯洛们这件事感到踌躇不决；思考监控视频中出现的面包车是否意味着什么——有时，一根卷烟只是一根卷烟，一辆面包车只是一辆面包车；思考她是否真的已经偶然发现一名连环杀手的蛛丝马迹。

她的手机响了。是皮特·亨特利。她一回到公寓楼的地下停车库，就点了一根香烟，给他回电话。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种面包车，”他说，“但那辆车有些奇怪之处。”

“只是你不知道具体是哪里奇怪。”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杰尔姆说了同样的话。你为什么不与他聊聊？也许你俩一商量就能想明白。”

8

那一晚，霍莉夜不成寐。她仰躺在床上，双手叠放在胸前，向上凝视着黑暗。她想起邦妮的自行车简直像在乞求谁把它偷走。她想起被朋友们叫作“臭臭”的彼得·斯坦曼。滑板遭到丢弃，但回到了他母亲手上。邦妮的母亲有没有拿到邦妮的自行车？她当然有。她想起了凯莎说，爱有失却的部分，但还是剩下许多爱意。她还想起埃伦·克拉斯洛。正是那使得她一直睡不着。

字面意思是“劳伦·白考尔的粉丝”。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1924—2014），美国电影及舞台剧演员，2010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表彰。

她爬起身，走向台式电脑，打开推特网站。她使用自己最喜欢的化名——LaurenBacallFan^注——给那十二个克拉斯洛账号发去讯息，询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是否知晓来自佐治亚州比伯县的埃伦·克拉斯洛的信息。她将每一条询问附加到每一位克拉斯洛的最新推特下面。这么做就没有隐私的空间了，但那又怎样？这些克拉斯洛的账号没有一个关注者超过十二人。做完这件事后，她回到床上。她有片晌依然睡不着觉，心头受到一个念头的烦扰，不知为何，她觉得这是个昏招，但这怎么可能？不这么做才会是个昏招，对吧？

对的。

她最后睡着了，还梦见了母亲。

2021年2月15日至2021年3月27日

1

芭芭拉和奥利维娅·金斯伯里开始一次次见面。玛丽·迪尚总是端来茶水，她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白色衬衫和浅黄褐色的休闲裤。总是有饼干。有时是姜饼，有时是长条形的奶油酥饼，有时是趣多多曲奇饼干，最常见到的还是奥利奥。奥利维娅·金斯伯里偏爱奥利奥饼干。每次见面，到上午9点时，玛丽都出现在起居室门口，告诉她们结束的时间到了。芭芭拉用肩膀背起她的肩背包，去往学校。她可以在家里用Zoom上课，但她拿到了使用图书馆的许可，图书馆里干扰更少。

到3月中旬时，她离开之前会亲吻一下奥利维娅的面颊。

芭芭拉的父母知道她有某种特别项目，并以为项目在学校里进行。杰尔姆猜测是在别的地方，但没有打听详情。芭芭拉有几次就快要告诉家人她和奥利维娅会面的事。最令她克制的是杰尔姆的特别项目，也就是他正在写的那本关于他们曾祖父的将会出版的书。她不想让她的哥哥认为她是在模仿他，或是试图以某种手段令他的成就相形见绌。而且，这是诗歌。在芭芭拉看来，与哥哥精心研究过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芝加哥黑人帮派分子的可靠历史相比较，诗歌看起来十分显摆。另外，这是她自己的事。她的秘密，就像她十几岁时藏起，17岁时读了一遍（至少读了她能忍受的大部分），接着某天等大家都离家后就付之一炬的日记。

每一次见面——每一次研讨——她都带来一首新诗作。奥利维娅坚持要她这么做。当芭芭拉说，一些新诗作不怎么好，还未完成时，老诗人挥挥手打发了她的反对，说没关系，重要的是保持渠道的畅通，文字的流动。“假如你没做到，”她说，“你的创造力之渠也许会淤塞，接着就干涸了。”

这儿提到的诗人分别为：美国诗人及小说家詹姆斯·迪基（James Dickey，1923—1997），美国诗人西奥多·罗特克（Theodore Roethke，1908—1963），美国诗人及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爱尔兰诗人托马斯·摩尔（Thomas Moore，1779—1852），美国诗人及短篇小说家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美国诗人玛丽·卡尔（Mary Karr，1955—），美国诗人T. S. 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和美国诗人奥格登·纳什（Ogden Nash，1902—1971）。其中奥格登·纳什毕生发表了五百多首诗，被认为是美国最著名的幽默诗创作者，所以常常被人轻视，他的诗作也被普遍认为缺乏深度。

韦切尔·林赛（Vachel Lindsay, 1879—1931），美国诗人，被认为是现代吟唱诗歌之父。

她们大声念诗……更确切地说，是芭芭拉大声念诗；奥利维娅挑选了诗，但说她的嗓子得省着点儿用。她们念了迪基、罗特克、普拉斯、摩尔、毕肖普、卡尔、艾略特的诗作，甚至还有奥格登·纳什^②。某天，她让芭芭拉念了韦切尔·林赛^①的《刚果河》。芭芭拉照做了，当她念完时，奥利维娅问芭芭拉，她是否发觉这首诗有种族歧视。

“当然，”芭芭拉笑着说，“它的种族歧视是明晃晃的。‘存放酒桶的房间里的胖黑人’？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所以你不喜欢这首诗。”

“不，我爱这首诗。”她再次发出大笑声，有部分是由于惊愕。

“为什么呢？”

“因为节奏！它就像在跺脚一样！嘞嘞，嘞嘞，嘞嘞，嘞。它就像一首你无法赶出脑海的洗脑歌曲，完全像进了‘耳虫’一样。”

“诗歌是不是超越种族？”

“是的！”

“诗歌是不是超越种族歧视？”

芭芭拉不得不思考了一下。在这个有着茶水和饼干的房间里，她总是不得不进行思考。但这令她兴奋，简直令她鼓舞。她从未感觉比在这位皱纹密布、眼眸凌厉的老妇人面前更加有活力。

“不是。”

“啊哈。”

“但如果我能写一首像这样的关于马利克·达顿的诗，我肯定会写。只是嘞嘞-嘞嘞会换成一记枪声。他是那个——”

“我知道他是谁，”奥利维娅说道，对电视机做了个手势，“你为什么不试着写那首诗呢？”

“因为我没准备好。”芭芭拉说。

2

奥利维娅读了芭芭拉的诗作，让玛丽制作每一首诗的复印件，等到芭芭拉再次到访时——不是每次都这样，只是有时候——她会让芭芭拉做修改，或者寻找另一个词。她总是念叨相同的两句话，要么是“你写这首诗时心不在焉”，要么是“你成了听众，而不是作者”。她有次告诉芭芭拉，她只准对她自己写的东西赞赏一次：在她创作诗歌之时。“芭芭拉，在你写完后，你就必须变得毫不留情。”

upper middle class（上层中产阶级）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指美国说唱歌手基嫩·德坎·雷·杰克逊（Keenon Daequan Ray Jackson，1990—），YG是其艺名。《我的黑哥》（My Nigga）是他的代表曲目。

她们没有讨论诗歌和诗人时，奥利维娅鼓励芭芭拉讲述她的生活。芭芭拉告诉她，在UMC^②——她的父亲用这个词来称呼上层中产阶级——家庭中长大的经历，以及她有时因为受到良好对待而困窘，有时因为别人当她是空气而感到羞耻和生气。她不仅仅是假定这是因为她的肤色——她是确定。正如她知道，当她在一家商店里面时，那儿工作的人一直在监视她，看她是不是会偷什么东西。她喜欢说唱和嘻哈音乐，但短语“我的黑哥”让她感到不适。她认为她不应该那么感觉，她甚至喜欢YG的那首合作单曲^③，但她情不自禁。她说，那些词应该让白人们感到不适，而不是她。然而，情况就是这样。

“把这讲出来，展示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寻找一个途径，寻找意象。不要直接表达想法，而是以事物来表达，但它们必须是真实的事物。在你的眼睛、内心和心智处在和谐中的时候去寻找。”

芭芭拉·鲁滨逊很年轻，几乎不满投票年龄，然而可怕的事情早已在她身上发生过。她经历过短暂的自杀期。去年圣诞时，在电梯里和切特·翁多夫斯基一起发生的事更加可怕——它肢解了她对于现实的概念。她会告诉奥利维娅这些事，尽管它们太过离奇，不会有人相信，然而她每次接近这个话题——譬如她在洛敦差点儿让自己摔到一辆即将逼近的货车前面——老诗人都像警察拦下车辆一样举起一只手，摇摇头。她被允许谈起霍莉，但是当芭芭拉试图讲述霍莉如何从明戈大礼堂的一场摇滚音乐会救下她，使得她逃离一场大爆炸时，那只手再次举起。停。

“这不是精神病治疗，”奥利维娅说，“这不是在做治疗。亲爱的，这是诗歌研讨。在你遭遇可怕的事情之前，你的天赋就存在了，正如你哥哥的天赋一样，它也是伴随最初的资质而降临的，但天赋是一台死引擎。它靠着你在人生中每一次未解决的经历——假如你想，可以称之为每一次未解决的创伤——来运行。每一次冲突，每一个谜团，你人格深处每一个你觉得不单不讨人喜欢，还令人憎恶的部分。”

一只手抬起来，握成拳头。芭芭拉看得出，奥利维娅做这个动作时感到疼痛，但她还是紧紧地合拢手指，指甲掐进薄薄的掌心皮肤。

“保住它，”她说，“尽可能久地保住天赋。它是你的珍宝。你会耗尽天赋，接着你将不得不依靠你昔日感受到的极乐给你留下的记忆，但是趁着你拥有天赋，好好保住它，使用它。”

她没有说芭芭拉给她带来的新诗作是好是坏。那时没有说。

3

大多时候都是芭芭拉在说话，但是有几次，奥利维娅做了些改变，意趣盎然又有点儿伤感地追忆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界，她称之为“逝去的世界”。她见过的诗人，她知道的诗人，她爱过的诗人，她睡过的诗人（她还睡过至少一位荣获过普利策奖的小说家）。她谈起失去孙子的痛苦，以及它如何成为她无法写出的一件事。“它就像我喉咙中的一块石头。”她说道。她也谈及她漫长的教书生涯，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上”度过的，也就是贝尔学院。

莎朗·奥兹（Sharon Olds, 1942—），美国女诗人，荣获过T. S. 艾略特奖和普利策诗歌奖。

3月里的一天，奥利维娅谈起莎朗·奥兹^②为期六周的驻校行程，说它是多么棒，芭芭拉问起诗歌工作坊：“过去不是同时有小说工作坊和诗歌工作坊吗？就像爱荷华大学那样？”

“确实像爱荷华大学那样。”奥利维娅赞同道。她的嘴巴紧抿，挤出许多皱纹，仿佛她刚尝到一样讨厌的食物。

“难道是没有足够的申请人，无法让工作坊维持下去？”

“有许多申请人。当然，不像小说工作坊那么多，况且诗歌工作坊一直都是亏本运作，但因为小说工作坊有盈利，那么两个工作坊的盈亏就抵消了。”她嘴角的

皱纹变深，“是艾米莉·哈里斯提议把诗歌工作坊停办。她指出，假如把诗歌工作坊停办，我们就能有足够财力，不仅能吸引来更具声望的小说家，还能让整个英文系的预算有可观的增长。有一些反对声音，但艾米莉的观点占了上风，尽管我认为她那时已经荣誉退休了。”

“真可耻。”

“是的。我争辩说，贝尔诗歌工作坊的声誉关系重大，而豪尔赫——我喜欢那个人——说，这是我们的一部分职责。‘我们必须举好火炬。’他那时说道。那句话令艾米莉微微一笑。她有一种留给那类场合的特别的微笑，是一种不露出牙齿的浅浅一笑，但以它独特的方式锋利得像剃刀一样。她说：‘我们的职责比区区几个想要成为诗人的人宽泛得多，亲爱的豪尔赫。’这并不是说，他是她眼中亲爱的人。她从来都没喜欢过他，我能想象，豪尔赫偷偷逃走时她满心欢喜。她大概还怨恨他参加那场会议。”她停顿了一下，“实际上，是我邀请了他。”

“豪尔赫是谁？他是教职人员吗？”

“豪尔赫·卡斯特罗是我们在2010至2011学年及2012学年部分时间的驻校小说作家。正如我说的，直到他偷偷逃走为止。”

“他是不是写了《被遗忘的城市》？那本书在我们的暑假阅读书目上。”这并不是说芭芭拉计划读这本书——她到6月就将结束高中岁月。

“是的。那是一本很好的长篇小说。他的所有三部长篇小说都很好，但那本大概是最出色的。他对诗歌的长处充满欣赏之情，但是在做决定的时刻，他投不了票。你瞧，他不是教职人员。”

“你说他偷偷逃走是什么意思？”

“那是一个古怪的故事，令人遗憾，而且十分神秘。它与你到这儿来讨论的主题无关——假如豪尔赫写过诗，我也从来没见过——但是，假如你想要听，我会告诉你。”

“请讲吧。”

就在那时，玛丽进来了，告诉奥利维娅和芭芭拉，时间到了。老诗人举起一只手，做出停止的手势。“请多给五分钟。”她说道。

接着，她给芭芭拉讲述了2012年10月豪尔赫·卡斯特罗离奇失踪的事。

4

3月里最后一个周六，芭芭拉蜷缩在起居室里读豪尔赫·卡斯特罗所著的《被遗忘的城市》时，手机响了。是奥利维娅·金斯伯里。她说：“我想，我欠你一个道歉，芭芭拉。我可能已经犯下一个糟糕的错误。这得由你来判断。你能过来见我吗？”

2021年7月26日

1

奈阿克（Nyack）是纽约市北部的郊区。——编者注

霍莉在日出时就起了床。她吃了一碗加水果的燕麦粥，再到电脑边打开了推特网站。她关于克拉斯洛的问询收到了一条答复。埃尔默·克拉斯洛（费城老鹰队的球迷，MAGA粉丝，奈阿克^注强大！）说，他从未听说过来自佐治亚州比伯县的埃伦·克拉斯洛。霍莉没有特别失望。她还有十一次机会。在棒球赛中，要三振才出局。

她穿上运动鞋，准备开始晨间散步时——她在这段时间里思考问题最有效——她的手机响了。是杰尔姆打来的，他听起来很激动。他戴着口罩，所以嗓音有点儿发闷，他告诉霍莉，他在一辆优步网约车上，正在前往机场。他要去纽约。

霍莉有点儿惊恐：“坐飞机？”

“要旅行一千英里的话，坐飞机是惯常的方式，”他说完大笑起来，“放轻松，霍莉贝莉，我已经拿到我的疫苗接种卡，我在机舱内会全程佩戴口罩。事实上，我现在就戴着口罩，你大概能听出来。”

“为什么去纽约？”但是她当然晓得答案，“你的书！”

“昨晚编辑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可以把合同寄过来，或者我可以过去，今天就把合同签掉，他会交给我一张十万美元的支票！他说，那不是通常签合同的方式，但他得到允许，能为我破例一次。这个安排很疯狂，不是吗？”

“只要你不得病，这件事就既疯狂又奇妙。”

“根据数据统计，纽约市实际上比咱们市更安全，小霍。我赶不上那儿的午餐——太糟糕了，出版商招待的午餐是某种传统——但编辑说，今天下午我们能一起吃个汉堡包，喝点儿啤酒。我的经纪人会出席——我甚至从来没见过她，除了在Zoom上，这也很疯狂。编辑说，在过去，他会带我们去四季酒店，但他如今顶多能带我们去巧言石酒吧。那对我来说够好了。”

他在随口唠叨，但霍莉并不介意。她介意的是他坐飞机旅行的事，机舱内的空气是循环利用的，任何一个乘客都可能患有新冠，但她情不自禁地为他的欢欣和喜

悦感到高兴。在新冠肆虐的夏季，出于一时冲动去纽约市旅行，她心想着，年轻真好啊，今天则是，当杰尔姆真好啊。

“好好地玩，不管你做什么，不要弄丢那张支票。”

“我的经纪人会处理那方面的事，”他说，“哇噢，开得真远啊！我们差不多到航站楼了，霍莉贝莉。”

“一路顺风，等你到达餐馆时，务必坐到外面——”

美国的一家免费地图服务提供商。

“好的，老妈子。趁着我和你通话，再说一件事。我打印出了鹿苑公园和周边区域的一张MapQuest[®]地图。我用红色标记出了邦妮和皮特·斯坦曼最后被人看见的地点。我们不知道埃伦·克拉斯洛的情况，但我们知道她在校园里工作，于是我标记了学生活动中心。如果你想要，芭芭拉可以把地图给你。我把它留在了我的桌上。”

“我知道那些地点。”霍莉稍显粗鲁地说道。她想起亨利舅舅说“昨天我没有摔下集材车”这种话。

“是啊，但像那样看到它们的位置令人毛骨悚然。你应该查明是否存在更多案子。我们到了。我得下车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可能待上两天，也可能明天就回来。”

“假如你在考虑看百老汇，演出关——”

“我得闪了，霍莉贝莉。”随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讨厌你那样叫我。”然而她的面庞上有笑意。因为她其实并不讨厌这种叫法，而杰尔姆对此心知肚明。

2

在她散步时，手机再次响起。“谁是你老大？”皮特·亨特利问道。

“反正不是你，皮特。但你听起来挺开心。此外，你听起来没在生病了。”

“我已经从新冠的灰烬中崛起，恢复成一个全新的人。”他说道，接着就一阵咳嗽，破坏了这番豪言壮语，“几乎恢复了。我找到了你的妹子，霍莉。”

她停下脚步：“你找到了埃伦·克拉斯洛？”

原文为Last known address。——编者注

“好吧，不是找到她，但我找到了她的LKA。”LKA是“最后已知住址”^注的缩写，“以及她的照片，我会尽快把它发给你。我一等贝尔学院的人事办公室开门就打电话给他们，所以你不为我而自豪吗？”

“非常自豪。地址是什么？”

“MLK大道11114号。那儿差不多是离洛敦中心区域最远又仍然在洛敦范围内的地点。”

指皮特·亨特利。如前文中的注释所说，“皮特”通常是名叫彼得的人的昵称。——编者注

“彼得^注，谢谢你。”

“不用谢，这是工作。”现在他听起来有点儿严肃，“你认为他们彼此关联，对吧？达尔、克拉斯洛，以及杰尔姆在追查的那个小孩？”

“我认为他们也许有关联。”

“你不打算跟伊莎贝尔讲这件事，对吧？”

“尚不打算。”

“好的。小霍，你来查这个案子。我会在这儿远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我在某种程度上被隔离了，你知道吧？”

“知道。”

《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哥哥，推理能力高于弟弟，夏洛克经常请教他。——编者注

“我可以当你这位夏洛克的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注。你对母亲的过世应对得如何？”

“有些进步。”霍莉说，然后她挂断了电话。

五秒钟后，她的手机响了一声，是皮特发来的一条短信。她等到返回公寓后才看了照片，因为她想用有更大屏幕的iPad来看。皮特发来的照片是埃伦·克拉斯洛在贝尔学院的工作证件，证件依然有效——它要到10月才会过期。照片上是一名有着深色头发的黑人女性。她没有微笑也没有沉下脸，只是带着一种平静的中性表情看着镜头。她很漂亮。霍莉觉得，她看上去能是奔30岁或30岁出头，这符合凯莎告诉她的情况。她的姓名下面印有“贝尔文理学院勤杂人员”的字样。

“你在哪里，埃伦？”霍莉呢喃着，但她此刻脑子里想着的是“谁劫走了你？”。

3

即前文中的MLK大道。MLK是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名字的首字母缩写。——编者注

半小时后，她开车缓缓行驶在马丁·路德·金大道^注上。她刚才经过了商店、教堂、酒吧、便利店和餐馆。皮特说，这个地址差不多是离洛敦中心区域最远又仍然在洛敦范围内的地点。它也差不多是离市区中心最远又仍然在市区范围内的地点。MLK大道很快就会变成27号公路。她能看见前方的田地上有牛群在吃草，还有两座青贮塔。她开始认为一定是皮特给了她错误的地址（尽管GPS说她的行进方向正确无误），但她接着就到达了榆树林拖车公园。木桩栅栏包围了这片场地。停着的拖车都干净整洁，得到悉心的保管。拖车有各种柔和的颜色，每辆车前面都有一小块草地。这儿有许多花坛。一条沥青车道蜿蜒在拖车之间。她的GPS装置宣称，她已经抵达目的地。

在这条车道的起始点有一组信箱，信箱上的编号从11104一直写到11126。霍莉缓缓驱车进入拖车公园，在两个一黑一白、穿泳衣的小孩追逐一只蹦蹦跳跳的沙滩球，不看一眼路面就穿过车道时，她停住了汽车。她将脚从刹车踏板上挪开，接着一条小黄狗追着小孩跑过来，她再次重重地踩下刹车。在一辆天蓝色的拖车——它的外层门内侧用胶带贴了一张巴拉克·奥巴马的相片——前面，一名头戴太阳帽来抵御白天越来越强的热意的女人在用水罐浇花。

拖车公园的中间立着一座绿色建筑，门上牌子写着“办公室”。它的隔壁是另一座绿色建筑，牌子上写着“洗衣房”。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提着一只装满衣服的塑料篮，正要走进洗衣房。霍莉泊好车，戴好口罩，走进办公室。办公室内有一个柜台，柜面上有一块写有“史黛拉·莱西经理”的名牌。柜台后面，一个

矮胖的妇女正在电脑上玩接龙游戏。她扭头看了眼霍莉，说：“假如你在寻找空位，我只能说声抱歉。我们这儿全满了。”

“谢谢你，但情况不是那样。我名叫霍莉·吉布尼。我是个私家侦探，在试图寻找一名女子的下落。”

听到“私家侦探”这个词后，史黛拉·莱西顿时对接龙游戏没了兴趣，对霍莉来了兴趣。

“真的吗？你在找谁？她干了什么事？”

“据我所知，她没干什么事。你认得出她吗？”

霍莉递上手机。莱西接过手机，拿着它凑近到面前：“当然认识。这是埃伦·卡斯洛！”

“是克拉斯洛。”霍莉说道，“我想知道，你是否记得她具体是在何时离开的。”

“你为什么关心这个？”

“我想要知道她去了哪里。她在学院工作。知道贝尔学院吧？”

“我知道贝尔学院。”莱西说道，听上去有点儿不满——潜台词是“我不是笨蛋”。“我记得埃伦是那儿的一名勤杂工。”

“是的，是一名工友。莱西女士，我只想确认一下她是否安好。”

莱西的不满——假如那确实存在，而不只是霍莉的想象——消失不见了：“好的，我知道了。你知道哪辆拖车是她的吗？”

“我拿到的地址是11114号。”

“好的，好的，是洗衣房后面那排拖车中的一辆，就在儿童泳池旁边。让我查一下。”接龙游戏从屏幕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份电子表格。莱西滚动表格，细看起来，又戴上眼镜，再次滚动表格：“找到了。埃伦·克拉斯洛。她是半年一租，付了2018年7月到12月的租金，之后就不见了。”

她转身对着霍莉，摘下了眼镜。

“我现在记起来了。菲尔——我老公——将那辆拖车空置到2019年1月，因为她是个好租客，不会大喊大叫，不会吵架，不会大声放音乐，不会惹得警察在凌晨2点出现。她是我们更喜欢的租客类型，我们也只会长期租给这类租客。”

“我确信。”

“我们有些已经在这儿住了好久的租客，吉布尼女士。哎呀，卡伦先生和太太已经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菲尔和我都喜欢年纪较大的租客。埃伦是唯一一个20多岁的租客，但她说她是性情文静的人，于是我们就冒险试了试。她和她说的一样好。”她摇起脑袋，“我们在那辆拖车上损失了一个月的租金。我们让它空置着。我想，菲尔喜欢上她了，但即便他是30岁，而不是60岁的年纪，他也不会有任何行动。我相信她是搞蕾丝边的，假如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这也符合凯莎得出的印象。

“她真的不见了？我的意思是，不单单是离开了这儿？”

霍莉点点头：“大约在2018年感恩节前后失踪了。”

“而某人现在着手寻找她？我为什么要惊讶呢？这就是黑人受到的对待方式。”

“情况是，没人报告她的失踪，”霍莉说，“她兴许没有失踪。她来自佐治亚州，也许已经回老家了。我在试图追查她的亲戚，但是说真的，我刚刚开始而已。”

“那么好吧，你继续按照你的路子办事。顺便提一句，你不需要戴口罩。新冠只是一个老掉牙的大骗局。”

“埃伦的物品怎么样了，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我不晓得。拖车上当然有家具，但她一定也有自己的家什，对吧？”

“确实。”霍莉赞同道。

俄亥俄州的第五大城市。

“这周菲尔在阿克伦^④参加露营拖车展。但假如埃伦留下很多家什，菲尔会告诉我的。他总是那么做。我们这儿有良好的客户，吉布尼女士，但时不时地，某个人会……”她举起一只手，用食指和中指做出小跑的动作，“有时候，我们接着

会发现租客落下的物品，那些东西的归宿会是第一浸会教堂或善意旧货店。当然，前提是那些东西值得保留。”

“她在这儿住了多久？”

莱西戴上眼镜，调出另一张电子表格：“她是2016年3月搬进来的。住了两年半吧？是的，她一定有家什。想要我打给菲尔吗？尽管我确信有的话他会告诉我的。”

“那样就太好了。”霍莉说，“在11114号附近，有没有会记得她的左邻右舍？”

莱西思忖起来：“住11110号的麦圭尔太太怎样？不算隔壁邻居，但仅仅隔着儿童泳池。我记得埃伦和伊玛妮·麦圭尔过去是朋友。她们一起干洗衣的活儿，你知道吗？女人在洗衣房里聊天可多了。而且她现在应该在家里。她丈夫仍然在市扣车场里做兼职，但伊玛妮已经从另一份为市政府干的工作退休。这阵子，她就在家做编织活儿，看看电视。那个老姑娘编织了好多东西，也会拿出去在手作集市和类似活动上贩卖。她可能知道埃伦去了哪里。”

美国侦探小说家迈克尔·康奈利（Michael Connelly，1956—）在“哈里·博斯”系列里塑造的侦探角色。——编者注

假如埃伦在鹿苑公园附近被歹人掠走，她就不会知道埃伦去了哪里，霍莉心想着，那儿离这里有几英里远。但她会和伊玛妮·麦圭尔聊一聊。霍莉是迈克尔·康奈利笔下警探主角哈里·博斯^②的粉丝，尤其喜欢博斯的头条座右铭：人动起来，去敲响百姓家门，走访摸排。

“我会和菲尔谈谈，看他知不知道她物品的下落。我相当确信，我们在2019年2月租出她的拖车时，拖车是空的——你懂的，车内除了现代化生活设施，就没别的东西。你可以和琼斯夫妇聊聊，如今是他们住在那辆拖车里，但这两人都是上班族。他们为什么会知道些啥？他们搬进去时，埃伦离开好久了。”她摇摇头，“失踪了两年多！真叫人惋惜！吉布尼女士，等你回来，我会马上打电话给菲尔。”

“谢谢你。”

“另外，摘下口罩，这是我的建议。新冠都是虚构的，为的是在电视新闻上販售魔术枕。”

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 1944— ），美国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女性主义者，以爆炸头发型为人所知。

伊玛妮·麦圭尔又高又瘦，她的爆炸头有好多白发，使得她的头顶宛如蒲公英毛球。她家的拖车是双倍宽度的，粉刷成了淡黄色。客厅区域的地上铺有一块美丽的碎呢地毯，地毯图案是绿色和黄棕色的同心圆。墙壁是某种复合材料，瞧上去像木料，其实却不是木料。墙壁上的照片显示了处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麦圭尔一家。一张结婚纪念照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新郎身着白色海军制服。新娘留着爆炸头，那时头发还是黑色的，而不是白色的，长相酷似安吉拉·戴维斯^①。伊玛妮十分愿意交谈，不过她有一个问题。

“你接种疫苗了吗？”

“接种了。”

“接种了两剂疫苗吧？”

“是的。莫德纳。”

“那么摘下你的口罩吧。我在4月打了第二针疫苗。”

霍莉摘下口罩，放进口袋。碎呢地毯上方有这对夫妻的乐至宝牌沙发椅，面朝一台电视机，电视机的屏幕比霍莉的iPad Pro屏幕没大多少。一张沙发椅的带衬垫扶手上搭着一件织好一半的毛线衫，它和拖车外表一样是明黄色的。毛线衫下方有一只篮子，篮子里装满同一种黄色的毛线球。

伊玛妮拿起她的编织成果，搭在膝头上。电视里，德鲁·凯里正在《价格猜猜猜》节目中吹捧奖品。伊玛妮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

“我很抱歉打扰你了。”

“哦，没有，我喜欢有人做伴，”伊玛妮说，“此外，节目参赛者早已转过大转轮。那是最精彩的部分。在那之后，就是展品猜价环节，你来告诉我，为何一些又胖又老、吃社保的男人想要两辆摩托车和露营装备。我敢打赌，他们假如获胜一定会卖掉那些奖品。我知道我会那么做。”她的棒针早已在飞舞，毛线衫在霍莉眼前可观地增大。

“织完后一定会很漂亮。”

“在气温应该有九十多华氏度的日子里织毛衣真够呛的，不过冷天气总是会到来……或者说是来过，那些人弄得气候乱七八糟，难以判断从这一年到下一年会发生什么事。但假如雪花飞扬，湖面冻结，某人就会在教堂售卖会上买下这件毛线衫。我藏着更多毛线衫，还有围巾和连指手套。我靠这些东西赚到不少钱，比亚德利赚得更多，但他在扣车场的工作使得他妨碍不了我……我想，这也让我妨碍不了他。有双向的作用。让我来告诉你，从我结婚到现在都有五十二年了，真是漫漫长路。婚姻生活有时候毫无激情。现在，我怎么可以帮到你？”

霍莉讲述了凯莎是怎么逐步认识埃伦·克拉斯洛的，埃伦又是如何突然失踪的：前一天还在，第二天就不见了。“我用她的姓名向推特上的其他克拉斯洛询问消息，但到目前为止，我只收到一个人的答复，而且对方没帮上忙。”

“基于我对她的了解，剩下的克拉斯洛们也不会帮上忙。她会去任何地方，但绝不会回到佐治亚州的特拉弗斯。她是个甜心女孩，吉布尼女士——”

“请叫我霍莉。”

伊玛妮点点头：“她是个甜心女孩，聪明伶俐，而且性格坚强。她会找到出路的。”

“你说她不会返回故乡，我猜想她在故乡有亲属。你为什么那么说？”

“她在那儿自然有亲属，但她对他们来说犹如死人，而他们对她也如同死人。你不会在脸书上查到任何东西。”

“发生过什么事？”

在感觉像是好久的时间里，只听得见伊玛妮棒针的碰撞声。她皱眉蹙额，低头看着黄色毛线衫。接着她抬起头：“你这类侦探是否受到保密职责的约束？像律师、教士或医生那样？”

霍莉认为，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提问，而是一个测试。她觉得伊玛妮知道答案。而且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无关紧要。诚实其实是最好的方针。“我有一定的特权，但不像律师或教士那么多。在某些状况下，我会不得不跟警方或者地检署讲一宗案子，但警方或地检署没有介入这宗案子。”霍莉向前倾身，“你跟我说的话会烂在我的肚子里，麦圭尔女士。”

伊玛妮的昵称。

“叫我伊米^②。”

“好吧。”霍莉笑了笑。她有漂亮的笑容。杰尔姆跟霍莉说过，她对自己的笑容使用得不够多。

“我姑且相信你的话，霍莉。因为我喜欢那个姑娘。我当然为她的麻烦感到难过。我只想你知道，我不是搬弄是非的人，也不会背着邻居乱嚼舌根。”

“知道了，”霍莉说道，“我可以打开手机录音吗？”

伊玛妮的丈夫亚德利的昵称。

“你最好别那么做。”棒针发出咔嚓声，“要是你是个男人，我想我根本不会告诉你。我从未告诉过亚德^①。但是，我们女人比男人知道得更多。对吧？”

“是的，我们是知道得更多。”

“那么好吧。埃伦——她从来都叫作埃伦，从来都不叫埃莉——从12岁还是13岁起，在她停止食用肉类或任何肉制品起，就受到家里人的冷眼相待。她成了完完全全的素食者。不，这个词用得不对。是完完全全的严格素食者。她的家庭属于一个强硬派正统教会，名叫‘识主更深第一非归正教会’。当埃伦停止吃肉后，他们在她身边援引《圣经》经文。牧师开导了她。”

伊玛妮在说到“开导”时，还挖苦一般地强调了一下。

和合本《圣经》中《新约全书·罗马书》14：2：“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21世纪英王钦定本《圣经》（21st Century King James Version, KJ21）中《旧约全书·申命记》2：6：“Ye shall buy meat from them with money, that ye may eat.”。（这儿无法援引《圣经》中文译本，是因为各个中文译本中都将meat译作“食物”。）

21世纪英王钦定本《圣经》中《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10：25：

“Whatsoever is sold in the meat market, that eat, asking no question for conscience’ sake.”。

“我自己就是一个脱离强硬派正统教会的人，我知道你永远都能从《圣经》中找到一段经文来支持你信仰的东西，而他们找到了好多。《罗马书》中说，弱者只吃蔬菜^②。《申命记》中说，主应许你会有肉吃^③。《哥林多前书》中说，凡肉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④。接着，在她14岁时，他们抓到她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

“哦，哦。”霍莉说道。

“‘哦，哦’的反应是对的。她试图逃走，但她的家人把她抓了回去。我推想你不知道原因吧？”

“因为她是他们要背负的十字架。”霍莉说话间想到她自己的母亲说出类似的话的时候，总是先吁叹一声，说句“哦，霍莉”。

“就是这样。你明白的。”

“是的，我明白。”霍莉说道，她嗓音中的某些情绪引来了剩下的故事，不然伊玛妮也许不会说给她听。

“她18岁时遭到了强暴。强暴者戴着面罩，就是人们滑雪时戴的那种类似长袜的东西，但她凭借其中一个人的口吃认出了他。那人来自她所在的教会，在唱诗班里歌唱。埃伦说，他有好听的声音，唱歌时并不结巴。对不起。”

她拿起一只手，用手背擦拭左眼。接着棒针重新开始同步飞舞。看着阳光照在棒针上的闪烁，人像是被催眠了。

“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谈些什么？肉！说他们要如何给她肉，问她喜不喜欢，好不好。这是不是她从女孩身上获得不了的东西？她说，其中一个家伙企图把他那玩意儿塞进她嘴里，告诉她继续吃肉，而她告诉他，假如他敢尝试，他会失去那玩意儿。于是，那个小伙儿猛击了她的天灵盖，在余下的施暴期间，她的清醒程度只剩下正常时的四分之一。再猜猜结果发生了什么？”

霍莉也知道答案：“她怀孕了。”

“确实怀孕了。她去了计划生育联合会，做了堕胎手术。当她的家人发现真相——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发现的，她没有告诉家人——家人告诉她，她不再是家里的一分子。她被逐、出、家、门。她老爸说，她是个杀人凶手，和《创世记》中的该隐没啥不同，并吩咐女儿去该隐所去的地方，也就是伊甸园的东边。但佐治亚州特拉弗斯对埃伦而言可不是伊甸园，那儿与伊甸园压根儿不沾边，于是她没有去往东边，而是往北走。她干了十年的蓝领工作，最后落脚在这儿，去了学院工作。”

霍莉沉默地坐着，注视着棒针。她想到，她还没有遭受过像埃伦·克拉斯洛的遭遇这么恶劣的事情。迈克·斯特迪文特给她安上“结巴”的外号，但他从没有强奸她。

“她没有一口气告诉我整件事，是一点儿一点儿说出来的。除了最后面关于强暴和堕胎的部分。那部分是一股脑儿说出来的。她从始至终一直低头看着地上。她

的嗓子有一两次沙哑了，但她始终没有哭出来。我俩当时是在办公室旁的那间洗衣房里，只有我俩在。等她说完时，我伸出两根手指放到她的颌下，说道：“看着我，姑娘。”于是她看着我。我说：“上帝有时要求我们在这段人生中预先支付，而你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现在起，你会拥有顺遂的人生，受到祝福的人生。”那一刻，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来，拿上一张纸巾。”

直到霍莉接过纸巾，擦拭眼睛，她才意识到自己落泪了。

“对此，我希望我过去的想法是对的，”伊玛妮说，“我希望无论她在何方，她都安好。但我不知道。她那样突然地离开……”她摇了摇头：“我就是不知道。那个来取她家什——衣服、笔记本电脑、小电视机、瓷鸟装饰品之类的东西——的女人说，埃伦要回到佐治亚州，在我听来，那不对劲。倒不是说回到南方就意味着回老家，佐治亚州除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小破镇子，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可去，请原谅我说脏话。那个女人也许说过一些关于亚特兰大的话。”

“什么女人？”霍莉问道。她心里的灯仿佛已经通通亮起。

rabbit's foot，兔脚是存在于欧洲、非洲、美洲部分文化中的好运象征。
——编者注

“我不记得她的名字——迪肯斯、狄克逊，类似的名字——但她看上去没有异样。”霍莉神情中的意思令她不安起来，“她为什么会看上去有异样呢？当我看见她进进出出时，我就走到对面去查看，而她的态度挺友好。她说，她从学院认识了埃伦，有她的钥匙。我认出埃伦一直挂在钥匙圈上的幸运兔脚^②。”

“这个女人驾驶面包车吗？一辆车身侧面下方有蓝色条纹的面包车？”

霍莉确信会得到肯定的回答，然而她却失望了。“不，是一辆小型旅行车。我不知道是哪个牌子，但亚德应该晓得，毕竟他在扣车场里工作。他当时在这儿。我那时走过去时，亚德就站在门阶上，他只是为了确保不会出意外。我那时是不是做错了？”

“没有。”霍莉说道，而且她是实打实地这么认为。伊玛妮不可能在那时就知道实情。尤其是当霍莉自己也不完全确定一些不幸的事是否发生在了早已很不幸的埃伦·克拉斯洛身上的时候。“这个女人是何时过来的？”

“啊，哎呀，发生有一阵了，但我觉得是在感恩节之后，圣诞节之前。我们那时刚迎来第一次真正的降雪，我知道这些，但大概帮不到你什么。”

“女人的模样呢？”

“很老。”伊玛妮说道，“比我老了大约10岁，而我刚刚年满70岁而已。而且是个白人。”

“假如你再次见到她，你认得出她吗？”

“也许认得出。”伊玛妮说道。她听起来没有把握。

霍莉给了她一张“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的名片，向她请求，假如她的丈夫能记起是哪种车辆，就让他打个电话。

“实际上，我帮那个女人拿出了笔记本电脑和一些衣物。”伊玛妮说，“可怜的老太太看上去像在忍受疼痛。她说她没有疼痛，但我一看就晓得是坐骨神经痛。”

2021年3月27日

芭芭拉骑了两英里的自行车，面颊发红又发热地到达老诗人位于山脊路上的维多利亚式住宅时，玛丽·迪尚和奥利维娅一起坐在沙发上。玛丽神情忧虑。奥利维娅样子痛苦。芭芭拉大概是一副迷惑的模样，因为那正是她的内心感受。她想象不到，奥利维娅觉得自己需要为什么事而道歉。

玛丽首先说话：“我怂恿了她，而且是我拿着信封去了联邦快递网点。所以，假如你想要责怪谁的话，怪我就好了。”

“那是胡说八道，”奥利维娅说，“我做的事是错的。我只是不知道……以我所知，你会觉得高兴的……但无论你会不会高兴，在没有你允许的情况下，我都无权做出我所做之事。这是良心不允许的事。”

“我听不懂，”芭芭拉一边说，一边解开外套的扣子，“你们做了什么？”

两个女人——一个处在人生的健康全盛期，另一人是个不久便将年满百岁、身形仿佛缩水的老妪——互看彼此，又同时注视芭芭拉。

“彭利奖。”奥利维娅的嘴巴微微发颤，向内缩，这一幕总是让芭芭拉想起老式的束口手袋。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芭芭拉说道，心头荡起前所未有的迷惑。

在英文诗歌中，moon（月亮）和June（6月）被认为是糟糕的押韵。

“全名是彭利青年诗人奖。该奖项由被称为‘五巨头’的五家纽约出版公司共同赞助。你没听说过这个奖项，我一点儿也不惊讶，因为你基本上是自学的，也不阅读作家杂志。既然找不到发表诗歌赚得稿费的地方，你为什么要读作家杂志呢？但写作课程中大多数主修英文的学生都知道这个奖项，正如他们知道新声奖或幼狮小说奖一样。彭利奖在每年的3月1日开放征稿。他们会得到数千份投稿，而且答复得很快。我猜想，这是因为大多数投稿都是月亮搭配6月^②那样糟糕的作品。”

现在芭芭拉听懂了：“你……什么？给他们寄了一些我的诗作？”

玛丽和奥利维娅互看彼此。芭芭拉是很年轻，但她看见内疚的眼神时还是体察得到的。

“多少首？”

“七首。”奥利维娅说，“都是短诗。规则明确说明长度不得超过两千个单词。我只是被你的作品……作品中的愤怒……作品中的惧意……深深打动……以至……”她似乎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说下去。

玛丽拿起奥利维娅的手。“是我怂恿了她。”她再次说道。

芭芭拉意识到，她们预计她会生气。她并不生气。只有一点儿震惊，没别的情绪了。她一直将诗作保密，不是因为她对此感到羞耻，也不是因为她担心别人会嘲笑（嗯……也许有一点点吧），而是因为她害怕将诗作出示给奥利维娅之外的任何人会让她怠于写出更多诗。而且，还有别的因素，更准确说是某个人：杰尔姆。尽管她实际上从12岁起就在写诗（主要是在她的日记里），远远在杰尔姆开始写作之前。

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 1912—1967），美国创作歌手和民谣音乐家。

之后，在最近两三年里，一些情况有了变化。不只是在能力上，也是在抱负上，她有了一次神秘的跃升。这令她联想起她看过的一部关于鲍勃·迪伦的纪录片。一位出道于20世纪60年代格林尼治村的民谣歌手说：“他只是又一个试图模仿伍迪·格思里^②的吉他手。接着他就一夜爆红，成了鲍勃·迪伦。”

她的转变就像那样。或许，她和布雷迪·哈茨菲尔德的过节与此有关，但她不相信那就是全部原因。她觉得，是某样东西——她脑中一个此前休眠的电路——突然启用了。

与此同时，两人一起看着她，荒唐的是，她们像两名被逮到在学校盥洗室里抽烟的女中学生，而她受不了这一幕。

“奥利维娅，玛丽，我班上的两名女生自拍裸照——我猜想，是发给她们各自的男朋友——结果裸照出现在了互联网上。那种事叫人尴尬。这件事？没啥大不了的。你们有没有收到退稿信？闹这一出是不是因为它？我能看一下吗？”

她们又交换了那种眼神。奥利维娅说：“彭利奖的评审汇总出一份入围者的长名单。入围人数各年不一，但总归是一份非常长的名单。有时是六十人，有时是八十人，今年是九十五人。有这么多人入围真是可笑，但……你的名字在名单上。玛丽收到了信函。”

玛丽所坐的位置旁边的茶几上有一页纸。她把纸递给芭芭拉。纸是优质纸，拿在她手上感觉沉甸甸的。最上面有一个凹凸压印出的印章图案，图案内容是一支鹅毛笔和一只墨水瓶。收信地址是“山脊路70号，由玛丽·迪尚转交芭芭拉·鲁滨逊”。

“我很惊讶，你没有生气，”奥利维娅说，“当然，感谢你没有生气。我做出的是一件如此专横的事。我有时觉得，我的脑子已经坏掉了。”

玛丽插话进来：“但我——”

“怂恿了她，我知道。”芭芭拉喃喃说道，“我想，这确实是专横的做法，但是，某天拿着诗作突然出现的人是我。那也是专横霸道的做法。”确切来说，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反正她几乎没听见自己说了什么。她在浏览信函。

上面说，彭利奖组委会很高兴通知山脊路70号的芭芭拉·鲁滨逊女士，她的名字已经被放入彭利奖的长名单，假如她希望进入决选，她可否在4月15日之前提交更多诗作，总单词数不超过五千即可。请勿提交“史诗长度”的诗作。还有一段介绍彭利奖历届获奖者的吹赞之词。芭芭拉凭借既往阅读认出其中的三个姓名。不，是四个姓名。信的最后是“对你出众的作品”的祝贺语。

她把信函放到一边：“奖金是多少？”

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 1954—），美国演员、制片人、主持人，是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奥普拉脱口秀》的主持人。——编者注

“两万五千美元。”奥利维娅说，“超过许多优秀诗人一辈子从他们的诗歌中赚到的钱。但那不是重要的部分。获奖者的作品会出版为一本诗集，不是由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而是由一家参与设立奖项的大型出版公司出版。今年轮到兰登书屋。这本书总是会吸引注意。去年的获奖者和奥普拉·温弗瑞^注一起出现在电视上。”

“我有没有可能……”芭芭拉打住了。就连把那种可能说出来都感觉像疯言疯语。

“基本不可能，”奥利维娅说，“但假如你被列入短名单，应该会有人关注你。将来由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你的诗集的概率相当高。唯一的问题是，你是否想要继续下去。你当然有足够的诗作来提交上去，假如你继续写诗，我确信你的作品会足够编成一本书。”

既然她的一些诗已经被陌生人看过，也获得了赞许，她想要什么也就变得毫无疑问了；问题在于，如何着手做。她说：“你们得知道，要是你们事先问我的话，我真的会让你们帮我投稿。就像歌里唱的，女孩可以有梦想。”

奥利维娅的面颊变得像玫瑰一样粉红。鉴于老诗人年老体衰的状态，芭芭拉之前也许不会相信她的血液循环足以令她涨红脸，但是她显然能做到。“这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她重复道，“我让玛丽在信封上写她的名字，因为我的姓名会被人认出来，这么说吧，我不想影响评审结果。我以为，你可能获得一些勉励之语。那就是我所希望的。”

你会把那些勉励之语拿给我看，芭芭拉心想，接着你会处在同样不自在的立场，因为未经我的允许分享了我的诗作……只是比起收到这封令人惊异的信函，会表露出更少情绪。

她笑着说：“你们俩没有彻彻底底地思考过这件事，对吧？”

“没有。”玛丽说，“我们只是……你的诗作……”

“我猜测，你也读过那些诗？”

玛丽脸红得比奥利维娅厉害得多：“所有都读过。写得很棒。”

“然而你仍然有很远的路要走。”奥利维娅迅速补充。

芭芭拉更加细致地读了信。惊讶的情绪让位给一种新的情绪。她花了一秒钟才识别出这是什么情绪。她激动不已。

“我们应该寄出诗作，”她说，“最好还是要追逐更高的目标。你会帮我挑选诗作，奥利维娅，对吧？”

老诗人笑了笑，主要是松了口气后的微笑。芭芭拉一点儿都不知道，她们觉得她也许会大发脾气，大做文章。她们竟然会这么觉得，这点挺有意思。“那会是我的荣幸。我相信，关键在于你的诗作《脸变了》以及它的恐怖感和混乱感。有几首诗同样是那个主题，同样具有那种对身份和现实的质疑。那些是最为有力的诗作。”

“目前这件事必须成为一个秘密。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这是因为我哥哥。他本该成为家族里的作家，我相当确信，他写我们曾祖父的书将会出版。我告诉过你们这件事，对吧？”

“是的。”奥利维娅说道。

“假如他把书出版了，假如他因此赚到丰厚的稿费——他的经纪人说有可能——那么我就能谈及此事。前提是我进入短名单。假如我没进入短名单，那么他永远都不必知道。行吗？”

“他真的会妒忌吗？”玛丽问道，“妒忌诗歌？”

指杰尔姆。

“不会。”芭芭拉甚至不用思索，“J^②不是会妒忌的人。他会为我感到开心。但他一直努力地写这本书，而且我想，码字这件事对于他而言不像它有时对我来说那么容易，我也不愿偷走他受到的任何关注。我太爱他了，做不出那种事，就连一点儿也不行。”她把信还给玛丽：“这封信就留在这儿。但我很高兴你们做了这件事。”

“你很大度，”奥利维娅说，“除了在作品中，诗人很少大度。玛丽，你认为我们仨分着喝一罐福斯特拉格啤酒怎么样，只为庆祝我们仍然是朋友的事实？”

“我想，那是个好主意，”玛丽边说边起身，“但那是又一个我们仨必须保守的秘密。”她将脑袋歪向奥利维娅：“不能让她的医生知道。”

她离开起居室，走向厨房。芭芭拉说：“你才是大度的人，奥利维娅。我很高兴你成为我的朋友和老师。”

“谢谢你。我一定是做了一些正确的事，因为天意将最出色的学生留到了最后面。”

这回轮到芭芭拉脸红了，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开心。

“跟我讲讲，你在阅读什么书。”奥利维娅说道。开始上课了。

这儿提到的诗人分别为美国垮掉派诗人欧文·艾伦·金斯伯格（Irwin Allen Ginsberg, 1926—1997），美国诗人、随笔作家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 1930—），美国垮掉派诗人格雷戈里·柯尔索（Gregory Corso, 1930—2001），美国诗人埃德·多恩（Ed Dorn, 1929—1999）和美国诗人、画家劳伦斯·费林盖蒂（Lawrence Ferlinghetti, 1919—2021）。

“你提议了垮掉派，所以我在读垮掉派诗人的作品。我在学院书店里买了一本诗集。有金斯堡、斯奈德、柯尔索、埃德·多恩……我好喜欢他……劳伦斯·费林盖蒂……他是否还活着？”^③

这儿的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概念，包括诗歌以外的一切非韵文文学体裁。

“一个月前过世了。他比我年长。假如你愿意，我想要你读一些散文^②。这对你可能有所帮助。从詹姆斯·迪基开始吧。你知道他的诗歌，他还写了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解救》——”

“我看过电影。男人们乘坐独木舟顺流而下。”

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2023），美国小说家，作品风格以黑暗及暴力著称。——编者注

“是的，但不要读那部小说。读《向着白海》。是一部不那么出名的作品，但我认为质量更佳，就你的目的而言。我想要你阅读至少一部科马克·麦卡锡^③的长篇小说，《天下骏马》或《苏特里》。你愿意那么做吗？”

“好吧。”然而她不情愿撇下垮掉派诗人以及他们天真与愤世嫉俗杂糅在一起的情绪，“事实上，我眼下正在读散文。就是你告诉我的那本书，豪尔赫·卡斯特罗所著的《被遗忘的城市》。我很喜欢。”

玛丽端着托盘回来了，托盘上放了三只玻璃杯和一大罐福斯特啤酒。

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县的县治。

《绿野仙踪》中的反派人物，是居住在奥兹国西方的邪恶女巫。

“我推想，豪尔赫最后去了南美洲，”奥利维娅说，“他过去谈起要回去寻根，那是一通胡话。他的西班牙语讲得像那儿土生土长的人，但他出生在皮奥里亚^④，在那儿被抚养大。我想，他对此感到羞耻。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在他失踪前不久看见过他？他那时在跑步。他总是在晚上跑步，跑去公园再跑回来。甚至在下雨时也跑，那天晚上就下着雨。我想，他那时一定已经在筹划离开。我确实从未再看见过他，然而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我那时在写一首诗，结果那成了一首好诗。”她叹气道：“弗雷迪·马丁——他的伴侣——震惊又烦乱。弗雷迪在不久之后也离开了。我想他是要去寻找豪尔赫，他的人生至爱。弗雷迪回来时心碎了，人没找到。他待了六个月，再度离开。西国魔女^⑤说得最好：‘什么世道，什么世道！’”

“悲伤得够多了，”玛丽一边说一边倒啤酒，“咱们共饮一杯，庆祝好时光和远大冀望。”

“只祝好时光，”奥利维娅说，“别把未来包括进来。唯一比冀望未实现的作家更不开心的人，就是梦想成真的人。”

芭芭拉笑出声来：“我相信你的话。”

她们碰杯后饮下啤酒。

2021年7月26日

1

当霍莉在3点15分将汽车停入捷特玛特便利店巴掌大的停车场时，她看见自己想要面谈的人在上班。好极了。她在车内逗留了很久，在她的iPad上搜寻东西，接着才下了车。在店门的左手边，悬挑下面装着一张公告板，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捷特玛特社区！”公告板上贴着公寓出租，汽车、洗衣机和电子游戏机出售，寻找走丢的宠物犬（我们爱咱家的雷克西！），寻找两只走丢的猫咪的启事。还有一张寻找失踪女孩邦妮·蕾·达尔的启事。霍莉知道是谁贴上这张启事的，她仿佛听见凯莎·斯通在说“爱有失却的部分，但还是剩下许多爱意”。

霍莉走进店内。便利店内目前除了她和店员就没其他人。店员名叫埃米利奥·埃雷拉，看起来和皮特年纪相仿，兴许比他小一些。他十分愿意交谈。他长了一张圆脸庞，有迷人的无邪笑容。是的，邦妮是常客。他喜欢那个姑娘，对她失踪感到非常遗憾。但愿她很快就会联络她的妈妈和朋友。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职业篮球队。——编者注

“大多数晚上，她会在8点左右光顾，”埃雷拉说，“有时稍早，有时稍晚。她总是面带微笑，谈吐客气，即使只是一句‘你过得怎么样’或‘你对克利夫兰骑士队有什么想法’，抑或‘你妻子怎样’。你知道会花时间和便利店店员搭话的人多么稀少吗？”

“大概不是很多。”霍莉说道。她自己不会和她不认识的人闲聊；大多数时候，她认为使用“请、谢谢你、祝你愉快”就已足够。夏洛特过去会说，霍莉只喜欢独处，还面带着歪扭的笑容，意欲传达出“你知道的，她情不自禁”的意思。

“说对了，不是很多。”埃雷拉说，“但她不是那样。她总是很友善，说话客客气气。她会买一瓶无糖汽水，有时买那边货架上的糖果。她偏爱好好牌巧克力蛋糕和欣喜牌蛋糕，但多数时候她会对它们视而不见。年轻姑娘很注意身材，你大概知道的。”

“那晚有任何不寻常之处吗，埃雷拉先生？任何不寻常的事？店外面可能有个人一直在盯着她？也许站在监控拍不到的地方？”

“我没看到。”埃雷拉礼貌地思忖片刻后说道，“而且我相信假如有那种人，我会看到的。像这一家这样的便利店——尤其是在红堤大道之类的僻静街道上——

是强盗们的首要目标。尽管这个地方从未被抢劫过，感谢上帝的恩典。”他画了个十字：“但我一直小心警惕着来来往往和闲荡的人。你在寻找的那个姑娘出现在这儿的最后一晚，我没有看见那样的可疑人员。至少，我记忆中没有。她买了汽水，放进背包，戴上头盔就离开了。”

霍莉打开iPad，给店员出示她进店前刚下载的东西。那是一张2020年款丰田赛那的图片。“你记得见过一辆这样的面包车吗？那晚或其他晚上看见都行。那辆车的车身侧面下方有一道蓝色条纹。”

埃雷拉仔细地端详图片，然后把平板电脑递回：“我见过许多这样的面包车，但这一辆没有让我想起什么。你知道的，我是说那一晚。你知道，那是在将近一个月之前，对吧？”

“是的，我理解。让我给你出示一些别的东西，可能会有助于你恢复记忆。”

她先是播放了7月1日晚上的监控视频，在面包车出现在背景中时定格视频。店员端详了画面，说：“哇噢，我最好清洁一下摄像镜头。”

这有点儿像在马匹失窃后再锁上牲口棚的门。但霍莉没有说出口，而是说：“你确信你不记得一辆那样的面包车，你可能在其他晚上见到过？”

“对不起，女士。我不记得。面包车太常见了。”

这是霍莉预料到的回答。又一处细节得到求证。“谢谢你，埃雷拉先生。”

“真希望我能帮上更多忙。”

“那么这个男孩呢？你认得出他吗？”她向店员出示了一张彼得·斯坦曼的照片。这是一张他所在的中学乐队俱乐部的集体照，是她在网上找到的（这年头，什么东西都在网上）。霍莉已经放大照片，因此站在后排、拿着一对铜钹的彼得显得相对清晰。不管怎样，反正强过捷特玛特便利店的监控录像。“他是个玩滑板的。”

埃雷拉仔细看着，紧接着一名中年妇女走进店里，他也抬起头。他直呼其名，和妇女打了招呼，而妇女回应了招呼。接着，他把iPad还给霍莉：“他看上去挺面熟，但我只能说出这一点。一直有玩滑板的小孩进店里。他们购买糖果或薯片，再踩着滑板下坡去往攒乳冰激凌店。你知道攒乳冰激凌店吗？”

“知道。”霍莉说，“他也失踪了，从2018年11月起。”

“嘿，你不会觉得有某种性掠夺者在这一带出没吧？约翰·韦恩·盖西那类恶徒？”

“大概不是。这个少年和邦妮·达尔甚至大概率没有关联。”然而她正发觉自己越来越难相信这种可能，“我估摸着，你想不起其他突然不再出现的常客，对吧？”

那位女顾客（她名叫科拉）正在等着为一组六罐装的钢城牌啤酒和一条神奇牌面包付钱。

“没有。”埃雷拉说，但他说话时不再看着霍莉。霍莉不是顾客，科拉是顾客。

霍莉能领会他的暗示，但她在离开柜台之前交给埃米利奥·埃雷拉一张她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假如你想到任何可能帮我确定邦妮下落的信息，你可否给我打个电话？”

“行啊。”埃雷拉说道，把名片放进口袋，“嘿，科拉。很抱歉让你久等了。这场新冠疫情怎么样，啊哈？”

霍莉在离去前买了一罐芬达汽水。她其实不想买汽水，但是感觉只有这么做才算有礼貌。

2

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民权组织。

霍莉一回到公寓就查看了推特。有一条新的答复，来自富兰克林·克拉斯洛（基督徒，自豪的NRA^注会员，南方会再度崛起）。答复很简短：埃伦杀死了她的宝宝，会在地狱里受到灼烧。别来烦我们。

我们，霍莉臆断，是指比伯县的克拉斯洛家族。

她致电彭妮·达尔。这不是一通她想要打的电话，但是时候把她目前的推测告诉彭妮了，也就是邦妮可能已经遭到绑架。作案者也许驾驶一辆面包车，在曾经的比尔汽车和小型引擎修理店那儿守候她。作案者可能是她认识的人。霍莉强调了“可能已经遭到”中的“可能”。

她预计彭妮会啜泣，但是彭妮没有发出半点儿声音，至少眼下是这样。毕竟，这恰巧正是彭妮·达尔一直害怕的事。她问霍莉，有没有可能邦妮还活着。

“永远有一线可能。”霍莉说。

“某个挨千刀的浑蛋抓走了她。”粗鄙的用语让霍莉吃了一惊，但她的吃惊仅仅维持了片刻。愤怒取代了泪水。彭妮让霍莉联想到一头失去幼崽的母熊。“找出他。不管是谁抓走了我的女儿，你要找出那个挨千刀的浑蛋。无论花费多少钱，我都会弄来钱。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霍莉猜想，彭妮稍后会落下眼泪，就在霍莉告诉彭妮的内容有机会渗入她脑海的时候。把一个母亲能感受到的最可怕的恐惧紧锁在内心深处是一回事，听到别人把那种恐惧大声讲出来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会竭尽全力。”这是她总采用的说法。

“找出他。”彭妮重复道，接着没有道别就挂断了电话。

霍莉走向窗边，点着一根香烟。她试图思考下一步该做什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眼下她没有下一步。她知道有三个人失踪了，感觉他们的失踪是相关的，但尽管有某些相似之处，她却没有任何证据。她如今在一条死胡同里面。她需要宇宙给她扔一条绳索。

3

那天晚上，杰尔姆从纽约市打来电话。他既兴奋又开心，为何不呢？午餐进行得很好，支票准时地交到他手上。他的经纪人会把稿费存到他的账户上（扣除她收取的15%佣金），但他告诉她，他真的把支票拿在了手上，手指抚过支票上凸起的数字。

“我有钱了，霍莉贝莉。我好有钱了！”

不是只有你变得有钱了。霍莉心想着。

“你还喝醉了吗？”

“没有！”杰尔姆听起来像是受到冒犯，“我喝了两杯啤酒！”

“好吧，那挺好的。但是我想，你在这独一无二的时刻有喝醉酒的权利。”她停顿了一下，“只要你别喝得烂醉如泥，在第五大道上呕吐就行。”

“巧言石酒吧在第八大道上，小霍。靠近麦迪逊广场花园。”

从未去过纽约市也不想去纽约市的霍莉说那很有意思。

接着，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引导了他的妹妹的杰尔姆告诉霍莉，令他大为惊喜的其实不是稿费：“他们会出版这本书！它一开始是篇大学论文，又变成一本书，如今它将会付梓出版！”

“那棒极了，杰尔姆。我为你感到万分高兴。”她希望她的朋友——杰尔姆曾经在一场暴风雪中救了她和比尔一命——能永远这样开心，同时又知道那不是人生的运作方式。也许这样也好。假如人生永远都开开心心，快乐就毫无意义了。

“案子调查得怎么样？你有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霍莉向他介绍所有情况。大多数内容都是关于埃伦·克拉斯洛的，但她没有忽略与案子不相干的汤姆·希金斯。当她介绍完毕时，杰尔姆说：“我会花一百美元去弄清那个老太太是谁，那个清空了埃伦·克拉斯洛的拖车的老太太。你会吗？”

此处为拉丁文。

指美国摇滚乐队霍尔与欧茨乐队的代表曲目《有钱姑娘》（Rich Girl）。

“是的。”霍莉心里想着（面带微笑），有鉴于杰尔姆最近发了笔横财，他实际上有资本掏出一千美元。就此而言，她也能做到。她是dives puella^注——有钱姑娘，就像她过去喜欢的那首霍尔与欧茨乐队的歌曲^注说的那样。“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一点是那个拖车公园居住的都是黑人。这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它位于洛敦的西侧边缘，但那名老太太是白人。”

“你接下来做什么？”

“我不知道，”霍莉说，“你呢，杰尔姆？”

“我会在纽约市多待一段时间，至少待到周四。我的编辑——我喜欢这么说——想要聊聊一些事，书稿的若干改动，此外他想要集体讨论出一个护封构思。他说，宣传组头头想要聊一聊可能的巡回签售方案。巡回签售！你敢相信吗？”

“我相信，”霍莉说，“真为你高兴。”

“我能告诉你一件事吗？是关于芭布的。”

“当然可以。”

“我确信她也在写东西。而且我觉得她正在取得一些进展。假如我俩都摇身一变成为作家，那就太疯狂了吧？”

“没勃朗特三姊妹那么疯狂，”霍莉说，“三姊妹都是小说家，夏洛特、艾米丽和安妮。我好喜欢《简·爱》。”此话不假，但霍莉是个郁郁不乐的少女时尤其喜欢的小说是《呼啸山庄》。“你不知道芭芭拉可能在写什么吗？”

“我猜是诗歌。几乎一定是诗歌。她从高二起一直几乎只读诗歌。听着，霍莉，我想要出去走走。我想，我可能会爱上这座城市。首先，纽约市有这个——真的有像快闪店一样突然出现的疫苗接种点。”

“好吧，不要被人打劫了。钱包要始终放在裤子前口袋里，不要放后袋。给你爸妈打个电话。”

“已经打过了。”

“芭芭拉怎么样？你有没有与她聊过？”

“我会的。前提是她没有忙秘密项目忙得没工夫接我电话。我爱你，霍莉。”

这不是他第一次说这种话，但它总让霍莉想要哭出来：“我也爱你，杰尔姆。好好享受你的大好日子的余下时光。”

她挂断电话，点了一支烟，走到窗边。

她戴上了思考帽。

思考对她有不少好处。

4

约莫8点45分时，罗迪·哈里斯从周一晚上惯常的“一球击倒”保龄球馆之行回到家中。他和埃米莉把自己照顾得很好（常常是以弱智社会不会赞同的方式），但是随着八十多岁的他年纪渐长，他曾经强有力的髋关节已经变得相当脆弱，他上一次将保龄球滚下硬木球道是在差不多四年前。然而，在大多数周一的晚上，他仍然去保龄球馆，因为他喜欢为他所在的球队加油喝彩。金色老年队在65岁以上联赛中打球。他加入金色老年队时和他一起打过保龄球的男人大多都已不在人世，但也有几位还活着，其中包括曾在社会学系教书的休·克利帕德。休目前的年纪肯定也逼近八十岁，他在证券市场发了财，而且他至今依然能打出绝妙的曲线球。可惜球滚向错误的一侧。

埃米莉一听见前门关上的声响，就走出她的小小办公室。他亲吻了她的面颊，询问她今晚过得怎么样。

“不太好。我们也许有了一个小小的麻烦，亲爱的。你知道我会监视某些人的推特和帖子。”

“薇拉·斯坦曼，”他说，“当然还有那个姓达尔的女人。”

“我也时不时查看一下克拉斯洛家的情况。没有多少讨论内容，他们从不谈起埃伦。也没人问起埃伦。直至昨天。”

“埃伦·克拉斯洛。”罗迪摇着头说道，“那个婊子。那……”有半晌，他记不起他想要说的话。接着他又想了起来：“那个冥顽不灵的婊子。”

“她肯定是。推特上有一个自称为LaurenBacallFan的人一直在询问与埃伦有关的信息。”

“在将近三年之后？为什么现在才询问？”

“因为我确信这个LaurenBacallFan开着一家私家侦探事务所。她的真名叫作霍莉·吉布尼，事务所名叫‘谁找到就是谁的’，而佩妮洛普·达尔已经聘请她。”

他现在提起了万分精神，赫然耸现在妻子抬起的面庞上方。他比埃米莉高出七英寸，但她在智力上与他齐平，或许在某些方面还比他更胜一筹。她……他又一次想不起要说的话，但他想了起来，他总是能重新想起。几乎总是。

埃米莉好狡猾。

“你怎么发现的？”

“达尔女士在社交媒体上话特别多。”

“话痨彭妮。”他说道，“那个女孩，那个邦妮，是个失误。比该死的墨西哥佬更加糟糕，而那件事我们还能为自己辩解，说是因为——”

“因为他是第一个。我知道。快进厨房来。那儿有半瓶晚餐剩下的红酒。”

“睡前喝红酒会让我反酸。你知道的。”但他还是跟着她走。

“只喝一点儿。”

她从冰箱里拿出红酒，给他倒了一丁点儿，给她自己倒了稍多一点儿。两人面对面地坐下。

“抓走邦妮大概确实是个失误，”她承认道，“但热意让我的坐骨神经痛复发……还有头痛……”

“我知道。”罗迪说，他越过桌面握住她的手，轻轻地捏了一下，“我可怜的宝贝有偏头痛。”

“还有你。我有时看见你在拼命想词。还有你可怜的双手颤抖的样子……我们不得不下手。”

“我现在好了。手抖消失了。还有……我可能一直在对付的心智糊涂……那也消失了。”

这番话只有一半属实。手抖确实消失了（好吧，有时在他非常痠困时，有十分细微的颤抖），但那些词有时还是会蹦到他抓不到的地方。

每个人都间或出现那些脑海一片空白的时刻，他在事情发生时这么告诉自己，你自己研究过，这是一种暂时出故障的电路，暂时性失语症，和一种前一会儿痛得要人命、后一会儿又消失的肌肉痉挛没啥不同。认为它可能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想法甚为可笑。

“不管怎样，事情都完结了。假如有后果，我们会对付它。好消息是，我不认为我们会不得不出手。这个叫吉布尼的女人已经获得一些值得注意的成就——是的，我调查了她的底细——不过那些成就发生之时，她有一个合伙人，那个合伙人当过警察，几年前过世了。自那时起，她主要就是寻找走失的狗，追捕弃保潜逃者，以及以抽佣的方式为某几家保险公司干活儿。都是小打小闹的案子，没有一件大案子。”

罗迪抿了一口红酒：“她显然挺聪明的，能发现埃伦·克拉斯洛。”

埃米莉叹了一口气：“这话不假。但两起失踪事件差不多隔着三年，形不成模式。然而，你知道那句你总说的话——智者会未雨绸缪。”

他真的总说这句话？他觉得他确实总说，或者说过去总说。连同“一只猴子演不了串演节目”，那是他父亲过去常说的一句话，他父亲有那辆漂亮的天蓝色帕卡德轿车——“罗迪！”她的尖锐语调令他回过神来，“你在走神！”

“我走神了吗？”

jelly glass, 一种在18世纪时盛装果子冻和甜点的玻璃杯, 故得此名。
parfait, 一种源自法国的甜点, 类型多样, 一般都盛在杯中。

“把它给我。”她从他面前夺过盛有一丁点儿红酒的果冻玻璃杯¹², 把酒倒进水槽。她从冰箱里拿出一只装有浑浊的灰色调和物的芭菲¹³杯。她用一只罐子喷出搅奶油, 覆盖在上面, 再把杯子和一只长柄甜点匙一起放到他面前: “吃吧。”

“你不想要分点儿吗?” 他问道……但他的嘴里已经流出口水。

“不用。你全吃了吧。你需要它。”

她坐到丈夫对面, 他则开始舀起脑组织和香草冰激凌的混合物, 贪婪地放进嘴里。埃米莉在一旁看着。它会让他恢复记忆。它必须让他恢复记忆。她爱他。她也需要他。

原文为法语, 是战争术语。

“仔细听我说, 亲爱的。这个女人会到处寻找邦妮, 一无所获, 拿走她的报酬, 再继续走她的阳关道。万一她带来问题——可能性即使比千分之一高, 最多也就百分之一——基于我读到的东西, 她没结婚, 看起来也没有爱人。她母亲在本月早些时候离世。她唯一在世的亲戚就是她的舅舅, 如今有阿尔茨海默病, 住在一家老年人照护中心。她有一个业务上的合伙人, 但那人显然因为新冠而失去战斗能力¹⁴。”

罗迪吃得更加快了, 擦拭走从嘴巴缝流下来的口水。他相信他已能够察觉, 他眼中所见和耳朵听到她说的话都变得清晰得多。

“这些情况都是你在那个推特平台上查到的?”

埃米莉笑了笑: “推特和一些其他网站。我有我的小妙招。就像我俩看的那部电视剧集《命运航班》, 剧中角色一直说‘万事都互相关联’。《命运航班》是一部愚蠢的电视剧, 但那句话可不蠢。我的观点很简单, 亲爱的。这是一个没有亲朋好友的女人。这个女人在失去母亲之后, 一定像平常人一样感到十分抑郁, 深受悲伤的打击。假如那样的女人跳湖自杀, 在电脑上留下一条自杀留言, 谁会怀疑事情的真假?”

“她业务上的合伙人可能会。”

“或者, 他也许完全理解她。我不是说事情会发展到那一步, 只是——”

“我们应该未雨绸缪。”

“正是。”杯中的芭菲就快吃完了，他肯定吃够了。“把它给我。”

她拿过杯子，自己把杯内的东西吃得一干二净。

5

身着睡衣裤的芭芭拉·鲁滨逊在卧室里借着床头灯的亮光看书时，手机铃声响了。她在看的书是豪尔赫·卡斯特罗的《强直性昏厥》。它没有《被遗忘的城市》那么好，而且书名有点儿故意让人讨厌的用意——仿佛作家在宣告他写的是“文学”——但小说还是相当出色的。况且，她的书的暂定书名《脸变了》也不完全像《老少咸宜的最受喜爱的炉边诗歌》那样。

电话是杰尔姆从纽约市打来的。在她所在的时区，时间是11点15分，因此北美东部时区一定已经是第二天了。

“嘿，哥哥。这么晚没睡，你肯定没在派对上，除非是和一帮哑巴搞派对。”

“是的，我在酒店客房里。我太兴奋而睡不着觉。我是不是吵醒你了？”

“没有。”芭芭拉说道，同时在床上坐起身，将一个多余的枕头支到背后，“我在读点儿东西，准备睡觉而已。”

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 1928—1974），美国诗人，于1967年获得普利策诗歌奖。

“是西尔维娅·普拉斯还是安妮·塞克斯顿^①？”他在揶揄。

“是一部长篇小说。写小说的人实际上在山脊上教过一阵书。”“山脊上”的意思是贝尔学院，“你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杰尔姆把他早已告诉父母和霍莉的事情跟妹妹讲了一遍，急匆匆地把话讲完了。芭芭拉为哥哥感到高兴，也这么说了。她惊异于十万美元的稿费，当他告诉妹妹可能的巡回签售时，她尖叫起来。

“带上我！我会当你的跑腿！”

Barbarella，杰尔姆给妹妹芭芭拉起的外号，也是一部1968年上映、由简·方达主演的科幻电影的名字。

“我可能会接受你的提议。你最近怎么样，芭芭蕾拉^①？”

她差一点儿就要告诉他所有事，接着又克制住了。让今天成为杰尔姆的大日子吧。

“芭布？你还在吗？”

“差不多就是老一套。”

“我不信。你在筹划什么事。你的大秘密是什么？说吧。”

“很快就告诉你，”她允诺道，“真的。跟我讲讲，霍莉最近咋样。之前的某一天，我有点儿让她失望了。我为此感觉很糟糕。”但不算太糟糕。她有一篇文章要写，这很重要，而她没有多少进展。到底多少？她甚至还没有动笔。

他概述了所有事，最后说到埃伦·克拉斯洛。芭芭拉在恰当的时候说出了“是的、哇噢”和“嗯嗯”，但她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她的心思已经再次飘回到那篇该死的文章上，文章必须在月底前通过邮政寄出。而她昏昏欲睡。她没有把J告诉她的失踪事件与之前奥利维娅·金斯伯里告诉她的失踪事件联系在一块儿，虽然豪尔赫·卡斯特罗的长篇小说正书页朝下平摊在她的被子上。

杰尔姆听见她的哈欠声，说：“我这就让你睡觉。但是，在你真正予以关注的时候和你聊聊天真好。”

“亲爱的哥哥，我总是对你付出关注。”

“大话精。”他说完就哈哈大笑，挂断了电话。

芭芭拉把豪尔赫·卡斯特罗的长篇小说放到一旁，关了床头灯，没有觉察到豪尔赫是一个规模很小、极其不幸的俱乐部的成员。

6

那一晚，霍莉梦见了她过去的卧室。

这句拉丁文的意思为“忧愁女孩的床”。

她能凭借墙纸分辨出那是辛辛那提邦德街上的那间卧室，但也是她幻想出的博物馆展览。到处都有小小的说明牌，介绍那些已经变成工艺品的物件。音响系统旁

边是Ludio Ludius的小牌子，垃圾篓旁边是BELLA SIDEREA的小牌子，床上有一块CUBILE TRISTIS PUELLA ^⑩的小牌子。

指美国西海岸和东海岸之间的广袤国土。

美国漫画家H. T. 韦伯斯特（H. T. Webster, 1885—1952）塑造了一个名叫卡斯帕·缪克托斯特（Caspar Milquetoast）的虚构角色，此角色性格胆小而顺从。“缪克托斯特”这个生造出的姓氏后来在英语中被用来指胆小如鼠的人。

人类的心智专长于联结思维，所以她醒来时想起了她的父亲。她并不常想起父亲。她为什么会想起？父亲在好久好久之前辞世，甚至在父亲待在家中时，他的存在也从来不比一道影子强上多少。而父亲在家的时间少之又少。霍华德·吉布尼是雷加顿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推销员，成天都在美国中西部奔波，推销联合收割机、收割机和雷加顿真造牌拖拉机。这些农机通通都是鲜红的颜色，似乎是为了确保没人将雷加顿农机与约翰迪尔牌的设备搞混。父亲在家时，夏洛特确保丈夫永远不会忘记是谁——用她的话来说——让家庭之火一直燃烧。父亲在飞越之地 ^⑪也许是个能够滔滔不绝宣传产品的推销员，但在家里，他就是如假包换的缪克托斯特先生 ^⑫。

霍莉起床后走向她的五斗橱。她的工作生涯——她为自己打造的人生——的记录要么在弗雷德里克大街上的“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里，要么就在她家中的小型办公室内，但她把某些其他记录（某些工艺品）存放在五斗橱最底下的抽屉里。抽屉里的东西不是很多，其中大多数都会勾起怀旧和懊悔杂糅在一起的回忆。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美国诗人，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

其中有她在一场市内多个小学参加的演讲比赛中荣获二等奖收到的奖牌。（这是在她年幼时，她那时仍然有足够的自信在大群听众面前站上讲台。）她朗诵了一首罗伯特·弗罗斯特 ^⑬的诗——《修墙》，夏洛特在称赞她之后告诉她，要是她没有在念到半当中的好几个词时磕磕巴巴，她本可以赢得一等奖。

有一张她6岁时和父亲在万圣夜一起讨要糖果时拍的照片，父亲穿着西装，她穿着一套父亲亲手制作的鬼魂服装。霍莉隐约回想起，通常带她去讨要糖果（常常是将她从一座房子拽向另一座房子）的母亲在那年患上流感。在照片里，霍华德·吉布尼微笑着。她觉得她也在微笑，然而由于她的头上罩着床单，不可能确定她是否在笑。

“不过，我确实在笑，”霍莉嘟哝着，“因为他没有拽我走，好让他能回家看电视。”另外，父亲没有在每户人家门前提醒她说“谢谢”，而只是假定她会说谢谢。正如她总是说谢谢。

然而，她想要找出的不是奖牌，不是万圣夜的照片，不是被压平的花朵，也不是被小心剪下保存下来的父亲的讣告，而是明信片。明信片曾经更多——至少有十多张——她假定其他明信片是弄丢了。在发现母亲关于遗产的谎言后，她脑海里冒出一个不那么合意的想法：她的母亲偷走了一个霍莉只能隐约记起的男人留下的纪念品。一个当他在家里时（次数极少）受到妻子摆布，但在极少的几次家里只剩下他和年幼的女儿时又能做到亲切有趣的男人。

父亲在高中时上了四年的拉丁文课程，凭借一篇用拉丁文写成的两页篇幅的文章赢得了奖项，而且是一等奖，不是二等奖。他的文章题目是《Quid Est Veritas——何为真相？》。霍莉高中时在夏洛特简直聒噪刺耳的强硬反对声下还是上了两年拉丁文课，她念的高中也就提供两年的拉丁文课程。她的表现并不出众，没有像父亲在当上推销员之前的日子里那样有所成就，但她拿到了B的平均成绩，还记得一些拉丁文，足以知道

她现在想到的是——现在对她来说变得一目了然的是——她将拉丁文作为一种向父亲伸出手的手段。而且父亲早已经反过来向她伸出手，不是吗？父亲从奥马哈、塔尔萨和拉皮德城之类的地方给她寄来了那些明信片。

她身着睡衣裤，跪在最底下的抽屉前面，翻找来自她作为“忧愁女孩”的过往的这些少数遗留物，心里想到就连最后一张明信片也不见了，不是被她母亲（她母亲从自己的生活中彻底抹除了霍华德·吉布尼）偷走，而是被愚蠢的她弄丢，大概是在她搬到这套公寓的时候。

最后，她找到了那张明信片，它卡在抽屉里面的缝隙中。明信片正面的图片显示了圣路易斯的大拱门。背面的讯息——无疑是用一支雷加顿农机公司的圆珠笔书写的——是拉丁文。父亲写给她所有明信片都是用拉丁文写的。翻译那些拉丁文是她的工作，也是她的乐事。她把这张明信片翻转过来，读起讯息。

Cara Holly! Deliciam meam amo. Lude cum matre tua. Mox domi ero. Pater tuus.

用拉丁文写明信片是他的一项才艺，它甚至比以十七万美金的价格卖出一辆新拖拉机更加让他自豪。他有次告诉她，他是全美国唯一一个同时是拉丁文学者和农

机推销员的人。他在夏洛特听得见的地方说出这句话，而夏洛特以哈哈大笑作为回应。“只有你才会为能说一门死语言感到自豪。”她说道。

霍华德当时笑了笑，一声不响。

霍莉拿着明信片回到床上，借着床头灯的光亮再次看了一遍。她能记起自己靠着拉丁文词典的帮助弄明白了讯息的意思。她现在喃喃说出译文：“亲爱的霍莉！我爱你，我的女儿。和你妈妈愉快地过日子。我很快便回家。你的父亲。”

霍莉亲吻了明信片，在亲吻之前，她丝毫不知道她将会这么做。邮戳太模糊，辨认不出日期，但她相信，这张明信片是她父亲在艾奥瓦州达文波特市郊外一家汽车旅馆的客房内因心脏病发作而过世之前不太久寄出的。她记得母亲抱怨过——发牢骚——把遗体通过铁路送回家的花费。

霍莉把明信片放到床头柜上，心想她早上会把它放回五斗橱的抽屉。工艺品，她心想着，博物馆里的工艺品。

原文为拉丁文。

她感到悲哀，她对父亲仅有这么点儿记忆；她又生着闷气，因为她认识到母亲的阴影几乎已经把父亲遮蔽。夏洛特是不是偷走了其他的明信片，就像她窃取霍莉的遗产一样？她只是遗漏了这张明信片，或许是因为年轻的、羞怯得多的霍莉那时使用明信片作为书签，或是把它放进她那时每天到哪儿都带着的单肩书包（当然，是方格花呢图案的）里？她永远不会知道答案。父亲花这么多时间在走南闯北的路上，是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家，不想回到妻子身边？她也永远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她确实知道的是，父亲总是很高兴回家见到亲爱的霍莉^②。

她还知道，她和父亲给了一门死语言一点儿生命力。拉丁文成为她和父亲共同的爱好。

霍莉关了灯，爬进被窝睡觉。

她梦到夏洛特出现在霍莉过去的卧室里。

“记住你属于谁。”夏洛特说。

她走出去，在身后锁上房门。

2021年5月19日

1

约翰·桑福德（John Sandford，1944—），美国著名畅销小说家，记者出身，荣获过普利策特稿写作奖。他创作的侦探小说常常以明尼苏达州为故事背景。

芭芭拉紧赶慢赶地进入医院大厅，她没有奔跑，只是因为玛丽告诉她，这不是在急救，而只是做例行检查。她在基内尔纪念医院的前台询问肿瘤科在哪一楼层。前台的女人指引她去乘坐西侧的电梯。芭芭拉走出电梯，进入一间怡人的休息室，墙上挂着让人心旷神怡的照片（日落、草地、热带小岛），从头顶上的喇叭飘荡出令人舒畅的音乐。不少人坐在休息室里，希望收到好消息，害怕听到坏消息。所有人都佩戴口罩。玛丽正在阅读一本平装的约翰·桑福德^①小说。她为芭芭拉留了一把椅子。

“你之前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是芭芭拉说出的第一句话。

“因为那样会害得你出现不必要的担忧，而你明明一点儿都不用担心。”玛丽说道。她十分镇定。她一如既往地穿着浅黄褐色的休闲裤和白色女式衬衫，完美地化了最低限度的妆容，没有一根发丝出现在不正确的位置。“奥利维娅想要你只担心自己的诗作。”

“我担心她！”芭芭拉努力压低声音，但还是有好几个人环顾起四周。

“奥利维娅罹患癌症，”玛丽说，“一点儿都不让人吃惊，她称之为‘屁癌’。她患癌已经很久了。布朗医生是给她看病的肿瘤学家，说这是一种患者会带着它过世的癌症，而不是那种让患者因为它而过世的癌症。在她的高龄下，癌的发展就像匍匐爬行一样慢。在最近两年里，癌的发展稍有加快。”

“恶性的吗？”她小声问道。

“哦，是的。”玛丽依然镇定地说，“但它尚未转移，也许不会转移。她过去一年查两次癌肿生长情况。今年会达到三次，前提是她再活上一年。奥利维娅自己喜欢说，她这套装备的保修期过了好久。我叫你到这儿来，是因为她有些话要告诉你。你是不是旷课了？”

芭芭拉没有理会这个提问。她是高四学生，有着A的平均成绩，她可以在她想要的任何时间休息一天。

“有什么事？”

“她会亲自告诉你。”

“是不是关于彭利奖？”

玛丽只是拿起小说重新开始阅读。芭芭拉没有带书过来。她掏出手机，打开照片墙，浏览了一些无聊的帖子，查看电子邮件，再收好手机。十分钟后，奥利维娅从双开式弹簧门里面出来，门背后有着芭芭拉不想了解的医疗设备。奥利维娅步行时拄着两根手杖。她的单肩包挂在一侧细瘦的肩膀上，来回摇摆。一名护理员扶着她的手臂。

她走到芭芭拉和玛丽身边，谢过护理员，扑通坐下，同时叹息了一声，又露出吃痛的表情。“我又一次挺过有伤尊严的检查，我被放进一台吵闹的机器中，我的屁眼受到检查。”她告诉两人，“老年是一段抛弃既有的时间，这就够糟糕的了，但老年还是一段尊严日益受损的时间。”接着，她对芭芭拉说道：“我想玛丽告诉了你我患癌的事，以及我们瞒着你的原因。”

“我仍然希望你早点儿告诉我。”芭芭拉说。

奥利维娅神情疲惫（芭芭拉觉得，是累得就快死了的模样），但她也露出感兴趣的样子：“为什么？”

芭芭拉没有答案。这个女人到今年秋天即将年满100岁，而在那些房门后面的某个地方，也许有些活不到他们10岁生日的光头儿童。因此，到底是为什么？

“你能尖叫吗，芭芭拉？”奥利维娅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一如既往地明亮，口罩上盖印着红白蓝三色的和平标志。

“什么？为何这么问？”

“你有没有尖叫过？使出全力、用出最大音量的尖叫，那种会让你事后声音嘶哑的尖叫？”

芭芭拉想起了她和布雷迪·哈茨菲尔德、莫里斯·贝拉米和切特·翁多夫斯基的往事，尤其是翁多夫斯基：“有过。”

“你不会在这里尖叫，医院不是适合尖叫的地方，但或许之后你会尖叫。此刻，你必须保持安静。我本可以等到我们回到家，再让玛丽给你打电话，然而我年纪越大，我对冲动的控制能力就变得越差。此外，我不知道磁共振成像检查会花费多久。因此，我让玛丽打电话，让你来到这儿。”

她让大大的单肩包从肩膀上滑下来，摸索着打开包。她从包里拿出一只信封，信封上有一个鹅毛笔与墨水瓶的标志，芭芭拉一眼就认了出来。自从她接到玛丽的电话起，她的心脏就一直跳得很快，此刻更是进入了超速跳动状态。

“我擅自开启了信封，为了在信封内是坏消息的情况下可以温和地把坏消息告诉你。里面不是坏消息。彭利奖短名单上共有十五位年纪在30岁以下的诗人。你是其中之一。”

芭芭拉看见自己的手接过信封。她看见自己的手打开信封，抽出里面叠起的厚纸张。她在信笺的顶端看见相同的标志，信的开头写着“彭利奖组委会很高兴通知你”。接着，她的双眼就因为泪水而模糊起来。

2

乐福鞋也叫懒汉鞋，是一种没有鞋带的休闲皮鞋，而便士乐福鞋的鞋面上有一条横跨脚背的皮带，皮带上还开了一条口子，可以塞入硬币，故得此名。一种类似波波头的发型，但发长要长于波波头，一般到肩膀或肩膀稍低的位置，发尾内扣。——编者注

她们乘坐玛丽的汽车返回山脊路。芭芭拉坐在后排座位上。收音机调到天狼星XM电台，一直播放着20世纪40年代的曲子。放到一些曲子时，奥利维娅跟着哼唱。芭芭拉猜想，在这些曲子当初流行时，奥利维娅穿着便士乐福鞋^⑤，头发做成侍童发型^⑥。芭芭拉在这段车程中反复阅读信笺，让自己明白它是真的。

她们到达住宅后，芭芭拉和玛丽搀扶奥利维娅下了车，登上门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还伴随着好几声响屁。“回火而已，”奥利维娅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说道，“清洁排气系统。”

进入门厅，关上屋门后，奥利维娅的两只手里各攥着一根手杖，面朝芭芭拉：“如果你想要尖叫，现在会是个好时候。我自己本来也会尖叫，然而我的肺不再有那样的力量。”

芭芭拉仍然有赢取彭利奖、由兰登书屋出版诗集的机会。她想，那样会很棒，她当然能用稿费来念大学，然而那不是重要的部分。奥利维娅已经差不多向她保

证，即便她没有获奖，她的诗作也会得到出版。它们会被人阅读。不会被大量读者阅读，但一定会被那些爱她所爱之物的人阅读。

她吸了一口气，尖叫起来。不是因为恐惧而尖叫，而是因为喜悦而尖叫。

“很好，” 奥利维娅面带微笑，“再叫一次如何？你能做到吗？”

她能。玛丽的一条胳膊搂住她的肩膀，她们一起尖叫起来。

“好极了。” 奥利维娅说，“让你知道一下，我指导过两个进入彭利奖长名单的年轻小伙儿，但是你——芭芭拉·鲁滨逊——是第一个进入短名单的学生，显然也是最年轻的。然而，你有更多障碍要跃过，那些障碍高高在上。记住，和你一起进入短名单的是十四个拥有过人天赋、专心致志的男女。”

“你需要休息了，奥利维娅。” 玛丽说道。

“我会的。但首先我们有些事要讨论。”

2021年7月27日

1

上午10点45分时，宇宙给霍莉扔下了一条绳索。

她在办公室里（令人安心的是，所有家具都在原位），正在填写一份要求保险公司付款的请款单。霍莉每次在电视上见到欢快的保险广告——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的鸭子吉祥物广告，前进保险公司的女收银员芙洛广告，利宝互助保险的道格与鹈鹕广告——都会选择静音。保险公司的广告十分好笑。保险公司自身就不那么好笑了。你查清一笔虚假索赔，可能帮保险公司省下二十五万美元，却依然得给他们开出两次、三次，有时是四次请款单才能收到报酬。她在填写这类请款单时，常常想起某首古早民谣歌曲中的一句歌词：手做出乞讨的手势，满嘴的感激不尽。

她正要填写完烦人的三页长表格的最后几行时，手机响了。“‘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我是霍莉·吉布尼，我可以如何帮助你？”

“嘿，吉布尼女士，我是来自捷特玛特的埃米利奥·埃雷拉。我俩昨天聊过。”

“是的，我们聊过。”霍莉坐直身，请款单被她抛诸脑后。

“你问过我，我的其他常客中有没有谁突然不再出现。”

“你已经想起某人了吗，埃雷拉先生？”

指美国经典电影有线电视网，全称为American Movie Classics。——编者注

The Big Lebowski，科恩兄弟编剧并执导、1998年上映的喜剧犯罪电影，片名直译应为《大人物勒博斯基》。

“嗯，也许吧。昨晚我上床睡觉前，一边切换着电视频道，找一些可看的内容，一边等待我服下的褪黑素起效，AMC^注频道在播放电影《谋杀绿脚趾》^注。我想你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吧。”

“看过。”霍莉说道。事实上，她看过三遍。

“总之，那部电影让我想起一个保龄球服务员。他过去总来光顾。他会购买零食和汽水，有时买瑞兹拉牌卷烟纸。很不错的小伙儿——他在我看来像个小伙儿，我年近六十了——不过他的照片如果出现在词典中，可能是在‘嗑药者’词条的旁边。”

“他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太记得。也许是科里？卡梅伦？这是在至少五年之前，兴许更加久远。”

“他的长相是什么样的？”

“瘦削，长长的金发。他把头发扎在后脑勺，大概是因为他骑一辆轻便摩托车。不算摩托车，其实也不是踏板式摩托车，就是一种装有马达的自行车。新的型号是电动的，但他那一辆以汽油为燃料。”

“我知道那是什么车。”

摇滚乐队感恩至死的名字（Grateful Dead）和前文中出现过的大麻用品店“感恩的头颅”（Grateful Head）读音相似。该乐队的死忠歌迷叫作Deadhead，直译就是“死头”。

“而且噪声很大。我不知道是马达出了故障，还是说那类轻便摩托车听起来就是那样，但声音真的好吵，突突突，就像这样。车身上还贴满贴纸，都是些蠢话，譬如‘用核武器攻击同性恋鲸鱼’和‘无论细小声音吩咐我做什么，我都照做’。还有摇滚乐队‘感恩至死’的贴纸。他是一个‘死头’^①类型的家伙。过去在温暖的时节——你懂的，4月到10月——他几乎每个工作日的晚上都来店里。有时甚至到11月都还来。我俩过去会聊聊电影。他总是买相同的东西：两三块巧克力棒和一瓶秘可。有时买卷烟纸。”

“秘可是什么？”

“秘鲁可乐。有点儿像焦特可乐。你记得焦特可乐吗？”

霍莉当然记得。20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间，她是个喝焦特可乐上瘾的人：“它们的广告语是‘糖分一点儿不减，咖啡因双倍’。”

“就是它。秘鲁可乐的糖分不减量，咖啡因含量是普通可乐的大约九倍。我想，他会爬上汽车岩石，看魔法城影院的电影——他说，从那上面能十分清楚地望见银幕——”

“我已经去过那儿，是能望见银幕。”霍莉现在很兴奋。她把烦人的请款单翻过来，潦草地写下“科里或卡梅伦，有滑稽贴纸的轻便摩托车”。

“他说，他只在工作日的晚上去那上面，因为周末时那儿有太多年轻人发呆闲混和抚弄亲热。他是个挺好的年轻人，不过是个嗑药者。这一点我是不是早已说过？”

“你说过了，但是没事。继续说。”她潦草记下“汽车岩石”，又写上“红堤大道！！！”。

“于是我那时说，听不到电影的声音有什么意思，而他说——我听后感到一激灵——他说：‘没关系。我知道所有对白。’对那儿播放的电影来说，他的说法大概属实。你知道的，都是些老片。事实上，那儿也有我知道所有对白的电影。”

“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霍莉本人就知道至少六十部电影中的长段对白。也许有一百部电影。

197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大白鲨》（Jaws）中的对白。

1994年上映的美国剧情片《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对白。该电影的同名原著是本书作者斯蒂芬·金的作品。

“是的。你知道的，你会需要一艘更大的船^注，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注，那样的对白。”

1992年上映的美国剧情片《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中的对白。

“你承担不起真相^注。”霍莉情不自禁地说道。

“对的，那是一句著名台词。告诉你一件事，吉布尼女士，在我这一行，顾客永远是对的，除非碰上想要买香烟或啤酒的小年轻。但这阻止不了我思考，不是吗？”

“当然如此。”

“我对这个小伙儿的想法是，他在吸毒。我想，他会爬到岩石上面，抽点儿烟卷让自己嗨起来，再一口喝下一罐秘鲁可乐，让快感更加强烈。厂家在两三年前停止生产那种汽水，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我有次试着喝下一罐秘鲁可乐，立刻就变得心神不宁。总之，那个家伙是个常客，光顾得就像钟表走时一样规律。他下班后骑着噪声很大的轻便摩托车来到这儿，购买零食和汽水，有时买卷烟纸，稍许聊会儿天，接着他就走了。”

“他是什么时候停止光顾的？”

“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候。我已经在那家捷特玛特便利店里工作了好久，看着顾客们来来去去。不过那时候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我记得那一点，因为我俩对此开过玩笑。看起来玩笑报应在我们身上了。”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思考他刚说出口的话，“但假如你投票给他的话，我只是在说笑。”

指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 1947— ），美国前国务卿，在2016年美国大选时被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后负于特朗普。美国第42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是其丈夫。——编者注

你才不是在说笑。霍莉心想着，然后说：“我投给了克林顿^②。你称他为保龄球服务员？”

“当然，因为他在‘一球击倒’保龄球馆工作嘛。店名就印在他的上衣上。”

2

他们继续聊了一会儿，但埃雷拉记不起其他有价值的信息。然而，查出这名保龄球服务员的姓名应该不难。霍莉告诫自己，这可能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然而……同样的便利店，同样的大街，同样没有汽车，在和邦妮·蕾失踪的时间段大致相同的夜间出没。还有汽车岩石——霍莉在找到邦妮的耳环后在岩石上面坐过。

她查看iPad，发现“一球击倒”保龄球馆在上午11点开门营业。他们应该知道那名保龄球服务员的姓名。她走向房门，又心生一计。伊玛妮·麦圭尔没有允许她将对话录音，但霍莉事后对着手机录下了对话重点。她现在打开那份归纳录音，但就在她要按下播放键时，伊玛妮丈夫的名字跃入她的脑海。亚德，扣车场。

她找出市扣车场的电话号码，询问亚德利·麦圭尔先生在不在。

“请说吧。”

“麦圭尔先生，我名叫霍莉·吉布尼。昨天，我和你妻子聊过——”

“关于埃伦，”他说，“伊米说你们聊了不少。你不会认为你追踪到埃伦的下落了吧？”

“没有，但我可能已经偶然发现几年前的另一个失踪者。也许没有关联，但也可能存在关联。那人骑一辆车身上贴满贴纸的轻便摩托车。其中一张贴纸上写

着‘用核武器攻击同性恋鲸鱼’。另一张贴纸上可能是‘感恩至’——”

“哦，对的，我记得那辆轻便摩托车，”亚德·麦圭尔说，“它在这儿至少放了一年，兴许更久。最后杰里·霍尔特把它带回了家，给他家老二骑，那个孩子一直嚷嚷着要一辆摩托车。但他先是将车子调试了一下，因为——”

“因为它的声音很吵，会突突突地响。”

亚德笑出声来：“是啊，差不多就像那样。”

“车子是在哪儿找到的？或是被人遗弃在哪儿？”

杰里的昵称。

“哎呀，我不知道。杰里可能知道。听着，吉布尼女士，阿杰^⑩没有偷走那辆车，好吗？车牌不见了，假如那辆车有登记编号，也没人费时间在车管局网站上查询过——不会为了一辆那样的小马力轻便摩托车大费周折。”

honor killing，指凶手谋杀家庭成员以达到挽回家族荣誉的目的，受害者多是女性。——编者注

霍莉拿到杰里·霍尔特的号码，谢过亚德利，拜托他代她向伊玛妮问好。接着，她打电话给霍尔特。三下铃声后，她被转接到语音信箱，留下口信，让他回电话。然后，她绕着办公室行走，双手抚过头发，直到头发像暴风后的干草堆一样乱糟糟。她即便不知道保龄球服务员的姓名，却依然有九成相信他是同一名凶手的另一名受害人，而且她开始考虑将凶手命名为“红堤掠夺者”。掠夺者不太可能是一个身患坐骨神经痛的白人老太太，但老太太可能是在为某人做掩护吧？清除某人留下的痕迹？甚至可能是为了她的儿子？老天晓得，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霍莉最近读到一篇关于荣誉杀人^⑪的故事，说一名老太太按住儿媳的双腿，好让她残暴的儿子能砍下妻子的脑袋。一起杀人的家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就是那类事。

她考虑打电话给皮特。她甚至考虑打给身在警察局的伊莎贝尔·杰恩斯。但她没有认真考虑打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她想要亲力亲为地调查这个案子。

3

“一球击倒”保龄球馆的停车场很大，但停着的汽车稀稀零零。霍莉停好车，正打开车门时，手机响了。是杰里·霍尔特。

“当然，我记得那辆摩托车。在一年后都没人来取回车——不对，应该是超过十六个月——我就把它给了我的孩子。是不是有人想要回去？”

“不，不是那样的。我只是——”

“好的，因为格雷格在这附近的一处沙砾采掘坑里骑着车做跳跃动作，损毁了那辆车。那个傻孩子摔断了胳膊。我妻子数落了我好久。”

“我只想打听车子是在哪里被人发现的。你是不是碰巧知道？”

“哦，是的，”霍尔特说，“地点记录在工单上。是鹿苑公园，那片植被茂盛，大家喊成‘灌木丛’的区域。”

“靠近红堤大道。”霍莉说道。这句话更多是对她自己说的，而不是对杰里·霍尔特。

“对的。一名场地管理员发现了车子。”

4

保龄球馆的大门上有两块牌子。一块牌子上写着“营业”，另一块牌子上写着“不戴口罩？没问题！”。霍莉拉上口罩，走了进去。入门大厅里挂着几十张装在相框里的儿童集体照。它们的上方是一条“儿童为健康而打保龄球！”的标语。霍莉能想出更健康的活动项目——游泳，跑步，排球——但她推想，每一点儿运动都有裨益。

指电影中拆炸弹的情节。通常，红色代表火线，蓝色代表零线，剪断火线会导致炸弹爆炸。但在实际生活中，不能用这种方式拆炸弹，因为炸弹内可以设置程序，使得无论哪根线被剪断都会引起爆炸。——编者注

一共有二十条球道，除了三条球道外的所有球道都是黑色的。区区几个保龄球的声音很响。当保龄球击中球瓶时，球瓶的撞击声甚至更响，就像一部好莱坞动作电影中一个用完即弃的角色剪断红色电线，而不是蓝色电线时发出的响声^⑤。

柜台后面是一个瘦长身材的长发男，他身着橘色条纹的“一球击倒”保龄球馆上衣，正在为一名顾客打啤酒——下午刚开始就喝起的啤酒。有那么疯狂的半晌，霍莉以为她已经找到那个叫科里或卡梅伦的小伙儿——好好地活着，没有失踪——然而，当对方转过身朝向她时，她看到他上衣别着的名牌上写着“达伦”。

“想要借保龄球鞋吗？什么鞋码？”

“不用了，谢谢你。我名叫霍莉·吉布尼。我是个私家侦探——”

长发男双眼圆睁：“真的假的！”

上一句“真的假的”的原文是shut up，字面意思是“闭嘴”，但在口语里可以表示惊讶。

霍莉将这句话视作一种大吃一惊的措辞，而不是真的命令她闭嘴^⑩，于是继续说：“我在寻找一名几年前在这儿工作过的人士的相关信息。是一名年轻人。他的名字可能是——”

“我帮不了你。我从6月起才在这儿工作。是暑期打工。你需要和奥尔西娅·哈弗蒂谈话。她是这地方的老板。她现在在办公室里。”他朝办公室指了指。

霍莉走向办公室，同时更多球瓶被击倒，一个女人欢快地叫了起来。她敲了敲房门。办公室内的某个人说了声“哟”，霍莉将它理解为邀请，于是打开了房门。即便里面的人说了句“滚开”，她也会打开门。她在追查案子，在她追查案子时，她天生的胆怯便消失不见了。

奥尔西娅·哈弗蒂是个大块头的女人，坐在一张凌乱的办公桌后面，好似一尊冥想中的女菩萨。她的一只手里拿着一沓文件。她面前有一台打开的笔记本电脑。根据她看着文件的愠怒目光，霍莉十分确信那些文件是账单。

“有什么问题？第十一条球道的置瓶机又出故障了？我吩咐过达伦关闭那条球道，等布罗克过来修理。我敢发誓，那个小伙儿的脑袋装了浆糊。”

“我不是来打保龄球的。”

霍莉介绍自己的身份，解释她想要什么信息。奥尔西娅倾听着，把文件搁到一旁：“你说的这个人凯里·德雷斯勒。他是自从我儿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后，我这儿有过的最出色的员工。他和顾客们关系融洽，有一套他的做法，在那帮白天饮酒的顾客喝得够多后，他能让顾客们不再喝酒，又不会惹毛他们。至于工作时间的安排？他超能干！他是个嗑药者，但在如今这年头，年轻人不都是吗？嗑药从未影响他工作。他从不迟到，从没有打电话请病假。然后某一天，他突然不见了。砰，就那么消失了。你在寻找他，对吧？”

西班牙语，意思为“失踪者”。

“是的。”彭妮·达尔是委托人，但霍莉如今在寻找所有这些失踪者。在南美洲，当地人称之为desaparecidos^⑪。

“好吧，支付你的账单的不是他的家人，我不必是一名侦探都知道这一点。”奥尔西娅把双手放到脑袋后面，拉伸起身体，拱出一对硕大无朋的巨乳，遮蔽了一半桌面。

“你为何这么说？”

“他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来到这儿，那地方是穷乡僻壤。他说，继父常常殴打他，而他母亲装作全没看见。他最后受够了，穿上远行的鞋子离开了那儿。这不是悲伤的故事，凯里讲起过往时用了就事论事、不带感情的口吻。良好的态度。那个年轻人只关心电影和在这儿的的工作。大概还有毒品，但我是那种‘不问，不说’类型的母亲。再说了，他只是抽烟卷而已。你认为他遭遇了什么事吗？是坏事吗？”

“我认为有可能。你能帮我确定一下他离开的时间吗？我和一名捷特玛特便利店的店员聊过，凯里过去在回家路上会在那儿停留……我猜想，他是回到某套公寓吧……但店员似乎只拿得准失踪发生在特朗普首次竞选总统期间。”

“该死的民主党人，偷走了他的第二任期，请原谅我说了粗口。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她拉开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翻找起来，“我不愿认为凯里遭遇了变故，少了他，联赛赛况不复从前。”

翻寻，翻寻，翻寻。

“我的意思是，该死的新冠已经弄死了许多保龄球联赛——要是这没有同时弄死我的生意就荒唐可笑了——但是少了凯里后，甚至在新冠来袭之前，这儿的比赛和种子排位已经变得混乱不堪。凯里真是擅长……啊，我想东西在这儿。”

她插了一个闪存盘到笔记本电脑上，戴上眼镜，伸出两根手指敲击键盘，摇摇头，再用两根手指敲击键盘。霍莉必须极力克制自己，才不会绕到办公桌对面亲自找出女人在寻找的东西。

奥尔西娅注视屏幕。靠着她眼镜镜片上的反射，霍莉见到一个像电子表格的东西。她说道：“行了。凯里于2012年开始在这儿工作。他当时年纪太小，在他到下一个生日之前还无法给顾客端上酒精饮料，但我还是雇佣了他。我很高兴自己那么做了。他在2015年9月4日最后一次拿到薪水支票。差不多六年前了！时光真是飞逝，对不对？接着，他就不见了。”她摘下眼镜，看着霍莉：“我丈夫不得不接替他的工作。那是在阿尔菲心脏病发作之前。”

“你有没有凯里的照片？”

“和我一起去保龄拉洛。”

保龄球积分表中将全倒（strike）记为X，全倒是指保龄球单一一格中，第一次投球就将所有球瓶击倒。

保龄拉洛原来是一家餐厅，一个神情疲惫的女人（霍莉很高兴见到她戴着口罩）在向两名打保龄球的顾客提供汉堡包和啤酒。瓷砖墙面上装饰了更多装在相框内的照片。两张照片里，面带微笑的男性举起满是X的记分表^②。照片上方是一块写有“300分俱乐部！”的标牌。其他照片大多数是身穿联赛球衣的顾客们的集体照。

“看看这个地方，”奥尔西娅痛惜道，手指向空荡荡的卡座、餐桌和柜台旁的高凳，“这儿过去的生意很旺，霍莉。假如这样的景况继续下去，我这儿会关门大吉。一切都是因为一种伪造的流感。要是该死的民主党人没有窃取大选结果……好了，他在这儿。这就是凯里，就在前排。”

她已经在一张七名年长的男人——四人有白头发，三人秃顶——和一名金色长发扎在脑后的年轻人的合影旁停下脚步。年轻人和一名年长男士举起一只奖杯。奖杯下方写着“2014—2015冬季联赛冠军金色老年队”。

“我能拍张照片吗？”霍莉问道，同时早已举起手机。

“请便。”

霍莉拍下照片。

“他也出现在另外两张照片里。看一看这一张。”

在她指出的一张照片里面，凯里和六名面带微笑的女士站在一起，其中两名女士看上去像是能用勺子把年轻的德雷斯勒先生吃掉一般。根据她们身上的球衣，她们是2014年女子组冠军热辣女巫队。

“她们想要称自己为热辣婊子队，但阿尔菲果断阻止了她们。在这张照片里，他和一支啤酒联赛的队伍在一起。他们为了一箱百威啤酒打保龄球。”

霍莉拍下更多照片。

“凯里会和任何一支现场缺了一名队员的联赛队伍一起打球。当然前提是那时是他的轮班时间。他从上午11点球馆开门营业时开始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钟。他非常受欢迎，而且球技不俗——平均能打到200分——但在他当替补时，他的分

数会回退些。他和任何一支队伍都配合得很好，但这些家伙是他最喜欢的顾客，他最常和这些人一起打球。”她已经领着霍莉回到金色老年队的照片处，“因为他们在下午比赛，这个地方在下午时相当冷清，甚至在该死的新冠疫情之前就是这样。金色老年队能在下午比赛，因为他们都是退休人士，但我觉得凯里也和这个时间安排有些关系，也许是很大的关系。”

“你为何那么说？”

“因为在凯里不再在这儿工作之后，金色老年队把比赛时间改到了周一晚上。我们有一个空档，他们接受了那个时段。”

“凯里可不可能早已与那些顾客中的某一人谈过他辞去工作、可能离开本市的计划？”

“我猜想有可能吧。任何事都有可能。”

“他们还打球吗？我的意思是，这张照片里的男士们还打球吗？”

“有些还打，但至少有两入已经过世了。”她叩击一名拿着一只红色大理石纹保龄球（像是定制的）、面带笑容的白发男子，“罗迪·哈里斯在大多数星期依然过来，但如今他仅仅观看比赛。他说，他的髌关节有问题，双手还有关节炎。这个人过世了……这个人我记得是中风了……但这个伙计依然打球。”她叩击那名和凯里一起举起奖杯的男子：“事实上，他是队长。过去是队长，现在还是队长。他名叫休·克利帕德。假如你想要与他聊聊，我可以把他的住址给你。我们有所有队伍成员的住址，万一他们赢得什么奖品就能派上用场。或者假如有投诉的话。”

“你们收到许多投诉吗？”

“姐妹，你会大吃一惊的。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在冬季联赛中。我记得，热辣女巫队和小巷莎莉队之间的一场比赛最后以群殴收场。出拳打人，出手抓人，扯别人头发，啤酒洒得到处都是，现场一塌糊涂。全都是为了一次微不足道的踩线犯规。是凯里将两伙人分开。他也很擅长劝架。哎呀，我真想念他。”

“我想要克利帕德先生的住址，以及他的电话号码，假如你有的话。”

“我有。”

她跟随奥尔西娅·哈弗蒂回到她的办公室。霍莉一点儿也不相信凯里·德雷斯勒跟金色老年队的某个成员说过他要离开的计划，因为她不相信他有那样的计划。

他的计划被改变了，或许是被永久改变了。但假如有一个老太太清空了埃伦的拖车，那么有可能这些老男人中有人认识那位老太太。甚至可能与她有关联，要么是血缘关系，要么是婚姻关系。因为“红堤大道掠夺者”不是随机选取受害人，或者并不完全是随机。他知道埃伦一个人生活。他知道凯里一个人生活。他兴许早已知道皮特·斯坦曼的母亲有酗酒问题。他知道邦妮最近与男友分了手，她的父亲远在天边，而且邦妮与母亲的关系紧张。换言之，掠夺者掌握着资讯。他在精心挑选目标。

指的是特里通动画工作室（Terrytoons）在1960—1964年制作的系列动画短片Deputy Dawg，其中道格（Dawg）是一只大狗，马斯基（Muskie）是一只麝鼠。

霍莉比以前强了不少——更加理智，情绪更加稳定，较少出现自责——然而她仍然受到低自尊和不安全感的困扰。这些是性格缺陷，但讽刺的是，这些缺陷使得她成为一名更好的侦探。她完全体认到她对案子的种种推测可能大错特错，然而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些推测是正确的。她不想知道凯里是否偷偷告诉一名金色老年队的队员他要离开本市的计划；她想要知道，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是否认识，甚至可能娶了一个罹患坐骨神经痛的女人。可能性不大，但是正如古早动画片中马斯基对道格副治安官^⑤说的：“这事有可能，这事有可能。”

“给你。”奥尔西娅说道，递给霍莉一张笔记纸。霍莉把纸折叠后，放进工装裤的一只翻盖口袋。

“关于凯里，你还有什么能告诉我的呢，哈弗蒂女士？”

奥尔西娅已经重新拿起那沓账单。现在她放下账单，吁叹道：“我想念他。我确信，金色老年队——像克利帕德这类人，凯里在这儿工作时，他们就在这儿打球了——也想念他。热辣女巫队也想念他，就连那些坐公交车来上每月一次的校外体育课的小孩子也想念他，我敢打赌。尤其是女学生们。他是个嗑药者，而且我敢打赌，无论他在哪里，他都像你一样相信这场伪造的流感，霍莉——不，我不会与你争论这个话题，这儿是美国，你想要相信什么都可以——我只是要说，他是个优秀的员工，如今这样的好员工越来越少了。譬如说那个达伦。他对这份工作就是搭上点儿时间，没投入半点儿心思。你觉得他能画出一张对阵图吗？就算你用手枪抵住他的脑袋，他也画不出。”

“谢谢你抽时间见我。”霍莉说道，伸出手肘。

奥尔西娅露出被逗乐的模样：“无意冒犯，但我不做碰肘礼。”

霍莉心想着：我母亲就是死于所谓的伪造的流感，你这个容易受骗的婊子。

她面带微笑说出口的是“没关系”。

5

霍莉慢步穿过大厅，听着保龄球的滚动声和球瓶的碰撞声。她正要推开门厅的大门，准备好面对将会袭向她的又热又湿的气浪，又停下脚步，睁大眼睛，做出惊异的样子。

我的天哪，她心想着，真的吗？

2021年5月19日

玛丽和芭芭拉喝着咖啡。奥利维娅由于过去几年里心律不齐的情况，喝着无咖啡因的红木槿冰茶。等她们都坐在起居室后，奥利维娅告诉芭芭拉接下来的彭利奖评选流程。她的语气比平常更显踌躇。芭芭拉觉得这点令人困扰，但奥利维娅没有含糊其词，她讲的内容一如既往地尖锐和正确。

“他们拉长评选流程，仿佛它是一档《与星共舞》之类的电视竞赛节目，而不是一个几乎没人关心的诗歌奖。大约6月中旬时，短名单会被筛到只剩下十人。到7月中旬时，组委会将会宣布五名最终入围者。获奖者会在约莫一个月后宣布——可以猜想，颁奖时大家会解脱般地松口气，而且会伴随一段合适的小号曲。”

“要到8月才会出结果？”

“正如我说过的，他们拉长了评选流程。起码你不会再被要求提交诗作，以你的情况来说，这点挺好的。假如我错了，请纠正我，但我相信你的诗作库存也许差不多要见底了。你给我看的最后两首诗读起来——请原谅我这么说——有一点点强行为之的感觉。”

“那两首也许是那样。”芭芭拉知道那两首诗确实如此。她能感觉自己在硬凑出诗句，而不是被诗意牵着走。

“你被允许再寄出少许诗作——负责人应该知道不该使用这样的含糊措辞——但我建议你别那么做。你已经提交你最出色的作品。你同意吧？”

“是的。”

“你需要上床睡觉了，奥利维娅。”玛丽说，“你累了。我能从你脸上瞧出来，也能从你的嗓音听出来。”

在芭芭拉的观察中，奥利维娅总是看起来很疲惫——除却那对凌厉的眼眸——但她推想玛丽看得更透彻，知道得更多。她应该如此：她有一张临床护理证书，已经照顾奥利维娅差不多八个年头。

奥利维娅举起一只手，没有看向护理员。手掌上几乎没有纹路。像婴儿的手。芭芭拉心想着。

“如果你成为五个最终入围者中的一员，你会被要求写一篇对于诗歌旨趣的陈述。一篇文章。你在网站上看见了吧，对不对？”

芭芭拉看过那个部分，但仅仅是浏览，从未预料到她能走到眼下这一步。然而，奥利维娅提到彭利奖网站，使得芭芭拉冒出一个想法，一个她之前就应该想到的想法。

“他们的网站上会列明十五位入围者吗？”

“我不知道，但我想应该会列出吧。玛丽？”

玛丽早已掏出手机，她一定将彭利奖的网址保存在最喜爱网址列表中，因为她仅用几秒钟就为芭芭拉提的问题找到答案：“是的，网站上有。”

“该死的。”芭芭拉说道。

“你仍然打算把这件事保密？”玛丽问道，“芭布，你在夺奖之路上走到这一步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好吧，我过去是打算保密，至少要等到杰尔姆签署合同时。我猜想，秘密如今保守不了了，对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全称为Cable News Network。——编者注

奥利维娅哼着鼻子笑起来：“说点儿正经的。彭利奖基本不是会登上《纽约时报》的内容，也不是CNN^注上的突发新闻。我猜想，唯一会查看那个网站的人就是那些入围者，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或许还有一两位受人喜爱的教师。更广阔的世界不会注意到彭利奖。假如你把文学想成是一座城镇，那些读诗写诗的人就是住在铁道线两旁棚屋里的贫民。我想，你的秘密很安全。我可以回到我提到的文章吗？”她伸出手，要把她那杯冰茶放到茶几上。她没有把杯子完全放到茶几上，杯子差点儿掉下来，但玛丽一直在观察，抓住了杯子。

“好的，请继续说，”芭芭拉说道，“接着你最好躺下来。”

玛丽朝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一篇对于诗歌旨趣的陈述，篇幅不超过五百个单词。当最终入围者宣布后，你也许不在竞逐者之列，因此不需要现在就写文章介绍你为何创作那些诗作，但是思考一下不会有害处。你会那么做吗？”

“会的。”

尽管假如事情发展到那一步，芭芭拉并不知道她会说什么。她和奥利维娅已经讨论过诗歌太多次，芭芭拉已经汲取了许多，她很乐意被奥利维娅告知“是的，

她做的事很重要” “是的，这是严肃的事”。她被告知“是的”。但是，当所有方面看起来都很重要，那么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东西，应该被放入一篇两页或三页长的文章呢？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

“你会帮我构思文章，对吧？”

“完全不会。” 奥利维娅说道，听起来有点儿惊讶，“你对于自己的作品说的任何话都需要发自你的内心和头脑。明白了吗？”

“嗯……”

“我一点儿也不会帮你。要用你的内心和头脑。话题结束。现在告诉我——你是不是依然在阅读散文？或许是在看《向着白海》？”

“奥利维娅，够了，” 玛丽说，“拜托了。”

奥利维娅的手再度举起来。

“我读过了。现在我在读科马克·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

“我的天哪，那是一部黑暗的作品。有点儿恐怖，但充满远见。”

“我还在读《强直性昏厥》，是那位在这儿教过书的卡斯特罗教授的作品。”

奥利维娅咯咯笑起来：“他不是教授，但他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是同性恋，我有没有告诉你这一点？”

“我想你说过。”

奥利维娅摸索她那杯冰茶。玛丽露着耐性十足的神情，把冰茶放进她手里。她显然已经放弃，不再劝奥利维娅坐到楼梯升降椅上，到达二楼再上床睡觉。老太太全神贯注，言谈再次变得敏捷和清晰。

“他是十足的男同性恋。十年前看待同性恋的态度没现在这么宽容，但大多数教职人员——其中包括至少两位现在已经出柜的教员——接受了他的男同身份，以及他的小白鞋、浮夸的黄色衬衫和贝雷帽。我们喜欢他那奥斯卡·王尔德风格的敏思机智，他以此为盔甲来保护他骨子里的善良。豪尔赫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但是，教员中至少有一个人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甚至可能是憎恶他。我相信，假如彼时的系主任是她，而非罗萨琳·伯克哈特的话，她会寻得一个办法，把豪尔赫赶走。”

“是埃米莉·哈里斯吗？”

奥利维娅向芭芭拉露出一个乖戾的、五官都挤在一起的微笑，这和她平常的笑容非常不同：“正是。我觉得她不太喜欢非白人，这也是我尽管一大把年纪了，还是务必从她身边把你偷过来的一个原因，而且我明确地知道，她不喜欢那些——用埃米莉的话来说——‘有点儿龙阳之好的人’。玛丽，扶我起身。我觉得当你扶我起身后，我又要放屁了。感谢老天，在我这把岁数，放的屁相对来说没有臭味。”

玛丽搀扶她站起身。奥利维娅拄着手杖，但芭芭拉吃不准她在坐了这么久之后能不能在没有玛丽搀扶的情况下行走。“思考下那篇文章，芭芭拉。我希望你会是被要求写一篇文章的五个幸运的最终入围者之一。”

“我会戴上我的思考帽。”这是她的朋友霍莉有时的说法。

奥利维娅走向楼梯，走到半当中停下脚步，转回来。她的眼眸不再犀利。她想到了往事，今年春季这种情况发生得更加频繁：“我记得那场讨论诗歌工作坊未来的系会议上，豪尔赫发言支持保留诗歌工作坊，辩如悬河。我记得清清楚楚，就像事情发生在昨日一样。我记得豪尔赫发言时埃米莉是怎样一边微笑一边点头的，仿佛在说‘好见解，好见解’，但她的眼睛中没有笑意。她打算照着自己的意愿行事。她的态度十分坚决。玛丽，你记得她去年的圣诞派对吗？”

玛丽翻了个白眼：“谁忘记了？”

“圣诞派对怎么了？”芭芭拉问道。

“奥利维娅——”玛丽启齿道。

“哦，别作声，姑娘，这只会花费一分钟，而且这是个多么精彩的故事。每年圣诞前几天时，哈里斯夫妇都会办派对，芭芭拉。你知道的，这是个传统。他们从上帝是个婴孩起就开始办派对了。去年，由于新冠传播失控，学院关闭，看起来这项盛大传统会被打破。但是，埃米莉·哈里斯会让那种事发生吗？”

“我猜想不会。”芭芭拉说。

“你猜对了。他们办了一场Zoom派对。玛丽和我选择不参加。但光办Zoom平台的线上派对对我们的埃米莉来说还不够好。她雇用一帮年轻人穿上该死的圣诞老人服，给在城里的派对客人送去食物篮。尽管我们选择不参加设在Zoom平台的线上派对，我们依然收到一篮食物。是不是，玛丽？有啤酒和饼干，类似那样的东西吧？”

“我们确实收到了，一个标致的金发美女送来的。现在，看在老天的分儿上——”

“是的，老大，是的。”

老诗人在玛丽的搀扶下，慢慢走向楼梯，她在楼梯口——又放了一声屁——坐上楼梯升降椅。“在那场关于诗歌工作坊的会议上，在情势看起来……只需要一两分钟……好像豪尔赫可能动摇投票成员的时候，埃姆从始至终都挂着笑容，但她的眼神……”椅子开始升起，而奥利维娅被记忆逗笑了，“她的眼神看上去像是想要杀了他。”

2021年7月27日

1

在新冠疫情终止校外活动之前的日子里来这儿打保龄球的学生的集体照上方，有着一一条“儿童为健康而打保龄球！”的标语。霍莉环视四周，确定她没有受到监视。达伦——如今做着凯里·德雷斯勒的差事的年轻人——倚靠在啤酒龙头旁边，看着手机。奥尔西娅·哈弗蒂回到了她的办公室里。霍莉害怕她想要的照片也许是粘贴到墙上的，但那张照片挂在一只挂钩上。她担心照片背面会什么都没有写，然而照片背面有文字，而且是匀称地印上去的：第五大街中学女生合影，2015年5月。

霍莉把照片挂回到挂钩上，再——因为她是霍莉——小心地将照片放正。照片里有十二名穿深紫色短裤的女学生，霍莉认出她们的衣服是第五大街中学的运动服。女学生列成三排，每排有四人。她们双腿交叠坐在一条球道前面。笑脸盈盈的芭芭拉·鲁滨逊在中间那排，脑袋上是她那时留的中等长度的爆炸头。假如霍莉没有弄错的话，照片里的芭芭拉12岁，上六年级。凯里·德雷斯勒没有出现在照片中，他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张“儿童为健康而打保龄球！”区域的照片里，但假如他在上午11点“一球击倒”保龄球馆开门营业时开始上班，那么小孩子进来时，他应该正在上班。

霍莉走出保龄球馆，走向她的汽车，几乎没有注意到热意，并且少见地不想抽上一根香烟。她启动汽车空调，找到她拍下的金色老年队的照片，也就是那支由队长休·克利帕德和凯里一起举起奖杯的队伍的照片。她把照片发送给芭芭拉，附上一句简单的讯息：你记不记得这个男人？

办完这件事后，尼古丁小铃铛开始鸣响。她点着一根烟，把便携式烟灰盒放到中控台上，再让汽车行驶起来。是时候开始敲响房门了。先从休·克利帕德家开始吧。

2

山脊路舒缓的下坡弯道旁的维多利亚式住宅很好，但通向糖岗更深处月桂径上的住宅更胜一筹。这么说的前提是对于住宅之好的定义不仅是房价很贵，而且是十分昂贵。霍莉对此一点儿都不在意。按照霍莉的看法，如果她公寓内的家电设备工作正常，窗户不漏水，那么一切都好；一名绿化维护工（或者一队绿化维护

工)只会惹人烦恼。克利帕德的住所是一座都铎式建筑,有一片平整的大草坪,宅子外面就有一名绿化维护工人。她在路边停下车时,绿化维护工人正在草坪上割草。

霍莉心想:一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停好车,看着一名男子坐在一辆骑乘式割草机上修剪克利帕德家的草坪。

她拨打了休·克利帕德的电话号码。她都准备好留下一条语音留言了,可是他接起电话,在霍莉简要说明她对凯里·德雷斯勒的兴趣之时认真听着。

“多么好的年轻人啊!”霍莉说完时,克利帕德惊叹道。霍莉将会发现,他是一个爱惊叹的人。“很高兴和你聊聊他。赶快绕到宅子后面来。我妻子和我在泳池旁。”

霍莉把汽车停进私人车道,朝绿化维护工人招招手。那名工人朝霍莉摆摆手,继续驾驶割草机,或者说是继续割草。霍莉再怎么努力也看不出草坪有什么需要刈割的。在她看来,草坪早已看上去像一张刚刚用吸尘器清洁过的台球桌的表面。她拿着iPad——平板电脑有更大的屏幕,能更好地显示那张她想要给克利帕德看的照片——绕过宅子,中途停下来偷看了一间摆着长餐桌的用餐室,餐桌看起来长得足以坐下一支足球队(或者一整个保龄球联赛的人员)。

休·克利帕德和妻子在一柄蓝色大伞的阴影里,躺在两把成对的躺椅上。泳池同样是碧蓝色的,不是奥林匹克规格,但也不是儿童泳池。克利帕德穿着拖鞋和贴身的红色短裤。他看见霍莉,一下子站起身。他的腹部平坦,有着不太明显的六块腹肌。他留着一头长长的白发,油光发亮,向后梳着,因为湿了而紧贴着脑壳。霍莉的第一印象是,他有七十岁。当他走近些,要与霍莉握手时,霍莉看出他的年纪要比七十岁大出不少,但是以一名金色老年队成员来说,他的身材保持得极好。

霍莉迟疑地没有握住他的手,他咧嘴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这口牙齿的保养费用大概不便宜。“吉布尼女士,我俩都接种过疫苗,而且我俩打算一等疾控中心批准疫苗加强针就去打。我可否假定你也已经接种过疫苗?”

“是的。”霍莉与他握手,拉下口罩。

“这位是我的妻子米琪。”

大遮阳伞底下的女人比克利帕德小了至少20岁,但身材不是那么曲线玲珑。她的连体泳衣下面鼓起了一小圈。她摘下太阳镜,拿着太阳镜朝霍莉散漫地招招手,

接着继续读起平装书。那本书的书名起得不是非常微妙，叫作《不他妈在乎的微妙艺术》。

“快进厨房吧，”克利帕德说，“这儿酷热难当。你一个人待着可以吗，米琪？”

女人唯一的回复就是又一次散漫的招手。这次她没有抬起头。她显然毫不在乎。

厨房——通过玻璃推拉门进入——差不多就是霍莉预计中的模样。冰箱是零下牌的。花岗岩台面上方的时钟是佩里戈尔德牌。克利帕德给两人各倒了一杯冰茶，请求霍莉更加详细地说明她来这儿的原因。霍莉解释起来，提及邦妮——她和凯里通过捷特玛特便利店关联了起来——但着重于凯里的失踪。

“他有没有跟你讲起过他的计划？有没有以任何方式向你吐露秘密？我这么问是因为哈弗蒂女士说，诸多联赛队伍之中，他最喜欢和你们一起打保龄球。”

霍莉没有期待他的回答能有任何帮助。也许还藏着什么事，毕竟没什么事是绝不可能的，但是只要看一眼米琪·克利帕德，霍莉已经知道，米琪不是伊玛妮·麦圭尔看见的那个清空了埃伦·克拉斯洛的拖车的老女人。

“凯里！”克利帕德惊叹道，同时摇着头，“他是个极好的人，我可以告诉你这一点，他的球技也好！”他竖起一根手指：“但是他永远不占便宜。他总是将自己的球技匹配至我们的对手球队的水平。”

“他担任替补的频率如何？”

“经常当替补。”克利帕德补上一声咯咯笑，笑声以其自身的方式显得像惊叹一样，“他们不是平白无故称我们为金色老年队！通常某个队员会因为背拉伤、大腿后肌拉伤、脖颈僵硬或某个该死的老毛病而缺席。接着，我们会叫来凯里，要是他能和我们一起打保龄球，就给他一轮掌声。他并非总能和我们一起打球，但他通常都会设法安排。我们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们。想要听一个秘密吗？”

“我喜爱秘密。”这话属实。

休·克利帕德压低嗓门儿，声音变得近似耳语，耳语声以其自身的方式显得像惊叹一样：“过去，我们之中有些人从他手上购买烟卷！他并非总是有靓货，但通常都是好货。‘小球’不会碰这东西，但我们中大多数人都不反对来点儿烟卷或烟斗。你得知道，在过去，吸这个是违法的。”

“‘小球’是谁？”

“罗迪·哈里斯。我们这么叫他，是因为他用一只十磅重的保龄球。我们中大多数人都使用十二磅或十四磅重的球。”

“哈里斯先生是否对烟卷过敏？”

指美国心脏科医生和营养学家罗伯特·阿特金斯（Robert Atkins，1930—2003），他提出阿特金斯饮食法，也叫食肉减肥法，主要原则是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取，多进食高蛋白的食物。

“不，他就是疯狂！”克利帕德喊道，又突然大笑，“一个好人，一个不错的保龄球手，但是非常疯狂！我们也叫他肉先生！罗迪让那个姓阿特金斯^注的家伙像一个素食者！他宣称肉能修复脑细胞，而某些植物产品——包括烟卷在内——会破坏脑细胞。”

《岁月是个复仇者》（Time the Avenger）是美国摇滚乐队伪装者乐队（The Pretenders）的名曲。——编者注

克利帕德伸了个懒腰，六块腹肌波动起来，但她看见皱纹侵入了他的手臂内侧。岁月，她心想，确实是复仇者。^注

“天哪，这让我想到了从前！这些伙计中大多数人都不在人世了！我一开始在金色老年队打球时，我还在贝尔学院教书，住在市中心，另外做着日内交易。如今我在投资业全职工作，正如你能见到的，生意一直很不错！”他的手臂画了一圈，大概是指向这间有着昂贵家电的厨房、后院的泳池，甚至可能是指向比他年轻的妻子。他的妻子还不够年轻，不能称为花瓶嫩妻。霍莉对此给予他赞扬。

“特朗普是个蠢蛋，我很高兴他下台了，欣喜极了，特朗普这家伙就算用手电筒和两只手，连找到自己屁眼这样的简单任务都完不成，不过他对市场是个利好。再来点儿冰茶？”

“不用了，谢谢你。这冰茶很好喝，非常清爽。”

“吉布尼女士，对于你的问题，我不记得凯里有跟我说起要离开本市或换工作的计划。我也许已经忘了他说过的一些相关的话，我猜想这要追溯到六七年前，甚至是九年前了。但在我看来，那个年轻人过得非常快乐。他迷恋电影，总是骑着他那辆吵闹的轻便摩托车。你说有人在鹿苑公园里找到了他的轻便摩托车？”

“是的。”

“太荒唐了！难以相信他会落下摩托车！那辆车是他的标志！”

“我可否给你出示一张照片？你以前早已看过——照片挂在保龄拉洛餐厅里。”她在iPad上调出照片。克利帕德弯下腰细看。

“冬季联赛的冠军，对的。”他说，“那时候最辉煌！从那时起，我们就没再赢得过冠军，但去年我们很接近。”

“你能否认出照片里的几位男性？你是否碰巧有他们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记忆大挑战！”克利帕德叫道，“让我们来瞧瞧我能否办到！”

“我可以用手机录音吗？”

“请便吧！当然这个是我，这个是罗迪·哈里斯，也被叫作‘小球’和‘肉先生’。他和妻子住在维多利亚苑。你知道的，就是山脊路。罗迪是生命科学系的，而他的妻子——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过去在英文系工作。”他的手指移向旁边的男子，“本·理查森过世了，两年前死于心脏病发作。”

“他结婚了吗？妻子仍然在市里吗？”

他给了霍莉一个古怪的眼神：“本开始和我们一起打保龄球时就离婚了。离婚好久了。吉布尼女士，你是不是认为我们中的某个人与凯里失踪一事有关？”

“不，不，没那样的事。”霍莉让他安心，“我只是希望，他们中某个人也许能告诉我凯里的去向。”

威斯康星州拉辛县的县治。

“明白了，明白了！继续往下认！这个肩宽体阔的秃头是阿夫拉姆·韦尔奇。他住在一套湖畔公寓里。假如你想知道的话，他妻子在几年前过世。他仍然打保龄球。”他的手指移向另一个秃头，“吉姆·希克斯。我们叫他‘热舔’！哈哈！他和妻子搬到了拉辛^②。我表现得如何？”

“棒极了！”霍莉惊叹道。他的惊叹看来在传染给她。

米琪漫步进来：“小家伙们，你们过得很愉快吧？”

“你说呢！”克利帕德叫道，他要么没有领会妻子声音中的淡淡嘲讽，要么是选择忽视。她给自己倒了一杯冰茶，再踮起脚，从一个酒瓶紧挨在一起的橱柜里拿出一瓶棕色的酒。她往自己的杯子里倒入一点儿酒，再向他们递出酒瓶，同时扬起一侧的眉毛。

“为何不来点儿呢？”克利帕德几乎喊出来，“上帝厌恶胆小鬼！”

她往丈夫的杯子里倒入一点儿酒。这杯东西被咕嘟咕嘟喝下肚。

“吉布利女士，你怎么样？加一点儿野火鸡牌威士忌，会让那杯冰茶的味道立马起飞。”

“不用了，谢谢你，”霍莉说，“我得开车。”

“你非常守法，”米琪说，“小家伙们，再见。”

她走了出去。克利帕德给了妻子一个也许是，也许不是微微讨厌的眼神，接着把注意力放回到霍莉身上：“你自己打保龄球吗，吉布尼女士？”他微微重读了她的名字，似乎是为了纠正他不在场的妻子。

“我不打保龄球。”霍莉承认道。

“好吧，联赛的队伍通常只有四名球手，我们在锦标赛决赛中是那样打球的，但是在常规赛季期间，我们有时以五名或者甚至六名球手来打球，并假定其他球队也会以相同的人数来打球。因为在65岁以上联赛中，几乎总有人在DL上。有时是两个或三个人。我说的DL是指——”

美国很多职业体育运动中，有“伤病名单”之说，以前是叫成Disabled List，但因为Disabled一词会联想到残障人士，被认为有歧视残障人士没办法运动的意涵，于是被改名为Injured List。

“伤残名单。”霍莉说道，也没有费工夫告诉他，它如今被叫作“伤病名单”^①了。她突然想要离开这儿。休·克利帕德有些近乎疯狂的地方。她不认为他是嗑药嗑嗨了，但情况就像那样。六块腹肌……红色泳裤里紧实的屁股……棕褐色的肌肤……以及侵入的皱纹……

“这位是谁？”

“厄尼·科金斯，他和妻子一起住在厄普里弗。假如他妻子的护理员能过来，他仍然会在星期一晚上和我们一起打球。可怜的女人，她有晚期退行性椎间盘疾病，被困在轮椅上了。但厄尼的身体很好，他将自己照顾得很好。”

现在霍莉想通了是什么在困扰她，因为那也在困扰他。照片里的大多数男性都在垮掉，假如80岁是他们的年龄中位数，他们的身体没有垮掉才叫人奇怪。设备会

变旧变坏，这看来是休·克利帕德不想承认的一个事实。正如大家说的，他坐在否认的过道里。

“德斯蒙德·克拉克不在照片里——我猜想这张照片被拍下时，他不在现场。德斯和妻子也都死了。他们死于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一场轻型飞机坠毁事故。德斯驾驶着飞机。该死的笨蛋企图在浓雾中降落，结果错过跑道。”这番话没有半点儿惊叹的味道——克利帕德以几乎毫无变化的语调说出这番话。他喝了一大口掺入烈酒的冰茶，说道：“我在考虑退出。”

她有片刻认为他说的是要戒酒，接着判断不是那样：“退出金色老年队吗？”

科金斯的昵称。

“是的。我过去喜欢那个名字，但这阵子它有点儿激怒了我。这张照片里的人之中，只有阿夫拉姆和厄尼·科格^②依然和我一起打球。‘小球’过来，但仅仅观战。不像过去那样了。”

“没什么事像过去一样。”霍莉温柔地说道。

“没什么事？确实如此。但本该有可能。只要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就有可能。”他注视着照片。霍莉看着他，觉察到就连他的六块腹肌上都开始显露皱纹。

“这最后一位是谁？”

维克托的昵称。

“那是威克^③·安德森。我们过去叫他‘灵巧威克’。他中风了，如今待在州北部的某家护理院里。”

“不会碰巧是罗林山吧？”

“是的，就是叫这个名字。”

有一名老年保龄球手和亨利舅舅住在同一家照护中心里，这个事实感觉像一个巧合。霍莉发觉这令人释怀，因为在“一球击倒”保龄球馆门厅里看见芭芭拉·鲁滨逊的照片感觉更像……嗯……宿命。

“他妻子搬到了北部，那样她能更常探视丈夫。吉布尼女士，你确定你不想要来点儿烈酒吗？如果你不说，我也不会说出去。”

“我真的不用。”霍莉停止录音，“十分感谢你，克利帕德先生。”

他仍然注视着她的iPad。他的样子简直像是被催眠了：“我真没意识到，我们之中还活着的人这么少。”

她把照片从屏幕上滑走，而他抬起头，仿佛并不完全确定他在哪儿。

“谢谢你花费时间。”

“欢迎之至。假如你找到凯里，让他日后顺便来一下，可以吗？至少把我的电邮地址给他。我会给你写下电邮地址。”

“再写下那几位依然在世的队员的电话号码吧？”

“当然行。”

他从一本标题为《只是一张来自米琪厨房的短笺》的拍纸簿里撕下一页，从一只装满笔的杯子里抓出一支，草草地写起来，一边写一边查看他手机上的联络人信息。霍莉注意到，那些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显示出写下它们的那只手有轻微的颤抖。她叠起纸，放进口袋。她再次想到，岁月是个复仇者。霍莉不会因老人而不自在；令霍莉不自在的，是克利帕德应对老年的方式。

她基本上是迫不及待地要离开那儿。

3

糖岗地区只有一家（十分高端的）购物中心。霍莉把汽车停在那儿，点着一根香烟，打开车门，抽起香烟，手肘靠在大腿上，双脚踩在硬路面上。她的汽车开始散发出烟味，就连她放在中控台上的那罐空气清新剂都无法彻底消灭这股烟味。抽烟是一个多么糟糕的恶习，然而又是多么必要。

只对眼下而言。她心想着，接着又想到圣奥古斯丁祷告上帝使他成为一个纯贞的人……但不是现在。

霍莉查看手机，看看芭芭拉是否已经答复她那条附加了照片（就是凯里·德雷斯勒和金色老年队的照片）的短信。芭芭拉还没有答复。霍莉看了看手表，看到现在才2点15分。白天还剩下很多时间，她不打算浪费，那么下一步做什么？

当然是人动起来，去敲响百姓家门，走访摸排。

包括未在照片中的德斯蒙德·克拉克在内，2015年时金色老年队共有八个人。其中有三个人不需要调查。假如她把休·克利帕德也算进去，就是四个人。克利帕德看起来有能力制服邦妮和玩滑板的小孩——对于制服埃伦，霍莉不那么有把握——但是眼下她将克利帕德先搁置一旁，和两个过世的人以及吉姆·希克斯（他住在威斯康星州……不过那应该核查一下）放在一起。那样就剩下了罗迪·哈里斯、阿夫拉姆·韦尔奇、厄尼·科金斯。还有维克托·安德森，不过霍莉不相信一名中风病人能偷偷溜出罗林山老年人照护中心绑架他人。

她知道，金色老年队中的某一位是“红堤掠夺者”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她越来越坚信，可能存在的德雷斯勒、克拉斯洛、斯坦曼和邦妮·蕾·达尔绑架案都是计划好的，而不是随机作案。“掠夺者”知晓受害人的生活规律，而所有受害人的生活轨迹似乎都以鹿苑公园为中心。

原文为西班牙语。

那几个打保龄球的人认识凯里。她不需要提及其他失踪者^②，除非她萌生一种感觉——比尔·霍奇斯会称之为“感应”——关于凯里的提问令某人神经紧张，或者出现心理防卫，甚至可能是负罪感。她知道该寻找的蛛丝马迹——比尔把她教得很好。最好留下埃伦、皮特和邦妮作为压箱底的招数。至少是眼下。

她的脑海中从未掠过这个想法：彭妮·达尔已经在脸书、照片墙和推特上揭了她的底牌。

4

这个周五是2021年7月30日。

霍莉在糖岗精品购物市场的停车场里抽烟之时，芭芭拉·鲁滨逊正在徒劳地凝视虚空。她已经关掉电脑和手机上的所有通知，只允许父母和杰尔姆打来的电话打通。短信和电邮图标旁那些代表“请查看我”的红色小圆圈太过诱人。彭利奖的文章——对进入决选的五名参赛者的一项要求——必须在本月底前通过邮政寄出，现在离月底只差四天。实际上只有三天——她想要在周五那天^③拿着她的文章去邮局，确保盖上的邮戳正确无误。到头来因为一个技术细节而遭到淘汰的话，会让她失心疯的。于是，她俯身写起来。

对于我，诗歌重要是因为

糟透了。像中学读书报告的第一句。删除。

诗歌重要是因为

更糟糕。删除。

我之所以

删除，删除，删除！

芭芭拉关闭电脑，又花了些时间凝视虚空，再从书桌后站起身，脱下牛仔裤。她穿上一条短裤，套上一件无袖T恤，头发往后扎成蓬乱的马尾，然后出门跑步。

外面天气太热，不适合跑步，气温肯定突破了90华氏度，但跑步是她唯一能想到要做的事。她绕着街区跑起来……这个街区挺长。等到她跑回到她和父母居住的房子（她只会在这里住到她开始念大学，开启另一段人生为止）时，她身上大汗淋漓，人也气喘吁吁。虽然如此，她还是再一次绕着街区跑起来。戴着一顶硕大太阳帽的凯尔乔普太太正在浇花，看着她的眼神好像她疯了一样。大概她是疯了。

她坐在电脑前面时，看着空空如也的屏幕和一闪一闪、仿佛在嘲笑她的光标，感到灰心——面对真相——害怕。因为奥利维娅拒绝帮忙。因为她的头脑和屏幕一样空白。但是在此刻，她尽全力奔跑着，汗水令她的T恤衫变深，顺着她的面颊淌下，宛如过度的眼泪，她意识到惊怕和灰心底下藏着什么。她很生气。她感觉受到了该死的玩弄，被迫像马戏表演中的狗一样跃起穿过铁环。

她回到房子里——眼下整座房子都归她使用，因为她的父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一步跨过两级台阶，一路剥下衣服丢在过道，奔向浴室，再站到淋浴下，将手柄朝着“冷水”方向转到底。她发出一声尖叫，抱住自己。她将自己悸动的面庞伸到喷出的冷水下，再次尖叫起来。尖叫感觉很爽，两个月前她和玛丽·迪尚一起尖叫的那天，她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她第三次尖叫起来。

她从淋浴里出来时打着寒战，身上布满鸡皮疙瘩，但是感觉好了一些。头脑更清晰了。她用毛巾上下擦拭，直到皮肤发光为止，再回到她的卧室，在路上捡起衣服。她把衣服抛到床上，赤身裸体地走向电脑，伸手摸向开机按钮，又想起“不，错了”。

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1958），西班牙诗人，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她从书桌旁的书架上抓下一本学校发的笔记本，翻过关于亨利七世和玫瑰战争的潦草笔记，最后翻到一张空白页。她不怎么注意地撕下这一页，没有忽视参差不

齐的边沿，反而为之高兴。她想到了奥利维娅在她们的又一次上午晤面时说过的一些话。她告诉芭芭拉，这句话来自一位名叫胡安·拉蒙·希梅内斯^②的西班牙作家，但是她——奥利维娅——是从豪尔赫·卡斯特罗口中第一次听到。她说，豪尔赫宣称，这句话是他创作过或希望创作的每一篇作品的基石：倘若他们给了你画好线的格线纸，沿着另一个方向写。

芭芭拉现在正是那样做的，利索地写出文章，字迹穿过一条条竖直的蓝色线条。根据彭利奖的要求，文章篇幅不得超过五百个单词。芭芭拉的文章比它短得多。结果证明，奥利维娅到头来还是帮了她一把，用的是芭芭拉自己在一次上午晤面时说的另一些话。那些晤面已经改变她的人生，兴许会超过念大学将会带来的改变。

我写诗是因为若是没有诗，我就是一台死引擎。她只暂停了片晌，接着补充道：在寄送这么多诗作给你们之后，我还是被要求写一篇文章介绍我的诗作，这种做法愚蠢至极。我的诗作就是我的文章。

她把这张边沿参差不齐的纸折叠两次，塞进一只早已贴好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她匆匆穿上衣服，跑下楼梯，冲出家门，留下敞开的屋门。她疾速跑过街区，新流的汗水大概毁了她的冷水澡。她不在乎。她需要在她改变心意之前办妥这件事。那么做会是错误举动，因为她写下的东西是正确的。

街角有一只邮筒。她把信封丢进邮筒，接着弯下腰，双手抓住膝盖，使劲地呼吸。

我不在意我是赢还是输。我不在意，我不在意。

她以后也许会懊悔她写下的东西，但目前不会懊悔。她站在邮筒前面，弯下腰，湿乎乎的头发垂落在面前，知道这是实情。

作品才重要。

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奖项不重要。作品被出版不重要。赚大钱、成名或者名利双收不重要。

只有作品才重要。

2021年7月1日。

: 03

邦妮·蕾·达尔骑着自行车冲下红堤大道，拐弯到了捷特玛特便利店前面。

8: 04

她翻身下车，摘下头盔，晃动头发。她把头盔放到车座上，走进商店。

“嘿，埃米利奥。”她招呼道，朝他笑了笑。

“嘿。”埃米利奥答道，也回了个微笑。

她经过“啤酒洞”区域，走向店堂后面的冷柜，软饮料在冷柜里等着她。她抓起一瓶百事轻怡可乐。她开始沿着通道往回走，再驻足于零食蛋糕的货架——有“夹心小子”牌蛋糕、好好牌巧克力蛋糕、约德尔牌巧克力蛋糕、小黛比牌蛋糕。她拿起一包好好牌巧克力蛋糕，考虑起来。埃米利奥在将一包包香烟放入收银柜台后面的货架。店外，一辆面包车疾驶而过，开往山下。

8: 05

烦宁（Valium）是镇静剂地西洋的一种商品名，属于苯二氮草类药物，如果经静脉注射给药，药效会于一至五分钟内起作用，可维持至多一小时。

罗迪·哈里斯驾驶着面包车。在他穿的休闲西服外套的口袋中，有烦宁^注注射液。埃米莉早已坐进轮椅，准备出发……而且今晚她需要轮椅。她的坐骨神经痛已经报复性地杀了个回马枪。罗迪将面包车驶到昔日的比尔汽车和小型引擎修理店门前龟裂的柏油碎石地面上，让面包车的侧滑门朝向废弃的店铺。

“一个圣诞小精灵正在过来。”他说道。

“抓紧时间，”埃米莉厉声说道，“我不想错过她。这好痛苦。”

她转过轮椅，朝向车门。罗迪按下一个按钮，车门开启。斜坡板向外滑出。埃米莉坐着轮椅下滑到硬路面上。罗迪打开双闪警示灯，下了车。他们早已详尽地讨论过开不开警示灯的问题，最终决定他们不得不冒一下险。他们承受不了错过她的可能。埃姆的状态糟糕，而罗迪自己的情况也算不上好。他的髋部作痛，双手僵硬，但真正的问题在于他的心智。他不断地走神。这不是阿尔茨海默病，他拒绝相信那种可能，但他肯定变得昏头昏脑了。摄入新鲜的脑组织会让他恢复正

常。剩下的东西会让埃姆好起来。尤其是那名圣诞小精灵的肝脏，那是圣杯，是圣餐，但是动物的任何一部分都不可浪费。这不只是他的座右铭，这是他的真言。

8: 06

邦妮已经把那包好好牌巧克力蛋糕放回去，颇有懊悔之情。她来到柜台前，手里拿着皮夹子。她像个男人一样，把皮夹塞在后裤袋里。

“你为何不再考虑一下那些好好牌巧克力蛋糕？”埃米利奥一边在收款机上帮她结算，一边说道，“你身材很好，那些蛋糕不会让你身材走样。”

引自和合本《圣经》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16: 23，原文为“Get thee behind me, Satan.”。——编者注

出自和合本《圣经》之《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6: 19，原文为“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know ye not that your body is the temple of the Holy Ghost which is in you）。——编者注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 ^注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注”

“如果你这么说，”埃米利奥答道，“在捷特玛特——至少在这一家——顾客永远是对的。”

两人一起笑出声来。邦妮把找零放进口袋，把背包滑下一侧肩膀，将那瓶汽水塞进背包。她打算一边看Netflix上的剧集《黑钱胜地》，一边喝汽水。她拉上背包的拉链，背到肩上。

“晚上愉快，埃米利奥。”

他对她做了个竖起大拇指的手势。

8: 07

邦妮戴上头盔，骑上自行车，停留了一下，时间刚好够她调整背包的一条背带。在山下不远处，公园的那片被叫作“灌木丛”的区域对过，埃米莉正在绕着面包车的车尾转动轮椅。铺装的地面布满裂缝，不甚平整。每次轮椅突然下沉和摇动，她的下背部都爆发一阵剧痛。她抿紧嘴唇，防止自己大声喊出来，但她在不能自己地呻吟。

“把她拦下来！”这句话有点儿像耳语，有点儿像咆哮，“别失败，罗迪，请不要失败！”

罗迪没有做失败的打算。假如邦妮不肯为他停车，他会在她试图骑车经过时把她踢下自行车。当然，这要假定他的髋关节能完成任务。他会愿意付出天大的代价，来让自己重返五十岁！哪怕重返六十岁也行！

他转身朝向埃姆，见到一些他不喜欢的细节。轮椅的照明灯仍然亮着，照在地面上。假如轮椅的灯依然能用，就很难相信轮椅的电池没电了！而那个女孩正在飞快地骑下山。

“关掉灯！”他小声说道，“埃米莉，关掉该死的照明灯！”

她及时地关了灯。因为那个女孩——他们的圣诞小精灵——到了这儿。

罗迪迈下人行道，挥动手臂：“请问你能帮帮我们吗？我们需要帮助！”

邦妮飞驰而过，她骑在马路里边，离人行道太远，他甚至没有动起用空手道飞踢招数把她踢下自行车的念头。他有一瞬间见到他们的全盘计划将会泡汤，随着自行车闪动的红色尾灯在下山路上越来越小，他们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但是紧接着，女孩刹住自行车，折返了回来。他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他挥动胳膊，还是因为双闪警示灯，抑或因为她渴望当一个乐善好施者，或者和这三个原因都有关系。他就是感觉松了口气。

她慢慢踩着脚蹬子，一开始有点儿谨慎，但是余下的日光足以令她看清楚是谁在招手让她停车。“哈里斯教授？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事？”

“是埃姆。她的坐骨神经痛发作得十分厉害，轮椅电池又没电了。你能否帮我把她弄到汽车里？斜坡板在车子另一边。我想要带她回家。”

“邦妮？”埃米莉羸弱地问道，“邦妮·达尔，是你吗？”

“是我。我的天哪，埃米莉，我好遗憾！”

邦妮翻身下车，用脚推下脚撑。她快步走到埃米莉身边，俯下身靠近她：“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在这儿停车？”

一辆汽车驶过。车速减慢，罗迪紧张得心脏快要停止跳动。接着，那辆汽车再次加速。

埃米莉对邦妮的问题没有很好的回答，于是她干脆呻吟起来。

“我们需要把她弄到车子另一边，”罗迪再次说道，“你能帮我推轮椅吗？”

他弯下腰，仿佛是要抓住轮椅后面的一根手推把，但邦妮用髋部把他挤到一边，抓住两根手推把。她将轮椅转向，推着它绕过面包车的车尾。埃米莉在每一下颠簸时都哀叫一声。罗迪绕开斜坡板，从敞开的左前车门探身进去，关闭双闪警示灯。那样就少了一个需要担心的地方。他心想着。

“我应该给某人打个电话吗？”邦妮问道，“我的手机——”

“只要把我推上斜坡板，”埃米莉喘着气说道，“我回到家，服用肌肉松弛剂，马上就会好转。”

邦妮将轮椅面朝斜坡板，深吸一口气。她想要先将轮椅往后拉，获得起跑助力，但地面太过坑坑洼洼。推得很吃力，她心想着，我足够强壮，我能完成这件事。

“我该帮忙吗？”罗迪问道，但他早已移动到邦妮身后，而不是靠近轮椅的手推把。他的手伸进口袋。他毫无困难地弹掉皮下注射器针头上小小的护帽——他以前就做过这件事，既有无数次的练习，也有四次真正的实践。面包车挡住了这儿发生的事，从马路上望不见，他也没有理由认为这次不会一切顺利。他们几乎就要大功告成了。

“不用，我能办到。请你站到后面。”

邦妮弯下身，就像一个脚踩在助跑器上的跑者。她牢牢抓住裹着橡胶的手推把，用力一推。她把轮椅推上斜坡板的半途中，就在她心想自己会无法完成这件差事时，轮椅的电动机嗡嗡地工作起来。照明灯亮起。与此同时，她感觉一只黄蜂叮咬了她的后脖颈。

埃米莉的轮椅滚入面包车。罗迪预计邦妮会像其他人一样瘫倒。他有充足的理由来这么预计——他刚刚注射了十五毫克的烦宁药剂到小精灵女孩离小脑不到两英寸远的部位。但相反，她直起身，转了过来。她的手摸向后脖颈。罗迪有片刻以为他给她注射了稀释后的药剂，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药剂，只有水而已。是她的眼睛使他确认，那不是真的。年轻时，强壮得多的罗迪·哈里斯——他那时是个本科生——在得克萨斯州的一家屠宰场工作了两个夏天，他正是在那儿开始构想出他关于肉的近乎魔幻性质的理论。有时，屠宰场用来放倒牛只的系簧枪装填的火药不足量，或者瞄准得稍微偏离目标。发生上述情况时，牛只看上去就像此刻的邦妮·达尔一样，眼球仿佛在眼窝里浮动，呆滞的面庞上浮现困惑。

“你做了……什么？什么……”

“她为什么没倒下？”埃米莉从面包车敞开的车门内尖声问道。

“安静。”罗迪说道，“她会倒下的。”

但是，邦妮没有倒下，而是跌跌撞撞走向面包车的车尾，伸出手臂获得平衡，大概是要走向外面的马路。罗迪尝试抓住她。她用惊人的力量将他推开。他向后趔趄，被地面上一条突出的边沿绊倒，摔得屁股着地。他的髋部仿佛在嗥叫。他的牙齿打着战，咬到一小截舌头。鲜血流进他的嘴里。在这令人忧虑的时刻，他享受起鲜血的味道，尽管他知道他自己的鲜血对于他没有用。任何鲜血，只要少了肉，对于他就没有用。

“她在逃脱！”埃米莉喊道。

罗迪爱他的妻子，但在那一刻，他也讨厌她。若是红堤大道的另一边有人，而不是只有乱糟糟的矮树丛，那些人会出来瞧瞧这番喧闹的原因。

他手足并用爬起身。邦妮已经转向，离开了面包车和红堤大道。现在她跌跌撞撞地穿过废弃汽修店的门前，一只手沿着锈迹斑斑的卷帘门滑动，防止自己倒下，同时迈着醉鬼一般摇摇摆摆、姿态松弛的大步。她一路走到建筑物的尽头时，他终于能甩出前臂，勒住她的脖子，把她向后猛拉。她依然试图反抗，来回扭动脑袋。她戴的自行车头盔砰砰地撞击他的肩膀。她的一只耳环飞了出去。罗迪太忙而没有注意——正如俗语说的，他的双手都忙得停不下来。她的活力非同寻常。甚至在此刻，罗迪都认为他迫不及待地要品尝她的滋味。

他把女孩向后拖向面包车，累得气喘吁吁，心脏不只是在胸腔内跳动，还在他的脖颈里弹动，在他的脑袋里搏动。

“加油，”他说道，又将女孩的身体翻转过来，“加油，小精灵，加油，加油，加——”

女孩挥击的手肘打中他的颧骨。他的眼前闪现火星。他松开了女孩，但接着——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女孩的膝盖弯曲，她终于倒了下去。他转身对埃米莉说道：“你能帮帮我吗？”

埃米莉稍微起身，疼得一畏缩，又扑通坐了回去：“不行。假如我的后背完全卡住，我只会让事态更糟糕。你得一个人完成这件事。我很遗憾。”

没有我这般遗憾。罗迪心想着，然而另一种选择是遭到拘留，变成新闻头条，接受审判，被新闻有线台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报道，最后锒铛入狱。他双手插到邦妮胳膊下面抓住她，把她拖向斜坡板，他的后背在呻吟，他的髋关节有卡住的危

险。部分的障碍在于她的背包。他拿下背包。背包至少有二十磅重。他把背包递给埃米莉，埃米莉设法接过背包，放在她的膝头上。

“打开背包。”他说，“假如她的手机在包里面，拿出来。你必须……”他没有讲完，因为他需要把这口气留给手头的差事。此外，埃姆知道步骤。眼下，他们得离开这儿，假如有点儿好运气的話，他们会离开这儿。在我们已经经历过的倒霉事之后，假如有人值得交上一些好运，那一定是我们。他心想着。邦妮今晚已经遭逢了更加糟糕的霉运，这一想法从未掠过他的脑海。

埃姆早已从邦妮的手机里取出SIM卡，有效地销毁了卡片。

他把邦妮拉上斜坡板。埃米莉让轮椅倒退，为他腾出空间。她早已拉开背包的拉链，开始在包内翻寻。他想要暂停一下喘口气，但他们已经在这儿逗留太久。实在太久了。他踢了下邦妮的腿，让它们离开车门。如果她神志清醒，这会令她疼痛，然而她并不清醒。

“便条。便条。”

便条在副驾驶座位后面的口袋里，装在一只透明的塑料封套里。这是埃米莉依照邦妮在她短暂受雇期间写下的各种笔记以印刷体字母写出来的。这不是分毫不差的复制，但用印刷体写字不需要那么精准。而且便条内容很简短：我已经受够了。假如自行车被人偷走，便条大概会无关紧要，但尽管那样，假如偷车贼被人抓住，便条就可能很要紧。罗迪把便条贴到自行车的车座上，又用休闲西服外套的袖子擦拭便条，以防万一纸上能提取到指纹（互联网上对纸是否会粘上指纹这一点似乎有分歧）。

他坐进驾驶座，大口喘气，想缓过气来。他按下能缩回斜坡板、关上车门的按钮。他的心脏以疯狂的速度扑通直跳。倘若他心脏病发作，埃米莉能不能驾驶面包车回到山脊路93号，再将它停入车库内的停车位？即便她能做到，那个昏迷不醒的女孩该怎么办？

埃姆将不得不杀了她。他心想着，即使在他当前的状态下一一周身疼痛，心脏超速跳动，脑袋在突突作痛——那么多肉将会浪费的念头还是令他感到一阵惋惜。

现在是晚上8：18。

2021年7月27日

1

“只要看看这个。”阿夫拉姆·韦尔奇说道。他穿着工装短裤（霍莉有好几条这样的短裤），指向他的膝盖。两只膝盖上都有愈合了的S形瘢痕。“双膝关节置换术。2015年8月31日做的手术。我很难忘记那天。那年8月中旬，我最后一次去‘一球击倒’保龄球馆时，凯里在那儿。我去那儿只是为了旁观，我的膝关节到那时情况太糟糕，对于扔保龄球，我甚至连想都不会想。而我下一次去保龄球馆时，凯里就不在那儿了。这对于你有任何帮助吗？”

“绝对有帮助。”霍莉说道，然而她并不知道它是否有帮助，“你在手术后回到保龄球馆是在哪天？”

“那天我也记得。是11月17日，碰上65岁以上锦标赛的第一轮。我那时仍然没法打球，但我过去为金色老年队加油助威。”

“你的记忆力真好。”

他们坐在韦尔奇位于日出湾三楼的产权公寓的起居室里。房间里到处都放置了瓶中船工艺品，韦尔奇告诉过她，制作瓶中船是他的消遣，但是最为显眼的位置上挂着一张装在相框里的相片，相片上是一名45岁左右、面带微笑的女子。女子穿着漂亮的丝绸连衣裙，栗色的头发上盖着蕾丝的披头纱巾，似乎刚刚从教堂里出来。

韦尔奇现在指向相片：“我应该记住。那天的次日，玛丽被诊断出肺癌。她在一年后病逝。你知道吗？她从来都不抽烟。”

听到一个不吸烟的人死于肺癌，这总是让霍莉对于自己的习惯感觉稍微好受些。她想，那使得她成为一个糟糕的人。

“对于你丧妻，我十分难过。”

韦尔奇是一名小个子的男人，大腹便便，双腿却是皮包骨头。他叹息了一声，说：“没有谁能像我这样难过，吉布尼女士，你可以完全相信这句话。我的妻子是我一生的至爱。我俩和已婚人士一样有过争执，但有句老话说得好：‘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俩吵架从没有超过一天。”

“奥尔西娅说，你们都喜欢凯里。我是指金色老年队。”

狒狒（Tribble）是电视剧集《星际迷航》中出现的一种外星物种，外表毛茸茸，以可爱和讨人喜欢为特征。

“人人都喜欢凯里。他是个狒狒^⑤。我推想你不知道我说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

“我知道。我是《星际迷航》的粉丝。”

“好吧，好的，好吧。凯里，你不可能不喜欢他。他有点儿古里古怪，脱离现实，但是待人友善，永远都是欢快的模样。我推想，烟卷在那方面有助益。他爱抽东西，不过抽的不是香烟。正如牙买加人的说法，他抽食一种花蕾。”

“我想，你队伍里的某些成员也可能抽过。”霍莉大胆地说道。

韦尔奇哈哈大笑：“我们是抽过。我记得在某些晚上，我们会去保龄球馆后面，传递两根烟卷，大家轮着抽，抽得嗨起来，大声地笑出来。我们像是回到了高中时期。唯独罗迪是个例外。老头儿‘小球’不介意我们抽，他不是反对烟卷的斗士，有时他甚至跟我们一起，但他不抽烟卷。他不相信烟卷那玩意儿。我们会在外面抽上几口，再回到保龄球馆内，你知道怎么了吗？”

“不知道，发生什么情况？”

休的昵称。

“它让我们表现更好了。尤其是‘夹子’休吉^⑥。他抽嗨时就没有了那种滚向错误一侧的曲线球，也会更常让球撞入中心区域。砰！”他猛然分开双手，模仿球瓶全倒的样子，“不过，罗迪不算在内。这位教授没有吸过有魔力的烟气，表现和过去一模一样，依旧是个只能打到140分的保龄球手。那是不是十分搞笑？”

“确实。”

霍莉离开日出湾公寓时，仅仅获知一件事：阿夫拉姆·韦尔奇也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狒狒。假如结果证明他是“红堤掠夺者”，那么她曾经相信过的一切——包括凭借智识和直觉而相信的东西——都会崩溃。

她的下一站是退休教授，140分水平的保龄球手，也被称作“小球”和“肉先生”的罗德尼·哈里斯。

2

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 1914—1965），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艺批评家。

芭芭拉的手机响起时，她正在阅读兰德尔·贾雷尔^①的一首叫作《球形枪塔射手之死》的诗歌，惊异于它的五行诗文中蕴藏的十足恐惧。目前只有三个人能打通她的电话，因为她的父母在楼下，所以她甚至没有看屏幕。她直接说道：“嘿，J，你要说什么？”

位于纽约州长岛南岸东端的小村庄。

“我说，我周末会待在纽约，但不是纽约市。我的经纪人已经邀请我去蒙托克^②过周末。那是不是很酷？”

“嗯，我不知道。我有一个想法，性爱和生意不能混在一起。”

杰尔姆大笑起来。她从未听过杰尔姆像在他俩最近几次通话中这么轻易且频繁地大笑，她也为他的开心而感到高兴。“小妹，在那点上你可以冷静点儿。玛拉快60岁了，已婚，有儿女和孙子孙女，其中大多数都会在场。这些情况我早已经告诉过你，但你一直在为什么事而迷糊着。你是否记得玛拉姓什么？”

芭芭拉承认她不记得了，不过她确定杰尔姆已经告诉过她。

“罗伯茨。你出了啥事？”

她有片刻保持沉默，只注视着天花板，贴在天花板上的荧光星星在夜里会发光。她9岁时，杰尔姆帮着她贴上了这些星星。

“如果我告诉你，你会保证不会生气吗？我还没有告诉爸妈，但我猜想，一旦我告诉了你，我最好也告诉他们。”

“只要你没有怀孕就行，小妹。”杰尔姆的语气表明，他在开玩笑，同时又没在开玩笑。

这回轮到芭芭拉大笑了：“不是怀孕，但你可以说，我在期待一些东西。”

她把一切都告诉了杰尔姆，一直回溯至她最初因为过于害怕自行接触奥利维娅·金斯伯里，而与埃米莉·哈里斯见面的事。她给他讲述她与老诗人的见面，奥利

维娅如何在没有告诉她的情况下，将她的诗作提交给彭利奖组委会，以及她依然在竞逐奖项的情况。

她讲完一切，等待哥哥的妒忌话语，或是冷淡的祝贺。这两种反应她一样也没得到，并且为她曾经感觉自己必须隐瞒此事而感到羞愧。但是，也许幸好她隐瞒了下来，因为杰尔姆的反应——他喋喋不休，难抑激动地询问她，祝贺她——让她高兴坏了。

“所以就是这件事了！这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情！我的天哪，小芭！我真希望我在你身边，那样我就能紧紧地拥抱你，搂得你掉屎！”

“那会极其恶心。”她一边说，一边擦拭眼睛。心里石头落地的感觉真好，她感觉自己能向上飘起来，碰到贴在天花板上的星星，她又想到她的哥哥是多么好，多么大度。是她忘记了这一点，还是她的脑袋装满了她自己的担心，以致她把这一点拦在了脑袋外面？

“文章怎样？你是不是写完了？”

“写完了。”芭芭拉说道。她心里想着：我当然写完了。他们会读那篇文章，再丢进老爸叫成“圆形档案箱”的废纸篓里。

“好极了，好极了！”

“再给我讲讲那个儿子失踪了的女人。我现在能凝神听了。你知道的，竖起两只耳朵用心听。我之前没用心听。”

他不只给她讲述了薇拉·斯坦曼，还扼要地讲了整个案子。他最后说，霍莉可能已经完全误打误撞地揭露了一名在鹿苑公园靠近红堤大道那侧作案的连环杀手。或是在贝尔学院作案。抑或二者皆有。

戴夫·查普尔（David “Dave” Chappelle, 1973—），美国喜剧演员、编剧。

“我也估摸出一件事，”他说，“它一直让我十分烦恼，但我终于琢磨明白了。你知道的，就像你使劲盯着一张墨渍图看，你突然看出它是耶稣或戴夫·查普尔^注的脸一样。”

“是什么？”

他告诉了她。两人继续聊了一会儿，接着芭芭拉说，她想要告诉爸妈彭利奖的事。

“你告诉他们之前，我需要你为我办一件事。”他说，“下楼去老爸的旧书房，也就是我写书时待的地方，找到橘色的闪存盘。它就放在键盘旁边。你能做到吗？”

“行。”

“插入闪存盘，把标记了PIX的文件夹发给我。P-I-X。玛拉觉得出版商会想要放在书籍中间的图片，他们或许也想要将图片用于宣传营销。”

“用于你的巡回签售。”

“是啊，只是如果新冠不消失的话，很可能会是一场在Zoom和Skype平台上进行的虚拟巡回签售。”

“J，我很高兴帮你做这件事。”

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 1903—1934），美国银行劫匪，被当时的美国调查局冠上“头号公敌”的称号。他在比沃格拉夫戏院看完电影，走出戏院时遭到警察包围，持枪逃窜至附近小巷，被警察击毙。

“其中一张是比沃格拉夫戏院的照片，顶篷广告牌上显示着电影《男人世界》的片名。比沃格拉夫戏院正是约翰·迪林杰^④被枪杀的地方。玛拉认为，这张照片会成为不错的封面。芭芭拉……”

“什么？”

“妹妹，我为你感到十分开心。我爱你。”

芭芭拉说她也爱他后，挂断了电话。她接着哭泣起来。她不记得自己以前有这么开心过。奥利维娅早已告诉过她，开心的诗人通常都是糟糕的诗人，但眼下芭芭拉不在意。

2021年7月2日

邦妮醒来时口渴难耐，还伴着轻微的头痛，但一点儿也没有豪尔赫·卡斯特罗和凯里·德雷斯勒醒来时感受到的宿醉症状。罗迪给豪尔赫和凯里使用一种可注射用的氯胺酮溶液，但对埃伦和皮特改用了烦宁。这不是因为他们经受的类似宿醉的难受反应，他对于那些反应一点儿都不关心，但是尸体样本显示，卡斯特罗和德雷斯勒的胸腔与淋巴结内细胞结构初步受损。谢天谢地，损伤还没有扩大至肝脏，肝脏是器官再生的中枢，但那些受损的淋巴结依然令人担忧。可想而知，淋巴结细胞损伤会污染脂肪，他用那些脂肪来治疗他患关节炎的双手，而埃米莉将那些脂肪用在她左半边屁股和左腿上来舒缓坐骨神经痛。

他们这些牲畜的脑组织有许多用处，心脏和肾脏这类器官也是一样，但肝脏关系最为重大。一旦被充分地唤醒，肝脏就能有意想不到的效用，而小牛的肝脏能唤醒人类的肝脏。毫无疑问，改用人类的肝脏会更加有效，但那会意味着每次要抓两个人，哈里斯夫妇判断那么做会过于危险。小牛的肝脏非常适用，在细胞层面上接近人类肝脏。猪的肝脏甚至更为接近，二者的DNA几乎区分不出来，但猪的肝脏存在朊病毒的风险。风险可以忽略不计，但无论罗德尼还是埃米莉都不想因为朊病毒在他们宝贵的大脑中蚕食出空洞而死去。

邦妮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她知道的是自己口渴又头痛。她知道的另一件事是：她成了囚徒。她身处的囚笼似乎是在某户人家地下室的一端。她难以相信这是在两位哈里斯教授整洁的维多利亚式住宅的地下，但是不相信这一点更加困难。地下室很大，由荧光灯照亮，荧光灯已经被调暗成令人平静的黄色灯光。囚笼前面是光秃秃又干净的水泥地面。再远处有一段楼梯，更远处是一处工作间，有着她报不出名字的机器，然而看起来相当明显的是，它们是用于切割和打磨之类的电动工具。其中最大的机器位于房间最远的一侧，是一个配备一根软管的金属箱体，软管通进一扇小门旁边的墙内。她猜测这是一台用来制暖和空气调节的暖通空调。

邦妮坐起身，按摩太阳穴，试图减轻头痛。她是在一张蒲团上醒过来的，有一样东西掉在了蒲团上，是她的一只耳环。另一只耳环似乎不见了，大概是在搏斗中被撞掉或被扯掉了。确实有过一场搏斗。她的记忆模糊，但她记得自己沿着一座废弃建筑的正立面蹒跚而行，试图尽力保住意识，坚持足够的时间，以便逃离那儿，但罗德尼抓住她，把她拖了回去。

她看着小小的金色三角形耳环——当然不是真金，但也是漂亮的小玩意儿——把它塞到蒲团下面。部分的原因是单只耳环没有用（除非你是个海盗或是一个试图

让自己在单身酒吧里看起来有魅力的男同性恋），但也是因为耳环的三个角很尖锐。它也许派得上用场。

囚笼的角落里有一只便携式马桶，而且像她之前的豪尔赫·卡斯特罗、凯里·德雷斯勒和埃伦·克拉斯洛一样（“臭臭”斯坦曼或许不大明白），她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某人打算让她在这儿待一段时间。她仍然难以相信这个“某人”是罗德尼·哈里斯教授，退休的生物学家和营养学家。比较容易相信的是，埃米莉是他的帮凶……或者，可能性更大的是，她是她的帮凶。因为埃米莉是这对配偶关系中的领头犬，尽管埃姆竭尽全力要与邦妮共事——甚至要成为她的朋友——邦妮却从未完全信任过她。甚至在她短暂的受雇期间，她尝试将一切事都做对，因为她有一种想法：埃米莉不是一个你想要与其发生争执的女人。

邦妮检查了栏杆，是自行焊接的，但牢不可破。囚笼上有一块小键盘——她将侧脸抵住栏杆时能瞥见它——而小键盘上有一块塑料罩子，她无法将罩子弄下来，甚至无法将它弄松。即使她能做到，碰巧输入正确的密码会像押中强力球的全部数字一样概率渺茫。

和这间囚笼之前的居住者一样，她也见到了向下俯视她的摄像头，但是她和前任们不一样，没有朝着摄像头大喊大叫。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到某个时刻，某人会出现。最有可能是哈里斯夫妇中的一位。他们会致歉，说这一切是个可怕的误会吗？不太可能。

邦妮非常害怕。

远处的墙边有一只原本装橘子的板条箱，箱子上有两瓶自流牌饮用水。豪尔赫·卡斯特罗和凯里·德雷斯勒喝到的是达萨尼牌水，但埃米莉坚持要换成自流牌饮用水，因为达萨尼是可口可乐公司拥有的品牌，他们（根据她的说法）在吸干本州北部的地下水。自流牌是本地自有品牌，这使得它们更加政治正确。

邦妮打开一瓶水，喝掉一半，重新旋上瓶盖。接着她掀起便携式马桶的盖子，拉下裤子。她对摄像头什么都做不了，于是她低下头，捂住脸，就像她儿时做一些淘气事的时候那样，推断假如她看不见他们，他们也就看不见她。她如厕完毕，又喝了一些水，然后坐到蒲团上。

她的口渴平息后，她事实上感觉——在眼下的处境下显得很奇怪，但却是真的——精力充沛。她不会极端地说焕然一新，但确实精力充沛，像好好休息过一样。她尝试分析他们为何抓走她，但得不到太大进展。性看来会是最明显的动机，然而他们很老。太老了？也许不是，而假如是他们这般年纪的性欲，那么肯定是一些古里古怪的东西。一些不会善终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是某种实验？一个需要人类实验对象的实验？她在校园内外听说，罗德尼·哈里斯有一些怪诞疯狂的行为——他在课上尖叫着宣传肉是营养的核心支柱，这样的课尽人皆知——但他可能真的像恐怖电影中的疯狂科学家一样精神失常吗？倘若是那样，他的实验室一定在别的地方。她现在看见的地方是那种一位退休老人可能在里面优哉游哉地制作书架或鸟舍——或者囚笼栏杆——的工作间。

邦妮转而考虑起谁可能发觉她失踪了。她的母亲是最有可能的人选，但彭妮不会立刻意识到一些事不对劲——母女俩在经历一次冷战。汤姆·希金斯？忘掉吧，他们已经分手数月，此外，她听说希金斯离开了这儿。凯莎可能会发觉，可是由于暑假和新冠疫情的缘故，图书馆仅仅以最低程度运行，因此凯莎可能只会假定邦妮在休假。天晓得她怎么有那么多病假可以请。或者，凯莎会不会认为邦妮只是决定抛下一切，离开这儿？邦妮讲起过自己想要去西部——年轻的女性，去西部，也许去旧金山或滨海卡梅尔——但那只是十分不切实际的空话，而且凯莎也明白。

她明不明白？

位于地下室楼梯顶端的一扇门开启了。邦妮来到囚笼的栏杆旁。罗德尼·哈里斯走下楼梯。他走得很慢，仿佛他可能骨折一样。通常第一次由埃米莉端托盘，但今天她的坐骨神经痛十分严重，人躺到床上，背部裹上了热敷腰带。腰带不会起到太大作用——它至多是伪医学产品。止痛药——以及它们对大脑突触的不断破坏——更为糟糕。

罗迪把皮特·斯坦曼余下部位的大部分解冻后炖煮了，给妻子烧了一种撒上骨粉的心肺粥。它也许有一点儿用，但作用不会十分大。冰冻又解冻的人肉似乎效力甚微，埃姆真正需要的是新鲜的肝脏。不过那个姓斯坦曼的少年的肝脏在很久以前就被摘除了。存货总是耗尽，他们从牲畜身上获得的益处不像过去那样持久。他还没有对埃米莉说过这些情况，但他确信她知道。虽然她不是一个科学家，可她不是笨蛋。

他在与囚笼保持安全距离的地方停下脚步，单膝跪下，将托盘放到地上。他挺起身时（伴随吃痛的表情——今天早上全身都痛），邦妮看见他右颧骨的位置有一处紫色的瘀青。瘀青已经向上扩散至他的眼睛，向下则几乎扩散至下颚。她一直是个好脾气的姑娘，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出现极其强烈的情绪。她会说，只有她的母亲能真正激怒她，但见到那块瘀青令她暴怒的同时又极度开心。

我打到你了，对吧？她心想着，我狠狠地打中你了。

“怎么了？”她问道。

罗迪一声不吭。埃米莉已经告诉过他，沉默显然是最好的做法，她是对的。你不会和圈栏里的一头阉公牛讲话，你肯定不会和一头阉公牛进行交谈。你为什么会那么做？阉公牛只是食物而已。

“哈里斯教授，我有对你做过什么吗？”

什么都没有。他心想着，走过去拿那柄倚靠在楼梯上的扫把。

邦妮看着托盘。托盘上有一只侧躺着的一次性塑料杯子，杯子里面塞入了一只棕色封袋，也许是某种速食早餐。托盘上的另一样东西是一块生肉。

“那是肝吗？”

没有回答。

扫把是勤杂工使用的那种地刷。他推动托盘，把它通过囚笼底部的一块装在铰链上的翻板推进来。

“我喜欢肝，”邦妮说，“但要配上炸洋葱。我更喜欢烹煮过的肝。”

他没有回答，只是回到楼梯口，把地刷重新倚靠到楼梯上。他开始走楼梯返回。

“教授？”

他转过身看着她，扬起眉毛。

“你那儿有一块相当严重的瘀青。”

他碰了碰瘀青，再次露出吃痛的表情。这也让邦妮开心。

“你知道吗？我真希望我把你该死的疯癫脑袋从你该死的脖子上撞掉。”

他未挫伤的半边脸庞变红了。他看上去即将回应，然而他克制住自己。他走上楼梯，她听见关门声。不，不是关门声，是砸门声。这也令她开心。

她从一次性塑料杯里拔出封袋。是卡恰瓦牌营养粉。她听说过这款产品，但从未尝试过。她想她现在会食用一些。尽管经历这些事，她还是饿了。虽然疯狂，却是真的。她撕掉封袋的上半截，把粉末倒进杯子，从另一瓶水中倒了些水进去。

她用手指搅了搅，心想老疯子至少可以提供一把勺子嘛。她试了试味道，发觉相当好喝。

邦妮喝掉一半，再把一次性塑料杯放到便携式马桶合拢的盖子上。她来到栏杆旁。无论老教授是不是疯子，但他是一个爱整洁到有强迫症的人。水泥地面上没有一丁点儿尘土。扳手从最大到最小依次挂在木钉上。螺丝起子也是这样。三把锯子还是如此——有大号的、中号的和一把小型锯，邦妮相信最后一把是叫锁孔锯。钳子……凿子……一卷卷胶带……以及……

邦妮用手捂住了嘴巴。她一直都很害怕，而现在她战栗发怵。她看到的東西使得她更加看清自身处境的现实：她已经被囚禁起来，像一只被困在笼中的老鼠，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她不会活着离开这儿。

木钉板上挂着的一卷卷胶带旁边，像战利品一般挂着的正是她的自行车头盔和背包。

2021年7月27日

1

霍莉驾驶汽车，沿着山脊路来到一处可以免费泊车两小时的停车区。她摇下车窗，点着一根香烟，接着给哈里斯家打电话。一个男人接起电话。霍莉报出她的姓名和职业，询问她能否顺便到访，提几个问题。

“这是关‘吁’什么？”

“可否再说一遍？”

“我说，这是关于什么事，小姐——？”

霍莉复述了她的姓名，说她对凯里·德雷斯勒感兴趣：“我一直在调查一个案子，德雷斯勒先生的名字在案子中出现。我走访了他工作过的保龄球馆——”

“‘一球击倒’保龄球馆。”他说道，听起来很不耐烦。

“对的。我在试图追查他的下落。肯定和一连串汽车窃案有关。我无法详谈细节，你可以明白，但我想要和他聊一聊。我在保龄球馆里看见了你们保龄球队和德雷斯勒先生的合影，我觉得你可能知道他去了哪里。我已经和克利帕德先生、韦尔奇先生谈过，也因此，既然我就在附近，我——”

“德雷斯勒一直在偷车？”

“我真的不能详细说，哈里斯先生。你是哈里斯先生，对吧？”

“是哈里斯教授。我想你可以过来一趟，但别打算逗留很久。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年轻的德雷斯勒先生，并且我相当忙碌。”

“谢谢你——”

而哈里斯挂断了电话。

2

罗迪放下电话，转身朝向埃米莉。她的坐骨神经痛已经稍微减弱，不再需要轮椅，但她在使用手杖，而她的头发也需要梳理，罗迪冒出一个不厚道的想法：她的模样就像童话故事里的老巫婆。

“她在过来的路上，”他说，“但不是为了姓达尔的姑娘。是为了德雷斯勒。她说，她对德雷斯勒感兴趣。”

“你不相信这番话，对吧？”

“不是很相信，但是有点儿合乎情理。她宣称在调查一连串汽车的事。”他停顿了一下，“是窃案，汽车窃案。可能是那样。我非常怀疑私家侦探是不是一次只调查一桩案子。那样会无利可图。”这个词说对了吗？罗迪判断说法是对的。

“她接到不同的案子，结果涉及两个被我们抓走的人？那会是非常惊人的巧合，难道不是吗？”

“巧合时有发生。为什么调查邦妮·达尔会将吉布森引领到保龄球馆？那个小精灵女孩又不打保龄球。”

“她的名字叫吉布尼。霍莉·吉布尼。或许等她过来时，应该由我和她谈话。”

罗迪摇摇头：“你不认识德雷斯勒。我认识。她想要谈话的对象是我，我会处理好的。”

“你可以吗？”她给他投来探询的眼神，“你刚才说了‘关呀’，而不是‘关于’。你……我不太确定该如何说这件事，我的爱人，但……”

“我出现过口误。是的。我替你说了出来。你以为我没有觉察到吗？我觉察到了，我会把这考虑在内。”他碰了碰她的面颊。

她将手压在他的手上方，微笑起来：“我会从楼上看着。”

“我知道你会的。我爱你，我的玛芬蛋糕。”

“我也爱你。”她说道，慢慢地走向楼梯。她走上楼梯时会更加缓慢，也会疼痛，但她不打算安装楼梯升降椅，就像这条街上那个老婊子家里装的那种。埃姆几乎无法相信奥利维娅仍然活着。她还偷走了那个女孩，那个似乎有一些天赋的女孩。

尤其是对一个黑人而言。对一个黑人女子而言。

埃米莉喜欢“黑人女子”这个词。

3

霍莉登上哈里斯家的门廊，敲响门铃。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打开了屋门，男人下身穿着宽松的直筒牛仔裤，脚穿莫卡辛鞋，上身穿一件胸口位置有贝尔学院标志的马球衫。他的眼睛明亮而睿智，但有点儿深陷于眼窝。他的头发全白了，但远远比不上休·克利帕德可以拿来炫耀的那头繁茂的白发。透过梳理过的头发能窥见他粉红色的头皮。他的一侧面颊上有一小块瘀青。

“吉布尼女士，”他说，“请进起居室。你可以摘下口罩。这儿没有新‘欢’。前提是世上有那种病毒，而我对此表示怀疑。”

“你有没有接种过疫苗？”

他朝她皱起眉头：“我妻子和我遵行健康规程。”

这个回答对于霍莉来说足矣。她解释说她戴着口罩会更加自在。她真希望她也戴上一双抛弃式手套，但她不想现在从口袋里掏出手套。在新冠的话题上，哈里斯显然就像一把固锁待发的手枪，随时准备与人舌战。她可不想引起他的喋喋不休。

“随你便。”

霍莉跟着男人走过门厅，进入一间镶嵌木墙板、由壁灯照亮的大房间。窗帘被拉了起来，遮挡下午三四点时的强烈阳光。中央空调发出沙沙声。某个地方在非常小声地播放轻古典音乐。

“我会是一个糟糕的东道主，不会要求你多坐一会儿，”哈里斯说，“我在给《营养学季刊》上一篇相当愚蠢、研究拙劣的文章写一篇冗长的回应，我不想弄丢我的论证思路。另外，我妻子在经受偏头痛，所以我会要求你放低音量。”

“对不起。”霍莉说道，她即便在发火时，也极少抬高音量。

“此外，我的听力出奇地好。”

那倒是真的。埃姆心想着。她在空置的卧室里，从笔记本电脑上看着他们。壁炉台上的小摆设后面隐藏着一个茶杯大小的摄像头。埃米莉眼下最担心的是罗德尼会说漏什么。他在大多数时候依然思维敏锐，但随着时间渐晚，他有着说错话和变得健忘的倾向。她知道，这种症状叫作日落综合征，在那些患有早期阿尔茨海

默病或失智症的人身上很常见，但她拒绝相信她深爱的男人也是这种情况。然而，一颗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但愿情况不会恶化。

指的是笔名为“萨基”的英国小说家赫克托·休·芒罗（Hector Hugh Munro, 1870—1916）的短篇小说《敞开的窗户》（The Open Window）。

霍莉给哈里斯讲述了汽车窃案的故事，她在过来的路上已经把故事完善了。和萨基的短篇小说里的小姑娘一样，临场虚构是她的专长。她应该一早就对克利帕德和韦尔奇使用这个故事，但是她想得迟了。她明确地计划在她和厄尼·科金斯谈话时用上这个故事，厄尼最让她感兴趣：他仍然打保龄球，仍然结着婚。他的妻子大概没有罹患坐骨神经痛，但还是有可能，存在可能。

4

芭芭拉下楼去了父亲的旧办公室。现在书桌上放着杰尔姆的电脑，电脑两边都堆着稿纸。她估计右边的厚厚一摞是杰尔姆的书稿。她坐下来，将书稿翻到最后一页：359页。杰尔姆写完了整本书。她惊叹了一下，又想到她自己的诗集，那本书或许会达到110页，页面大多数都是空白……前提是书得以出版。奥利维娅向她保证书一定会出版，可芭芭拉仍然觉得难以相信。那些诗不是关于“黑人经历”的，而是关于应对恐惧的。虽然有时二者也许没有多么大的区别。她心想着，发出短促的笑声。

橘色的闪存盘在杰尔姆说它会在的地方。她开启电脑，键入杰尔姆的密码（#shizzle#），等待电脑启动。桌面壁纸是一张杰尔姆和芭芭拉跪在他们的宠物犬奥德尔两旁的照片，奥德尔现在已经去了好狗狗们会去的地方。

她插入闪存盘。闪存盘里面有他的图书草稿，标记了数字1、2和3。有他的信件，还有一个标记了PIX的文件夹。芭芭拉打开文件夹，看到他们臭名昭著的曾祖父的一些照片，他总是衣着光鲜，总是头戴一顶德比帽，且微微向右翘起。象征性的穿着。她心想着。也有一家全黑人夜总会的照片，夜总会里乐队演奏着音乐，衣冠楚楚的顾客跳着吉特巴舞（或者可能是林迪舞）。她发现了那张比沃格拉夫戏院的照片，接着又发现一张约翰·迪林杰躺在停尸台上的照片。哟。霍莉会这么说。芭芭拉关上PIX文件夹，把它拖到一封写给她兄长的电子邮件里，再嗖的一下发送出去。

电脑的左边是一堆便笺，最上面的一张上写着“给玛拉打电话，谈谈宣传”。底下的便笺似乎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芝加哥、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底特律的，每一

张上都有许多关于禁酒时期和大萧条时期那些城市的参考书籍。希望你没有做得过头，J。芭巴拉心想着。

便笺下面是一张从MapQuest网站打印出来的鹿苑公园及周边区域的地图。芭巴拉在好奇之下拿起地图。它和杰尔姆的书毫无关系，和霍莉目前调查的案子大有关系。地图上有三个红点，每个红点下面都有杰尔姆用工整的印刷体写下的文字。

“邦妮·D，2021年7月1日”出现在公园的左侧，与那片被称作“灌木丛”、植被茂密的几英亩土地隔着马路。

代表“埃伦·C，2018年11月”的红点出现在贝尔学院的校园，直接放在纪念学生活动中心（钟楼餐厅的所在地）的上方。芭巴拉和一些朋友有时在使用过雷诺兹图书馆之后会去钟楼餐厅吃汉堡包。身为高中生，她们没有外借图书的特权，但图书馆的参考图书室很不错，计算机房也棒极了。

原文为法语。——编者注

最后一个红点代表了“皮特·S，2018年11月下旬”。芭巴拉也知道这个地点：那儿是攒乳冰激凌店，被高中生认为是低档餐厅^注，却是更年轻的群体特别喜欢的聚集点。

其中一个人本可能是我，她心想着，多亏了上帝的恩典。

她在这儿的差事办完了。她关闭电脑，起身要离开。接着她再次坐下，拿起那张从MapQuest打印出来的地图。桌上有一个装满笔的咖啡杯。她拿起红笔，杰尔姆一定是用它在地图上做标记的。她在山脊路上奥利维娅·金斯伯里的房子对面画下又一个点。因为在她推敲诗歌（她说，那是她的最后一首好诗）的那个晚上，她在那儿看见了他。

她在红点底下用印刷体写上：“豪尔赫·卡斯特罗，2012年10月”。在这么做的时候，她都感觉自己在做傻事。

卡斯特罗大概就是说了句“干死这个愚蠢的英文系”，然后离开了。他还说了句“还要干死埃米莉·哈里斯和她没有成功掩饰的恐同症”。

然而把卡斯特罗添加到杰尔姆的地图上后，她看到一个有趣的，也有一点儿令人不安的细节。红点看起来几乎围绕着公园。确实，邦妮失踪的日期比其他人稍早了些，发生在夏季而不是在秋季，但是，芭巴拉不是在某个地方——也许是在Netflix剧集《心灵猎人》里——看到过，杀人狂在两次杀戮之间等待的时间往往会越来越短吗？就像吸毒成瘾者注射毒品越来越频繁，间隔越来越短？

埃伦·C和彼得·S不符合这个模式——两人失踪的日期很接近。也许是因为凶手没有从其中一人那儿获得他想要的东西？因为他或者她没有完全点亮凶手的“血灯”？

你在让你自己毛骨悚然，芭芭拉心想，你在其实除了阴影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看见了怪物，像切特·翁多夫斯基那样的怪物。

然而，她或许应该把豪尔赫·卡斯特罗相关的情报传过去。她拿起手机要打给霍莉，而手机在她的手里响了。是玛丽·迪尚打来的——奥利维娅因为房颤被送进基内尔纪念医院，这次病情很严重。芭芭拉忘记了给霍莉打电话的事。她匆匆赶下楼，告诉妈妈，她需要用汽车。当母亲塔尼娅询问原因时，芭芭拉说一个朋友入院了，她以后会详细解释。她有些好消息，但那也必须等到这之后再告诉父母。

“是不是有奖学金？你拿到了奖学金？”

“不，是别的事。”

“好吧，亲爱的。”塔尼娅说，“小心驾驶。”这是她的真言。

5

霍莉问罗德尼·哈里斯，他对于凯里·德雷斯勒现在也许在哪儿是否有任何了解。德雷斯勒有没有谈起过离开城市的计划？他是不是有时（这是新构思出的一点儿渲染）像是拥有大笔现金？

“我知道他有嗑药的习惯。”她吐露道，“窃贼常常嗑药。”

“他看起来像一个挺好的伙计。”哈里斯说道。他凝视虚空，额头出现细微的皱纹，就是一个试图记起一些会帮到她的事情的男人的模样：“我和他不算熟识，但我知道他使用毒品。仅仅是烟卷，他是这么说的，但也许有其他毒品……？”

他扬起的眉毛在请求霍莉吐露秘密，然而霍莉仅仅莞尔一笑。

“烟卷当然是一种已知的、使用更强劲物质的引子。”他以自以为是的口吻继续说道，“虽然不是永远如此，但它具有成瘾性，也损害认知发展。它也会引起海马体有害的结构性变化，海马体是‘页’叶的学习和记忆中枢。这是众所周知的。”

楼上的埃姆畏缩了一下。是颞叶啊，亲爱的……而且不要失去自控。拜托了。

吉布尼似乎没有注意到，罗迪仿佛已经听见埃姆的话：“请原谅我的说教，吉布森女士。我现在会停止老调重弹。”

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1905—1976），美国著名商业大亨、电影制片人、飞行员，同时是著名的强迫症患者，对细菌有极强的恐惧。——编者注

霍莉礼貌性地笑了笑。她触摸到口袋里的一只手套，再次希望她能戴上手套。她不想让哈里斯教授认为她是个霍华德·休斯^注一样的强迫症，但是，她触碰的每件东西都可能密布Covid-19病毒或最新的德尔塔变异株的想法不会凭空消失。与此同时，哈里斯继续说着：“过去，球队的一些其他队员会和德雷斯勒一起到保龄球馆后面，按照他们的说法——‘抽烟卷’。一些女人也抽烟卷。”

“热辣女巫队吗？”

哈里斯的蹙痕更深了：“是的，是她们。还有其他人。有人猜测她们喜欢他。但是正如我可能已经说过的，我其实与他不熟识。他挺友好，他有时替补某个负伤的勇士，可以这么说，但我们仅仅是相识。我不知道他的现金状况，恐怕我也不知道他可能去了哪里。”

亲爱的，别再说下去了，埃姆心想着，送她到门口。

罗迪扶起霍莉的手肘，送她到门口：“现在，恐怕我必须回去做我的活计了。”

“我完全理解，”霍莉说，“这至多是希望渺茫的尝试。”她伸手进包里，递给他一张她的名片，小心注意不要触碰到他的手指：“如果你想到任何可能有帮助的信息，请给我打电话。”

他们走到屋门时，埃米莉切换到门厅的摄像头。罗迪问道：“我可否问一下，你打算如何推进调查？”

别问，埃米莉心想着，哦，不要，罗迪。假如你跨出这一步，你可能会掉入陷阱。

然而，那个女人——在埃米莉眼中，她人畜无害，因而不用过于担忧——告诉罗迪，她真的无法细说，并伸出她的手肘。罗迪面带微笑，仿佛在说他必须忍受愚人，用自己的手肘碰了碰她的手肘。

“非常感谢你腾出时间，哈里斯先生。”

“不敢当，吉……女士，可否再问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吉布尼。”

“好好享受今天，吉布尼女士，另外我祝你成功。”

6

霍莉一听见身后的前屋门关上的响声，尽管她仍然在走路，她还是伸手到口袋深处，寻摸她希望自己早点儿戴上的丁腈橡胶手套下面的消毒搓手液。和攢乳冰激凌店外的少年在一起时忘记戴口罩很糟糕，至少他们当时在室外；她和罗德尼·哈里斯的交谈发生在一间房间里，房间的中央空调系统能将那种已经害死她母亲的病毒随风送到各处，包括送进她的鼻腔，进而向下送入她那被香烟烟气污染了的肺脏。

你愚蠢又有疑病症。她心想着，但那是死于该死病毒的母亲的声音。

她摸到了她在寻找的东西——一小瓶Germ-X牌消毒搓手液，并从口袋里掏出来。她往掌心里喷了一点儿，再使劲摩擦双手，心里想到，在她孩提时，酒精的鲜明气味令她害怕，因为它意味着将要打针，而如今它成了令人舒适，带来有条件的安全的气味。

楼上的埃米莉看着这一幕，微笑起来。考虑到她背部和腿部的持续疼痛，这阵子没多少事能逗乐她，但是见到这个胆小的小婊子疯狂地干洗双手？那好好笑。

2021年7月3日

1

哈里斯家最新的“客人”没有吃生肝脏，她尝试定量摄取剩下的饮用水，但最终两个水瓶都空了。她用手指绕着一次性塑料杯刮着，弄到最后一点儿卡恰瓦营养饮料，但那只让她更加口渴。她也好饿。

英美制容量单位。在美国，1盎司合0.02366升。——编者注

邦妮试图记起她上一顿吃了什么食物。金枪鱼鸡蛋三明治，是不是？在钟楼餐厅买的，坐在店外的一张长椅上吃掉的。眼下她会付出任何代价来换回那份三明治，更不用提她在捷特玛特便利店购买的那瓶百事轻怡可乐了。她会一口气喝掉整整十六盎司^①的可乐。只是，现在没有百事轻怡可乐，也没有手机。只有和工具一起挂在墙上的她的头盔和背包（背包看着像是被清空了）。

在那块生肝脏天晓得在室温下放了多少小时之后，它开始在她眼中看起来可口诱人，于是，她钩起囚笼底部的翻板，把托盘推了出去，再用她搭成尖顶的手指给了托盘最后一推，这样托盘会移动到她够不到的地方。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她心想着，吞咽了一下。她能听见喉咙里干燥的咔嚓声，想到那块肝脏一定依然充满液体。她能想象液体顺着她的喉咙流下，平息干渴。她知道盐分只会加剧她的口渴，但这点儿知识没有多少助益。她回到蒲团上，躺下来，但她不断看着那只放有肝脏的盘子。片刻之后，她飘忽地进入一种浅浅的、被噩梦萦绕的假寐状态。

罗德尼·哈里斯终于回来了，她醒过来。他穿着有消防车图案的睡衣裤，披着浴袍，趿拉着拖鞋，于是邦妮错误地假定现在是晚上。她进一步假定现在离他们迷晕和绑架她已经过去了一天。这是她一生中最漫长、最可怕的一天，部分是因为她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在最近二十四小时里只喝了两瓶水和一杯卡恰瓦营养饮料。

“我想要一点儿水，”她说道，努力不用嘶哑的声音说话，“拜托。”

他取过地刷，把托盘通过翻板口推了回去：“吃掉肝脏，你就能有饮用水。”

“它是生的，已经搁了一整天！还有昨晚的一整晚……我猜想。现在是不是7月3日？对吧，对不对？”

他没有回答，却从口袋里拿出一瓶自流牌饮用水，举起来。邦妮不想舔嘴唇，不想令他心满意足，但却不能自己。那块肝脏在室温下搁了一天，看起来像在融化。

“吃掉它。通通吃掉。然后我会给你这瓶水。”

邦妮判定，她猜对了一半。这不是因为性，这是某种怪诞的实验。她早听学院的人讲起过，哈里斯教授对他称为“完美营养平衡”的研究课题有点儿狂热，她把这番话当作惯常的瞎扯——这个教授是怪人，那个教授有强迫症，另一个教授挖鼻屎，TikTok上有一个视频，快去看看，好笑死了——未加理会。现在，她真希望自己把那番话听了进去。他不只是狂热，他是兴高采烈的疯狂。她认为，生吃一块肝脏是她最末位的难题。她得离开这儿。她得逃脱。而那意味着要机智，不要屈服于恐慌。她的性命全靠它了。

这次，她能遏制住自己，不再舔嘴唇。她单膝跪下，把托盘通过翻板口推了回去：“给我拿一块新鲜的肝过来，我会吃掉它。不过，还要有水。为了把它冲下喉咙。”

他看上去像被冒犯了：“我向你保证，这块肝没有……没有……”他拼命地想他打算说什么，下颌左右移动：“没有被微生物败坏。事实上，就像许多其他切割肉类，小牛肝脏放在室温下最好。你从未听说过熟成牛排吗？”

“它在变成灰色！”

“达尔女士，你在惹麻烦。而且，你可没有资格做交易。”

邦妮抓住脑袋，仿佛头很痛一样。因为饥饿和口渴，她的脑袋确实在痛。更不用提恐惧了。“我在努力做些妥协，就是这样。你做这些事有某种理由，我猜测——”

“我当然有理由！”他抬高音量喊道。

“——我同意做你想要的事，但我决不吃那块肝脏。我决不会！”

他转过身，跺脚走上楼梯，中途只停下一次，回过头怒视了她一眼。

邦妮吞咽了一下，听到喉咙里干燥的咔嚓声。我听起来像一只蟋蟀，她心想着，一只死于干渴的蟋蟀。

埃米莉在厨房里。她因为疼痛而愁眉苦脸，看起来像她的岁数一样苍老。实际上，是比她的岁数更加苍老。罗迪感到震惊。因为在为了延缓衰老而做了这一切之后，他们竟然还是衰老到了这种程度！他们的特别膳食——具有那么多延年益寿的精华——会这么快失效，这不公平。卡斯特罗和德雷斯勒之间隔了三年，德雷斯勒和姓斯坦曼的少年之间隔了三年（有些出入）。现在他们抓了邦妮·达尔，不仅相隔时间少于三年，而且老年的症状（他认为它们是症状）已经缓缓滋生了数月之久。

“她在吃了吗？”

“没有。她说，假如我给她一块新鲜的肝，她会吃。当然，我们有新鲜的肝，在那个叫查斯卢姆的女孩之后，手头多准备一块肝像是审慎的做法——”

“是克拉斯洛，克拉斯洛！”埃姆用唠叨的声音纠正他，这完全不像她……至少是不像在只有他们两个人、她又没有经受剧痛时的她，“把它给她！我忍受不了这种疼痛了！”

“只要等再久一些，”他安慰道，“我想要她更加口渴。口渴让牲畜顺从。”他突然快活起来：“她也许还是会吃那块肝。她把托盘通过口子推了出来，而我注意到，这次她把托盘留在她拿得到的地方。”

埃米莉一直都站着，但现在她露着畏缩的表情，伴着喘息坐下来。她脖子上的颈阔肌皱纹凸显。“好的。假如必须那么做，那就那么做。”她迟疑后说道，“罗迪，我们的这种饮食是不是真的有用？它不会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幻想吧？它是不是某种作用于我们的头脑，而不是作用于我们身体的心身治疗？”

“你的偏头痛停止时，那是不是心身作用？”

“不……至少我认为不是——”

“还有你的坐骨神经痛！你的关节炎……以及我的关节炎！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他举起双手，指节肿胀，他只有十分努力才能伸直手指，“你以为我喜欢搜寻一些我熟谙的词吗？或者走进我的办公室，意识到我不知道我为了什么而进来？你已经亲眼见过结果！”

“过去能持续更久，”埃米莉小声说道，“我就说了这层意思而已。假如她今晚吃了肝脏……此刻放在地下室的那块肝脏或者电冰箱里的那块肝脏……那么明天动手？”

罗迪知道，等待四十八小时会更加好，而在摘取之前等待九十六小时最佳，但达尔家的女孩很年轻，她身上肝脏的觉醒应该很快就會发生，随着她年轻健康的心脏的每一下跳动，生命攸关的营养物质被加速送往她身体的每个部分。他们从姓斯坦曼的少年身上知道了这一点。

此外，他无法忍受再看到妻子受苦。

“明天晚上，”他说道，“假定她吃下肝脏。”

“假定。”埃米莉说道。她想到了那个冥顽不灵的婊子。那个冥顽不灵的严格素食者婊子。

在长年相伴后，罗迪能读懂妻子的心思：“她不像那个黑人女孩。她差不多答应吃肝脏了，假如我给她饮用水——”

“差不多。”埃姆说道，叹息了一声。

罗迪似乎没有听见她的话。他茫然地凝视着远处，她越来越担心他的这种样子。他就像被人拔掉了插头一样。最后他说道：“但我必须小心。她没有提很多问题。事实上，她几乎没有提任何问题。就像查斯洛一样。她没有求饶，没有尖叫。这也像查斯洛。这次若是出现失误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就别失误。”埃米莉说，她握住丈夫的手，“我全靠你了。还有，那个女孩叫克拉斯洛。”

他对她露出微笑：“亲爱的，我们今年不会庆祝7月4日独立日，但在6号……”他的微笑变得灿烂：“在6号那天，我们享用盛宴。”

3

那天晚上10点钟，在协助埃米莉走上楼梯后，罗迪回到地下室。此刻她躺在床上，晚上大部分时间里，她都干躺着，感受着疼痛，最终浅睡上一两小时，这点儿睡眠可无法令人满足。那还是最好的情况。他让自己放心，她对圣餐的怀疑不是出于理性思考，而是她的疼痛引起的，然而这仍然令他不安。

他已经从视频中看到，达尔还是不接受第一块肝脏，他现在手里拿着一个盘子，盘子上放着那块额外准备的肝脏。他希望他们有更多时间，这既是为了让她身体里的营养物质觉醒，也是因为对俘虏的要求做出让步的做法不好，但埃米莉无法长久等待下去。很快，她就会坚持让他带她去看医生，获得止痛药，而那些止痛药是装在瓶子里的死神。

他放下盘子，让达尔把冲泡卡恰瓦的一次性塑料杯推出来。达尔这么做了，没有问为什么。按照他的看法，她真的太像那个叫切斯利的女人。她具有一种警惕的特质，他不喜欢，也不会信任。

他从浴袍口袋里拿出一瓶自流牌饮用水，倒了一些——不多——到杯子里。接着，他拿过地刷，开始把杯子向她推去。他必须小心谨慎，才不会把杯子推倒。他最不想发生的是这出小小的荒诞喜剧变成一场滑稽剧。她提起翻板，伸出手：“教授，把它直接递给我。”

他在犯错的最明确征兆是，他差一点儿就那么做了。接着，他咯咯笑起来，说：“我想还是不必了。”

当杯子离得足够近后，她抓过杯子，喝起来。只吞了两口，水就没了。

“吃掉肝脏，我会给你剩下的水。拒绝的话，你到明晚之前不会再见到我。”这是虚张声势的恫吓，但达尔不知道。

“你承诺你会给我剩下的水？”

“苍天做证。前提是你不呕吐。假如你在我离开后呕吐到便携式马桶里，埃姆会看见的。那么我们会有麻烦。”

“教授，我早已深陷麻烦。难道你不同意？”

她越来越让他担忧，也有点儿让他害怕。很可笑，但确实是这样。他没有回答，而是用扫把将肝脏推进去。达尔没有犹豫。她拿起肝脏，牙齿深深地咬进生肝脏，撕下一口。她咀嚼起来。

他心醉神迷地看着她下唇上的小滴血液。7月5日那天，他会将那双嘴唇在原色面粉里滚一滚，在小煎锅里用油煎，或许会配上蘑菇和洋葱。嘴唇是极好的胶原蛋白来源，而她的嘴唇会对他的膝关节和肘关节，甚至对嘎吱嘎吱响的下颌创造奇迹。最后，这个令人烦恼的姑娘将会值得他们大费周折。她将会献出她的一些青春。

她又咬了一口，咀嚼，吞咽。“不太坏，”她说，“不知怎的，它有着比炒肝更加厚实的味道。你喜欢看着我吃吗，白痴？”

罗迪没有回答，但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不会离开这儿，对吧？说什么我决不会告诉别人这种话毫无用处，对不对？”

罗迪对此做好了准备。他惊讶地睁大双眼：“你当然会离开这儿。这是一个政府研究项目。会有一些测试，当然，你将来得签署一份保密表格，而一旦你完成——”

在美国文化中，“出售布鲁克林大桥”是一个尽人皆知的骗局。美国著名骗子乔治·C·帕克（George C. Parker）多次将布鲁克林大桥“出售”给无知的受害者。

他的话语被她既幽默又歇斯底里的笑声打断：“我想，要是我相信这些鬼话，你一定有一座大桥想要卖给我^②，位于布鲁克林，轻度使用，状况良好。我只要你等我吃完这玩意儿，把该死的水给我。”

终于，她的声音颤抖起来，她的眼中闪现泪光。罗迪倍感释怀。

“遵守你的承诺。”

2021年7月27日

1

霍莉回到可以免费泊车两小时的停车区，找到之前的停车位，把车门敞开，双脚踩在硬路面上，抽起香烟。她想到，她采取预防新冠的所有正确措施，却接着用这种致癌的毒气充满她的双肺，这是极其有悖常理的做法。

我必须停止吸烟，她心想着，我真得戒烟。只是不是今天。

金色老年保龄球队大概是个空屁。她现在难以记起她为什么曾以为它会将调查引向什么线索。是不是仅仅因为凯里·德雷斯勒也去那家邦妮经常光顾的捷特玛特便利店？好吧，德雷斯勒也不见了，留下他的轻便摩托车，但那些是十分薄弱的关联。在她看来，罗迪·哈里斯不大可能是“红堤掠夺者”（假如实际上存在这么一个人）的人选。她不知道哈里斯的妻子是否患有坐骨神经痛和偏头痛——也许有可能查明真相，然而霍莉不认为这是优先事项——但十分明显的是，哈里斯本人有病。他把“关于”说成“关吁”，把“新冠”说成“新欢”，把“颞叶”说成“页叶”，还忘了她的名字。还有他两次突然停下，皱起眉头注视虚空的样子。那不一定意味着他在遭受初期阿尔茨海默病，不过他的年纪对得上。另外……

“那正是阿尔茨海默病在亨利舅舅身上开始时的样子。”她说道。

但是，既然她已经开始依次查访金色老年队，她最好还是做完这件差事。她将香烟在便携式烟灰盒里掐灭，开车驶往收费公路。厄尼·科金斯住在厄普里弗，离这儿仅相隔四个出口。开车过去很快便能到达。但既然亨利舅舅已经跃入她的脑海，她就停不了地想起他。她上一次探视亨利舅舅是在何时？春季，是不是？是的。去年4月，在夏洛特生病之前，母亲不断唠叨让她去探视舅舅——利用内疚操控她那么做。

原文为拉丁语。——编者注

霍莉到达厄普里弗出口，减慢车速，又改变了主意，继续往北驶向科文顿，那儿既是她母亲的住宅所在地，也是罗林山老年人照护中心所在地，亨利舅舅目前在那儿生活（假如你把那种日子称为“生活”的话）。罗林山也是金色老年保龄球队另一位队员居住的地方，所以她能一箭双雕。当然，维克托·安德森也许并不比她的舅舅思维健全^②多少——据休·克利帕德所说，安德森遭受了中风，假如

他在长期照护机构内，他的身体大概没有康复。不过，霍莉可以把他从名单上画掉，明天精神饱满时再与厄尼·科金斯聊一聊。此外，在收费公路上开车令她心境平和，当霍莉进入宁静的精神状态时，她有时会想起一些事。

但是，整件事开始感觉像是一次白费力气的搜寻。

在驶往她三晚前住过的同一家戴斯酒店的四小时车程里，她的手机亮了三次。她没有接电话，尽管她的汽车配备了蓝牙。第一通电话来自杰尔姆。第二通电话来自皮特·亨特利。第三通电话来自彭妮·达尔，她无疑是想要获知最新进展。她也应该获知最新进展。

2

等到霍莉抵达科文顿时，她的肚子咕咕叫起来。她驶入一家汉堡王得来速餐厅，当轮到她点单时，她没有丝毫迟疑地一口气点好单。在所有的连锁快餐厅，她都有最爱的食物组合。在汉堡王，永远是一份鳕鱼三明治、一个好时巧克力派和一杯可乐。当她快到付款窗口时，她伸手到左侧口袋摸一个带表情符号的手套，但只找到那瓶Germ-X消毒搓手液。她从中控台抓起一张纸巾，隔着纸巾递上钱并拿回找零。窗口的女孩给了她一个同情的眼神。霍莉在右侧口袋里发现一个手套，就把手套戴上，刚好及时驾车到第二个窗口，取走她点的餐食。她不知道不见了的手套遭遇了什么，也不关心。后备厢里有一整盒手套，是芭芭拉·鲁滨逊赠送的。

她在汽车旅馆登记入住，当她意识到自己再一次没带行李住到旅馆时，她只得嘲笑了一下自己。她可以再去一趟达乐折扣店，但还是决定不去了，并告诉自己，即便她接连两天穿相同的内衣裤，证券市场也不会崩溃。今晚去老年人照护中心也没有意义——探视时间在晚上7点钟结束了。

她慢慢地进食，享用鳕鱼三明治，更惬意地享用好时巧克力派。她有时心想，当你感觉困惑，拿不准接下来做什么时，没什么东西比得上空有热量、没有营养的快餐食品。

哦，你完全明白接下来要做什么。她心想着，打电话给彭妮·达尔。彭妮问她，她是否取得了任何进展。

“我不知道。”霍莉说。这千真万确，正如亨利舅舅过去常说的，是上帝的真理。

“你要么取得了进展，要么没有取得进展！”

霍莉不想告诉彭妮，她的女儿也许已经成了一位连环杀手最近的谋害对象。也许会到那一步——霍莉在心里深信不疑，事情会发展到那一步——但是在她仍然不确定时，告诉彭妮那些事会太过残忍。

“我会给你一份完整的报告，但我想要你再给我二十四小时。你对此没意见吧？”

“不，我很有意见！假如你已经查明什么，我有权知道。老天哪，我在付钱给你！”

霍莉说：“那么让我用另一种讲法，彭妮，你能接受吗？”

“我应该炒你鱿鱼。”彭妮抱怨道。

“那是你的权利。”霍莉说，“但是我仍然会需要用二十四小时的时间来准备一份结案报告。我在追查两件事。”

“带来希望的事？”

“我吃不准。”她想要说出一些更有盼头的话，却说不出口。

电话对面沉默不语。接着彭妮说道：“我期望在明晚9点时收到你的回音，否则我会炒了你。”

“挺公平。只是，眼下我没有——”

她想要以“准备好”结束这句话，而彭妮在她说完之前就挂断了电话。

3

接下来，霍莉给杰尔姆打了电话。她甚至还没能说声“你好”，杰尔姆就问她有没有和芭芭拉谈过话。

“没有——我该和她谈话吗？”

“嗯，她有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但我想让她来告诉你。剧透一下，她也在写作，碰巧在竞逐一个有大笔奖金的文学奖项。两万五千美元的奖金。”

“你在和我开玩笑吗？”

“没有。你别告诉我爸妈。她也许还没有告诉他俩。但这不是我打电话来的原因。我终于琢磨出来那辆面包车的什么地方在一直困扰我。就是便利店监控视频里的那辆面包车。”

“是什么？”

“车身太高了。它不像那种怪兽卡车车底离地好高，但还是显而易见——比正常车辆高出两三英尺。我在网上查过，只有为残障人士定制的面包车是那样：底盘被提升，从而为轮椅斜坡板留出空间。”

4

芝加哥乐团（Chicago）于1967年成立于芝加哥，他们有一首代表曲就叫《每天感觉更强壮》（Feelin' Stronger Every Day）。

霍莉在制冰机旁抽着香烟给皮特打电话。皮特对于面包车已经得出和杰尔姆一样的结论，只是他称呼那种汽车为“瘸子车”。霍莉畏缩了一下，谢过他，又询问他的身体怎样。皮特说，他像芝加哥乐团的那首歌曲^①中的男子，每天都感觉更强壮。她的脑海掠过^②一个念头：皮特是在试图说服他自己。

她按灭香烟，坐到楼梯上思考起来。现在她有一件几乎确凿的事可以在明天晚上告诉彭妮：看起来，邦妮被某个假装残疾的人掳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也许所有受害人都是被那样掳走的。或许，凶手不只是在假扮？霍莉想到伊玛妮说过的一些话：可怜的老太太看上去像在忍受疼痛。她说她没有疼痛，但我一看就晓得是坐骨神经痛。

她现在希望自己之前能考虑到埃米莉·哈里斯。她应该在学院核实一下，看看是否有人知晓埃米莉的身体状况。她明天和厄尼·科金斯谈话时，一定要好好看一下他的妻子。

她回到客房，躺到床上，打电话给芭芭拉。她的电话直接被转接到语音信箱。霍莉请求芭芭拉在10点半之前回电话。每晚10点半时，霍莉就会关闭手机，念诵晚祷文，再睡觉。接着，她给杰尔姆回电话：“我没法联系到芭芭拉，我的好奇心快要了我的命。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这真的是芭芭拉的好消息，霍莉……”

“拜托，拜托啦！要我的嘴巴再甜一些吗？要来点儿香草糖吗？”

“好吧，但是前提条件是你答应，当芭布告诉你时，你要装出惊讶的样子。”

“我答应。”

于是杰尔姆告诉了霍莉，芭芭拉长期以来一直在秘密地写诗，又是如何结识奥利维娅·金斯伯里——

“奥利维娅·金斯伯里？”霍莉惊呼道，直直地坐起身，“我的妈呀！”

“我想，你认识她。”

“我不认识她本人，但我的天哪，杰尔姆，她是美国最了不起的诗人之一！我惊讶于芭芭拉能鼓起勇气接触她，但是芭芭拉干得好！”

“芭布从来都不缺胆量。”

“我是个青少年时，曾尝试自行写诗，我读了我能搜罗到的所有金斯伯里的作品！我之前都不知道她还在世！”

“差不多一百岁了，芭布说的。总之，这位金斯伯里看了芭芭拉的诗作，同意指导她。我不知道指导进行了多久，而最后的结果是芭布被鼓动竞逐这个奖项，叫彭沃斯或其他——”

“彭利奖。”霍莉说道。她大为吃惊，也为她的朋友感到高兴，芭芭拉完成了这些事，还设法将它保守为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

“对的，这名字听起来才对。但是别费力气问我一直在做些什么，霍莉贝莉，包括我的十万美元稿费，等等。更不必说我将蒙托克度过的激动人心的周末。你不会想听到那场斯皮尔伯格可能现身的派对，或者任何那类老掉牙的无聊事。”

霍莉当然想知道，两人差不多聊了半小时。杰尔姆给她讲述了他在巧言石酒吧享用的午餐，亲手递过来的预付金支票，关于他著作的发布和营销计划的讨论，还有一次可能的《美国历史评论》杂志采访，这一前景让杰尔姆兴奋不已，也让他恐惧不已。

当他们聊完杰尔姆口中所称的“杰尔姆的绝妙纽约冒险”时，杰尔姆让霍莉告诉他案子的最新进展。霍莉这么做了，在最后坦白她对保龄球队的调查大概是进入死胡同了，也回不了头。杰尔姆表示不同意。

“小霍，这是有充分根据的调查方向。德雷斯勒在那儿工作过。他被凶手盯上了。我觉得，所有受害人都被盯上了。不，我确信是那样。”

“也许吧，”霍莉说，“但我怀疑这是不是由一名老年保龄球爱好者干出的。我明天要见的那个人实际上是个中风病人。我猜想，我之前在希望他们中的某一位在保护一名更年轻的亲属或朋友。保护，或是在协助犯罪。”

实情是，她仍然在希望是那样。她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之后她就需要给委托人报告最新进展，她想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发现可以告诉彭妮。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她想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发现可以告诉她自己。

5

霍莉和杰尔姆通电话时，芭芭拉·鲁滨逊和玛丽·迪尚一起坐在基内尔纪念医院的一间等候室里。她们在等着知晓医生是否已经能控制住奥利维娅的心搏。她们也在等待——尽管她们中谁也没有说出口——知晓老诗人是否还活着。

芭芭拉给家里打了电话，她的父亲接了电话。她告诉吉姆，她在医院里，在等着获得一位老年朋友的消息。是一位非常老迈的朋友，名叫奥利维娅·金斯伯里。这是坏消息，但也有好消息。她让父亲致电杰尔姆，他会解释一切，但现在她和奥利维娅的看护预计随时会听到医生对于奥利维娅病情的介绍。

“你还好吗，宝贝女儿？”吉姆问道。

答案是不好，然而她说了自己挺好。吉姆问她何时会回家。芭芭拉说她不知道，再次重复说她挺好，然后挂断电话。为了消磨时间，她查了自己的语音信箱。她有一条来自霍莉的语音留言，不过她还不想和她的朋友说话。她甚至不想和老爸说话。她在尝试集中她的所有灵力，让奥利维娅活下去。这确实很愚蠢，但是谁晓得有没有用？天地之间真有许多神异之物，超出大多数人类的认知，哈姆雷特在这点上说对了。芭芭拉早已亲眼见过其中的一些。

她还收到一条霍莉发来的短信，她回复了这条短信，发出一条两个字的简短回复，恰在此时，奥利维娅的医生进来，走向她们。芭芭拉和玛丽看了一眼医生的脸庞，就知道是坏消息了。

6

芭芭拉读霍莉的短信，发出简短回复的时候，埃米莉·哈里斯站在卧室窗户前俯视山脊路。罗迪进来时，她转过身面对丈夫，穿过房间（脚步缓慢却稳定，只有一点点蹒跚），给了他一个拥抱。

“某人感觉身体好些了。”罗迪说。

她笑了笑：“一点点地慢慢好起来，亲爱的。一点点地慢慢好起来。那个女侦探看起来完全没给人好感，对吧？她戴着口罩，还提那些大惊小怪的问题。”

“是啊。”

“但我们必须注意点儿她。我倾向于认为你是对的，她可能是在为不同的委托人，不同的案子分别调查德雷斯勒和达尔，但我仍然觉得难以相信。假如她来这儿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达尔家的女孩，而她没有这么说，那么是因为她有所怀疑。”

他们一起走到窗户前，望着外面夜间的街道。罗德尼·哈里斯心想着，假如他们已经做了的事情——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曝光，他们会被打上疯子的污名。他几十载建立起的学术声誉会毁于一旦。

埃米莉是两人伙伴关系中远远更务实的成员，她仍然在想着邦妮·达尔。另一件事在啃啮她，但她忽略了它。

“叫吉布尼的女人能查出什么？不多。也许什么都查不出。达尔在圣诞节后为我做了一些文书工作，不过仅仅干了很短的时间，而且我支付的是现金。出于那个原因，我要求她对此事保守秘密，并提醒她，这是未申报的收入。”

“还有在圣诞节前，”罗迪说，“作为一个……你知道的……”

“作为一个小精灵，是的。为了派对。但至少要有十二个小精灵，通通用现金支付酬劳，他们也被禁止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讲述此事。”

罗迪哼着鼻子说：“你还不不如叫风别吹了。”

埃姆承认，这话不假，年轻人什么事情都会发帖，包括他们私密部位的照片在内，但她知道邦妮·达尔从未发帖说过她当圣诞小精灵的工作，在脸书、照片墙或她的推特中都没有提及。埃米莉早已检查过，而且不仅仅是这样：“她知道很快会有一份文书工作，她不想失去那份工作。”

“她可能已经告诉她母亲。”

这回轮到埃姆打了个响鼻：“绝对不会，她认为母亲是个多管闲事的婊子，而男朋友已成为不相干的人。那个姓吉布尼的女人不知道我们与达尔家女孩的关系——短暂的关系。至少她今天下午不知道。你看见她对触碰你有多么害怕吗？真是胆小如鼠！”埃米莉哈哈大笑，接着露出吃痛的表情，抓住她的腰背部。

“可怜的甜心，”罗德尼说，“吃点儿新鲜的冰激凌来对付你的疼痛怎样？”

她对丈夫露出感激的微笑：“那样就太好了。罗迪，你是不是仍然有‘一号家伙’？”

“是的。”

“拿上它。只为以防万一。别忘记！”这几天，他忘记了好多事。

“我会拿上它，我也不会忘记。你是不是仍然有‘二号家伙’？”

“是的。”她亲吻了他，“现在帮我脱掉睡衣。”

7

比尔·霍奇斯有次告诉霍莉，案子就像一颗蛋。

这是在他的生命临近终点时，那时他忍受着剧痛，用着许多药物。他一般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他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骨子里永远都是个警察——但是当他用了吗啡变嗨时，他往往会用隐喻来说话。霍莉坐在他的床边，小心地聆听着。她想要比尔能教给她的一切。所有的一切。

“大多数案子都脆弱易碎，就像蛋脆弱易碎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多数犯罪分子都是笨蛋。涉及做龌龊的脏事时，就连那些聪明的家伙也成了笨蛋。否则，他们起初就不会犯罪。所以，你对待一桩案子要像对待蛋一样。要磕出裂缝，敲开蛋壳，将蛋液倒入平底锅，加入一些黄油。接着，你就给自己炒出一份美味的蛋饼。”

当戴斯酒店客房内的霍莉跪倒在床边，念诵祷文时，她的案子开始出现裂缝。

2021年7月4日

1

罗德尼·哈里斯是家里的主厨，这点挺好，因为艾米莉依然在承受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当他让艾米莉按照从一到十的通用疼痛量表给疼痛评分时，她告诉他，目前达到十二的疼痛等级。她的模样也像是这样：眼睛深陷，颧骨上的皮肤被拉伸得紧绷，以致闪现光泽。他嘱咐她坚持下去，他们目前的俘虏昨晚把肝脏全吃完了，成功消化，没有呕吐出来。他说，艾米莉的疼痛缓解剂很快就会有了。

今晚，哈里斯主厨在烹制著名的蒜香黄油小羊排。配菜会是新鲜豆角缀以培根碎。香味棒极了，他确定那个姓达尔的姑娘闻到了香味，因为地下室的门开着，他还在台面上放了一台风扇，让风从铸铁煎锅的上方吹过，小羊排正在煎锅里煊着。

他走向电冰箱，取出那瓶百事轻怡可乐，它是邦妮最后购买的东西。可乐凉凉的。他带着可乐走下楼梯，走得很慢，手握住扶手。他的髋关节不像可怜的埃姆的坐骨神经痛得那么严重，但它们也够要人命了。况且他的平衡感不复从前。他想，原因也许出在中耳的轻微萎缩。很快，那也会好转起来。

达尔站在囚笼的栏杆旁。她的金发缠结在一起，已经失去大部分光泽。她的面容憔悴苍白。“你在哪儿？”她嘶哑地问道，仿佛她是主人，而他是男管家，“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一整天！”

罗迪认为，她的后半句话毫无意义——她一整天会在别的什么地方吗？——但他笑了笑：“我一直相当忙碌。在给一篇愚蠢的文章写回应。”

他总是在给愚蠢的文章写回应，这总是像在朝虚空开枪。然而，除了迎着困难干下去，还能做些什么？无论如何，他怀疑邦妮·达尔此时此刻对于他的问题是否有兴趣。这是可以理解的。天晓得她在那块肝脏之前的上一顿是何时吃的。她既饥饿，又非常渴。他可以告诉她，她的麻烦很快就会结束，然而他怀疑这是否会安慰到她。

“晚餐快准备好了。这次不是肝脏，而是——”

“羊肉。”她说，“我闻得出来，气味快把我逼疯了。我想，你想要我闻到味道。假如你打算杀害我，你为何不干脆动手，停止这番折磨？”

罗迪想说“腭”（palate），却说成了“调色板”（palette）。

“折磨你不是我的意图。”此话不假。他不关心她受没受到折磨。老天在上，她是牲畜而已。“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平息你的干渴，清洁你的调色板^注，我会给你拿来一些比生肝脏美味得多的东西。”

他会拿来才怪。达尔应该要带着纯净的肝脏和空荡荡的胃死去。他放下那瓶百事轻怡可乐，小心地用地刷推动瓶子，让它从囚笼底部的翻板口滚进去。她弯下身，抓起瓶子，怀着贪婪和狐疑看着它。

“仍然像从店里买来时一样密封着。”罗迪说，“你自己看看。我本会给你拿来含糖的可乐——你知道的，为了能量——但我们这座房子里不存放汽水。”

邦妮旋开瓶盖，弄断密封条，畅饮起来。她没有注意到将插入皮下注射针留下的微小洞眼密封住的胶水点，她喝掉这瓶十六盎司的饮料瓶内的过半可乐后，才停下来看着他：“尝起来不对。”

“全喝掉。然后我会给你拿来小羊排和豆角——”

她把瓶子穿过栏杆扔了出去，没有扔中他，相差了几英寸远。即便只有半瓶满，瓶子本来会给他留下一块像她早已予以他的瘀青那种程度的瘀伤。

“瓶子里有什么？你给我喝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她除了昨天的一磅肝脏，什么都没有吃，今天什么都没有喝。尽管这大剂量的烦宁是以饮用而不是注射的形式进入她体内，它还是迅速地起效了。在她咒骂了仅仅三分钟惊人的污言秽语之后，她的膝盖开始弯曲。她扶住栏杆，支撑住自己，手臂上可观的肌肉鼓起。

“为什么？”她勉力问道，“为什么？”

“因为我爱我的妻子。”他暂停一下，补充道，“当然也爱我自己。我爱我自己。好梦，邦妮。”

她终于瘫倒下来。或者说看起来是这样。对于这一位，谨小慎微会是审慎的做法——毕竟，她很年轻，而他很老。

给她一些时间。

楼上的卧室里，侧躺的埃米莉蜷缩着，一条腿——有着发炎的坐骨神经的那条腿——弯向肚子，另一条腿伸长着。这是唯一能让她的疼痛减轻一点点的姿势。

“她昏过去了。”罗德尼说。

“你确定吗？你一定要非常确定才行！”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皮下注射针：“我打算加点儿这个。万无一失好过遗憾。”

“但是别糟蹋了她！”埃米莉向他伸出手，“别糟蹋了肉！别糟蹋了她的肝脏！我需要它，罗迪！我需要它！”

“我知道，”他说，“坚强点儿，我的爱人。现在不会很久了。”

3

罗迪走下地下室楼梯，听见震天响的难听鼾声。他判断这不是某个佯装睡着的人的鼾声。然而，必须多加小心。他把地刷的手柄推进翻板口，戳了戳她。没有反应。再用力地戳。仍然没有反应。他弯下身，一只手拿着皮下注射器，另一只手伸进翻板口。他捏住她的手指，把她的手拉出来。她抓住他的手腕……但力道很弱。接着，她的手指放松下来。

对于这一位绝不能冒险。他心想着，往她的手腕注射了药剂。只注射了注射器里的一半药剂。接着他等待起来。

五分钟后，他键入囚笼门的密码，心想如果她在被注射两剂镇静剂后还能反抗，那么她一定是超人。他还想要埃米莉持枪站在一旁，但她目前没能力走下地下室楼梯。装台电梯会很好，但他们从没有讨论过此事。他们要如何向工人解释地下室一头的囚笼？或者，如何解释木材削片机？

没问题的。邦妮·达尔不是超人——她不省人事。罗迪攥住她的手臂，拉着她穿过地下室，到达工具墙旁边的小门。隔壁的房间里，一个五十加仑容量的塑料袋从木材削片机的喷射软管末端无力地垂落下来。房间中央有一张手术台。这儿有更多的工具，不过这些是实验和外科手术的工具。

这个操作——手术前的操作，可以这么说——的最后步骤最为困难：将不省人事的年轻女子弄到手术台上。罗迪设法抬起她一百四十磅重的躯体，害得背部嘎吱响，髋部仿佛在尖叫。在一个令人惧怕的瞬间，他以为自己即将让她掉下去。接着，他想起埃姆，埃姆躺在夫妇俩的床上，一条腿伸直，面庞上显现难以忍受的痛楚，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将达尔滚上手术台。她差点儿就从手术台另一边摔下

去，真那样的话，会是一个可怕的玩笑。他一只手抓住她的头发，另一只手抓住她的大腿，把她拉了回来。她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沙哑的呻吟和一个可能是“妈妈”的单词。他想起，他们到最后有多常叫唤他们的母亲，即使他们的母亲是个坏妈妈。姓斯坦曼的少年肯定叫了。尽管都是因为他们没明白埃伦·克拉斯洛多么疯狂地信守愚蠢的严格素食饮食，姓斯坦曼的少年才变得必不可少。

罗迪弯下身，气喘吁吁，并希望他不会出现问题。我们应该在这儿装一台楼梯升降椅。他心想着。这句话属实，但他们没法向电梯的安装师傅解释牲畜笼，当然也没法向楼梯升降椅的安装师傅解释。等他的心跳最终慢下来后，他固定住她的手腕和脚踝。接着，他布置好盛放器官的盘子，拿来一把手术刀，开始切开她的衣服。

2021年7月27日

1

宇宙给霍莉扔下又一条绳索时，霍莉正在祷告中告诉上帝她依然想念比尔·霍奇斯。

她的手机开始播放铃声的旋律。她没有认出电话号码，差点儿就要拒绝来电，心想着会是一个来自印度的家伙想要她延长汽车保修或是提供一种不能错过的新冠疗法，然而她在办一个案子——追查案子——于是她接起电话，准备等推销词一开始就按下挂断键。

“你好？是霍莉吗？霍莉·吉布尼？”

“是我。你是哪位？”

“兰迪？”好像他不完全拿得准他自己的身份一样，“兰迪·霍尔斯特滕？你曾前来询问汤姆，还有他的女友，那个邦妮，记得吗？”

“没错。”

“你告诉我，假如我有记起任何事，就打你电话，记得吗？”

霍莉不认为兰迪喝醉了，但她猜测他已经喝过一点儿：“我记得。你有吗？”

“我有什么？”

耐心。她心想着，说：“有没有想起任何事，兰迪。”

“有的，不过它大概不意味着什么。我那时在派对上，记得吗？新年前夜的派对，我喝得十分醉——”

“你是这么说的。”

“我那时在厨房，因为啤酒放在那儿，邦妮走出来，我们稍微聊了会儿。我认为她没完全喝醉，但她喝过一些，走路折来折去，假如你懂我的意思的话。聊天中主要是我在讲话，我喝醉时总是话很多，她主要在听我说。我想，她走出来也许是为了避开汤姆，我是不是告诉过你这些事？”

“你说过了。”

“不过邦妮说了一件事，我记起来了。我俩在星巴克聊天时，我没想起来，可我随后记起来了。我差点儿就没打电话给你，但我随后想想，管他呢。”

“是什么事？”

“我问她，圣诞假期里她做了啥，她说她当了回小精灵。我问是咋回事。她说，我是一个圣诞小精灵。这不意味着什么，对吧？”

霍莉想到了电影《帝国反击战》：“不，意味着什么的，每件事都是。”

《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中的重要人物，说话时喜欢使用倒装的句式，就像霍莉说的“意味着什么的，每件事都是”。《帝国反击战》（The Empire Strikes Back）是该系列的第二部电影。——编者注

兰迪大笑起来：“尤达大师^注！真漂亮！你真行，霍莉。嘿，假如你什么时候想要出来，吃个汉堡包，喝点儿啤酒——”

霍莉谢过他，说她会考虑的，然后从通话中抽身。她无意识地结束了祷告。

一个小精灵。她说她是一个圣诞小精灵。这大概并不重要，但正如尤达大师可能还会说的：很有趣，这件事。

彭妮也许知道邦妮在说些什么，但是霍莉不想再和彭妮说话，直到她不得不这么做为止。既然她现在完全清醒，她想要的是抽一根香烟。她穿好衣服，下楼去制冰机那儿。她在路上产生了一个点子。她点着香烟后，在联络人中查找到莱凯莎·斯通的号码，拨打过去。

“假如这又是教堂捐赠推销——”

“不是的。我是霍莉·吉布尼，凯莎。我能快速问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行，假如这会帮你找到邦妮的话。我的意思是，你还没找到她，对吧？”

比以往更加确信邦妮不在人世的霍莉说道：“还没有。她有没有跟你说过任何关于……这大概会听起来有点儿荒唐……圣诞小精灵的事？”

凯莎笑出声来：“这一点儿也不荒唐，姐妹。她是当过圣诞小精灵。前提是圣诞老人手下的小精灵打扮得像圣诞老人，有白胡子和红帽子。但她那时是穿上了小

精灵鞋，是可爱的绿色鞋子，鞋尖卷曲。她说，鞋子是她在善意旧货店买到的。你为何会问这个？”

“不是在购物中心里扮作圣诞小精灵吗？圣诞时的事情？”

“不，是为了一场圣诞派对。由于新冠疫情，派对是在Zoom平台上进行的，但小精灵——我不知道除了邦妮还有多少人，也许有十来个——拿着点心和六罐装的啤酒到派对参加者的家里。可能其中一些人收到的是香槟。教职人员，你懂的——他们要摆点儿身为教师的姿态。”

霍莉能感觉到一股暖流在从她的脊椎底部沿着后背向上到达颈背处。虽然依然没有一点儿真正的线索，但她很少有比现在更强烈的直觉。

“这是谁办的派对，你知道吗？”

“两个老年的退休教授。男的是生命科学系的，女的是英文系的。哈里斯夫妇。”

2

霍莉又点了根香烟，绕着戴斯酒店的停车场走着，沉浸在她自己的思考中，没有费神收起上一根香烟的烟蒂。她仅仅踩了下烟蒂，就继续低头走着，额头挤出深深的皱纹。她难以跟上自己的猜测，不得不提醒自己它们仅是猜测而已。比尔说过，案子是如何像一颗蛋。他也讲起过蓝色雪佛兰综合征：一旦你买下一辆蓝色雪佛兰，你在哪儿都能看见蓝色雪佛兰。

猜测，她不断地告诉自己，同时又点了一根香烟，不是事实，只是猜测。那倒是真的。

然而——

凯里·德雷斯勒在“一球击倒”保龄球馆工作；罗迪·哈里斯，也叫“小球”，在“一球击倒”保龄球馆打球。不仅如此，凯里有时还在罗迪的队伍里打球。圣诞节，邦妮·达尔为哈里斯夫妇工作过，尽管——慢慢来，姑娘！——那仅仅是一晚上的工作。至于埃伦·克拉斯洛……

她打回给凯莎：“又是我。假如你在准备上床睡觉的话，很抱歉打扰你。”

凯莎哈哈笑道：“我没有，我想要在房里头安静时读书到深夜。有什么事，小野猫？”

“你知道邦妮和哈里斯夫妇是否有任何进一步的联系？我是指圣诞派对的事情之后。”

“事实上，有的。今年年初，邦妮为女哈里斯教授工作过一段时间，负责写感谢信和整理她的联络人信息。就是那样的差事。她也给哈里斯教授演示一些电脑操作，不过她认为女教授懂一点儿电脑，比她佯装的样子懂得多。”凯莎迟疑了一下，“她说，也许老太太对她怀有一点儿色欲。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只是在试图追查她的联络人，弄清她从2020年年底到她失踪之时做了些什么。”霍莉说。这仅仅是与事实相近的说法。“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不是关于邦妮，而是关于你提到的另一个女人埃伦·克拉斯洛。”

“行。”

“你说，你们一伙人过去会在钟楼餐厅与她聊天，但你是不是说了她还在生命科学楼里工作？”

“是的。生命科学楼毗邻学生活动中心。这点重要吗？”

“大概不重要。”但是也可能重要。罗德尼·哈里斯兴许在生命科学楼里仍然有一间办公室。高校教授从不真正退休，不是吗？即便他现在没有办公室，在埃伦失踪的时候，他也可能有一间。

3

霍莉的香烟抽完了，但旅馆附近有一家7-11便利店。她沿着便道走向便利店时，她的手机再次亮起。这回是塔尼娅·鲁滨逊打来的。霍莉打了声招呼，坐到便利店外面的长椅上。露水已经落下，害得她长裤的臀部位位置沾湿了。通常，这会让她十分心烦，因为她没有另一条可替换的长裤。现在，她几乎没有留意到这一点。

“我想要告诉你一下芭芭拉的最新情况。”塔尼娅说。

霍莉坐直身体：“她好吗？”

“她挺好。她有没有告诉你她的好消息？我心想着，她今天有这么多事要忙活，都抽不出时间。”

霍莉简短地停顿了一下，而假如塔尼娅知道了，说她知道大概也无妨：“她没有告诉我，但杰尔姆告诉我了。非常棒。在诗歌圈，彭利奖是个相当重磅的奖

项。”

塔尼娅笑出声：“现在我家里有两位作家了！让人难以置信。我自己的祖父几乎不识字。至于吉姆的祖父……嗯，你知道他的情况。”

霍莉确实知道。臭名昭著的芝加哥黑帮大佬奥尔顿·鲁滨逊，杰尔姆快要出版的著作的写作对象。

“芭芭拉一直在和一位名叫奥利维娅·金斯伯里的本地诗人见面——”

“我知道她是谁。”霍莉说。她没有费工夫告诉塔尼娅，金斯伯里远远不止是一位本地诗人：“杰尔姆说她一直在指导芭芭拉。”

“到现在有好几个月了，我今天才第一次获知此事。我推想，芭芭拉觉得，假如她说出来，她会被指责模仿她的哥哥。这太荒谬了，但芭芭拉就是那样的人。总之，她们两个人已经变得非常亲近，今天金斯伯里女士不得不去了医院。是房颤。你知道那是什么病吗？”

“知道。太糟糕了，但是到她的年纪，身体都不太行了。奥利维娅·金斯伯里快满一百岁了。”

“医生把她的病情稳定下来，不过可怜的老人有癌症——她患癌有好几年了，芭芭拉说的，可现在癌扩散到了她的双肺和大脑。芭芭拉说了更多话，但我难以听清楚，因为她一直在哭。”

“我十分难过。”

芭芭拉的另一个昵称。

“她让我给她的所有朋友打电话。她会和金斯伯里女士的看护一起回到老太太家，看护和芭比^①一样伤心欲绝。两人会在那儿度过今晚，我猜想明天她们会带金斯伯里女士回家。老太太告诉她们，她不想在医院里断气，我也能理解。”

“芭芭拉表现得非常成熟。”霍莉说。

“她是个好女孩。一个负责任的女孩。”现在塔尼娅自己也轻轻哭起来，“本周余下的日子和周末的时间，她都计划待在那边，但也许撑不到那么久。芭芭拉说，金斯伯里女士清楚地表明，假如房颤再次出现，她不想回到医院。”

“明白。”霍莉想到了她孤零零地死在医院里的母亲，“请向芭芭拉转达我的爱意。至于彭利奖——祝贺她进入了短名单的短名单。”

“我会的，霍莉，但我觉得她眼下一点儿也不关心奖项。我提出要过去，而芭芭拉说不用。我想，她和玛丽——这是看护的名字——想要和金斯伯里女士待在一起，不受外人打扰。金斯伯里女士似乎没有任何亲人了。她的所有亲人都早她一步走了。”

4

塔尼娅这通电话的言外之意是，在芭芭拉的朋友及导师金斯伯里的弥留之际，芭芭拉要照料她，霍莉会联系不上芭芭拉。然而，当霍莉工装裤口袋里装着两包刚买的香烟，回到自己房间后，她不管怎样还是打给了芭芭拉。电话直接转接到了语音信箱。她说塔尼娅告知了她最新情况，假如芭芭拉需要任何东西，她只消打个电话。霍莉还说了她很遗憾，好消息之后紧接着发生了坏事。

“我爱你。”霍莉最后说道。

她脱去外衣，用手指和一点儿旅馆的香皂刷牙（喽），上床睡觉。她仰躺着，向上注视着一片阒黑。她的头脑不愿关机，她害怕自己避免不了一个无眠之夜。她记起她的包底部有几片啵啵响的褪黑素，就用一小口水送服了一片。接着，她查看手机上的短信。

今晚只收到一条短信，是芭芭拉发来的。只有两个字。霍莉坐在床上，反复读着短信。那股暖流再次沿着她的脊椎向上流动。她附上了凯里·德雷斯勒与金色老年保龄球队的合影然后发给芭芭拉的那条短信很简短：你记不记得这个男人？

芭芭拉的回复——根据时间戳判断，几乎肯定是从基内尔医院发来的——甚至更为简短：哪个？

2021年7月5日

1

“我相信，今晚你将能够协助我。”罗迪走进卧室并说道。

埃米莉露出一个饱受疼痛的笑容，露出牙齿。他给她拿来的汉堡包——按照她喜欢的做法，夹了生肉饼——仍然放在床头柜上。她只咬了一口。“我想，今晚我甚至连下床都无法办到，更不用说协助你了。你得一个人来干。这种疼痛……难以置信。”

他手里端着一只托盘，托盘上盖着一块餐巾。现在他掀起餐巾，向她出示一只高脚杯，杯子里装有夹杂着殷红细丝的猪油状白色物质。杯子旁边有一只勺子。

“我一直留着它。”

这不是真的。事实是，他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他在电冰箱里翻寻一包斯托弗牌主菜（他想要以此为午餐）时发现了它。他十分小心地用烤箱加热了这份板油布丁。用微波炉加热会杀灭大部分的营养物质，这是一条已知的事实。难怪这么多美国人如此不健康——微波加热的烹饪方式应该被法律禁止。

埃米莉深陷的眼睛因为贪婪而变得明亮。她伸出一只手：“把它给我！你应该在昨天就把它给我，你这个残酷的家伙！”

“昨天我不需要你。今晚我需要你。一半内服，一半外用。埃姆，你知道步骤。一半和一半。”

他把高脚杯和勺子递给她。皮特·斯坦曼不是一个格外肥胖的小孩，但在提炼他时得到的东西简直是可食用的黄金。他的妻子开始快速地吃起来——从高脚杯中狼吞虎咽，罗迪心想着。一点儿含有少许毛发一样的肌腱丝的脂肪从她的下巴滚下来。罗迪敏捷地舀起脂肪，塞回她的嘴里。

他在她全吃完之前，从她手上夺回高脚杯。他差点儿将杯子掉到地上——那会是一场天大的悲剧——但是他抢在高脚杯滚下床，在地板上摔得粉碎之前救下了杯子。“翻身。我会提起你的睡衣。”

“我能办到。”她确实掀起了睡衣，露出皱巴巴的大腿和皮包骨头的臀部。

“好些了吗？”

“我想……是的，好些了。哦，天哪，就是这儿。”

他从高脚杯里揩掉每一点儿脂肪，涂抹揉按。很快，随着脂肪渗入皮肤，安抚红肿的神经，让它重新休眠，脂肪带来的光泽也几乎消失。

不，不是休眠，他想，仅仅是打个瞌睡。真正的缓解会在之后开始，全靠姑娘的肝脏。然后是富有营养的汤、炖菜、肉排和炸肉饼。

他月牙状的指甲缝里有一丁点儿白色脂肪。他又舔又啃，弄得干干净净，再把妻子的睡衣重新拉下来：“现在好好休息。如果你能睡着，那么睡吧。为今晚做好准备。”

他亲吻在妻子汗湿、凹陷的太阳穴上。

2

那天晚上11点前不久，邦妮·达尔醒来，发觉自己赤身裸体地躺在一张台子上，台子在一间照得很亮堂的小房间里。她的手腕和脚踝被固定住。罗德尼·哈里斯和埃米莉·哈里斯在看着她。两人都戴着长度到手肘的长手套，披着长长的橡胶围裙。

“躲猫猫，”罗迪说，“我看见你啦。”

邦妮的脑袋仍然迷糊。她简直能相信这是一场梦，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噩梦，但却知道这不是噩梦。她抬起头。她的头感觉像混凝土空心砖一样沉，但她还是努力抬起头。她看见他们已经用记号笔在她身上画了许多记号。就像是一种怪异的地图。

“到头来你们还是要强暴我？”她的嘴巴很干。她说出的话很沙哑。

“不，亲爱的。”埃米莉说道。她的脸庞是如此苍白，面颊凹陷得如此厉害，以至比一个骷髅头好不到哪儿去，她的头发一簇簇地垂落下来，围住脸庞。她的眼睛闪着光，嘴巴由于疼痛而蜷曲：“我们将会吃了你。”

邦妮尖叫起来。

2021年7月28日

1

黎明前的时刻，埃米莉站在卧室窗户前，向外望着山脊路，路上空空荡荡，只有一地的月光。在她身后，罗德尼在张着嘴巴睡觉，呼吸时发出聒噪的鼾声。鼾声有点儿恼人，但埃米莉还是羡慕丈夫能睡得这么香。她在3点15分时就醒来了，今晚她不会再有睡眠。因为她知道什么事在令她烦恼。

吉布尼刚打电话来讲出那个胡说八道的故事，说德雷斯勒被怀疑偷窃汽车时，她就应该知道这是谎言。这太明显了。她为什么没有看透？一开始，她寻思自己是不是开始神志失常了，就像罗德尼一样失智。（在这个清晨的时刻，她能够承认那是事实。）但她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她的思维一如既往地敏锐。只是，一些事是如此之重大，该死的如此明显，以至你忽略了它们。就像有一件丑陋的、特大尺寸的家具，可你看习惯了，行走时只会绕过它。直到你迎面撞上家具，你才发觉它的存在。

或者，直到你做一个梦，梦见某个坚持严格素食的黑人婊子。

而且我知道的，埃姆心想，我一定早已察觉。我告诉他，不同的案子最终涉及两个被我们抓走的人，那会是非常惊人的巧合。他满不在乎，说巧合时有发生，而我接受了他的说法。

接受了他的说法！上帝啊，多么愚蠢！

她没有一次记起——至少那时没有——吉布尼已经使用Lauren Bacall Fan这个化名向她在推特上找到的克拉斯洛们发出问询。埃姆猜想，达尔和德雷斯勒真可能是个巧合。但达尔、德雷斯勒和克拉斯洛？

不。

埃米莉转身离开窗户，慢步走进浴室，一只手按在抽动的下背部。她踮起脚站着（这样很痛！），手摸到药柜的上层，找到一只积着灰尘、没有标签的棕色药瓶。药瓶里有两颗绿色药丸。假如这两颗药丸派上了用场，它们就是两人最后的出路。埃姆仍然能希望它们不会被用上。她返回卧室，低头看着她张着嘴打鼾的丈夫。她心想：他看起来是如此苍老。

她躺下来，将棕色小药瓶放到她的枕头底下。等到早上，她会告诉丈夫她现在获知的情况——她本应该在更早就弄明白。眼下，让老头子睡觉吧。

埃米莉仰躺下来，向上凝视着黑暗。

2

褪黑素起了作用。霍莉醒来时感觉像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女人。她沐浴后穿好衣服，再查看手机。她昨晚把手机设置为勿扰模式，她见到自己接到一通皮特·亨特利在凌晨1点15分打来的电话。有一条语音留言，但不是皮特留下的，是皮特的女儿用皮特的手机打来的。

“嘿，霍莉，我是肖娜。老爸进医院了。他复阳了。该死的新冠不愿放他走。”

他说，他每天都感觉更强壮，霍莉心想着，就像芝加哥乐团的那首歌曲。

“他试图拎一袋垃圾扔下垃圾滑槽，然后在过道晕倒了。洛思罗普太太发现了他，拨打911电话。我整晚都陪着父亲。他没有心脏病发作，没有用上该死的呼吸机，这要感谢老天。他今天早上看起来好了一些，但我猜想他可能是那些见鬼的长新冠患者中的一员。医院将会做一些检验，再打发他回家。医院急需病房。这个该死的病毒到处都是。你最好照顾好你自——”语音留言到此结束。

霍莉想要把手机扔到房间另一头。正如肖娜·亨特利可能会说的，这是开启该死的一天的一种该死的糟糕方式。她记起保龄球馆的奥尔西娅·哈弗蒂谈起伪造的流感，并带着鄙视看着霍莉递出的手肘。她说：无意冒犯，但我不做碰肘礼。霍莉不希望那个女人住进医院，一只氧气面罩固定在她挂着“否认新冠”表情的肥胖脸庞上，但——她实际上就是那么希望的。

3

霍莉开车去汉堡王得来速餐厅买早餐，她戴上一双新手套，在一个窗口付了钱，在下一个窗口拿到餐食。她在旅馆客房里吃完早餐，退房，然后出发去罗林山老年人照护中心。她到那儿时还太早，不到探视时间，于是她停好车，打开车门，抽了一根香烟。她发短信给芭芭拉，询问她回复“哪个”是什么意思。她没有得到答复，也没有期望得到答复，其实也不需要答复。芭布一定是认出了罗德尼·哈里斯和凯里·德雷斯勒。霍莉非常好奇，芭芭拉是怎么认识哈里斯教授的。她明确知晓的一件事是，芭芭拉出现在哈里斯近旁的念头让她心神不宁。

她用谷歌搜索罗德尼·哈里斯教授，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教授较为年轻时的照片，那时的他一头黑发，只有一些细纹和皱纹。她用谷歌搜索埃米莉·哈里斯教授，得到另一波信息，证实了凯莎说的事。邦妮认识埃米莉·哈里斯。事实上，她为埃米莉·哈里斯工作过。

罗德尼认识凯里·德雷斯勒，他没有和凯里一起抽烟卷，但在金色老年队需要一名替补时，和凯里一起打过保龄球。

罗德尼可能早就认识埃伦·克拉斯洛。实际上，他可能早就和她闲聊过——两人在同一座楼里工作，根据凯莎·斯通的说法，埃伦不抵触与人聊天。

她再次给芭芭拉发短信，这次说得更加明确：你认出的是不是罗德尼·哈里斯？你见过他？我知道你很忙，但是当你能腾出空时，请让我知晓你的回答。

她查看手表，见到现在是上午9点钟。探视时间已经正式开始了。她没有期待从维克托·安德森口中获知任何新信息（假如她能问到什么东西的话），她也清楚知道她不会从亨利舅舅口中获知任何东西，但她现在到了这儿，所以最好还是继续下去。她到10点钟时就能结束探视，问候一下皮特，再上路返回城市。她会中途停下来和厄尼·科金斯聊一聊吗？可能会，不过她倾向于不那么做。

所有的迹象都指向哈里斯夫妇。

4

霍莉走向前台，说明她想要探视谁。前台值班的女人叫诺曼太太，在电脑上查了查，打了一通短暂的电话。她说，亨利·西罗伊斯眼下正在接受海绵擦浴和剪头发，维克托·安德森在阳光房里，尽管他思维敏捷，意识清楚，但要听懂他的话十分困难。假如霍莉愿意稍等一会儿，安德森的妻子通常在探视时间开始后不久便会到这儿，而且她能完全理解丈夫的话。

“伊芙琳是个珍宝。”诺曼太太说。

霍莉答应等一下安德森的妻子，因为她有了一个点子。这大概是个坏点子，但却是她想到的唯一一个点子。她的合伙人在医院，杰尔姆在纽约，芭芭拉忙于照料她气息奄奄的朋友。即便不是这样，霍莉也不会请求芭芭拉帮忙。在切特·翁多夫斯基的事情之后，她不会这么做。

她启动iPad，在房地产数据平台Zillow和谷歌街景上查看了山脊路93号（Zillow平台对房产的估价为一百七十万美元）的图片。她已经见过这座房子，现在她想

要看一眼车库，然而她却失望了。私人车道突然从街景中消失，她只能看见房子的屋顶。放大图片没有用。太糟糕了。

一名苗条的女人走进来——白色休闲裤、白色低帮运动鞋，白发剪成时髦的小精灵短发发型——并走向诺曼太太。她们说了话，诺曼太太指向霍莉坐的位置。霍莉站起身，介绍自己的身份，递出手肘。安德森太太（伊芙琳）轻拍手肘，询问她能帮什么忙。

“我想要问你的丈夫若干问题。非常少的问题，假如这不会让他劳累的话。我在调查某个人的失踪事件，那人过去在‘一球击倒’保龄球馆工作，名叫凯里·德雷斯勒。我知道安德森先生有时和他一起打保龄球。诺曼太太说你能……
嗯……”

原文为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一种日耳曼语，源自中古德语，现为部分德国犹太人所使用。——编者注

“翻译？”安德森太太面带微笑地说，“是的，我能翻译。我从未碰见过德雷斯勒先生，但我知道他是谁。威克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保龄球手，一个好人，称他是一个高洁的人^①。”她把嗓音压低成耳语：“我想，他们有时会溜到保龄球馆后面抽烟卷。”

“我已经听说了。”霍莉也耳语道。

“你是不是怀疑……哎呀……谋杀？”伊芙琳口罩下的脸庞仍然带着微笑。

正是那么怀疑的霍莉说，她只是在尝试查明他去了哪里。

“好吧，快来，”伊芙琳·安德森高兴地说道，“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帮到你，但他的头脑一如既往地清楚，见到一张新面孔会对他有好处。”

5

Mayberry R. F. D.，1968年至1971年播出的美国电视剧系列。——编者注

阳光房里，一些老人在自己吃晚早餐，或是由其他人喂给他们吃。大屏幕电视机上在播放一集《梅伯里乡村免费邮递》^②，不时响起咯咯的罐头笑声。维克托·安德森坐在一辆背对电视机的轮椅里，这样他能望见外面的草坪。有一个男人坐在一辆骑乘式割草机上刈草。霍莉看到，安德森实际上像是两个人拼成的，从肩膀到腰部壮实得像个码头装卸工，有着宽阔的肩膀和厚实的胸膛。他腰部以下是

一双细长的腿，双腿到尽头是一双赤足，脚上有湿疹引起的疹斑。安德森戴着N95口罩，但口罩向下拉到了脖颈位置。

伊芙琳说：“嘿，帅哥，想要约会吗？”

他环视四周，霍莉看见他的半侧脸向下耷拉着，像压力下的面部歪扭，露出了左侧的牙齿。他右半边脸试图挤出微笑。他说道：“嘿……美吕。”

伊芙琳拂乱他铁灰色的头发，亲吻在他的面颊上：“我给你带来一个伴儿。这位女士是霍莉·吉布尼。她想要问你一些关于你的保龄球生涯的问题。可以吗？”

他的脑袋向下一动，这可能是在点头，然后说了一些探问的话。

“他想要知道是关于什么事。”

“凯里·德雷斯勒，”霍莉说，“你记得他吗？”

安德森说了一些话，用扭曲变形的右手做起手势，左手纹丝不动地搁在轮椅的扶手上，掌心向上。

“他说，他能听见你的话，他不是聋子。”

霍莉红了脸：“对不起。”

“没关系。我会拉上他的口罩，但那样我也会理解不了他的话。他已经接种过疫苗。这儿每个人都接种过。”她压低声音，“这里有一名护士和一名护理员拒绝接种，他们已经被解雇了。”

霍莉轻叩她的上臂：“我也接种过。”

“你记得德雷斯勒先生，对吧，维克？你称他为高洁的人。”

原文为意第绪语。——编者注

李·J·科布（Lee J. Cobb，1911—1976），美国演员，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提名。

“嗯^①。”安德森赞同道，再次露出半边脸的微笑。霍莉心想，曾经——不太久之前——他一定看起来像电影《码头风云》或《十二怒汉》中的李·J·科布^②，英俊又健硕。

电视剧《梅伯里乡村免费邮递》中的一个角色。

“抱歉，我离开一下。”伊芙琳说完离开了他们。电视上，碧阿姨刚说了一些滑稽的话，罐头笑声疯狂地爆发出来。

霍莉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所以你觉得凯里，安德森先生？”

“是啊。”

“你记得罗德尼·哈里斯，对吧？”

“噢的！‘笑球’！噢儿！”

伊芙琳回来，手里拿着一小瓶丝塔芙护肤液：“他说是的。我不知道‘笑球’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霍莉说，“‘小球’，对吧？”

安德森的脑袋又抽动式地点了头：“‘笑球’，对惹！”

他的妻子再次亲吻了他，这次亲吻在太阳穴上，接着她跪下来，开始揉搽乳液到丈夫有鳞屑的脚上。这一幕洋溢着一种平淡的和睦友善，让霍莉觉得高兴又想要哭泣。“回答吉布尼女士的问题，威克，然后我们会好好地待一会儿。你想要喝点儿酸奶吗？”

“噢儿！”

“安德森先生，我真的好奇的是哈里斯教授和凯里的熟悉程度。我猜想不是非常熟，对吧？”

安德森那半侧仍然能活动的脸庞做出咀嚼的动作，仿佛是试图唤醒另外半边脸。接着他说起来。霍莉只能听懂一些单词和短语，但伊芙琳听懂了一切。

“他在说，罗迪和凯里是好伙伴。”

“噢，伙伴！”安德森赞同道，接着说下去。伊芙琳一边听，一边继续把乳液揉搽到丈夫的脚上。她两次露出微笑，一次大笑出声，霍莉发觉她的大笑声比电视里的罐头笑声自然得多。

“教授不会和其他人去外面抽烟卷，但有时在比赛后他会给凯里买一杯啤酒。威克说，教授鼓励凯里谈论自己，因为——”

“因为没有其他人做过这种事。”霍莉说道。她明白了这一部分。她对威克说道：“让我来确认一下我理解得没错，之后我会让你去吃酸奶。你会说，他俩是好朋友？”

安德森抽动脑袋，以此代表点头：“是啊。”

“他俩是不是在保龄球馆一起喝啤酒？在保龄拉洛或不知叫什么名字的餐厅里？”

“隔噢，埃利。”

“在保龄球馆隔壁的内莉餐厅。”伊芙琳说道，盖好护肤液的瓶盖，“你需要问其他的事吗，吉布尼女士？这阵子他很容易疲劳。”

“霍莉。”一位跪下来往丈夫脚上揉搽乳液的女性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直呼她的名字。“请叫我霍莉。没有了，就这些。”

“你为什么对哈里斯教授感兴趣？”伊芙琳问道……然后微微皱起鼻子。这只是一个小动作，但霍莉瞧见了。

“你认识他吗？”

“其实不算认识，但在锦标赛结束后，总会在某人的家里办一场餐会。你懂的，就像一场庆祝，无论是赢还是输。威克所在的队伍以输掉居多。”

安德森发出仿佛生疏了的咯咯笑声，脑袋抽动了一下代表点头。

“总之，当轮到我们家办餐会时，我们在家里的后院搞烧烤，教授基本上接管了烧烤架。他说……真的这么说了……说我做肉饼的方式全错了。烹饪令营养物质流失，或者之类的话。我对此客气地回应，让他接管烧烤架，可我认为，他那么做是非常粗鲁的。还有……”

“生！”安德森插嘴道。他的咧嘴笑显得可怕却又迷人：“瓣-生！”

“没错，”伊芙琳说，“烤出来是半生的。我吃不下我那份。你为什么对哈里斯教授这么感兴趣？我以为你在调查凯里。”

霍莉佯装出最困惑的表情：“是的，但我一直认为，假如我和足够多的保龄球队成员交谈过，我会发现一条线索，我能捡起线索，循着它调查。我早已和韦尔奇先生、克利帕德先生聊过。”

“哇噢。”安德森说，“老好夹休！”

“老好人‘夹子’休吉。”伊芙琳心不在焉地说道。

“是的，我知道这个外号。威克，哈里斯教授是否驾驶一辆面包车？”

安德森思考起来，再次做起咀嚼的动作。他随后说道：“帕鲁。”

“亲爱的，这句我没听明白。”伊芙琳说。

霍莉听懂了：“他说是一辆斯巴鲁。”

6

她在前台告诉诺曼太太，她很快就会回来看她的舅舅，但她忘了一样东西在汽车里。这是一句谎言。她想要的是一根香烟，而且她需要思考。

她以惯常的姿势抽烟——驾驶座旁的车门敞开，低头，脚踩在硬路面上——赶在回到里面探视亨利舅舅之前吸入游离态的尼古丁。亨利舅舅不知怎的没有感染新冠，继续苟活在一个必定茫然的暮年世界里。或者，甚至连茫然状态都不复存在。亨利舅舅仍然偶尔出现短暂的有意识期，然而这些有意识期已经相隔得越来越远。他的脑子曾经是如此擅长记忆姓名、数字和地址——更不用提瞒住他的外甥女钱的事——如今像基本载波一样，偶尔发出一声“哔”。

她很高兴她过来见威克·安德森，部分的原因是她见到夫妻之间长相厮守、相濡以沫的感情而振奋和高兴，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映照出罗德尼·哈里斯身上可疑的一面，并引起她的强烈兴趣。他驾驶一辆斯巴鲁，而不是残障人士专用面包车——这不太让人惊讶，因为他显然不是残障人士——但是在霍莉眼中，他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可能在为“红堤掠夺者”打掩护的人，或是在协助“红堤掠夺者”。

根据哈里斯教授的说法，他和凯里·德雷斯勒仅仅是相识的关系。根据威克·安德森的说法，两人有时一起在隔壁酒吧喝啤酒——啤酒花和谷物显然没有像烟卷一样玷污哈里斯的营养观念。安德森说，哈里斯鼓励德雷斯勒谈论自己，“因为没有其他人做过这种事”。

就是一位和蔼的老教授鼓励一名孤独的年轻人倾诉心声吗？有可能，但假如是这样，哈里斯为何对此事撒谎呢？霍莉冒出一个想法——罗德尼·哈里斯对德雷斯勒怀有色欲，正如凯莎说哈里斯的妻子可能对邦妮怀有色欲一样——但又抛弃了这种猜想。看起来，哈里斯在收集情报的可能性更大。

哈里斯没有在杀人，在他这把年纪绝无可能，他妻子在帮助他杀人的想法荒唐可笑。因此，假如霍莉在思考的事属实，他们一定在为某人打掩护。她需要去核查，弄清他们是否有儿女，但眼下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见那个乍一看仍然像她舅舅的“人形植物”。

不过，当她起身时，她想到另一件事。霍莉不喜欢脸书，只偶尔用她的真名登录脸书，那样她的账户不会崩掉，但她常常以LaurenBacallFan的化名上脸书。她现在就这么做了，访问了彭妮·达尔的页面。她应该一早就去那儿看一眼，见到她自己的名字时，她并不十分吃惊。她被描述为“知名的本地侦探霍莉·吉布尼”。她讨厌“侦探”这个词，她是一名“调查员”。她应该早点儿告诉彭妮，不要在网上贴出她的姓名，然而她之前没想到。

她寻思着，哈里斯教授是否知道她还在调查邦妮·达尔失踪事件。换句话说，他是否已经领先她一步。

“假如他知道的话，我刚刚也追了上来。”霍莉说道，然后回到罗林山老年人照护中心里面去探视她的舅舅。

7

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老人院里的套房。霍莉在象征性地敲了敲早已微开的房门后想到。罗林山这儿的一些房间是单人房，大多数房间是双人房，因为这样能让辛苦工作的护士、护理员和随叫随到的医生少走一些路。（无疑也让利润最大化。）这儿还有四套内有两个房间的套房，亨利舅舅住在其中一个套房里。假如霍莉的脑海里曾经掠过退休会计师亨利·西罗伊斯怎么负担得起这样高价的住所的想法（她记不得这一想法有没有掠过），她推想她那时一定是想起舅舅一直是个爱存钱的人，只为预防他的老年生活落到这种局面。

现在，她明白了真相。

亨利坐在起居室里，身穿格子衬衫和蓝色牛仔裤，衣服穿在这具以前丰满，如今骨瘦如柴的躯体上，显得宽松膨大。他的头发刚修剪过，面庞因为早晨剃了须而光滑。早上的阳光照在他由于口水而湿乎乎的下巴上。他身旁的桌上有某种插有吸管的蛋白质饮料。她在走廊与一名护理员擦肩而过，护理员问霍莉她是否想要帮他喝饮料，霍莉说她会很乐意。电视机开着，放着艾伦·勒登主持的一档游戏节目，勒登在好久以前就过世了。

霍莉环顾房间，看着稀少却非常高档的家具陈设，包括第二个房间里一张装有病床扶手的特大双人床，感觉到一股乏味、绝望的愤怒，这非常不像她会有的情

绪。她曾经是一个深度抑郁的青少年，现在依然经受着一阵阵的抑郁，她也可以生气，但缺少霍莉式的希望？这不是她的风格，至少不是她平常的风格。然而，今天在这个房间里，状况不一样。

该情节出自《旧约全书》中的《创世记》第25章。

以扫卖掉他的未来，换得一碗小扁豆汤⁷²，她心想着，我没有卖掉我的未来换得任何东西。是他们偷走了它……或者说尝试偷走。那是我生气的原因。我对那两个犯事的人无可奈何，无法责备，尽管这一位仍然在呼吸。那是我绝望的原因，我想。

“你今天怎样，亨利舅舅？”她问道，拉来一把椅子坐到他旁边。电视上，参赛者们试图猜出“羞辱”这个词，但没有交好运。霍莉在现场的话，一定能帮到他们。

亨利转过脑袋，看着她，她能听见舅舅脖子上的肌腱像生锈的铰链一样嘎吱作响。“珍妮。”舅舅说道，然后目光重新移回到电视机上。

“不，我是霍莉。”

“你愿意把狗牵进来吗？我听见狗在吠叫。”

“喝点儿这个。”

她拿起蛋白质奶昔，奶昔装在一一只盖上的塑料杯里，假若舅舅把杯子撞翻到地上，杯子不会摔碎，奶昔也不会洒出来。他的目光没有从电视上挪开，皱巴巴的嘴唇含住吸管，吮吸起来。霍莉查阅过阿尔茨海默病的许多介绍，知道一些生活技能依然会保留。记不得自己姓名的男男女女仍旧会骑自行车。找不到回家道路的男男女女仍旧能哼唱百老汇剧目的曲子。儿时已经学会用吸管吮吸液体的男男女女甚至在年老昏聩、所有其他记忆都消失之时，仍旧能用吸管吮吸液体。某些事实也会保留在记忆中。

“美国的第五任总统是谁，亨利舅舅？你记得吗？”

“詹姆斯·门罗。”亨利毫不迟疑地说道，也没有将目光从电视机上挪开。

“现在的总统是谁？”

“尼克松。尼克西-宝贝儿。”他咯咯笑起来。蛋白质奶昔顺着他的下巴流淌下来。霍莉抢在奶昔落到舅舅的上衣上之前将它擦去。

“你为什么做那件事，亨利舅舅？”但这不是正确的问题——她并没有期待一个答案——这个问题是你会称作反问的那种提问，“让我换另一种表述方式。你为什么任由她做那件事？”

“那条狗就不愿闭嘴吗？”

她无法让狗闭嘴——假如曾经有过一条狗，也是在好久以前——但她能让电视机闭嘴。她用遥控器把电视机关闭。

“她不想让我成功，对吧？她不想让我拥有我自己的人生。”

亨利舅舅转身朝向她，张开嘴巴：“珍妮？”

“你任由她那么做！”

亨利举起一只手到脸孔旁，擦拭起嘴巴：“让谁？做什么事？珍妮，你为什么在嚷嚷？”

“我的母亲！”霍莉喊道。假如你叫喊的话，有时你能让他理解你的意思，眼下她想要让舅舅明白。她需要让舅舅明白：“该死的夏洛特·吉布尼！”

夏洛特的昵称。

“夏莉^註？”

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酒吧，发现毫无意义。霍莉用袖子擦拭了自己的眼睛。

房门开启，刚才询问霍莉是否愿意帮助舅舅喝蛋白质奶昔的那位护理员带着难看的脸色看了看房间里：“这儿一切都正常吧？”

“是的。”霍莉说，“我抬高音量，这样舅舅能听见我的话。你知道的，他有点儿耳背。”

护理员关上房门。亨利舅舅盯着霍莉。不，是张着嘴呆呆地看着她，脸上挂着极度迷惑的表情。他是一个住在双房套房内的痴呆老人，他会在这儿一直住下去，喝着蛋白质奶昔，看着老早以前的游戏节目，直到他过世。她会过来，是因为过来是她的义务，而直到他过世为止，他会一直喊她珍妮，因为珍妮是他最喜爱的侄辈。

“她甚至从没留下一页留言。”霍莉说道，但不是对舅舅说话。和舅舅是沟通不了的。“她觉得自己不需要解释，更别提道歉了。那就是她的做派。她永远都是这副做派。”

“詹姆斯·门罗。”亨利舅舅说，“从1817年至1825年担任总统，死于1831年7月4日。该死的饮料在哪里？饮料难喝死了，但我口干得像陈年牛屎饼一样。”

霍莉拿起杯子，亨利舅舅用力吸着吸管，一直吸到发出噼啪声。她放下杯子时，吸管留在了舅舅的嘴里。这让舅舅的模样像个小丑。她拔出吸管，说她得走了。她为自己毫无意义的情绪爆发感到羞耻。她拿起遥控器，重新开启电视，但舅舅把他关节扭曲、分布着老人斑的手放到霍莉的手上面。

“霍莉。”舅舅说。

“是。”霍莉说道，吃了一惊，注视舅舅的脸庞。舅舅的眼睛很清澈，反正是这双眼睛在这几年里最清澈的程度。

“没人能够对抗夏莉。她总是能为所欲为。”

我就不是那样，霍莉心想，我逃脱了。多亏了比尔，而且只是侥幸成功，但我干成了。“你从痴呆的迷雾里出来，只为说出这番话？”

舅舅没有回答。她亲吻了舅舅，再次告诉他，她得走了。

“叫那人过来，珍妮，”他说，“一直过来的那个人。告诉他，我需要他。我想，我可能尿在自己身上了。”

8

芭芭拉在奥利维娅的起居室里回复霍莉的短信时，玛丽从楼梯最上头朝下面喊道：“我想你应该上来一趟，甜心。她想要见我俩。我想……我想她也许要走了。”

芭芭拉把未写完的短信发送出去，冲上楼梯。奥利维娅·金斯伯里——布林莫尔学院的毕业生，一位作品横跨将近八十年的诗人，美国国家图书奖短名单入围者，两度被传言将获得诺贝尔奖，一次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出现在一场和平游行的最前面，手持一条写有“美国立刻退出越南”横幅的一端），贝尔文理学院的资深教师，芭芭拉·鲁滨逊的导师——确实要撒手人寰了。玛丽站在床铺一侧，芭芭拉站在另一侧。她们各握着老诗人的一只手。没有遗言。奥利维娅看了

看玛丽，看了看芭芭拉，露出微笑，接着就断气了。一个文字世界随她一道死灭了。

9

霍莉回城里头的路上在一家瓦瓦加油站停下来加汽油。在她加满油箱后，她开车到停车场最远侧，以她惯常的、努力不污染汽车的姿势抽了一根香烟——车门敞开，手肘靠在膝盖上，双脚踩在硬路面上。她查看手机，看见她收到一条芭芭拉发来的短信。霍莉此前对于芭芭拉“哪个”的答复，发送了“你是什么意思？”的短信，之后又发送了一个更加确切的要求：你认出的是不是罗德尼·哈里斯？你见过他？我知道你很忙，但是当你能腾出空时，请让我知晓你的回答。

芭芭拉的答复是：为求介绍，去过埃米莉·哈里斯家，因为没敢冷不丁拜访奥利维娅。哈里斯教授在洗汽车。我们只打了招呼。顺便提一句，我把豪尔赫·卡斯特罗加到J打印的地图上了。或许不重——短信到这儿戛然而止。霍莉推想，芭芭拉未写完短信就误发了，然后忙着做其他事。霍莉自己也干过这种事。她记起杰尔姆告诉她，他在一份从MapQuest打印出的地图上标记出了不同的失踪事件，但豪尔赫·卡斯特罗是谁？

她拨打芭芭拉的电话，想弄个明白。奥利维娅·金斯伯里家起居室的咖啡桌上，芭芭拉的苹果手机处于静音模式，此时嗡嗡地震动起来，接着重新静下来。霍莉本来要留下一条留言，马上又改变了主意。她锁好汽车，走进小小的瓦瓦餐厅（其实只是一家新近兴起的快餐店），店内有免费无线网络。她买了一个汉堡包外加一杯可乐——铝箔纸包住的汉堡包早已搁久了——又拿着她的iPad坐下来。她输入豪尔赫·卡斯特的姓名，得到许多搜索结果，包括一位汽车零部件业的百万富翁和一名棒球选手。她认为小说家卡斯特罗最有可能是她在找的人，而且是的，这位和山上的学院有关联。卡斯特的维基百科条目下面有一篇刊载于学院报纸《敲钟报》的文章。她点击链接，同时小口咬着汉堡包，并没有真正品尝滋味——倒不是说有多少滋味可以品尝。店铺的无线网络网速很慢，但最后还是打开了网页。因为有一行大字标题，所以霍莉猜测，报道刊登在2012年10月29日出版的那一期《敲钟报》的头版上。

著名小说家突然离开

作者 柯克·埃尔威

获奖作家豪尔赫·卡斯特罗，《强直性昏厥》《被遗忘的城市》等长篇小说的作者，已经突然且出人意料地从世界著名的贝尔学院小说工作坊驻校作家的岗位上匆忙逃离。他在贝尔学院执教的第四个学期进行到两周，深受学生们的喜欢。

“我不知道，少了他，我将会做些什么。”布里塔妮·安格尔顿说，她刚刚把自己的首部奇幻长篇小说（狼人题材！）卖给克罗夫特出版社。她补充说，他答应要润色修订她创作中的作品。杰里米·布罗克说：“他是我碰到过的最好的写作老师。”其他学生谈起他的亲切友善和幽默感。工作坊项目的一名不愿具名的成员表示赞同，但补充道：“假如你的作品很糟糕，他会直接毙掉这篇作品，结束它的痛苦。”

卡斯特罗的同居者弗雷德·马丁说，两人最近有过几次关于他们未来的讨论，但补充说：“那几次不是争吵。我绝不会称它们为争吵。我对豪尔赫有着深深的爱和尊敬，他对我也是同样，我俩从来都不会吵架。那几次只是关于未来的讨论，坦率地交换观点。我想要在秋季学期结束时离开。豪尔赫想要待到今年底，甚至可能加入教职人员队伍。”

然而，这些讨论也许比马丁先生愿意承认的更加像争吵。警察局的一个消息源告诉《敲钟报》，卡斯特罗留下一张写有“我已经再也承受不了”的纸条。马丁先生被问及此事时说道：“荒唐可笑！如果他感觉那样，他为什么会一直想要留下来？他去了哪里？我什么都没听说。我才是想要离开的那个人。我厌倦透了中西部的同性恋恐惧。”

春季学期时，卡斯特罗参与了一次拯救诗歌工作坊的努力，该努力以失败告终。一位不愿具名的英文系教职人员说：“豪尔赫雄辩滔滔，但他很有礼貌地接受了最终决定。若是他留下来，加入教职人员队伍，我想他应该已经重新提出这个议题。他说，知名诗人（也是退休教职人员）奥利维娅·金斯伯里站在他那边，假如该议题能被再次提起，她会乐意面向英文系教职人员讲话。”

马丁先生在被问起卡斯特罗具体是何时离开的时候，承认他并不知道，因为他早已搬了出去。

安东尼奥·班德拉斯（Antonio Banderas, 1960—），西班牙演员及歌手，活跃于好莱坞。——编者注

此外还有一张豪尔赫·卡斯特罗授课的照片，以及另一张肯定是来自他某本作品护封封底的作者照片。霍莉觉得他长得十分俊朗，没有安东尼奥·班德拉斯^②（她个人的最爱）那么帅气迷人，但也属于美男子之列。

Inside View是一本在许多斯蒂芬·金作品中都出现过的虚构杂志，它被描述成一本小报杂志，刊登耸人听闻的文章。

她认为，即使印刷媒体已经陷入可怕的困境，她刚才读到的文章若是在一份大城市的报纸上，仍会连及格线都达不到——它有着一种大学本科生挤眉弄眼说八卦

的味道，令霍莉想到《内幕观点》^①或《纽约邮报》上的八卦专栏。然而，文章提供了信息。哦，是的。那股暖流再次沿着她的脊椎向上蹿。她心想，难怪芭芭拉将卡斯特罗加到了杰尔姆的地图上。

一定是奥利维娅·金斯伯里告诉了她卡斯特罗的情况。而且情况合得上，不是吗？就连留言都合得上。卡斯特罗：“我已经再也承受不了。”邦妮·达尔：“我已经受够了。”假如这两起失踪事件不是相距九年……

是的，而且假如警察没有因为新冠而人手短缺的话，假如警方没有害怕当前的一场“黑命贵”抗议可能升级为暴力运动的话，假如发现过一具尸体，出现过轻便摩托车、自行车或滑板之外的其他东西的话……

“假如猪能飞，猪粪会像下雨一样落在我们周围。”霍莉喃喃自语。

杰弗里·达默（Jeffrey Dahmer, 1960—1994），美国连环杀手，共杀害并肢解了十七名男子，被称为“密尔沃基食人魔”。

丹尼斯·雷德（Dennis Rader, 1945— ），美国连环杀手，最少虐杀了十人，被称为“BTK杀手”或“BTK扼杀者”。BTK代表“捆绑、虐待、杀害”。

豪尔赫·卡斯特罗失踪于2012年，凯里·德雷斯勒失踪于2015年，埃伦·克拉斯洛和皮特·斯坦曼失踪于2018年，邦妮·达尔失踪于2021年。所有失踪事件都相差三年左右，除了埃伦和皮特。可能是这两人中的一个真的逃走了，但还有一种可能是其中的一人出了某些问题。那人不是“掠夺者”想要的？可掠夺者那时想要什么？怀有性动机的连环杀手一般只对男性（盖西、达默^②）或女性（邦迪、雷德^③等人）下手。“红堤掠夺者”对男性和女性都下手……还包括一名男性儿童。

为什么？

霍莉心想，有一个人能给她答案：罗德尼·哈里斯教授，也叫“小球”和“肉先生”。后一个外号令她再次联想到杰弗里·达默，但那种假设太过荒谬，让人无法相信。

霍莉把吃掉一半的汉堡包扔进垃圾桶，拿起汽水离开了。

这是芭芭拉的主意，玛丽听完就同意了。如果她们能让英文系的系主任罗萨琳·伯克哈特点头允肯，事情就成了。

两个女人在奥利维娅家后面的露台上一边喝汽水一边等待克罗斯曼殡仪馆的人过来取走老诗人的遗体。丧葬的安排全都确定好了——奥利维娅在最后一次房颤后给玛丽留下完整的指示，细致到指明她想要播放的音乐（葬礼开始时播放坚守莫利乐队的《假如我活着离开这个世界》；结束时播放诺曼·格林鲍姆的《天空中的灵魂》）。她没有指定的是在贝尔学院的方庭上举办一场纪念朗诵会，而那正是芭芭拉提出的主意。

当罗萨琳听到奥利维娅已经过世的消息时，她立刻落泪了。她们将玛丽的手机开了免提，罗萨琳的哭声使得她俩都哭了出来。眼泪停下后，芭芭拉把她的主意告诉了伯克哈特教授，系主任当即允肯。

“如果是在室外，我们可以聚在一起。”她说，“假如大家同意彼此相隔六英尺站立，我们甚至能让口罩变成可戴可不戴的选项。我们会朗诵她的诗作，主意是这样的吧？”

“是的，”玛丽说，“她有许多作者样书。我会带来那些书，我们能把书分发出去。”

“每年的这个时候，日落大约在8点45分时，”罗萨琳说，“我们可以在，比方说，晚上8点在方庭集合？”

芭芭拉和玛丽互看一眼，一起说了声好的。

“我会开始打电话，”罗萨琳说，“迪尚女士，你也会这么做吧？”

“绝对的。我们打的电话可能有些重复，但那也无碍。”

芭芭拉说：“等奥利维娅的遗体送去殡仪馆时，我会一同过去。我想要在殡仪馆的礼堂里待一会儿，只为静静思考。”她突然有了一个新点子：“也许我可以弄些蜡烛？我们可以在朗诵会上点亮蜡烛。”

“很棒的主意，”罗萨琳说，“你是不是奥利维娅谈起过的那位前途有望的年轻诗人？是你吧，对不对？”

“我猜想是我。”芭芭拉说，“但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只有她。我非常地敬爱她。”

“我们都爱她，”罗萨琳说道，接着发出含泪的笑声，“可能要把埃姆·哈里斯排除在外。芭芭拉，你忙完后找我们会合吧。我的办公室在特雷尔堂里。我猜想，我们都注射过疫苗了吧？”

芭芭拉跟着灵车去了殡仪馆。她坐在礼堂里，回想着奥利维娅。她想到“这就是日落时鸟儿缝合天空的方式”，那让她再次哭泣起来。她问了殡仪师格里尔先生蜡烛的事。他给了芭芭拉两盒蜡烛。芭芭拉说，他们会在奥利维娅的纪念会上进行募捐，好付清蜡烛的钱。格里尔先生说没那个必要。她开车去了贝尔学院的校园，与罗萨琳和玛丽会合。其他人也过来了。他们一起到了外面，在那儿一起落泪，一起欢笑，分享故事。他们交换彼此最喜爱的诗歌的名字。他们打出更多电话，更多人会聚过来。盒装的葡萄酒出现在会场。大家发表了祝酒词。芭芭拉感到一种简直无法形容的、与同道中人在一起的舒适，并希望她是这些认为小说和诗歌与股票和债券一样重要的人士中的一员。她转念一想：但我就是呀。她心想：感谢上帝让我遇到你，奥利维娅。

下午就这么逝去了。在奥利维娅·金斯伯里的起居室里，芭芭拉的手机放在咖啡桌上，遭到了遗忘。

11

那天下午3点时，霍莉坐在她的办公室里，看着用相框装起来的比尔·霍奇斯的相片。她多么希望比尔此刻在这儿。霍莉没有能够依靠的后援，要独自调查，除非她打电话给伊齐·杰恩斯，她无比确信自己不想那么做。

她走到窗户旁，望向外面的弗雷德里克大街。大声说出她的内心想法总是有所帮助，于是她这么做了。

“警方没有意识到在发生什么事，我并不讶异。这个凶手在实施犯罪时一直都极其聪明。”

他哪能不聪明呢？她心想着。

“他哪能不聪明呢？假如我的推测正确，一位极其聪明的生物学教授一直在帮助凶手，事先获得背景信息，事后设置伪造的踪迹——至少在某些案子中是这样。他的妻子大概也在帮助凶手，她也很聪明。没有发现尸体，尸体早已被用某种方式处理掉了，而受害人完全没有相同点。我不知道‘掠夺者’的动机可能是什么，也不知道哈里斯夫妇为何做帮凶，但板上钉钉的事实是……”

她停下来，皱起眉头，考虑她想要如何说这件事（有时思考是在重新认识，比尔过去常说）。接着，她继续对着窗户，对着她自己说道：“实际上，受害人截然不同的事实更使人注意到犯罪方法。因为在每个案子中……除了姓斯坦曼的少年，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斯坦曼是个机会受害者，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才遇害……每个案子中，哈里斯夫妇都出现在背景中。罗德尼和德雷斯勒一起打保龄球。我确信，罗德尼在克拉斯洛工作的那座楼里拥有或有过一间办公室。邦妮是他们雇用的圣诞小精灵之一。现在还有这个豪尔赫·卡斯特罗。埃米莉·哈里斯是豪尔赫在贝尔学院英文系里的同事。我想，哈里斯夫妇深度参与了犯罪。他们使用的是一辆残障人士专用面包车吗？他们中的一人在扮演瘸腿的鹌鹑？”

没有任何她能证明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但也许有一件事是她能做的。它等同于给一位潜在的目击证人六张照片，看看目击者是否能从中挑选出犯罪者。

她用iPad进行搜索，找出她想要的信息，接着在笔记里找出伊玛妮·麦圭尔电话号码，给她打去电话。在重新介绍自己的身份后，霍莉询问，伊玛妮的手机是否能上网。

“我当然有网络，”伊米说道，听起来像被逗乐了，“不是人人都能上网吗？”

“好的，那么访问贝尔学院的网址。你能做到吗？”

“等等……得把你的电话开免提……好的，找到了。”

“选择‘年份’。它在下拉菜单上。”

“行了。选哪一年？最早可以到1965年。”

霍莉早已挑选出一年，正在看着平板电脑上的年份：“2010年。”

“好的。”伊米听起来像是有了兴趣，“接下来做什么？”

“去看英文系的教职人员。你应该能看见照片，有些是男人，有些是女人。”

“是的，行啦，我找到那儿了。”

霍莉正在咬嘴唇，重磅内容要来了：“你有没有看见那个清空了埃伦的拖车的女人？”

伊玛妮没有让她一直处于悬念之中：“我的天哪！是她。照片里更年轻，但我几乎确定就是她。”

一位辩护律师在法庭上会靠“几乎”这个词撕开一个大破口，然而，她们此刻不是在法庭上。

“上面说她的姓名是艾米莉·哈里斯。”

“是的，”霍莉说道，在能望见弗雷德里克大街的窗户旁舞动起来，“谢谢你。”

“一位学院的教授清空埃伦的拖车是要做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不是吗？”

12

霍莉写了一份初步报告，叙述了她迄今发现的全部内容。部分发现是通过她自己的调查获知的，部分发现是由于宇宙给她扔下了两条绳索。她喜欢认为（但不是完全相信），在对与错的事情上，有一种天意在起作用，虽然盲目却力量强大，就像那尊手持天平的正义女神。在人们的遭遇上，有一股力量站在弱小和毫无戒心之人那边，对抗邪恶。对邦妮和其他受害人来说也许太迟了，但假如日后没有受害人，那么这就是一次胜利。

她喜欢把自己想成是好人中的一员。当然，要撇去吸烟的恶习。

写报告是慢工出细活儿的工作，充满猜想和推测，等到写完时，已是下午晚些时分了。她考虑应该把报告发送给谁。不是彭妮。她需要亲自向彭妮汇报情况，而不是以一封电子邮件的形式给她发去坏消息——可怕的消息——邮件里充满“调查员吉布尼确定”和“据捷特玛特便利店店员埃雷拉”之类的生硬措辞。通常，她会发送一份到合伙人的侦探社电子邮箱，然而皮特现在在医院里，她不想用目前的案子麻烦他……皮特一开始就建议她不要接案子。

只是，那是废话。

她不想把报告发给皮特或任何人，至少目前还不想发。很多年以前，霍莉还是一个胆怯内向的人，在一家殡仪馆外躲躲藏藏时遇见了比尔·霍奇斯；霍莉从那时起已经成长了许多，但那个胆怯内向的女人依然活在她体内，永远都会活在她体内。那个女人害怕犯错，而且仍然认为她犯错和弄对的次数一样多。与那个觉得自己永远都是错的女人相比，这是巨大的进步，但不安全感依旧存在。到她六七十岁时——到她80岁时，假如她能活那么久的话，如果她继续吸烟，她大概不会活那么久——她依然会一周里有三四个晚上从床上起身，确认她关上了燃气灶，

锁上了房门，尽管她十分清楚地知道，她已经做过那些事。假如案子像蛋，那么她也像蛋，一颗有着脆弱易碎的外壳的蛋。她仍然害怕受到嘲笑。她依然害怕被叫成结巴。这是她的秘密。

假如面包车在那儿的话，我需要去看一眼。然后我就能确定了。

是的。看一眼面包车，再加上伊米·麦圭尔认出埃米莉·哈里斯是那个清空埃伦·克拉斯洛的拖车的女人，这样就足以让她满意。然后，她就能在今晚9点告诉邦妮的母亲一切。她能给予彭妮一个选择，要么由她继续调查，要么她们两人去找市警察局的伊莎贝尔·杰恩斯。霍莉会推荐后一种办法，因为伊齐能把哈里斯夫妇逮捕讯问。根据这对夫妇的维基百科条目，他们没有子女，但是你对在维基百科上读到的内容不能尽信。她相信的——不，是她知道的——是这两个老人在保护某人。

她没有只因哈里斯夫妇年过八十就尝试欺骗自己相信他们造不成伤害——无论老迈或年轻，几乎任何一个人类或动物在陷入绝境，走投无路时都会反抗。但罗德尼·哈里斯因为糟糕的髌关节而不再打保龄球，而根据伊玛妮的说法，罗德尼的妻子患有坐骨神经痛。霍莉认为，她能对付这对老夫妇，如果她小心提防的话。当然，假如他们发觉她窥探他们家车库，他们可能向警方告发她……但假如那辆残障人士专用面包车在他们的车库内，车上可能存在大量DNA证据，那么他们会报警吗？

霍莉意识到，她已经在这份初步报告面前坐了将近四十五分钟，像一只跑步轮上的沙鼠，一遍遍考虑她的可选方案。比尔会说，是时候要么动手要么滚蛋了。她保存报告，一个人也没发送。假如她遭遇不测——不太可能，但存在可能性——皮特或者大冒险归来的杰尔姆会发现报告。

她打开嵌入墙内的保险箱，取出点三八口径的史密斯-韦森手枪。这是一把胜利型转轮手枪，曾经为比尔所有，在比尔之前为他父亲所有。如今，这把枪归霍莉所有。比尔当警察时，他的配发武器是一把格洛克自动手枪，但他更喜欢史密斯-韦森转轮手枪。他说，那是因为转轮手枪从不卡弹。保险箱内还有一盒子弹。她给手枪装上子弹，按照比尔的教导，将击锤下的膛室空置，再合上弹巢。她把手枪放进单肩包。

保险箱里另有一些比尔的东西，她在皮特的帮助下学会使用的东西。她取出一只九英寸长、三英寸宽、包着鳄鱼皮的扁平盒子，盒子表面被摩擦得很光滑。她把盒子放进包里，与手枪相伴（此外还有少量化妆品、俏唇牌润唇膏、舒洁牌纸巾、小手电筒、小罐辣椒喷雾、比克牌打火机和一包新买的香烟）。

她向人工智能助理软件Siri询问日落时间，Siri——一如既往地乐于助人和博学广识，甚至懂得笑话——告诉她，日落会在晚上8点48分。假如她想要拍下一张她希望存在的面包车的清晰照片，她不能等那么久，但她认为黄昏是一个干脏活儿的合适时间。那时哈里斯夫妇大概会在起居室里，观看电影或正在东京进行的奥运会赛事。霍莉讨厌等待，但因为她们不得不等待一阵，她决定回家，在家里打发时间。

《德州电锯杀人狂》系列恐怖电影中的反派，也有译作“皮脸”的。

离开办公室的路上，她想起自己在电视上看过的一则广告。几个年轻人在逃离一个看着像“皮面人”^①的家伙。一人提议躲进阁楼，另一人提议躲进地下室。第三个人说“我们为何不能钻进那辆发动中的汽车？”，并指向那辆汽车。第四个人是前者的男朋友，说：“你疯了吗？咱们躲到链锯后面。”于是他们躲进链锯后面。画外音说道：“当你在恐怖电影里时，你会做出糟糕的决定。”然而，霍莉不是在恐怖电影里，她也告诉自己，她没有做出糟糕的决定。她有辣椒喷雾，并且假如她需要开火，她还有比尔的手枪。

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明白事件的真相……但她也知道，她需要眼见为实。

13

霍莉在家里做了些吃的，却吃不下。她打电话给杰尔姆，杰尔姆立刻接起电话，听起来很欣快：“猜猜我在哪儿！”

“帝国大厦的楼顶。”

“不是。”

“时代广场。”

“不是。”

“斯塔滕岛渡轮上？”

他发出嗡嗡声。

“我放弃了，杰尔姆。”

“我在中央公园！漂亮极了！我可以在这个地方走上几英里，到处都能见到一些新颖的东西。公园里甚至有一片植被蔓生的区域，就像鹿苑公园里的‘灌木

丛’那样，只是这儿被叫作‘漫步区’！”

“好吧，别被打劫了。”

“好的，反正等我回到家，我随时都能到公园里让人打劫。”他大笑道。

“你听起来很开心。”

“我是啊。今天真是个好天高气爽的好日子。我为自己感到高兴，我为芭芭拉感到高兴，妈妈和爸爸为我俩感到高兴。”

“他们当然高兴。”霍莉说道。她不会告诉杰尔姆芭芭拉的朋友及导师过世了。那不是她要传递的消息，而且为什么要让杰尔姆情绪低落呢？“我也为你感到高兴，杰尔姆。只是，别喊我霍莉贝莉，别搞砸氛围。”

“我可不会那么做。案子里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念头在她的脑海里闪过：这是我钻进发动中的汽车，而不是躲到链锯后面的机会。但她内心坚持要查看燃气灶关没关，而且永远忘不了她把《不杀猪的一天》落在公交车上的那部分悄声说：不是现在，还没到时候。

“嗯，”她说，“芭芭拉可能已经发现了另一个失踪者。”

她告诉了他豪尔赫·卡斯特罗的情况。之后，对话内容转向杰尔姆的书以及他对新书的希冀。他们继续谈了片刻，接着霍莉让杰尔姆去继续他的中央公园魔幻神秘之旅。她意识到，她未曾告诉杰尔姆她的个人身家也突然提升了。她没有对他或其他任何人说过。某种程度上，这就像她没有说起面包车的可能性一样。这两个例子都有点儿像是有太多的行李要拆包，至少目前是这样。

14

OK是奥利维娅·金斯伯里的姓名首字母缩写。

芭芭拉和玛丽带来了奥利维娅十二本著作的作者样书，其中包括几本沉重的《奥利维娅·金斯伯里诗集》，但结果证明这是多此一举。方庭处在标志性的钟楼阴影之下，聚集在这儿的人之中大多数都自行带来了书。许多书的边角卷起，外观破旧。有一本书是由橡皮筋扎在一起的。一些人还拿来奥利维娅在不同人生阶段的照片（最常见的是她和亨弗莱·鲍嘉站在特雷维喷泉前的照片）。一些人带来了鲜花。一个人穿着一件肯定是为这个场合专门制作的T恤衫，T恤衫上印着“OK^注长存”。

弗朗基的热狗车出现，卖起软饮料和长热狗，生意做得好兴隆。芭芭拉不知道这是不是罗萨琳的主意，抑或是弗朗基自行现身的。芭芭拉只知道弗朗基是奥利维娅作品的粉丝。那不会让她吃惊。这天晚上，什么都不会让她吃惊。她从未这样同时感觉到悲伤、快乐和骄傲。

等到6点半时，方庭上至少得有一百人，更多人正在陆续赶来。没人等待黄昏时刻被点亮的蜡烛，一名留着莫霍克发型的年轻男子登上一张脚踏凳，开始拿着喊话器念起《荒野中的马驹》。人们聚集在他周围，侧耳聆听，同时嚼着热狗、饮着汽水，吃着炸薯条和洋葱圈，喝着啤酒和葡萄酒。

玛丽用一条胳膊搂住芭芭拉的肩膀：“这难道不是棒极了？她怎么会不爱这一幕？”

芭芭拉回想到她与老诗人的第一次会面，那时奥利维娅轻拍硕大的毛皮大衣，嘴上说着“假的，假的，假毛皮”。她哭了出来，拥抱玛丽：“她会爱死这一幕。”

莫霍克发型的小伙儿把位置让给一名一条上臂有蛇文身的姑娘。姑娘拿起喊话器，开始朗诵《我年轻时个子更加高》。

芭芭拉细听着。她喝了一点儿葡萄酒，但她的头脑从未感觉如此清晰。不要再喝酒了，她心想着，你得记住这一幕。你得一辈子都记着这一幕。当文身姑娘把位置让给一名骨瘦如柴、样子像研究生的眼镜男时，她记起她把手机落在奥利维娅家里了。通常，她不带手机时不会去任何地方，但今晚她不想要手机。她想要的是一根淋上许多黄芥末酱的热狗。还有诗歌。她想要用诗歌填满自身。

15

原文为To not lose the plot，出自英国俚语Lose the plot，指人失去理智。

芭芭拉和玛丽在向少数没有带书的人分发奥利维娅的作品之时，罗迪·哈里斯在鹿苑公园里散步，他常常在下午较晚时或夜晚较早时这么做。散步令他疼痛的髋部得以放松——在享用了数周新鲜的肉食（承蒙圣诞小精灵的奉献）之后，他的髋部本来应该好转，现在却依然疼得厉害——不过另有一个原因。他不想承认，但理解事情正变得越来越难。就像人们常说的，不要让自己失去理智^⑤。散步有点儿用。散步给大脑供氧。

在过去几周里，罗迪已经吃下六个含有冰激凌、蓝莓和小精灵脑组织混合物的芭菲，但他仍然越来越难以保持思维敏锐。这既让人困惑，也令人生气。他的所有研究都主张，富含人类脑组织的饮食对摄食者有正面和立竿见影的益处。不太明智的雌性黑猩猩会让它们的幼崽落入没有看护的境地，当雄性黑猩猩掠走和杀害那些幼崽后，它们总是先吃下幼崽的脑子。黑猩猩也许不清楚背后的原因，但研究者一清二楚：灵长目动物的脑中含有对神经系统发育和神经健康至关重要的脂肪酸。脂肪酸（人脑有60%为脂肪）是身体无法合成制造的，所以假如脂肪酸在丧失——正如他的情况——就必须予以替换。这十分简单，在过去九年里一直奏效。用简单的话来表述——他永远不敢把下面的话放入专题论文中，也不敢在讲座中说出来——吃下健康人类的脑组织，尤其是年轻人的脑组织，能治愈阿尔茨海默病。

或者说，他是这么相信的……但假如他错了呢？

不，不，不！

他拒绝相信他多年的研究在任何方面存在错误，但假如他排出神经脂肪比他摄入神经脂肪来得快，那该如何是好？如果他实际上在一次次撒尿中将大脑耗尽，那该如何是好？当然，这个想法很荒谬，可是他不再记得家里的邮政编码。他认为他穿九码的鞋子，但无法确定——说不定是穿八码的鞋子。他得查看鞋子内底才能确定。几天前，他不得不拼了老命才记起自己的中间名！

大多数时候，他都能隐瞒这种记忆侵蚀。当然，埃米莉都瞧见了，但就连埃米莉也没意识到严重程度。谢天谢地，他不再教书了；谢天谢地，他让埃米莉编辑和校对他给自己订阅的各种学术期刊写去的信函。

大部分时间，他都和以前一样思维敏锐、思绪切题。有时候，他把自己想象为一架在清晰地地貌上低空飞行的飞机里的乘客。飞机接着飞进一片云团，一切都变成灰色。你紧紧攥住扶手，静静等待颠簸结束。当有人问你问题时，你微笑着，看上去很睿智，但你不回答。接着，飞机飞出云团，地貌再次变得清晰，所有事实都近在你的手边！

在公园里的散步令他宽心，因为他不必担心说错话或问出错误的问题，就像询问一个你认识了三十年的人的姓名。在公园里，他不必一直警惕，他可以不那么努力。他有时走上几英里，一边轻咬他放在口袋里的炸肉丸子，一边品尝猪肉一般的味道和嘎吱嘎吱的口感（他依然有一口真牙，他为此自豪死了）。

莎士比亚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一句话“我们叫作玫瑰的这一种花，要是换了个名字，它的香味还是同样的芬芳”（译文出自《莎士比亚全

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这句话常被修改后以“鸟”为主体，被当作莎士比亚的名言。

一条小路通往另一条小路，接着通往第三条和第四条小路。有时，他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不再叫得出名字的飞鸟……在他独处时，他再也不必叫出它们的名字。因为毕竟一只被安上其他名字的鸟仍然是一只鸟，莎士比亚在这方面说对了^⑩。他有时甚至从鹿苑池塘的码头旁并列停泊好的、色彩明亮的小船中租下一艘，踩动踏板，穿过池塘，欣赏平静的水面，享受宁静，丝毫不在意他是在云团中还是离开了云团。

当然，他有一次记不起要如何回家，也记不起房屋门牌号码是多少。然而，他能记起街道的名字，当他让一位场地管理员好心地为他指出山脊路的方向时，那人乖乖做了，就好像是司空见惯的事一样。大概就是司空见惯。鹿苑公园是个大公园，一直都有人迷路。

埃米莉苦于她自己的毛病。自从享用圣诞小精灵起，由于有小精灵的大量脂肪组织，埃米莉的坐骨神经痛好了些，但这阵子坐骨神经痛始终没有彻底离开她。曾经——在卡斯特罗之后，在德雷斯勒之后——他看着妻子在起居室里跳探戈，双臂伸出，仿佛在拥抱一位不存在的舞伴。他们甚至会做爱，特别是在享用了卡斯特罗之后，但如今不再有房事。几年没有……三年？四年？享用卡斯特罗是在什么时候？

原文为猪科的拉丁学名。——编者注

指阿纳尔德斯·德·维拉·诺瓦（Arnaldus de Villa Nova, 1240—1331），欧洲医生、宗教改革家，可能出生于今法国或西班牙。未有他关于人肉营养的言论传世，也没有相关传言。——编者注

英诺森八世（Innocent VIII, 1432—1492），1484年8月29日至1492年7月25日在位。有传言说他在临死时饮用了男童鲜血以期恢复健康。但食用男童脑子的事未有传言。——编者注

她现在的感觉不对劲，非常不对劲。人肉中含有巨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其丰富程度是其他肉类都无法比拟的。只有猪科^⑪——疣猪、野猪、养在谷仓旁空地上的普通家猪——才算接近人肉。人的肌肉和骨髓能治疗关节炎和坐骨神经痛，13世纪的西班牙医师维拉诺瓦的阿纳尔德斯^⑫知道这点。教皇英诺森八世吃下男童磨成粉末的大脑，喝下他们的鲜血。^⑬在中世纪时的英格兰，被绞死的囚犯的肉被认为是珍馐。

但埃姆在渐渐凋谢。正如她了解他一样，他也了解她，而且他都看到了。

仿佛是关于埃姆的念头召唤了她一样，他的手机播放起《科巴卡巴那》旋律片段，是代表埃米莉的铃声。

打起精神，他心想，打起精神，保持敏锐。别走神。

“嘿，我的爱人，有啥事？”

“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她说，“你想要先听什么？”

“当然是听好消息。你知道我喜欢在吃蔬菜之前先吃甜点。”

“好消息是，那个偷走我们生的老婊子终于断了气。”

眼下，他的大脑电路运作得挺好，只用一秒钟就给出回应：“你在说的是奥利维娅·金斯伯里。”

“正是。”埃姆发出缺乏笑意的短促笑声，“你能想象她会有多么难嚼吗？像干肉饼一样难嚼！”

“当然，你在做譬喻。”罗迪说。这次，他比妻子棋先一招，意识到他们在用手机通话，手机通话可能遭到窃听。

“当然，当然，”埃姆说，“叮咚，婊子死了。你在哪里，亲爱的？公园里吗？”

“是的。”他在一把长椅上坐下。他能听见远处游乐场上的儿童嬉戏声，但根据声音来听，人数不太多——现在是用餐时间。

“你何时会到家？”

“哦……就一会儿。你是不是说过，还有坏消息？”

“很不幸。你记得那个过来见我们，问起德雷斯勒的女人吗？”

“记得。”他只有模糊至极的记忆。

“我想，她有所怀疑，怀疑我们参与了……你懂的。”

“绝对懂。”他丝毫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飞机进入又一片云堤。

“我们应该谈谈，因为这可能很严重。在天黑前回来，行吗？我在制作小精灵三明治，浇上许多黄芥末酱，正是你喜欢的口味。”

“听起来很不错。”确实听起来很不错，但仅仅是从理论上来说；不久之前，一想到用刨下来的人肉薄片（如此柔嫩！）做成的三明治，他就会饥肠辘辘。“我会多走一点儿路。增加点儿食欲。”

“好的，甜心。不要忘了。”

罗迪把手机放回口袋，环顾四周。他到底是在哪儿？接着他看见托马斯·爱迪生举起灯泡的塑像，知道他在池塘附近。很好！他一直都喜欢远望池塘。

那个过来见我们，问起德雷斯勒的女人。

行了，他现在记起来了。一只害怕得不敢摘下口罩的小老鼠。一个行碰肘礼的人。她身上能有什么让他们害怕的？

多亏了涂抹人类脂肪的耳塞——他在晚上戴这些耳塞——他的听力和他的牙齿一样好，他能听见微弱的声音，学院的某个人在通过扩音系统喊话。学院在夏季关闭了（也有关于埃米莉所称的“新流感”的种种荒谬可笑的骇人谣言的因素），他不知道山上的学院里可能在进行什么，但也许与那个在反抗警察时被杀的黑人小伙儿有关。不管是什么事，反正和他毫无关系。

生物学博士、知名的营养学家、外号叫作“肉先生”的罗迪·哈里斯继续散步。

16

Black Lives Matter，黑人人权运动。——编者注

亨利舅舅过去常说，霍莉做每件事都会提早，这句话一点儿都不假。晚间新闻节目里，大卫·缪尔滔滔不绝地谈着新冠、新冠和更多新冠新闻，她看到一半就再也等不了。她离开公寓，驾车穿过城镇。傍晚的日光依然强烈，穿过挡风玻璃斜射进来，即便她拉下了遮阳板，光线还是让她眯起眼睛。她穿过校园，听到方庭上在发生一些事——话语经过麦克风或喊话器的放大而鸣响，她没能听明白——心中臆断那是“黑人的命也是命”^②主题的集会。

英里。表示机动车行车速度。——编者注

她驱车行驶在长长的下坡弯道上，经过了马路一边的维多利亚式住宅以及另一边的公园，遵从二十五迈^③的限速，在经过哈里斯家的房子时小心地避免减速。她仔细地观察了那座房子。没有人员活动的迹象，这不代表任何情况。哈里斯夫妇可能出门吃晚餐，但是鉴于美国目前的情况——新冠，新冠，更多的新冠——霍莉不相信他们会出门。他们大概在看电视或者在家里用餐，也许是一边看电视一

边用餐。由于那条该死的倾斜的私人车道，她无法看见车库是否有两个停车位，但她能看见车库的屋顶，从它的大小看起来，车库一定足够停下两辆汽车。

她也扫视了隔壁的房子，那栋房子前面竖立着“此屋出售”的牌子，门前有一片急需浇水的草坪。房地产中介应该照看好草坪。霍莉心想着，又寻思中介可不可能碰巧是乔治·拉弗蒂。牌子上没有写中介是谁。反正她感兴趣的不是房地产中介或草坪，而是横贯这处空置的房地产一侧的树篱。树篱经过哈里斯家的车库。

霍莉继续驶下山，在再往前一点儿就是儿童游乐场的路段停下，泊车在路边。游乐场那儿有一片停车场（事实上，正是豪尔赫·卡斯特罗被掳走的那个停车场），里面有许多空位，但她想要在等待时抽烟，而且她不想让小孩子看见她沉溺于吸烟的恶习。她打开车门，将双腿摆动到车外，点着香烟。

现在是7点20分。她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考虑打给伊莎贝尔·杰恩斯，又重新收好手机。她需要看一下那辆面包车是否在哈里斯夫妇的车库内。假如不在，霍莉会告诉彭妮，她反对去找警方——没有证据，只有一些间接的交叉情况，哈里斯夫妇（或他们的律师）可以将它们作为巧合排除——但就算存在邦妮仍然活着的一线可能，彭妮都几乎一定会选择找警方。那样会给予哈里斯夫妇警告，他们会明白自己已经被盯上了，并且无论他们在保护谁，他们会把消息传递给那个人。那个人，那名“掠夺者”接着就很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面包车。假如面包车在车库里，一切都会进展顺利。

现在，大多数小孩已经离开儿童游乐场。三个十几岁的小孩——两名男孩和一名女孩——在小型旋转木马上打发时间，两名男孩负责推，那名女孩骑在木马上，举起双臂，头发向后飞扬。霍莉料想会有其他小孩加入他们。不管山上的学院在发生什么事，城里的少男少女们都不感兴趣。

她再次查看手表。7点30分。假如她想要拍下面包车的清晰照片（她总是假定车库里有一辆面包车），她不能等待太久，而此刻仍然日光太盛。霍莉决定等到7点45分。让影子拖得更长点儿。然而这很难。等待从来都不是她的强项，如果她小心点儿，她一定能——不。等下去。比尔的声音响起。

美国的一个职业棒球小联盟国际联盟中的球队，它是职业棒球大联盟球队克利夫兰守护者队的附属球队。

另外几个小孩加入了旋转木马上少年，他们漫步进入公园。他们也许准备去“灌木丛”。他们甚至可能是要去那块汽车岩石。霍莉又点了根香烟抽起来，车门敞开，双脚踩在硬路面上。她抽得很慢，但即便如此，等到她抽完时仅是7点40分。她决定，她无法再等下去。她将香烟在便携式烟灰盒里按灭，再把小铁盒

（目前塞满烟蒂，她真的得戒烟了……或者至少削减吸烟量）放进中控台。她拿出一顶哥伦布快艇队^①的免费棒球帽，扣到她的前额上。她锁上汽车，开始沿着人行道走向哈里斯夫妇家隔壁的空房子。

17

清晰的头脑暂时性地回归，罗迪想：假如那个让埃姆担忧的女人知道黑人女孩的事，那该怎么办？他记不起那个黑人女孩的名字——可能是伊芙琳——但他知道她是一个严格素食者，是个麻烦人物。埃姆是不是说过关于推特的事？某人在推特上核查那名黑人女孩？

他将池塘留在身后，沿着一条宽阔的砾石路徐步走着，这条路的尽头出口在儿童游乐场附近。他在一把长椅上坐下，好在爬坡回家之前让髋部休息一下，这也是为了避免与那些在旋转木马上玩耍的少年发生任何互动，那台旋转木马可是只适合给小娃儿用。

从儿童游乐场的停车场往上坡算起四十来码远的地方的街对面，有一个女人坐在车里抽着烟，车门敞开着。虽然她看上去只是隐约面熟，但在罗迪的脑袋里开始响起的警铃却一点儿也不模糊。这个女人有些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Cancer stick, 香烟的别称。

在他确实必须让头脑清晰时，他仍然能够做到，他现在就努力让头脑清晰起来。那个女人坐着时把手肘撑在大腿上，脑袋低垂，时而抬起一只手，吸上一口“癌棒”^②。她抽完烟后将烟屁股在一只小铁盒（也许是苏克雷茨润喉糖的盒子）里按灭，再坐直身体。他觉得他在看到她的脸之前就知道了她是谁，因为她穿着一条工装裤，正是她登门造访时穿着的工装裤，或是一条相像的。但是，当他见到女人的脸时，他就确定了。这是那位上门问起凯里·德雷斯勒、行碰肘礼的女人。这个女人也在调查邦妮·达尔，尽管她从始至终都没说过。

她有所怀疑。埃米莉说过。

这可能很严重。埃米莉说过。

罗迪认为妻子是对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打家里的电话。街对面的女人戴上一顶帽子，拉下帽舌，挡住傍晚的阳光（或是为了隐藏她的眼睛）。她锁上汽车。汽车的灯闪了闪。她走开了。他手里的手机铃声响了一次……两次……三次。

“赶紧，”罗迪小声说道，“赶紧，赶紧接啊。”

埃米莉接起电话：“如果你打电话来说你现在饿了——”

“我不饿。”在街对面，那个女人在往山上走，“那个女人在过来，叫莫莉·吉文斯或不管什么名字的女人，我认为她过来不是为了询问更多问题，否则她不会把汽车停到街下坡段。我认为她是要窥探……”

但埃米莉不在电话另一头了。

罗迪把手机放回左侧前裤袋，又轻拍右边的裤袋，希望他带着他想要的东西。他一个人散步时通常都带着那东西，公园里有时有危险人物。东西在裤袋里。他从长椅上起身，穿过街。女人走得很快（尤其是对一名吸烟者而言），他的糟糕髋部意味着他无法跟上女人，但只要女人不回头望向后面，这也没问题。

她知道多少？他问自己，她知不知道那个严格素食的女孩，那个叫伊芙琳或埃莉诺抑或不管什么名字的女孩？

假如她知道那个女孩，又知道凯里和达尔家的女孩，那么这……这……

“这可能毁掉一切。”他低声地自言自语道。

18

埃米莉快步赶进一楼的办公室。快步走让她很痛，但她不管怎样还是快步赶了过去，一边发出呜咽声，一边用双手手指紧紧按住腰背部区域，仿佛是要把腰部拼合在一起。在他们吃掉达尔家的那个女孩的肝脏后——罗迪把大部分肝脏给了她，她狼吞虎咽地吃下半生的肝脏——坐骨神经痛最折磨人的痛楚消逝了，但疼痛没有完全停止，和吃下卡斯特罗和德雷斯勒之后不一样。她惧怕未来全力杀回来的痛楚，而眼下有这个追根究底的婊子要对付，她不叫莫莉·吉文斯，而是叫霍莉·吉布尼。

她知道了多少？

埃姆判定，她不在意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埃伦·克拉斯洛加入方程式后，她知道得够多了。罗迪也许是将那女人的姓名搞错了，但他在一件事上说对了：假如你只是过来提问题，你不会把汽车停到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的街上。你只有在想要窥探其他人的秘密时，才会把汽车停到四分之一英里之外的街上。

他们有一套最新型的警报系统，覆盖了房屋和场地的整个范围。系统不会向警方报警，除非警报在被首次触发过去六十分钟后仍未被关闭。安装系统时，他们主要担心的不是窃贼和侵入家里的人，虽然他们当然从未说出来过。埃姆打开警报系统，设置为“仅限房屋”，再打开所有十个摄像头，这些摄像头是罗迪亲自安装的，那时是一段更幸福的时光，可以托付罗迪做这些活计。摄像头覆盖了厨房、起居室、地下室（当然），以及房屋的正面、两侧、后面和车库。

埃米莉坐下来监视起来。她告诉自己，他们现在已经泥足深陷，回不了头。

19

霍莉走近山脊路91号的空房屋。她快速地看向自己的前方和街道的远侧。她见到街上没有人，于是毫不迟疑地——因为她一迟疑就会错失良机——转身踏上枯死中的草坪，走到房屋的左边，使得91号房屋位于她和右边的山脊路93号之间。

她在房屋后面穿过一个石板露台，走向将这个庭院与哈里斯夫妇家的庭院隔开的树篱。她轻快地走着，没有放慢脚步。她现在进入了状态，一个更冷静版本的霍莉接管了她。正是那个霍莉将那些可憎的小瓷像通通扔进母亲家里的壁炉。她沿着树篱慢慢走着。多亏炎热干旱的夏天以及草坪和场地缺少养护的情况（至少从上一任屋主搬出起是这样），霍莉发现好几处树篱稀疏的地方。最好的位置是在她猜测为哈里斯夫妇家厨房的地方的对面，但她不想从那儿动手。最差的位置正对着车库——这合乎情理——但那儿依然是她打算利用的位置。至少她穿着长袖衣服和长裤。

她弯下腰，透过树篱窥视车库。这是侧视的视角，她仍然无法看清这是一个能停一辆车还是两辆车的车库，但她确实看见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车库仅有一扇窗户，看起来完全漆黑。也许是遮阳帘，而霍莉认为，也可能是窗户内侧被涂黑了。

“谁会做那种事？”她咕哝着，但答案似乎显而易见：要隐藏某些东西的人。

霍莉转过后背，将肩抱在胸前，从树篱中挤了过去。她出现在树篱另一边时，身体没受什么伤，只有颈背部有几处划伤。她环顾四周。车库的屋檐下面有两只塑料垃圾桶和一只回收桶。在她的右手边，她能望见通向街道的私人车道和一辆路过的汽车的车顶。

1848年，美国发明家小林那斯·耶鲁（Linus Yale Jr.）创造了一种采用圆柱形销栓的弹子锁，这种结构在世界各地的锁具中广泛应用，从此“耶鲁门锁”成了弹子锁的别称。——编者注

她走向那扇唯一的窗户，是的，窗户用亚光黑涂料涂黑了。她绕到车库的后面，找到她希望找到的东西——一扇后门。她预计门锁住了，也确实如此。她从包里拿出鳄鱼皮的盒子，打开盒子。盒子里面像外科手术器械一样整齐排列着的是比尔·霍奇斯留下的撬锁工具。她查看门锁。这是一把耶鲁门锁[®]，于是她取出单钩，将它滑入锁孔最上方——动作非常轻柔，从而不会扰动到任何一颗弹子。第二把开锁器从单钩的下面插入锁内。霍莉向右扭动第二把开锁器，直至它卡住为止。接着，她就能用单钩拨动上弹子……她听见弹子缩回的声音……接着是第二颗弹子……接着……

是不是有第三颗弹子？假如有的话，它也没有接合。这是一把老锁，所以可能不存在第三颗弹子。她的上排牙齿咬入下嘴唇，几乎用力到足以让嘴唇流血的程度，同时她慢慢地旋转单钩，用力推。响起一声咔嗒，她有片刻害怕自己让一颗弹子松脱，得重新来过。接着，房门在两把撬锁工具施加的压力推动下微微开启。

霍莉呼出一口气，把撬锁工具放回盒子里。她把盒子丢进此刻挂在她脖子上的包里。她挺直身体，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在那儿，她心想着，请在那儿。

20

埃米莉不能继续等罗迪了。以她所知道的，罗迪不可靠的头脑已经让他的心思彻底飞向另一个方向。从厨房门口到哈里斯家的露台有三级混凝土台阶。她坐在最底下的台阶上，接着躺下来。混凝土材质的梯级竖板戳着她的背脊，让她好痛，但她现在不能考虑这点儿痛。她把一条腿跷向一边，把一条手臂放在身后，她希望这看上去像一个别扭的角度。天晓得这感觉有多别扭。她看起来是不是像个刚刚摔了一大跤的老太太？像不像一个急需帮助的老太太？

我好转了，她心想，我好转了一些。

21

面包车在车库里，霍莉甚至不用查看面包车是否有定制底盘升降系统，从而容许斜坡板滑出。面包车的后保险杠上方挂着一块有轮椅标志的威斯康星州车牌，表示这是一辆得到正式认可的残障人士车辆。从后门照进来的光亮在逐渐消失，但看清面包车绰绰有余。她举起苹果手机，拍下三张照片。她心想，单车牌足以让警方启动调查。

她知道是时候走了，时间都过了，但她想要获知更多。她迅速回头看了眼身后——门外没有人——然后走向面包车的车尾。车窗已经调暗，不过当她将额头贴着一扇车窗，双手挡在脸庞两侧时，她能看见车内情况。

她能看见一辆轮椅。

这是他们的犯罪方式，她怀着一股胜利感想到，这是他们把目标拦下的方式。接着，不管他们在和谁合谋——那个真正的坏蛋——从面包车里出来，干余下的勾当。

她真的不能再得寸进尺了。她拍下三张轮椅的照片，退出车库，拉上后门。她转身朝树篱走去，打算原路返回。就在这时，一个虚弱的声音喊道：“救命！谁来帮帮我？我摔倒了，痛得厉害！”

霍莉没有相信。离相信还相差甚远。部分是因为求助声出现的时机太巧了，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自己的母亲用过相同的招数，在她想要霍莉待在她身边时，她就打出“哦，疼得真难受”这张牌……或者在霍莉没有待在她身边时，她给霍莉留下满腔内疚，于是霍莉就会更快回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招都行之有效。当它停止奏效时，霍莉心想着，她和亨利舅舅联手对我玩了一场骗局。

“救命！拜托，谁来帮帮我！”

1962年上映的美国惊悚片《兰闺惊变》（What Ever Happened to Baby Jane?）由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 1908—1989）和琼·克劳馥（Joan Crawford, 1906—1977）主演，讲述一对曾经的闺蜜在一栋别墅里共同生活并互相折磨的故事。——编者注

霍莉差点儿就要不管不顾地穿过树篱退回去，抛下那个装模作样的女人（肯定是埃米莉·哈里斯），接着她改变了心意。她走到车库一头，绕过拐角张望。女人四仰八叉地倒在台阶上，一条腿跷起，一条胳膊弯在身后。她身上的便服向上叠到大腿中部。她骨瘦如柴，面色苍白，虚弱不堪，看起来肯定经受着疼痛。霍莉决定上演一段她自己的表演。我们会像电影《兰闺惊变》中的贝蒂·戴维斯和琼·克劳馥^②，她心想着，要是她的丈夫走出来，那么更加好。

“哦，我的天哪！”她一边说，一边走向倒地的老妇人，“发生了什么事？”

“我滑倒了。”老妇人说道。她声音中的颤抖挺真实，但霍莉觉得她之后因为疼痛发出的呜咽严格地说来是夏季轮演剧目的水平。“请帮帮我。你能拉直我的腿吗？我不认为腿摔断了，但——”

“也许你需要一辆轮椅，”霍莉同情地说道，“你的面包车里有一辆轮椅，对不对？”

听到这句话，哈里斯的眼神微微闪烁，接着她发出一声呻吟。霍莉觉得这不完全是伪造的。这个女人确实在经受疼痛，但她也在孤注一掷。

霍莉弯下腰，一只手深插在包中，不是握住比尔的点三八口径转轮手枪，而是摸着它的短枪管：“你已经掳走多少人，哈里斯教授？我知道大约是四个人，我想也许另有一人，一个作家。你是为了谁而掳走那些人？这是我真正想要——”

书中对“一号家伙”“二号家伙”的描述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根据前文，Thing One是在罗德尼手上，Thing Two是在埃米莉手上。但在这儿，夫妻俩使用的武器对调了。

埃米莉从背后伸出手。她的手里握着一把万珀泰克牌VTS-989电击枪，在哈里斯家中也被称作“一号家伙”^注。它能发出三百伏特的电压，但霍莉没有给她扣动电击枪的机会。从她看见埃米莉·哈里斯如此狡猾地在露台台阶上摆出姿势的那一刻起，她就没有信任过老妇人藏在身后的那只手。她握着枪管，从包里掏出比尔的转轮手枪，以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用握把击中埃米莉的手腕。“一号家伙”没有发射，咣当一声，飞落到装饰地砖上。

“哎哟！”埃米莉尖叫道，这声尖叫完全真实不虚，“你打断了我的手腕，你这个婊子！”

“电击枪在这个州是违法的。”霍莉说道，弯下腰要捡起电击枪，“但我想那会是你们最不用担心的事，等到——”

她看见老妇人的眼神移动，开始转身，然而太迟了。万珀泰克牌电击枪的电极锐利得足以穿透三层衣服，甚至最外层的衣服是一件冬季派克大衣也无碍，而霍莉身上穿的只不过是一件棉质衬衫。“二号家伙”的电极毫无困难地穿透衬衫和胸罩的后拉片。霍莉踮脚站起，两条手臂甩入空中，像一个橄榄球裁判员打手势示意射门得分一样，接着倒在地砖上。

“感谢上帝，援军到来了。”埃米莉说，“扶我起身。这个好管闲事的娘儿们打断了我的手腕。”

他搀扶妻子起身。当埃姆居高临下地俯视霍莉时，她竟然笑了起来，只是颤抖的咯咯笑声，但足够真实：“这让我暂时把我的背痛抛诸脑后，情况就是这样。我会想要贴膏药，或许要你的特制药剂才行。她是不是死了？请告诉我，她没有死。我们得查明她知道多少，她有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罗迪跪下来，手指搭在霍莉的脖颈处：“脉搏无力，但还存在。她在一两小时内会苏醒过来。”

“不，她不会。”埃米莉说，“因为你将会给她打一针。不是烦宁，而是氯胺酮。”她把未受伤的那只手放在下背部，伸展起身体：“我想我的后背真的好些了。也许我早就应该尝试水泥台阶疗法。我们会查明我们需要了解的东西，再杀了她。”

“这也许是终点了。”罗迪说道，他的嘴唇在颤抖，双眼湿润，“谢天谢地，我们有药丸……”

是的。他们有药丸。埃米莉已经把药丸拿到楼下。只是以防万一。

“也许是，也许不是。永远不要轻言死亡，我的爱人。永远不要轻言死亡。无论如何，她窥探打听的日子结束了。”她恶狠狠地踢中霍莉的肋骨，“这是你多管闲事得到的回报。”她又对罗迪说道：“拿条毯子过来。我们得把她拖走。如果在我们将她滑下楼梯，弄到地下室时，她折断一条腿，那么就太可惜了。她忍受疼痛的日子不会很久。”

22

那天晚上9点钟时，彭妮·达尔坐在她位于厄普里弗市郊整洁的科德角式小房屋的前门廊上，这里在市中心以北大约十二英里处。这又是一个炎热的日子，但此刻正凉快下来，在室外待着挺舒服。一些萤火虫——没有彭妮还是个小女孩时那么多——在草坪上方绣出随机的图案。她的手机放在膝头上。她预计手机随时会响起，显示她的调查员所承诺的那通来电。

等到9点15分时，那通电话仍然没有打来，彭妮怒火中烧。当电话到9点30分还没有打来自后，她火冒三丈。她在付钱给这个女人，而且是超出她能负担的额度。她的前夫赫伯特已经答应出一部分钱，这减轻了她的负担，但依然——钱是钱，约定是约定。

9点40分时，她拨打霍莉的电话号码，被转接到语音信箱。应答语简明扼要：“你已经联系到霍莉·吉布尼。我现在无法接电话。请留下简短的留言和回电号码。”

“我是彭妮。你本该在9点时告诉我最新进展。立刻给我回电话。”

她挂断电话。她注视着萤火虫。她一直都是急躁的脾气——赫伯特·达尔和邦妮都会对此做证——等到10点时，她不只是火冒三丈，而是怒火冲天。她再次打给霍莉，等待嘟嘟声。嘟嘟声响起后，她说道：“我将会等到10点30分，然后我会上床睡觉，你可以认为自己被解雇了。”但“解雇”这个没有感情色彩的词不足以表达她的愤怒，“被炒掉了。”她十分用力地按下结束按钮，仿佛这样会有所帮助一样。

10点30分到来了。接着是10点45分。彭妮意识到，她正在被露水打湿。她又打了一次电话，又一次被转接到语音信箱。“我是彭妮，你的雇主。前雇主。你被炒了。”她开始要挂断电话，又想到一件别的事，“我还想要回我的钱！你毫无用处！”

她大步走进屋里，把手机扔到起居室的沙发上，再走进浴室刷牙。她看着镜中的自己——人太瘦，脸色太苍白，看上去比她的真实年龄老了10岁。不，是15岁。她的女儿不见了，或许死了，她聘请的一流调查员大概正在外面某家酒吧里喝酒。

她脱下衣服，上床睡觉时哭了出来。不，不是在酒吧里喝酒。有些人无疑会那么做，但那个胆小如鼠、小心翼翼地戴着口罩、行时兴的碰肘礼的女人不会。她大概在家里看电视，手机关了。

“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彭妮对着黑暗说道。她这一生从未感觉如此孤单过。
“蠢货。干死她。”

她合拢了眼睛。

2021年7月29日

1

那晚的某个时候，霍莉做了一个古怪的梦。她在一个囚笼里，十字交叉的栏杆构成许多方格。一名老男人坐在一把餐椅上，看着霍莉。她没法看清楚老人，因为她的视野中不断出现重影，不过老人身上似乎覆盖着消防车图案。“你知道吗，”他说道，“人的肝脏有两千六百大卡的热量？一些是脂肪产生的卡路里，但大部分——几乎所有——都是纯蛋白质。这个绝美的器官……”

身上有消防车图案的老人继续讲课，现在讲到一些大腿相关的内容，不过她不想听。这是一个可怕的梦，比关于她母亲的梦更加恐怖，她还出现了一生中最糟糕的头痛。

霍莉闭上双眼，意识飘回到黑暗中。

2

彭妮气疯了，彻夜无眠。她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被窝变得凌乱不堪。但是，到那天凌晨3点时，她对霍莉的怒火已经化为啮咬内心的不安。她的女儿失踪了，仿佛她踩到世上许多暗藏的活板门中的一扇，从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是相同的事情也发生在了霍莉身上，那该如何是好？

在她的怒火炽热燃烧时，她称霍莉毫无用处，但霍莉看起来并不是毫无用处。恰恰相反，霍莉看起来非常能干，她的工作履历——彭妮早已充分调研过——证明了这点。然而，有时就连能干的人也犯错。他们踩到一扇暗藏的活板门，然后砰的一声，掉了下去。

彭妮起床后，取来手机，再次尝试打给霍莉。再次被转接到语音信箱。她联想起自己当初不断尝试拨打邦妮的电话，一次次被转接到她的语音信箱时，她内心的不安如何一步步加剧。她可以告诉自己，这不一样，存在一种合理的解释，从霍莉爽约算起，仅仅过去六小时，然而在凌晨3点钟，头脑里充满讨人厌的暗影，其中有些暗影有尖牙利齿。她真希望她除了网站上列出的那串电话号码，还有霍莉合伙人的私人电话号码，但她没有。只有霍莉的个人电话和“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的办公电话号码。因此，她没有交好运，对不对？此外，谁在这样的凌晨时分开着手机？

许多人，她心想着，有青少年的父母……上夜班的人……甚至可能包括私家侦探。

她萌生一个主意，访问了“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的网站。合伙人的姓名和办公电话号码列在网站上，还罗列出服务项目和办公室的开放时间：上午9点至下午4点，就像彭妮工作的银行一样。网页底部写着：工作时间以外请拨打225 521 6283。在它下面是一行红色文字：假如你感觉你处于紧急危险中，立刻拨打911电话。

彭妮不打算拨打911电话——对方会嘲笑她。当然，前提是有人接她的电话。但那串工作时间以外的联系号码几乎肯定是一种代接电话服务。她拨打了这串号码。接电话的女人听起来犯着困，断断续续地咳嗽了几声。彭妮想象女人干着一份居家也能做，甚至在生病时依然能做的工作。

“这儿是布雷登代接电话服务，你想要联络哪位客户？”

“‘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我名叫佩妮洛普·达尔。我需要和侦探社的一个合伙人讲话。他名叫皮特·亨特利。事情可能很紧急。”她判断自己的语气不够强烈，“我的意思是确实如此。事情很紧急。”

“女士，公司不允许我散发私人电话号码——”

“但你肯定有号码，用于紧急时刻的联系，对吧？”

提供代接电话服务的女人没有回答。除非一阵咳嗽也是一种回答。

“我一直在打电话给霍莉·吉布尼，侦探社的另一位合伙人。我不断拨打，她没有接电话。她的私人号码是440 771 8218。你可以去查一下。但我没有皮特·亨特利的私人电话号码。我这儿需要一点儿帮助。拜托了。”

提供代接电话服务的女人咳嗽起来。然后响起翻动纸页的声音。她在查她的规程。彭妮心想着。接着，女人说道：“给我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会把号码给他。或者，更可能是把号码留在他的语音信箱里。现在是凌晨3点半，你知道的。”

“我知道。让他打电话给佩妮洛普·达尔，昵称彭妮。我的号码是——”

“我的屏幕上有显示。”女人再次咳嗽起来。

“谢谢你。感激不尽。还有，女士，照顾好你自己，好吗？”

当二十分钟过去，亨特利也没有回电话时（她其实没有期待电话），彭妮回到床上，把手机放在身边。她渐渐坠入梦乡。她梦见女儿回到家。彭妮拥抱女儿，说她永远不会再插手女儿的生活。手机始终安静。

3

霍莉没有彻底恢复意识，她渐渐苏醒过来，进入了疼痛的世界。她一辈子仅有过一次宿醉，那一次宿醉是一个过得很糟糕的新年前夜的结果，她不愿去回想，然而它和这次的宿醉感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她的脑子感觉像一块装在骨头笼里、吸满血的海绵。她的屁股在抽动。仿佛有一群黄蜂——叫作杀人蜂的新品种——将它们充满毒剂的长螫针刺入她的背部和颈背。她的右侧肋骨也痛得要命，每吸一口气都变得困难。她的眼睛仍然闭着。她轻按右肋，这让疼痛更加厉害，但肋骨似乎完好。

她睁开眼，想看看她在什么地方，尽管哈里斯家地下室的灯光很暗，还是有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贯穿她的脑袋。她掀起衬衫的右襟。这让黄蜂刺痛般的疼痛更加剧烈，又一阵疼痛贯穿她的脑袋，但她清楚地看见——她其实不想看得这么清楚——一大块瘀青，主要呈现紫色，而在胸罩下面呈现黑色。

她踢了我。在我不省人事后，那个婊子踢了我。

紧接着的问题：哪个？

埃米莉·哈里斯。

她在一个囚笼里。十字交叉的栏杆形成许多方格。方格之外，是一间水泥地面的地下室，最远端有一个大号钢箱。它矗立在一片看上去像工作间的区域。在囚笼上方，一个摄像镜头向下望着。囚笼前面摆着一把餐椅，因此，身上有消防车图案的老人到头来不是一个梦。他那时就坐在那把椅子上。

她躺在一个蒲团上。一个角落里有一只蓝色的塑料马桶。她用左手紧攥栏杆，把她的身体拽起来，这样她能够站起身（慢慢地，慢慢地）。她也尝试使用右手，但她的右肋疼得太厉害。站起来的努力令她的头痛加剧，但站立着让她挫伤的肋骨少受些许压力。现在，她意识到自己非常非常口渴。她感觉她能一口气不停地喝下一加仑的水。

她像宝宝一样拖曳脚步，走向马桶，掀起盖子，看见里面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加入蓝色消毒剂——看着像防冻剂或挡风玻璃清洁液——的水都没有。马桶像她的嘴巴和喉咙一样干。

她对发生的事情的记忆充其量可以说模模糊糊，但她必须回想起来。必须把她的智谋找回来。霍莉充分认识到，她将会死在这个囚笼里——在她之前，已经有其他人死在这儿——大概是死于“红堤掠夺者”之手，但假如她不找回她的智谋，她一定会死。她的包不见了。她的手机不见了。比尔的手枪不见了。没人知道她在这儿。她的智谋是她仅有的一切。

4

罗迪·哈里斯坐在前门廊上，趿拉着拖鞋，有红色消防车图案的蓝色睡衣裤外披着一件浴袍。这套睡衣裤是很多年前埃米莉作为一个玩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但他很喜欢。它们让他想起自己的童年，那时他喜欢看着消防车驶过。

从拂晓起，他一直坐在门廊上，一边用中杯尺寸的星巴克随行咖啡杯喝着咖啡，一边等待警方到来。现在是这个周四的上午9点半，街上除了平常的车流，什么异样都没有。这并不能保证没人知道那个女人去了哪里，但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罗迪认为，假如到了中午还没有警察出现，那么他们可以开始假定，没有人惦念“好管闲事小姐”。至少目前还没有。

她的驾照上印着她的住址，是在城市东边的一座公寓楼里。因为可怜的埃米莉背痛，无法走下山坡到达“好管闲事小姐”的汽车停靠的地方，于是罗迪来干了。等他到达时，天都黑了。他驾驶汽车到他们家，在那儿由埃姆接手。罗迪则驾驶斯巴鲁，跟在妻子后面到“好管闲事小姐”居住的公寓楼。埃姆按下遮阳板上的一个按键，地下停车库的道闸随之升起。埃姆停好车（在这个炎热的仲夏时节，停车库里有许多空位），一瘸一拐地走上坡道，回到斯巴鲁上。虽然她只能有效地使用一只手，她还是坚持由她开车回家。大概是因为她担心罗迪会不记得路，这太荒谬了。他们把“好管闲事小姐”拖下楼，关进囚笼后，他吃了几个“小精灵肉丸”，埃姆也吃了，所以他此刻头脑清楚，十分清楚。今天上午他头脑没那么清楚，但也够清楚了。像霍莉一样，他明白眼下是一个失去智谋会十分糟糕的时刻。

埃米莉也到了门廊上。她的手腕上紧紧缠着一条ACE牌绷带。她的手腕肿胀和抽动着厉害。那个姓吉布尼的女人尽全力要打断手腕，但没有完全成功。“她醒来了。我们需要和她谈一谈。”

“我俩一起？”

“那样最好不过。”

“好吧，亲爱的。”

原文为德语，指纳粹德国位于柏林的总理府庭院的地下掩体。——编者注
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 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玛格达是其妻子。1945年5月1日，在希特勒自杀后不久，戈培尔夫妇杀死六名子女后自杀。——编者注

两人走进房屋。厨房台面上的一只白色碟子上有两粒绿色药丸：氰化物，元首地堡^⑤里约瑟夫·戈培尔和玛格达·戈培尔夫妇^⑥正是用这种毒药杀死了他们的六个子女。罗迪抓起药丸，放进口袋。他不打算在两人身在地下室期间把两人的最终逃脱手段留在厨房。

埃米莉从冰箱里拿出一瓶自流牌饮用水。冰箱里没有生的小牛肝。不需要用到任何小牛肝。他们不想和“好管闲事小姐”被香烟污染的尸体发生任何瓜葛，甚至不必讨论此事。

埃米莉对罗迪露出浅浅一笑：“让咱们去瞧瞧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解释，好吗？”

“在楼梯上小心点儿，亲爱的。”罗迪说，“小心你的背部。”

埃姆回答说她会没事的，却把那瓶饮用水递给罗迪，这样她就能用健全的手抓住扶手，她非常缓慢地走下楼梯，一次走一级台阶。像个老女人，罗迪悲哀地想道，假如我们以某种方式摆脱眼下的局面，我想，我们得再抓一个人，而且很快就得动手。

不管冒不冒风险，他无法忍受看见妻子受苦。

5

霍莉看见两人走下楼梯。他们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她再一次感到惊愕，他们竟然把她囚禁起来了。那条老广告浮现在脑海。她终究应该跑向那辆发动中的汽车，而不是藏到链锯后面。

“我不会相信你在目前的处境下还有可以为之微笑的事，吉布尼女士，但显然你是有的。”埃米莉的双手按住下背部，“你愿意和我们分享吗？”

永远不要回答嫌疑人的提问，比尔过去常说，该由他们回答你的问题。

“再打一声招呼，哈里斯教授，”她一边说，一边让视线越过埃米莉……从埃米莉的表情来看，她不喜欢被人忽视，“你在我身后袭击了我，对吧？用你自己的

电击枪。”

“是的。”罗迪说道，口吻相当自豪。

“昨晚你在这儿吗？我似乎记得你的睡衣裤。”

“是的。”

埃米莉的眼睛睁大，霍莉心想：你不知道这点，对吧？

埃姆转身朝向丈夫，拿过饮用水：“我想这够了，亲爱的。让我来提问题。”

霍莉有一个想法：只要在一个问题之后，他们就会用力甩上那扇硕大的房门，关上所有电灯。她想要推迟这一步。她已经记起昨晚别的事，而且它吻合这个男人在本科生中的绰号。完美吻合。假如她处境自由，在光天化日下和朋友们谈论案子，她会认为这个想法荒诞可笑，但在这间地下室里——口渴难耐，疼痛不已，身陷囹圄——它就完全合乎情理。

“他在吃掉他们？那就是你们掳走人的缘由？”

两人交换了困惑的神情，这种神情可能微不足道，但却真实。接着，埃米莉爆发出令人惊讶的少女般的笑声。不一会儿，罗迪也大笑起来。两人大笑时，都呈现一种心意相通的神情，那是一对已经彼此相伴数十载的夫妇才有的东西。罗迪轻轻地点了下头——告诉她，为何不呢——接着埃米莉转身朝向霍莉。

“亲爱的，不存在其他人，只有我们，是我们吃掉了他们。”

6

霍莉发现自己被一对老年食人魔关进囚笼的时候，彭妮·达尔在淋浴，头发上满是洗发液。她的手机响起铃声。她踏出淋浴房，踩到浴室地垫上，将手机从脏衣筐上扯下，同时肥皂水从她的脖颈和后背淌下。她看了眼来电号码。是霍莉吗？不是。

“你好？”

回答的人不是男性，而是一个女性，她没有劳神打招呼：“你为何在半夜打电话过来？这么紧急的事情是什么？”

“你是谁？我要求回电话的人是皮特·亨——”

“我是他的女儿。老爸入院了。他感染了新冠。我在用他的手机。你想要什么？”

“我在冲澡。我可以先冲洗干净，再给你回电话吗？”

女人发出一声忍耐已久的叹息：“当然，行的。”

“我的屏幕上显示为未知号码。你能否……”

女人向她报出号码，彭妮在浴室起雾的镜子上写下号码，她重新打开淋浴，将脑袋伸到水流下时，又将号码在心底里复述了一遍又一遍。这是敷衍的冲洗，但她可以稍后再彻底冲洗干净。她用浴巾包住身体，给那个女人回电话。

“我是肖娜。你有什么事，达尔女士？”

彭妮告诉她，霍莉在调查她女儿失踪一事，本该在昨晚9点时打电话来报告进展。霍莉没有打来电话，而且从那时起，包括今天早上在内，彭妮打电话给霍莉只被转接到语音信箱。

“我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什——”

一个男性嗓音打断了她：“把手机给我。”

“爸爸，不行。医生说过——”

“把该死的手机给我。”

肖娜说道：“假如你耽搁他的康复——”

接着她的声音就中断了。一个男子对着彭妮的耳朵咳嗽，令她联想到代接电话服务的那位女士。“我是皮特，”他说，“我为我的女儿致歉。她处在‘保护老爸’的完全模式下。”

隐约响起一个声音：“我的天呀，你说真的？”

“请从头说起。”

彭妮重新讲述了一遍。这次，她在最末尾说道：“也许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因为我的女儿失踪了，任何一个突然不再出现的人都让我抓狂。”

“也许没什么，也许有问题。”皮特说。“霍莉总是很准时。这是她的一个特征。我想要——”他干咳起来，“我想要给你杰尔姆·鲁滨逊的号码。他有时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啊，该死的。我忘记了。杰尔姆眼下在纽约。假如你想要，你可以试试联系他，但他的妹妹芭芭拉更可能帮到你。我十分确定，她和杰尔姆都有霍莉公寓的门钥匙。我也有一把门钥匙，可我——”更多的咳嗽。“我在基内尔医院。医生告诉我，要再住一天，然后是更多居家隔离的日子。肖娜也一样。我猜想我可以给一名护士送钥匙过来。”

彭妮此刻在厨房，水滴到了地板上。她从每日计划本旁边抓起一支笔：“我希望不会到那一步。把那些电话号码告诉我吧。”

皮特报出号码。彭妮记了下来。肖娜重新拿到手机，说了一句没礼貌的“再见”，紧接着彭妮就再次变得孤身一人。

她尝试拨打两个号码，首先打芭芭拉的电话号码，因为她在城里头。她拨打两个号码都被转接到语音信箱。她留下语音留言，接着返回浴室继续洗澡。这是这个月里她第二次产生一些事不对劲的感觉，而她第一次时的感觉是对的。

霍莉总是很准时。这是她的一个特征。

7

“你俩吃掉了他们。”霍莉重复道。

根本不存在“红堤掠夺者”。这应该不可能，但确实不存在。只有两个老年的大学教授，他们住在一座整洁的维多利亚式住宅里，附近是一家声望不俗的学院。

罗迪急切地走上前，几乎进入霍莉伸手可抓到的距离内。埃米莉攥住他的浴袍，把他拉回来，一边这么做一边露出吃痛的神色。罗迪看起来没有留意到。

原文为人类的拉丁学名。——编者注

“所有哺乳动物都吃同类，”他说，“但仅有人类^①对同类相食有一种愚蠢的禁忌，这种禁忌与所有已知的医学事实相悖。”

“罗迪——”

他没有理会妻子。他十分渴望详述此事，解释此事。他们从未对其他俘虏做过这种事，但这回眼前的不是牲畜——他不用担心在他们准备好屠宰之前，霍莉的肾上腺素涌入她的肉中。

“那条禁忌的历史不到三百年，即使如今也有许多部落——存在了很久的部落，我也许要补充一句——享受人肉带来的益处。”

“罗迪，现在不是时候——”

“你知道一个平均体重的成年人类身体含有多少卡路里吗？十二万六千大卡！”他的声音已经开始升至尖叫一般的音高，往昔，他的营养学和生物学课程的许多学生会认出这种声音，“健康的人肉和血液能治愈癫痫，治愈肌萎缩侧索硬化，治愈坐骨神经痛！健康的人类脂肪能治愈耳硬化症，这是失聪的主要原因，而滴几滴温热的液态脂肪到眼睛里，能自发地治愈黄斑——”

“罗迪，够了！”

他执拗地看了妻子一眼：“人肉确保长命百岁。假如你有任何怀疑，看看我俩。我俩都超过85岁了，却仍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

霍莉寻思，他是不是出现了一种由阿尔茨海默病引起的幻梦，或者，他只是用头脑想出这套鬼话。也许二者皆有吧。她只看到两人走下楼梯的模样，一步步都走得小心翼翼，停顿再三，浑似两个人形明代瓷瓶。

“让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埃米莉说，“你已经告诉了谁？谁知道你在这儿？”

霍莉没有回答。

埃米莉露出阿拉伯弯刀形状的微笑：“对不起，我说错了。没人知道你在这儿，至少目前不知道，不然他们应该已过来寻找你。”

“警方，”罗迪补充道，“条子。差人。”他发出嘀鸣嘀鸣的声音，一根肿胀、弯曲的手指在空中旋转着。

“请原谅我的丈夫，”埃米莉说，“他心烦意乱，这令他絮絮叨叨。我也心烦意乱，但这令我好奇不已。谁会知道你在这儿？”

霍莉没有回答。

埃米莉拿起那瓶水：“你一定口渴了。”

霍莉没有回答。

“告诉我，你都告诉了谁……假定你已经告诉某个人。也许你还没有说。到现在还没人过来寻找你，这个事实间接表明了这一点，而且力度相当强。”

霍莉没有回答。

“咱们走吧，”她告诉罗迪，“咱们这儿的这位是个顽固的婊子。”

“你不理解。”罗迪对霍莉说，“没人会理解。”

“我们应不应该给她几小时来思考一番，我的爱人？”

“是的。”罗迪说。他之前脑海有一块空白，但现在脑子变清楚了，至少是清楚了一点儿：“除非有人过来。那么我们就需要她的交代了，对吧？”

“是的，”埃米莉说，“那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

“无论我告诉或不告诉你们什么，我都会死。”霍莉说，“不是吗？”

“不一定，”埃米莉说，“我想你没有证据。我想，你到这儿来获取证据。你用手机拍下我们的面包车的照片，但你的手机不在了。没有证据，我们或许能让你离开。”

仿佛这个囚笼不存在似的。霍莉心想着。

“另外……”她举起手臂，出示ACE牌绷带，“你伤害了我。”

霍莉想要掀起衬衫，出示瘀青。她想说：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扯平了。她没有那么做。她说出口的是：“也许你在那方面占了些理儿。”

“早已敷上，”罗迪轻快地说，“脂肪膏药。”

来自邦妮·达尔。霍莉心想着，这时候，这件事的纯粹真相击中了她，她微微弯下腰。

埃米莉握住那瓶水：“把我想要知道的告诉我，我会给你这瓶水。”

霍莉一声不吭。

“好吧。”埃米莉带着一种完全无法让人信服的悲哀说道，“实情是，你几乎一定会死。但你想要渴死吗？”

无法相信她还没死的霍莉没有回答。

“走吧，罗迪。”埃米莉说道，领着丈夫向楼梯走去。罗迪温顺地跟着妻子。
“她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

“是的，但时间不是太多。”

“是的，不是太多。她一定十分口渴。”

两人走上楼梯，和他们下来时一样小心翼翼。摔倒吧，霍莉恳求道，摔倒吧！失足倒下，摔断你们的脖子！

然而，两人都没有摔倒。楼上世界和这间地牢之间的房门关上了。霍莉被孤零零地留下，伴随着她抽动的脑袋、其他部位的疼痛和渴意。

8

上午9点这一小时里，无论在山脊路上，还是另外好几个地方都很忙碌。正是在这一小时里，埃米莉把罗迪从门廊叫进来，去和地下室里的霍莉谈一谈。正是在这一小时里，彭妮·达尔和肖娜以及皮特·亨特利通话，接着给杰尔姆·鲁滨逊和芭芭拉·鲁滨逊的手机留下语音留言。

也是在上午9点的一小时里，芭芭拉从奥利维娅家里的客卧（她在这儿过了夜）走下楼。她穿着短裤和一件玛丽·迪尚借给她的上衣。两人的身材不完全是相同尺码，但挺接近。芭芭拉记不得她上次这么晚睡觉是什么时候。她没有宿醉反应，可能是因为玛丽嘱咐她在上床睡觉前服用两片泰诺——她说，一定有效，除非你真的喝下海量的酒——但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群人在系主任罗萨琳·伯克哈特的带领下去了绿门酒吧后，她改成喝气泡水。罗萨琳说，在奥利维娅于七十多岁第一次出现房颤后戒酒之前，绿门酒吧一直是她首选的聚会场所。

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芭芭拉做的第一件事是直奔她的手机。她看到手机只剩下26%的电量，而且她把充电器落在了家里。她也看见她有一通未接来电和一条语音留言，一定是在她穿衣服时打进来的。她觉得这会是那些让人讨厌的、告知她可以更新汽车保修（好像她有一辆汽车似的）的语音邮件，但却不是。留言来自霍莉的委托人彭妮·达尔。

芭芭拉听着语音留言，越来越担心。她的第一个念头是出了意外。她的朋友一个人住，意外事故有时发生在这些独居人士身上。他们可能在淋浴时或在楼梯上滑倒。他们可能点着香烟却睡着了（芭芭拉得知霍莉重新抽烟已经有一段时间）。或者，他们可能在停车库里——就像霍莉居住的公寓楼底下的车库——遭到袭击。假如走运的话，只遭到抢劫；假如不走运的话，会遭到痛揍或强暴。

玛丽走下楼时——更加缓慢，因为玛丽昨晚没有改喝气泡水——芭芭拉打了霍莉的电话。她听到一条录制好的信息，告诉她，霍莉的语音信箱满了。

芭芭拉不喜欢这种情况。

“我得离开一下，去查看某人。”她告诉玛丽，“一个朋友。”

玛丽依然穿着昨晚的衣服，头发乱糟糟的，询问她是否想要先喝一杯咖啡。

“也许之后吧。”芭芭拉说。她越来越不喜欢这种情形。不只是因为此刻考虑的意外事故，而是因为霍莉目前调查的案子。她抓起包，把手机扔进包里，驾驶她母亲的汽车离开。

9

罗迪再次坐到门廊上。埃米莉加入了她。他茫然若失地注视街道。他时而来，时而去，埃米莉心想，总有一天，他的意识会永远离开，不再回来。

她确定吉布尼最终会说出他们想要——需要——知道的事，但埃姆认为他们等不起。那意味着她得为他们俩考虑。她不想吞下氰化物，虽然假如有必要，她会吞下——自杀好过见到他们的姓名出现在每份报纸和每个新闻有线台中，并且不只是在美国，而是在全球各地。她的声誉，这么多年来小心建立起来的声誉，会分崩离析。罗迪的声誉也一样。学院食人魔，她心想着，他们会用这个外号称呼我俩。

服下氰化物比那种局面要好。绝对的。但是假如有一线机会，她都想要抓住。如果他们必须停止他们一直在做的事，那真的会这么可怕吗？她越来越想知道，他们是不是一直以来只是在欺骗自己。她从她自己关于营养学和奇迹疗法主题的阅读中知道了一个由两个词组成的短语。这是一个早已被他们家地下室里那个受到殴打、口渴难耐的女人想到的短语。

与此同时，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也许——只是也许——他们不必等待吉布尼开口交代。

“罗迪。”

“嗯？”他依然注视着街道。

“罗迪，看着我。”她在丈夫的眼前打了个响指，“关注一下。”

他扭头看着妻子：“你的背痛怎样了，亲爱的？”

“好些了。好了一点儿。”这是真的。今天大概是通用疼痛量表上六的疼痛程度。“我得做一件事。你需要待在这儿，但不要去地下室。假如警察出现，没有搜查令，就赶他们离开，给我打电话。你跟得上这番话吗？”

“是。”他看起来像是听懂了，但她不相信。

“向我复述一遍。”

他复述了一遍。毫无瑕疵。

“假如警察有搜查令，让他们进来。接着打电话给我，再吞下一颗药丸。你记得你把药丸放在哪里吗？”

“当然。”他给了妻子一个不耐烦的表情，“药丸在我的口袋里。”

“好的。给我一颗。”由于他惊恐的神情（他是如此令她疼爱），她又说，“以防万一。”

他对此莞尔一笑，用起伏节奏说道：“你要去哪里，我的小宝贝，小宝贝？”

“不要紧。不用担心。我最晚会到中午时回来。”

“好吧。这是你的药丸。小心对待它。”

指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的讽刺性文章《一个小小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文中戏谑地提出“将爱尔兰十二万婴儿中的十万婴儿提供给富家人士当桌上佳肴”。

她吻在丈夫的嘴角上，又给了他一个冲动的拥抱。她爱他，她也意识到，这个烂摊子其实是她的烂摊子。要不是因为她，罗迪如今会继续发光发热，将他的退休岁月花在给各种期刊写回应上（他有时会嫌恶地把期刊扔到房间另一头）。当然，他绝不会发表任何关于食用人肉的益处的文章——他足够聪明（那时），知道这些意见会对他的声誉造成什么影响。“他们会称我为‘小小的建议·哈里斯’。”他有次抱怨道。（在她的强烈要求下，他已经读过乔纳森·斯威夫特的那篇文章^①。）是她令他——他们——从理论转移到实践，而且她有完美的试验案例：那个胆敢在诗歌工作坊的事情上反对她的西班牙佬。吃掉那个基佬据推测才华横溢的脑子是一件乐事。

它确实有帮助，她告诉自己，它真的有帮助。它帮到了我俩。

霍莉的包在起居室的咖啡桌上，放在一起的还有她一直戴的帽子。埃米莉把帽子戴到她自己的头上，翻寻起钱包，略过霍莉旅途颠簸的生活中的所有杂乱物品（包括口罩和香烟——这一讽刺的组合没有逃过埃米莉的法眼），拿出一样看起来像某种门卡的东西。她把卡片塞进口袋。女人的手枪——她用来伤害埃姆手腕的那把手枪——放在壁炉台上。

吉布尼的手机早已不在了，但埃米莉在拿出SIM卡，再把手机放进微波炉毁掉之前仔细搜查了手机。访问手机十分容易——埃姆要做的就是将不省人事的女人的指纹用于屏幕上，在隐私设置中打开定位服务时，再用一次指纹。她看见，吉布尼在到这儿之前最后到过的两个地方分别是她的办公室和她家。埃米莉不敢在光天化日下回到公寓楼，但她想办公室是更好的选择，因为那名麻烦的女人实际上在办公室度过相当多的时光。

吉布尼有（很快就会变成生前有）一个名叫皮特·亨特利的合伙人，当埃米莉在脸书上找到亨特利时，她发现一件奇妙的偶然之事。他本人没怎么发布东西，但评论和信息告诉了埃米莉她需要知道的一切：皮特感染了新冠。他之前在家里，如今在医院。最后的一条评论是仅仅一小时前贴出的，来自一个名叫伊莎贝尔·杰恩斯的人，写着：明天你会回到家，在一两周内就会站起来！好转起来，你这个脾气暴躁的老……接着是一个熊的表情符号。

这是一次胜算不大的尝试，不过很值得冒一下风险。与此同时，他们的囚徒会变得更加口渴，更加愿意交代。甚至可能渴望得到一根香烟。埃米莉心想着，微笑起来。这是危急的情形，但她从未感觉更加有活力。至少，它让她不再想起背痛。她起步要离开，又重新考虑起来。她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小精灵芭菲杯——呈现灰色，还拌有红色物质——贪婪地吃起来。

真美味！

她已经发现，在吃人肉这件事上，你一开始是出于好奇，接着你逐渐喜欢上它，最终你渐渐爱上它，到了某一天，你变得吃再多都不够。

她没有走出厨房房门到达车库，而是绕了远路，这样她就能再次对罗迪讲话：“复述一遍我吩咐你的事。”

他复述了一遍。完美无瑕。

“不要下楼去地下室，罗迪。那是最重要的事。在我回来之前，不要下去。”

“伙伴系统。”他说道。

“对的，伙伴系统。”随后她走在私人车道上，准备去把斯巴鲁旅行车开出来。

10

除了口渴、锤击般的头痛及多得让她不愿意计数的其他疼痛，霍莉还很害怕。她在其他场合曾经接近死亡，但从未比这次更加接近死亡。她明白，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杀死她，而且她离大限不会很远。用霍莉如此喜欢的“黑色电影”类型老片里的台词来说，她知道得太多了。

她不完全确定地下室最远侧的金属大箱子是什么，但她怀疑它也许是一台木材削片机。软管穿过墙壁，通进工作间区域的那扇小门另一边的不知什么地方。那是他们处理尸体的方式，她心想着，尸体剩下的无论什么东西。只有老天晓得他们是怎么把处理设备弄到地下室的。

她看着远处墙上的木钉板，见到那儿有两样不属于工具的物品。一样是自行车头盔，头盔旁边是一只背包。霍莉见到这两样东西，膝盖顿时一软，瘫坐到蒲团上，因为肋骨的疼痛而微微张嘴喘气。蒲团稍稍移动。她看见蒲团下面一件东西的边沿。她拿起蒲团，见到那是什么东西。

11

芭芭拉有霍莉公寓的门钥匙，但没有道闸开启器，于是她把汽车停在街上，走下车库的坡道，弯腰钻过道闸。她离开时看见一个她不喜欢的情况。霍莉的汽车在车库里，但却是停在靠近坡道的地方，而霍莉被分配到的两个停车位——一个为她准备，一个为宾客准备——在车库更里面的地方。还有一个情况：左前轮胎越过了黄线，侵入了隔壁的停车位。霍莉绝不会那样停车。她会看一眼，再回到车内进行调整。

兴许她那时赶时间。

兴许是这样，但她自己的停车位更靠近电梯和楼梯。芭芭拉走了楼梯，因为坐电梯需要扫卡，而她没有电梯卡。她快步走上楼梯，比以往都更加焦虑。到霍莉居住的楼层后，她使用了门钥匙，打开屋门，探头进去。

“霍莉？你在吗？”

没人回答。芭芭拉迅速查看公寓，简直是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所有东西都在原位，一切都干净整齐——床铺得好好的，厨房台面上没有面包屑和溢出的

饮料，浴室一尘不染。芭芭拉留意到的唯一问题是久久不散的香烟味，不过就连香烟味也很淡。每间房都有香薰蜡烛，唯一的烟灰缸在碗碟沥水架里，十分干净。看起来挺好。实际上是很好。

但是那辆汽车。

那辆汽车令她不安。停错了位置，而且停得很随便。

她的手机响起铃声。是杰尔姆：“你有没有查到她的下落？”

“没有。我现在在她的公寓里。我不喜欢这种情形，J。”她告诉了杰尔姆汽车的事，认为他会不予理会，但杰尔姆也不喜欢。

“这，看看前门旁边的小篮子。她到家时总是把钥匙丢那儿。我已经有一千次见过她那么做。”

芭芭拉看了一下。篮子里有一把霍莉的普锐斯轿车的备用钥匙，但没有她的钥匙环，也没有她的电梯卡。“它们大概在她的那只大号单肩包里。”

“也许，但她的汽车为什么在地下车库，她本人却不在？”

“她搭乘了公交车？”芭芭拉满腹狐疑地说道。

“由于新冠疫情，公交不按固定的时刻表运行。我试图搭乘公交车去机场时发现了这一点。我只得叫了优步网约车。”

“你真可怜。”她说道，但这是对他们惯常的友好揶揄的一次糟糕的尝试。

“我对此事有一种糟糕的感觉，小芭。我想，我要回家了。”

“杰尔姆，不要！”

“杰尔姆要的。我会看看我能买到什么航班。假如在我登机之前霍莉出现了，给我打电话或者发条短信。”

“你将在蒙托克度过的激动人心的周末怎么办？你可能有机会遇见斯皮尔伯格！”

“反正我不喜欢他的最近两部电影。昨天我和霍莉通电话时，她似乎挺好，但……”他的声音渐弱，不过在她开口之前继续说道，“也许是因为案子。那个姓达尔的女人也给我留下一条留言。她听起来真的很担忧。小霍可能在调查邦妮

和其他人的失踪事件时撞见了坏人。现在有了这个名叫卡斯特罗、失踪于九年前或者十年前的男子，应该把他加到失踪者的名单上。”

“也许吧。我不知道。”芭芭拉确凿知道的就是，霍莉永远不会那样子停车。那样停车很随便，而随便是一个与霍莉格格不入的特征。

“你有没有尝试报警？”

“报了。在到这儿的路上。被转接到语音信箱。”

“也许你应该去趟警察局。确认她没有……我不知道。”

但芭芭拉听懂了。确认她没有死。

“我们大概是过分胆小，J。对于此事，也许存在一种完全合理的解释，你立刻飞回家会是徒劳。”

“查看一下办公室。如果你在我登机之前找到了她，一定要让我知道。”

她离开公寓，匆匆走下楼梯。

12

芭芭拉在霍莉的空公寓里和哥哥通电话时，罗德尼·哈里斯坐在门廊上，计划他会写给《胃肠病》的信。《胃肠病》是一本重要的学术期刊，专注于胃肠病学和肝脏病学。罗迪已经在最新一期中读到一篇荒谬至极的论文，作者叫作乔治·霍金斯，他在论文中宣称已经发现幽门和克罗恩病之间存在关联。霍金斯——竟然是个博士！——完全曲解了迈伦·德朗和……和另一个家伙（罗迪此刻记不起他的姓名）撰写的论文。因此，霍金斯的结论完全错了。

罗迪大声咀嚼着油炸小精灵肉丸，在他咬下肉丸时享受着嘎吱声。我的回应会摧毁他。他心满意足地想着。

他记起地下室里关着一名囚徒。他记不起女人的姓名，但他确实记得，当埃姆告诉女人他们如何设法牵制住高龄带给他们的最糟糕的蹂躏时，女人脸上的恐惧神情。想到能逐一击倒她愚蠢的偏见，他高兴极了，简直和写信给《胃肠病》，击垮乔治·霍金斯教授的脆弱纸牌屋一样高兴。他已经忘记埃米莉让他不要去地下室的命令。即使他回想起来，他也会将它视为愚蠢的命令，不加理睬。看在老天的分儿上，那女人在一个囚笼里！

他站起身，进入房屋，同时把又一个小精灵肉丸丢进嘴里。肉丸具有一种让人头脑异常清楚的效果。

13

哈里斯下楼到地下室时，霍莉艰难地站起身。她寻思着，是否这就是死期，这件事会怎样结束。他走到楼梯底端，在那儿伫立片刻。他的神志进入了他自己的宇宙。他依然穿着浴袍和睡衣裤。他从浴袍口袋里掏出棕色的圆球，丢进嘴里。霍莉不想相信那是彭妮·达尔的女儿的一部分，但她怀疑是这样的。她的左手握成拳头，时而捏紧，时而放松，节奏与脑袋脉动般的疼痛一致，短短的指甲戳进了她的掌心里。

“那是我所想的东西吗？”

他向她露出一个会意的微笑，但一言未发。

“它们对疼痛管用吗？因为我全身都疼。”

“管用，它们有止痛作用。”他一边说，一边又扔了一颗丸子到嘴里，“相当惊人。好几位教皇知道这种有益作用。梵蒂冈没有声张，但是有记录为证！”

“我能……你能给我一颗吗？”吃下彭妮·达尔的女儿的一部分的想法让她感觉差点儿恶心得想吐，然而她努力装出恳求和怀有希望的模样。

他笑了笑，从浴袍口袋里拿出一颗棕色小丸子，开始走向她。接着，他停下脚步，对着她晃动一根手指，就像一个溺爱子女的父母逮到三岁大的孩子在壁纸上画蜡笔画。“啊啊啊，”他说道，“大概不行，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霍莉。霍莉·吉布尼。”

罗迪瞅了眼地刷，摇了摇头。他们用地刷将食物和饮用水通过翻板口推进笼中。他开始要把棕色丸子放回口袋，接着又改变心意，丢进嘴里。

“如果你不想帮我，那么你为啥下来，哈里斯先生？”

“哈里斯教授。”

“对不起，教授。你想要谈一谈吗？”

他光站在原地，注视虚空。霍莉想要扭断他皮包骨头的脖子，但他仍然在楼梯的底端，与她相距二十到二十五英尺远。她希望她的手臂有那么长。

他转过身，走上楼梯，接着记起他为何下来，再次转身朝向她：“咱们来谈谈肝脏。已经被唤醒的人类肝脏。可以吗？”

“好啊。”她不知道她如何才能诱使他走近，但只要他不上楼——或者假如他的妻子不下来，他妻子的脑子似乎处于更好的运转状态——她就可能想出办法，“你是如何唤醒肝脏的，教授？”

“当然是通过吃下另一块肝脏。”他给了她一个眼神，仿佛在问她怎么能这么愚笨，“小牛肝最好，但我怀疑猪肝几乎一样好。我们从未试过猪肝。由于朊病毒的关系。另外，东西没坏——”

“就别修。”霍莉说完了这句话。她的脑袋痛得厉害，让她感觉像是眼球在搏动，而且她极其口渴，但她尽全力向他露出“我渴望学习”一般的笑容。她的手捏紧又松开，捏紧又松开。

“正确！完全正确！东西没坏，就无须修理。这是不言自明的！我推测人的肝脏会是最好的，但是要给一个人喂食取自另一个人的新鲜人肝，难点会在于……显然……会在于……”他皱眉凝视虚空。

“你会需要两名囚徒。”霍莉说道。

“是的！是的！显而易见！不证自明！但肝脏……我刚才在说什么？”

“被唤醒。”霍莉说，“可能是说……将肝脏准备好？”

“正是。肝脏是圣杯。真正的圣杯。一种圣餐。你知道人类肝脏含有所有九种必不可少的氨基酸，赖氨酸含量尤其高吗？”

“赖氨酸能避免唇疮。”霍莉说道，她很容易生唇疮。

“那是它最不起眼的属性！”哈里斯的声音陡然升高，很快就会达到近似尖叫的咆哮，这让一些学生十分不安，以至放弃了课程。“赖氨酸治愈焦虑症！赖氨酸治愈创伤！肝脏是赖氨酸的宝箱！赖氨酸还让胸腺恢复活力，胸腺制造T细胞！至于新冠？新冠？”他大笑起来，甚至连笑声都近似尖叫，“那些够幸运吃到人肝脏——尤其是被唤醒的人肝脏——的人，那些幸运儿对新冠一笑置之，正如我和我妻子这样！哦，还有铁！人的肝脏比小牛肝……绵羊肝……猪肝……鹿肝……美洲旱獭的肝脏……你随便报吧……含铁量更为丰富。一块人类肝脏中的含铁量超过一头蓝鲸肝脏中的含铁量，而一头蓝鲸的体重高达一百六十五吨！铁元素能防止疲劳，改善血液循环，尤其是在大脑中！”罗迪叩击太阳穴，太阳穴上静脉的一处缠结在脉动。

霍莉心想：我在和一个确实疯了的科学家对话。只是，她当然没把话说出口；她听着。罗德尼·哈里斯也没在讲课。他不再是在讲课了。他在朝着看不见的、由不信者构成的听众大声叫喊。

“盎司，只要几盎司的人肝脏，就含有红细胞形成和细胞新陈代谢所需的每种维生素，况且是700%的量！看看我的皮肤，我的漂亮小精灵，只要看它一眼！”

一种局部麻醉药。——编者注

罗迪抓起自己一侧皱纹密布、凹陷的面颊，触摸检查，仿佛一名牙医在准备往患者的牙龈注射普鲁卡因^①。“光滑！光滑得就像传言中有名的婴儿屁股！而那仅仅是肝脏的功效！”他停下来，喘了口气，“至于脑组织的摄入——”

“全是胡说八道。”霍莉说道。这句话就这么脱口而出。她没有计划，没有策略。她就是受够了。迎合他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

他注视着她，睁大双眼。他一直在对看不见的听众讲话，动摇他们，一些乳臭未干、只有高中生物课基础的本科生竟然大胆地要质疑他。“什么？你说什么？”

“我称之为胡说八道。”霍莉答道。她的右手松弛地握住横杆，左手握成拳放在右胸上方，面庞紧贴着一个栏杆形成的方格，盯着他。她在小时候形成的不讲粗口的规矩也已经消失：“这是巡回卖药时的屁话，几乎和铜手镯和魔力水晶一样。光滑的皮肤？你近来有没有照过镜子，教授？你的皱纹多得像未铺平的床。”

“闭嘴！”他的面颊在变成暗红色，太阳穴位置互相缠结的静脉搏动得越来越快，“闭嘴，你……你这个蠢蛋！”

他们会杀死我，但我会他们在他们下手之前告诉这个男人一些基本真相。

“至于得到改善的脑功能……教授，你在遭受阿尔茨海默病，不只是早期发作症状。你记不住我的姓名，几个月内，也许仅仅是几周内，你将会记不得你自己的名字。”

“闭嘴！闭嘴！你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无知蠢蛋！”

他朝她走近一步。这正是霍莉央求他分享一颗可怕的棕色肉丸时所希冀的，但现在她几乎没注意到。她怒火中烧——对他，对他的妻子，对她目前的绝望处境——甚至已经忘记了干渴。

“你认为你恢复了健康。你的妻子认为她恢复了健康。也许以前有一段时间，你们有所恢复。这很正常。你不是唯一阅读科学杂志的人。这被叫作——”

“住口！这是谎言！这是该死的肮脏谎言！”

他不想她说出他知道也许属实的话，但她打算说出来。等她死了，她将不得不安静下来，但她还没死。

14

霍莉告知罗德尼·哈里斯，他不是唯一阅读科学杂志的人之时，埃米莉正在进入弗雷德里克大楼。她认为戴口罩的想法荒谬可笑，但她很高兴自己此刻戴着口罩，而且霍莉的棒球帽被拉得低低的，于是帽舌遮住她的眼睛。她走向楼宇入驻企业目录，查看起来。“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位于五楼，在同一楼层的还有家具进口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卫父女法务会计师事务所的办公室。

埃米莉走进电梯，按下数字5。当她走出电梯时，她确认过道空无一人，再一瘸一拐地走向写有“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的门。既然她有霍莉的钥匙，她很高兴发现门锁住了。这意味着没有接待员上班。若有接待员，她会装成糊涂的老太太，说她一定是在错误的楼层下了电梯，说声十分不好意思。她开始翻看霍莉的钥匙，试了一些看上去可能匹配的钥匙，同时希望没人走出家具进口公司或大卫父女事务所的办公室上厕所。

世界大赛（World Series）是美国职棒大联盟于每年10月举行的总冠军赛，是美国以及加拿大职业棒球最高等级的赛事。原文标题中写成了WORLD'S SERIES，这不合乎语法。克利夫兰守护者队曾在1920年、1948年获得过世界大赛冠军；克利夫兰布朗队，目前隶属于美国橄榄球联合会（AFC）北区的球队，历史上从未赢过超级碗。

第三把钥匙匹配上了。她走进一个让客户等候的区域。空调发出轻柔的声响。她检查小办公桌上的电脑，希望电脑只是在睡眠，但没交好运。她打开右侧的房门，张望里面，通过墙上装在相框里的体育新闻版面来判断那一定是男性合伙人的办公室。标题为“克利夫兰队赢得世界大赛”（糟糕的语法，她心想着）的新闻版面大概是真的，但标题为“布朗队赢得超级碗！”的新闻版面不是真的¹²。

另一间办公室是吉布尼的。她快步奔向霍莉的电脑，按下一个任意键，希望唤醒电脑——假如电脑在睡眠的话。这台电脑在睡眠状态，但需要输入密码才能解锁电脑内任何可能存在的珍宝。她试了好几种密码，包括HollyGibney、hollygibney、FindersKeepers、finderskeepers、LaurenBacallFan和

password。没一个管用。她看着桌面，桌面整洁有序，除了一本记事本，几乎空无一物。记事本最上面的一页上有花朵的涂鸦和一些草草记下的笔记。其中有伊玛妮这个名字，它在埃米莉眼中毫无意义，但“榆树林拖车公园”就不一样了——埃米莉去那儿，从那个姓克拉斯洛的婊子的拖车清理掉了足够多的物品，使得她像是离开了一样。埃姆不喜欢这个拖车公园的名字，但它下面的几个词让她更加不喜欢：《敲钟报》、J. 卡斯特罗、2012。

她怎么可能查出这么多东西？

埃姆撕掉这页纸，还额外撕掉它底下的那页纸。她把它们揉成球，塞进口袋。她逐一查看办公桌的抽屉，希望能找到一份书面报告。她没有找到报告，并且承认，就算找到一份报告也不会让她的内心放松下来，除非报告是手写的。她也没有找到一张写有霍莉的密码的纸条，接着一波愤怒和绝望的情绪在她周身翻滚。

我们应该在氰化物药丸之外提前准备一份逃跑计划，她心想着，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么做？

答案看起来显而易见：因为他们老了，而老人无法跑得非常远，也无法跑得非常快。

也许没有报告。也许这个愚蠢的女人拿不准她的结论，从而没有写报告，也没有告诉任何人。

埃米莉判断，这是她能希冀的最好可能。她会回家。罗迪会枪杀姓吉布尼的婊子，就像他枪杀姓克拉斯洛的婊子一样。他们会将她的尸体用木巴克牌木材削片机处理，将她的骨骼磨成细粉，将她其余的部分液化，其中包括被尼古丁毒害的肝脏。接着，他们会驾驶“玛丽·凯瑟号”进入湖泊，在最深的水域停船，把霍莉·吉布尼的遗骸装进一个一次性塑料袋，从船舷扔下去。在那之后，他们会继续希冀最好的结局。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当然是自杀，但埃米莉依然希望事情不会到那一步。

她找到嵌入墙内的保险箱，保险箱可预知地藏在一张山岭牧场的版画后面。她试了试保险箱的手柄，预期什么都不会发生，确实也什么都没发生。她厌恶地转动了一下转盘，重新挂好版画，关闭电脑。她判断，记事本放得有点儿不对，于是她将它摆正。接着，她按照原路返回，将她碰过的一切擦拭干净，首先从电脑键盘开始。她戴上口罩，通过猫眼窥视外面，确认过道无人，最后擦拭了办公室大门的门钮。她走到过道的半当中，才记起她忘了重新锁上大门。她折返回去，锁上门，再次注意擦掉指纹。

在电梯里，她拉下棒球帽的帽舌。她在大厅只碰到一个人，因为她低下脑袋，当芭芭拉·鲁滨逊在走向电梯的路上与她擦肩而过时，她只看见牛仔裤和运动鞋。是时候回家，并解决至少一个令人讨厌的麻烦了。

她推开门到大街上时，下背部传来一阵特别剧烈的疼痛。埃米莉站在人行道上，面容歪扭，等待疼痛减轻。疼痛确实减轻了，至少减轻一点儿，她为了她离家之前吃下的那杯小精灵芭菲而感谢上帝（上帝当然并不存在）。她穿过弗雷德里克街，走向她的汽车，一瘸一拐得比以往更加严重。

在那一刻，霍莉朝着她的丈夫尖声叫出的那个短语闯入她的脑海，她摒弃了它。

15

“这被叫作安慰剂效应，你这个半个脑子都死了的笨——”

他冲向她，朝她尖叫，要她闭嘴，安慰剂效应压根儿不存在，它只不过是对统计数据的操纵，是一帮懒惰的、伪科学的——他一冲进她伸手够得到的距离，她立刻抓住了他。又一次不假思索的举动，甚至连一点儿事先筹划都没有。她就是伸出右手臂，穿过栏杆，弯曲手臂勒住他的脖子。这让她挫伤的右肋好痛，然而在肾上腺素飙升的状态下，她几乎未加注意。

他试图急扭挣脱，差一点儿就要成功。霍莉使出两倍的力量，把他猛拉到栏杆旁边。他的浴袍在滑落，露出可笑的有消防车图案的睡衣裤。

“放开我！”他透不过气来，几乎是从喉咙里喊出这几个字，“放开我！”

这儿原文写的是颈静脉（jugular vein），但按照描述更像是颈动脉被划开。

霍莉记起她的左手里拿着什么。她一直紧紧捏着的东西切入她的掌心。那是一枚三角形耳环，和她在废弃的汽修店旁边的野草丛里发现的那枚耳环是一对。她把左手穿过栏杆推出去，而耳环被她紧紧地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让耳环的三个金色尖角之一划过哈里斯瘦骨嶙峋的喉咙，画出一个半圆，从一侧下颌到达另一侧下颌。她没指望任何成果，仅仅是这么干了。在这条十英寸长的半圆弧线的大部分地方，尖角几乎没有划开皮肤；纸张造成的割伤也许会更深，让更多血流出。接着，尖角勾住一条鼓起的肌腱，刺入得更深。罗迪试图避开她用来划伤他的不知什么锐器，猛地将脑袋扭向一侧，结果反倒帮了她忙。耳环划开他的颈静脉^②，霍莉先是被喷了一脸温热的血，接着当他的心脏泵出血喷向她时，她再次被喷了一脸血。鲜血飞溅进她的眼睛，刺痛刺痛的。

罗迪痉挛抽搐，从她的手里挣脱。他趑趄着走向楼梯，浴袍的后襟几乎垂落到腰部，剩下的部分拖到地上。他用一只手捂住脖子，鲜血从指缝间喷出。他跌跌撞撞地走向那柄斜倚的地刷，被其绊倒。他的头磕到楼梯扶手，人跪倒在地。鲜血继续喷射，但势头开始减弱。他攥住扶手，站起身，转身朝向她。他的眼睛睁得好大。他伸出手，发出一串可能代表任何意思的喉音，但霍莉觉得这也许是他妻子的名字。浴袍完全滑落下来。这一幕让她联想到一条蜕皮的蛇。他朝她迈出两步，挥动手臂，接着俯面倒下去。他的头颅前部砰地砸在混凝土地面上。他的手指抽动。他试图抬起头，却抬不起来。鲜血如涓涓细流一般流淌过混凝土地面。

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在第五幕第一场说了这句话（Yet who would have thought the old man to have had so much blood in him?）。——编者注

霍莉既震惊又惊愕，愣在原地。她的两条手臂依然穿过由交叉的栏杆形成的两个方格，伸在笼外。耳环仍然夹在她的左手里，现在左手像是穿了一只湿润的红色手套。一开始，她脑海中唯一的念头是麦克白夫人的问题：谁会想得到这老头儿有这么多血？^①

接着，另一个问题浮现：他的妻子在哪儿？

她后退一步，接着是两步，然后被她自己的脚绊倒，重重地坐到蒲团上。她怀着受到挫伤的右肋的疼痛，大声哭出来。耳环从她手里掉下来。

她等候着埃米莉的到来。

16

在弗雷德里克大楼的大厅里，芭芭拉几乎没有看那名从她身旁经过的女人一眼。她脑海里想着《请演绎推理》，那是一套儿童侦探读物，杰尔姆在孩提时读过，又传给了她。她不知道她和J对霍莉选择的领域的着迷（尤其是J）是否源自那些童书，但也许是的吧。

每一本《请演绎推理》中有三四十个谜题，每一篇仅有两三百页长。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有着不可思议的姓名——“荷兰·望远镜”——的侦探。荷兰会到犯罪现场，观察，和一些人聊聊，再解开谜团（通常是抢劫案，有时是纵火或砸脑袋的罪行，绝不会是谋杀）。荷兰总是以相同方式做出推断：“所有的线索都齐了！解答唾手可得！请演绎推理吧？”杰尔姆有时能破解案子，芭芭拉几乎从来都不行……虽然当她翻到书的后面阅读案情概要时，解答总是看起来显而易见。

随着她在电梯里逐渐上升，她想起霍莉一直在调查的失踪事件就像她在9岁或10岁时为之困惑过的那些迷你谜案。更加下作，更加险恶，但本质上一样。所有的线索都齐了，解答唾手可得。芭芭拉几乎认为那是真的。她希望她能翻到书的后面阅读解答，但现实中没有那样的书。只有她失踪的朋友。

她走过过道，用她的钥匙打开“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的大门：“霍莉？”

没人回答，但芭芭拉萌生一种极端奇怪的感觉，要么有人现在在这儿，要么不久之前有人来过这儿。不是气味，而只是一种空气最近受到过扰动的感觉。

“有人吗？”

没有回应。她迅速地看了下皮特的办公室。她甚至察看了衣柜。接着她走向霍莉办公室的房门。她在门前驻足片刻，手放在门钮上，害怕她会发现霍莉死在椅子上，双眼睁开，没有神采。她逼迫自己打开门，告诉自己她不会看见霍莉，但假如她看见了，她一定不能尖叫。

霍莉不在房内，而芭芭拉对刚才有人在这儿的的感觉没有消失。她看着霍莉的办公桌，见到只有一本空白的记事本，是霍莉乱涂乱画、记笔记，或者两件事一起做的时候使用的记事本。记事本整齐地放在桌面的正中心，那是霍莉一直以来的做法。芭芭拉按下电脑小键盘的一个按键，当什么事都没发生时，她皱起眉头。霍莉几乎从不关闭电脑，只会让电脑睡眠。她说她讨厌电脑启动时即便极其短暂的等待。

芭芭拉开启电脑，当启动屏幕出现时，她用手机里的笔记应用找到那串能打开办公室所有电脑的密码：Qxtt4#%ck。她输入密码。除了屏幕令人讨厌的迅速晃动，什么事都没发生，屏幕晃动意味着苹果电脑已经驳回了密码。她再次尝试，以防她输错了。同样的结果。她皱起眉头，在明白过来时发出受挫的笑声。密码每过六个月会自动更改，这个安全功能意味着Qxtt4#%ck在7月1日就失效了。霍莉疏忽了，没给她最新密码，而芭芭拉忙于自己的事务，也忘记询问。杰尔姆可能有密码，但她猜想他没有。他也一直在忙自己的事。

请演绎推理？

威廉·透纳（William Turner，1775—1851），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水彩画家和版画家。

芭芭拉什么推理都没有。她站起身，起步要离开，接着几乎是心血来潮一般，她拿下墙上的透纳^①风景版画。公司的保险箱在画的后面。尽管保险箱关着并锁住，芭芭拉却看见一些令她更加不安的细节。霍莉使用保险箱时总是将密码转盘

重新拨至零。这是她小的强迫性行为之一。假如是皮特使用保险箱，他不会如此费心，但皮特几乎整个月都不在。

她试了试手柄。锁住了。她不知道保险箱的密码组合，因此她不能查看保险箱里是否被拿走了任何东西。她能做的是把转盘重新拨至零，挂回版画，打电话给她哥哥。

17

埃米莉把汽车停在私人车道上，从斯巴鲁下来时动作有点儿太快了。又一阵疼痛贯穿她的后背。越来越难以相信他们在阻止衰老的大潮，自从他们享用豪尔赫·卡斯特罗以来，他们一直把那当作信条。

不是信条，她坚称，是科学。这里面有科学。这些只是紧张引起的神经痉挛。它们会消失的，一旦它们消失，我会继续康复。

她登上前门台阶，手掌按住脊椎最下端的腰部区域。罗迪不在门廊上。门廊上除了一杯剩下一半的咖啡杯和他的笔记本，什么都没有。她低头看着笔记本，见到他昔日工整的笔迹开始变得潦草和抖动，她不由得感到痛苦。他也没有沿着笔记本的蓝线写字。他写的句子忽上忽下，仿佛是在巨浪中的“玛丽·凯瑟号”上写下的。

她预料会在起居室或一楼办公室里找到丈夫，但他没在这两处地方，当她走进厨房时，她看见通往地下室的门开着。埃米莉心窝里升起一股不安。她走向那扇门：“罗迪？”

回答她的是那个女人。那个好管闲事的卑鄙女人说：“教授，他在这儿，我想他已经讲授完最后一课。”

18

杰尔姆告诉芭芭拉，到头来他还是不会飞回来。有一趟中午12点40分的航班，但是当他打电话订票时，他被告知航班已经由于新冠而取消。机长和三名机组成员已经被检测为阳性。

“我会试试租一辆汽车。路程不到五百英里。我到午夜时就能到家。假如交通不是太糟的话，会更早。”

“你确定你的年龄大得够租车？”她希望哥哥的年龄够格。她想要哥哥和她一起，她非常需要他。

“从两个月前我过生日时起就够了。我甚至能用我的全美作家协会会员卡获得折扣。疯狂吧，啊哈？”

“你想要知道什么叫疯狂？我想刚才有人在办公室里。我现在在这儿。”她告诉了哥哥，她如何不得不开启电脑，而不是按一下键就唤醒电脑，而密码转盘又是如何转到七十多的数字，而不是对准零。“你有她的密码吗？在本月初开始生效的密码？”

“哎呀，没有。我这个月根本还没去过那儿。你知道的，我在忙我的书。”

芭芭拉知道：“有可能是她关闭了电脑，我早已告诉她，电脑即便在睡眠时也在耗电。不过忘记将密码转盘拨至零？你知道霍莉是什么人。”

“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去那儿？”杰尔姆问道，马上回答了他自己的问题，“也许是某人担心她已经查出什么。那人想要知道霍莉有没有写报告，或者有没有和她的委托人谈过。芭布，你必须打电话给那个姓达尔的女人。嘱咐她要小心。”

“我不知道她的号码……”芭芭拉想到了彭妮·达尔留下的语音留言。她的号码会在芭芭拉的联络人名单上。“不用担心，我有她的号码。比起担心邦妮·达尔的母亲，我更加担心霍莉的安危。”

“妹妹，我很快到那儿陪你。警方怎么样？伊莎贝尔·杰恩斯呢？”

“我应该说些什么？霍莉把汽车停在错误的停车位上，一只轮胎压到黄线，还忘记把保险箱的转盘拨回到零，因此需要召来国民警卫队吗？”

“是的，是的，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但伊齐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朋友。你想要我打电话给她吗？”

“不用，我会打的。但是在我打电话之前，先把你关于案子所知的一切全告诉我。”

“我早已——”

“你是说过，可我那时全神贯注在我自己的事情上，所以再告诉我一遍。因为我感觉我差不多知道了。我只是无法……我太心烦意乱了……再从头到尾讲述一遍，拜托了。”

于是他讲述起来。

19

埃米莉走下楼梯，到了半途，看见她的丈夫俯面卧在一摊逐渐扩大的血泊中，随之停住脚步。“发生了什么事？”她尖叫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切开了他的喉咙。”霍莉说道。她站在马桶旁边，背靠着囚笼远端的水泥墙。她感到平静得出奇：“你想要听一个我编出的笑话吗？”

埃米莉冲下最后的六级或八级楼梯。一个失误出现了。她在最后一级绊了一下，失去了平衡。她伸出双手，减弱摔倒的势头，霍莉听见咔嚓一声，是埃米莉左手臂的一根又老又脆的骨头折断的响声。这次，响起一声刺耳的尖叫，而不是普通的尖叫，不是由于恐惧，而是因为疼痛。她爬向罗迪，转过他的脑袋。从他被切开的喉咙流出的血液已经开始凝结，当他的面颊被从血污上拉开时，响起一种黏糊糊的撕裂声。

“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酒吧，点了一杯迈泰鸡尾酒……”

“你做了什么？你对罗迪做了什么？”

“你没在听吗？我切开了他该死的喉咙。”霍莉弯下腰，捡起金色耳环，“用这个东西。这是邦妮的耳环。假如世上有过死后复仇的案例，我会说这便是了。”

埃米莉站起身……太快了。这次不是普通的尖叫或刺耳的尖叫，而是背部爆发疼痛时她在剧痛下发出的号叫。而她的左手臂弯曲地垂下。

手肘骨折了，霍莉心想，很好。

“哦，我的上帝啊！哦，我亲爱的上帝啊！好疼啊！”

“我只希望你疯狂邪恶的脑壳会痛得裂开。”霍莉告诉她。她拿起耳环。耳环在荧光灯下闪烁光芒。“到这儿来，教授。让我来消除你的痛苦，你的痛苦看起来相当可观。也许现在还不算太晚，赶紧在你丈夫去往地狱的路上追上他。”

埃米莉弯下身，像个老巫婆。她在那天早上将头发扎成一个简洁的圆发髻，现在发髻松掉，发丝垂落在脸庞周围。霍莉觉得这增添了她整体上的老女巫感觉。她寻思着她感觉到的平静是否意味着她已经精神失常。她认为不是，因为她完全清楚一点：假如埃米莉·哈里斯能返回一楼，再重新下来，那么她将会丧命。

美国电影演员亨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 1899—1957）的昵称。下面的台词来自他主演的电影《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

至少我干掉了他们中的一个。她心想着，接着突然想起鲍吉^②说“我们会永远拥有巴黎”。

埃米莉像宝宝一样拖曳着脚步，走向楼梯。她抓住扶手。她回头看了一眼，不是看霍莉，而是看向她躺在地上、已经死掉的丈夫。接着，她开始非常缓慢地爬上楼梯，一路拉拽着她的身躯。她大口呼吸，发出刺耳的喘气声。

霍莉在她身后喊道：“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酒吧，点了一杯迈泰鸡尾酒。跌倒，摔断脖子吧，跌倒吧！”

然而埃米莉没有跌倒。

20

芭芭拉认为霍莉失踪之谜也许终究存在一个位于书后面的解答。前提是你把彭妮·达尔想象成“书后面”。弗雷德里克大楼的停车场旁边的一根路灯柱上贴有一张“寻女启事”的传单。在三周的风吹雨打下，传单已经褪色，传单的一部分在上午炎热的微风中拍动，但芭芭拉依然能看见姑娘面带微笑的脸庞。

死了，她心想，那个姑娘死了。上帝，请不要让霍莉也死了。

她拨打彭妮·达尔的电话号码。随着铃声响起，她看着传单上面带微笑的金发女人的照片。她比芭芭拉自己没大多少。

拜托你在手机旁，达尔太太，接起你该死的手机。

彭妮接起电话，听起来屏着呼吸：“你好？”

“我是芭芭拉·鲁滨逊，达尔太太。”

“你收到我的留言了吗？你有没有找到她？她是否安好？”

芭芭拉不知道她说的是邦妮还是霍莉。无论是谁，答案是相同的。“仍然失踪。我知道你和霍莉本该在昨晚通话。她有没有转而给你发送报告？你有没有查看过电子邮箱？”

“我看过，什么都没有。”

“你愿意再查看一下吗？”

彭妮·达尔让她别挂断电话。芭芭拉在她查看邮箱时伫立原地，注视着她失踪女儿的照片。是金发碧眼的全美最佳啦啦队队员类型，是每个白人男孩的梦中情人。她等待着，汗水顺着她的面颊滚下。她不断回想起密码转盘。对不起，数字错误。她心想着。

彭妮回来了：“没。什么都没有。”

那么假如存在报告，报告大概锁在“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的电脑系统内。芭芭拉谢过彭妮，打电话给皮特·亨特利。他已经迫使女儿放弃照看他的手机，因此是他本人接起的电话。

“皮特，我是芭芭拉，在你询问之前，我先说一下，她仍然失踪。”她告诉了皮特公寓楼车库里不像霍莉作风的停车方式，以及密码转盘的奇怪之处。接着，她提出最重要的问题：他有没有公司电脑的密码，那个在7月1日自动重置的密码？

她不得不等待他在一阵咳嗽结束后答道：“该死的，没有。密码的事都是霍莉在负责。”

“你确定她没有给你密码？”

“是的。如果她给过，我会记下来的。在你询问之前，我先说一下，我也没有保险箱的密码。几个月前，她把密码给了我，我确实记了下来，但我弄丢了写有密码的纸。反正我从不使用保险箱。对不起，孩子。”

芭芭拉感到失望，但并不惊讶。她谢过皮特，结束通话，伫立原地，注视启事传单上面带微笑的金发姑娘。热意已经击败她用的止汗剂，汗水现在从她的腋窝淌下来。反正她也不确定保险箱里是否有一份书面报告。霍莉在这方面格外讲究，会把资料通通保存在“盒子”里——这是她对她的电脑的叫法——直至她确定案子结束了。她讨厌在进行修改或补充后重新打印文件，这是她的又一个怪癖。假如她确实写了一份报告，归档到了云端，那么报告将会待在云端，直至一个IT人员——一个拥有强有力技能的人员——能打开“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的电脑，而等到那时，也许就太迟了。很可能太迟了。

杰尔姆说她应该打给伊莎贝尔·杰恩斯，芭芭拉说她会打的，但是为了什么呢？霍莉失踪不到二十四小时。她的公寓或办公室都没有血迹或搏斗痕迹。她甚至无法让伊齐对霍莉的汽车发布寻物警报，因为汽车好端端地停在霍莉居住的公寓楼车库里，只是停错了停车位，大家一直犯那种错。

除了霍莉。她不会。

芭芭拉决定回家。她的父母不会在家里，她也不想用这件事让工作中的他们心烦。她需要的是杰尔姆。到达家里时，她给杰尔姆打去了电话。她听到的信息说他因为在开车而无法接电话。芭芭拉告诉自己，这挺好，但她的感觉不好。没一件事让她感觉良好。

21

兴许她会在楼上瘫倒，霍莉心想，摔断胳膊，摔伤后背……这种事可能发生。但她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

她等待着，就在她开始产生希望时，一只鞋出现了。接着是另一只鞋。再接着是疯狂老女人的裙子褶边。她缓缓走下来，一次走下一级，气喘吁吁，右手紧紧握住楼梯扶手。她的左手悬垂下来。她的面色如此苍白，都可能是一具尸体的面色了。一把手枪塞在她的裙子腰带里面。尽管霍莉只能看见枪把，但她无论在何处都会认出那把枪。埃米莉打算用比尔·霍奇斯的点三八手枪杀害她。

“你这个婊子。”埃米莉粗声粗气地骂道，她已经走到楼梯底端，“你的多管闲事已经毁掉一切。”

“在我插手这件事的很久以前，一切就已经被毁了。”霍莉慢慢后退，直到她退无可退为止。她甚至抬起双手，那会有很大好处：“一直以来都是安慰剂效应，埃米莉。预期有助于人体进行化学反应。我有一点儿疑病症，所以我知道。我也已经见过数据。许多年来，科学家早已知道安慰剂效应。我确信，你丈夫在心底里也知道。”

假如霍莉希望激起那种导致这个女人的丈夫如此轻率行事的暴怒，那么她失望了。假如她希望埃米莉从腰带里面拔出点三八口径的手枪，开枪击中她自己的肚子，那么她也相似地失望了。实际上，虽然霍莉没有意识到自己感觉到了任何东西，但她的感官敏锐地打开了，简直达到超自然的程度。她看见一切，听见一切，甚至包括埃米莉·哈里斯每次急促地吸气时喉咙里细微的响声。霍莉寻思着，是否每个人——至少是那些看见死亡向着他们而来的人——都体验到这种极其敏锐的心神专注，这是大脑在最后时刻试图在一切被夺走之前吸收一切。

化用了“唉，可怜的郁利克！我和他很熟”，该句通常被认为是《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一场中的句子，但其实和原句略有出入。原句是“唉，可怜的郁利克！霍拉旭，我认识他”（译文引自《莎士比亚全集》，朱生豪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埃米莉俯视着丈夫。“唉，可怜的罗迪，”她说，“我和他很熟。”^①

“听听你自己说的，”霍莉说道，后背靠着墙壁，双手张开贴着混凝土墙面，“一个食人魔引用莎士比亚的句子。这值得被写入《吉尼斯世界——”

“闭嘴。闭嘴！”

霍莉没打算闭嘴。她在大半辈子里一直是个逆来顺受的胆小鬼。她的母亲说：有人对你说话时再讲话。亨利舅舅说：小孩应该乖乖听话，少出声。啊，该死的他们。不，干死他们。几秒钟之内，这个女人就将让她永远闭嘴，但是和罗迪一样，她打算由她先说话。

“我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一个我编出的笑话：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酒吧，然后——”

“闭嘴！”

埃米莉举起手枪，开了火。尽管这是一把口径相对较小的转轮手枪，枪声在地下室里依然震耳欲聋。火星从一根自家焊接的栏杆（罗迪在YouTube上找到一个视频，照着视频焊接，得到绝佳的成果）上跃起。霍莉看见一块碎片从蓝色塑料马桶上方的水泥墙向上飞起。她心想：我甚至没有时间闪躲。

“——然后点了一杯迈——”

“闭嘴！”

就在埃米莉再次开枪时，霍莉沿着墙壁移到了左侧。这次没有火星儿——弹头径直穿过一个方格，在霍莉一秒钟前所站位置的混凝土墙面上造成一个分币大小的洞眼。手枪在埃米莉的手中摇摆，霍莉心想：她是个左撇子，而她摔断的正是左手臂。她在用她的非利手射击。

“然后点了一杯迈泰鸡尾酒。你到这里为止跟得上我的思路吗？这个笑话相当不错，起码我认为如此。酒保去调制鸡尾酒，女人听见一个声音说‘祝贺，霍莉！你理应——’”

埃米莉走上前，想要靠近些，但她的一只脚被罗迪的浴袍绊住，再次跌倒。她的一侧膝盖落在已故教授的屁股上，另一侧膝盖落在混凝土地面上。她的身体在腰部扭转，她痛得大叫，手枪走了火。这颗子弹射入罗迪的后脑勺。倒不是说他能感觉到。

倒地不起，霍莉心想，倒地不起。倒地不起！

然而埃米莉站起来了，尽管疼痛让她尖叫，她也无法完全挺直身体。霍莉不再认为她看上去像女巫，现在她看上去像钟楼怪人。她的眼球鼓出，嘴角有白色酪状物，霍莉不想去细想这个女人可能刚吃过什么。想必她吃东西时告诉她自己，在她重新下去用霍莉导师的手枪了结霍莉的性命之前，她需要力量。她现在举起那把手枪。

“赶紧呀。”霍莉说，“给我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出自《哈姆雷特》第五幕第二场。译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莎士比亚全集》，译者为朱生豪等。——编者注

她沿着墙壁向左移，同时闪躲着，感觉自己像母亲的小瓷像一样脆弱。这次，她躲避得稍微迟了，而埃米莉交了点儿好运。霍莉感觉右臂在手肘上方的一阵灼烧感。霍莉也熟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想到《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中了，很明显的一剑。¹²但仅仅是擦伤而已。不怎么疼，至少目前还不疼。

“于是这个声音说：‘祝贺，霍莉！你理应拿到那笔钱的每一个子儿。’但是她环顾四周时，发现没人。接着她听见另一边的一个声音说——”

“闭嘴，闭嘴，闭嘴！”

就在埃米莉再次开枪之前，霍莉跪了下来。她听见子弹从她头顶上飞过的嗖嗖声，距离近得足以擦过她的头皮。根据她所知道的，子弹确实擦过了她的头皮。

“抱歉，教授，”霍莉边说边站起身，“手枪只适合近距离射击。”她能感觉鲜血浸湿了衬衫袖管。血液温热，温热是好事情。温热意味着生命。“而且你还在用非利手射击。让我们来结束这件事。我会让你容易些。只要让我讲完我的笑话。”

她走到囚笼的最前边，将她的脸庞贴住一个方格。栏杆压在她的面颊上，感觉冷冷的。“于是，这另一个声音说：‘你今晚看起来格外漂亮，霍莉。’但是当她在看周围时，依然没有人！酒保端着鸡尾酒回来，而——”

埃姆蹒跚上前。她将比尔手枪的短枪管抵住霍莉的额头，扣动扳机。响起一声咔嗒的钝响，那是击锤落在空膛室上的声音，按照比尔教她的，霍莉特意留下那个空膛室……因为转轮手枪和比尔的配发武器格洛克步枪不同，没有保险装置。

这一刹那足以让埃米莉露出惊讶的表情，而霍莉早已将双手从栏杆间伸出来，抓住埃米莉的脑袋，用尽全身力气将它向左扭转。这个老女人的手臂折断时，霍莉听见了咔嚓声。这次她听见的是低沉的啪嚓声。埃米莉的膝关节弯曲了。她的身体倒下时，脑袋从霍莉的手里滑出，只给霍莉留下左手里的几根灰白头发。这些头发感觉好恶心，像蜘蛛网一样，她在衬衫上抹手，把发丝擦走。她听见自己的大口喘气声，整个世界仿佛试图从她眼前游走。她不能让那种事发生，于是她掴了自己一巴掌。鲜血从她受伤的手臂飞起。血滴飞溅在囚笼的栏杆上。

埃米莉最终形成一种蹲坐姿势，双腿在身下，但扭向与跪地的膝盖相反的方向，她的脸倚靠着笼子。一条栏杆已经把她的鼻子拱起，让它变得像猪鼻子一样。她睁开的双眼像双腿一样，像是在注视不同方向。霍莉双膝着地，掀起那块喂食翻板，拿到手枪。手枪的弹巢空了，但仍然能派上用场。假如埃米莉还活着（霍莉很怀疑），假如她动弹了，霍莉打算用手枪敲破她该死的脑袋。

没有动弹。霍莉大声地数到六十。她依然跪在地上，手指穿过一个底下的方格，按住埃米莉的颈侧。老女人的脑袋像是没有骨头一样，歪到她的肩膀上，这告诉了霍莉她需要了解的一切（她早已了解的事），但她将手指继续放在颈侧，又数到六十。她感觉什么动静都没有，就连一颗垂死的心脏最后几下奇怪的跳动也没有。

霍莉站起身，人依然在大口喘气，然而她脚软得站不住。她重重坐到蒲团上。她还活着。她不敢相信。她确实相信。她肋骨的疼痛让她确信。她手臂的灼痛让她确信。她的干渴让她确信。她感觉她能把五大湖的水喝干。

他们两个都死了。她切开了一个人的喉咙，扭断了另一个人的脖子。而她现在坐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囚笼里。最终某人会过来，但是要多久之后那一幕才会发生？一个人能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存活多久？她不知道。她甚至记不得她上一次喝水是在何时。

她拉起衬衫的袖管，当布料擦过伤口时，她痛得啾啾叫。她看见伤口终究比擦伤要严重一些。她右手肘上方两英寸处的皮肤上有道口，她能看见手臂内的肉。骨头看不见，她推想那样还好，但伤口在大量出血。她知道，血液流失也会造成她口渴，现在干渴猛烈，很快就会……什么？什么词比猛烈程度更深？她想不起那个词，就像她想不起一个人能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存活多少天。

我从这个囚笼里面杀掉了他们俩。那应该写进《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霍莉慢慢地脱掉身上的衬衫。这是一个缓慢和痛苦的操作，但她最终设法做成了。她把衬衫围着枪伤伤口系住——又一个缓慢的操作——用牙齿打上结。接下

来，她背靠混凝土墙壁，等待起来。

“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走进一家酒吧，”她嘶哑地说，“然后点了一杯迈泰鸡尾酒。酒保调制鸡尾酒的时候，她听见一个人说：‘你理应拿到那笔钱，霍莉。每一分钱。’她看看周围，发现没人。接着，她听见在另一边有一个声音说：‘你从囚笼里面杀掉他们俩，你进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干得好，你是个明星。’”

埃米莉有没有动弹过？一定没有。一定只是她的想象。霍莉知道她应该闭嘴，讲话只会让她更加渴，但她需要讲完该死的笑话，尽管她唯一的听众是两个死去的老人。

“酒保回来，她说：‘我不断听见有声音说好话，那是怎么回事？’酒保说……他说……”

她晕了过去。

22

霍莉失去意识（还刚好在说出最后的笑点之前）的时候，芭芭拉在家里，在那间现在归杰尔姆使用的办公室里。她看着那张从MapQuest打印出的地图，地图上的红点标记着不同的失踪事件。现在，其中包括了芭芭拉本人画上的、用来标记失踪于2012年秋的豪尔赫·卡斯特罗的红点。芭芭拉把那个红点画在山脊路上，奥利维娅家的对面。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在他失踪前不久看见过他？奥利维娅说过这些话。他那时在跑步。他总是在晚上跑步，跑去公园再跑回来。甚至在下雨时也跑，那天晚上就下着雨。还有别的话：我确实从未再看见过他。

芭芭拉描了一条线路，从贝尔学院的校园沿着山脊路往下，直至公园。直至公园里的儿童游乐场。假如是在那儿发生的呢？那儿有一个停车场，假如那儿停了一辆面包车，就像邦妮光顾的便利店的监控视频里的那辆面包车……

一些东西啮咬着她。是关于面包车的什么细节吗？关于山脊路吗？还是二者皆是？她不知道，虽然她确信荷兰·望远镜会知道。

她的手机响起。是杰尔姆。他让妹妹告知最新进展。她告诉哥哥她打的几通电话以及她还未打给伊齐·杰恩斯的事。他告诉妹妹，她跳过那通电话大概是正确的。他说他路途顺利，已经进入新泽西州境内，但他不想让车速比限速超出五迈以上。芭芭拉不必询问原因——哥哥是一个开车的黑人。他在路上时甚至不想冒险用手机通话。他停靠在一处暂停区，再打电话给她，而且他想要再次出发。

在杰尔姆挂断电话之前，芭芭拉脱口说出她最大的担心：“如果她死了，那该怎么办，J？”

他沉默了一下。她能听见收费公路上的车流声。接着，他说道：“她没有死。如果她死了，我会感觉到。小芭，我得走了。我会在晚上11点到家。”

“我会躺下来，”芭芭拉说，“也许我会想到什么。我感觉，比起我认为自己知道的，我其实知道得更多。你有没有过那种感觉？”

“经常有。”

芭芭拉进入她的卧室，在床上伸直四肢。她没有期望睡着，但也许她能清空一下头脑。她合上双眼。她想起奥利维娅和奥利维娅讲述的许多故事。她记起自己向老诗人问起那张她和鲍嘉站在特雷维喷泉前面的著名照片，特别是关于她睁大双眼、简直像惊愕的笑容。奥利维娅说：假如我看起来惊愕，那是因为他把手放到我的屁股上。

芭芭拉渐渐入睡。

23

霍莉在罗林山老年人照护中心的阳光房里。房间里除了她的母亲和舅舅，就没其他人。他们坐在一张桌子旁，看着大屏幕电视上的保龄球赛，喝着装在高杯里的冰茶。

“我能喝点儿吗？”霍莉用嘶哑的嗓音说道，“我好渴。”

他们环顾四周。他们举起高杯，向她致意，然后喝起来。杯沿上卡了柠檬角，杯身上沾着冷凝而成的小水珠。霍莉想到，她多么想要伸出舌头，舔走他们杯身上那些小水珠。她会一直舔到杯口，吮吸柠檬角，再喝光两杯冰茶。

“你应付不了那么多钱，”亨利舅舅说道，抿了一口，“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你好。”

“你很脆弱。”夏洛特说道，也抿了一口。如此小口！她怎么能没有大口喝呢？霍莉会大口喝掉两杯冰茶，只要他们愿意把它们给她。

夏洛特向霍莉递出她那杯：“你可以喝掉它。”

亨利舅舅递出他那杯：“你也可以喝掉这一杯。”

两人像小孩一般一起吟唱道：“只要你答应停止这些危险的愚蠢举动，回家来。”

霍莉艰难地离开了这个梦境。现实是哈里斯家地下室里的囚笼。她的右肋依然作痛，手臂的伤口感觉像是有人用打火机油将其浇得湿透再点燃，但那些疼痛面对她持续不断的渴意得屈居次席。至少，子弹造成的伤口看来已经停止出血——临时充当绷带的衬衫上显现的是褐色，而不是红色。她认为把衬衫从伤口上扯下来将会非常疼痛，但那根本不是她现在需要担心的事。

她站起身，走向栏杆。罗德尼·哈里斯的尸体躺在楼梯旁。埃米莉的尸体已经从最后垂头弯腰的蹲坐姿势倒下，侧躺在地上。她先前一定是将那扇通向厨房的门开着，因为飞虫已经聚集，品尝着罗迪洒落的血。那儿有好多血可以品尝。

霍莉心想：我会出卖我的灵魂来换取一杯啤酒……而我甚至都不喜欢啤酒。

她想起她的梦境是如何结束的，想起那段小孩一般的吟唱：只要你答应停止这些危险的愚蠢举动，回家来。

她让自己放心，某个人会来的。某个人不得不过来。问题是当那件事发生时她会呈现哪一种状态。或者说，她会不会还活着。然而，即使是现在，即使她全身都是伤，即使囚禁她的笼子外面躺着两具尸体，即使她口渴难耐……

“我毫不后悔，”她嘶哑地说，“毫不。”

好吧，有一个后悔的点。躲藏在链锯后面是个大错。

霍莉心想：我需要学会更加信任我自己。我将来得在那方面努力。

24

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 1929—2012），美国诗人、散文家和女性主义者。

芭芭拉也在做梦。她闯入奥利维娅·金斯伯里位于山脊路上的家中的起居室，发现奥利维娅坐在她惯常坐的椅子上，在读一本书——是艾德丽安·里奇^①的诗集《潜入沉船》——吃着一小块三明治。她身旁的桌上有一杯热气腾腾的茶。

“我以为你死了！”芭芭拉喊道，“他们告诉我，你死了！”

“胡说，”奥利维娅一边说，一边放下书，“我打定主意，要庆祝我的百岁生日。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豪尔赫·卡斯特罗在决定诗歌工作坊命运会议上的那次发言？埃米莉从始至终都挂着笑容，但她的眼神——”

芭芭拉的手机响起，梦境分崩离析。做梦很棒，因为在梦境里奥利维娅还活着，但梦终究只是个梦。她抓起手机，看见屏幕上显示母亲面带微笑的照片。她也看见了时间：下午4点03分。杰尔姆现在一定在宾夕法尼亚境内了。

“嘿……”她不得不清了清嗓子，“嘿，妈妈。”

“你在打盹儿吗？”

“我只是想要躺一会儿，但我猜想我睡着了。我梦见奥利维娅依然活着。”

“哦，甜心。我十分难过。在你的外婆安妮过世后，我做过那样的梦。我总是遗憾要从梦境中醒过来。”

“是的。是那样的感觉。”芭芭拉用一只手捋过头发，回想手机吵醒她时，梦中的奥利维娅在说什么。就像她关于监控视频中的面包车的稍纵即逝的念头，似乎梦中的话也很重要。荷兰会知道，她心想，荷兰早就会把这个案子全想通。

“——霍莉？”

“什么？”

“我问你是否已经确定霍莉的下落，或者是否已经重新联络上她？”

“没，啊，还没有。”她仍然不打算把她的担心告诉塔尼娅。也许在J回来后可以告诉她，但在那之前不行。

“她大概在本州北部，料理她母亲的事。”塔尼娅压低声音，“我从未对霍莉说过这话，但夏洛特·吉布尼不是死于新冠，她死于愚蠢。”

芭芭拉不得不对此勉强一笑：“我想霍莉知道，妈妈。”

“我打电话来是要告诉你，我和你老爸在外面碰面吃晚餐。在一家十分豪华的餐厅。”

“好极了！”芭芭拉说，“哪家？”

塔尼娅告诉了她，但芭芭拉几乎没有听。她感觉像是有一道闪电已经在她脑海里劈下。

哪家？

“——实际的纪念日。”

“好的，好的。”

塔尼娅大笑起来：“你有没有听我说？我说，这是一次提前的结婚纪念日晚餐，因为在实际的纪念日，他不得不去外地。假如你想要钱买外卖，只要看一下厨房抽屉——”

“祝你今晚愉快，妈妈。我得走了。爱你。”

“爱你——”

但芭芭拉结束了通话，在她与霍莉的手机短信里往前翻找，找到了这条：哪个？

芭芭拉那么问，是因为在霍莉发给她的照片里面，她认识两个人。一个是凯里·德雷斯勒，充满魅力的年轻小伙儿，她上体育课时，课上所有女生都迷恋他。另一个是哈里斯教授。她去找埃米莉·哈里斯，希望对方把她介绍给奥利维娅·金斯伯里的时候，她看见他在洗汽车。在那个温暖的冬日里，哈里斯家车库的两个停车位都打开着，在另一个停车位里停放了一辆面包车。他是不是看见她在看面包车，连忙关上了车库门？为了掩藏面包车？

瞎扯。你在编造故事。

也许吧，但现在她知道了母亲的来电吵醒她时梦中的奥利维娅正要说什么。她知道，是因为奥利维娅真的说过这句话：埃米莉从始至终都挂着笑容，但她的眼神……她的眼神看上去像是想要杀了他。

豪尔赫·卡斯特罗，第一个失踪者。

“你疯了，”芭芭拉小声地自言自语，“就因为他认识凯里·德雷斯勒……而她认识卡斯特罗……并且不喜欢他……”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在他失踪前不久看见过他？

“你疯了，”芭芭拉重复道，“他俩都垂垂老矣。”

但……邦妮·达尔。最后一个失踪者。可能是……？

她匆匆进入杰尔姆的办公室，开启他的电脑，用谷歌搜索她想获知的东西。接着，她打给玛丽·迪尚。

“你记得奥利维娅有次告诉我们哈里斯夫妇的圣诞派对吗？关于他们如何派圣诞老人四处分发点心和啤酒？”

“哦，是的，”玛丽说道，大笑起来，“只是，他们本该是扮成圣诞老人手底下的小精灵。奥利维娅认为，这是埃米莉·哈里斯性格的一个绝佳例子——她的意图是，无论发生什么灾难或新冠疫情，都要让她的圣诞派对传统延续下去。我们吃了点心，喝了啤酒——莉薇不顾我的强烈忠告，喝了两罐——但跳过了Zoom平台上的派对。”

“她说，一个金发女孩送东西到你们的住处。一个标致的金发圣诞小精灵。”

“对的……”令人失望的是，玛丽的语气有点儿含糊。

“假如我给你发送一张照片，你会认出她吗？”

“她们穿着圣诞老人的服装，芭布，还有雪白色的假胡子。”

“哦。”芭芭拉泄气道，“该死的。好吧，总之谢谢——”

“不，稍等一下。给我们送东西的小精灵因为骑自行车而很冷，于是奥利维娅给她喝了一丁点儿酒。我记得这一点是因为奥利维娅当时说：‘假如你摘下胡子，你可以喝点儿威士忌。’姑娘这么做了。是漂亮的姑娘。看起来她很享受这个差事。此外，我猜想我可以认出她。”

“我给你发送照片。别挂断电话。”

邦妮的脸书和照片墙页面非常活跃，这多亏了她的母亲。芭芭拉给玛丽发送了邦妮身穿吊带背心和白色短裤，骑在自行车上的照片。

“你收到了吗？”不可能是她。就是不可能。

“是的，就是她。那就是我们的圣诞小精灵。为什么问这个？”

“谢谢，玛丽。”

芭芭拉挂断电话，感觉惊呆了。哈里斯教授认识凯里也许不意味着什么，埃米莉·哈里斯认识和不喜欢豪尔赫·卡斯特罗也可能不意味着什么。但邦妮就凑成三次重合。假如你把面包车包括在内……

她差点儿要打给杰尔姆，又停住了。他会想要踩油门提速，然后就可能被警察拦停。就像城市里的每个黑人，芭芭拉非常清楚马利克·达顿被拦停时，他遭遇了什么。

该做什么？

答案看来显而易见——去山脊路93号，看看霍莉是否在那儿。假如不在，查明他们是否知道霍莉在哪里。哈里斯夫妇也许与失踪事件毫无关系，芭芭拉想不出任何一个他们会犯罪的原因，老人通常不是连环杀手，但她吃得准一件事：霍莉知道芭芭拉知道的东西，她会去那儿调查。

芭芭拉不害怕罗迪和埃米莉，但也许有其他人参与犯罪。这意味着她要小心警惕。她走向衣柜，踮起脚，把两个过去放在她床上的毛绒熊欧因哥和波因哥移到一旁。夜里时，她不再需要它们在她身边确保她安全无虞，免受饥饿巨怪伤害，但她不能处理掉它们。它们是她珍贵的纪念物。

两个毛绒熊后面是一个耐克鞋盒。她拿下鞋盒，打开它。在切特·翁多夫斯基的事件之后，她不可能向霍莉索要一把手枪，霍莉会拒绝她，并建议她去做心理咨询。于是，她转而在让皮特发誓保守秘密后向他索要武器。皮特没有争辩，直接给了她一把钱包大小的点二二口径全自动手枪，当她提出要付钱给他时，他摇了摇头：“只是别用它朝你自己开枪，甜心，也别朝其他任何人开枪。”他思考后补充道：“除非他们活该中枪。”

芭芭拉没有期望在今天下午枪杀任何人，但是拔枪威胁并非绝无可能。她需要知道霍莉在哪儿。假如哈里斯夫妇拒绝交代，而她认为他们在说谎……是的，拔枪威胁有可能发生。即便它意味着要坐牢。

芭芭拉心想：我不会是第一个锒铛入狱的诗人。

前文中提到的克利夫兰守护者队的前身。因队名带来的种族主义争议，球队于2021年改名。

在出去的路上，她从前门旁的筐子里拿了一顶印第安人队^②的棒球帽，戴到头上，接着突然停住。她想起霍莉的电脑被关机而不是睡眠。她想起密码转盘没有旋至零。接着她记起她在弗雷德里克大楼大厅里和一个女人擦肩而过，芭芭拉进去时，女人正走出去。她记得，那个女人走路一瘸一拐，而且戴着一顶免费分发

的棒球帽，类似于芭芭拉刚刚戴上的棒球帽。女人低着头，使得芭芭拉能读到帽子前面的文字：哥伦布快艇队。

她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不是埃米莉·哈里斯，但芭芭拉知道霍莉也有一顶快艇队的帽子。这座城市里有许多人戴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的帽子，也有许多人戴圣路易斯红雀队的帽子，相当多的人戴堪萨斯城皇家队的帽子。但快艇队的帽子？不是很多。那个女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埃米莉·哈里斯的女人——是不是到了五楼？她是不是拿到了霍莉的钥匙和帽子？她是不是在开了电脑后将电脑关机？旋转了保险箱的密码转盘？不大可能，但……

但。

它啮咬芭芭拉的内心，使得她打定主意，在她到达哈里斯家门前，准备向他们抛出她的问题（她在哪里？霍莉在哪里？）之前，她不想让哈里斯夫妇中的任何一位看见她走近。

25

她骑着她的10级变速自行车到了山脊路，在毗连公园游乐场的停车场里，用链条将它与自行车架锁在一起。她查看手表，见到此刻时间是下午5点10分。芭芭拉走上山坡，经过奥利维娅的房屋。她一直都喜欢霍莉简洁实用、不性感的工装裤，于是为自己也订购了一条。她现在就穿着工装裤。点二二口径的手枪放在一个翻盖口袋里，手机放在另一个口袋里。

她判断，从哈里斯家门前经过并悄悄侦察不会是一个坏主意。她拉下帽舌，低下头，慢步经过93号，佯装是在去山顶学院的路上。她快速地瞥了眼她的左侧，看见一些奇怪的地方：哈里斯夫妇家的前门微开着。门廊上没有人，但有一张桌子，桌上有一个大号的随行马克杯。即便快速的一瞥也足以让芭芭拉辨认出星巴克标志。

她往前最远走到了109号，接着转身走回来。这次，当她低下头时，她在排水沟里认出一样她熟知的东西。那是一个丁腈橡胶手套，手套上覆盖了各种表情符号。她应该认出它——是她送了一盒这种手套给霍莉，作为捉弄人的礼物。

芭芭拉打电话给皮特·亨特利，祈求他会接电话。他接了。

“嘿，甜心，你是不是确定了她——”

“听我说，皮特，行吗？这大概什么都不是，我大概会在五分钟后给你回电话，但假如我没回电话，请打给伊莎贝尔·杰恩斯，让她派警察去山脊路93号。让她也过来。你听明白了吗？”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和霍莉有关？”

“告诉我地址。复述一遍。”

“山脊路93号。但不要做任何蠢——”

“五分钟。假如我不回电话，打给杰恩斯女士，让她出警。”

她把手机放回左前口袋，从右侧口袋里掏出手枪。手枪是否上膛了？她从未检查过，但她记得皮特告诉她，假如你醒来发现家里进贼了，一把未上膛的手枪不是十分有用。手枪感觉沉甸甸的，应该是上膛了吧。

她登上门廊台阶，把手枪放到身后，敲响门铃。由于前门微开着，她十分清楚地听见门铃声在房内也响起来，却没人出现。她再次按下门铃：“嘿？有人在家吗？哈里斯教授？埃米莉？”

她听见一些非常微弱的声音：可能是人的嗓音；可能是隔壁街区某人的收音机在大声播放，声音从一面敞开的窗户传到这儿。芭芭拉敲门，用拳头把门缝推得更宽。她看向镶嵌木墙板的前门厅深处。好阴暗。她上一次造访时有没有这种想法？她记不得了。她记得的是房子闻起来不知怎的很窒闷，而且茶水味道糟透了。

“嘿，有谁在家吗？”

出自英国诗人玛丽·豪伊特（Mary Howitt, 1799—1888）的代表作《蜘蛛和苍蝇》（The Spider and the Fly）。

是的，她确实听见了嗓音。十分微弱。无从分辨它在说些什么，或者可能是在喊些什么。芭芭拉在门廊上犹豫再三，想到了“走进我的客厅吧，蜘蛛对苍蝇说道”^①。

她窥视门后面，看见没人躲在门后。芭芭拉咬住嘴唇，冒险从门厅走去起居室，汗水从她的后颈流淌下来，现在小巧的全自动手枪被她僵硬地握在身旁，但是按照皮特对她的指导，她的手指放在扳机护环外面。

“嘿？嘿？”

现在，她更加清楚地听见了说话声。它依然像被捂住一样不清楚，还很粗哑，但她认为这是霍莉的声音。她对此可能弄错，但是对这个声音在说些什么，她毫无怀疑：“救命！帮帮我！”

芭芭拉冲进厨房，看见电冰箱的远侧有一扇打开的门。搭扣上挂着一把挂锁。她看见有阶梯通向底下的一间地下室，阶梯底部有个东西。她告诉自己，它不可能是它看起来酷似的东西，心底却早已知道它正是那东西。

“霍莉？霍莉！”

“在下面！”她的声音嘶哑，断断续续，“在下面！”

芭芭拉走下楼梯，走到一半时停住了。这确实是一具尸体。男哈里斯教授的尸体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一摊渐渐干涸的血泊里。他的妻子垂头弯腰地倒在某种笼子的脚下。笼子里面，霍莉·吉布尼站在十字交叉的栏杆旁，一条血染的衬衫包裹住她的手臂。她的头发黏结在两侧面颊上。她的脸上满是血污。由于她已经脱下衬衫充当绷带，芭芭拉能看见她的一片可怖的大面积挫伤，像是墨水在她的身侧延伸开来。

当霍莉认出来者是谁后，她哭了出来。“芭芭拉，”她设法用嘶哑的嗓音说道，“芭芭拉，哦，感谢上帝。我不敢相信是你。”

芭芭拉环顾四周：“他在哪里，霍莉？杀死他们的人在哪里？他是不是仍在房子里面？”

“没有那个人，”霍莉嘶哑地说，“没有‘红堤掠夺者’。是我杀死了他俩。芭芭拉，给我拿点儿水来。拜托了。我——”她用双手捂住喉咙，发出摩擦般的难听声音：“拜托。”

“好的。行。”她的手机在响。那应该是皮特的来电。或者可能是伊莎贝尔·杰恩斯。“只要你确定没人会突然袭击我。”

“不，”霍莉说，“都是他们干的。”她朝埃米莉·哈里斯垂头弯腰的尸体做出一个吐唾沫的动作，让芭芭拉大为震惊。

芭芭拉转身重新走上楼梯去拿水。那是优先事项——她此刻不需要接任何电话，因为皮特会派警察过来，警察也需要过来，哦天哪，警察需要尽可能快地赶过来。

“芭芭拉！”这是嗓子干哑的尖叫声。霍莉听起来像是要么癫狂了，要么即将癫狂：“从水槽里接水！不要看冰箱里面！不要看冰箱里面！”

芭芭拉跑上楼梯，进入厨房。她不知道这儿发生了什么。她的心里只关注一个念头：水。水槽的两侧都有橱柜。芭芭拉把手枪放到台面上，打开一个橱柜。是盘子。她打开另一个橱柜，看见玻璃杯。她给一只杯子装满水，准备回到地下室，又改变主意，另装了一杯水。她两只手各拿一杯水，重新走下楼梯。哈里斯教授的尸体周围有一圈血迹，她侧身从旁边走过。

她在埃米莉的尸体前面停下，伸长手，把一杯水穿过栏杆交给霍莉。霍莉抓住水杯，洒出一些，大口喝光剩下的水。她把杯子丢到身后的蒲团上，又伸出手穿过一个方格。“还要。”现在她的嗓音清楚了一些。

芭芭拉给了她另一杯水。霍莉喝掉一半。“很好。”她说，“该死的好极了。”

“我嘱咐皮特，假如我没给他回电话，就派警察过来。还有那个女警探。我要如何放你出来，霍莉？”

霍莉指向小键盘，但摇了摇头：“我不知道密码。芭芭拉……”她停下，打了一下自己的脸庞：“你怎么……没关系，以后再说。去楼上。和警察碰面。”

“好的。我会再打给皮特，告诉他——”

“我是不是看见了手枪？你有手枪？”

“是的。皮特——”

“等警察到来时，别拿着手枪。记住那个叫达顿的小伙儿。”

“但是什么——”

“以后说，芭芭拉。还有，谢谢你。非常感谢你。”

芭芭拉重新走向楼梯，再次小心翼翼地绕开罗德尼·哈里斯周围已经泛开的血污。她回头看了一眼，看见霍莉在喝第二个水杯里剩下的水。她的另一只手握住栏杆，似乎是要避免自己瘫倒。

这儿发生了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在厨房里能听见警笛声，依然很微弱。她看见台面上的点二二口径手枪，想起霍莉告诉她：等警察到来时，别拿着手枪，记住那个叫达顿的小伙儿。她拿起手

枪，放进一包英式松饼上方的面包盒里。

在离开厨房之前，她忍不住打开了冰箱，窥视里面。她准备好见到任何可怕的东西，但没有看见一样说明霍莉的警告有正当理由的物品。冰箱里有脱脂牛奶、鸡蛋、黄油、酸奶和蔬菜，一只特百惠塑料盒里装有看上去像蔓越莓果酱的东西，几包用莎兰牌保鲜膜包住的红肉。也许是牛排。还有六只或八只芭菲甜点杯，里面装的大概是香草布丁，上面有拌入的旋涡状草莓酱。看上去挺美味的。

她关上冰箱门，回到屋外。

26

一辆市警察局的巡逻车停靠在路边，警笛声逐渐静下来。巡逻车后面有一辆无警车标志的轿车，跟得如此近，差点儿就要撞上巡逻车的保险杠。芭芭拉想着霍莉刚说过的话和她自己的肤色，站到门廊最上面的一级，双手从身侧伸出，掌心向前，表明两手空空。

两名穿制服的警察走过来。走在前面的警察仍然将手放在他的格洛克手枪的枪把上。“这儿出了什么事？”他问道，“紧急情况是什么？”

另一个警察年纪更大，问道：“你是抽嗨了吗，甜心？”

在芭芭拉不得不回答这个愚蠢的问题之前——她后来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非完全愚蠢或出于种族歧视，因为她明显惊魂未定——那辆无警车标志的轿车车门被重重关上，伊莎贝尔·杰恩斯快步穿过草坪。她身着牛仔裤和普通的白色T恤衫。她的警徽挂在她的脖子上，而格洛克手枪挂在一侧屁股后面。

“退后，”她告诉两个警察，“我认识这位年轻小姐。芭芭拉，对吧？杰尔姆的妹妹。”

“是的。”芭芭拉说，“霍莉在地下室里。被锁在一个笼子里。住在这儿的一对老教授死了，而……而……”她开始哭泣。

“放轻松。”伊齐伸出一条手臂搂住芭芭拉颤抖的肩膀，“他们死了，我明白了……还有什么？”

“霍莉说她杀死了他们。”

27

霍莉听见头顶上方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接着看见了脚。她记得埃米莉走下那段楼梯，过来要用比尔的手枪杀死她的场景，随之战栗起来。她在梦中会看见那一对老妇人鞋。但眼前的不是鞋子，而是麂皮靴。在麂皮靴上面是蓝色牛仔裤，而不是连衣裙。当牛仔裤的主人看见两具尸体时，麂皮靴停了下来。伊莎贝尔拔出手枪，慢慢地走下剩余的梯级。她看见霍莉站在十字交叉的栏杆后面，脸上满是血污，一条血染的衬衫系在她的手臂上。在她胸罩罩杯上方的胸口有更多干涸的血迹。

“该死的，这儿发生了什么，霍莉？你伤得多严重？”

“一些血是我的，但大多数是他的血。”霍莉说道，用一根颤抖的手指指向身着有消防车图案睡衣裤的男性死者，“一旦你把我从这儿弄出去，我就能告诉你来龙去脉，但是我要如何告诉她？”她将额头抵住栏杆。

伊齐走上前，握住霍莉的一只手。手冰冷冰冷的。现在两名警察走到楼梯上，怔怔地看着尸体。芭芭拉站在他们上面的门口，能听见更多警笛声在趋近。

伊齐：“告诉谁，霍莉？告诉谁，告诉什么事？”

“彭妮·达尔，”霍莉说道，哭得比以往更加凶，“我要如何告诉她，她女儿遭遇了什么事？我要怎么告诉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28

等到6点钟时，山脊路上依次停了多辆警车、两辆犯罪现场鉴识组的面包车、县验尸官的旅行车和一辆后门打开的救护车，有两名救护员在等候。还有一辆红色的封闭式卡车，车身侧面用金色涂了“厄普萨拉县消防局”这几个字。街上大部分居民都已经走出家门看热闹。芭芭拉·鲁滨逊已经被送至房屋外，但被允许待在草坪上。实际上，她是被命令待在那儿。她已经打电话给杰尔姆和皮特，告诉他俩霍莉负伤的消息，但芭芭拉认为——希望——她伤得不是太严重。重要的是霍莉平安活着。芭芭拉没有告诉他们，霍莉仍然被锁在哈里斯夫妇家的地下室里，那会引来一些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至少目前还答不上来。她考虑打电话给父母，却没有打。以后会有时间说给他们听。目前就让他们安心享用结婚纪念日的晚餐吧。

当两具装在裹尸袋里、放在担架上的尸体被抬出来时，街对面的居民群体中响起震惊的咕哝声。又一辆县里的卡车沿着山脊路缓缓驶来，停在路中间，接收尸体。

芭芭拉的手机响了。是杰尔姆。她在草坪上坐下，接起电话。她能哭出来。有杰尔姆陪伴，哭泣也无妨。

29

二十分钟后，霍莉蜷缩在囚笼里便携式马桶对面的角落里。她的双腿缩起，面庞埋在臂弯里。一名戴着焊工面罩的男人在切割栏杆，长条形的房间里充满闪耀的亮光。伊齐·杰恩斯在地下室的另一头，她在那儿先查看木材削片机，接着朝一名犯罪现场鉴识员叫喊。她指向邦妮的自行车头盔和背包，吩咐鉴识员将它们装袋。

一根钢质栏杆咣当一声掉在混凝土地面上，接着又是一根。伊齐走向操作气焰切割的消防员，抬起一条胳膊保护眼睛：“还要多久？”

“我想，再过十分钟，我们能把她弄出来。也许要二十分钟。把这东西组装焊接起来的人干的活计太厉害了。”

伊齐返回地下室的工作间区域，试了试那儿的门。门锁住了。她示意一名大个子警察——现在地下室里有六名穿蓝色警服的警察，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走来走去。

“你最好砸开这扇门，”她说，“我十分确信，我听见里面有人的声音。”

警察咧嘴一笑：“马上就办，老大。”

他用肩膀撞门，那扇门立刻就被撞开了。他踉跄地进入房间。伊齐跟在后面，在门边找到电灯开关。头顶的好多盏荧光灯亮起。两人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

“这到底是什么？”虎背熊腰的警察问道。

伊齐知道答案，尽管要相信眼睛汇报的内容很难：“我敢说，这是一张手术台。”

“那只袋子呢？”他指向一个从软管末端悬挂下来的绿色大袋子。袋子被里面的东西塞得满满当当，变成泪珠形。那是伊齐不愿去细想，更不用说瞧见的东西。

“把它留在这儿，让鉴识人员和法医来处理。”她一边说，一边想起霍莉说的话。我要如何告诉她，她女儿遭遇了什么事？

30

四十分钟后，霍莉出现在哈里斯夫妇家的门廊上，一边由一名救护员搀扶，另一边由伊齐·杰恩斯搀扶，但她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行走。芭芭拉起身跑向她，拥抱她，又转身对伊齐说：“我想要和她一起去医院。”

伊齐没有拒绝，而是说她们会一起去。

霍莉想要步行到等候中的救护车上，可两名救护员在她走下门廊台阶之前就坚持让她躺到担架上。现在，现场出现新闻采访车和各种政府车辆，它们正停靠在坡顶和山脚，被警方隔离胶带挡在外面。甚至有一架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

霍莉被抬入救护车。一名救护员给她注射了药剂。霍莉试图抗议，但救护员说它有助于减少疼痛。伊兹坐在固定住的担架一边。芭芭拉坐在另一边。

“请擦拭我的脸，”霍莉说，“血液正在干涸成裂纹釉的样子。”

伊齐摇摇头：“不行。在你被拍下照片，我们得到拭子采样之前，绝对不行。”

救护车驶离现场，鸣笛响个不停。救护车在山脚下转过街角时，芭芭拉稳住身体。

“地下室里有一台木材削片机，”伊齐说，“我父亲在州北部的木屋里有一台，但尺寸要小得多。”

“是的。我看见了。我能喝口水吗？拜托？”

“车上冰桶里有佳得乐饮料。”一名救护员从前面回头说道。

“哦，天哪，太好了。”霍莉说。

芭芭拉找到冰桶，打开一瓶橙色佳得乐，放进霍莉伸出的手里。霍莉喝饮料时，眼睛在血迹斑斑的面颊上方仰视着她们。

她看上去像是涂了土著人打仗前抹在脸上的颜料，芭芭拉心想，我想那么说也无妨，因为她是经历了一场战争。

“木材削片机的流出物通向一个袋子，是在那间小……”伊齐停住了。她正要说话“手术室”，但那并不正确：“那间小小的酷刑室内。袋内的东西是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因为味道臭不可闻。”

霍莉点点头：“他们一定是还没机会处理掉……这次的残余。我不知道他们对其他人是如何处理的，但我的猜测是丢进湖里。你会调查明白的。”

“她剩下的部分？”

“查看冰箱。”

芭芭拉想到那些包好的肉块。她想到了芭菲杯。她感觉想要尖叫。

“我得告诉你们一件事。”霍莉对伊齐和芭芭拉说道。救护员给她注射的不知什么药物在起效。她手臂和肋骨的疼痛还没消失，但在减弱。她想起了她年轻时的治疗师。“我需要分享一件事。”

伊齐握住她的手，捏了一下：“省省吧。我之后需要听到来龙去脉，但眼下你只需要放轻松。”

“不是关于案子。我编了一个笑话，而我始终没有机会说给任何人听。我尝试告诉那个女人……埃米莉……在她能枪杀我之前，但接着事情变得……复杂了。”

“继续。”芭芭拉说道，握住霍莉的手，“现在说出来。”

“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实际上是我，说来话长……走进一家酒吧，然后点了一杯迈泰鸡尾酒。酒保去调制鸡尾酒时，她听见一个声音说：‘你理应拿到那笔钱，霍莉。每一分钱。’她环顾四周，发现没人。她是酒吧里唯一的顾客。接着，她听见另一边响起一个声音。它说：‘你今晚看起来格外漂亮，霍莉。’酒保回来，她说：‘我不断听见有声音在说话称赞我，可是当我抬头看，却一个人也没有。’酒保说——”

Nuts的意思除了“坚果”还有“疯子”。

给她打针的救护员回过头看着她。他在咧嘴笑：“他说：‘我们对酒水收钱，但坚果^注是免费的。’”

霍莉惊讶得张开嘴巴：“你知道这个笑话？”

“老天，是的。”救护员说，“这是一则老笑话。你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却忘记了。”

霍莉开始大笑。

31

在基内尔医院的一间治疗室里，他们用拭子给霍莉进行了DNA采样，又拍下照片。之后，芭芭拉轻柔地擦干净她的脸庞。急诊室里值班的住院医师检查了枪伤，宣

布它“基本上是表面伤”。医师说，假如弹头进入得更深，击碎骨骼，那么会是不同的情况。伊齐向她竖起两根大拇指。

医师扯下她充作绷带的衬衫，伤口再次开始流血。他清洁了伤口，探查弹片（没有弹片），接着放上敷料。他说，无须钉合或缝合（让人松了口气），然后把伤口紧紧包扎好。他说，她会需要手臂吊带，一名护士会负责的，还要一个疗程的抗生素。与此同时，他有一整间重症监护室的新冠病人要处理，其中大多数病人未曾接种过疫苗。

“我在这儿给你弄了一间病房，”伊齐说道，接着笑了笑，“实际上，这是个谎言。是警察局局长弄到的。”

“其他人更加需要病房。”在医师把衬衫从手臂伤口凝结的血里拽下——撕下——时，前面那一针带来的轻飘飘的感觉开始消失，等到医师消毒和探查结束时，那种感觉完全没有了。

“你要住院，”伊齐断然说道，“枪伤伤口观察在这座城市是强制的，要观察二十四小时。要感谢他们没有把你安置在过道或食堂，那两处地方住了许多快把肺咳出来的病人。护士会给你更多止痛药。或者，假如你走运的话，会是一位漂亮的实习医师。好好睡上一晚。我们明天会开始向你询问这桩案件的情况。你会说许多话。”

霍莉转而对芭芭拉说：“芭布，把你的手机给我。我得打电话给彭妮。”

芭芭拉开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但伊齐像交通警察一般举起一只手：“绝对不行。你甚至都不确凿地知道邦妮·达尔死了。”

“我知道，”霍莉说，“你也知道。你看见了她的自行车头盔。”

“是的，背包的翻盖上还有她的姓名。”

“还有一个耳环。”霍莉说，“耳环在他们囚禁我的囚笼里面。”

“我们会找到它的。他们也许早已找到了耳环。我们说话的时候，一支六个人的鉴识小组正在勘查那间地下室，一支联邦调查局派出的队伍正在赶来。在勘查地下室后，我们会搜查整座屋子，会像用细齿梳一样筛一遍。”

“那是一个金色三角形耳环，”霍莉说，“有尖锐的角。我在废弃店铺外面找到另一个耳环，那儿是他们绑架她的地方。囚笼里的耳环被放在蒲团下面。一定是邦妮把耳环留在那儿的。我用耳环切开了哈里斯教授的喉咙。”

随后她闭上了眼睛。

2021年7月30日

1

10点时，霍莉坐在轮椅里，被送入基内尔纪念医院位于九层的会议室。她不需要坐轮椅，但这是医院的规程——她还要接受八小时的血压和体温监测才会被准许出院。等着她的是伊齐、伊齐的搭档乔治·沃什伯恩、面颊丰满的地方检察官及一位约莫50岁、衣着光鲜的男人，男人介绍自己是联邦调查局的赫伯特·比尔。霍莉推断，他在场是因为案件尽管没有跨州，却具有绑架性质。比尔·霍奇斯有次告诉她，联邦调查局的人总喜欢介入高曝光的案件，尤其是在案件即将收尾时。他们渴求电视曝光。他那时说。芭芭拉、杰尔姆和皮特·亨特利也在通过Zoom参加会议。这是霍莉坚决要求的。

面颊丰满的检察官站起身，走向霍莉，伸出手：“我是艾伯特·坦特莱夫，厄普萨拉县的地方检察官。”霍莉没有伸手，而是向他递出她的左侧手肘。检察官仿佛冲着一个小女孩般纵容地微笑，用他的手肘碰了碰霍莉的手肘：“我相信我们可以摘下口罩，因为我们都已经接种过疫苗，而这儿的空气循环看来非常好。”

“我更喜欢戴着口罩。”霍莉说道。毕竟，这儿是一家医院，而医院里充满生病的人。

“随你便。”检察官又向她露出纵容性质的笑容，返回座位，“杰恩斯警探，该你上场了。”

伊齐——也戴着口罩，或许是在顺从贵宾——开启她的iPad，向霍莉出示一只装在塑料物证袋里的、沾染血污的耳环的照片：“你能确认，这就是你用来切开罗德尼·哈里斯的喉咙的耳环吗？”

比尔探员上身前倾，越过他交叠的双手。他的眼眸像冰片一样冰冷，一样湛蓝，但他的嘴上挂着淡淡的微笑。可能是出于钦佩。

“是的。”霍莉说。多亏了皮特，她知道她接下来必须说什么：“我害怕丧命，进行了自我防卫。”她心想着：我也憎恨那个疯狂的人渣。

“我方认可。”地方检察官坦特莱夫说道。

“你有另一只耳环吗？”伊兹问道。

“我有。在我办公室里的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里。我能向你们出示一张耳环的照片，只是哈里斯夫妇在把我电晕后，拿走了我的手机。但彭妮有一张照片，是我用电邮发送给她的。有谁和她谈过了吗？”

芭芭拉说：“我。我给她打了电话。”

坦特莱夫转过身去看会议桌一头的屏幕。他现在没有挂着纵容的笑容：“鲁滨逊女士，你未被授权做那种事。”

“大概是没有，但我还是做了。”芭芭拉说。霍莉很想要鼓掌。“她对霍莉担心死了。我告诉她，霍莉没事。我没有告诉她其他任何事。”

“冰箱呢？”霍莉问道，“是不是……”她的声音渐弱，要么是吃不准该如何说完，要么是不愿说下去。

“现场有许多肉块，他们的电冰箱和冰柜里都有。”伊齐说，“毫无疑问是人肉。一些肉块上仍然带有皮肤。”

“我的天哪。”那是杰尔姆，他和芭芭拉一起坐在他写作的房间里，“该死的老天哪，真的吗？”

“真的。”伊齐说，“我们说话时，它们正在接受DNA检测，这是第一要务。还有七只装甜点类型的高杯，县验尸官说大概含有人类脑组织、硬膜和一点儿肌腱。”她停下来，然后又说：“还有他相信是攒奶油的成分。”

大家一片沉默。对的，给他们一些时间来消化。霍莉心想着，又用一只手压住口罩，避免她发出一阵阵惊恐下的笑声。

“你还好吗，吉布尼女士？”伊齐的搭档问道。

“没事。”

伊齐继续说：“我们还发现了肉条——你们懂的，像斯利姆吉姆牌或杰克林克牌的产品——可能是人肉，也可能不是，还有一个装满小肉丸的大号特百惠容器。其中任何一样——或者全部——可能曾经是邦妮·蕾·达尔身体的一部分。DNA检测会告诉我们答案。哈里斯夫妇的食品贮藏室里还有一个小型的备用冰柜。那儿也有许多肉。大多数看起来像普通的牛排、肋排、腌猪肉和鸡肉。然而，在最底下……”她在iPad上给他们出示一块冰冻的烤肉的照片：“我们还不确切地知道这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但它肯定不是羔羊腿。”

“天哪，”坦特莱夫说道，“我还没有能提起公诉的对象。”他向霍莉投来几乎如同指责的眼神：“你杀掉了他们俩。”

坦特莱夫的呢称。——编者注

皮特·亨特利从会议室的电视机屏幕开口讲话。在霍莉看来，他的气色好了一些，但看起来也像是体重轻了一大截，也许有三十磅。霍莉觉得，假如他保持现在的体重，这会对他有益处，但她猜想他不会的，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你有什么毛病，坦特^④？他们俩是食人魔！他们大概不会有时间吃掉她，但他们肯定会杀了她。”

“我不是这个意思——”

伊齐的手机响起铃声，这回坦特莱夫的指责目光对准了她：“我想我们都同意，在我们开会时所有手机会调成静音——”

“对不起，但我真的得接这通电话。是鉴识团队的达纳·阿伦森。我让他们如果发现任何特别的东西，就打电话过来……嘿？达纳？你发现了什么？”

她听着，隐约露出恶心的模样。霍莉本人在半夜里就有这样的感觉，那时她终于不得不按下呼叫按钮，尽管她知道护理人员们有多么忙碌。赶来的护士安慰她，使她度过最糟糕的惊恐发作，然后从她的私人贮存药物里拿出一粒烦宁药片给了她。

伊齐挂断电话。“达纳的团队已经在哈里斯家的浴室里找到超过十二只没有标记的广口瓶。他认为……”她清了清嗓子，“除了直接说出来，真的没有别的途径说明这件事。他认为，他们可能一直在把人类脂肪作为某种油膏来使用。或许是希望减轻他们的各种疼痛。”

“他们认为它起作用。”霍莉说道。根据我所知道的，它也许确实有点儿用。至少有一段时间有用。人类的本性就是这样。

“霍莉，告诉我们来龙去脉，”伊齐说道，“从开头到结尾。”

霍莉讲述起来，从彭妮的第一通电话开始。讲述花费了一个多小时。她仅仅出现一次颤抖——在说起埃米莉试图开枪射中她时，她是如何感觉自己像一个小瓷像的。她那时不得不停下，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伊齐的搭档沃什伯恩问她，她是否想要休息一下。霍莉说不用，她想要说完，她也确实做到了。

“在五枪之后，我知道手枪弹巢空了，比尔告诉我，一定不能给击锤下的膛室装子弹。她用枪口抵住我的额头中间。我让她这么做，因为我想要看见她扣动扳机却什么事都没发生时她脸上的表情。她的吃惊让人相当满足。我一看见这表情，立刻伸出手穿过栏杆，抓住她的脑袋，扭断她的脖子。”

皮特用一个词打破了寂静：“干得好。”

坦特莱夫清了清嗓子：“根据你的说法，至少有四名受害者。假如你把奥尔特加算进去，是五名。”

“是卡斯特罗。”芭芭拉愤慨地说道，“豪尔赫·卡斯特罗。我找到了弗雷迪·马丁的脸书页面，他是卡斯特的伴侣，他过去坚信——”

“你在这个案子上没有说话的资格，”坦特莱夫说，“所以我要求你——恕我直言——滚开。”

“你要滚开，”霍莉说，“让她把话说完。”

坦特莱夫怒容满面，但没有反对。芭芭拉继续说话。

“马丁先生一直坚信，卡斯特罗先生遭到了谋杀。他说，卡斯特罗在代顿、诺加利斯、埃尔帕索和墨西哥城都有亲属。他这些年从未联络过任何一个亲戚，而马丁说，他在世的话会联络他们的。”

“他是他们的第一个下手对象，”霍莉说，“我很确定。但是说起亲属，其他几名受害者的亲属怎么样？”她想起埃伦·克拉斯洛的佐治亚州亲属不管怎样都不会有多在意，但拖车公园的伊玛妮会想要知道。邦妮的父亲和母亲会想要知道。而她想得最多的是薇拉·斯坦曼，这个女人如今有万般理由来酗酒嗑药，把自己糟蹋死。

“没人得到通知，”乔治·沃什伯恩说，“目前还没有。”他朝坦特莱夫点点头：“这是他的案子，他与警察局局长相互协作。”

坦特莱夫发出忍受已久的叹息声：“我们会尽可能多给调查队伍一些时间，可我们不能指望将案子保密非常久。有人会说出去。在我并不期待的不远的将来，会有一场新闻发布会。”

“但你要首先告诉受害者最近的亲属。”霍莉说道，几乎是在坚决要求。

伊齐在坦特莱夫开口之前说道：“当然了，先从彭妮·达尔开始。”

杰尔姆说话了，而霍莉认为，他可能也在想皮特·斯坦曼的母亲：“至少回避食人魔的部分，行吗？”

伊齐·杰恩斯的双手按住太阳穴，似乎是在试图压制头痛：“不行。我们会召集一个不公开的大陪审团，但案情不管怎样都会泄露出去。案情太具爆炸性，不可能保密。在亲属们从该死的《内幕观点》看到报道之前，亲属们需要知道真相。”

会议在不久之后结束。霍莉筋疲力尽。她回到稀罕得很的私人病房，关上门，爬进被窝，哭着入睡。她梦见埃米莉·哈里斯用比尔手枪的枪管抵住她的额头，说道：“我给最后一个膛室装了子弹，你这个好管闲事的婊子。变成笑话的是你。”

2

下午2点15分，一名护士——不是给她烦宁药片的那名护士——叫醒了她，说：“杰恩斯警探给护士站打来电话。她说，她需要你。”她递给霍莉一部手机和一张消毒湿巾。

“我在医院的礼拜堂里。”伊齐说，“你能下来一趟吗？”

霍莉坐着轮椅到达电梯。到了二层后，她循着指示牌去往基内尔医院的非宗派礼拜堂。礼拜堂里除了伊齐空无一人，伊齐坐在前排的长椅上。她的一只手里松弛地握着一串玫瑰念珠。

霍莉在她旁边停住轮椅：“你告诉了彭妮？”

“是的。”伊齐的双眼又红又浮肿。

“我猜想，进行得不太顺利？”

伊齐转过身，给了霍莉一个悒悒不乐的神情，霍莉几乎忍受不了注视她的眼睛。但霍莉还是忍受下来。她必须这么做，因为伊齐帮霍莉做了她本应该亲自干的苦差事。“该死的，你觉得进行得怎样？”

霍莉一声不吭，过了片晌，伊齐握住霍莉的手：“吉布尼，这个案子已经教了我一课。就在你以为你已经见识过人类呈现的最恶劣的一面时，你发现自己大错特错。邪恶是无穷无尽的。我带上史黛拉·伦道夫和我一起去。我知道我在告知彭妮消息时需要帮手，而史黛拉是警察局的心理健康咨询师。她在涉及警察的枪击事件之后与那些警察谈话，还处理其他的麻烦事。”

“你告诉彭妮，邦妮死了，以及——？”

“接着我告诉她，邦妮为何而死。凶手们对她干了什么。我试图委婉些……我想‘委婉’这个词没错……但她知道我在说些什么。或者说，她知道我在努力避免说出什么。她呆坐了片刻，双手扣在一起，放在膝头，眼睛看着我，就像一个女人在参加一场十分有趣的讲座。接着，她开始尖叫。史黛拉尝试拥抱她，而达尔用力推开她，以致史黛拉被一个跪垫绊到，摔倒在地上。达尔开始抓她的脸。没有抓破皮肤——如果她的指甲更长些，她就会抓破皮肤——但是在史黛拉面颊上留下很大的红印。我用力抱住她，阻止她做那种事，可她继续尖叫。最后，她稍稍平静下来，也可能她只是筋疲力尽了，我会在余生里记得那种尖叫声。给某个人带去死讯是一回事，我做这种事已经有二十多次，但剩下的部分……霍莉，你觉得，他们被杀死时有意识吗？”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有没有说任何关于……我的话？”

“有的。她说她永远不想再见到你。”

3

这是两排在下午炽热的阳光下显得像被废弃了一样的成排房屋。布满裂纹的人行道上没有走动的行人。杰尔姆认为悬铃木街（没有悬铃木的地方）看起来像被使用过，但尚未被拆除的电影布景。薇拉·斯坦曼的雪佛兰旧车停在和他上次造访时一样的位置，那张写有“史酷比会做什么”的保险杠贴纸仍然在。杰尔姆真希望他知道该做什么，或者该说些什么。

也许，他心想，她不在家。汽车间接说明她在家，不过凭他所知道的，这辆车可能已经跑不动了，皮特·斯坦曼的醉鬼老妈也许没了驾照，开不了车。

我应该离开这儿，他心想，趁着我还有机会，赶紧离开。

他转而敲响房门。他拿得准一件事：假使她没有砰地关上门，把他拒之门外，那么他必须直视她的脸庞，说出他一辈子最完美、最诚挚的谎话。

房门开了。薇拉没有为了他而穿上漂亮衣服，因为她不知道他过来，但身着白色休闲裤和无袖背心的她看起来挺好的。她看起来也清醒着……但是，当然啦，他上一次到这儿来时，她也是清醒的模样。

“哦，我的天哪。是杰尔姆，对吧？”

“是的。杰尔姆·鲁滨逊。”

“对你上次到这儿来的事，我没记得多少，但我记得医生说‘那小伙儿救了你一命’。”

他没有递出手肘，而是伸出手。她与他紧紧地握手。

“我一看你的脸色就明白你不是来这儿送好消息的，杰尔姆。”

“是的，夫人。我不是。我过来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从其他人口中听到。”

“因为我们有联结，对吧？”她听上去十分镇定，而她的面色像蜡一样苍白，“无论喜不喜欢，我们都有联结。”

“是的，夫人。我猜想这话不假。”

“不该在门廊上听坏消息。进屋吧。还有，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叫我薇拉。”

他走进屋。她关上屋门。空调依然在费劲地工作。起居室依然有点儿破旧，但整洁干净。

“以防你纳闷儿，我戒酒了。我不知道这次戒酒会坚持多久，但我已经恢复参加戒酒会，到目前为止去了三次。我也去找了我的戒酒担保人，准备卑躬屈膝地求情。我发现没那个必要，这让我松了一大口气。他是不是死了？皮特是不是死了？”

“是的。我非常、非常遗憾，薇拉。”

“是不是和性有关？某种扭曲的性犯罪？”

“不是。”

“是谁杀了他？”

“一对老年夫妇。名叫罗德尼·哈里斯和埃米莉·哈里斯。根据我们知道的情况，他们另外还杀了四个人。你会收到警方的通知。你可以告诉警方，我已经来过这儿了。说我想要当告诉你的这个人，因为……嗯……”

“因为你救了我一命。因为我们有那个联结。”她依然十分镇定，但她的眼眸已经充满泪水，“是的，是的，是的。”

她伸手到身后，摸索到电视机前面的椅子的扶手，坐下来。只是，更像是跌下来。

杰尔姆跪在她面前，宛如一个即将求婚的追求者。他握住她的双手，这双手现在冰冷冰冷的。这一切都不是计划好的，他只是在临场发挥。她是不是说过，他们有联结？这是真的。他知道这一点。他感觉到这一点。他的嗓音很平稳，谢天谢地。

“哈里斯夫妇是疯子。他们犯下的骇人罪行会被报道出来，但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撒谎的时刻到了，这甚至可能不是一个谎言，因为他不知道，“过程很快。无论他的尸体遭遇了什么……无论他们做了什么……都是死后发生的。他到那时早已走了。”

“去往我们会去的无论什么地方。”

“是的，去往我们会去的无论什么地方。”

“他没有受苦吗？”

“没有。”

她的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你对此发誓吗？”

“我发誓。”

“如果你在撒谎，你的母亲就过世并下地狱？”

“好的。”

“你怎么知道的？”

“病理学家的报告。”

她的双手松开了：“我需要喝一杯。”

“我确信你需要喝一杯，但不要喝。为了你儿子的荣光。”

薇拉发出颤抖的笑声：“为了我儿子的荣光？你听见你自己说了什么吗？”

“听见了。我听见我自己说了什么。”

“我需要打电话给我的戒酒担保人。你愿意留下来陪我，直到她过来吗？”

“好的。”杰尔姆说道。他也做到了。

2021年8月4日

门铃响起时，霍莉正在家里观看Netflix上的一部喜剧，她其实并没有在看，而只是借此来消磨时间，等到她能再服用一颗止痛药的时刻（要不然她可能同时吃两种止痛药）。是伊莎贝尔·杰恩斯，她还带来了同伴：赫伯特·比尔和另一个名叫柯蒂斯·罗根的联邦调查局探员。罗根是一名专门研究连环杀手的犯罪侧写师，和联邦调查局的团队一起坐飞机来到这儿。

伊齐问霍莉她是否已经看过那天的报纸。霍莉在iPad上看了新闻标题《他们是食人魔吗？》，这对她来说已经足够。“我猜想，地方检察官如今将不得不召开那场新闻发布会。”

“他和墨菲局长定在今天中午开发布会。也不会仅有本地媒体。我不得不认为兰德尔·墨菲应该在感谢他的幸运星，因为除了邦妮·达尔之外的所有受害者被掳走时，他还在明尼阿波利斯任职。我们来这儿，是因为我们的鉴识人员和联邦调查局团队在哈里斯家卧室橱柜里发现的东西。”

“什么？”她心想着，现在又有什么？

“日记。”赫伯特·比尔说，“她的日记。她在2012年10月开始记日记，也就是谋杀豪尔赫·路易斯·卡斯特罗之前不久。这儿的罗根探员一直在研究日记。”

“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罗根说。“日记有一千多页。”他是一个说话柔声细语的男人，有着稀疏的短发，戴着无框眼镜，“令人着迷的东西。”

“令人恐惧的东西，”伊齐说，“我已经读过不少，可以说，尽管他们俩都是疯子，但在两人之中，她更加疯狂。疯狂得多。”

“我想，进一步研究会证实这一点，”罗根说，“我认为罗德尼·哈里斯本来顶多只会……合适的词是什么？或许是发怒？对他的同事多么思想偏狭，反对吃人肉的禁忌多么没有道理，他本来顶多只会发怒而已。”

“是她说服他杀掉第一个人，对不对？”霍莉说，“她向他宣扬，利用卡斯特罗作为一种途径，让她的丈夫能从理论转入实践，从概念构想转入执行。这都是因为她讨厌卡斯特罗。”

来自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小说《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小说讲述了绅士亨利·哲基尔博士喝了自己配制的药剂分裂出邪恶人格海德先生的故事。——编者注

“讨厌？”伊兹说着大笑起来，“哦，霍莉，你一点儿都不知道。她憎恨他。不只是他——她有好多多的憎恨可以分配。在那衣着整洁、令人愉快的权威表面下，埃米莉·哈里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让我给你出示一个例子，看看哲基尔教授的皮囊之下藏着的海德女士^②。”

她把iPad转向霍莉那边。屏幕上是一张日记页面的照片。页面上用大写字母写了一遍又一遍的是——就像一个淘气小孩不得不写许多遍“我不会在课堂上抛湿纸团”那样——“我痛恨那个西班牙佬我痛恨那个该死的西班牙佬我痛恨那个搞基的西班牙佬我痛恨那个爱打屁股又搞基的西班牙佬……”诸如此类。

“还有四页这样的文字。”伊兹说。

罗根说：“埃米莉·哈里斯从没带着这些日记中呈现的那个她去参加过英文系会议。我才刚刚开始读。”

“这儿还有一张。”伊兹说道。她滑动到一张新的照片。在这一页日记里，埃米莉用又粗又大的大写字母反复写下对黑人的蔑称，还有其他的轻蔑语。

“我们认为，她藏起她的这些憎恨日记，甚至连她丈夫也不知道。”赫伯特·比尔说，“但我们永远不会确凿地知道，除非她在这儿这么交代。”

“这东西是宝贝。”罗根说。

“我会用另一个词来形容它。”霍莉说。

“我是指，从心理学立场来看是宝贝。有一点看来很清楚。她参与……食用卡斯特罗先生，来取悦她的丈夫。他坚持要求这么做。但她把它说成一种对她的背痛、她丈夫的关节炎的奇迹疗法。还有其他想象出的益处，包括提升脑力。其中一些就像是地狱里高收费频道上的资讯型广告片。然而，最终效果开始减弱。”

“于是，他们再次出手。”霍莉平淡地说道，“然后又再一次。”

“他们在谋杀卡斯特罗之后就应该被逮住了。”伊齐说，“如果谋害他之后他们没落网，那么在谋害德雷斯勒之后也该落网。轮椅的花招挺聪明的，他们也做过一些背景调查工作，但严格说来，他们事后清理的努力草率又马虎。”

“他们是老人。”霍莉平静地说道，“没人料到老人会是连环杀手。更不用说食人魔了。”

伊齐说：“如果不是因为你，霍莉，他们大概仍然会住在那座房屋里面，吃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餐食。‘哦，’人们会说，‘他有点儿古怪，她有点儿坏脾气，但他们基本上挺好的。’”

“芭芭拉比我更加快地琢磨明白。”

“有几分属实，但你做了基础的工作。”

“她的朋友也帮了忙，”霍莉说，“奥利维娅·金斯伯里。那位老诗人。我想，她是为芭芭拉把线索系起来的那个人。”

比尔看着罗根，朝他点了点头。两人站起身：“你将会被媒体记者包围，吉布尼女士。”

“这不会是第一次。”接着，她丝毫没意识到自己将会说出这句话，直至话语从她嘴里蹦出来，“疯子是免费的。”

比尔和罗根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但伊齐哈哈大笑，霍莉和她一起笑起来。能大声地笑出来，感觉真好。真是太好了。

2021年8月18日

霍莉公寓外面有一个阳台，大小刚好够放下两把椅子和一张小桌子。这个星期三上午11点，她坐在阳台上，喝着一杯咖啡。她想要抽上一根香烟来配咖啡，但抽烟的冲动在逐渐消失。从她抽完上一根香烟起已经过去三周多，蒙上帝的恩典，她永远不会再抽一根烟。这是一个温暖的上午，却并不闷热——在7月大部分日子和8月的头两周里罩住城市的热浪似乎已经破碎。

通常这个时间霍莉会在办公室里，穿着她众多裤套装中的一套，画着淡淡的妆容。而今天上午——自从她被强制在基内尔医院住了二十四小时起的大多数日子的上午——她身着睡衣裤，趿拉着拖鞋。根据电话答录机和网站上的说法，侦探社由于员工休假而歇业，会在9月6日重新营业。说实话，霍莉都吃不准“谁找到就是谁的”侦探社会不会重新营业。

皮特完全康复了，正在萨吉诺探望他的儿子和媳妇。他会在月底回来，但已经开始聊起彻底退休。他有从警察局拿到的退休金，他在警察岗位上干了二十五年，退休金颇为丰厚。如果彻底退休是皮特的决定，霍莉会很乐意给他添上一笔十分可观的遣散费。假如她决定卖掉侦探社（她能卖掉，还能卖出一个好价钱），那么遣散费会相当优渥。

至于她自己，她是一位新发达的百万富翁，在这座城市任何一家最为昂贵的酒吧里都能买得起一杯迈泰鸡尾酒。实际上，假如她想要的话，她能买下一家要价不菲的酒吧。她并不想要买下酒吧。她被关进哈里斯夫妇家地下室囚笼之后的数周内，就此退休、靠着她母亲和舅舅瞒着她藏起的钱生活的念头已经频繁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她早已告诉过自己，她现在退休依然太年轻，这大概是真的。她早已告诉过自己，她会茫然失措，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大概也是真的。但她不断回想起那天伊齐·杰恩斯在礼拜堂里说的话。那天在此之前，伊齐告诉了彭妮·达尔——这儿就不用委婉说法了——她的女儿不仅被人杀害，还被人吃掉了。至少是她身体最精华的部分；剩余的部分最终成了红色的糊糊和骨碎片，落入一台木材削片机软管末端的一只塑料袋里。

就在你以为你已经见识过人类呈现的最恶劣的一面时，你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伊兹说道。然后加上了一句转折：邪恶是无穷无尽的。

霍莉推想，她早已知道这一点，而且比伊兹认识更深。伪装成特里·梅特兰的局外人是邪恶的。伪装成切特·翁多夫斯基的局外人是邪恶的。至于布雷迪·哈茨

菲尔德，他同样如此，甚至在本该变得无害后，他依然找到一个办法来继续作恶（比尔的用语）。

但是，罗迪·哈里斯和埃米莉·哈里斯更加坏。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因素。因为你不能说他们的邪恶来自外部，并用以下想法来宽慰你自己：假如世上存在邪恶的外部力量，那么大概也存在善良的外部力量。哈里斯夫妇的邪恶既平庸又古怪。

霍莉吃不准她想不想要重游一个能够拥有罗德尼这等恶人的世界。或是像埃米莉这样的渣滓，她甚至更为卑劣：她更加精于算计，同时又疯狂得多。

一些事已经变得清楚明白，部分是埃米莉的日记带来的结果。他们现在明白了为何姓斯坦曼的少年与埃伦·克拉斯洛遇害的日子这么接近。埃伦是一名严格素食者，拒绝吃肝脏（在日记里被称作THG，代表“圣杯”）。甚至在她快要渴死时，她依旧继续拒绝。到最后，其他人没有坚持住。霍莉不确定她能否做到，但埃伦做到了，愿上帝为此庇佑她。罗德尼最终像枪杀一头不顺从的阉公牛一样枪杀了她。在埃伦死后，埃米莉往日记里写满暴怒的谩骂之语，“黑皮女同臭膻屎”是里面最轻描淡写的用语。

他们甚至知道了埃米莉在拖车公园使用的假名——狄金森，正如埃米莉·狄金森的姓氏。

霍莉不得不不断提醒自己，写下所有那些恶毒言语的女人一直是个备受尊重的教职人员，多个奖项的获得者，雷诺兹图书馆的赞助人，甚至在她退休后，她依然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英文系成员。2004年，她曾收到一块牌匾，上面宣告她为本市的年度女性。在一场宴会上，埃米莉谈到了女性赋权。

伊齐早已告诉她一件别的事：罗迪用来枪杀埃伦·克拉斯洛的手枪是一把鲁格保安9型手枪，拥有延长型15发弹夹。要是埃米莉之前拿了那把手枪，而不是比尔的转轮手枪，她会多十次射杀霍莉的机会……而她只能在那个囚笼里闪躲这么些时间。

“但那把手枪在楼上，”伊兹说，“她有一条手臂骨折，还有背痛问题。你交了好运。”

是的，她是交了好运。好运的霍莉·吉布尼，不仅幸免于难，如今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她可以关掉侦探社，转换到人生的另一阶段。在那儿，哈里斯夫妇之类的人只会成为有线台新闻节目的素材，可以开静音或直接关掉，改成看浪漫喜剧。

她听见她的手机响了，是她的私人手机，而不是办公室线路。在霍莉最近名声大噪（或者说恢复了名气）之后，办公室线路响了许多回，幸亏现在来电已经逐渐变少。她站起身，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咖啡杯。她手机屏幕上显示的照片是芭芭拉·鲁滨逊。

“嘿，芭芭拉。过得怎么样？”

对方沉默，但霍莉能听见芭芭拉的呼吸声，感觉一下子惊恐起来：“芭布？你好吗？”

“好的……好的。只是惊呆了。妈妈和爸爸不在这儿，而杰尔姆——”

“又到纽约了，我知道。”

“于是我打给你。我非得打给某个人才行。”

“发生了什么事？”

“我赢了。”

“赢了什么？”

“彭利。彭利奖。兰登书屋将会出版《缝合天空》。”既然芭芭拉现在已经传递了她的好消息，她开始哭泣，“我会把书题献给奥利维娅。天哪，我真希望她还活着，能知道这个消息。”

“芭芭拉，那太棒了。那也是一个有奖金的奖项，对吧？”

“两万五千美元。但这笔钱会是预付的版税，这是我收到的电子邮件里说的，而诗集从来都卖得不多。”

阿曼达·戈尔曼（Amanda Gorman, 1998—），美国女诗人，她的诗集《我们攀登的山》（The Hill We Climb）销量惊人。

“不要告诉阿曼达·戈尔曼^②这种话。”霍莉说。

芭芭拉尽管仍然在哭泣，却大笑起来：“不是一回事。她的诗歌，就像她在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读的那首诗，是乐观主义的。而我的诗是……嗯……”

“不一样。”霍莉说。

芭芭拉早已给了她部分诗作来阅读，霍莉知道那些诗的本质是什么：一种应对机制。是芭芭拉的一种努力，她要协调她善良宽厚的内心与她去年在电梯里经历的恐怖遭遇，切特·翁多夫斯基带来的恐怖。更不必说发现她的朋友被关在一只笼子里，脸上满是血污，旁边还有两具死尸造成的恐怖。

霍莉已经见识过更多，经历过更多——毕竟，她之前在那只笼子里面——也没有诗歌作为安全阀。她写出的最好的诗（咱们面对现实吧）也相当糟糕。但她已经开始重新喜欢恐怖电影，那些无害的惊吓也许是一个开始。她知道一些人会认为那有悖常情，但其实并不是。

“你得打给杰尔姆，”霍莉说，“首先是杰尔姆，然后是你的父母。”

“好的，马上打。但我很高兴我头一个告诉你。”

“我很开心你这么做了。”实际上，远不止开心。

“你有没有了解更多情况？关于……那个事件？”

这就是这阵子芭芭拉对它的叫法：那个事件。

“没。假如你在谈论他们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堕落，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所有情况。在我们有机会时能够阻止他们，挺好的——”

“你，”芭芭拉说，“你阻止了他们。”

霍莉知道有许多人都出了力，从凯莎·斯通到捷特玛特便利店的埃米利奥·埃雷拉，不过她没有说出来。

“结果，原因大概十分平淡无奇，”她说，“他们越过了一条线，仅此而已，这一次的越线使得下一次的越线更加容易。还有安慰剂效应起了影响。他的心智在分崩离析，某种程度上她的心智也是一样。他们最终会被逮住的，但大概在他们再次犯案之前不会。也许要在超过一次的犯案之后才会有结果。连环杀手开始加速，这种事也发生在他们身上。就让我们说，结果好，就一切都好……也许这是可能的最好结果。”

这么想肯定挺好的。她心想着。

“我宁愿聊聊你获得的大奖。你是不是历来最年轻的获奖者？”

“是的，比以前的最年轻获奖者小了六岁！信里说，他们发觉我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你能相信这句屁话吗？”

“是的，芭布。我能相信。我为你感到如此开心。现在去拨打余下的电话吧。”

“我会的。我爱你，霍莉。”

“我也爱你。”霍莉说道，“好爱好爱。”

她把手机放回到充电器上，走向厨房去添咖啡。她还没能走到那儿，办公手机开始鸣响。从7月底起，她还未接过那台电话，只让手机机器人或自动接听服务接电话。大多数来电都是请求采访，好几个来自小报的采访请求附带大笔好处费。她听着留言，但是一条都没答复。她不需要他们的钱。

现在，她站在办公桌旁看着办公手机。铃声响五下后，电话会转接给机器人。现在已响到第三下。

就在你以为你已经见识过人类呈现的最恶劣的一面时，霍莉心想着，而邪恶是无穷无尽的。

这是那通电话，她心想，这是我一直在等待的那通电话。

她可以接起电话，继续调查的生意。那意味着要触碰邪恶，无穷无尽的邪恶。或者，她可以让来电转接到语音信箱，假如她那么做，她就不只是不着边际地构想退休大计，而是真的打算抛下事业，靠她的财产生活。

响到第四下。

她问自己，比尔·霍奇斯会做什么。但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比尔会想要她做什么？

第五下响到一半时，她拿起了电话。

“你好，我是霍莉·吉布尼。我怎么能帮到你？”

2021年8月14日至2022年6月2日

作者后记

尽管《恶魔地下室》（*Holly*）的情节紧紧跟随中篇小说集《解决那个局外人》（*If It Bleeds*）里同名中篇讲述的事件，但忠实读者和时事研究者可能留意到，这儿存在至少一处非常大的衔接失误。虽然新冠疫情在《恶魔地下室》中起了很大作用——事实上，好几个故事要点依赖它而存在——但在《解决那个局外人》中没有提及新冠疫情，尽管在《解决那个局外人》被设定的时间段，即2020年的12月，一个可怕的月份，这种疾病在美国散播，报告死亡人数至少为六万五千人。

原因很简单：当我在2019年写《解决那个局外人》时，新冠病毒尚未被人注意。我不喜欢真实事件与我的小说发生抵触，但那种事时有发生。假如可以，我会修改《解决那个局外人》，但那样就必须重写整个故事，正如我在大学里夜以继日玩扑克牌游戏《红心大战》时我们常挂嘴边的话，出牌无悔。我只想让你们晓得，我知道此处失误。

美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我要宽慰地说，不占多数——反接种疫苗。这些人可能认为《恶魔地下室》中不断提起新冠的部分说教意味重（我有点儿喜爱的适合用于这类小说的措辞是“肥皂箱宣讲”）。事实并非如此。我认为，当小说与现实世界的事件、现实世界的个人，甚至是品牌名共存时，小说才最具可信度。霍莉的母亲死于新冠病毒，霍莉本人有点儿疑病症。在我看来，她会对新冠持着强烈的主张，采取每一种预防措施（除了吸烟）是自然而然的。确实，在这个主题上，我的主张与她的主张差不多，但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之前选择一名反疫苗接种的角色作为主角或重要的配角，我也会公道地描写这些观点。

此处存疑，见前文脚注。——编者注

“疯狂得没救了”原文是crazy as a loon，而loon同时有“疯子”和“潜鸟”的意思。

这让我想到罗德尼·哈里斯。他是一个绝佳的例子，这个角色的观点肯定与我自己的观点不匹配。罗迪提出的每一条同类相食的事实和历史逸事碰巧都属实^⑫。错误的是他得出的结论。譬如，吃人肝能治愈阿尔茨海默病的想法是十足的胡说八道。这倒不是说我们可以责怪罗德尼挑拣数据——这个男人显然疯狂得没救了。现在我想到这句表达，这种比较对于潜鸟^⑬是一种侮辱。

我的研究工作一如既往，是由出色的罗宾·弗思（Robin Furth）完成的。她给了我一份关于同类相食的完整指南，但那仅仅是她的贡献的起点。她还回溯至“梅

赛德斯先生”三部曲，制作了一份霍莉·吉布尼的完整时间线。那迫使我这边进行了相当多的重写，但它也让我避免犯下许多滑稽可笑的错误。我想，我干了一份不错的差事，只有一处例外：亨利舅舅显然有子女，而这些子女已经被书中叙述排除在外。罗宾是我的研究女神。请为那些正确的细节给予她赞扬。至于那些写错的部分，该归咎于我。

我需要感谢“全民古典”（Classics for All）的提姆·英格拉姆（Tim Ingram）和彼得·琼斯（Peter Jones）在拉丁文部分提供的帮助（我的拉丁文生疏了）。“全民古典”是一家支持许多古典学科目教学的慈善团体。可在脸书上或用谷歌搜索找到他们。

我的长期代理人和好友查尔斯“查克”·维里尔（Charles “Chuck” Verrill）在2022年年初过世。对他的离世，我感到怅然若失，查克的长期商业伙伴莉兹·达尔汗索弗（Liz Darhansoff）立刻挺身而出，处理和图书及小说相关的事务，因此我才能继续编造故事（这是我最擅长的活计）。莉兹的迅速出手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失落感。虽然莉兹自己也深陷悲伤，她的工作却从未有过停顿。没有了她，我将无法工作，而这同样适用于她公司里优秀的同事米歇尔·莫蒂默（Michele Mortimer）和埃里克·阿姆林（Eric Amling）。十分感谢。

克里斯·洛茨（Chris Lotts）是我的外文版权代理人，主要负责让我的书在全球各地为人所知。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兰德·霍尔斯顿（Rand Holston）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负责电影和电视改编权的请求事宜。我已经认识他四十多年，认为他是我的朋友和商业伙伴。

娜恩·格雷厄姆（Nan Graham）编辑了这本书。她建议的改动几乎总是奏效，而她建议的删减——虽然痛苦——让故事在节奏迟缓或偏离正题时得到改善。别人说，魔鬼藏在细节中，但是在涉及我的细节时，娜恩一直都是个天使。在我的团队中有这样一位专业人士真好。

斯蒂芬·金饲养的柯基犬的名字。

感谢外号为“邪恶生灵”的莫莉^①，当我情绪低落时，它总是能把我逗乐。

塔比莎的昵称。——编者注

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小说家塔比莎·金。她在各方面支持我，我不可能要求有一位更好的人生伴侣。是塔比^②和我讨论这本书中对我而言最难写的简短部分：杰尔姆和薇拉·斯坦曼最后的对话。我爱你，姐儿们。

在我让你们离开之前，最后说一件事。我为了写一个场景，一个我在脑海里清楚看见的场景，不得不写了这本书：霍莉参加她母亲在Zoom平台上的葬礼。我那时没有一个与之相配的故事，这很遗憾，但我始终伸出触角，进行试探，因为我从第一本书起就喜欢霍莉这个角色，想要再和她相伴。接着某一天我从报纸上读到一则关于一起荣誉谋杀的报道。我不认为那能成为我的故事，但我爱死了新闻标题，那是一个类似《每个人都以为他们是一对和蔼的老夫妻，直至尸体开始出现在后院》的标题。

老年人杀手，我心想，那是我的故事。我写了这个故事，现在你们已经读到这个故事。我希望你们喜欢。最后，一如既往地，感谢你们和我一起来到又一片黑暗之地。

斯蒂芬·金



读客[®] 悬疑文库

认准读客读悬疑，本本都是大师级。

专注出版中、英、美、日、意、法等世界各国各流派的顶尖悬疑作品。

为读者精挑细选，只出版两种作品：

经过时间沉淀，经典中的经典；口碑爆表、有望成为经典的当代名作。

跟着读客悬疑文库，在大师级的悬疑作品中，
经历惊险反转的脑力激荡，一窥人性的善恶吧。



